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15

齊魯書社

三百篇詩評一卷　咸豐癸丑刊本

清于祉撰。祉字蓝受，山東濰縣人，諸生。是書九十餘條，即以評古唐詩之法評三百篇，但見解不高，評語亦近俗，尚不及其鄉人牛運震之詩志也。自序云：不能篇篇而為之評，非尤古人之詩有高下也，學識淺薄，不能遍索其隱，則闕之[illegible][illegible]云云。豈以所評者，皆自己索得其隱耶，陋儒之見，亦可哂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書集傳音釋六卷　咸豐乙卯刊本

元鄒季友[illegible]書集傳音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刊本於蔡傳有匡正疏證之功，曾覆刊於明正統間，卷首附書圖、說書綱領、書序，[illegible]最完備。明洪武時劉三吾等修書傳會選，多資之。顧炎武日知錄於書傳會選著其與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高宗肜日，謂祖庚繹於高宗之廟；西伯戡黎，謂是武王；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皆不易之論。每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言，必具出處，兼考典故，有功後學不淺。[illegible]日月五星右轉之說[illegible]。鳳喈得[illegible]本[illegible]，又得抄本，並已正刊本、及書傳會選本、董氏輯錄纂疏本[illegible]校傳[illegible]及音釋本之[illegible]說[illegible]脫，一一為之訂正，具注於凡例中。[illegible]刊於咸豐乙卯，至光緒[illegible]已毀，[illegible]江南書局又重刊之，誠讀書傳者最佳本也。季友字[illegible]昭，江西鄱陽人。

詩經音韻譜五卷鬴解一卷　道光乙酉刊本

清甄士林撰。士林字毅菴，河南汝州人，嘉慶進士，官平原縣知縣，[illegible]嘗主講臨清之清源[illegible]書院，是書即成於其時。首有馬瑞辰序，又有自序、例言、四聲指掌圖、考定四聲韻圖、等韻圖、詩經古韻音韻譜、讀法、[illegible]傳論、三頌論，末附鬴解。大旨依詩義析中，分別章句，再參以佩文韻府、康熙字典、等韻諸書，而[illegible]譜，其要義[illegible]於讀法諸條，其例有三：曰通韻，曰互韻，曰叶韻，[illegible]五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叶隔

韻同母次互夲韻同母之法，前人所未及言者，更標舉五韻之外，[illegible]獨韻、[illegible]韻、雙韻、花韻、[illegible]韻、遥韻、隔韻、腰韻、逗韻、催韻、不用韻、[illegible]聲疊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最簡之符號[illegible]平上去入四聲，又變四聲[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學之音，[illegible]全章之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註之，於偏旁[illegible]諧聲，便[illegible]解，巻中除訪於音韻各外，[illegible]其自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通勿作可也。

見於王氏詩攷者，[illegible]收入，他可知矣。

韓詩內傳一卷　漢魏遺書鈔本

漢韓嬰撰，清王謨輯。首有序錄，凡得釋文一百五十八條，詩正義九條，周禮正義五條，禮記正義七條，公羊傳注二條，孟子音義一條，爾雅注疏四條，史記注五條，前漢書注五條，後漢書注十六條，文選注九條，三條，水經注一條，說文一條，玉篇三條，廣韻一條，白虎通二條，[illegible]二條，初學記六條，北堂書鈔一條，太平御覽四十一條，玉海四條，朱子詩集傳一條，董氏詩故一條，與羅泌路史、毛詩本義、[illegible]

君章句，誤獨不及[illegible]序錄所列，撰韓詩於遺十六卷，网羅諸內外傳，敘失並加疏解，云云。今未見傳本，其為於內傳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過出於是本外者耶。

魯詩傳一卷　　漢魏遺書鈔本

漢申培撰，清王謨輯。按漢志申公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志又稱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隋志[illegible]申公蓋受詩於浮丘伯，傳至西晉而亡。王應麟詩攷云：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illegible]所蒐中有詩說五條，孫亦魯詩，而底錄亦引讀，[illegible]此得六十一條，[illegible]未備也。

明有申培詩說一卷，蓋豐坊偽撰，前人已辨之。

韓詩翼要一卷　　漢魏遺書鈔本

漢侯苞撰，清王謨輯。按隋志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唐志同，惟不著撰人。今本隋志誤作侯芭，則揚雄弟子，所稱戴酒問奇字者也。惟漢志無此目，其出處亦不可考。困學紀聞稱董氏舉侯苞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出於何書云云。蓋其書亡於唐代，宋時說詩家已罕有能舉之者矣。謨從詩正義輯得三條，隋書樂志輯得一條，備傳韓詩者之參稽可也。

參正詳玄版所為記、

詩集傳音釋二十卷札記一卷　咸豐刊本

元羅復撰，存附集傳作音釋，於經傳及音韻之文、多異他本，而畢書之，至正刊本與正統本、亦復詳略不同，是本為蔣光煦所刊、即以至正本為主，而錄正統本，及胡一桂詩傳纂疏、朱公遷詩傳疏義、許謙詩名物鈔、史榮風雅遺音、為作校記，卷首附詩序、并朱氏辨說、詩圖、詩傳綱領、校記後有光煦自識人，參見其書後附錄泰吉、許兩鴻、曾庭蕃、朱文炅、陳錫麒諸人、復字中行、江西廬陵人

詩說四卷　寫印本

姚永概撰、首有陳朝爵序，說止國風，不及雅頌，於毛鄭朱三家之說，各節所長，亦間采他說以輔之，集傳鄭風不采集傳而代以朱子初說，所采諸家，如錢澄之、姚鼐、馬其昶、方東樹，皆桐鄉人，其昶及鑄，且並時人也，作序之陳朝爵，亦錄其說，雖云折衷，殊乏精識，備初學循習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壁沼集四卷　光緒己丑刊本

清胡元玉撰。元玉字子瑞，湖南湘潭人。拔貢生，官教諭。是書壁沼者，學官所居，故以名集。元玉為人精博，不為臆斷，而援據精確，足以解疑。如論諱謂卒哭而諱之，為已不忍聞，不欲父母聞之，故雜記稱王父母、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蓋指祖在時言，父與祖同諱，故曾孫得諱曾祖王父母、姑、與世父、叔父，父之姊妹、兄弟也。父諱之，故子不得不諱；當祖存時，孫從父諱，故亦諱之，因而推及從父昆弟大功之親，從祖昆弟小功之親，且及于母妻之父母。凡為人子，或動親之之義所推而出，而尊神故不名之說，非其朔也。論詩序謂創自子夏，而有者曰韓毛諸家，各自增損，即就毛序言，高子之說雖見之命傳，引孟仲子說，故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即言此乃毛公所著，非毛公以後人所著也。隋志稱衛敬仲有潤益者，蓋誤據宏傳，宏從謝曼卿受業，固不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云云，此善字義當作傳，謂宏能傳毛詩序義，如雷次宗之類也。隋志云毛詩序義七卷，雷次宗撰，梁有毛詩序義七卷，孫暢之撰。

元玉父錫燕，傳陳澧之學，而元玉又王闓運之甥也，故其治經不主一家。

解哀而不傷，據呂覽高注云：哀，愛也。哀之訓愛，猶憐之訓愛。見爾雅釋詁。序稱哀窈窕，思賢才，不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賢才即指淑女，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即謂寤寐求之，此窈窕之淑女也。哀窈窕思賢才，即謂求之不得，而輾轉反側，以思之無傷善之心，即謂琴瑟鍾鼓友樂之。鄭君諸論，語以哀樂分釋箋詩，覺甚不安，因改哀為衷，俱非，迨人則名執見序有淫以不承傷之文，謂古樂章皆三篇為一樂，而不淫關雎葛覃、哀而不傷屬卷耳，不思大序明云哀窈窕而思賢人，取葛以此之語為關雎之義，則哀而不傷斷非指卷耳可知。配妃謂改三妃，謂娥皇為二人，解三歸，謂娶歸姓三女，故武城謂曾子所居，為子游所宰，因一武城，得精其確。凡俱見精識獨到。凡此諸條，俱足以釋疑解滯，誠恰當。惟斷孟子當師子思，訂史記子思年六十二之誤，甚確，以為孟子生在魯穆公初，則不然。又據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年七十，始來魏，不知魏惠王三十五年之後，尚有後元十六年，孟子始來魏，魏西與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在此時，始得聞之，孟子年八

十□□錄而□始□□游□□□□手，首以知其不出

其首有元玉自序，言□□□□付梓，刊薛壽卿所

取財什一云。

鄭許字義異同評二卷 光緒丁亥刊本

清胡元玉撰。卷首有元玉自序，以為世人習見鄭駁五經異義，輒于鄭許之道說，強求其異，豈知變更毛駁許，固自同情，許實先師，鄭非異黨，未可以門戶相判，因取鄭君箋注說字義者，證以說文，□□□識□□□原□，通其所同，辨其所異云云。書中先標鄭說，次列許書，而以己見為之折衷，所謂評也。開首辨六書，□□最精，鄭君於此，從先鄭，不從許，其象形、會意、轉注、假借□二家所同也，處事與指事，□名異而實同，惟形聲與諧聲，則□□異，形聲者，□□□□□定名，諧聲者，因聲以測義，而皆源於轉注，轉注者，仍象形處事會意之文，轉相灌注，而不離其副貳者也。據此而論，惟別形聲諧聲□甚晰，而論轉注亦較諸家為勝。大率鄭許之異，除□假借□及義可相通者外，鄭義皆優於許，蓋許□□一家言，而鄭君博采眾長，無足怪□。書元玉之深探嚴要，能言其故，藉以發明六書古義。□□元玉，字作□，湘人也。

東山書院課藝集一卷　光緒壬辰刊本

請胡元玉[illegible]東山書院在湖南攸縣光緒壬辰元玉主講於此是卷乃甚課士之作[illegible]雜文數篇外皆經學也首有元玉自序又有王闓運序集中如斷夕陽若畫[illegible]遺餘[illegible]地本[illegible]畫作屬乃經師傳本之異畫屬[illegible]之通假字非誤文又地勢坤[illegible]坤乃順字之誤王弼輔注云地形不順其勢順[illegible]是謹響時尚未誤順為坤又謂烟子六宗[illegible]攝取非祭天[illegible]曰燔柴則煙子六宗所祭為天神甚明大傳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非天不生即指天皇耀魄寶非地不載即指黃帝含樞樞紐非春不動即指青帝靈威仰非夏不長即指赤帝赤熛怒非秋不收即指白帝白招拒非冬不藏即指黑帝汁光紀六神皆集故曰六宗謂仲山甫非異姓之臣實杜欽欲媚王鳳騰創之謬說謂鼠只有雷唇二大患兩兩齊之才不具雖有如無以與雄誰謂舍黑角封言謂良狐之子[illegible]之學為袁克章考止作求乃錄字之古假借此句及下句之字上皆有其字謂高士傳[illegible]以椿輿為陸通之字之有所據類

卦云坎為陝伏為心病為耦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指輿者在高陳迹若為狂者眉字又相應決無可疑如此之類[illegible]悟古義[illegible]翔公[illegible]猶孔[illegible]郝柳[illegible][illegible]所由釋[illegible]於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釋說[illegible]梅文鼎所未達尤見精識[illegible]所錄有一題至二三篇者義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必盡同惟諸生量[illegible]頗[illegible][illegible]於課選至此[illegible]於天王之[illegible]指示或謬有所[illegible]色[illegible]耶

而先以論語[illegible]

拔經務[illegible]課集一卷　光緒辛卯刊本

清胡元玉錄。拔經務[illegible]在會同縣學官署中，會同屬湖南靖州，地瘠民樸，元玉適攝教諭，於月課時文[illegible]外，別課說經題，凡一年，錄所此集，作者不及十人，得元玉指授，皆斐然可觀，如說揖讓而升下而飲，論語與射義皆載此禮，論語釋文云，揖讓而升下絕句，鄭君射義注云，揖讓而升降，而詩賓之初筵箋引論語云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是鄭君於此文有二讀，集[illegible]謂揖讓而升下，而飲，當作一句讀，言揖讓而升，揖讓而

下，揖讓而飲也，射禮揖讓之儀甚繁，特舉七[illegible]字以[illegible]包括射禮之全，又攷儀[illegible]所在，或以為[illegible]淺儀，或以為夷儀，或又以為儀封，集據夷儀之名見左傳，[illegible]衛邑，惟後又屬晉，盖兩國接壤地，孔子不見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封人請見，當在此時，又解宰予晝寢，據資暇錄及韓李筆解，晝作畫，[illegible]前人未及言，集據禮庶人祭於寢，殆以祭故畫之，春秋時，[illegible]刻桷，[illegible]丹楹山節藻梲，[illegible]相卑，僭天子廟制，[illegible]僭於人，[illegible]予能

以廟飾為寢飾，故夫子責之，又說正名，[illegible]謂宋儒張說衛事[illegible]立解，因有此說，[illegible]不知輒之嗣位，命自靈公，蒯聵出奔，靈公[illegible]子，[illegible]以孫嗣位，明不有祖孫父子之名，何嘗紊亂，本[illegible]稱祖，事實何待於正，諸說俱從愜當可取，[illegible]會學使者[illegible]嘉慶及試課經史皆錄，又有王闓運序，

研經書院課集一卷 光緒乙未刊本

清胡元玉錄。研經書院在湖南衡山縣，元玉主講於此，課試經業彙為一集。集中如說[illegible]四目謂四目為四瑁，瑁之假音。說文云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古[illegible]冒字[illegible]不作瑁。冒目聲近，故古文假目為冒。孟杜注四聰作四窗，四聰既非人耳，則四目亦不得以人目為說也。又解五紀五紘五繅，據玉藻大夫素帶辟垂，詩素絲紕之指素帶言。五紘為身紘，訓為交午之午，紀讀如紕，五紀謂積束其帶而往見其紳[illegible]，與紀

同訓，五紘謂橫束於[illegible]之後，後繫兩紳而約之，使往垂於下。解六駁謂六當讀為蔡，于馬蹏為馳是兩陸之陸，釋文引司馬彪注云，陸，跳也，字書作騋。馬健也。[illegible]說[illegible]孟子引戎狄是膺荊舒是懲，[illegible]公之事，[illegible]而釋[illegible]魯[illegible]謂周公伐戎狄荊舒，[illegible]經傳雖無明文無援，漸漸之石序，稱幽王之時戎狄叛之，荊舒不至，則周初之戎狄荊舒率服可知。

即周初之戎狄荊舒。因周公[illegible]膺之懲之，而後率服也。可知，況荊自[illegible]僖公元年改[illegible]楚，詩人不稱楚而稱荊，其為述周公之事更屬明顯[illegible]。又五桑謂[illegible]指五方之桑。八蓬謂本[illegible]桑桌枇[illegible]梅實五字。寶雅釋丘，謂雅樂器名，據周[illegible]禮笙師掌教吹牘應雅以教祴樂，鄭司農注云，牘應雅[illegible]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寶當讀為植，古遂注引李昭云植拂也[illegible]通實。[illegible]說文云樸，過擊也。過即撾字，[illegible]笙師所謂春寶牘三器，以習祴樂。又釋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字，說文云宋居也，从宀从木，讀若送，於聲未協。[illegible]謂說文當本作从宀棟省聲。東雷鳴誡傳[illegible]。又膠本有字耳，諸篇義皆[illegible]而當，其釋說文叙[illegible]叙云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而孟氏易非古文，且衍易未嘗不同魯詩公羊傳令文禮，因斷桑叙中原文止有偁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十六字，孟氏孔氏毛氏周官左傳十字乃讀者所加，觀論語孝經不言孔氏，[illegible]則加[illegible]未盡也，因闕此等疑[illegible]相轉

[illegible]惟集有婦人焉、錄二作、一以爲婦人、一以爲未歸之人、
指秦頗、一以婦人爲死人、指號叔保、[illegible]牽强、又辨
共和[illegible]
[illegible]史記[illegible]索隱引[illegible]汲冢紀年云共伯干王政、杜
竹書未出、莊子魯連子呂氏春秋已載其事、左傳
雖未明言共伯、然云[illegible]諸侯釋位以間王政、[illegible]國指
歟外之證、若[illegible]史記所云周公召公行政、號
曰共和、周召乃卿士、非諸侯、卿士攝政豈得云釋位
[illegible]國、[illegible]紀年[illegible]之文而以索
隱所引者爲確、則尤謬也、卷首有[illegible]字傳者陽[illegible]序、

十一經音訓二十六卷 道光辛卯刊本
清楊國楨撰、國楨字海梁、四川崇慶人、官至閩浙
總督、昭勇侯遇春子也、是書爲其官河南巡撫時所
刊、首有國楨自序、及[illegible]徐[illegible]廣祭學錦隆世仔業
諸子、[illegible]又[illegible]例言、蓋仿甘肅蘭山
書院所刻之經訓約編、惟約編體例未善、如易書詩
春秋外、餘經[illegible]非足本、又旁注所采多不依本文、又
上方載評語及文法、非說經體、[illegible]
又句旁著圈點、近於[illegible]、此皆病之、以辨反切、訓字
義爲主、[illegible]四書[illegible]通、令用宋儒傳注、[illegible]春秋以左傳爲
宗、而參以公穀、周官[illegible]以[illegible]注、[illegible]儀禮[illegible]以
吳氏章句爲主、參用張氏鄭注句讀、馬氏易讀諸說、
爾雅以邢疏爲主、間取[illegible]氏[illegible]氏[illegible]之說、孝
經用清世祖御注、具[illegible]斟酌、不[illegible]
經之首、曾別有[illegible]說義例、[illegible]者、[illegible]以
[illegible]人人習讀故也、雖未足以饜博綜[illegible]
乎一編、亦可免荒[illegible]經之陋矣、

讀經筆記三十六卷續筆記二十卷　傳抄本

清管鳳苞撰。鳳苞字翔高，浙江海昌人，康熙己丑進士，官高陽縣知縣。是書首有陳世倌、惠棟二序。陳序稱其辨北辰之星、夏時不冠周月、三門三朝、康成析內國名、政逮四世、為文武于桓、薛君非奚仲後、曹交非振鐸裔、匏瓜為星、羊棗為柿諸條。惠序又稱其辨禘嚳之義、駐乘車之數、釋鄉遂都鄙之制，考之詳而論之篤。大抵其學深於禮，書中於禮[illegible]樂、朝會、祭祀、冠裳等制，皆能博引羣經，反覆辨證，[illegible]多有合者，不僅如陳、惠二氏所舉也。鳳苞父宏謨[illegible]氏[illegible]派為，著有秋林讀易[illegible]。[illegible]庭[illegible]宏謨字右民，康熙辛卯舉人，號讀易老人。

經字正蒙八卷　光緒乙酉刊本

清吳文沂纂。文沂字[illegible]南，廣東吳川人，諸生。是書首有[illegible]汪鳴鑾、陳蘭彬[illegible]序，又有文沂自序[illegible]。康[illegible]論[illegible]孟[illegible]易書[illegible]詩[illegible]春秋禮記[illegible]周禮儀禮、三傳孝經[illegible]爾雅，依字[illegible]次第，為之注解，每字皆有[illegible]音[illegible]釋[illegible]收之，[illegible]蓋刪字典之繁且異者而歸[illegible]於簡切淺近，[illegible]是其旨也。又卷首附四聲韻目，及分畫便查，[illegible]陳序所謂[illegible]蒙師有所據守，童子易於習傳，是其旨也。據印本憎光緒壬辰啟壽原[illegible]，[illegible]啟壽自令吳川，購其原板以去，而再[illegible]刷為本以廣之者也。

毛詩古音諧讀五卷　民國五年活字印本

清楊恭桓撰。恭桓字穆吾，廣東梅縣人。是書有自序及例言，大旨以詩三百篇無韵者，惟周頌多見，餘則字順音諧，無句不韵。陳季立古詩無叶音之說，謂之古音，顧亭林則謂古音即本音，其實自後世言之，則曰古音，自當時言之，則曰本音，初無二致。故古音能全詩皆同，即周秦以上之音，亦莫不同。說文凡一字得某聲者，其引伸之字音正相類，顧亭林不明字母，多牽强，其書中於魚虞等韻，以魚虞上去韻人□□易誤讀作支齊者，□甚多，又以說文引經異字，必音所本，其同音假借之字，不經指點，讀者未免生惑。是書一一標於上方，並求附反切詳注，以明反切之用，尤稱精審，而於童蒙誦習，益便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水月滿考四卷　康熙乙酉刊本

明薛寀輯。寀字諧孟，江蘇武進人，崇禎進士，官河南知縣。國變後，為僧以終。寀為應祈五世孫，應祈著四書人物考，□□□□□□□□，依風雅頌之次，於各篇中涉於典故者，徵引群書，以滿參考，訓詁義理，概從略焉。題有史三長□註於上方，補所未及。三長字繹心，亦晉陵人。其書先刊於明季，遭亂板燬，康熙乙酉邑人陳鍊重刊之，并作序弁其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孝經古本考一卷　湖北存古學堂活字印本

清王仁俊撰。是書[illegible]孝經諸本，有春秋戰國人所引古本、二兩漢人所引古本、三魯國三老所獻古本、四劉炫所據孔氏古文說本、五王肅劉炫偽造本、六唐玄宗御注本、七鄭忠恕所謂本、八朱子刪定本、九吳澄所定本、十日本偽孔傳鄭注本。其中[illegible]既有兩漢人所見本、許叔重劉炫所據後漢人也，何為別之。其魯國三老所獻古本，既畢據許叔重所[illegible]古文孝經說，則炫所引，又謂是孝經孔氏古文說，又何為分之。王[illegible]王肅偽造，[illegible]據丁晏孝經[illegible]，[illegible]絕無他證，乃信而據之，而丁晏謂劉炫[illegible]未作偽，又不肯信。李陽冰科斗書孝經，僅見韓呂帮文，乃硬斷為鄭忠恕所據。朱子刪定外傳之而疑者，不止吳澄一家，乃遺而未舉。日本鄭注本係[illegible]從羣書治要輯出，羣書治要不偽，則[illegible]鄭注亦不偽。凡此皆考之未詳，惟辨未子[illegible]刪孝子曰及引詩書之文，引孝經鉤命訣首仲尼以五[illegible]非[illegible]情，言子曰以號列男子以示後，謂詩書以全謀，緯書出[illegible]奏手，閑而有子曰及引詩書之明證，[illegible]可以駁[illegible]不[illegible]，無可置辯矣。

求益齋讀書記六卷　光緒戊戌刊本

清強汝詢撰。汝詢字荛叔，江蘇溧陽人。是書卷一易，卷二書，卷三詩，卷四儀禮，卷五周官，卷六春秋四書。惟春秋後雜入小戴記數條而不別標題，殆編者所亂也。汝詢學宗宋儒而識辭明適，不為墨守。[illegible]謂漢初易學皆言義理而不涉術數，據儒林傳、漢興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寬從何受易，其說惟訓詁舉大誼；孟喜[illegible]焦延壽、費直、高相，其學皆不出于田何，近儒收拾殘賸，尊經而尊之者非。論書，謂今文尚書非傳自朝錯，據儒林傳伏生教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由是有歐陽氏之學，張生之後又有大[illegible]小夏侯之學。孝文時尚書未顯，錯往朝錯往學，錯能通與否不可知，然不聞以尚書授人，以證衛宏之說之非，議俱精當。[illegible]論詩，謂風雅頌各以聲分，南者二南，用南方之声，為房中之樂，由漢房中歌用楚聲，明鄭衛其聲不同，故分為三。[illegible]又可雅可頌，故次於風之後，雅頌之前，雅有大小，亦[illegible]

則然、供御空而育㮕、又謂鳥鼠同穴、實有其事、
其山在萬山之中、四望童然無樹木、鳥力薄不能遠去、
故與鼠同穴、嘗親至其地、詢之土人者、可以釋前人之
惑、又從頌帝武敏歆、后稷始生、外裹白胞渾然一物、
故曰先生如達、不坼不副、既怪而棄之、及鳥來覆翼、啄
破其胞、兒始出聲、故曰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
厥聲載路、明其先未嘗呱也、[illegible]而理、可備一解、
其餘亦多妥適、雖閒疵漢學、而不尚意氣、洵足法也、

無疑 張維屏撰 維屏嘗
官湖北黃梅令[illegible]中有
今當白龍[illegible]呈覆
梅禮天壽與陳澧[illegible]
也

經鋤堂經說一卷 刊本無年月

不著撰者名氏、篇後有陳澧評語、文止五篇、皆說禹貢
者、說彭蠡、據史記封禪書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
之天柱山、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云、漢尋陽在江
北、樅陽在今安慶府東境、北去巢湖僅百里、曰自尋陽
出樅陽、則北岸必有今江、可至安慶、然則彭蠡為巢湖
無疑、舊解以為鄱湖、豈既出樅陽復上溯五六百
里而過彭蠡耶、說雲夢、謂[illegible]在
江北、夢在江南、據左傳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睢即
沮水、在今當陽縣境、涉沮濟江始入雲、是雲在江南明甚、
又左傳、邳夫人生子文、棄於夢中、邳在今安陸縣境、力與
夢相近、是夢在江北明甚、禹貢之雲夢、即今洞庭、非與今
雲夢在漢東者合、非一地、說三江、據漢書蕪湖縣中江
出其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吳縣南江出其南、東入海、毗陵
縣北江在其北、東入海、近人[illegible]南江之始、
路石城、今屬池州、分江水在池州西七十里、不可謂之南
江、南江出自中江[illegible]其源近脈短、至吳縣
始分為二、使不言南江者以此、說九江、[illegible]謂秦九江郡、在

今安慶黃州地理書九江於江漢朝宗之後，蓋江漢合流，為衆山所束，逼迫不得遂，至黃州、安慶之交，辯蕩數百里，洲渚縱橫，奔流四溢，古人數之多者，皆約之以九，不必實指其名，蓋如朱子說，以洞庭為九江，則長沙居洞庭之瀆，當[illegible]之曰九江，何必遠求之數百里下，說數潯陽東陵，揭敘潯陽郡，今之廬山，能[illegible]在今之和州六合，附者非，東陵為今池州山，即[illegible]以彭蠡為巢湖，[illegible]諸說俱新，可備一解，[illegible]詳論，[illegible]通[illegible]相通，[illegible]則近於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經典釋文補續略例一卷　宣統刊振綺堂叢書本

清汪遠孫撰。遠孫字小米，浙江錢塘人，舉人，官內閣中書。遠孫[illegible]盧是書為其弟邁孫所輯，先是遠孫欲就盧抱經刻經典釋文本增校[illegible]，未及成，但存條例，擬補者大約取書在陸氏以前而釋文未及采，或采之不盡者，至唐人則擇而采之，宋人書中有采漢儒音訓者，亦所不棄，又以釋[illegible]書[illegible]自周顒德宋迄隆間[illegible]集德遺但終改失其當，丁度集韻、賈昌朝羣經音辨補入，擬續者[illegible]陸氏之書止於梁陳，當[illegible]而唐宋[illegible]明，亦不可缺，[illegible]陸氏[illegible]且加入[illegible]子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出[illegible]孝廣，[illegible]惟為詩論[illegible]孝廣孝經，其以弟子為主，書用[illegible]李氏禮，用陳氏儀禮，附朱子黃氏春秋[illegible]用[illegible]氏[illegible]，周[illegible]爾雅依原書而附以各家之說，其擬補者[illegible]更定條例，無大違別，末附存余書，因其[illegible]陳扶雅、嚴學氏往復[illegible]商札諸札，邁孫[illegible]跋其後焉。

宋刻十三經注疏[illegible]卷附校勘記[illegible]

清阮元撰　嘉慶二十一年江西刊本

是書[illegible]有[illegible]記，書亦久有刻授記。嘉慶[illegible]元撫江西日，取家藏宋十行本十一經注疏，[illegible]以黃丕烈所藏北宋刻二經單疏本補賢之，又取胡稷所得十一經，以補其缺本缺。[illegible]南昌學[illegible]，復錄四庫全書十三經合提要於注疏之前，兼附周易釋文，刻於南昌。功未竟而元移任去，後事者非人，致文字轉誤，附錄記[illegible]弃取且有失當，元不以為善，語見揅經室三集附注[illegible]跋。[illegible]命江西書局[illegible]刊附書後。據王念孫亦曾手校是書，惟多證經文，不及注疏，[illegible]亦不傳。曾國藩[illegible]設局揚州，[illegible]四段刊大字經，刊於毛詩而罷。其後廣東重刊是本，則並所加[illegible]圖去之，遂與校勘記不相應，[illegible]存元之本意矣。

經文各因之作謬誤，所輔正諸條極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學庸真旨三卷　明萬曆刊本

題錢龍錫輯。[illegible]龍錫輯學庸真旨卷一[illegible]首有錢龍錫序，及吳天與序，則保仲為薛公宣輯，而卷二以下則稱龍錫許堂，[illegible]是蓋薛輯，而刻書者重龍錫名而假之也。龍錫字稚文，江蘇華亭人，萬曆進士，授職編修，崇禎初入閣，以袁崇煥獄罷職繫獄，[illegible]遣戍。福王時始復官，旋里，未幾卒。是書稱以太史，蓋在萬曆時也。薛公宣即卷中所題薛士容，錄是也，亦華亭人，而龍錫為中表兄弟。卷首為列參訂姓氏多人，蓋書本之龍錫父某所纂，合編而參以他家之說，蓋為舉業而作，雖勘繪細，[illegible]而識[illegible]甚也。

孟子大義一卷　四川叢書活字印本

唐迪風撰。迪風四川宜賓人，清諸生。是書首有自序，分五章：一辨義利，二道性善，三息邪說，四政教，五守先待後。每章又分若干節，雖未貫串七篇，而能於理體會暢發其精蘊。惟論性善，溯源於中庸、論語、周易、左傳、尚書，以證其說，援引甚確。但以上知下愚為指氣質，仍是拘於宋儒之說，不知此章重不移二字，不移於習也。習於善而不移者，斯謂上知；習於惡而不移者，斯謂下愚。非先有上知下愚之質而後不移也。且孔子之意，欲人為知不為愚，故勉之以上。

蓋上以下耳，仍與性近習遠之旨不相悖，豈真有不移之人哉。宋儒見不到此，強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氣質豈可為性哉？氣質有善惡，而性善無二，豈不為所破哉。迪風此說，亦鮮獨得。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論古識不易也。

大學質語一卷中庸質語一卷　石印本

清胡德純撰。德純字敬一，直隸大興人，以授徒為業。是書備依朱子章句，詳述義理，頗精確，以白話附於經文及朱子章句之後，復自為解說，俾淺學易曉。又於每節每章之後，發揮其旨，闡聖賢之意，使童蒙易於了解，故題曰質語。大學中庸各有自序。大學序後云：讀大學須讀朱子章句法，語雖淺近，平凡亦從用力中來也。大學序題光緒丙戌，中庸序題戊戌，相距十二年矣。

以敦行勵俗為本。

大學示掌一卷中庸示掌一卷 嘉慶己巳重刊本

清湯自銘撰。江蘇武進人，諸生。是書首有秦宮璧、湯自超序，又有例言。是書[illegible]章[illegible]子[illegible]，取篇幅狹小，以便隨處展玩，故曰示掌。義理悉遵朱子章句、[illegible]而不載朱註者，以人人熟讀也。間[illegible]折衷於宋明清諸家講論，惟以合於朱注者為準，不別標姓氏，亦從省也。書刊於雍正乙卯，尚有論孟，擬刊未刊，[illegible]後失之，而板亦殘缺，其曾孫貽湯重付剞劂，而為之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古本大學分科詳釋九卷 民國[illegible]年活字印本

廖[illegible]華撰。[illegible]華字藻琅，貴州印江人。書[illegible]釋字義、釋章法、釋讀法、釋錄句、釋錄字、釋錄筆、釋錄意、釋錄[illegible]句，此闗於作文者；古本重[illegible]九釋誠意，此闗于修身者。除誠意以外，無闗輕重，不可以說經，前後有自序，又有後序，有跋說，[illegible]並雜支離，不足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學庸家訓二卷　道光丙午刊本

清金崇城撰。崇城字卓峰，貴州黔陽人。道光進士，官湖北知縣。是書首有王復謙序，又有崇城自序。題曰家訓者，蓋放自其父先旭，而又留以課子弟也。[illegible]朱子章句[illegible]引諸儒之說，以申其義。章句之後有講，有解，[illegible]章旨層評，[illegible]為舉業而作，亦不甚雜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門　部

四書釋文不分卷　光緒戊子刊本

是書首有王廣言序，稱是書[illegible]何義門手訂，而復以己意為之增補，[illegible]一章之主腦，一節之關鍵，一句之虛實輕重，及每句之層次、段落[illegible]一一識以符號。[illegible]可盡舉諸義矣。[illegible]累之高閣，然實陋書也。題曰釋文，而實不著一字，亦未妥。廣言山東諸城人，官至江西督糧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門　部

四書閒筆講義四卷　道光丁未刊本

無撰人名氏。卷一學庸，卷二至三論語，卷四孟子。就四書中拈一句或一節為一章，而說以俗說之理所不能達者，設譬以達之。再三，有甚切者，亦有[illegible]而無理者。說天命之謂性三句最詳，至二萬四千餘言；次則子曰學而時習節、主忠信節，各七八千言；形色天性章六千餘言。惟義多粗淺耳。亦有似是而非者，如論止於至善及下二節，以為止於至善句下即接知止一節，明白補出一箇明新後未能得止於至善者，必先要知得至善之地而止之，然後明德可以明到至善處，而民亦可以新到至善處。據此則經應先言止善，後言明明德新民，且[illegible]明明德新民之先所云至善者果何物耶。他若指學而章子曰二字而論之，尤覺無味。要之講者不憚煩言，意重在身體力行，與[illegible]舉業家說注者殊科，此則甚可取者也。

書經考畧一卷　道光刊海南雜著本

清張眉大撰。眉大字紫雨，湖南湘鄉人。是書多引前人成說，間亦自出己見。[illegible]下間有晏子榮林及桐城[illegible]語，論古文自[illegible]閻[illegible]以來[illegible]無[illegible]古文雖偽，然綴輯遺書，或文[illegible]於理宜附今文之後，如弟子補格致傳之例，[illegible]二不敢違言廢也。其謂古文最難讀，後學者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之文[illegible]正建丑，但改正朔不改月數[illegible]正朔者，又援据之以啟紛紛之疑[illegible]正朔者本有[illegible]改正朔不不改月次，一說[illegible]改月次[illegible]前[illegible]主不改月次而後古文為證者也。[illegible]明[illegible]改月即改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illegible]此[illegible]例，即以[illegible]改[illegible]後世改月次，亦不足以駁也。又謂孔叙移遠至[illegible]事，未列於學官，安國年在本初以前，至[illegible]事發在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已久，此語不應出安國口中，不知武帝初元元年[illegible]一至[illegible]大獄，不得以征和當之[illegible]所舉，雖少心得，而涉獵較博[illegible]亦可觀也。

其刊本載序則刊書時所作也

毛詩多識十二卷

是書南海劉氏刊本卷[illegible]題長白多隆阿著[illegible]風以
下闕別有遼陽張氏排印本亦題毛詩多識[illegible]卷
十二不闕但題遼陽錦江張氏王倫著釋首有[illegible]序
二一題自序一題歲次重光大淵獻相月夢月軒
後學張氏王倫再序以後序[illegible]核再推之則前序亦
王倫作時在咸豐元年七月也然據前序末[illegible]咸又曰
此多氏之所識者[illegible]題然[illegible]為多隆阿著[illegible]論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一語表[illegible]相閑[illegible]則後序之

題作王[illegible]編者郭象盜莊之類也多隆阿考者書中
每稱劇左當稱遼海與[illegible]所題長白者合序稱余自燕
晉游歸[illegible]當[illegible]遊晉而[illegible]歸休者則序稱[illegible]
[illegible]錄[illegible]科[illegible]姓舒穆錄氏字文希[illegible]
稼劇通志乙函同年[illegible]錄知為星科核貢柳名氏偶同
疑英軼明云之時[illegible]陽人以多隆阿名者屢見[illegible]則
本所纂亦敢遽定為一人以劉張二本互校大段雖同
惟劉本詳[illegible]張本[illegible]其不同[illegible]劉本[illegible]校張本為
勝似劉本[illegible]像後定本[illegible]下[illegible]有程棫林按語

多所引申訂正所缺惟星[illegible]半部[illegible]星書大旨[illegible]
序[illegible]稍考據之學[illegible]見居近山川原隰之間
羽毛動植之物日與耳目相習留心察之悉得梗槩
其或以鷁不來北橘不踰淮為疆域所限者則備載
先儒之說不加[illegible]以俟後賢折衷甚確有所據者
則為詳細釋之著其古說雖以諱名又云[illegible]此編之所
釋非若於先儒之說不必盡[illegible]同要期不戾於經語近繫
[illegible]則惟恐其不詳名雖俚俗則惟恐其不實[illegible]陸璣
草木疏當病其簡略於蔡卞名物解常病其蹈空
云云併觀全書[illegible]援古證今實[illegible]視向來釋物名者為
勝惟劇左氣候迥殊似未可以例他方而其中亦不免有
考證偶疏者[illegible]以張本[illegible]風以下補刊本所[illegible]棫林程
[illegible]棫林者校完之原有嘉善矣棫林字少珊貴州
人光緒 進士官至侍講學士

詩表一卷　道光乙酉刊本

明黃道周撰。是書[illegible]卷，以經分部，以篇分卷，以傳分表，以表係載，凡為部十二，為卷三十六。有篇序，無章句訓詁。表始文王，迄春秋列國世紀，各以其公，從於本序，載始仲尼左氏，迄西漢碩儒之所述，各以其辭，從於本篇序，以知詩之意；表以知詩之時。載以廣詩之義。序不別大小，子夏毛公衛卿但稱本序。表有先後，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年數不一，遠近各異，故有室表。載[illegible]禮記左氏內外傳荀卿呂[illegible]載德韓嬰賈誼董生孔鮒劉向，尤詳，尤見韓公，列韓齊而存魯，韓見其外而闕其內，[illegible]則從載而不從序，不取鄭玄諸家，謂其詁也。大抵表以本序為主，[illegible][illegible]世次[illegible]倒置者，則以為毛公之失，[illegible]不止[illegible]篇中所采[illegible]公傳說[illegible]明人係遣[illegible]雖曰存疑，[illegible]明辨是非，吳[illegible]卿士係伯同姓[illegible]表[illegible]所云載者，僅著了某某若干條，而無其文。後有道周門人胡夢鏑[illegible]識稱[illegible]

得之友人抄稿，未見原本，間有訛闕，無從訂正，所見正此，而大義已明。[illegible]又稱道周作此書時，方在[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所謂[illegible]載，洪石秋收書序，以為已亡，道光[illegible]義林本哲始以付梓，即是本也。

魯者申公存之，存疑也。

此其大較也。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世次[illegible]

諸表目下，僅附略說[illegible]卷中，按數尚闕其一。

詩亦可譜不可譜者

許氏詩譜抄一卷　嘉慶拜經樓刊本

清吳騫抄，據元許謙詩集傳名物鈔[illegible]詩集傳名物鈔中附有自纂詩譜，首列二南相配圖，而退何彼穠矣、甘棠、野有死麕三詩，謂甘棠後人思召伯也，何彼穠矣王風也，野有死麕淫詩也，皆不足以與此。他如邶鄘衛詩可譜者二十二篇，不可譜者十七篇，王風可譜者二篇，不可譜者八篇，鄭詩可譜者四篇，不可譜者十一篇，齊詩可譜者四篇，不可譜者[illegible]七篇，[illegible]唐詩可譜者四篇，不可譜者八篇，秦詩可譜者七篇，不可譜者三篇，曹詩可譜者一篇，不可譜者三篇，[illegible]詩全譜，惟次第異他譜，首七月，次伐柯、狼跋、鴟鴞、九罭、東山、破斧，[illegible]小雅武王[illegible]武王時詩二十三，成王時詩一，宣王時詩五，幽王[illegible]詩六，衛武公詩一，但[illegible]作宣王幽王平王時，[illegible]不可知不可考者三十四，大雅[illegible][illegible]詩一，武王時詩十七，厲王時詩四，宣王時詩五，幽王時詩五，衛武公詩一，作於平王時，不可考者一，頌武王時[illegible]一，[illegible]成王時作二十七，康王以後詩一，昭王以後詩一，[illegible]頌無可考，商頌可考者五，不可考者二，[illegible]盡白朱

子不取小序，王柏攻駁詩三十餘篇，謂[illegible]已[illegible]（師承有自）[illegible]所見[illegible]六後相承推所序譜圖傳世序年甚悉，[illegible]騫以為可資討核，因錄[illegible][illegible]仲戎此卷，俾與鄭歐二譜[illegible]相參[illegible]並跋其後。

詩經考畧二卷　道光刊海南雜著本

清張眉大撰。是書多取前人成說，大旨與尚書攷畧同。論詩序，據後漢書衛宏傳，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遂疑非子夏所作。又引葉夢得[illegible]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云云。夢得亦因後漢書[illegible]而為之說。但毛公先於衛宏，而傳多與序合；鄭君與宏同時，而不知序為宏作，[illegible]題不足信，故近人有謂[illegible]宏傳善字宜[illegible]去。讀，當係義字之誤，且屬上讀，其宏所作，乃毛詩序義也。餘大都拾前人成說，無得失可論。[illegible]卷內間有缺字，蓋眉大居海濱，[illegible]刊成，不復補耳。

詩譜一卷　道光刊漢魏遺書鈔本

漢鄭玄撰，清王謨輯。唐志，鄭玄箋毛詩訓詁二十卷，又譜三卷。孔穎達作正義，於國風雅頌卷首，皆引鄭譜。歐陽修則在北宋時，乃云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illegible]又云所得絳州本首尾殘缺，自周公已上皆亡矣。其文具引於正義，未嘗亡也。謨輯是譜，仍從正義所載錄出，自周南國風雅頌具全不缺，[illegible]弁玄自序於首，[illegible]朱彝尊經義考所載鄭氏詩譜，歐陽修所訂之本，非原譜也。

毛詩箋音證一卷　道光刊漢魏遺書鈔本

魏劉芳撰、清王謨輯、隋志後魏太常卿劉芳撰毛詩箋音證十卷、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二條、此本說無考、意其書必盛行於六朝、而亡於唐代也、謨引此並鈔出匡謬正俗一條、文選注二條、御覽三條、為一卷、

而該[illegible]輯之為訓纂也、

中亦不無錯誤、按

經學博采錄十二卷　原稿本

清桂文燦纂、是書首有文燦自序、[illegible]年八月、稱生長南海、壯遊京師、當代通儒、或在私淑之列、或居請業之科、或聞聲而相思、或捧手而有授、每得一義、受業已多、自顧寡儒、不能發明、[illegible]家登之棃棗、聊欲標其梗概、以[illegible]廣見聞、[illegible]番禺陳先生取許君博采通人之語、題曰經學博采錄云云、後署咸豐五年八月、蓋成書之歲、番禺陳先生、即陳澧、文燦所往從學者也、其體例、[illegible]江藩漢學師承記、[illegible]較寬、[illegible]張星鑑經學名儒記、[illegible]較詳、其間或[illegible]單錄一人、或並錄數人、又或只錄一書一事、所錄之[illegible]人[illegible]詳其貫里仕[illegible]閱及著聞有從略者、則其人已著稱於時、無俟詳也、又所錄之人、每詳其撰著、或全[illegible]其篇某義、惟[illegible][illegible]王劬[illegible]者有毛詩讀及毛詩序傳定本、各三十卷而錄[illegible]重勳有毛詩訓纂若干卷、[illegible]未見二書、又孔廣林所著尚書鄭注、嘉慶間[illegible]于[illegible]鐵氏[illegible]、[illegible]陳北海經注七種、乾隆間[illegible]于古俊樓、而錄之遺書[illegible]未

則所見未廣也。阮氏建萬柳堂一條，全不涉任

學，不解何以厠入[illegible]其間[illegible]時

[illegible]

代[illegible]錯雜，不分先後。第十二卷多與前卷複

出。[illegible]星和[illegible]理收，羅甚慷[illegible]

撰春多矜[illegible]

[illegible]如黄文之張杓、梁國琛、周寅，清

梁漢鵬、黎永椿、馮譽驄，福建之林喬蔭、黄蕙田，

張閎和、汪光爔，江蘇之江雲龍，安徽之王佩

蘭、凌煥，滿洲之壽昌，其名氏[illegible]沈翡、[illegible]賴此得

見梗概，即已見他書者，亦可藉以補所未詳。國儀

林傳[illegible]所必資也。

駁正朔考一卷　道光刊樸書三種本

清陳鍾英撰。[illegible]數了篇，作正朔考。[illegible]

曆引易書詩周官春秋左氏，以證改正朔者不改月。鍾

英分條駁之，最要者若傳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時以十九年十二月失閏，故

誤以閏月當正月，以正月當二月。又梓慎云火出於夏

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又昭十七年夏六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平子曰唯正月朔，日有食之，

於是乎有伐鼓用幣，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

分而未至，遇分[illegible]未至未夏至也。又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十八年

夏五月，火始昏見。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梓慎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言七月朔是日

至也。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昭子曰日過

分而陽不克，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辰在申，司秝過也，再失閏矣。又僖五年冬十二月朔

丙之晨，龍尾伏辰。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食在鶉

尾。又戲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既南至，斗柄建子，始昏

北指，[illegible]及此皆周正之尤彰著者，惟隱三年傳曰夏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似用夏正而杜氏以周正解之曰四月今之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取者蓋芟踐之則亦有說可通矣春首有錯吳自序[illegible]周以前時月雖改而孝用夏正則[illegible]春秋借聖人事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容有所乘矣正月必書王周王也即位必正月周正月也至何不正不必論周用之則魯用之則史官用之史官用之則孔子用之[illegible]

亦用之又言[illegible]傳固[illegible]正而右可案參其以

我春秋必更之以周正[illegible]古

[illegible]

[illegible]可疑[illegible]蓋時月並改之說無[illegible]

可致疑者矣

經義說畧一卷　道光刊本娛景堂集本

清劉寶樹撰寶樹字幼度江蘇[illegible]寶應人[illegible]日[illegible]嘉慶十二年舉人[illegible]官贛榆訓導五河教諭[illegible]子寶楠兄也是書說經頗[illegible]洪範考終命括釋詁考成也左[illegible]傳解楊對楚子曰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illegible]終命[illegible]謂終其正命考非老壽之謂蓋赴義猶生者雖不壽不得謂之凶短折偷生忘義者雖壽不得謂之考終命[illegible]

[illegible]

中庸禘嘗之義謂專成禘嘗者蓋謂明乎所以重之之義則治國不難非泛言祭祀祭統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illegible]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朱子謂四時皆祭舉其一非是又春秋[illegible]公矢魚于棠[illegible]

[illegible]諫但以[illegible]地為辭[illegible]

為非下有劉恭冕註引唐皮陸射魚詩[illegible]以人[illegible]

風尚存而帝云觀而陳之曰射則其法亦可知矣[illegible]

金石文證經如引古玉圖譜載商王吉圭吉字作[illegible]

以證商已承小人吉爲小人喜之誤，又引博古圖載商父舟敦舟作亞、周虎敦銘周作亞，以證詩有饑舟人之子爲周人之誤，別開讀經之塗，尤可貴也。卷首有劉文淇、陳慶鏞二序。

任傳小記續一卷 傳抄本

清劉寶楠撰。寶楠有任傳小記三卷，已著錄。是卷條續刊後續錄，凡詩一條、周禮一條、儀記六條、禮記二十條、爾雅十六條、大戴禮七條，此外則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各數條，斠訂譌字，頗有可取。惟緇衣尹吉注吉爲告，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按注語不誤，引任而鄭注本篇名者，古書有其例，寶楠乃謂尚書篇名之不見於序者，則搶攻古文者之餘唾者，非有特見也。

論孟考畧一卷　道光刊海南雜著本

清張習大撰、是書亦多拾前人前說、惟據御覽引論語隱義、……又文莫……也、非孟……

文云、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黠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黠從城上下麻繩鉤子路、半城、問曰、為師耶、為君耶、以在君為君、在師為師、黠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黠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黠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黠遂殺之、又載隱義注一條云、孔子至蔡、假于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一隻屐去、盜者置屐于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此二條甚怪、又文莫、引方言云、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言努力謂之侔莫、釋此條亦少引及者、又引黃震齋人伐燕有二事、一載公孫丑篇、極是、惟……取十城係齊威王時事、不可為之宣王、宣王時又代伐燕事、但孟子外他書無可證者、……屬大得名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字觀常、謂非孟子、……據常證十七條、……於宋余允文尊孟辨中、其文……述孟子語、不滿陋楊升菴……其文集……謂其非不讀孟子、不可以作其不攻孟子也、卷內亦有論孝經……數條、

文意謬陋、乃他人所攙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書圖表訛正一卷　道光刊竹岡七種本

清趙敬襄撰。敬襄字竹岡，江西奉新人也。嘉慶——進士，嘗主講廣東端溪書院，是書即在書院時所刊也。為圖十，為表[illegible]三：曰辰居星共圖，曰日月繫天圖，曰井地圖，曰分田表，曰千乘圖，曰軍旅圖，曰春秋列國輿圖，曰魯公族世系表，曰性習相近遠圖，曰五穀表，曰深衣裁裳圖，曰明堂圖，曰六律正五音圖。其中說千乘，欲調和孟子、周官，謂孟子答北宮錡三等封國之制，皆鄉遂用貢法之地，猶今地志云某州某縣田若干頃、

編戶若干里也。周官大司徒五等封國之制，合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畦溝洫里居、山川附庸言之，猶今地志云某州某縣，四到八到，廣袤若干里也。按此說蓋本於欽定周官義疏，言封國里數，如今大州縣，包絡數百里，而計畝徵賦不過數十里。然以孟子[illegible]百里較[illegible]周官五百里，多少之數，差至二十五倍，[illegible]殊難融合。[illegible]謂周官之真偽，已不一其說，而井田之[illegible]虛實，亦難免於疑。[illegible]往見其詞之費耳。論性習[illegible]程氏遺書生之謂性一節，為禪學，朱子因師友淵源所漸，篤信不疑，遂啓後人懷疑。按敬襄亦宗朱子者，此說自[illegible]為墨守者所不敢言。又謂[illegible]下愚不移，是為沒世後名之，一息尚[illegible]不能預斷，最[illegible]最通。他圖多本舊說，時亦有所折衷。天文借圖，說較新。[illegible]敬襄所著竹岡雜綴中，有自書大學、中庸注合刊後一篇，義[illegible]愜而[illegible]，宜[illegible]附入[illegible]於此。

學庸總義一卷　道光二十八年刊本

清許致和撰。致和有讀詩循序，已著錄。是書大學總義、中庸各為講義一篇，後附時藝七篇。謂大學以知本為旨，中庸大旨在於盡人合天，一本於誠。以下即就此為說，使通篇氣脈聯絡融貫，[illegible]不[illegible]。義以[illegible]鍊說不了了。時藝或以一章為題，或以數章至十數章為題，[illegible]亦不似他時藝之排比無理，殆說經之別一體也。

四書講義參真十九卷　道光己亥刊本

清党瀛撰。瀛字海峰，陝西武功人，諸生。是書首有錢寶琛、凌泰封、張祖基三序，[illegible]論語十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七卷。[illegible]大旨遵朱子章句集註，[illegible]兼[illegible]諸儒異同，[illegible]亦自抒所[illegible]，[illegible]扶發[illegible]，而[illegible]斟酌頗善。[illegible]書首[illegible]序說[illegible]孟子游歷，雖主先梁後齊，惟[illegible]以遊梁在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年三十七，大誤。[illegible]國章，[illegible]亦傳合章旨，蓋不知惠王有後元十六年，故[illegible]此誤，[illegible]亦不識為世也。

詩經能解三十一卷　明刊本

明書義昂纂。義昂字崇翁，福建譚陽人。是書首

有熊明遇序，次有義昂自作凡例，次有總括，每

篇之前有全旨，後有能解、有指南、有鍾釋、有遵章之節。上方列載諸家之說，

伯、鍾伯敬、徐奮批，更取以解疑，參以大全，其能全合者

四書讀纂、釋四書遵註，即遵朱子集傳也，亦同

書遵朱子章句集註，同殆僅書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讀風臆補二卷　光緒庚辰刊本

清陳繼揆撰。繼揆字舜百，浙江鎮海人。是書前有姚燮、

徐殷仁二序，次有繼揆例言，後有總評。盖補戴君忠讀風臆

評而作，評語依戴氏原評一格，

原評於國風尚缺六十六篇，此盡補之，所評不

盡出己見，所引書籍，

然祇採其引證詩賦，及有関文句者，如老耳篇引

張子詩閨閣悦難與國防默嗟往御固高閒，觸罍

欲解痛瘖恨來耳，元固備酒漿，謂老耳所為發藥。

后妃主備酒漿之事，故見卷耳而念使臣在途之苦，思

酌酒以慰勞之。靜女篇引城陽僕

幽閒而待進御，張子云，後宮西北邃城陽，俟我幽閒今

一說城陽乃後宮幽閒之地，謂貞靜之女處

姝又采唐篇，唐菜名，本訓蒙，而釋者又訓蒙為女蘿，

女蘿為菟絲，誤二物為一，引古樂府南山冪冪菟絲花，北

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兩同心，今日枝條分兩處。

李白樂府菟絲故無情，隨風任顛倒，誰使女蘿枝而

來孫紫極以證[illegible]實是二物，又遵大路兮篇引
宋玉賦，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詞甚妙，謂宋玉[illegible]去
詩時未遠，引用當得詩旨，又東門之墠篇，引習鑿齒去
宇馬[illegible]岸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崖百丈，青壁千尋，室
邇人遠，實勞我心，是古人以此詩為秋杜偶亦並用，[illegible]不必
作女懷男之詞，又山有樞篇引魯人詩，黃金實盡，敎歌
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魏咸陽王以數訴宮人歌曰，可憐
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
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並不勸及時行樂而轉勸
其行樂，詞意譏而意實甚明之矣，以詩[illegible]證詩，別開
一境，實不可少，又後世詩體，由源於古諸者，截作半詞章
為二，遂致昧其本來，[illegible]一一傳合之，而三百篇與詩歌
之粗，並可信矣。

詩攷校注一卷 稿本

題淡儀王應麟撰，集范陽盧文弨增校，首列應麟原
序，按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二有增校王伯厚詩攷序，
卷八，又有王厚齋詩攷跋，[illegible]序稱纂全於
此書，增其所未備，并以元本補遺各歸本篇，錄成清
本，為之跋其後，[illegible]矣，嗣又閱通志堂[illegible]刻宋本[illegible]經
典釋文，又從宋得日本國人山井鼎所著七經考文，其所傳古
本往往與釋文所云一作某或作某，及正義中所云定
本作某者多同，今補採之，以廣異聞云云，[illegible]
[illegible]是本序跋俱無[illegible]，但於各條下增注
出處，間有按語，[illegible]補入釋文，當是後定之本，原
[illegible]序後有跋語一行云，壬午四月抱[illegible]經堂元稿錄副，
惟鈔手不佳，錯舛太多耳，下題仲魚二字，按仲魚為
陳鱣字，壬午道光二年也，書之上下方皆有校語，[illegible]
[illegible]丁晏[illegible]最多，用紅筆，鱣皆墨筆，有後鱣皆
文昭，[illegible]有單署名者，疑孫當姓李，遠孫當姓汪，
惟[illegible]稱者三條，不知何人，亦有并不署名者，皆以補
文弨所未及，文弨胼本未付梓，清本亦不傳，[illegible]

足本幸留人間，兼得諸名家手校，殊足貴也。

毛詩譜注一卷 漢魏遺書抄本

吳徐整撰，清王謨輯。經典釋文敘錄云：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撰鄭玄詩譜[illegible]二卷。[illegible]載，[illegible]同字紀聞[illegible]曰：經典釋文敘錄鄭氏詩譜，徐整暢[illegible]太叔裘隱，隋志、太叔裘及州縣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為太叔求而不[illegible]。考序錄徐[illegible]正陽，疑即徐整，以整為正，暢為陽也。按唐志無此目，殆亡於隋時，謹從經典釋文抄出一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毛詩序義一卷　漢觀遺書抄本

周續之撰。南史、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其
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時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
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眾。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
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既而閑居讀老易，
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人遁迹廬山，
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徵太學博士、太尉
掾，並不就。武帝踐祚，召之上，為開館東郊外，招集生徒，
乘輿降幸，並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獻、
射於矍圃之義，辨析精奥，稱為名通。續之素患風
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
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云云。但與釋文敘錄云宋
徵士雁門周續之撰。豫章雷次宗、齊沙門劉瓛並為詩
序義。隋經籍志 周雷二人，並有毛詩序義。又釋文
卷首鄭氏箋下云：此箋非毛公、馬、鄭、王肅等
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莫敢為異。又
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學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題
已如此，又似非雷之題也，疑未能明之。所言釋題即序

義，錢劉陸氏存唐初，必見此書，而陸亦但載雷次宗
毛詩序義二卷，續之書獨不著錄，何所謨
抄出書於一條，顏氏家訓一條，匡謬正俗二條，為一
卷。

毛詩答雜問一卷　漢魏遺書鈔本

吳韋昭、朱育撰。吳志有韋曜傳，裴松之注：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為侍中。又裴松之三國志注云：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及所特達，依体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後仕朝，常在台閣，為東觀令，遷拜東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云云。唐志毛詩答雜問五卷，卷數與隋志不同，未言何人撰，按即此書也。謹抄出御覽三條，類聚一條，初學記一條，為一卷。

隋志吳侍中韋昭、朱育等撰毛詩答雜問七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毛詩題綱一卷　漢魏遺書鈔本

宋志有毛詩題綱一卷，無撰人名氏，不著時代。朱彝尊經義考云：當為唐以前書。御覽引有四條，輯為一卷，附毛詩答雜問之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謂□声韵攷所分諸部較說文諧声一一吻合無不□無不□

毛詩音韵攷四卷　道光三年刊本

清程以恬撰，以恬字南郁，陝西朝邑人，官朝坂教諭，是書首有以恬自序，作於嘉慶五年庚申，又有李元春衛璟二序，作於道光三年癸未，盖刻書之年也，是書參取顧炎武、江永、楊□諸家之說，而以戴震為主，□□□□□□□□□□□□□□□□□首取□□□□□□□□□□□□□□□□□□□□□每章先攷音次攷韵□□□□□□□，屬於某韵，間及詩題有疑義者，所攷如依今等□字並無兩音，鮮不當音犀，不敢不局，乃躇之訛，不敢不蹐，乃趣字之訛，更從遠而化協，當音鳩，杕杜與□菁姓協，當作梨，化外□訛為樞，枘訛為豁，豁訛為猶，以韻甚□□，皆有依據，大旨具括於篇首略言中，所正諸家之失，尤□切要，以恬尚著有說文形声攷，未見傳本，□□□□是書多據□說文為說，知其得力於許學者深也。

□□尚書注一卷　漢魏遺書抄本

漢馬融撰，清王謨輯，漢書儒林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顯於世，按杜林所傳乃漆書古文一卷，得之西州者，非□孔安國古文也，近儒王鳴盛書攷孔傳，采馬鄭王三家注為尚書後案，其中所以傳泰誓一篇，擬作與釋文叙錄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眾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鳴盛何以不取之耶，謨□□鄭王□□而單輯馬注，初出釋文二百九條，正義十四條，史記集解一百十條為一卷。

今文尚書說一卷　洪鈞遺書抄本

漢歐陽生撰、清王謨輯、漢[illegible]志歐陽生尚書章句三十一卷、尚書說義二篇、儒林傳云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世世相傳、至曾孫高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隋[illegible]志云[illegible]尚書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然其殘章時時散見他書、謨抄出書正義一條、左傳疏一條、周禮疏二條、禮記疏二條、史記注七條、三國志注[illegible]條、北堂書鈔一條、文選注一條、困學紀聞三條、[illegible]四條、[illegible]

[illegible]子上帝一條、種于六宗一條、瑯邪五服五千一條、王日封雉[illegible]日若主璧一條、推三公一條、假我一日一條、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一條、[illegible]歐陽氏說、[illegible]今文尚書、而宅嵎夷一條、[illegible]則但輯夏侯等書、[illegible]歐陽兩大小夏侯[illegible]今亦未經輯刊、[illegible]今文尚書說可[illegible]

增訂禹貢註讀一卷　光緒四年刊本

清徐度華輯、是書首錄隨山濬川圖、及九州及禹星分野圖、及圖說九州田賦等數指掌圖、江漢淮泗入海圖、及九河圖、及伊洛瀍澗入河圖、及九州考看橫圖、及先秦禹敷五服圖、及九州古讀異同辨、並圭錫命備、及[illegible]合作分野圖、及兩圖說、大[illegible]既非說經所重、亦[illegible]便上方標各地名并乃音[illegible]義搶註[illegible]識[illegible]蓋鄉塾隨俗所爲也、

百兩篇一卷　漢魏遺書抄本

漢張霸撰，清王謨輯。漢書儒林傳云，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敍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按當作傳宋）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又論衡正說篇云：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之世間，本之見所紀略異。顧炎武日知錄云：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為二，而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又自分而為二。霸書即所謂百兩篇也，但如後人諸所指目張霸偽書亦以專數之，然如今文泰誓，已出於武宣之世，在張霸之前，而後儒並以入張霸偽書，非也。惟日見論衡成類之篇所引百兩文乃是真本，以其時書猶傳世，克及見之也。王謨輯玉海只數條，為偽泰誓二條，而以論衡所百兩篇之文，附於首簡。

輯是卷抄本

駉思室答問一卷　南菁書院刊本

清戚蓉鏡撰。蓉鏡有春秋世族譜拾遺，已著錄。蓉鏡…
歷…據周歷及三統麻
定孔子生是日八月二十八日庚子…說，主二十七
者，差一日。其他論曆諸條，俱有見地。…
修詩集傳論詩諸條，亦精核。四庫提要謂集傳雜序
成於東萊之相激，…故之朱子又序論類，並無其說。
張…沿楊慎丹鉛錄之誤，駁歐陽修謂齊魯韓三家
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詩，…代已亡，修何從…
人何從見之，后蒼傳齊詩，當大戴禮記亦出于后蒼，而
保傅篇云：易曰：正其始，萬物理，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
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終云爾。又匡衡
為后蒼弟子，亦習齊詩，其說曰：當聞之師曰：妃匹之際，
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
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
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

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是齊
詩正與毛同，魯韓詩序雖以為刺時，然韓詩外傳
卷五云：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
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德之所藏，道之
所行，大哉關雎之道也，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
外此矣。是韓亦不盡以為刺詩。修蓋…據魯詩以
概齊韓耳。又闢王氏述聞三五即參昴之說，謂以遠
鏡窺之，昴…十六星，不用遠鏡亦見七星，…
用目驗，不煩…。又王肅…適我…
書注，適讀曰謫，責罰也，以正偽孔傳之失，皆是也。…
中，…今夫天日月星辰繫焉，謂日月星辰繫於天，是
日月星辰外，別有一天可知，…以證天有九重之說，非
西人所創獲。孔…戴禮記天算攈集之…東人僭文
宋…異…對，徵實…書…補入者。

肇經地釋十六卷　光緒癸巳刊本

清周翼高撰。翼高字厚生，湖南湘潭人。是書除儀禮、孝經無地可釋外，就王應麟詩地理攷、焦循毛詩地理釋地、毛晃禹貢指南、傅寅禹貢說斷、程大昌禹貢論、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朱鶴齡禹貢長箋、胡渭禹貢錐指、徐文靖禹貢會箋、程瑤田禹貢三江考、杜預春秋土地名、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江永春秋地理考實、程廷祚春秋地名辨異、顧棟高春秋輿圖、閻若璩四書釋地、宋翔鳳四書釋地辨證，而參以諸一統

志、各史地理志、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通鑑地理通釋、方輿勝覽諸書，摘經中地名為正文，錄其本句為註，[illegible]其說未同異，不別加考證，間及史事古蹟，不免為說經而作也。

大學古本一卷　明萬曆乙酉刊本

明來知德撰。是書首有知德自序，次列大學古本，又次辨說，釋德字謂以五倫體之於身，即下文仁敬孝慈信之德，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兄弟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上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曰明明德，上明字即天下倫明於上之明。釋親民謂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親民二字即親親而仁民，後格物，當又為誠意功夫，格物所以只講格物，不言致知，然以格物為格去物欲，則未妥，其言物字多

矣，[illegible]與顏相涉，宋人雖言物欲，亦未以解格物之物也。書中不滿朱子，亦不滿陽明，謂[illegible]虛靈不昧為德，全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為，何以能明德於天下。又解親民為新其民，則修身齊家全空疏了，不能修其身，不能親之以齊其家，乃先去新其民，是所薄者厚而所厚者薄也。謂陽明[illegible]解知為良知，是矣，但又教人[illegible]良知，良知上做工夫，又錯了，不知良知乃天理，做不得功夫，而陽明之錯，又有甚于朱子之錯，而[illegible]致[illegible]傳習錄[illegible]聞見之知，已落第二義，惟

當良知不知孔子[illegible]聞見之知[illegible]者[illegible]多聞則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則識其義[illegible]也之[illegible]知[illegible]亦知之之真惟有待於聞見故居生知之次而固非無知妄作者也乃朱子解爲[illegible]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者說雖[illegible]實知其理則是無知妄作下之陽明借良知引此章爲證義更迫所偏亦自暢快而不免蔓衍[illegible]人中然並[illegible]亦未手之失[illegible]而不少[illegible]不多見耳

答疑孟一卷 道光丙戌刊本

清陳鍾英撰鍾英字英多江蘇吳江人是書就司馬光疑孟[illegible]爲說以駁之與宋余允文尊孟辯據義[illegible]同盡鍾英未得見余氏書[illegible]故也其中[illegible]詞亦不相襲也[illegible]僅讀[illegible]其[illegible]一[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其中存疑宜一主闕卿[illegible]不若允文據論之嚴正[illegible]見[illegible]司馬光[illegible]行事謂不殺呂惠卿章惇蔡京[illegible]能致養姦臣奸宗遂以亡云云不思主行新法者神宗而王安石輔之[illegible]能黜罪呂惠卿章惇矣若蔡京則司馬光方以爲才而[illegible]貴之[illegible]且以何罪誅之乎微箕比干之不能易[illegible]紂[illegible]力[illegible]有所不能爲[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權論也[illegible]以[illegible]無[illegible]然[illegible]同問伐燕條又牽及[illegible]等食壺漿以迎王師等語被齊伐燕據孟子後文在梁惠王篇皆爲齊宣王

時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也，[illegible]
[illegible]皆責[illegible]是也[illegible]
其指事[illegible]蓋有[illegible]然謬以孟子之[illegible]七則宣
王[illegible]孟子之言可信也。一在以孫丑為齊王時事，
潛王伐燕，不問孟子，而沈同以其私問，[illegible]王既未諫之
孟子，孟子何從以有慚而見孟子者[illegible]司馬光所疑
似亦併[illegible]前後為一事，不[illegible]特發其未了了也。
[illegible]黃[illegible]果斯爰之仁智各隨所見，是非本無
定衡，自兄久之辨已屬多事，[illegible]鍾英何無須饒舌，
後來黃本驥、汪宗沂輩[illegible]更非上多時矣。

詩小說一卷 同治刊本

清蔣光焴撰。光焴字寅昉，浙江海甯人，納貲為大理評事。光煦從弟也。光焴治詩宗朱巳校，校銷集傳音釋，以集傳所釋名物多從簡略，乃旁徵衆說以廣之。大都以不悖朱義為準。然如以蒹葭為風訓為一物，在秦風則訓葭似葦而細，高數尺，前後互異。既有一非。[illegible]鄭十月主周正，集傳則主夏正，光焴兩引[illegible]俱未能折衷於是。所采惟海昌唐氏釋[illegible]之說[illegible]精新，餘多習見。卷首有李同壽序，[illegible]於其書似有所未慊，非無故也。

小辨齋說義一卷 明刊本

明顧允成撰。是書說易一篇、說四書四篇，大抵借經義以譏時事，所言[illegible]切，如曰否初二，尚是君子的世界，故曰吉，六二是君子小人相持的世界，故曰吉曰否，六三純是小人的世界，故曰羞，小人而不得志，則就身上看，亦自為吉，非特君子之亨也，小人而得志，則就他身上看，亦自可羞，非特君子之否也。又曰人活的時節少，大死的時節多，君子不以一時之生易萬世之生。又曰自小人看君子，見他貧賤也不辭，夷狄也不辭，患難也不辭，在下位也不辭，卻似做箇難題目，自家只圖富貴一邊，只圖在上位一邊，似做箇容易題目，不知難易不在外面討，只在裏面討，以我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等項，則易，要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等項來處我，則難，故君子居易以俟命，怕是難題目容易做，此認得自己與不認得自己之分也。總此等議論，皆是有為而發。其說管仲非仁章，謂子貢以管仲為非仁，孔子亦以管仲為非仁，相桓節，緊項又相之節來，豈若節緊項不能死句來，孔子蓋另闢道他相桓公，一匡天下，是怎麼樣功業，至今那箇人不知道他，畢業當初欠了一死，[illegible]豈若召忽守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溝瀆，不求人知，不失卻[illegible]本色。又謂召忽之死，留下三綱五常與當時後世作模樣，這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一句那容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心事，如畫下箇自字，正與莫知相應，[illegible]大凡人死節而先使人知之，死必不果，惟從方寸間直截果斷，家人一毫覷他不破，斯真能死節者也。按此義的是此題的解，易使孔子立從初心，不如此說，可不作如此看，方[illegible]世道人心有大有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思一錄十二卷　光緒四年嘯園刊袖珍本

清鄭獻甫撰。獻甫字小谷，廣西象州人。嘉慶進士。獻甫曾主廣東端溪、越華書院，與番禺陳澧論學相善。是書首有自序，又有鍾標祥、林肇元二序，葛元煦後跋。其見自序未署年月，肇元序作於光緒二年丙子，元煦又[illegible]翻雕元本，則光緒四年戊寅也。[illegible]自序[illegible]何義門讀書記，而於日知、養新二錄則謝未逮。其書於易、書、詩、春秋三傳、三禮、孝經、爾雅、論語、孟子[illegible]言皆有[illegible]

以下[illegible]幾如也。惟其中多錄前人成說，而不標所出，其原說有[illegible]而不及正[illegible]閩[illegible]如此之類[illegible]心得。如謂宋人誤以性為情，則不得謂以理為性[illegible]只知此程子人性中曷嘗有孝弟來之所本也，不知天下豈有無仁義之理，斷未有無孝弟之性。又謂子貢問君子，是問君子之人，非問君子之言。夫子示之曰：君子之人雖往，君子之言固在，先取其言勉而行之，而後於其人追而從之。其字指君子之言，亦指君子。又謂默而識之兩章當作一章，上節默而識三句，承以何有於我哉；下節即德不修四句，承以是吾憂也，乃以自[illegible]任[illegible]起自勉之詞[illegible]標心得，惜不多見耳。書首有周幹臣校語[illegible]其[illegible]所遺[illegible]其失[illegible]稱懷不苟[illegible]孟子葬母條，獻甫從周禮家四致說，辨其又廣以王夫之稗疏說，而俱失之。[illegible]是書雖多採瑕而舉證博，論經要義多有根據之語，以供治經者之考證[illegible]亦未為不善也。

[illegible]

闢毛先聲四卷（附錄一卷） 傳抄本

清蔣元撰。元字大始，浙江乍浦人。毛者即毛奇齡也。奇齡說經，好攻朱子，深懷[illegible]。所著古文尚書寃詞、國風省篇、毛詩寫官記、白鷺洲主客說詩、四書索解、大學證文、大學知本圖說、論語稽求篇、中庸說、四書賸言、聖門釋非錄諸書，多攻朱子之失，宗朱者切齒焉。元故著此以闢之。闢毛即所以護朱也。所闢論語稽求篇多至八十條，次則四書賸言二十六條，[illegible]館明寥寥數條耳。然奇齡之四書改錯專為攻朱子而作，[illegible]獨遺之，乃通行本[illegible]全集已刪去此種，元未得見也。所辨[illegible]空理，有當者亦有不當者。即如集註於徹字解以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者無據，駁之是也。元亦知孟子不能詳言，而元妻曲為之辨，即其理可通，其誰信之。獨虞仲一條，謂虞仲自然居[illegible]，當孫周章，則同於毛而異於朱，又何以云闢。書中如云下愚不移，一竅不通，夢魘未醒，驢鳴狗吠等語，觸處而見，甚至以

按[illegible]二字，坐以大逆不道之名，是則[illegible]徒論學之偏，更[illegible]居心之險矣。書眉有評，不著名氏，亦助元張目者。於元說，則亦有不無件繫、纏無偶，不足以服奇齡，亦非所以遵朱子也。

嵩[illegible]書[illegible]何[illegible]

經解籌世九卷　同治[illegible]紅山館刊本

清李揚華撰。揚華字潽先，湖南清泉人。同治庚午中順天榜舉人，官兵部主事。是書首有武廷珍序，又有自序及凡例。原名經解條分，旋易今名，[illegible]以為治經[illegible]期於濟世，[illegible]用老不獲用，思託空文以自見，[illegible]故改曰籌世。大旨期有裨於身心家國，而亦不廢考據。所論尚書、詩、爾雅、孝經、三禮，共一百三十八條，而周官[illegible]八十四條，次則尚書二十三條，[illegible]不特古文尚書不可廢，即姚興所得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亦存之而無害。[illegible]周禮[illegible]為秦漢[illegible]人[illegible]，儀禮為魯諸生作，謂二書俱傷煩瑣，且多窒礙，惟儀禮上涉一身，周禮[illegible]天下，尤不可[illegible]以駁正[illegible]。周禮[illegible]諸清儒力闢古文尚書，而攻周官[illegible]不於義理辨是非，[illegible]於文治辨今古。又謂洛誥[illegible]庚戌攻位于洛汭，甲寅位成，五日位成，勢所必無，洛誥為偽生所傳，論者何以不疑今文而疑古文[illegible]。

又謂[illegible]訛古文者每攜辰弗集于房一條，謂以三統麻及中西法推之，仲康元年季秋朔不入食限，不思中西法乃明以後麻術，即三統亦漢人為之，況古有太歲超辰之法，每百四十年則超一辰，尤不得以六十甲子硬排之，追溯而得之。主所駁周禮諸條，尤要者，謂公之地方五百里，[illegible]謂[illegible]孟子[illegible]悖，蜀書卦建侯，其文曰，震驚百里，春秋傳子產引古制責晉侯曰，列國一同，同方百里，[illegible]此所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者，不合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此自五百里、四百里，降而至三百里、二百里者，[illegible]不合。論語子路諾千乘之國，蓋指公侯百里，故冉求避詞曰，方六七十，則伯之數也，如五六十，則子男之數也。是皆可證周官之非周制，然亦非王莽所作，[illegible]三年奏曰，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五等者，公侯伯子男也，四等者，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也，是皆正符孟子，而異周官。又說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謂田惡種美執，多休惡荒，[illegible]所云不易一易再易者，不知何解，說再者不帶，謂使周官者曰，再者六，禮不備也，[illegible]然古者娶妻，純帛無過五兩，五

兩二十大帝也，雖至賢者亦能備之，[illegible]為要。且其[illegible]也。且禮不下庶人，[illegible]而漢[illegible]字刊矣。其也所[illegible]致，多類此。然亦有不盡是者，其論書詩易諸條，亦多可取，不及易春秋四書者，以別著有讀易窺通、春秋四傳參、四書備檢三書。四書[illegible]先梓行，餘不知有傳本否。

經序錄五卷　明最樂堂刊本

題東陂居士睦㮮編。按即明宗室號西亭者也。睦㮮撰授經圖，已著錄。四庫[illegible]惟[illegible]流傳絕罕，是本亦缺卷一。[illegible]則所缺者，乃序例及周易類諸序也。考歸有光震川集有經序錄序，稱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雕版行於世，又為諸經序錄，凡為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為書之意，患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云云。輯錄之旨，略具於此。故所收諸序自漢訖元明。尚書，始孔安國尚書序，終劉三吾書選會選序，凡十八篇。毛詩，始卜商大序，終瞿思忠詩傳旁通序，凡十八篇。春秋，始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序，終湛若水春秋正傳序，凡三十一篇。三禮，始孔穎達禮記序，終湛若水二禮經傳序，凡十六篇。西四論語、孝經、孟子、爾雅諸經俱闕不錄。睦㮮素以該博著稱，而所錄止此，蓋其中自有斟酌，非備夫以多為貴者不[illegible]

有遺筆之謂也、

所叙四書之旨者不知其名、又不具篇頁、無可書書本

四書過庭錄十九卷　舊抄本

題璽々齋口授、白敘樹述、蘭陵莊捷月采氏參訂、無序例、論語十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七卷、大抵就朱子集註而敷衍其義、尚不涉講章習套、惟於朱註之明誤者、不敢匡正、反為曲解、如朱註解明德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其解心亦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然則明德即心也、下文何以又言正心、乃附會為明德者妙其不可通、乃謗明德即人心之本體、非別有一物、傎矣、又朱註解思無邪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所謂惡者殆指淫詩、淫即邪也、詩既淫矣、何得曰無邪、講者[illegible]然註猶泛言詩也、講者更進而就刪詩說[illegible]自作者、誠思此等不好底詩、尚且不刪、則夫子所刪者何詩、蓋尊朱子之注之至於如此、不[illegible]是書然也、

讀大學偶記一卷　嘉慶甲戌刊本

清郎廷撰。廷字錫人，江蘇吳江人，布衣。是書隨意涉筆，間有精切語。如謂心意知即物而生，當身合下都到，才格即致，才致即誠，才誠即正，才正即修，總得完一箇蔵身之恕而已矣。先後與本末不可執一看，修身以下有本末，修身以上無本末。又謂為民父母，所與民同好惡者，孝弟慈也，惟財貨與民同好惡不得同，同之斯拂之矣。生財有大道以下，力言一利字，而後君臣父子兄弟懷仁誼以相接，明德由此明，親民由此親，養由此至。孟子導梁王、警宋牼本此，不得視為理財。又謂誤解大學者，誠中形外，謂是惡誠于中，以誠意誠字對欺字看，誠中誠字對形字看，一誠字拆作兩誠字云云。具見體驗有得。惟以致知之知為良知，即不學而知之知，則經明言致知在格物，格物詎非學耶，是則篤信姚江之過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儒部

讀中庸偶記一卷　嘉慶甲戌刊本

清郎廷撰。亦是隨意涉筆，但語多習見，理未深研。惟說中庸二字，謂中庸亦言禮之書，[illegible]禮[illegible]中是體，和是用，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用其中之謂中庸。庸，用也，無時不戒懼慎獨之為時中，致中和則用中之謂也。無時不戒懼慎獨之為時中，中和之所由致[illegible]精洽[illegible]情無多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儒部

稍可取者

讀孟子偶記一卷　嘉慶甲戌刊本

清邱[illegible]撰。所說視學庸較詳，惟無甚精義。謂孟子書前王所於傳有之，一是詩傳，一是書傳，非也。古時但口耳相傳，授大毛公[illegible]張[illegible]始[illegible]為詩傳，伏生之徒張生等始為書大傳，孟子時詎有之耶。謂[illegible]一篇所記代燕為齊宣王事，第二篇所紀代燕為齊湣王事[illegible]取十城之一役[illegible]宣王[illegible]亦非也。[illegible]考之未瞭也。其論說詩及萊滕諸條[illegible]得言外之趣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五解一卷　嘉慶刊本

清范士增撰。士增字松崖，浙江臨海人，官武義訓導。是書以四書解四書，有[illegible]可易者。如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解曰愛而不敬，獸畜之也。後儒每謂[illegible]犬馬比父母，觀此[illegible]可爽然矣。他[illegible]如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解曰考諸三王而不謬。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解曰見善如不及。齊人歸女樂一節，解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illegible]又有語雖巧而[illegible]如[illegible]解曰吾聞[illegible]者曰，其在斯，其在斯。解曰[illegible]其詩矣，未見其人也。又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解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illegible]求於之類[illegible]何足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周易解四書一卷 嘉慶刊本

清范士增撰。是卷以周易解四書，有確不可易者，如君子周而不比，當解以比物王施；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解以知通塞也；不怨天，不尤人，解以遯世無悶；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解以不遠之復；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解以隨時之義大矣哉；湯放桀、武王伐紂，解以順乎天而應乎人；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解以君子見幾而作。若斯之類，義尚可該，其他附會，如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解以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此直侮聖人之言，宜刪之。

尚書解四書一卷 嘉慶刊本

清范士增撰。是卷以尚書解四書，有義可相發者，如及其使人也器之，解以無求備於一夫；大學其過而未然也，解以檢身若不及；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解以惟刑之恤哉；有罪不敢赦，解以今予恭行天之罰，義皆足以相發。至若[illegible]以大德集解，三分天下有其二，[illegible]而[illegible]，以人無有比德解君和而不同，則巧而纖矣。

詩經解四書一卷　嘉慶刊本

清范士增撰。是卷以詩經解四書，其合者，如「行不由徑」，解以「遵大路兮」；「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解以「小子有造」；「南容三復白圭」，解以「慎爾言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解以「恩斯勤斯」；若斯之類，義俱足以相發。至如以「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解「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以「夫也不良」解「與其妾相與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雖亦恰如其分，而趣似不逮，失風人言外之趣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解以[illegible]不留聰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禮記解四書一卷　嘉慶刊本

清范士增撰。是卷以禮記解四書，[illegible]如「事父母能竭其力」，解以「外則盡物，內則盡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解以「不忘親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解以「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解以「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鄉人儺，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解以「存室神也」；「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諸」，解以「示不敢專也」；「恥躬之不逮」，解以「易出難悔」；「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解以「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俱極精切。至「鼓瑟希，鏗爾」五字，注家所不能形容者，解以「待其從容，而後盡其聲」，直不可階也。至以「故人不獨親其親」，解「孝者所以事君也」[illegible]即在假借，惟以「敬長」解「為長者折枝」，曰「不能也」，[illegible]折枝有[illegible]不免[illegible]，有以折枝為按摩者，有以為折腰者，有以為折枝通肢，作折腰用者，二解俱通，[illegible]望文生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大崎即大別說一卷　光緒二十二年刊本

清劉寶書撰。寶書字楚青，湖北江陵人。禹貢、大別、漢地理志，以為在[illegible]國安豐縣[illegible]南，鄭康成注及水經[illegible]禹貢山水澤地俱同。[illegible]李吉甫元和郡國志始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樂史太平寰宇記、蔡氏[illegible]集[illegible]傳、[illegible]、胡氏錐指，並主之。寶書据春秋左氏傳定公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史皇謂子常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

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謂吳子伐楚，北會蔡唐之師，既舍舟于淮汭，則率師而南，必經淮南以至漢東，故傳曰自豫章與楚夾漢。夫吳自東北向西南行而入楚，楚自西南濟漢向東北行以拒吳，適會於二別之間，楚三戰不利，二師又陳於柏舉，是二別去柏舉不遠可知。水經注云：舉水出龜頭山，即今麻城縣六十里之龜峰山，相近有黃蘖山，圖經亦云舉水出黃蘗山，蘗柏聲同，當即柏舉。龜峰在大崎北僅數十里，舉水[illegible]自大[illegible]崎北繞其西，復西南流入江，謂舉口。去大崎亦僅

數十里。[illegible]蓋[illegible]直以大崎為大別也。將[illegible]左傳柏舉之戰，以定大別之所在，前人有發之者，而未確指大崎。寶書復別援水經注、地理通釋[illegible]及洪氏亮吉諸說以廣其證，又錄張子登釋崎字之義，稱崎字說文作敧，入危部，從危支聲，又有分義，即有別義，作崎者乃漢隸之變云云。說[illegible]殊牽析，去攷地理者宜先[illegible]地勢之所在，若地名之變遷，古今容有不同，[illegible]寶書是篇自可傳信，[illegible]

[illegible]長江圖說所指之長山，亦並存其說可也。篇後附寶書所為游大崎山記[illegible]

絲命官跋。

禹貢輯註一卷　一經堂刊本

清余宗英輯。宗英字伯鹽，安徽婺源人。是書所輯，以蔡傳為主，惟蔡傳有誤者則不從之，間附己見，別為圖外。有雖從蔡傳而仍正[illegible]之者，如謂冀之呂梁，去河百五十里，狐岐去河三百三十里，則蔡傳謂河水所經，洛[illegible]兩河道[illegible]非也。又蔡傳謂冀之北，逕濡滹易諸水，皆中高不與河通，故貢賦之未必自北海達河，今考惟遼水入海，不與河通，[illegible]三水皆合流入河，則蔡傳[illegible]又非也。[illegible][illegible]有蔡傳前誤而後不誤者，如釋濰淄其道，謂淄入濰，於沿漢之誤，[illegible]釋浮于汶，則云淄東北入海，則引後以正其前之是也。他不從蔡傳者，俱注明於傳下，惟所採尚多[illegible]，如[illegible]雲[illegible]夢[illegible]，故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illegible]斷當並雲夢為一澤。[illegible]蔡山既瀦，以為在雅州嚴道縣，[illegible]謂[illegible]即嘉定之峨眉，自以胡說較勝，宗英[illegible]引[illegible]歐陽[illegible]遵胡說，即蔡傳之誤者，亦未能[illegible]一一[illegible]盡正之也。

蔡傳謂梁即呂梁，岐即狐岐二山，汾水所經，然之以間河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大誓答問評一卷　中國學報本

方勇撰。前錄龔自珍答問語，下錄評語。自珍以伏生二十九篇無大誓，勇則[illegible][illegible]，所惜[illegible]暢而涉於古文者，皆拾他人之唾餘，如謂孔安國雜傳古文，而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謂[illegible]硬斷[illegible]王肅偽造古文，而歸於馬融之疑大誓，俱欠深考。務附勇上劉師培書，并師培答書，師培[illegible]，[illegible]謂今文無序，古文始有之，三十一卷，由析盤庚為三，非大誓分出二篇，所見與勇異[illegible]，皆不[illegible]，不滿於龔氏之武斷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禹貢纂註一卷　康熙戊寅刊本

清周天階撰，天階字象台，江蘇長洲人，是書有其門人吳一夔序，盡刊書時[illegible]，時天階已前殁矣，序稱彙集諸家，刪繁摘要，何山何水何地，讀者開卷瞭如云云，今[illegible]，惟[illegible]天階未[illegible]，只胡渭錐指書中所釋[illegible]地，雖亦存之舊說，惟多未確，後附禹貢九州偈歌，以便童蒙[illegible]誦習而已。

古文尚書疏一卷　嘉慶刊漢魏遺書鈔本

清王謨輯，題梁吳郡顧彪撰，據北史本傳，曰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二十卷，行於世，又孔氏正義云，[illegible]古文近至隋，始流行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今蔡費二劉書俱不傳，惟正義引顧說，謨從輯出四十六條，為一卷。

所不同者

爾雅堂詩說一卷 舊抄本

明顧起元撰。所說止國風，大抵就朱子集傳而推演其義，亦有集傳意未甚顯，而補申之者，蓋為集傳作疏解，非徒說詩者也。然頗有發明詩意，如說行露謂雀角二句辭意，猶言雀能穿屋者也。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誰謂雀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能穿我屋也。言外便有雖能穿我屋，而實未嘗有角意。說摽有梅，謂庶士未定其人之辭。說燕燕，謂燕之宿相向，飛則相背，故以燕燕于飛，為離別之詩。說日月，謂父母畜我不卒，重不得于夫上，是因見畜而言，父母豈有作養之理，並善亦非真欲父母作養，但痛之極，其詞如此。書中不乏妙義，雖如吳淇選詩定論之類，猶以說漢魏六朝之詩，而此則以說三百篇耳。

毛詩義疏一卷 嘉慶刊漢魏遺書抄本

清王謨輯。題梁吳興沈重撰。按隋志陳氏毛詩義疏二十八卷，蕭歸散騎常侍沈重撰。又經典釋文敘錄云，近吳興沈重亦撰詩音義，惟隋志不載其書，究與義疏是一是二，未可妄斷。謨從釋文抄出四十九條，凡有音無義者不錄，視馬國翰所收較嚴，並採禮記十三條，史記正義一條，為一卷。

毛詩異同評一卷　嘉慶刊漢魏遺書抄本

清王謨輯，題晉北海孫毓撰，而兼錄王基駁毛詩駁十條，兩錄釋文七條，內有孔晁馬昭張融敷家說、刑制、視馬國翰所輯，備略殊多，無足觀也。

孝經讀訓一卷　芸居樓刊本

清孫傳澂訂，傳澂字對溷，浙江寧波人。是書經文作大字，注作小字，列於經文三章、廣揚名章，附古文閨門章一章。又庶人章三才孝治聖治紀孝行五刑廣要道廣至德廣揚名諫諍感應事君喪親各章後俱附朱子刊誤。首錄閩元御製序，又有於都各學主德賁傳注序，殊陋略，止便童蒙誦讀而已。

絜齋雜考一卷　活字印本

清戴熙撰。是書所考，大半經義字學，間及金石文。說大東，謂辟[illegible]僕僕周人過饋之詞，依本書為諱大夫供億周人過境之詞，惟舊注於首章不能貫串。熙謂餱簋飧、捄棘匕者，供食也，道如砥、直如矢者，除道也，君子謂過境之周人，小人謂諱人，顧之者，猶云予與禍之又睨之也，最得其解，方與全詩旨合。說猗嗟，謂通首無一抑語，而所刺在言外，聖人不為之諱而取焉者，為展我甥兮一語，與春秋書子同生同旨。說魯頌實始翦商，毛傳、爾雅，翦齊也，此齊字即見賢思齊、妻者齊也之齊，言周之規模始與商齊等，俱有理。說文瓚注，各本作赤玉，謂赤疑美字之誤，說文無剡字，據竹部劉注云剡聲，剡字注剡以杙，許氏無剡字，[illegible]又据說文鼎字注云，下象析木，以左為爿，右為片，[illegible]爿部，而二徐本失之，又据鄦妟公華鐘之䵼字，謂古人因音造字，鄦國鄦字無正音，在𨛍鄦之間，故制𨛍字，以木居中，上从二艸者，𦵏者也，下[illegible]从臼女者，婁者也。凡此諸條，皆得昔[illegible]未見，讀書得間，熙以[illegible]書成於時，[illegible]後精密不如此，甚可貴也。

十三經古注二百九十一卷　明永懷堂刊本

明金蟠、葛鼒、葛鼐同校，前有蟠題辭，附傳目附考。周易王弼注九卷，附略例一卷，尚書孔安國注二十卷，孔安國注毛詩二十卷，毛傳鄭玄箋，附詩譜一卷，鄭玄撰周禮四十二卷，儀禮十七卷，禮記四十九卷，俱鄭玄注，春秋左氏傳三十卷，杜預集解，公羊傳二十八卷，何休學，穀梁傳二十卷，范甯集解，論語二卷，何晏集解，孝經九卷，鄭玄注，孟子十四卷，趙岐注，爾雅十一卷，郭璞注，其毛詩傳原題毛公，毛詩箋本作注，原俱題鄭氏，今改正，諸經所據均非善本，又復校勘未精，故多不合古刻字，前所重云。

經序錄一卷　舊刊本無年月

清吳承漸輯。承漸字公儀，甘肅固原人，籍署天都，今甘肅固原人也。周易錄王弼孔穎達三篇，尚書錄孔安國孔穎達蔡沈三篇，毛詩錄孔穎達朱熹四篇，三禮錄孔穎達賈公彥三篇，春秋錄杜預孔穎達程頤胡安國何休范甯六篇，孝經錄邢昺傳注唐明皇三篇，爾雅錄邢昺郭璞二篇，論語錄何晏一篇，孟子錄孫奭二篇，而并以歸有光所為朱睦㮮書序，謂睦㮮書未得見，因竊取其意而采集之。睦㮮所輯，下至元明，每經自十數篇以至三十餘篇，而承漸僅數篇，止於唐宋，少僅數篇，又睦㮮不及論語孟子爾雅，承漸乃備焉。此其同而異焉者也。

論義膚說一卷 道光刊本

清唐兆扶撰。兆扶字鹿巖，四川綿竹人，官眷溪學訓導。[illegible]曾有自序。先是兆扶成論語注疏二十卷，[illegible]其說之焚也，爰列十有六字，一道、一德、一仁、一義、一禮、一知、一孝、一弟、一忠、一信、一敬、一恕、一權、一時、一政、一學，字繫以說，義不深而詞特奧。其稍精者，說仁謂顏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列其目以禮，不列克己。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歎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不復叙禮，但叙不能自克，及考大雅陶復陶穴，音義復累土於地上，復與覆通，則克己即以復禮，復禮亦即以克己。又說義，謂宋儒捨視百家，惟一理字，其實言理者不一而足，其實不能離此義字，蓋理之於義，如和順之分合於道德，非義實無以為理，[illegible]將此二條，頗有心得，餘則敷衍而已。首有自序。

大中合一三卷 光緒丙子刊本

清孫灝光撰。灝光字利賓，河南虞城人，嘉慶癸酉舉人。是書有毛昶熙、李用清二序，又灝光自序，後有其門人蔡同春跋。書即同春所刊也。自序稱大學簡明易曉，中庸與博難窺，欲將中庸貫入大學內，使學者易於會心，易於下手云云。書分總論，及上下篇。要旨以明德之源，出於天命之性，[illegible]大學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推而衍之，[illegible]大學之道，以教人之法，大學自教說起，而未及性道源頭，特於中庸發之。大學格致以後，即言誠意，在於慎獨，是動而有察之事，至不聞不睹，未發時節，此靜而存養之功，大學亦未之及，特於中庸發之。中和位育，乃明新盡頭，大學詳言止至善，而不侈言功效，亦於中庸明揭之。[illegible]大學中庸原相為表裏，灝光特以意貫串之，[illegible]有[illegible]明也。

而大學之精蘊，又待中庸特為標出，蓋

中庸大義一卷　中國學報本

王樹枏撰。是書[illegible]以中庸一書、何者為孔子之語、何者為子思之語、古今傳注、[illegible]未為分別、讀中庸者、宜先明乎此。書中有先引孔子之言、而引申其義者、有先備明其義、後引孔子之言以證之者、大抵孔子之言簡、子思之言繁、一一為之分晰、[illegible]所称至誠至聖、皆專指孔子而言、非通堂虛擬之辭、[illegible]自[illegible]者說中庸、尚未有及此者、於章句之[illegible]分合亦殊有關係也、

質盦經說一卷　光緒戊戌活字印本

清白作霖撰。作霖字振民、江蘇[illegible]通州人、光緒丁酉舉人、作霖嘗肄南菁書院、受經於黃以周、是卷經說凡三十五首、皆院課之作、而以周[illegible]閱定者也。其治毛詩[illegible]功頗深、次則三禮、卷中、說[illegible]草篇、謂詩言歸寧父母、即本言歸安父母、言歸既[illegible]歸文王、則父母自指文王父母、又說茨篇、或肆或將毛傳云、肆陳將齊也、作霖為或陳于互、或齊其內、作霖為中其義、以或肆承上剝言、或將承上亨言、[illegible]兩句相次、或剝而陳于互者、謂豚解也、或亨而齊其內者、謂體解也、說禮、如係振氏誓辭、謂為軍行而設、其誓辭諸文、即係振氏命僕右等之詞、諸誓之刑、非為刑所誓者而設、不必強分軍旅祭祀言、又[illegible]舅姑既沒、婦入三月[illegible][illegible]廟見、[illegible]廟見必奠菜、改或[illegible]謂之奠菜、其後又有祭禰禮[illegible][illegible]注家每以相混、作霖謂廟見即奠菜、祭禰即奠菜祭禰、非廟見、其幽尤在廟見奠菜、則舅姑異處、祭禰即當同日、又檀弓孔子少孤章、作霖據家語、叔梁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必施氏死、乃娶顏氏、下文言合合葬于防、則施氏墓實先在防、則叔梁紇亦當葬防、[illegible]防之墓、[illegible]

及顏氏卒，不[illegible]別葬，故標殯於五父之衢，以當時實殯而非
葬，故曰其慎也。蓋殯也，[illegible]攢，如填實之謂，殯謂淺殯，則
以掩殯其柩。諸解[illegible]精[illegible]數[illegible]。[illegible]左傳賓媚人，杜注云
即國佐，而漢書古今人表列之，作賓謂媚，媚人名，
與齊之賓須無一族，無[illegible]國佐非一人。論語太師摯適
齊，國以為殷紂時人，鄭康成以為周平王時人，孔安國又以
為魯哀公時人，作索隱主孔說，并論四飯乃一食中之節，
大師、少師、小司樂等官，依周禮，[illegible]主承用周制，[illegible]皆以新
義訂正舊解，多師承有自，故所採擇多切當

也。卷首附載以周一札，稱其有禮詩札記散入續南
菁叢書中云云，[illegible]書[illegible]續刊[illegible]
[illegible]此稿，不知尚有傳本否也。

瑣語一卷 嘉興庚申全集附刊本

清章惟撰。惟字庚仲，江蘇嘉善人。乾隆乙丑進士，官
翰林院編修。是書附文集後，凡易十七則，書十八則，
詩三十九則，左傳十二則，[illegible]
[illegible]謂泰誓
稱肆予小子發，牧誓稱今予發，武成稱惟有道曾孫周
王發，皆不諱名，而金縢之為，獨稱惟爾元孫某，據禮
稱卒哭而諱，則生時不諱，泰誓、牧誓、武成作于武王
之世，故不諱名，金縢作于成王之世，故諱名而稱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書序言
祖乙圮於耿，而不書所遷之地，據史記祖乙遷于邢，竹書紀
年，自耿遷[illegible]子庇，[illegible]論者謂邢即庇，而耿後必有一遷，
始足盤庚以前五邦之數。又謂柏舟序[illegible]衛世子共
伯早死，[illegible]世子，則非[illegible]主之義，[illegible]其卒必在

儀儀之世，故得語為共伯，以證史記衛武公弒兄之誣，
又據幽詩讀言，以幽自邶而遷于幽，而國語則不容缺失
官，自衛于戎狄之間，而王戎狄之間者，即是有邶墉衛
封邶、夏亨桑稷而務，不容乃出而狀國，並非奔遷，
不容遷邶，以邶遷幽，是亦東山詩有敦瓜苦
傳疏者以專專釋敦，謂敦專同音，即團字之
引韓詩黃園醫門衛為證，見韓詩
傳，又江漢首章傳云浮浮之衆彊貌，滔滔之廣大貌，
謂義當不協，疑浮浮當廣大，滔滔當為衆彊貌
有理也。條有習見者，亦有據於拘滯者，分別觀之可也。

煞

經解入門八卷 光緒戊子石印本

清江藩纂。藩有周易述補，已著錄。首有阮元序，作於
道光十二年壬辰，銜題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按元於道
光十二年以雲貴總督授協辦大學士，此題兩廣總
督，誤也。而揅經室文集中，
亦無此序，又近人撰江子屏年譜，藩實卒於道光十
一年辛卯，年七十一，而序作於其後一年，著不知其
已死者。款序辭之書為贋作無疑也。後又附
又例，分題五十有二類，
說，首群經之源流，與經學之師傳，讀經之法
與解經之體，說經與宋學之失
卷，則選解說辨釋名體，以為初學楷模。傑而
觀之，似於治經一途，略知門徑者，亦可以甚僞託
而抹煞之也。

五經正義表一卷　嘉慶抱經堂刊本

清盧文弨録。按是表今所傳梓本俱缺。文苑英華亦不載。惟明錢孫保影鈔宋本周易注疏首有之。文弨[illegible]其勅字唐人皆作勑。并捏衍。俱仍其舊。惟宋諱缺筆之字則爲改正。刊之以弁羣書拾補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尚書注疏補正一卷　嘉慶抱經堂刊本

清盧文弨録。自注稱所校者據宋本正義爲主。書內文字是者大書。凡毛本譌字及小有異同注其下以備攷。但宋本非一。未知所指。而勅字[illegible]乃據元本以推宋本。是於宋本實未寓目。[illegible]日本山井鼎之又所引取校日本足利學所藏南宋本多[illegible]如言序述尚書起訖。彼本訖作記。又三皇以前。彼本以作之。其不同已如此。[illegible]何本耶。[illegible]又非足利本矣。其書兼著古本宋本及釋文本分卷之式。采補及浦鏜正字。文弨亦每附按語。未盡精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禮記解尚書一卷　嘉慶己未刊本

清范士增纂。是卷以禮記成句解尚書，如以無輕民事惟難[illegible]慝過則稱己解負罪引慝，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解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制國用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軍法以治之解不用命戮于社，所以警眾也解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解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五行之秀氣也解惟人萬物之靈，善則稱親過則稱己解予使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illegible]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義與生以相[illegible]至以反造般，因解纘禹舊服，尤見巧合。

是本首有舜對序，攷鈞自序未有李士楨跋，其[illegible]羅遜壽分亂相原序，并凡例，俱仍之，核家相、

[illegible]如此之類，亦[illegible]見，[illegible]至

者，[illegible]家相[illegible]然譌誤，舉未改正也、核引頭

重訂三家詩拾遺十卷　嘉慶庚午刊本

清范家相撰，葉鈞重訂。鈞字石亭，籍題程鄉，被即今廣東梅縣也。乾隆　辦試第一人，官直隸知縣。家相三家詩拾遺，四庫已著錄，惟自序稱以古文考異及逸詩附拾遺之後，而[illegible]其書[illegible]以[illegible]十卷[illegible]居拾遺之前，故四庫提要據以駁之，鈞是本即依原序移其次第，所稱正誤補脫者，蓋據保定全書樓所藏抄本，而未見刊本，梅花氏[illegible]書刊於嘉慶庚午，[illegible]是本[illegible]同時校[illegible]梓，據李跋，書[illegible]梓於鈞歿之後，[illegible]也，[illegible]訂正[illegible]如關雎篇，原書引韓詩內傳曰，窈窕[illegible]貞專淑女奉順坤德，[illegible]文選注三字，[illegible]，按窈窕貞專貌見文選秋胡詩注引薛君章句，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見文選顏延年宋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韓詩，而[illegible]家相於貞專下，誤引貌字，而鈞雖補引貌字，而以貞專說三字列為夾行小注，亦不合，且文選分見兩注，而家相與鈞俱混作一條，亦非也，[illegible]惟李跋稱家相[illegible]所著詩瀋，李[illegible]二閣詩說，二閣者，曾隱[illegible]於舊

稽山東一曰茶聞販茶一曰書聞販書

相遇明師坐談詩其說多創獲饒理趣云云所

日月傳未嘗語人道過奇而傳

不以其酒或以本禁

詩經四家異文攷補一卷　長風閣刊本

江瀚撰蓋補陳喬樅詩經四家異文攷而作凡一百八十六條條下各附按語以證其正俗同異及通假傳譌之所由然其中自詒聲阻室人交遍譴我王事敦我椅重較兮一葦航之毳衣如璊彼汾沮洳綄衣繡裳施之頎言仲氏吹篪緝緝翩翩濟濟鏘鏘執競磋磋卓彼甫田酌彼康爵宣照義問乃慰乃止受福不喪不長夏以革詒爾孫謀陟彼在𪛉國步斯頻秉心無倞即不我隤川澤訏訏惟其濮矣對越在天假以溢我冀與粵蜂墮山高岳諸條引唐本玉篇愛而不見掩兼踟躕椅桐梓漆哯哯嗤嗤無食我黍無與士耽勿仕衛枚鳴雁于飛百川沸騰交交桑扈假寐永歎潸焉出涕下萬方之葳蕤熙敬止捄之濡濡蹶蹶兄弟乃告其曾誨示諄諄武辟四方省此淮浦諸條引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違此百罹二之日栗烈二條引釋希麟續一切經音義一之日觱發一之日于耜六月食鬱及薁惟螗惟虺胡為虺蜴諸條引玉燭寶典為喬樅所不及見餘雜引群書搜采亦博執臺有跳使我

中心達

心痒、俾爾藉穀、檀車幝幝、蓋然一[illegible]罕、肆其大商、
[illegible]苑家相曰誤、海水有截、[illegible]段玉裁之[illegible]戒一一[illegible]
[illegible]正、[illegible]星又不往[illegible]喬[illegible]粒[illegible]遺已也、

影北宋鈔本毛詩三卷　貴陽陳氏刊本

清陳矩録、此殘本[illegible]存王風第四至第六、矩得之于日本古寺中、[illegible]云是北宋鈔古本、[illegible]見[illegible]寫詩春秋[illegible][illegible]四卷後、有文治二年[illegible]二月廿一日以校了大江公朝一行、[illegible]文治二年、當我國南宋淳熙十三年、去北宋未遠、當可信、又攷經籍訪古志、[illegible]山井鼎考文未見北宋[illegible]寫詩春秋、唯以南宋附釋音本校之、是此殘本在日本亦久沉沉珍秘、[illegible]矩校刊行世、[illegible]秋祝阮元、經序傳箋所遺字句及異字、[illegible]多至六百餘言、[illegible]別以圈點之、其中屬於經文、如右招我由敖、趣蹌兮、是以為刺、不稼不嗇、誰之詠號、白石皓皓、我聞有命、如此邂逅、不能蓺黍稷、君子陽陽、坐鼓簧等句、雖不免偶存俗體、而皆可供考異文者之參證、洵可寶也、

詩經互解一卷　嘉慶己未刊本

清范士增纂。是[illegible]以詩解詩[illegible]，如以如此良人何，解有女仳離，以謂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解謂他人父亦莫我有，以信誓旦旦，解有如皦日，以其毒太苦，解胡為虺蜴，以歲亦陽止，解十月之交，以寘予于懷，解出入腹我，以厭厭夜飲，解樂酒今夕，以不屑髢也，解綢直如髮，以宜爾子孫振振兮，解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以[illegible]豈年，解自今以始歲其有，俱[illegible]貼切[illegible]有妙義。

四書解詩經一卷　嘉慶己未刊本

清范士增纂。是卷以四書[illegible]句解[illegible]詩經，如以王道之始也，解關雎全旨，以思之弗得弗措也，解求之不得展轉反側，以從者病，解我僕痡矣，以一家仁，解麟趾全旨，以君子慎乎其所不聞，解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以戒慎乎其所不睹，解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以亦可以為人矣，解未見君子憂心奕奕，以無罪而殺士，解黃鳥全旨，以朝將視朝，解夜如何其，以如不容，解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以傳其數百人，解諸娣從之祁祁如雲，以則修文德以來之，解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俱貼切有妙義。

周易解詩經一卷　嘉慶己未刊本

清范士增纂。是書以周易成句解詩經，如以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解柏舟全旨，以聖功也解淇奧全旨，以純粹精也解如金如錫，以飲食必有訟解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以幾事不密則害成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解肆伐大商，以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解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以君子以恐懼修省解雲漢全旨，以日新其德解學有緝熙于光明，俱貼切有妙義。

尚書解詩經一卷　嘉慶己未刊本

清范士增纂。是書以尚書成句解詩經，如以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解氓之蚩蚩全旨，[illegible]在野以反[illegible]解[illegible]，以時謂[illegible]淫風解采唐全旨、溱洧全旨，以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解伐檀全旨，以乃心罔不在王室解鴇鴇全旨，以其克詰爾戎兵解車攻全旨，以惟厲中夜以興解夜如何其全旨，以在我後嗣子孫解似續祖妣，以人其代之解弗躬弗親，以官不及私昵解瑣瑣姻亞則無膴仕，以天道福善禍淫解有皇上帝伊誰云憎，以啟佑我後解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以爾身克正罔敢弗正解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俱貼切有妙義。

禮記解詩經一卷　嘉慶己未刊本

清范士增纂。如以后修女順解葛覃全旨，以君子將營宮室解升彼虛矣一章，以[illegible]登車則有夫矣解是言鳳凰，以君子比德於玉解如圭如璧，以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解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以婿親御授綏解有女同車，以蓋辟廢其學解子衿全旨，以好賢如緇衣解有杕之杜全旨，[illegible]葬解[illegible]與史，以是謂君臣為謔解林林全旨，以問庶人之富數言以對解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以不忘其所由生也解有懷二人，以孝親也解無忝爾所生，以所以善成王也解[illegible]文王全旨，以王親視學解於樂辟廱，俱貼切有妙義。

四書識遺二卷　心簡書屋刊本

清程大中撰。大中有四書逸箋，四庫已著錄，按是書即逸箋之初名也。[illegible]新得若干種，通[illegible]刪錄，四[illegible]自識，遺[illegible]。[illegible]書中喜抄書，所為別錄凡十種，四書識遺其一也。所[illegible]諸說，大抵散見他書，旁搜而得之者，以非解經之正，故入別錄。後改題逸箋，又析二卷為六，並遺[illegible]原文無[illegible]增刪，然識遺之名究不如逸箋之稱其實也。

大學原文集解一卷 光緒丁酉刊本

清胡清瑞撰。清瑞字輯五，河南襄城人。是書前有序，駁錯簡之說，謂獻王所得古經，其文必接連寫下，不應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適盈一簡，與上下文絕無牽連，他簡亦不應起訖適皆語足。錯損此簡則改者非也，然鄭康成改誠為賊，命為慢，已為雜采偏。又謂章句既稱有三綱領、八條目，則條目正所以釋綱領，何煩更為綱領作傳，俱言之成理。書題曰集解者，不過於鄭孔注疏、朱子章句各采其善，亦間及孝經孟子。[illegible]以孝釋明德。釋親民，引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釋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引孝經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謂之悖德悖禮。[illegible]

[illegible]

謂即國學、鄉學俱精切，蓋大學有[illegible]證之孟子而益明。孟子言[illegible]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明人倫即明明德也，[illegible]小民親於下即親民。更證以國是知大學即為孝經，義子孝相通，而宋儒[illegible]以己意曲解，適形隔膜。[illegible]知而不慮而知[illegible]自欺，則致其知矣，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格物矣。格致誠為一事，誠意而言格致，則格致從誠意而言，誠意則誠意實而誠者物之終始，故言誠意必包之意者。獨知了事，非他人所能預，[illegible]所以誠意也。皆與舊解立異，所據證[illegible]筆拙[illegible]未能揭發其旨耳。

中庸原文集解一卷　光緒丁酉刊本

清胡清瑞撰。首有自序，以為朱子於中庸，雖無所增刪移動，而所釋與經傳[illegible]。釋曰喜怒哀樂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又述孔子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而章句其道觀其序，一則曰憂道學之失其傳，再則曰道統之傳有自來，是特藉中庸以自表章其道學，非表章[illegible]

[illegible]稱，釋道，中庸云云，將宋儒解經之失，在舍顯而求之隱，强以其所自得之理，為即聖人之理，其以道學通統章合道字，亦其一端，清瑞所斥甚是，而亦一辨之也，且清瑞自以為中庸係對隱怪立名，其釋隱行怪，謂索即平素之素，如夫子之文章為顯，性道為隱，道學者流動言性命，以隱為貴，是好為隱說，豈夫子逆知數千年後，有道學者出，而預為之防乎，其詆甚於宋儒矣，清瑞又新孔注，殊不盡義，而自為說，仍依舊解之間，無所增闢，惟解舜其大孝一節，引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引孟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的為此節切詁，而朱子孝經刊誤，所疑為又將之嫌者，亦可互證，而釋無憂又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句，亦甚妥貼，武王伐紂，湯所稱有慙德者，然人悅其伐暴救民，不以為富天下而私，君曰不失者，甚乎失之，然後知王者之跡，非托名清君側者所得附也，而聖人之言之甚醇，而無毫髮憾，亦此可窺見一斑

矣。

大學囈語一卷中庸囈語一卷　雍正乙卯刊本

清耿閎翁撰。閎翁字錫公，河南襄城人，官睢州教諭。是書首有自序，又有其子論道序，及參閱姓氏，蓋錄於家門人之手，[illegible]閎翁復為點竄[illegible]二字，亦甚所自題也。大旨[illegible]章句隨文敷義，[illegible]序[illegible]有得提，有過渡，有結束，有鋪排，有剪裁，有正有側，有虛有實，[illegible]所注重者，[illegible]而已。論道序稱[illegible]閎翁所著，尚有[illegible]，亦為其一生精力所在，[illegible]其[illegible]諸餘，顧乃[illegible]此而[illegible]彼，不知用意何居也。

重訂

四書劄記不分卷　舊抄本

清王延泰撰。延泰字雲川，陝西臨潼人，乾隆舉人，嘗官山西五寨縣知縣。是書首有延泰自序二，一作於乾隆乙未，一作乾隆丙午，蓋屢經易稿，至丙午則為最後定稿也。別有門人閻成化序，亦作丙午，則延泰官望都時，讀[illegible]其稿而序之也。[illegible]自記稱集註字字句句，與聖人之言相印合，一字亦不可易。可以知其旨矣。書中間引他說，[illegible]西峯者居多，蓋其師也。謂良知與人心之靈不同，[illegible]知覺知教是良知，知是非知好惡之類，偶人心之靈處，只可謂之知，不可概謂之良知，[illegible]孟子、[illegible]又四端[illegible]謂於是合謂良知，[illegible]人心之靈，豈知愛知敬是冥頑不靈者乎，知是非，知好惡，既由人心之靈而來，非良知而何。又謂天地萬物，只是一性，天地之性，豈同於[illegible]物，物之性，豈同於人，[illegible]而可一概視之乎。觀其持論，似於宋以前舊說，全未寓目，又似於四書以外諸書，全未寓目焉。

窮年、不離功令、弁陋亦殊之陋也、

四書句讀辨一卷　乾隆戊子心簡書屋刊本

清王光華錄、光華字惺介、江蘇金壇人、是書專辨讀、蓋俗師多不辨句讀、句讀一誤、便失書理、因採此以正之、其要者、如大學、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十五字為一句、論語吾與女弗如也、上三字不可讀、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逝者、一讀、如斯夫不可讀、孟子、叟不遠千里而來、叟遠非絕句、連下文、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我非愛其財、絕句、而易之以羊也、一讀、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兩守字一讀、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上十一字略讀、常亦知焉、則不得專也、十字為一句、他所舉、皆易於混誤者、然四書當辨者固不止此、特引其例、使讀者觸類推知耳、

四書字音辨一卷　心蘭書屋刊本

清孑光華録。是書以四書白文朱子[illegible]未註音[illegible]者，坊本每多妄增。如孔子必圈之例，增音去聲；鮮民去去，增音去聲；使養其老之養，增音去聲之類。[illegible]多有舛謬。因作此[illegible]正之。字辨音釋，俱遵字典，[illegible]若續序祀範及浙省等[illegible][illegible]書正字通[illegible]屬去聲，而字典反把韵書附讀上聲。光華以為正字通雖非四[illegible]完以字典為正，而字典所有，[illegible]則不復校其是非矣。書中於朱子已註音者，但不復載。所論凡四百五十五字云。

四書字迹校一卷　心蘭書屋刊本

清陳瑤賓録。是書專究字迹，雖屬無關[illegible]要，而默識者每多混淆，亦場屋中[illegible]知也。如后勿誤後，壹勿誤一，[illegible]無[illegible]搆勿誤搆，又如[illegible]期之之與朞，饑之與飢，[illegible]不可互易。又如孟子七篇無唯字，[illegible]以及弟之弟為孝弟之弟，[illegible]四書所同也，而上孟特有四悌字。以知識之知為仁知之知，亦四書所同也，而孟子前五篇俱作日智，後二篇又知智雜出。凡此之類，俱宜[illegible]讀者之時，亦不[illegible]於臨文之頃也。

四書集註後讀辨一卷　心簡書屋刊本

清于光華撰。[illegible]是書專就讀四書集註說法，大旨以每章總註及說性理處，校不可後章內前後節脈絡貫通，或前後章相承照應者，並宜細玩，不得隨手點畫，遺前忽後，抹煞先賢苦心。所辨凡二十四節，體會[illegible]雖細，但俱無關[illegible]除要。蓋其時叢塾以集註與經文同讀，而集註及多重於[illegible]，故於讀法亦詳究及之。[illegible]亦適形其陋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袁如坐四書字體辨一卷　心簡書屋刊本

清于光華錄。是卷為[illegible]試場[illegible]認清題字起見，因就袁如坐坊本所辨四書白文中字體摘錄若干，俱係字典校正，註明可從不可從。其有不盡載者，亦可依類而推。[illegible]行楷久使賢者書略同。惟楷書已漸失古意，所[illegible]之點畫無訛者，[illegible]亦多俗體，不過習[illegible]非成是而已。[illegible]作科舉罷廢[illegible]日，此類書不值一顧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書經五解一卷　嘉慶戊寅刊本

清范士增撰。是卷以書解書，其[illegible]者，如以罔有攸赦解怙終賊刑，以元后作民父母解百姓如喪考妣，以天道福善禍淫解惠迪吉從逆凶，以弗詢之謀勿庸解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以黍稷非馨解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以潤澤生民解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以慢神虐民解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以惟德動天解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以毖殷頑民解多方一篇，如此之類，義俱[illegible]貼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解尚書一卷　嘉慶戊寅刊本

清范士增撰。是卷以四書解尚書，四書内首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與尚書内首克明峻德一節，其義全同，適[illegible]證也。若以父母其順矣乎解克諧以孝，以不仁者遠矣解流共工於幽州四罰，以民之所好好之解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以君子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解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以斯不亦孝而不費乎解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如此之類，義俱足以相發。至若以比干諫而死解剖賢人之心，本[illegible]是一事；又若以降一等解厥田惟上中之類，亦貼切可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此之類、

周易解尚書一卷 嘉慶戊寅刊本

清范士增輯。是卷以周易解尚書，其[illegible]善者，若以天下文明解光被四表，以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解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小懲而大誡解[illegible]朴作官刑，以交易而退解懋遷有無化居，以箕子之明夷解四以匹士，以往蹇來也解牝雞之晨惟家之索，[illegible]義俱精切，又[illegible]以明兩作解曰重華之類，[illegible]乃名，[illegible]不足以云解也。

詩經解尚書一卷 嘉慶戊寅刊本

清范士增輯。是書以詩解書，尤善焉。若以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解班瑞于群后，以投畀有北解流共工于幽州，以萬邦作孚解彰信兆民，以廢不用舊解播棄犂老，以實始翦商解至于太王肇基王迹，以是用不潰于成解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以纘戎祖考解以敷文王之德，以揚武王之大烈，此之類，俱見精切。

秋槎雜記內篇四卷　道光元年刊本

清劉履恂撰。字迪九，江蘇寶應人。乾隆丙午舉人，即用儒學教諭。是書有履恂後序，在乾隆壬子，後燬於火，其子寶樹重為裒輯，得內篇四卷、外篇一[illegible]，外篇雜考羣書，另著錄。內篇[illegible]主說經，所援據多古義。如論語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據[illegible]禮[illegible]鄉射記，辨主皮之射尚力，前番不中，不復射，禮射不尚力，前番不中，[illegible]後復射，故曰為力不同科。又據鄉大夫、考工記、樂記，辨主皮非貫革。又管氏有三歸，據左傳杜注、[illegible]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illegible]及[illegible]母，是取妻班次有三，適也，娣也，姪也。或後夫人而行，則本國歸女為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illegible]包注取三姓女之非。又據公羊傳諸侯不再娶，以正鮑注三取女之非。又辨禘祫，據左氏經傳，辨鄭氏喪之祫，合食，禘不合食，與鄭注合而常時禘祫皆合[illegible]食。又與王注合，則二家[illegible]無盾相戾。又大學湯盤，據內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公食大夫禮小臣具盤匜在東堂下，下云公降盥，既夕禮用器兩杅槃匜，匜實於槃中，南流，注特牲禮，尸盥匜水實於槃中，小牢禮小祝設槃匜於西階東，下云尸入門左，宗人奉槃，一[illegible]宗人奉匜水，乃沃尸，盥於槃上，證為洗盥之盤，非[illegible]沐浴之盤。[illegible]如據穀梁西宮災傳，知廟制[illegible]而非[illegible]，訂朱子之誤。[illegible]據大戴禮、列子，天子有鬻六馬之文，[illegible]以補鄭注之疏。據士冠、士喪，辨論[illegible]絲，非禪非元。據左傳辨[illegible]冕之[illegible]，[illegible]非[illegible]甚[illegible]當。每條下間[illegible]以文淇、薛傳均、滾增、揚大承[illegible]按，所[illegible]，蓋校刊時所增入[illegible]，於原書亦多所[illegible]中焉。

經學舉要一卷　活字印本

民國李

姚永樸撰、永樸字仲實、安徽桐城人、是書就十三經[illegible]
[illegible]其凡式、都抄集成編、甚少斷制、諧訟聚訟、[illegible]
亦所不免、[illegible]周易較詳、[illegible]備、[illegible]孝經
爾雅孟子各僅一條、[illegible]後附讀經十四訣、曰循序、
識字、考音、玩詞、明體、審例、求宗旨、證異、辨偽、旁參
復古、知今、傳圖、雖未為詳備、而不拘於桐城家法
以從宋為事、至所揭[illegible]大義有八則、空言而無當
矣、

亦未備也、

王篠泉年譜一卷　深澤王氏刊本

清王用誥字觀五、號篠泉、直隸深澤人、[illegible]咸豐乙未
舉[illegible]、選拔貢生、朝考[illegible]知縣、改官主事、同治甲子舉
於鄉、為學宗宋儒、於易書詩禮皆有撰述、[illegible]
[illegible]事父能養志、父[illegible]
淡手調以進、夜必侍寢、思[illegible]乃退、二十年如一
日、年五十四、是譜為其子孝箴、孝銘、孝来同述、
[illegible]類事、外並詳其學說、大抵抑王氏而尊儒抑
漢而尊宋、[illegible]賀濤所為行
狀、[illegible]
[illegible]篇[illegible]以儆[illegible]非體[illegible]
尤失當、無足取焉、

思補齋自叙年譜一卷　同治刊本

清碁溥自述。碁溥[illegible]字潤野，先世賜姓李氏，內務府正白旗漢軍人。筆帖式出身，官至吏部左侍郎，卒年七十五。是譜自述至同治六年丁卯二月止，即卒於是年四月初二日，見其子鍾文、德芳所為後記。碁溥以旗員服官幾六十年，[illegible]迴翔五部侍郎，不得一升尚書，[illegible]可以想其樸拙謙中。所記官粵海關監督日，值英夷有入城之議，及庚申天津失守，文宗幸熱河[illegible]諸情事，可補他[illegible]紀載所未及。後死稱文宗朝深受信任，與為二王所抑，二者端斲也。[illegible]張亦不肯趨附權勢者[illegible]。[illegible]碁溥[illegible]妾吳氏以月殉節，故譜後以其節略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蔣布政行狀一卷　光緒刊本

清蔣凝學，字先民，湖南湘鄉人。以[illegible]儒士從軍，積功升至陝西布政[illegible]。[illegible]戰湖南、江西、安徽、甘肅等省，皆立有戰績，[illegible]大抵善於以少擊眾，而以門牌司[illegible]捷為最著。壽州之役，苗沛霖已歸命，[illegible]僧格林沁為所愚，推誠相待，曾國藩亦持兩可之見。[illegible]沛霖後反，國藩[illegible]令[illegible][illegible]還軍南旋，事凝學堅持不退，沛霖不得逞，[illegible]授首。此著閱係頗巨。行狀為其子澤[illegible]澤譚[illegible]撰。二子皆諸生，[illegible]俱以軍功補至道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謙按約大臣崇厚兄也。

惕盦年譜一卷　光緒刊本

清崇實自撰。崇實，姓完顏氏，字樸山，東河總督麟慶子。道光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升左贊善，又轉侍講。咸豐二年署戶部左侍郎，因徇庇家人事降四品京堂職，旋以內閣學士派為駐藏正辦事大臣。同治□□署四川總督，補成都將軍。鑲白旗蒙古都統、刑部尚書，終於盛京將軍，謚文勤。是譜其自記至光緒二年丙子冬止，時年五十七。卒於是年十月十九日。後有其子嵩申跋。按崇實在四川總督將軍任內，與駱秉章和衷共濟，用收敉平之功，惟事之輒歸功於己，殊近矜張。其於秉章亦間致不滿之詞，如謂秉章清操優於才略，又稱咸豐末年神明已衰，致聲威稍減，當是實錄。要其所記四川剿賊之事，正可與秉章之自述年譜互參。其在盛京將軍任內，主定法改章，事權歸一，請以將軍兼總督，東省有戶刑兵禮事，即後日關東改省制之先聲也。是記政事□處，如記咸豐三年勅令富仲捐款事，及兩次查辦四川大案，尤詳具始末。惟□□稍雜，□□□，又多錄自作詩句筆，亦未精。惟時涉神怪之言，之難免不學無識之譏耳。嵩申亦同治丁卯進士，時官翰林院檢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倉布政年譜一卷 原稿本

清倉景愉自述。景愉原名景恬，避德宗諱，改今名，字靜則，道光戊戌進士，以編修外簡知府，歷知江西撫州、湖南長沙府事，[illegible]由貴州布政告歸，自述止於光緒[illegible]甲申，卒於十六年庚寅，後六年事，則其子植[illegible]所補也。[illegible]自題云，追憶生平事蹟，據實[illegible]書示吾兒，他日刪繁就簡，即可傳信於家乘，倘於此外有絲毫溢美之詞，以不孝論云云。[illegible]所述[illegible]

[illegible]

方粵寇圍攻長沙，景愉正攝長沙府事，[illegible]辦守禦，隨以長沙府知府兼署鹽法長寶道，旋為[illegible]毛鴻賓[illegible]揮世臨所扼，憤而去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時諸將帥，[illegible]重潘鐸、塔齊布、江忠源，而以粵寇之禍歸罪於徐廣縉，而曾國藩之枉殺，胡林翼左宗棠之徇私，歷[illegible]之舉之，不稱為賢者諱，則直筆及於他人矣，又稱英國譯官馬嘉理之被害，出於[illegible]巡撫岑毓英之授意，其時景愉方藩雲南，[illegible]躬與其議，力阻之不聽，所言當可信也。[illegible]後有其子植、爾楨，後記[illegible]云謹遵遺囑，付之梓人，而未見傳本，[illegible]擬刊而未果歟。

胡文忠公年譜三卷 梅氏抱冰堂刊本

清梅英杰撰。英杰字毅蓀，湖南甯鄉人。是譜述胡林翼事蹟，卷一，從嘉慶十七年壬申一歲起，至咸豐三年癸丑四十二歲止；卷二，從咸豐四年甲寅四十三歲起，至咸豐八年戊午四十七歲止；卷三，從咸豐九年己未四十八歲起，至咸豐十一年辛酉五十歲止。案林翼[illegible]道光丙申[illegible]進士，[illegible]入翰館，[illegible]中書[illegible]知府[illegible]和試，繼於貴州，旋[illegible]湖南[illegible]湖北，及克復武昌，[illegible]籌畫東南全局，其識略為同時將帥之冠。[illegible]因嚴樹森所[illegible]輯胡林翼[illegible]陽兩廣之利[illegible]取官私記載並其宗傳家書之屬，排比成書，又[illegible]一切練兵命將理財爲[illegible]吏[illegible]其識[illegible]不遺。[illegible]凡姓氏之見於是譜者，[illegible]其[illegible]仕履可[illegible]其英杰之祖鐘澍，為林翼[illegible]業師，英杰[illegible]林翼，後[illegible]其父又爲林翼同[illegible]行，故聞見特詳，而推崇尤至。後序[illegible]引王闓運之言，以聖賢許之，則亦過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於立中興之基

其[illegible]堅卓之志，沉[illegible]毅之[illegible]，亦能由而傳出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韓翰林詩譜略一卷　江陰繆氏刊本

清繆荃孫纂。翰林，唐韓偓也。偓字致堯，小字冬郎，京兆萬年人。昭宗龍紀元年登第，天復二年，擢左諫議大夫，旋遷翰林學士，又遷兵部侍郎，進承旨，三年，貶濮州司馬，朱全忠惡之也。昭宣帝天祐元年，以兵部侍郎翰林院承旨召，不赴。全忠篡唐，再以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召，不赴，晚歲游閩，依王審知，卒年八十。是譜每年下，先時事，次偓事，又次偓詩題。唐古以後，但紀甲子，偓之生卒，新史無明文，則據李商隱贈詩十歲裁詩走馬成句，遍集諸作，商隱年譜，編入宣宗大中七年癸酉，上溯十歲，當生於唐武宗會昌四年甲子，可云得間。譜後雜引群書，詩話軼聞，及遺著，以譜所未及，云精詳，亦足便讀偓詩者也。

韓承旨年譜一卷　宣統辛亥刊本

清震鈞纂。是書大段依繆譜，而所係時事較詳，其特異者，謂香奩集序，故為迷謬之詞，序云自庚辰辛巳之際，己亥庚子之間，所著歌詩不啻千首，又云自大盜入關，緗帙都墜，遷徙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豈復以吟詠為事，審此，則偓詩均作於未及第以前，盛通顯明之間矣，何以集中僅只有年可考者，均在貶官以後，而於泰亦於及第之年，乃知其意在避文字之禍，翻非正言，抑寓物着香奩集於微，謂偓詩無一非忠君愛國之忱，是譜即證實其事，試於天復元年條下，採香奩集詩，皆於是年，又於天復三年條下，謂香奩集序云大盜入關，應即指此年，全忠舉兵入朝事，明年全忠弒帝，故名之曰大盜，倪實也，此後偓即貶濮州，崇讓，徙鄧州，故云遷徙不常厥居，諸所措說，亦自有理，某年下所係詩，為某人某事而作，則似過於附會穿鑿，附著。

鄭桐菴年譜二卷　甲戌叢編本

明鄭敷教字士敬，晚號桐菴，取居桐悔過意也。崇禎庚午舉人，與楊廷樞同榜，又同復社，聲氣之盛亦後相亞。鼎革後，隱居教授，年八十卒，門人私謚和貞獻先生。是譜上卷，弘光元年乙酉五十歲止，為門人徐雲祥、盧經材所記，下卷訖康熙十四年乙卯八十歲止，敷教自記。此本為其門人徐枋手錄，遺咸同間，崑山潘晚香後又歸馬梅軒，上卷首冊缺數行，從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十二歲起，而生於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卒於康熙十四年九月初二日，別詳於門人沈明揚所記，後并附同議私謚門人侯慧遠等四十九人及門人欽蘭私謚議。民國甲戌趙詒琛得而刊之，附入蘇州府志人物傳，跋其後。

刷印千部

上

鴻雪因緣圖記三卷　道光刊本

清麟慶記。麟慶姓完顏氏，字見亭，嘉慶己巳進士，官至河道總督，革職後以四品京堂授為庫倫辦事大臣，未赴任，卒。按麟慶祖若河南江蘇浙江諸省，隨侍程側，道光年十九成進士，授內閣中書，擢授詹事府春坊中允，以京察外放知任潁二府事，升開歸陳許道，河南按察使，貴州布政使，湖北巡撫，江南河道總督。各為之記而附以圖，即剞格之年譜也。卷一二各八十幀，各冠以小照自題，推卷一郎存辰序，稱倩圖者為汪春泉，而其子崇實協菴年譜自記則云，丙午葬事畢，即請從圖之陳朗齋專辦此事，崑補增者而第二卷耶？然則始終其事者為陳朗齋，非汪春泉也。惜黃年備又云派人隨往揚州觀瓊花，觀南局，延訪江南名手開雕，越三寒暑而後成云云。蓋此書於麟慶在日，有門下士先刻成兩本，有記無圖，故其子崇實補刻之，甚圖

絕精，所記文筆雅[illegible]，似史雲西清散記，其中多涉掌故，足資觀覽。卷一有阮元、郝寶藻即葆辰、鍾世耀[illegible]釋了璞序，王國柱跋，卷二有趙廷熙、龔自珍、周際華、金安瀾[illegible]釋明儉序，兩卷皆有弋載題詞。

詩文並秀雅

鴻雪因緣圖記四集一卷　葉本

清麟慶記。是集未付刻，且未有圖，當是麟慶罷官歸京後所作，止三十[illegible]卷，首亦有小照自題，所記[illegible]遊跡，京師內外遠僅近郊，[illegible]惕庵年譜稱麟慶罷官後，凡都城內外古寺名區無不造訪，卒於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七月二十五日，而是卷曠良待漏云，道光丙午年五十六歲，因腿疾漸愈，[illegible]於二月二十一日恭詣圓明園，出入賢良門，適擢補安云云，則所記非卒年[illegible]云得旨麟慶仍以四品京堂候補，而惕庵年譜則載此事於前一年，蓋年譜誤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一簣之虧，不能不為後人[illegible]矣。

魏文靖公年譜一卷　江陰繆氏刊本

清繆荃孫撰纂。按宋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illegible]江人。父孝琦，本姓高氏，後於魏。登甯宗五年曾從龍榜進士第三，終於資政殿學士、知福[illegible]州，兼福建安撫使。年六十，謚文靖。是譜即就鶴山大全集[illegible]於了翁歷史始末，從游名氏，略具梗概。[illegible]俱未及詳也。譜後有荃孫自識，蓋四川傳習吳棠擬刊鶴山大全集，因屬荃孫為此，以弁卷首云。

補輯李忠毅公年譜一卷　江陰繆氏刊本

清繆荃孫纂。是譜敘明李應昇事蹟。應昇字仲達，江蘇江陰人。萬曆丙辰進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illegible]行取[illegible]福建道監察御史，[illegible]魏忠賢[illegible]黨，曾欽程[illegible]劾為東林護法，削籍歸。忠賢旋假蘇杭織造[illegible]劾起元疏，[illegible]入其名，逮錦衣獄，竟死獄中。應昇子[illegible]公[illegible]嘗作年譜，佚不可得。是譜乃荃孫據明史列傳、江陰志、錢謙益吳偉業兩墓志輯[illegible]按趙吉士續表忠紀，有應昇傳，[illegible]所紀[illegible]如繆昌期為應昇之姑夫[illegible]師吳鍾巒[illegible]為其師[illegible]釋禍及被逮[illegible]切切訓誨，其死也，[illegible]折頸化私有意[illegible]獄卒頰紫之手書[illegible]記官南康日決疑案千六百餘，而趙傳止[illegible]百餘，未[illegible]定誰是[illegible]譜後有荃孫自識[illegible]梗概[illegible]其疏漏[illegible]

姜司寇年譜一卷 嘉慶刊本

請姜晟自述。晟字光宇，號杜廊，[illegible]原籍山東萊陽。高祖琛(?)，明禮科給事中，以言事謫戍宣州，[illegible]子寶節卜居吳門，遂籍元和。晟乾隆丙戌進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至直隸總督，以永定河決[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職，[illegible]後[illegible]錄用，又薦[illegible]升至刑部尚書，調工部尚書，因病[illegible]請開缺，[illegible]直隸總督，任內失察事，議革職，准以四品京堂休致，回籍。辛年八十一，時嘉慶十五年庚午也。[illegible]自[illegible]述迄於是年三月，其卒在四月七日，見其子廷[illegible]璘等所為跋。[illegible]

釋褐日，授刑部主事，[illegible]升郎中，[illegible]屢遷光祿、太僕少卿，仍兼理部務，且[illegible]迭派往外省審辦案件，外放江西按察，歷擢刑侍，[illegible]解[illegible]原[illegible]任後，復還刑侍，任，[illegible]湖南[illegible]任內，又派審辦雲南[illegible]，湖北[illegible]件，[illegible]

[illegible]譴，[illegible]至直隸總督，被議革職後，仍回刑部，凡[illegible]前後二十餘年，屢為刑部主事[illegible]員外郎，又由侍郎至尚書，仍在刑部，保其一生於刑務[illegible]始，[illegible]其間[illegible]湖南北撫[illegible]，剿辦苗教諸匪，亦著勞勤，[illegible]至其[illegible]次躋跌，則所遭不幸，非其罪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醇親王使德始末記　排印本

無編者名氏。按庚子和約，有[illegible]國派親王以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戕於拳匪，訂有派親王赴德道歉一條。醇親王載灃之[illegible]使德，即以是故。是記雜錄中外報章，首紀事，次論說，次詩詞。紀事從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起，至是年十月十八日抵保定止，中間紀國內外接待之概況。最要者為德皇欲迫醇王及參隨員行拜跪禮，醇王[illegible]因之濡滯不前，至於以[illegible]死自誓。既而德皇[illegible]意忽改變，且以委之[illegible]誤傳之無稽。醇王遂[illegible]使[illegible]事，此其大略也。編者於西報止譯原文[illegible]，惟易西曆為chinese曆，便[illegible]覽閱耳。論說[illegible]所見不[illegible]同，皆可借鏡。詩詞則寥寥耳。

漢長孫氏撰

孝經長孫氏說附考一卷　玉函山房本

清馬國翰輯。長孫氏名字爵里俱不可考，[illegible]有傳。[illegible]漢書藝文志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又長孫氏說二篇。蓋[illegible]漢初首傳孝經者[illegible]。長孫所傳為今文，據隋書經籍志，長孫有閨門一章，是閨門章不惟古文有之也。其說隋唐志不著錄，不知佚於何時，[illegible]文膚句可輯。國翰僅在古文[illegible]中錄得閨門章二十二字，并引漢隋二志及孫本古文孝經說疑一則，附於其後焉。

孝經鄭注一卷　漢魏遺書本

漢鄭玄注，清王謨輯。首有序錄。所輯凡釋文五十八條、正義三十二條、毛詩疏一條、禮記疏一條、公羊疏一條、史記註一條、後漢書註一條、文選註一條、初學記一條、北堂書鈔五條、通典一條，搜采殊未備。即如首頁曾子侍之下，引釋文存尊者之側曰侍八字，此陸氏本注也，可混入鄭注，然朱彝尊經義考已誤於前矣。但於鄭注輯本，袁鈞、孔廣林為最先，而其書並晚出，謨未得見；若洪頤煊、嚴可均諸本，則在其後，[illegible]宜不免於疏陋也。

孝經鄭氏注一卷　鄭氏佚書本

漢鄭玄注，清袁鈞輯。首辨鄭注不偽，引王肅難鄭、引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證為后土，足以訂邢昺之疏。所采諸書，大致賅備，每條下每附考證。如夫孝始於事親三句注，引邢疏，而別補以行步不逮縣車六字。甫刑云注，引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見禮記緇衣疏引作孝經序，但序文不得為此語，斷序乃注字之譌。然後能保其社稷注，引后稷土也句，見禮記郊特牲疏，謂稷是社字之譌，且與土字倒換。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注，補上好禮三字。[illegible]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注，引諸侯稱國、大夫稱家，見春官典命疏。[illegible]孝經下當脫注字。其他[illegible]以為應有之字，不敢徑補，則以空格記之，而詳其說於下，所見多是。間或有異文，亦附著之。異夫徒輯成文，而不知辨別者。

惟其書據隋志注云梁有、又云亡、有無古稱隋也、故著存目不著錄、

齊永明諸王孝經講義一卷　玉函山房本

隋志、載齊永明三年東宮講、永明中諸王講、及賀瑒講議孝經義疏各一卷、攷南[illegible]齊書文惠太子傳、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摘句令太僕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下載太子問王儉張緒及竟陵王子良臨川王映問答、凡十四節、[illegible]志稱永明中、與傳稱永明五年者、大抵相合、是卷[illegible]國翰[illegible]從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抄出、并云太子以長年臨學、與諸王一堂語論、皆前代所未有、錄列一家、東宮儀義大旨、亦於此見其略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孝經劉氏說一卷　玉函山房本

齊劉瓛撰、清馬國翰輯、瓛有周易乾坤義、毛詩序義、俱已著錄、其孝經說、隋唐志[illegible]著錄、皆不載、惟邢昺正義序稱之、亦未詳其卷數、國翰從正義輯得[illegible]條、其說[illegible]居述張禹[illegible]之義、以為仲尼者、中也、[illegible]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illegible]張禹遺說、賴此僅存、丁晏孝經徵文[illegible]取之、而國翰乃以為疵、何耶、

孝經集注衍義一卷　注韓居刊本

是書題新安晦庵朱熹集註、門人敖羲童伯羽衍義。孜童伯羽，甌寧人，師事朱子，朱子嘗造訪之，名其堂曰敬義。按朱子作孝經刊誤，止有刊誤行世，不聞有集注，是本於刊誤所刪者亦具之，且注極淺略，斷非朱子所為。又閱書記伯羽著書，亦僅有四書訓解一種，未嘗明言及孝經大義。其上方載伯羽說二條，一在愛親者不敢惡於人節上，一在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上，一在子曰孝子之喪親節上。取校是本，前後二條略同，惟中一條略有差缺，大約伯羽原有孝經說，而書已佚，後人見其書，據以採輯而成，而又妄有所增益，又偽造朱子集注置其前，而不知其謬也。卷首冠以孝經全文，無序跋。

孝經本義一卷　雍正十年刊本

清姜兆錫撰。首有兆錫自序，削去舊分開宗明義等章名，舊本分天子至庶人為五章者，謂當合為一章；舊本合聖人之德至其儀不忒為聖德章者，謂當如古文分為二章，又加入古文閨門章；全經凡分十六章，又通為五段，各詳其義。所釋經外義，亦係述其他人所略者，如謂孝自天子下達，而以事君為職任者，惟公卿大夫士則然，所以始於中終雖列為三，而有止言始終，而不及於中，而下文孝無終始亦不言中於事君；又釋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三句，謂上下皆候言行，不說服，又謂言三者備矣，蓋服至卿大夫有降無益，言行益則王侯，故只說言行不說其服，必如此解，方見聖人之言無漏義也。

孝經章義一卷　方柏堂全書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學宗紫陽，而是篇不以[illegible]列誤為是，謂全書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其間曾子復問諸章，尤見節節即言是可通一節，或是承用古語，與他書同，非出臆襲。[illegible]語俱有理，惟又不以孔子自著為是，[illegible]孔子傳授曾子之言，而曾子門人編次之以為書。[illegible]陳[illegible]故陳澧東塾讀書記云：此[illegible]經是孔子所言，其筆之於書，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為孔子所陳說是也。宗誠既[illegible]斷為孔子傳授曾子之言，何以[illegible]斷為非孔子自[illegible]纂，豈以述者為作者耶。

最為不易之論。

讀孝經日記一卷　學古堂本

清潘任撰。任字毅遠，江蘇常熟人，諸生。是記[illegible]以主五孝章而止，未竟全書，所設據古義，[illegible]詳備。斷孝經為孔子作，據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孝道既是孔子所陳，則其書自是孔子所著。又禮記經解云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此係孝經語，鄭為曾子所作，則師不當引弟子之書。又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業者業于是經，授之業乃授之以孝，使曾子業之。史記所[illegible]云，[illegible]倒文[illegible]是[illegible]傳[illegible]，[illegible]解，[illegible]康成[illegible]見所著孝經[illegible]。[illegible]又禮記中庸鄭目錄云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皆子思之言，先以己言開首，繼引仲尼曰[illegible]以明作述之義，如孝經為曾子所作，當如曾子十篇首皆云曾子曰矣，[illegible]以仲尼曰開首，非曾子所著甚明。[illegible]任又斷鄭氏解確為康成作，舉證十五，別見所著孝經鄭注攷證，另著錄。他如據漢書[illegible]

凡此皆[illegible]閑要義、

衡傳云、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
首章、謂為[illegible]有章名、古有又據[illegible]微緯書治
要仲尼居、謂尻字執後人因說文而改鄭注、又據
釋文引鄭注、有禹三王最先者一語、謂先王指禹、
不指文王、從俱碻當、又謂鄭序稱避難南城之
山、係因堂事迹攜[illegible]崇史太平寰宇記[illegible]黃
中寇青部之誤、亦可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孝經管窺一卷 雍正乙卯刊本

清賓容邃撰、容邃字櫺邨、河南朱陽人、是書
不用舊說、[illegible]說提定[illegible]經[illegible]敢不敢二字
謂是全書之樞紐、不敢毀傷非先[illegible]王之法服
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不敢遺小國之臣、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治家者不
敢失於臣妾等句[illegible]切實關係、又謂諸侯章引
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即前後章不
敢字之究竟、他所釋俱極顯淺、而在本經較
孝之名、則不嫌也、首有容邃自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孝經援神契三卷

古徵書本

明孫㲄輯。謂此書言孝道之至，行乎陰陽，通乎鬼神，上下古今，若執符云云，亦望文臆斷。書分三卷，大約以涉於天地時令者為上卷，涉於帝王禮制者為中卷，涉於經籍及物理者為下卷。每條下多按語，援引傳緯，又有稱貢居子曰者，貢居子當亦㲄自號也。所輯緯讖相混合，且多訛脫，如地以舒形……鉤命決、元命苞……援神契祭祀之禮二語，應入鉤命決；郊社后稷……諸應入鉤命決；封于泰山……應入鉤命決；魯哀公十四年一百八十一字，應入右契，㲄乃……於此，而封于泰山……㲄既收之於此，又收之於含文嘉，收之於左契，尤見游移失據。故敕以天期二十三字，見周禮馮相氏疏；……周千八百諸侯十二字，見禮運疏，皆孝經緯，㲄亦收以於此。伏羲畫一……地……十九字，見張揖博雅釋地、釋山兩篇，羅泌路史；月三日戊戌二十八字，見白虎通；黃帝身逾九尺二十二字，皆見羅泌路史；郊祀后稷二十八字，見禮大傳鄭注；中央也二十八字，見左氏疏，皆未言是緯，㲄又收之於此。至於故敕以天期條，……皆由此衍四字，見之疏證，非緯文，㲄乃連及之。黃帝身逾九尺條，牛顧……作牛頭；言若含澤條，含誤作合；少昊樂曰九淵條，大誤作九；郊祀后稷條，訊配誤作凡祀，配三字；祭祀之禮條，地誤祀；郊社后稷條，地下脫天字。其按語援引似甚博，而駁襍不切，……往見其贅耳。

元義昭依七證，應入左契

不著所出，其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孝經鉤命訣一卷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以爲緯書言命者，莫如元包；以鉤言者，莫如春秋之文燿鉤、河圖之稽燿鉤。然援孝經緯則直言訣矣。殆即元命鉤燿之命，而參其奧以示人，故以訣名云云。亦是臆斷。所輯混雜語脫，與援神契同。如[illegible]孔子海口八字，瑴已[illegible]入於援神契，又重收於此。水性則信九字見王制疏，但作孝經緯，瑴亦收之於此，且疏引此文作土性則智、水性則信，瑴[illegible]妄爲互易，殊失古訓。東夷之樂儋，見周禮春官鞮鞻氏疏，作持矛、持弓、持鉞、持盾，瑴除持矛句，疏同，餘則作持羽、持戟、持干，不知何據。挹語駁而不切，亦與援神契同。

不著所出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孝經內事圖一卷　古微書本

明孫瑴輯。按[illegible]秋內事例[illegible]見御覽引此無圖字。以春秋內事例之，無圖字爲是。瑴[illegible]乃云象玄隱，非圖莫著，而終以其言隱也，名之內事云云，亦臆說也。所輯[illegible]大角爲坐候五字、斗曲杓橈三十二字、歲星守心三十字，皆已入援神契，朱義不德三十三字、彗孛也五十二字，皆已入鉤命訣，[illegible]又重收於此。按語駁而不切，與援神契同。

不著所出同援神契

孝經內事圖一卷 玉函山房本

清馬國翰輯。[illegible]書有圖字，沿孫穀之誤也。[illegible][illegible]異數者，每條皆著[illegible]所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數所收大角為坐候[illegible]條，斗[illegible]曲杓棲條，歲星守心條，失義不復條，此皆[illegible]不存，其彗出北斗條，[illegible][illegible]穀書增十字，刪一字，改二字，[illegible]意。又據御覽增一條，據開元占經增[illegible]陽七十一條，惟諸輯本皆兼引宋均注，此獨刪之，不知何意。合條下間附案語，語雖甚略，亦勝於輯穀之桀抄博引也。

孝經嚴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刊本

梁嚴植之撰，清馬國翰輯。植之字孝源，秭歸人，官至中撫記室參軍，兼博士，事蹟具南史儒林傳。隋志有梁五經博士嚴植之孝經注一卷，亡。[illegible][illegible]著錄。[illegible]史稱植之習鄭氏禮，其注孝經亦必以鄭氏為宗。史稱館在潮溝，生徒常[illegible]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登[illegible]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illegible][illegible]禮[illegible]說[illegible]傳，[illegible][illegible]不見著錄。孝經說[illegible]傳而後佚，國翰從邢昺正義[illegible]錄得三條，又正義引先儒之說二條，植之說自在[illegible]其中，合[illegible]成一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書年月考二卷　道光甲午刊本

清馬肇元撰。肇元字六坪，安徽桐城人，馬瑞辰之弟。首有瑞辰序及肇元自序。大旨以周書自武王克商，下訖春秋，[illegible]年，爲史記具所[illegible]，惟共和以上[illegible]二百餘年，爲史記表所不詳。班鄭二家相沿訛闕，[illegible]。肇元雜采舊說，訂其異同得失，[illegible]。如武王克商，據鄭康成注，歲在辛未，[illegible]右。又謂文武成篇所稱一月二月四月者，[illegible]。[illegible]有殷周正之別。武王改祀為年，以建子之月為正月。在史記所稱武王即位祀社南之後，其一月二月係[illegible]在即位祀社南之前，四月[illegible]在其後。周正其實丑寅卯[illegible]月，乃順次三月也。又謂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與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詞意相承，明是一時之作。泰誓序蓋誤三作一。又謂金縢稱既克商二年，此二年[illegible]克紂之明年，[illegible]武王即崩於是年。篇中所稱翼日乃[illegible]瘳者，蓋瘳後[illegible]崩。史記

多方所稱[illegible]為三年[illegible]五月二十三日[illegible]王已滅[illegible]歸周之時

封禪書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定而崩，可證。又謂康誥[illegible]即大傳所稱五年營成周時誥康叔之篇，封康叔乃武王三年東。書缺不傳，[illegible]年月日[illegible]。又謂費誓所稱甲戌，[illegible]在多方丁亥以前，[illegible]疑在二年秋既誅武庚，金縢所謂罪人斯得之時。[illegible]凡此諸條，[illegible]所援據俱甚的，惟召誥所稱二月三月，鄭注謂當為一月二月，[illegible]。[illegible]一一符合，[illegible]。[illegible]書中於[illegible]牧誓、洪範、金縢、康誥、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費誓，凡語[illegible]年月者，[illegible]靡不致詳，今文也。其古文[illegible]之泰誓、武成、畢命三篇，[illegible]。自序[illegible]云，[illegible]不難於考核之精，而難於帝王年數之實。又云折衷取信於經，而拆為之證，可以知其根柢矣。至其因年月而論文王稱王、武王觀兵、周公踐阼，以及歲星超辰諸說，[illegible]日辰，雖非主旨所在，[illegible]亦可取焉。

周書年表一卷 道光甲午刊本

清馬肇元撰。是表取與周書年月相證。以周自共和以上，僅著於史記世表，而缺略不完。班固漢書律秝志，[illegible]劉歆三統所說周年，率依劉歆三統，而歆作三統，多以己意推測，不可信。因括詩大雅疏所引鄭康成注，及史記封禪書、周本紀、魯世家，參互鉤稽，而為之表。[illegible]自己酉，武王克商辛未之年，訖魯慎公十三年，當厲王三十六年己未，凡二百二十九年。又史記共和元年庚申，訖惠公三十七年己酉，即平王三十九年，[illegible]庚戌，即杜預[illegible]所託始，凡一百一十年，合三百三十九年。其明年庚戌，即杜預春秋釋例所託始，得此可以相貫矣。[illegible]可合，於秝無違，核之[illegible]書中兼詳古秝法，亦學者所[illegible]知也。

小弁篇，定為周平王作，[illegible]詩詞情，[illegible]何辜于天，我罪伊何，[illegible]不閒，[illegible]後李議，決非他人所能代。

周書周[illegible]並列，[illegible]

尚詩徵名二卷 光緒三十四年刊本

清王蔭祜撰。蔭祜字子受，直隸正定人。尚詩云者，以三百篇為詩家之祖，宜援尚書之例，正其名也。首有序說，述[illegible]徵名之旨。篇分甲乙，甲篇[illegible]乙定之說。乙篇十五，為未定之說。總七十五篇。其甲[illegible]大抵據齊、魯、韓、毛四家，朱子集傳，擇善而從，而取魯詩為多。魯詩已佚，惟據劉向列女傳，以向踐傳魯詩故也。中如柏舟篇，定為衛寡夫人作，諸書作衛宣夫人者，宣乃寡字之誤。燕燕為衛莊姜作，諸書作定姜者，附存其說。柏舟篇，本序說以正史記衛武公弒兄之誣。大車篇，謂列女傳之息君夫人與左傳之息嬀是二人，一守節自殺，一入宮生二子。無衣篇，[illegible]左傳定四年傳，秦哀公為之賦無衣，據左傳他篇所書，[illegible]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也。又云高克奔陳，鄭人為賦清人。又云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illegible]凡有事實在前，然後書為之賦某詩者，無一不指作詩而言，是詩[illegible]亦其例也。常棣篇，定為周文公作，謂[illegible]作召穆公者非。白華篇，定為周幽王

以為

宜為秦哀公作

后中氏作、小序有脫誤、鄭箋據脫誤之文為解、直以衰
如為此后者非、武篇、宜為周文公作、左傳稱武王克商
作頌曰、載戢干戈、云云、又作武、其卒章云云、所謂本武
王克商作頌、猶言周公推本武王克商、乃作此詩、非謂
詩為武王作、且自箋例以明著武王之諡、尤可證、如此之類、具見
論詩有識、蔭祐謂古人淳樸、本不以求名為務、序說
有名諸篇、既偶有所傳、轉多可信、即當以序說為
據、說亦有理、至于篇以為未定、若武於義不合、
如閔睢篇、或以為畢公作、或以為康王夫人作、但儀
禮以閔睢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果周公制作之時
已有此詩、果如其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談、
而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有待於後
世之刺詩乎、又如不得主名、如采芑篇、列女傳云蔡
人之妻作、汝墳篇、列女傳云周南大夫妻作、
某氏稱不著、便與缺名無異也、是書雖標缺名、
而於傳義亦多所折衷、採樂而得要、書
中屢引陰昌說、有詩
校識、未見傳本、陸秸從受業者也、

毛詩經說二卷　道光甲辰刊本

清王益齋撰、益齋字呂謙、江蘇高沙人、歲貢生、嘉
慶辛未欽賜舉人、是書亦題鄭萱田淫奔詩辨、萱田
宋鄭樵字、嘗作詩傳辨妄、斥毛鄭之失、又詆小序
非子夏作、朱子詩集傳所云淫奔之詞、多從其說、益齋
辨之、書分二卷、上卷就邶鄘衛王鄭齊陳諸詩、辨其
非淫、并貢詩傳培詩說以駁毛序、下卷論
鄭衛淫聲、論朱子疑淫奔何意、論朱子辨小序、論
說朱子集傳用申序、辨申培詩序真僞、論瑞木詩
傳非偽本、凡六首、尤謬者、朱子集傳多同申序、
謂朱子實用申序、朱子果用申序、何以言之、
朱子時果有申序、隋唐志何以絕不載之、適形其鄉
曲陋儒之見而已、有益齋自序、作於嘉慶二十一年、
又有張楊德墜二序、其姪栻前後二跋、則道光
梓書時所入也、

詩古微二卷　寫刊本

清魏源撰。源成詩古微上中下編二十二卷，刊于道光庚子，是本其初稿也。凡二卷，上卷正始中篇、詩樂篇四，三家發凡三，毛詩明義篇五；下卷三家發微篇三，齊魯詩發微篇一，魯詩發微篇二，韓詩發微篇二，三家通義、三家同義、三家異義、集傳初義篇各一。諸篇之目，俱不見於道光本。道光本有通論四始、通論詩樂、通論毛詩諸篇，即正始、詩樂、毛詩明義諸篇而推演者也。其三家發微諸篇，道光本則散入各詩篇中。餘篇蓋為定本所刪。其三家發凡篇中所論十五國風之次第，六笙詩之有無，詩三百篇之刪與不刪，俱有新義，未可湮沒。卷首有李兆洛序，又列中受禮部條中亦有一序，道光刻本並遺之。當是晚年寫定，自信，不藉他人標榜也。

審定風雅遺音二卷　乾隆庚辰刊本

清史榮撰，紀昀審定。榮字雪汀，浙江鄞縣人。是書首紀昀序，又有史榮原序。榮序謂今本朱子集傳所載之音，非惟與釋文乖，並集傳中語時或背之，非朱子手定，因檢釋文及諸字韻書，為之考訂，復條其所誤，正由其當有音而闕者，與兼有他音者補之云云。昀序則稱此書於集傳外，無所發明，且不知古音，說叶韻多所外誤，又門目太瑣，辨難太激，亦微乖著書之體，因為之汰繁就簡，棄瑕錄瑜云云。其書列原目，次列新目，曰音與傳義背，曰集傳用舊訓義而無音，曰集傳有異義而不別為之音，曰音切之誤，曰誤音為叶，曰誤叶為音，曰注去四聲之誤，曰補音，曰京本音切考異，曰俗音訂誤，所刪原目凡十有四，昀於每條下附按語，俱精當，又錄戴東原一條，其時東原方主昀家，序所云去取之間，多資參酌，宜其遠善於原書也。

漢學商兌三卷 道光辛卯刊本

清方東樹撰。東樹字植之，安徽桐城人，諸生。是書[illegible]

[illegible]首有序例，[illegible]有

重序。又有姚瑩、朱雅、陸繼輅、沈欽韓、李兆洛、毛嶽生、

陶澍諸家題辭。大旨斥漢學而崇宋儒義理，

但又獨宗朱子。朱子而外，亦多所斥，於陽明尤甚。[illegible]

考證[illegible]漢學固治學之一事，非漢學所得

[illegible]有自[illegible]漢學[illegible]漢學[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學，東樹所題[illegible]

[illegible]專治考證者而言也。書分[illegible]三卷。[illegible]

[illegible]首溯畔道罔說之源，次辨[illegible]依附經義小

學，似是而非者，次為懲識辨誣，[illegible]宋儒而非事實

者。歷引黃震、姚鼐、顧亭林、萬斯同、毛奇齡、朱彝尊、

閻若璩、臧琳、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昶、阮元、汪中、

江藩、凌廷堪、焦循、莊炘諸人之說而一一辨之。所

引大半為同時人，且有素嘗論學者，如阮元，又其所客

之府主也，皆斷斷不[illegible]少遜。[illegible]於臧氏雅記惡

氏古義尤所憎惡。[illegible]漢學家一大[illegible]也。綜觀所

論，[illegible]者，[illegible]是其時治漢學者志傲氣驕，輕於發言，

亦不免授人以口實，而吹求瘢肉，[illegible]於無隙，而強詞臆

斷，亦所不免。謂諸人多憎惡程朱，壁欲與之立異，不

思已[illegible]憎惡漢學，所欲與之立異也。戴震謂程朱

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當為古聖賢立言之意，

此說本不謬。古今之義理，何窮，立言者何嘗[illegible]以作所

未及，乃[illegible]以宋儒所言之義理，[illegible]孔子之義理，且

[illegible]道[illegible]心傳道統備說[illegible]朱子以壓倒

儒者[illegible]不足取勝，則援以令相齊制，[illegible]見

何陋也。其後又斥[illegible]而不較，如說毛奇齡通學辨，既引其

[illegible]業道之統[illegible]

[illegible]道學之[illegible]出於小人

所指[illegible]而又[illegible]為之力辨，其意無非

炫博而不知適[illegible]詞費也。惟[illegible]有云：為學而能陸子拜，

此雖為聖學之流，然一大錯已是上乘人物，若其餘則皆

溺于貨色忿欲私曲邪佞者也。如曰不然，請各捫心自

反，[illegible]云云。[illegible]其時[illegible]治漢學諸儒，多於[illegible]有

此借[illegible]有為而發也。

漢學商兌刊誤補義一卷 道光戊戌刊本

清方東樹撰。東樹[illegible]漢學商兌[illegible]道光[illegible]年[illegible]，其後續有所獲，有與本條相發明者，應為補入；又有[illegible]前說偽誤，後思發覺者，應為改正，遂成是卷。[illegible]道光戊戌距刊前書時，越七年矣，所持論視前尤悍，如儒之訓為需為柔，[illegible]有其義，[illegible]其[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斷曰：甘魚，乃曰姑闕之，而斷以理，可矣；其[illegible]漢學至比之[illegible]鴆酒毒脯，食之者必裂肝腸洞[illegible]胃，狂吼以死。不思漢學家所攷據者，典章制度、訓詁名物也，即不適時用，亦何至有害於人[illegible]耶？[illegible]獨身子[illegible]凡不合[illegible]者，如甘泉、白沙、景逸、念臺，皆所痛詆；即素行不[illegible]子[illegible]如黃梨洲、顧亭林者，以其平日未[illegible]言心言性，亦擯[illegible]譽之[illegible]。東樹記誦本甚博，[illegible]以[illegible]氣，老而益甚，遂至於此。惟中駁吳英四書章句集注定本辨，謂[illegible]宜本並無其書，且所引皆朱子初說，不如今通行本之義周詞當，所見甚是，[illegible]非[illegible]研討素深者，不能知[illegible]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漢學商兌平四卷　光緒戊子刊本

清豫師撰。是書首有自序，後有徐桐附識八則及金文同、王慶則、名譽諸跋。大旨以東樹所辨，是惟徒爭論於文字之間，以訟止訟，仍是空談，不知聖賢道理，原無執着，尚能實力行習，功夫進一層，識解高一層，自可達到聖賢路上云云。豫師亦素究宋儒之學，主實踐，記誦之學本不如東樹，而於理學所得較深，書中推闡東樹之失，知東樹獨執中是措施允當意，乃用中，非執中，又引服膺為執中，固執為執中，俱差誤。又東樹指陽明良知為禪學，尤誤。良為固有之良，知為固有之知，即朱子所謂本體之明未嘗息者。朱子為初學入門立論，故本八條目之格物說大學，此教也。陽明為半途而廢者立論，故本三綱領之明明德說大學正意，並非異。又謂陽明滿街都是聖人語，不過以粗淺語警醒學者，與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同意，而東樹未可以此非笑之。蓋豫師之學，惜漢學，與東樹同，宗陽明，不薄陽明，則與東樹異也。惟豫師服膺宋儒，速不如東樹，故推揚陸王，在東樹采獲，侈其佐證。尤謂考據義理出於心性，訓詁不出於心性，指訓詁為異端，則可；指義理為異端，則不可。不思訓詁與義理，非可對言，義理亦從訓詁出，訓詁亦義理也。且離訓詁言義理，從訓詁出者，方是真義理，若離訓詁而徒從心性出者，非異端而何，則非古聖之義理矣，異端之義理矣。又謂考者義較膚簡，乃末之末，苦為能由義理而通其蘊，得心解於經傳之外，方是學能得力。果如是，則人人自謂得悟，人人自有其異端之心解，成何義理。此則東樹所不肯也。

此條於東樹之攻陽明，蓋為曲護

十三經斷句考十三卷

十三經斷句考補一卷 原葉本

是書前有序八篇，首爲鄒祁[illegible]嵩藻，餘七篇倶無撰者名氏，又題函題嘉定錢繹小廬先生著，祁序同，他序則稱既勤，按錢氏藝文志，既勤名東垣，乃[illegible]繹之兄，非繹也。諸序上下，開篇即是十三經斷句考補，自記云，此書全錄武虚谷經句異讀，而詳加辨論，更補其所未備，可云精博，瀏覽一徧，覺尚有遺漏，因就觀記所及，略爲輯補，得百餘條，數生鈞誨，已見二書者不贅云云，所謂二書者，當指武氏之[illegible]經句異讀及錢氏之十三經斷句考，玩其詞意，作者似[illegible]另爲一人，而非錢氏[illegible]，所考凡易十三條，書二條，春秋五條，周禮四條，儀禮十三條，禮記二十七條，論語一十八條，孟子十八條，爾雅四條，總一百一十條，其原書十四卷，不存一字，諸序所[illegible]係又與補不相應也。

自謂所採[illegible]

四書求是十六卷 嘉慶癸酉刊本

清王餘英纂，餘英字菊潭，山東福山人，嘉慶己巳進士，官湖南知縣，是書首有鄧顯鶴序，又有餘英自作凡例及題辭，[illegible]大旨重釋典制，而亦不遺義理，典制必[illegible]據經傳，不取憑臆獨斷之說，合者[illegible]之，不合者置[illegible]不辯，[illegible]者，孫[illegible]四書近指、顧亭林日知錄、陸清獻松陽講義、閻百詩四書釋地、潛邱劄記、李文貞四書劄記、[illegible]榕村語錄、全謝山經史答問、江慎修鄉黨圖考、翟[illegible]補義、惠定宇九經古義、禘說、明堂大道錄、張惕菴四書翼注論文、趙鹿泉四書溫故錄、周理泉四書典故辨正、[illegible]爲多，[illegible]同時如趙雲松錢竹汀諸人之說，[illegible]間亦援引及之，又謂惠氏言禘禮，毛氏言六律，人多目爲新奇無理，[illegible]實有當於經訓，故不學者却棄既而獨行之，又謂朱子初年不留心典禮，故仍古注而誤者，十居八九，至於經注門屏之閒，朱子本不誤，講家乃誤爲庫門之外，[illegible]有簡絜之名，朱子本分爲二，蔡氏乃誤合爲一，[illegible]他

如數圭主皮朱子晚年所定儀禮通解，[illegible]辨析分明
特集能未及[illegible]訂正之，故其書不偏主漢宋，惟義
[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為的，惟諸覽尚嫌未博，[illegible]遺不少
遺珠，捃拾[illegible]欠，折衷[illegible]處心得，[illegible]者，例抗
匯[illegible]參[illegible]體註諸[illegible]本所[illegible]服蔡氏，蒙引以下百數
十家，概[illegible]芟薙之，不少[illegible]
[illegible]其識洵非俗士所及耳。

洪範數　雍正元年刊本

宋蔡沈撰，清張文炳校刊。首有文炳序，書分三帙，第一
帙，[illegible]蔡沈原序、天台謝無樑序說、朱子河圖洛書圖說、
[illegible]皇極辨、範數並儀、明筮歌、九疇吉凶之圖、洛書範
數、箕子洪範九疇之圖、皇極居次五圖、九疇虛五用十之
圖、九疇合八疇數之圖、九疇本洛書數圖、九疇相乘得
數圖、九九圖數循環之圖、範數之圖、洪範經、洪範疇解、
序疇傳；[illegible]帙，洪範皇極論三篇，篇為一卷，有蘊
峯熊宗主解；第三帙，外篇，即數八十一章，考是本與
四庫著錄本，微有不同，四庫本據永樂大典[illegible]
本，又取與性理大全同，二卷外，[illegible]他本，是本[illegible]三帙[illegible]
四庫本[illegible]而首帙者[illegible]篇則四庫本無之，書題洪範
數，與玉海合，[illegible]次帙[illegible]小題曰皇極[illegible]洪範皇極內篇，三
帙小題曰[illegible]外編，又與王圻續通考作洪範皇極內外篇
者合，疑王圻未見首帙，或雖見而不數之歟，四庫本[illegible]
括[illegible]之以[illegible]玉海，非也，至朱彝尊經義作洪範內外
傳，[illegible]皇極[illegible]，[illegible]撰[illegible]七卷，不知[illegible]據[illegible]文炳
[illegible]序，[illegible]不言[illegible]本所出，首帙中之洪範時解，[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條下有聞雅曰三字，而缺其姓，與曹溶所稱
之，今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星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經義[illegible]
[illegible]例，[illegible]目經部[illegible]例條皇極之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朱氏經義
質尋言數例，仍當依朱氏經義考例，入之經部為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雅充也。

解者姓名　聞　當是附錄他人之說　解者不知是一是二

經解提綱殘本[illegible]卷　原輯本

缺輯者姓名，[illegible][illegible]蓋以天干為次，[illegible]每[illegible]編又分上下，今[illegible]者，卯編之下，中編[illegible]上，酉編全，共四卷，卯編下，題[illegible][illegible]經義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經學源[illegible][illegible]中錄陳壽祺上阮芸台請定經部義例書，經部條例胡敬[illegible][illegible]經顧達[illegible]經義疏得[illegible]，趙坦陶定山，錢福林論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illegible][illegible]，汪家禧，錢福林，鄧保衍，胡敬，吳文健，徐鯤論六朝經術流派，戌編上，中錄臧庸春秋經傳源流考，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小序，

惠棟春秋左傳補註序，錢大昕左氏傳古注輯存序，春秋左傳補注序，江永春秋地理考實序，焦循春秋[illegible]左傳補疏序，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目錄序，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敘，數梁廢疾申何敘，箴膏肓評序，論維述何敘，臧庸王門子公羊注，書宋槧左傳不全本後，錢大昕論武梁利本妄改左傳服杜之學，臧琳春秋左氏傳序，孫志祖何休公羊注譏，鄭司公羊無文，公羊注引緯，臧琳公羊注異字，孔舒元公羊傳，孫志祖論范甯穀梁注，臧

是書　馬宗槤　論　論

琳穀梁失實、西編、中錄孫志祖鄭注孝經、鄭偁孝經注、孝經孔傳、臧琳論孝經孔安國傳、孫志祖論孝經疏、馮景讀孝經、臧琳論孝經閨門章、董仲舒孝經解、孝經音義考正、論僞古文今文、孫志祖論孔安國論語注、論釋義疏、錢大昕論譔周論語注、孫志祖論趙岐注孟子、錢大昕論孟子章指、孫志祖論孟子章指、孟子異文、孟子篇讀、臧琳論孟子述老子、錢大昕論孟子正義非孫宣公作、與黃蕘圃論孟子音義書、論孟子四考、孟子四考後、大抵經

諸人文集筆錄抄出、多談精要、可補詁經考書所未及、然採集未博、[illegible]且所錄諸篇中、[illegible]亦未精完粹者固多、[illegible]亦而無[illegible]辭駁互參者、未為一一辨別、[illegible]不但殘缺不全為可惜也、

卧雪堂經說一卷　石印本

清袁嘉穀撰。嘉穀字樹圃、雲南石屏人、光緒癸卯進士、甲辰舉經濟特科第一、官至翰林侍讀學士、是本題曰文集、全是說經之作、因改題經說、凡[illegible]三說、[illegible]四說、書說八說、詩說十五說、春秋說三說、左傳說二說、公羊說二說、穀梁說一說、周禮說一說、禮記說三說、論語說二說、孟子說一說、孝經說二說、[illegible]書說中、據說文頗从皮聲、皮正協義、以駁明皇改頗為陂、之非、[illegible]禮甚博、又據史記明通四方耳目、以釋明四目、

達四聰、證以孔傳廣聽四方之辭、則史公向故於安國者、此其微也、又堯典命官禹益皋陶諸臣俱稱其名、[illegible]稱后稷、證以論語[illegible]稷契[illegible]四禹稷亦稱官不稱名、蓋孔孟同人以諱故、皆而稱官、據此知定堯典文、本正稚頊後故不稱棄稱稷、且尊以后也、詩說中、如謂野有死麕[illegible]卒章、節而脫之、分[illegible]謂而指詩也、對下文我言、言當施展、次疏暑之釋、並據敦煌石室古詩經、吠字下有兮、[illegible]以補經文之闕、又據史記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

㽞、謂古文尚書平章[illegible]今文作辯章、史記作便章、[illegible]
戴記禮運、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變當為辯、蓋平
與便辯變皆一聲之轉[illegible]變西戎即平西戎[illegible]典之傳平
西戎及布請弓矢干戈[illegible]諸侯方告、穀梁說中、据穀梁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者於周烈王元年
建國、鄭[illegible]在冀州傳乃於春秋之初預言之、如穀梁氏
著書、雖在戰國時、論語說中、据鄭注十八訓[illegible]爲溼、
[illegible]攻何晏引孔注溼訓尋釋之語、[illegible]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尋[illegible]
燖雖通、[illegible]惟古未有以燖訓溫者、

季冬始漁、[illegible]青
索賊殺解、[illegible]
稅閒祔宗祖書、

又有宋[illegible]經典釋文殘
本跋、宋嵩字本月令跋、
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考
誤有[illegible]外[illegible]有雜文
四篇

凡此諸條、義新而恆、其務[illegible]而書表、以[illegible]杜林賈逵
馬融鄭玄分爲四本、不知賈馬鄭之本皆出于杜林、非
各有一本也、又西伯戡黎[illegible][illegible]是武王事、見竹書紀年、
紀年非偽書、[illegible]此屬之文王、[illegible]而論語所稱三分服事
者、理不可通、亦[illegible]遂爲卑叛惛君之說、致貫韋殄無衣爲
秦襄公作、[illegible]說似可信、往以詩[illegible]十稱王[illegible][illegible]故而
兼之、不知秦並為婚姻國、豈[illegible]王已久、對其臣稱之、尤
爲近情、且春秋一書、未見有斥[illegible]楚吳越稱爲僭者、[illegible]可
以後世之見論前史、[illegible]

亦有義雖[illegible]勝而[illegible]當面訪覽未廣、[illegible]無意
雷同、又篇中好騁文筆、每多騰句、而許者輒以批尾家[illegible]語譏之、尤非
說經之體也、

謂鄭玄親見逸書十
六篇、所云[illegible]師傳書[illegible]
[illegible]師以解[illegible]、孔不不知
逸書、往孔安國讀之已
非科斗、何不能解之者、又

愛日精廬遺稾一卷　傳抄本

清張金吾撰、金吾字月霄、江蘇昭文人、諸生、是書說禮
者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釋晁、[illegible]釋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說詩者七、[illegible]相鼠說、
木瓜說、黍離說、揚之水說、伐檀說、蒹葭說、菁菁者莪
說、說書者二、[illegible]殷人貴富說、康誥解、以釋晁釋弁
爲最巨、謂弁者古冠之大號、言弁可以統冕、言冕不
可以統弁、[illegible]析之爲二、參證羣經、证以漢儒之說、[illegible]不
加論辯、解季冬始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冬令冰堅、何從得魚、据
詩潛有多魚傳云、潛糝也、箋云冬魚之性定、按釋文小
爾雅[illegible]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又周禮䱷人
注、魚雁水涸而性定、[illegible]所云定者、疑是節者、欲定心氣
之定、即不再[illegible]孕育之謂、奈其不孕育而取之、仁之至也、
此義至精、發前人所未發、其論禘郊宗祖、據公羊以駁
鄭君、並申論四禘三祫之[illegible]義、[illegible]不合於公羊者、[illegible]而
辯而能晰、論康誥、謂康是畿內國名、非諡、[illegible]是、
而据馬融說、以郭書康誥作武王之時、則非也、殷人貴
富、貴亦賢、祖二篇、亦有特見、若相鼠、諸說、則[illegible]
[illegible]引申舊解、往[illegible]議論見[illegible]而已、

沔陽盧氏影印

經義積微記四卷 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遺書本

清姚晉圻撰。晉圻字孝長，湖北羅田人。[illegible][illegible]末有王

葆心跋，[illegible]學傳授，到久懷，[illegible]此記以師說為踐履，[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辛壬癸甲四年間在講舍之作，以前述以後說

經之文，舉不入[illegible]此云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說禮制，大都[illegible][illegible]周

官經、大小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孝[illegible]賈誼、董仲舒、鄭康成之

說，而斷以己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記學制、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釋宗祀、述廟、稚述時朝、諸篇，不[illegible]盡合，而[illegible]之成理，[illegible]

從明堂古制，據證駁雜，嫌於牽造，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別[illegible]禹貢地理諸[illegible][illegible]積[illegible]，除

沱潛[illegible]條外，成著錄[illegible][illegible]采入所著禹貢班義述中，

而沒其名，賴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又式微詩釋地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阿[illegible]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邑[illegible]今本訓詁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衛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illegible][illegible]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衛，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俱見精識。[illegible]

[illegible]序條，韓嬰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夏，惟謂杜林漆書古文

即劉向所校中經異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理，范史儒林傳止

云，林於西州得古文尚書一卷，並未言[illegible]書何人，且劉向

校本即存，[illegible]儲[illegible]秘府，何[illegible]於西州得之，又謂韓詩序

[illegible][illegible]韓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夏，唐書藝文志[illegible]因[illegible][illegible]為議，

稱韓詩卜商序，[illegible]而韓嬰亦字子夏，若益因子夏而

誤為卜商，特詩序記[illegible][illegible]卜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韓詩意同一例，

[illegible]若韓詩序為韓嬰作，豈毛詩序毛公作耶，殊覺

武斷無理，至釋文稱東漢諸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談[illegible]理，

高而不切，[illegible][illegible]今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往往如此，[illegible]不獨晉圻

然也。

敔凥考古錄四卷　嘉慶十三年刊本

清鍾褎撰。褎字保岐，江蘇甘泉人，諸生。嘉慶甲子，舉優貢生，未廷試卒。是書首有阮元阮亨二序，又有焦循[illegible]基誌銘，稱褎所著[illegible]春秋考異、[illegible]說、書、論[illegible]傳[illegible]、[illegible]說書[illegible]、[illegible]區別錄、論語考古、祭法解、周官識小、漢儒考、考古錄、與藝塾筆記諸書，剌其精華，統得四卷，即是書也。書中除古詩用律句一條外，餘皆[illegible][illegible]義字義，其要者[illegible]衛輒據國，引何休公羊[illegible]江熙穀梁二注，而江注[illegible]蒯聵稱世子，是靈公不命輒，尤為[illegible]論辨。又徹田為糧條，謂助徹乃通名，貢之實亦是十一，夏小正亦初服于公田，可證。孟子[illegible]不[illegible]夏，蓋因諸侯去籍，宗由致之。又毛鄭昏月條，據束晳五經通論[illegible]秋[illegible]毛鄭說俱失。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褒貶。[illegible]出特見殊勳。又據左傳、叔孫穆子謂武王有亂臣十人，萇宏引太誓曰予有亂臣十人，以證論語知[illegible]無臣字者，[illegible]是脫誤。[illegible]傳[illegible]家語，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則云少孔子三十六歲，褎據左氏傳、[illegible]之役，季孫曰，須也弱，[illegible]係家語計之，樊遲時正二十五歲，以禮記二十曰弱例之，則家語是也。此外於名物訓詁，多所訂正，其辨兩漢五經博士一篇，尤詳而核。[illegible]稱敔凥者，其發也，有敔字者，[illegible]宋褎為阮元[illegible]少[illegible]同[illegible]學，書即阮元所刊，[illegible]守道有影印本，附鮑[illegible]校勘記一卷。

[illegible]褎[illegible]十一年

論語予有亂臣十人
釋文作予有亂十人
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羣經補證十八卷　抄本

清桂文燦撰。是書無序例，凡易十條，書十三條，詩二十八條，周禮十三條，儀禮二條，小戴記二十四條，春秋左傳一百四十條，公羊傳一條，論語八條，孟子五條，孝經二條，爾雅六條，說文十六條，諸條[illegible]證[illegible]傳，[illegible]引證不博，似是讀經隨意劄記之作，而陳義多當，尤善者，如說[illegible]象以典刑，謂書大傳及孝經緯，以象為畫象之象，皆因後世有肉刑而設為之詞，說食哉惟時，謂食為念字之譌，篆文食作食，念作念，二者形近，時是也，食哉惟時即左傳云念茲在茲，說被孟豬，謂禹上文導菏澤為二事，被讀為陂，謂障陂也，說三危既宅，謂三危國名，非山名，盖今之衛藏喀木，說罛維魚矣，謂罛當作罛[illegible]偶，罛罛即鯀字，鯀魚子也，鯀維魚矣者，魚子皆為魚，故為豐年之兆，說有豕白蹢，傳曰蹢蹄也，謂蹢無蹄訓，此云蹢蹄也者，盖蹢篆作蹢，蹄篆作蹏，形近且篆文蹢[illegible]即曾字，[illegible]不分二體，說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illegible]非夫人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稱，與論語所云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同為己之邦人稱於諸侯之辭，[illegible]說禮子名篇，謂猶論語以公冶長雍也泰伯顏淵子路衛靈公陽貨子張名篇，孟子以梁惠王公孫丑[illegible]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名篇，其人適見於篇首之故，說晉獻公烝于齊姜，謂廣雅訓烝為淫，烝上淫之說，史記云，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亦晉獻公夫人，假令果為武公妾，則其生秦穆夫人[illegible]太子申生必在武公既卒之後，但武公於莊十年，能奉王命以一軍為晉侯，[illegible]莊二十三年，獻公始見於傳，[illegible]二十八年使申生重耳夷吾居曲沃蒲屈，[illegible]計其時[illegible]在十歲以下，[illegible]可信，凡此諸條，[illegible]具[illegible]，又謂孔注論語非偽，[illegible]所云世不傳者，謂流傳不廣耳，[illegible]書中稱叔[illegible]異他稱之稱孔子，孔子[illegible]師表萬世，非子孫所得而私，以聖裔釋聖經，不必以家兼[illegible]，[illegible]稱其父其祖，[illegible]論尤正大，所以袪俗士之惑[illegible]，[illegible]此本亦經進呈，[illegible]故篇首[illegible]銜[illegible]同。

孝經集證十卷　抄本

清桂文燦纂、是書采集易書詩周禮儀禮大小戴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論語孟子國語諸緯書戰國策後漢書荀子呂覽新語春秋繁露說苑新序列女傳韓詩外傳潛夫論漢官儀五經異義春秋說題詞及諸緯書等、以與經文相證、其大義微言、足資發明者不少、而徵引過多、閒亦不免、如開宗明義章仲尼居、引白虎通義孔子首類尼山、蓋中低而四旁高、如屋宇之反宇、又以順天下條引檀弓節喪順變也、又上下無怨條引堯典格于上下、此等俱可不必、其大孝德之本也條引延篤傳論仁孝前後之證、自是漢儒見解、不盡合經旨、以閑經旨、遂離而二之、謂仁裏何嘗有孝弟矣、惟孝莫大於嚴父條、引荀悅家令說太公論云、故孝經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於父母云云、雖非詁經之文、而義至切當、是書前無序例、有按語者、僅見三處、首題舉人揀發知縣臣某謹纂、按語稱臣謹按云云、蓋進呈之本、體例如此、其書未見刊行本、

孝經本義二卷　道光經苑刊本

明呂維祺撰。[illegible]成於孝經大全之先。據大全[illegible]序，稱視南[illegible]之明年，食足人悅，職掌小暇，不揣狂僭，下鍵脫草，成本義若干卷。又四年，成大全若干卷云云。考維祺於崇禎庚午四月陞總督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其明年[illegible]崇禎四年辛未也。[illegible]而維祺門人施化[illegible]遠等所撰年譜，於崇禎[illegible]年[illegible]條下不載此事，[illegible]崇禎八年乙亥條下特書曰：[illegible]正月孝經本義成[illegible]

[illegible]不知二書之成有先後，而誤以成[illegible]大全之年為成本義之年也。取大全相校，蓋即就中義自為疏證，而冠以[illegible]義例、羽翼、引證姓名、節略諸篇，又附以孔曾論孝、曾子孝言、曾子孝行、曾子論禮，及宗論入告、述及紀事、識餘等，[illegible]詳[illegible]視此本擬之本，不啻已陳之芻狗。[illegible]是本[illegible]維祺自序，與大全之序全別，而序後同署崇禎戊寅月正元日，[illegible]為崇禎十一年。[illegible]據年譜，維祺於是年正月，復訂孝經本義大全，[illegible]二序

[illegible]所係年月，或以此故，維祺猶有恭紀詩四首，其三云：孔門洙泗總斷之傳，孝獨於曾子云，自古人皆吾生性，祗今天未喪斯文，心註見豪還非我手，欲將未說與君，畢竟通神[illegible]光海訣，其中消息迴難聞。其四云：心傳消息內遺經，絕學諸儒見未曾，貴身可為惟孝弟，孔曾相授只淵冰，幸留斯道微言在，會有明王應運興，擬像東周真事業，誰當執此答升恆。指此二詩[illegible]以韻語闡著書之

旨，當與二序同讀也。

孝經翼一卷　道光刊經苑本

明呂維祺撰。維祺字吉孺、河南新安人、維祺[illegible]之弟、[illegible]、曰翼者、羽翼維祺之說也、其義多精切、如曰、身動物也、見異而遷、故曰立、道定理也、待人而行、故曰行、行道所以立身、故下文止曰終於立身、又曰、夫子分別五孝、於天子四章、用蓋字、於庶人章用此字、蓋者審量之詞、天子至士章、似非顯言養親、實乃所以為孝、且其分量各自不同、故用蓋字、此者直指之詞、庶人章明言養父母之為孝、且其職分不過如此、故用此字、又曰、卿大夫章首節、先服而後言行、次節乃申言行而不及服、蓋服最顯著、而言行次之、但服易而言行難、故申言行而不及服、故末節總結之曰三者備、又曰、政教雖並言、而教則可以化民、故先之以博愛德義敬[illegible]讓禮樂好惡、以身教也、身先之教、是謂德教、斯民從之、不以身先之、雖訓誨督責、[illegible]是政耳、則民弗從、又曰、德義可尊、[illegible]德義[illegible]有不尊者、[illegible]如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雖亦博愛敬之名、[illegible]可鄙而不可尊也、又曰、將順匡救、各二意、美初萌、則將之、已形、則順之、惡初萌、則匡之、已形、則救之、凡此諸義、雖或[illegible][illegible]前說、融會經旨、補大[illegible]全或闕所未及、蓋維祺之學本傳之於其兄、亦深致力於孝經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孝經贊一卷　方壺齋叢書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孝經集傳，已著錄。是編係從手蹟錄出。白雲庫中贊孝經十八章，各書一贊，又重一贊，凡十九首，題崇禎辛巳仲冬書于白雲庫下。白雲庫者，刑部獄也。辛巳為崇禎十四年，考道周於崇禎十三年冬以解學龍薦，奉旨逮被逮入獄，至明年十一月，謫戍辰陽。此題辛巳仲冬，蓋即作於十一月，書前成而遇赦也。年譜記獄中[illegible]事，但云先生以清苦聞天下，諸獄卒皆不敢有望於先生，惟日奉紙札丐先生書。先生時時為書孝經，以當役錢。凡手書孝經一百二十本，皆為獄卒持去，散盡無餘云云。而不及作贊之事，觀此知道周不徒書孝經也。卷末有二泉山人、阮因海、姚元之、湯金釗、翁松年、張振聲諸跋，殊殆皆從手卷中錄出者。

文載李榕村跋錄一則

孝經集靈節略一卷　寶顏堂秘笈本

是本係就虞淳熙孝經集靈而刪節之者。題虞淳熙[illegible]，附集[illegible]，題曰虞子集靈節略，則節之者陳繼儒也。按淳熙原書，所集凡二百三十條，皆採子史中言孝經本事者、注涉者，附集二十八條，此本僅存三十條，[illegible]亦有條節其文，如顏芝河間人藏孝經一條，止存此八字，其下著議論者，悉芟其文，[illegible]要而得其要，亦未可廢也。

孝經援神契一卷　嘉慶刊七緯本

清趙在翰輯。所輯凡一百六十九條，附注中一條，逐條注明出處，他書互引，有同異者皆詳具條下。間下按語，有證經義者，如稷乃原隰之中條，謂祇地示，謂之稷者，能生五穀也，故亦謂之穀神，而配以后稷。鄭君句龍配社、后稷配稷之說，蓋本於緯。又明堂之制條，援楊喬階說，鄭君明堂五室之說，亦本於緯。有徵典故者，如郊祀之禮條，所云象天酒旗，坐星廚倉，援柳上畧南宮紫微垣東西諸星以釋之。有疏異文者，如諸侯名師於國條，謂諸侯還歸，師行於國云云。有正誤字者，如喪不過三年條，所云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亡，據漢樊毅碑五五斷仁句，謂此文亡作仁。如此之類，深有功於緯學。惟篇中採古微書數處，孫穀亦輯錄，或考，且多疏謬，似未可據為典要也。

惟闕名天子章曰就一條，宜以禮緯稽命徵所引，成葉子依報天下云乃孫嘉淦誤為緯文作解，此連引之，非也。又

孝經鉤命決一卷　嘉慶刊七緯本

清趙在翰輯。所輯凡七十八條。其第一條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為木鐸，制天下法。其聖人二句，詩閟宮正義引入援神契。第十四條，仲尼海口，言若含海澤也。藝文類聚人事部，引孔子海口含海，入援神契。俱宜兩存，在輯於條下注明出處。其他書互引有同異者，亦具詳之。郊祀后稷條，援楊喬階說，謂禮王后蠶於北郊，無北郊祭地之文。此云祭地北郊就陰位，證以漢志引逸禮云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可據以補禮文之闕。篇中亦引古微書數處，惟鉤命決星也四字，古微書誤作正氣，此訂注按是篇所言孝在春秋，行在孝經二語，學家為全祚律，又以孝經屬參一語，論者亦據為曾子傳孝經的證，均足為與孝經最有關也。

孝經緯一卷　嘉慶刊七緯本

清趙在翰輯。以諸書所引汎採孝經緯，而不別其何書者，統入此類。所輯凡二十條，附注一條。中一條云：周有千八國，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二十字，穀梁楊疏釋為孝經說文，在物據范氏集解引五經異義文，上有若今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句，是此文惟周有千八國諸侯句為引用緯文，餘非是。又周有千八國諸侯七字，已見援神契，則此文仍當入援神契也。所附宋均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本又為之注，是鄭注孝經之的證。

案漢注十五星指東北維為立春云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孝經援神契一卷　光緒丁丑刊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所輯凡一百三十四條，條下各注出處，兼及他書互引之異同。其春秋設三科九旨條下，缺註出處，蓋公羊疏也。間有考證，如御覽諸書引穀雨後十五日，斗指辰東南維，為立夏。後十五日，斗指巳，為小滿。芒種後十五日，斗指午，為夏至。大暑後十五日，斗指西南維，為立秋。白露後十五日，斗指酉，為秋分。霜降後十五日，斗指西北維，為立冬。諸語原引並未指為援神契，以其文與初學記所引句法相同，連綴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又天中記引諸書所引，春分之日，日在中衛；夏至之日，日在內衛；秋分日在內衛諸語，原引亦未指為援神契，以其文與唐類函所引冬至之日，日在外衛句義相合，亦連綴之。又御覽引一條云：三者道成，三五者，訓于五品，言其能以善教已也。其下尚有云：三老五更，皆取有妻男完具者，十二字，考為應劭漢官儀語，刪之。又白虎通引一條云：仲春祈穀，仲秋獲禾，報社祭稷。唐類函引其下尚有以三牲何，重功也，七字，是白虎通語，唐類函誤引，刪之。又禮祭統疏引一條云：天

子孝曰就、諸侯孝曰度、卿大夫孝曰譽、士孝曰究、庶人孝曰畜、而邢昺孝經疏更申之曰孝之爲言畜也云云、諸緯家之說遵爲緯文、此不採之、又御覽引一條云、上德至山陵則根車應、載萬物金車、王者行仁政、則出、案舜德盛于山陵、故山車出、山者自然之物也、山藏之精、與象車相似、舜時備盛、故山車有垂緣、五十八字、疑爲山出根車之注、低一格存之、凡此具見於慎不苟、惟中有引淵鑑類函一條、引字與一條、此二書皆成於近世、諸條必由轉引而來、宜追求出處、未可遽引之也、

孝經鉤命決一卷　　緯攟本

清喬松年輯、所輯凡七十二條、條下各注出處、兼及他書互引之異同、亦間有考證、如周禮大司樂鄭注引祭天於南郊就陽位、但云孝經說、而周禮地官牧人疏、祭地於北郊就陰位、兩文相儷、因亦入之、此卷、又說郛一條云、作禮制樂、孝以事天則景星見也、謂當是制禮作樂、又春秋左傳杜序疏、引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而通典封禪門引六經冊長尺四寸、孝經冊長尺二寸、疑杜佑括此意爲之、非別有出處、俱所見俱星、惟引說郛一條云、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驚、御覽引此趨作驟、按舊本說郛、原作五帝驟、此云趨者、不知所見何本、卷中亦引淵鑑類函一條、

孝經援神契一卷　說郛本

題云闕名、文凡二十條、中一條云、伏羲大目、孔子海口、言若含澤、斗唇吐教、陳機授度、其伏羲大目四字、斗唇吐教陳機授度八字、不見羣書徵引、又一條云、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天中記引蒼頡□宋□儀做象下多是也二字、又一條云、明堂之制、東西九筵、筵九尺也、明堂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謂之太室、御覽禮儀部十二亦引此、但筵長作丈、蓋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孝經鉤命決一卷　說郛本

題云闕名、文凡十條、其中國多孝則風雨時條、孝之旨如醴泉一條、作禮則樂、孝以事天則景景見也一條、流澤者其水不測、孝至者其敬無窮一條、正朝夕者視北辰、正性情者視孝子一條、又一條云王皇炎、五帝驤、三王馳、五霸騖、或稱帝王、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稱帝王、明以號令臣下、其或稱帝王以下、亦不見羣書徵引、又一條云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收之、其子皆壽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此條全見繁露第三十八篇、董仲舒亦引緯文耶、抑誤入耶、又一條云、春政不失、五穀蕃、夏政不失、甘雨時、季夏政不失、地無菑、秋政不失、人民昌、冬政不失、少疾喪、五政不失、百穀稚熟、日月光明、此條並見尚書考靈曜、不知誰誤入也、

不時謂之敗歲不孝謂之賊民一條、不見羣書徵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孝經左契一卷　說郛本

題云闕名。文凡十條。其不孝敬犇在喉壽命凶一條。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人序孝弟忠信以自彰，務一德也 一條。孝之彌身也，猶春氣之澤之也 一條。俱不見孝書徵引。其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景雲出游，庶人孝，林澤茂 一條，藝文類聚引作援神契，和九十八又引作左契，蓋左契是也。又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錄所表，東賜算中功，祉福永來 一條，唐類函引作河圖，則亦未知誰是矣。

又孝經者，蓋題號也，所義指措意，序中書名，書義見道四書，一字包十八章，為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擬以題稱為[illegible]冠，就一條，御覽引作鉤命決，而字句小異。

孝經右契一卷　說郛本

題云闕名。文凡六條。其開篇孔子夜夢豐沛之邦一條。吾姓為赤松以下，御覽[illegible]云。字時儒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曰，吾所見一獸如麕，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兒發薪下，麟視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云云。取校此文，知闕誤多闕誤。又曾子撰斯肉曰，孝文駁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自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性情，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示撰，輔詩書以合謀 一條。御覽引作鉤命決，而字句小異。亦未知誰是也。

孝經內事一卷　說郛本

題云闕名。文凡九條，其天子行孝則景星見條，据御覽引，孝下有德字。又王者逮嫌別微，殊貴賤，抑驕且，息亂不，則房星為之明以□潤章大也條，章□□□其御覽□□□，御覽引□□□□□□厚，□潤字下，尚有帝座章□而光五字，正文□章大也三字，是宋均注，此誤混。又兄弟有親親之恩，則鉤鈐入房條，御覽引此之作至，入房作不離房。又王者孝長幼□各得其正則房心有德星之應條，宋均□注，長幼孝則政著明，据御覽引此政下有教字，當從郛傳本，所多□□□脫，而獨□是光□然也。

孝經中契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本

清馬國翰輯。引御覽路史云：孔子見孝經文成，而天道立，乃齋以白之天，則玄雲涌北極紫宮，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云：孝經篇目，元神辰着某知元命使陽衛來此轄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辭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之，得十七字，餘文二十消滅，飛為赤烏，翔摩青雲，按□御覽亦引此段，而文字小異。國翰並為校□注句下，文理□□發古微書亦引此□條，而不註出處。喬松年緯攟引亦同，而未校異文。蓋中契之傳世者，惟此一條而已。

才蔬經說一卷　光緒戊戌刊本

清王兆芳撰。兆芳字漱六，江蘇崇川人，嘗肄業南菁書院，為黃以周高足弟子，亦能治經，尤長於禮。才蔬者取草木初生長益之誼。書中[illegible]據古賦會賈馬鄭說，[illegible]周祝解天為古地為久，賈馬豆從古字本誼，鄭豆從古字引申誼，取禮同誼亦相通[illegible]大行人言廟中將幣三享，及饗獻食燕，[illegible]言朝位賓主相去三萬[illegible][illegible]詛云禾相[illegible]也，[illegible]音敝，[illegible]彝稱，而詛皆生于禾，故[illegible]注以為猶廣大而備者，[illegible]氾移之移也。又致賓媵人據春秋左公穀三傳、[illegible]漢書人表[illegible]二人之非，謂媵賓於媵賓字讀以致饋大斷賓為禘，契為邑之非，[illegible]凡此皆[illegible]人[illegible]上者以[illegible]奉使致賜於膺賓客之事，故杜注不連秋義俱當。又謂皆不及仕進之門，據謂門即雙與闕四門之門，又據文王世子語鄭之注，有傳進事，拳言樂藝譬四端，即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諸科也，[illegible]鄭學取士如國學春秋學校表聖猶有此諸科，而不得仕進，此申鄭俎更[illegible]實密。又說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據序言王姬下嫁諸侯，不言王姬之女，則鄭說齊侯嫁女者，未因斷為邑姜幼女嫁齊侯呂伋之子，並據文王世子，武[illegible]王九十三而終，文王終時武王八十三歲，又謂邑姜歸武王在太公相周[illegible]武王八十而娶，又十年而崩，[illegible]有十三歲之子，見所引古殊不近理。按[illegible]竹書紀年武王崩[illegible]九十四[illegible]如此則武王幼[illegible]女，不可為邑姜所出。自[illegible]呂伋之子，[illegible][illegible]此而[illegible]文王世子也。書首有兆芳自序，及黃以周[illegible]序。

山公說經辨疑七卷 民國庚申活字印本

清曾林撰。林字山公，湖北武昌人。是書無序例。卷一周易、卷二書、卷三詩、卷四儀禮、周官、卷五儀禮、卷六禮記、卷七春秋三傳。[illegible]駁歐陽修濮議，[illegible]修引經以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以報則降服，而期曰父母，則仍[illegible]母之云，[illegible]其稱坐重父母二字，而不細玩一其字。又從報本期服而不知[illegible]經直曰報也。又辨管仲不死子糾，謂春秋書八年十一月，弒襄公，九年春，齊無知。下即書公及齊人盟于蔇，糾果當立，齊大夫所與也，何以盟，何[illegible]以不書納齊子糾，又何以書齊小白入于齊，是明以小白當有齊也。八月書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是明齊之不受子糾也。九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衡以春秋之義，是亂殺之之辭[illegible]也。[illegible]則離經而拿子糾桓公之少長及仲之所為[illegible]不死者，皆無謂也。又解東匯澤為彭蠡，謂東字當斷，匯澤二字當連，為彭蠡，是上為句，下經導江東迤北，當斷，會于匯，是上為句，猶言漢水東端，其匯澤曰彭蠡，江水至于東陵，東而又北，乃會于匯，非匯在江之北，據此諸條，訓[illegible]經義，於理愜。又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孔傳謂六年一朝會京師，[illegible]孔疏據周禮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蔡傳因疑周禮與周官不合，林謂孔疏又引左傳，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林據謂六年一會，與經文六年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事正相當，周禮之一歲一見者，蓋以服數遠近，來朝周官之六年一朝者，乃五服之內無論遠近，均朝會於京師，一詳其日，一總其綱，不特二孔之說無不同，即周禮周官亦無不同，[illegible]所[illegible]調解亦甚當。他條[illegible]若論宣公蒸夷姜之失實，晉人徑曲沃之[illegible]極、孔氏非世出妻[illegible]俱極條暢，但前人已發之，[illegible]也，而不言所本，[illegible]諱[illegible]耶，抑所見未廣耶。

[illegible]時書頁[illegible]同正

書中[illegible]據[illegible]時[illegible]揭[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孝經釋疑六卷 原刊本

清黃維清撰。維清，廣東梅縣人。是書於十三經注疏及諸儒經說之未安者，[illegible]擬之。單以命擬為準。經說，散見所著群書中甚多，又單以蔡當經說為準。[illegible]具見[illegible]。大都引中[illegible]擬說，惟為貢所包橘柚一條，[illegible]謂貢見擬依貢為頭，甚確；惟說文水部，頭，丹砂所化為水銀也。[illegible]按水銀[illegible]為[illegible]之一，許氏舉一以當全頭，其詞依古本當無為水銀三字，其意務確擬所未

及，而武斷殊甚。水銀[illegible]通用之物，故許氏舉之，若淮南所云黃頭生黃金，赤頭生赤金，白頭生白金，[illegible]云云，人但見黃金、赤金、白金耳，誰則見[illegible]為黃頭、赤頭、白頭所生者，不舉，非疏也。又亦既覯止條，[illegible]擬引左傳杜注，覯，見也。謂既成婦[illegible]禮，按擬所著右台仙館筆記三載永平府某縣之俗，嫁女必俟成婚，次日夫家相慶，而後即來，否則并女亦去留唯命，[illegible]疑[illegible]詩人之意固如此云云。是又因[illegible]鄭箋男女覯精之說，[illegible]為之矣。[illegible]維[illegible]清[illegible]之見耶。[illegible]要之，所舉各條，義即未當，而皆新穎可喜。惟孝經二條，未引擬說，[illegible]出已見，辨形刊條已習見，他一條謂孝經鄭氏注[illegible]小同，非康成，攟摭康成注孝經，最可據。潘任辨證甚詳，[illegible]維清[illegible]亦未之見耶。首有自序，作於光緒癸巳。

廣英堂遺稾一卷　道光刊本

清包慎言撰。慎言[illegible]字孟開，安徽涇縣人。是稾除與劉孟瞻論史記周世家書等三篇外，[illegible]皆說經之作。[illegible]謂樂有樂之雅頌，詩有詩之雅頌。七月邠風也，而籥章吹以養老息物，則曰雅；吹以迎送寒暑，則曰頌。大戴禮投壺篇大凡雅二十六篇，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白駒、伐檀、騶虞八篇可歌；鵲巢、采蘩、采蘋、伐檀、騶虞，此五篇風也，投壺又云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頌也，齊風也，而皆曰雅。漢書禮樂志[illegible]云周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illegible]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illegible]所謂雅頌相錯者，謂聲律之錯，非謂篇章錯亂，孔子論而定者，謂定其聲律，非謂整齊其篇次。[illegible]論鄭昏期[illegible]易，[illegible]說[illegible]也。十一月、十二月卦也，言民昏媾往，吉，无不利。蒙、泰俱正月卦也，蒙言匪寇婚媾，納婦吉；泰言帝乙歸妹。睽十二月卦也，言後說之壺，匪寇婚媾。歸妹九月卦也，言帝乙歸妹，更徵之禮。昏禮謂古者先嫁三月，教于宗室，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昏期畢屬仲春，則教成之祭，當屬仲冬。[illegible]有蘋藻可采，則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之說[illegible]矣。論諸侯越竟親迎，據經隱二年書紀履緰來逆女，傳曰譏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書公如齊逆女，傳曰親迎禮也。[illegible]明親迎之禮，達於諸侯。[illegible]莊二十七年書莒慶來逆叔姬，傳曰大夫越竟，非禮也，明大夫外娶之非禮，故傳加越竟二字，非譏其親[illegible]迎。[illegible]何劭公於莊二十四年傳注云譏淫，別有[illegible]說，[illegible]非[illegible]例。又論兄弟為君臣者異昭穆，據公羊傳云先禰而後祖也，左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下又引禹湯為證，明以閔僖相繼，有父子之道，則有昭穆之異。何劭公、范甯、孔穎達等不明[illegible]別，[illegible]以為兄弟雖為君臣，昭穆不嫌其同，非也。凡此諸篇，據禮精詳。又與胡竹村論室戶則度，據斯干詩毛傳以證室有東戶，由虛得實，[illegible]稱善悟。他篇俱審核，自抒心得，惜[illegible]稾無多耳。

勉勉鋤室經說四卷 光緒乙巳刊本

清祁永膺撰。永膺字百福，廣西博白人，光緒甲午進士，授內閣中書，改官廣西知縣。永膺嘗肄業廣雅書院，及朱一新之門，是書大旨，在調合漢宋，而所得略淺。謂朱子詩集傳未嘗攻小序，亦不盡從鄭樵，因就集傳之明用序說、隱用序意及明引毛傳、隱用毛傳者，分條輯錄，成書八卷，而各序例於此。又疑重三禮圖，像例取焦循之宮室圖、程瑤田之車制圖、張惠言之儀禮圖，要及江慎修之鄉黨圖，□依其暇之世次，要為一書，以鄭為主，後儒□□□訂鄭者為第二圖，□又新□□□有□精義為第三□四圖，惟謂程瑤田精確可□三禮圖刊本未出，按此圖已刊□同治堂叢書中，承膺偶未見耳。其攷皇氏論語義疏，據□臧琳、金蕃案、翟灝、盧文弨、孫志祖、阮元、馬國翰、陳澧，及山井鼎諸家所校，□證□瀬終，最為詳盡，他如攷辨南交非交阯、明農非歸老、以及周官王制之異同、大戴小戴之義取，大都□見於他說，略之可也。首□□□王樹柟一書，□無他本跋。

十三經提綱十二卷 民國甲子刊本

清唐文治輯。文治有洪範大義，已著錄。是書附刻十三經讀本之前，周易分學易大指、周易名義、四聖作述源流及系象文言名義、先儒說易家異同、學易緒言，□以自作之易微言五篇；尚書分道政事、□雜論，其辨真偽，尊王、咸後，而用孫星衍補集古文尚書馬鄭注，但不以其序泰誓為然，以古文□為梅書，附今文後，而刪孔傳書序；周禮分授受源流、精義、正偽、奇字、注釋及文法；四書則仍以大學中庸入禮記，中庸分綜言、授受、注釋、大義；論語□不及注釋，餘同孟子，分要旨、注釋、講貫、評點；以穀十三經□六孝經，分授受、大義、微言、實踐；讀爾雅，分授受源流、精義、致用、注釋及文法；其他詩經、□傳、□□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止有雜論，不設題目，又為書、詩經、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皆有選目，□是書□□□日提綱，乃總□義例，□搜精論說，瑕瑜互見，□□□□□□□大都陳言，無精

義、且參以論詩文條、大非體要者、皆陳竇
撰等三序、又有文淵自序及凡例、則為續本作也、

經典釋文攷證札記一卷　小學盦遺書刊本

清錢馥撰、馥有校盧本經典釋文、已著錄、是書則
就盧本詳為攷證、凡本錄一條、周易音義二條、毛詩
音義二條、周禮音義二條、儀禮音義一條、禮記音
義三條、春秋左傳音義七條、公羊音義一條、
穀梁音義三條、論語音義一條、爾雅音義三條、所攷
或宋本之誤、或原引書之誤、或為盧校之誤、
其間有陸氏用音作字前後不一者、盧氏誤疑
後人所改、然如曾子名參、論語所金反、孝經所
林反、又如冠字、文十二年音義工喚反、宣十年音義、
工亂反、又何往宜為陸氏原本耶、諸條俱精核、
讀盧本釋文者不可不知也、

羣經考略六卷 排印本

姚永樸撰。是書卷一通論，卷二至三周易，卷四至五尚書，卷六詩。通論分六章：一諸經義蘊，二諸經體例，三讀諸經之法，四諸經授受源流，五諸經傳注得失，六諸儒說經異同。諸經之分章亦同。惟禮以下缺，如詩亦缺第六章，蓋未完之書也。其引用諸家之言，間加案語，然擇采未博，且挾偏見，所採惟方苞、李光地、閻若璩、惠棟、戴震、吳廷華、張惠言、江永、秦蕙田等數家之書，並推而歸之朱子之緒餘，謂漢學源出朱子，可以覘其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條辨六卷 同治己巳刊本

清袁秉亮撰。秉亮字柳溪，江蘇武進人。是書首有秉亮自序，稱凡遍註說，互有異同，以及考證之後先錯出者，輒摘錄之，以備采擇，間出己意，折衷一說云云。書中或就一章一節一句，或一二字，反復辨解，大都本之前人成說，而采仿述說尤多，不盡妥洽。閒於禮制諸條，尤更詳博，然間有執頗者，如赤子條，謂赤古通尺，引禮問天子之年，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有所不行節，謂知和當屬上有所不行作一句，而和當連下不以禮節之作一句，註中一於和，即是不以禮節，不得分兩意；子游問孝章，謂養親之養去聲，犬馬之養上聲，其義迥別；東晳詩嗷嗷林烏，受哺於子，養隆敬薄，惟意之似，本此。八佾章引左傳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謂本章即指此事而言，所謂孰不可忍，正謂逐君也；觀過章引舊註，黨偏也，觀自諦也，言人過各於氣質之偏，而生能自省察，去其偏私，則知求仁之方矣；歸與章謂史記世家載歸與之歎於哀公三年，明年，孔子如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又明乎如蔡、反乎蔡、居蔡三載、如楚、楚昭王卒、
然後孔子反乎衛、[illegible]孔子既思歸、何反南轅而適楚、
此歎當在反衛前一二年、武城條謂閻若璩南武
城之說全無所本、[illegible]漢書泰山郡無南武
城、止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illegible]縣、
至晉始為南武城[illegible]
魯(春秋)[illegible]武城只一[illegible]地、季氏富於周公章引
左傳哀十二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
尼、三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

[illegible]禮、季孫若欲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聚歛為指
此言、觀孟子言賦粟倍他日可見、所謂(云)富於周公者、謂
過於周公之賦法耳、[illegible]此之類、亦不無可取者、

四書隨筆三卷　楊損齋遺書本

清楊樹椿撰、樹椿有讀周易本義隨筆、已著錄、
是書讀大學章句一條、讀中庸章句三條為一卷、
論語集註一卷、孟子集註一卷、[illegible]
類、[illegible]所[illegible]大部[illegible]雜學諸說、以謹書
義、所引程朱說居多、此外[illegible]則[illegible]註中
所[illegible]引名氏、別無闕、殊[illegible]朱竹垞與胡解之書、[illegible]歐
子曰受業者為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為門人、論語為孔子
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據此說為人已駁之、

如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此門人何所屬耶、豈弟子
皆不惑、而門人獨惑耶、而所稱子夏之門人、子張之門人、
而是子夏子張之弟子、非對於孔子而稱門人也、又一
條云吳氏名棫、作毛詩韻補、按吳氏[illegible]作韻補、非單於(作)毛
詩韻補也、此二條俱誤、

他如子路使門人為臣、門人不敬子路、此等[?]門人乃子路弟子。

四書證疑八卷　道光甲申刊本

清李允升撰。允升字鵠騤，山東文登人。是書論語、卷一至四。大學、卷五。中庸、卷六。孟子。卷七至八。論語大學中庸各有辛經孟序，孟子有劉登桂序，卷首又有凡例，不備舉經文，亦不逐篇解說，於書中一節一句，以為有可疑者，則援義以證之，不主一家，惟亦不拘一例。論語諸條，多取註疏，學庸孟子，偶一反之而已，所說又偏於義理。如子張問十世章，謂此章言因革者誤，損益所以善其因，三代之禮，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所執此以推萬世之天下。子曰吾未見好德章，謂此與未見能見其過章，皆為衛侯言，德者言也，不好德則不能用賢矣。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因管仲而推論王珪魏徵，謂以聖人論管仲之例斷之，王魏以高祖命為建成傅，猶管鮑以僖公命為子糾小白傅也。建成之誅，高祖在焉，則謂高祖誅之可也。太宗為高祖所立，勝於小白之自立，太宗之用王珪魏徵，謂高祖用之可也。故王魏之從為唐臣，猶管仲之仍為齊臣也。而義讓讓于仲，而論者歉遜之兄弟之義，責王魏之不死，當攻玄武門時，有死建成前，高祖必以罪人待之。後世強以節義繩之，固耶。且建成未誅時，高祖畀以珪不能，遂謫巂州，烏在而死之。按此論甚允，雖為王魏辯，不妨為管仲辯矣。則義多可見，書說已明。耶。

倪高士年譜一卷 宣統元年刊本

清沈世良撰。世良字伯眉，廣東番禺人，諸生，高士者倪瓚也。世良成是譜，先刊於伍氏粵雅堂叢書中，未及校勘，其子澤棠重刊，於伍本訛外者，頗有訂正，補錄四庫提要、明史本傳於卷端，附錄清閟閣集中本傳、表銘、撰人姓氏，以資稽考，視伍本殊勝。又據是譜以本集為主，旁及諸家書畫題記，攷證詳釋。瓚生於元大德五年辛丑正月十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老雲林卷誌西南滄詩語，稱洪武甲寅元鎮年六十八，秋七日始還鄉，是不久竟以脾疾卒，甲寅即洪武七年，與明史合，明史稱卒年七十四，則以十八為非也。他偽如據本集……林圖題至正辛巳之偽，又據至正癸亥題趙松雪山居圖之偽，又據陸友仁親書世說……秋山晚翠圖之偽。又如清河書畫舫稱至正癸卯元鎮時年八十三，書進道寫青山山水小幀，按瓚是年止六十三，八字乃六字之誤。又如集雲林十萬圖記，有張伯雨論待詔……署至正癸巳，按伯雨卒於至正八年戊子，距癸丑已二十五年，安得伯雨猶在……以此與見……精審不苟，其蒐采之富，可……畫史……題語不見於集者，又可視本集補遺也。首有澤棠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卷末有伍氏跋，仍存之。

六安涂大司馬行述一卷　民國庚申活字印本

清涂宗瀛、字朗軒、安徽六安州人。道光甲辰舉人。同治元年大挑一等、以知縣發江蘇。知縣曾國藩奏留安慶、辦穀米局事、金陵克復、又檄辦金陵巡防保甲總局事。洊擢署江寧府知府、蘇松太兵備道、湖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廣西巡撫、河南巡撫、湖南巡撫、[illegible]升湖廣總督、時光緒八年也。踰年即乞休。又十一年而卒。[illegible]按宗瀛剛[illegible]所措施[illegible]詳[illegible]

王樹汶一案[illegible]顧宗相丑餘讀書屢隨筆[illegible]

盜胡體安糾夥行劫、有王樹文者、年十八九、為盜看守[illegible]。[illegible]日破案、捕胡體安不得、捕役逼迫樹文冒頂、教令認供、已成招解省、將定行刑、行[illegible]刑日、樹文忽呼冤、宗瀛命停刑、復親自對簿鞫問、[illegible]奈官幕[illegible]回護、[illegible]尊宗瀛移鄂、李鶴年繼之、[illegible]回護、九故、後刑部諭另提全案至京、[illegible]樹文僅執往[illegible]、李鶴年及原審府縣均下刑部、宗瀛亦以疏忽得革職留任處分云、[illegible]東事御史[illegible]陳寶箴[illegible]、[illegible]時陳奏事、而不[illegible]得

其故、蓋[illegible]通[illegible]、[illegible]二次提審陳寶箴[illegible]事、而未受處分、為張佩綸所劾、降[illegible]三級調用、放[illegible]也、倘中[illegible]兵[illegible]江夏縣知縣[illegible]其名、按即彭[illegible]、[illegible]即張觀準李鴻遠也。又謂宗瀛為言官初奏凡二次、皆由彭玉麟主之。案[illegible]編中論其一、玉麟於後案覆奏求云[illegible]深知其居官為人、如李勤慎、治躬請儉、居心正大、與人誠樸、廉於取財、亦未能悉以滿眾[illegible]、以守己、亦未免苛以繩人、愛民敬賢、而惡惡不無稍過、隨才任使、而知人未盡明、[illegible]於兵事、云云、[illegible]雅[illegible]抑撳、而情極推許、[illegible]即[illegible]傳贊[illegible]遺也。[illegible]宗

何端簡公年譜一卷 刊本無年月

清何世璂撰。世璂字澹菴，山東新城人。康熙己丑進士。雍正元年，[illegible]督學浙江，學政任，補兩淮鹽運使，[illegible]三年擢貴州巡撫，六年[illegible]刑部額外侍郎，尋轉戶部左侍郎，[illegible]吏部右侍郎，仍兼刑部如故。五月署理直隸總督。雍正七年卒于任，謚端簡。世璂四十四歲始通籍，五十八歲補山西道監察御史，[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巡撫[illegible]又為[illegible]世璂被李日更劾奏，世宗嫌其[illegible]來順未遇而內用，乃是年即授[illegible]直隸總督，而世璂自[illegible]才短，嘗隨政日具疏督撫，願還京職。及直隸任內，[illegible]舉張廣泗自代，自薦張坦麟，皆不允，[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負[illegible]，因見世宗之用人不可測也。世璂亦不[illegible]所以曾知者何在[illegible]也，是譜[illegible]俞正燮又編次，[illegible]於其父母[illegible]，全錄王士禛[illegible]及南[illegible]誌傳[illegible]父母[illegible]全錄[illegible]制文，[illegible]於未浙日，又全錄浙士所立去思碑，而于點督直，政績宜無[illegible]錄，皆[illegible]此，疑[illegible]其名[illegible]

[illegible]重耳。卷首錄國史館列傳、孫勷撰墓誌銘、鄂爾泰撰墓表、張廷玉撰神道碑銘。

張北湖年譜一卷 彭隆寫刊本

清王朝晉自撰。朝晉字北湖，浙江海寧人。康熙壬子年生于[illegible]，乾隆癸酉卒，年八十二歲。年十二為諸生，四十後，即不應試。平生研理學，又服膺張楊園，譜中所記，往往三十四歲始讀楊園劄子語，三十五歲抄楊園全集，三十七歲製榜贈楊園如夫人陸氏，三十九歲刻楊園言行見聞錄，五十歲約同人籌資葬楊園，後人立權，又擬編楊園未刻稿，蓋私淑楊園最深也。[illegible]陳[illegible]梓[illegible]楊園年譜[illegible]迨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也。朝晉先代本陸氏，明天順元年，贅于張，遂姓張。譜載與梓論復姓事，謂理雖正，而拘于雜運，不得已，判始家乘，令子孫勿與陸氏通婚姻。[illegible]譏可為[illegible]例，異姓者取法。[illegible]刻，紀讀書記、疑、陳幾亭集摘錄，曹月川夜行燭疑義，今俱不見傳本，惟錄[illegible]首，可窺其學行之一班焉。

鄧尚書年譜一卷 宣統刊本

清鄧廷楨字維周，江蘇上元人。嘉慶辛酉進士，以編修外簡延安府知府，[illegible]兩廣總督，時值禁烟事起，林則徐以欽差大臣至粵，相與籌夷治奸，[illegible]壽戰守之具，無不同心共濟。廷楨旋調督閩浙，既而戰局開，[illegible]中變，廷楨與則徐俱獲譴，戍伊犁，未幾召還，終陝西巡撫，年七十二。是譜為其曾孫女邦康所輯，據行述、墓志，益以他所記載，考首附引用書目，殊據簡略。其道光十九年秋八月覆奏鴉片烟情形疏，及同年冬十一月論私運疏，俱稱今不可考。按二疏具在道光夷務始末書中，惜邦康未之見也。又據粵人梁廷枏著夷氛聞記，廷枏曾參廷楨幕，記廷楨在粵事甚詳，惜邦康亦未之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illegible]雙硯齋詞[illegible]雙硯齋[illegible]於咸[illegible]書年月，而[illegible]

刻方僎[illegible]子正者一條，[illegible]

廷楨孫[illegible]所辨正[illegible]題方僎者，[illegible]年譜不出[illegible]

亦非也、惟備遺數條、錄自
林刻徐未刻公牘、精可貴、但不甚關重要
耳、後有邦寅跋、

朱文端公行述一卷　道光刊本

清朱軾、字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甲戌進士、以庶吉士改
官知縣、宰潛江、入為刑部主事、陞郎中、放陝西學政、
部吏劾報册
延遲、降二級調用、士子七千人詣大吏號留、事為聖祖所聞、
特旨令復任、尋歷光祿寺少卿、奉天府尹、超擢浙江巡
撫、內陞都察院左都御史、丁父憂、聖祖令在任守制、疏
乞回治喪、不許、請往軍前効力、亦不許、只命往山西
勸賑、旋准終假守喪、世宗改元、以兼吏部尚書

乙巳、擢文華殿大學士、管田水利、
丁丑、以書服視事、為解部務、慶
戌、兼管兵部、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乙卯、命
視浙江海塘、乾隆改元、召還、未幾、卒、編為其必
塘、等所撰、雖未分年繫事、而紀載較詳、所錄
奏疏、首尾完具、足覘梗概、樹軾知三朝、所遭
白願多、其大者、墾覲畫籍四水
剔弊、開墾禁止濫刑、鹽政去
弊諸疏、俱切中時勢、不徒浮迂腐、其請停州三疏、

詞旨哀楚，何減李伯陳情。世宗朝以□歲呂留良私書郭謨事，□職，特旨留任，未幾，賜還原職。而顧天成等借鼓呂留良四書講義，[illegible]總理其事。[illegible]世宗[illegible]閱[illegible]復於[illegible]進呈之時，爲宗[illegible]覆於[illegible]之日，大非他儒臣所能及也。兄增以藩官通政使司右通政。

周漁璜年譜一卷　陳氏聽詩齋刊本

清周起渭，字漁璜，一字桐埜，貴州新貴人，康熙甲戌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起渭以詩稱於康熙間，而殁後無誌狀可考。[illegible]陳田[illegible]譜。據起渭門人方登峄所撰書桐埜詩集後，得其生卒年月；又據桐埜詩，及同時吳滋大、陳廷敬、田雯、趙吉士、毛奇齡、楊裕、陳奕禧、孫致彌、查慎行、湯右曾、查爲仁諸詩話，得其交游倡和之跡，而未能詳盡也。然亦頗有考訂。如據喬億無功學齋詩集，得請出京在康熙丁亥，而[illegible]詩集送無功還黔，應詩據戊子者[illegible]。又如京師古蹟以下九詩，詩集誤編於己丑，據查初白敬業堂集、王方若樵村集，則在戊子。[illegible]田省據以改正。又據[illegible]秋述聞[illegible]康熙四十六年，起渭以詹事任順天學政。田[illegible]致宦起渭任官省誤，又據得起渭佚詩一首、删餘詩四首，可補詩集之缺。田，貴州貴陽人，光緒丙戌進士，官至給事中。

沈文節公事實一卷　光緒壬午刊本

清沈炳垣字紫卿，浙江海鹽人。道光乙巳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旋升右春坊右中允。乙卯，督學廣西，道經梧州，遇賊匪來攻，助府鎮防守，城陷，仰藥未絕，賊擁之去，以罵賊死。詔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諡文節。據道咸軍興以來學臣遇害者，有湖北學政馮培元、安徽學政孫銘恩，併炳垣而三。馮、孫俱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予諡。炳垣秩較卑，而飾終相同，蓋異數也。是本[illegible]其子守廉編。首冤諭祭諭碑二文、國史列傳，次廣西巡撫勞崇光請優恤原奏，次咸豐十一年上諭，次[illegible]請建專祠原奏，次禮部請賜卹原奏，次御史吳祖昌請追梓加恩原摺，次[illegible]光緒十四年上諭，[illegible]准作[illegible]建立專祠，[illegible]原奏，次海鹽縣志傳，次家傳，[illegible]事狀，[illegible]輓詩題詞，[illegible]其年[illegible]所撰年譜，[illegible]於光緒八年，距殉節時二十四年矣。後並有[illegible]守廉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崔東壁行略一卷　嘉慶刊本

清崔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人。乾隆壬午舉人，以截取知縣[illegible]福建羅源[illegible]，調上杭，[illegible]嘉慶六年告歸。其居官之前與後，皆著書，[illegible]所為考信錄、洙泗考信錄、唐虞考信錄、夏商考信錄、豐鎬考信錄諸書，辨偽存真，自成一派。[illegible]其門人陳履和[illegible]和所述。履和識述於逆旅，[illegible]事為師，留業上兩月，[illegible]盡刻其遺書[illegible]八十八卷[illegible]。[illegible]所舉為羅源、上杭之治績甚具，卷後又補一條，則在羅源時所釋被誣為盜之林孫，後[illegible]以功升多[illegible]浙江程晉芳、何琳[illegible]事記之[illegible]大註，而師弟數十年[illegible]之情躍然見，則履和[illegible]舉人選知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秋士自述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徐元潤字雲伯，號秋士，江蘇太倉州人，嘉慶己巳舉人，官自水知縣。年[illegible]道光戊申自述至是年四月止，其五月至八月，則其子春祺所補述也。譜中自記[illegible]樸[illegible]無夸辭，[illegible]張篤實人也。嘗受業於錢竹汀門人陸[illegible]欽，學和於莫晉來瑕，[illegible]友錢大士葛其仁王賓[illegible]名當世者也。其應秋闈，以適祖母病殁，重孫例應持服，但聞訃時已畢，陝司以例無明文，請部示，部議丁憂應以聞訃日起算，為今世此事創未有之例，亦足記。又據元潤長於詩，所著[illegible]門呂亭[illegible]口灌園諸集，他著有居易齋[illegible]經說，凡例，讀史日記，讀史日記，史貫，史治，攝填叢鈔，諸書，俱未見傳本。

丁松生年譜四卷

清丁丙字松生，浙江錢塘人，諸生，星勝其子中立輯，凡四卷，每條下，附小註，[illegible]文簡而注詳賅。法甚善，楙丙一生以積書為事，有八千卷樓書目，及善本書室藏書志，且澹泊不樂仕進，而盡力於地方事，凡賑粥施棺，濬河建橋，恤嫠民，旌節義，一切善舉，無不倡助，並修復先代寺廟祠墓，而於武林桂堂遺著武林掌故叢編，至數百册，於有功文獻，甚死杭城兩次失陷，得之身歷，亦致此者之所資也。中立字修甫，光緒辛卯舉人。

少司徒王公傳一卷 明刊本

明郭正域撰。王公諱重光，字廷宣，山東新城人，萬曆[illegible]又[illegible]
[illegible]進士。傳稱其[illegible]守雲中，與俺答議馬市，[illegible]
以諂[illegible]仇鸞爲部卒，[illegible]室折值諸餉，[illegible]
[illegible]之誅殺，冒功之卒，數事俱[illegible]
[illegible]明史無重光傳，可據此補之。惟[illegible]星卒[illegible]四五
[illegible]六七各頁，[illegible]文不銜接，中有[illegible]脫簡而以其[illegible]某氏傳雜其
中，[illegible]數[illegible]相連，殊不可解也。

四書考正講義無卷數 乾隆甲午刊本

清吳鼎科撰。鼎科字庭寶，江蘇元和人。是書無序
例，[illegible]
[illegible]傳書只題四書考正講義，[illegible]四書御纂考[illegible]
共二十六條，[illegible]
大抵引[illegible]以證經文，[illegible]說低經文一格，按語
又低[illegible]一格，亦有按語居經文之前，[illegible]近人
[illegible]采閻百詩、顧復初、何義門，[illegible]陸貝復、王[illegible]
[illegible]已山諸家[illegible]，[illegible]所采未博，[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折衷[illegible]較少，
未足與江氏圖考作驂也。

陶方之行述一卷　光緒刊本

清陶模字子方，號方之，浙江秀水人，同治戊辰進士，[庶吉士改]甘肅知縣，官至兩廣總督，卒諡勤肅。是篇為其子葆廉所述，模一生宦蹟多在陝甘，由文縣知縣，歷陝甘總督。新疆設行省，模為巡撫，時值英俄爭帕米爾坎巨提事，議與俄[illegible]，湘[illegible]新疆者，咸[illegible]戰時，議和之，模獨主[illegible]據理力爭，甘肅逆回之變，外顧鄰封，內消反側，其才識有過人者，篇中述此最詳，而於疆地理[illegible]城，

[illegible]

西[illegible]如帕米爾，即唐人西域記之波羅迷[illegible]，亦即乾隆[illegible]御製文集所稱之葉什勒庫爾，羅布淖爾，即漢書蒲昌海，唐人西域記之納縛波，音轉為羅布。海南一百四十里[三十卡克里克]有古城遺址甚巨，其東一百里密山陀，其西二百里四石峽，均有古廢城，即新唐地志所謂海南岸之七屯城、漢樓蘭國都、善城、弩支城各地，據[illegible]地理[illegible]傳[illegible]說[illegible]者甚，海[illegible]

海北四百餘里之鄯納里等處，即鄯氏水經注所謂龍城、姜賴之墟

[illegible]墟，蓋葆康素精地理，與[illegible]諸地，其所親歷，撰有辛卯侍行記，[illegible]可與是篇相參。又模於同時督撫中，[illegible]頗倡新學，如設輿圖館、[illegible]譯學堂，嘗人家言，教兵士以新操，[illegible]空漠伏地張槍之法，請廢科舉，辦學堂，廣東之有學堂，自模始之。[illegible]撫新疆[illegible]日，曾上覆圖補救一摺，[illegible]革舊布新凡十數事，尚先於戊戌三歲也。其[illegible]裁制董福祥，防其驕縱僨事，亦有先見。葆廉附貢生，分部員外郎。

唐一庵年譜一卷　咸豐甲寅刊本

明李樂輯，清王表正重輯，許正綬三輯。樞唐樞字子鎮，浙江烏程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以言事斥為民。明史有傳。是譜初稿，撰於李樂，表正因之，而[illegible]。[illegible]正綬[illegible]本而補[illegible]錄。明史本傳但載論李福達第一疏，其請復禮諫官疏，浙江太監鎮守二疏，又論李福達第二疏，及樞自四[illegible]官後，雖日以講學為事，而優於幹濟，[illegible]職宜，亦為郡守陳讚，條陳地方利病十事，

[illegible]降上冠江天祥數十之家，其關於防禦倭寇者，林應[illegible]箕[illegible]趙炳然，郡守趙炳然、兵部尚書張經、胡宗憲，皆贊詢方略，以為進止。不特本傳不載，即其門人錢[illegible]所為墓誌[illegible]亦不之及，皆賴李譜著之。正綬所考證者[illegible]據李譜載安定書院改為顏祠，親為之改為書祠，事在嘉靖十六年，以正府志屬於嘉靖八年之誤。又據李譜樞所結峴山秋社在嘉靖癸卯，時年四十七，到嘉請丁未，湯世賢為叢堂名逸老社，府志即據是年為結社之始，亦誤。又本傳謂粵蜀滇黔，無不親歷，而游錄不載蜀滇黔，李譜同，或別有據。李譜上漢口，止潼關，蓋以墓誌為準。[illegible]止此三條。正綬又謂木鍾臺集有地有人有事有論說諸條，本可編入[illegible]為李譜所遺，今無歲月可考，[illegible]略[illegible]矣。李[illegible]序，王穉有宋瑾、吳光二序，康熙五年歸安儒學詳牘，許群有凡例，首有樞之遺像，正綬作贊，附明史本傳、湖州府志傳，又以錢德洪墓誌銘殿譜末。樂[illegible]桐鄉人，隆慶二年進士，高寶司郎。表正，寧海人，歸安縣教諭。正綬，烏程人，湖州府學教授。

紀慎齋行述　嘉慶刊本

清[illegible]慎齋江西臨川人，乾隆己亥舉人，以四庫全書館謄錄議敘知縣，官山東商河、館陶、昌樂、棲霞、福山、博平，四川之什邡、合州，[illegible]吉縣年八十卒[illegible]最久。[illegible]述大奎在都時，得宋刻元包經，北周成都人衛元嵩撰，政和元年什邡令楊楫刻，[illegible]序言莅官三日，謁衛先生祠，有堂域在縣廨東偏，西有[illegible]縣志失載，大奎適補是縣，莅有先兆，[illegible]述[illegible]記[illegible]其人，題詩有惟有大奎請且良句。又述邑中洛水源出九龍坪，舊有禹母祠，此洛水見山海經，大禹生時有洛出焉之祥，當在此洛水，猶可曰事出不詳。八方相對合十，秦里什邡縣義本此[illegible]。[illegible]設壇禱雨，以驗否定此義之是非[illegible]。[illegible]陸子稱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可見[illegible]心，便與朱子明德具衆理應萬事之意同[illegible]。[illegible]大奎精術數，[illegible]臨川人[illegible]。

頗知之

事[illegible]出附會，不足信。

紀大奎字慎齋。

按大奎以理學而為循吏，[illegible]所記其事[illegible]，廣載在什邡最久，[illegible]詳然有述[illegible]於諸怪者如

猶可曰事出

且疑於誕矣

鄰蘇老人年譜一卷　石印本

楊守敬自述。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同治壬戌舉人。以景山官學教習[illegible]選授黃岡教諭。是譜記至辛亥十一月止。其後應聘為大總統府顧問，又為參政[illegible]。民國乙卯[illegible]卒。譜中[illegible]附人熊會貞所補也。[illegible]於文昌諸[illegible]，[illegible]是善書[illegible]碑帖。[illegible]日本，得森立之經籍訪古志，由是[illegible]目錄之學[illegible]。[illegible]書，與熊會貞撰隋書地理志考證[illegible]。譜中於此事敘之較詳，惟[illegible]稍欠修飾。閱譜言日者推其流年，上七十二有厄，故譜即作於其年，乃享年七十七，則日者之言不驗，則[illegible]之可也。

名鄰蘇，自號鄰蘇老人。寓武昌城北菊灣，與蘇東坡赤壁相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吳荷屋年譜一卷　嘉慶刊本

清吳榮光自述。榮光字伯榮，號荷屋，廣東南海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授湖廣雲南道御史，以稽察中倉失察革職，再[illegible]捐補刑部員外郎，以郎中外放陝安兵備道，洊升至湖南巡撫，因事降四品京堂，再授福建布政使，[illegible]以原品休致。卒於道光癸卯，年七十。譜中記居家居官事頗詳，[illegible]榮光兼善書畫，嗜金石之學，[illegible]。[illegible]黃本驥、瞿樹辰[illegible]摹刻定武蘭亭、筠清館法帖，刻辛丑消夏記、筠清館金文。餘未刻者，帖鏡、筠清館石文，俱著於譜。據鄰蘇老人年譜，帖鏡曾歸南海伍崇曜郎中，旋於京師失之。其筠清館石文則不可考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童宗伯行述一卷　光緒刊本

清童華，字惟充，號薇研，浙江鄞縣人。道光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工部右侍郎，卒年七十二。是編爲其子德爲子秉厚所述。華官雖止侍郎，[illegible]而屢奉命查辦要案，其奏結四川東鄉一案，[illegible]章濤、總督文格、丁寶楨、李宗羲[illegible]家人需索之事，按王闓運湘綺樓日記，亦[illegible]而欽使需索供應，惟丁寶楨[illegible]李有恒[illegible]四顧文格之嫌，華為[illegible]承所撤[illegible]允，此鄞承修奏

所云彊臣如撼山，參廷臣如拉朽，亦慨乎言之也。王闓運[illegible]於[illegible]丁寶楨日記中[illegible]於之欽使多有譏疑，亦不足置信。其[illegible]但朝廷處置此[illegible]案[illegible]善，除孫定揚、李有恒[illegible]撥往[illegible]外，文格革職，李宗羲降一級留任，丁寶楨以平日尚於任事，操守尚好，故改革職留任[illegible]未進而及之也。後附其妻戴氏行述。

桃谿潘氏文獻二卷　乾隆刊本

清潘書馨輯，書馨字汝[illegible]，[illegible]自稱新安人，安徽歙縣人，布衣。桃谿者，歙之一鄉也，首有周曾、汪基二序，又有書馨自序。[illegible]人各系以傳，[illegible]而附以詩文。[illegible]計宋一人，明二十七人，皆勇登仕籍，前明[illegible]七人，[illegible]惟[illegible]齋先生隱居不仕，蓋值宋革命[illegible]東[illegible]節不屈元也。樓居二十年，故以之弁首。[illegible]也。後附廷試將軍，武職[illegible]而別之也。桃源觀絕缺，則[illegible]不一而足也。穎川先生行略，則書馨自傳也。另附

桃谿潘氏世代紀略，及足曉[illegible]書[illegible]，刊於雍正丁未。是乾隆壬辰[illegible]重刊，[illegible]曾孫聯彩後跋。

鹿樵自叙年譜二卷　道光刊本

清張大鏞撰。大鏞字聲之，號鹿樵，江蘇昭文人。乾隆甲寅舉人，納貲為内閣中書，洊升内閣侍讀，外放河東道，告養歸。卒年六十九。是譜成於告養之後，分年編次，上卷自乾隆庚寅至嘉慶庚辰，下卷自道光辛巳至戊戌。是譜所紀，[illegible]事必竟其事之原委，一人具其人之本末，即毫不關[illegible]涉者，亦掇拾及之，[illegible]年譜[illegible]例[illegible]。其官中書日，多與掌故，如[illegible][illegible]八旬萬壽之隆，仁宗[illegible]嘆河陸騎[illegible]頒兆内閣稽察房改革之緣起，兵部帳房失印之由來，皆其重且要者。[illegible]梁山升卸贈之[illegible]介陳曼生刻印之叙述，[illegible][illegible]撣塵之所資也。官河東道日[illegible]居多，[illegible]附録詩文，多[illegible]地方故實，歸田後大半家常瑣事而已，亦年譜中之[illegible]別體也。

徐壽臧年譜　嘉業堂刊本

清徐同柏撰。同柏字壽臧，浙江嘉興人。歲貢生。是譜為其子士燕編。按同柏為張叔未廷濟之甥，少師事之，治金石之學，[illegible]與張燕昌、錢夢廬、李遇孫、汪遠孫、黃士珣、胡敬、趙之琛、陳均、徐楙、劉喜海、瞿世瑛、蔣光煦、陳介祺、瞿中溶輩，各出所學相訂正，[illegible]所輯古籀仁錦古叢錄三卷、張氏清儀閣古都書屋、鋼[illegible]書堂、吉石祥金樓、沈氏書派、王氏清和堂、對山草堂、葛氏點陽書屋、珠谿草堂[illegible]同柏之往[illegible]古堂天地古今之秘[illegible]同[illegible]陽、師友威堂之[illegible][illegible]有之盛事也。譜中所記，於考釋之物、[illegible]群録之書，一一[illegible]詳[illegible]考證供不致[illegible]其目具在，亦譜録中一雅興也。末附張叔未京卿七札、沈竹岑[illegible]二首、朱建卿陳壽卿各一札，[illegible]七古[illegible]益臧藁之僅存者。士芳字穀孫，[illegible]後有劉承幹跋。

（生于乾隆乙未，卒于咸豐甲寅，年八十。）

盧霖生自述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盧蔭溥字霖生，山東德州人。乾隆辛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辛亥，御試翰詹，列三等，降[illegible]禮部主事，嘉慶庚申，補軍機章京，辛未以光祿寺少卿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累官吏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道光癸巳致仕，卒謚文肅。自述[illegible]己亥[illegible]中[illegible]四月，順天府奏請欽近重赴鹿鳴，[illegible]年五月[illegible]未及赴[illegible]也。後有其子[illegible]跋，謂[illegible]中所記，[illegible]前[illegible]一案事，後[illegible]閱卷事，大率穩練循謹人也。按蔭溥為盧見曾之孫，見曾官揚州日，風流文采著一時，致仕後，[illegible]繼任鹽運使許[illegible]其[illegible]援引事，致[illegible]受[illegible]，時蔭溥才九歲，譜中所云言之痛心不忍備述者也。後大學士劉統勳[illegible]昭雪，蔭溥父之諒得復官，則見曾之死實誣也。譜[illegible]此事，[illegible]略，殆[illegible]有所諱耶。

晚年[illegible]入九老會，與陶[illegible]、蘇[illegible]、陸[illegible]相唱和，風雅皆極一時[illegible]內外[illegible]

張溫和公年譜一卷　咸豐刊本

清張祥河字詩舲，江蘇婁縣人。嘉慶[illegible]進士，授內閣中書，[illegible]甲補軍機章京，[illegible]以[illegible]雲南司郎中，外放山東督糧道，[illegible]升至陝西巡撫，[illegible]內閣學士，仍升至工部尚書，[illegible]致仕，卒年七十八，謚溫和。祥河[illegible]南詩社與陶雲汀、周稚圭、錢衎石、董琴南、鮑雙湖、朱[illegible]棠、李蘭卿、潘功甫、徐廉峯、江大竹、吳小穀、吳西穀輩相[illegible]和，極一時之盛，[illegible]集[illegible]，[illegible]逮[illegible]樹[illegible]諫陵[illegible]詩酒風流，不理公事，[illegible]勸之，並[illegible]一詞[illegible]才具耳。其說卻[illegible]載其廣蓄姬妾諸[illegible]事，[illegible]六十二歲，[illegible]同時生二子二女，則[illegible]其言[illegible]不誣矣。

翁文端公行述 一卷 同治刊本

清翁心存字二銘，江蘇常熟人，道光壬午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illegible]升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事務，以失察[illegible]事落職，未幾起用，[illegible]升至體仁閣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咸豐己未致仕，穆宗即位，起用以大學士銜，管理工部事務，[illegible]命在弘德殿授讀，是年十一月卒，謚文端，是篇為其子同書等所述，[illegible]但詳[illegible]官職遷除年月，[illegible]然闕[illegible]云凡所視[illegible]務之大體，[illegible]言利之說，

者，必抗詞執奏，不為少詘，[illegible]云[illegible]官鄉試[illegible]院長，薦達賢俊，不可勝數，其手疏[illegible]條陳[illegible]蠲[illegible]其[illegible]又云今上初登極，即一再上封事，蓋以人才為首務云云，其中皆含有實事，[illegible]國宜爾[illegible]未又[illegible]與肅順[illegible][illegible]藥稅[illegible]荒[illegible]陷不測，事其時肅順已伏[illegible]誅矣。

滄來自述年譜 一卷 嘉慶刊本

清盤圃自述，盤圃姓于，[illegible]字伯麟，號滄來，[illegible]漢軍鑲紅旗人，于成龍曾孫也，乾隆庚寅舉人，[illegible]以知縣揀發江蘇，[illegible]

[illegible]江蘇按察使，以[illegible]署辦金山寺[illegible]降三級，[illegible]江安糧道，[illegible]年六十二，是譜自述至四十八歲，並自刊行，[illegible]四十九歲以下則其子定保等所續，據譜所載，大率[illegible]

[illegible]又於[illegible]與[illegible]錢竹初、趙雲松、洪稚存、王[illegible]諸[illegible]唱和，[illegible]風雅有足稱者，惟[illegible]自述與[illegible]述[illegible]又[illegible]非體也。

湯文端自訂年譜一卷

清湯金釗撰。金釗字　　浙江蕭山人。乾隆中鄉試第一名，嘉慶己未進士，官至吏部尚書，署翰林院掌院學士，道光　年緣事降四級調用，補光祿寺少卿，致仕，年七十八，又十三年而卒，年八十四，謚文端。是譜但記歷官階遷轉，先後其餘則更無所有。自言一生學問毫無實獲，身後行述，稱其善者未必真，真者未必可稱，不如不作之為愈，故所述止於此也。然如世系、里居、三代名諱，概略之，其子作後跋，且不自著其名，不但非體，亦所怪甚矣。

書經管窺二卷　活字印本

清李景星撰。景星字紫垣，山東費縣人，諸生。是書上卷虞夏商書，下卷周書。有自作弁言並凡例，主發明各篇大義，閒及文法，其分段分節處，自謂融會經文，訂坊本之錯誤，又考引史事，以為佐證，無剿襲書傳，論其治亂興衰之故，大率陳言，無所見也。惟武成舊政事本，丁未一節，當在恭天成命以後，蓋諸侯受命於周，必有命辭，王若曰四節，即周之命辭也。既命以後，乃率諸侯告祭，丁未一節，即告祭也，告祭以後，乃有列爵分土諸政，故史臣叙之以終此篇云云。又謂伊訓五篇，皆今文所無，並皆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博，何得肆口傷之。又謂誓言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即文王罪人不孥之意。又謂揚子法言稱酒誥之篇俄空，而酒誥今古文皆有，惟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或即脫簡之一證。若此之類，則亦未嘗無獨見矣。

詩經條貫六卷　民國丁卯活字印本

清李景星輯。[illegible]是書有自序、凡例。條貫者，取漢書董仲舒傳同條共貫之意。卷一總論，卷二周南至王，卷三鄭至豳，卷四二雅三頌。總論又分[illegible]源流、[illegible]大義、讀法、考異，大都輯錄舊說，而考異精要。[illegible]馮嗣京[illegible]源校正集傳[illegible][illegible]史榮校[illegible]正[illegible]傳[illegible]共二十四條[illegible][illegible]未搭摘入[illegible]致讀者多所[illegible]疏忽，景星[illegible]舉於此，不可少也。卷三以下[illegible]黃[illegible]體再運[illegible][illegible]於篇為說，[illegible]主集傳，[illegible]傳[illegible]有，而[illegible]餘小序於前，[illegible]使相參對，[illegible]雜引羣說，[illegible]偏重義理文法，[illegible]其旨為論則但及[illegible]當時編詩之次第，惟所采錄[illegible]相發明，前為限既欠該博，至編傳次第按之時代先後，原多不合，必欲吾曲章強以配之，亦往[illegible]伺貴耳。

朱子[illegible]集傳，宋[illegible]志作二十卷，今本八卷，乃坊刻所併，其間經文傳文皆有訛異。

毛詩國風繹一卷　同治甲戌活字印本

清陳遷鶴撰。遷鶴字聲士，[illegible]建龍巖人。[illegible]許祖溶[illegible]後跋，則以為[illegible]安溪人，未知孰是。康熙乙丑進士，官編修，入直南書房。是書無刊本，同治[illegible]許[illegible][illegible]蔡[illegible]晉江黃謀烈得是本，為校而刊之，[illegible]為作[illegible]是許祖溶亦有是書校本，謀烈求之不可得，而得其[illegible]跋亦附於後。卷首有遷鶴自序，謂毛傳小序，僅不可廢，而[illegible]引孔氏傳中之說，以[illegible]駁[illegible]毛序，謂疑東遷以降，天子不巡狩，列國之風之詩，誰採之而備陳之，所疑甚是。又謂列國皆有史官，各採於其國之太史，[illegible]春秋傳[illegible]稱賦不出鄭志，列國[illegible]有志，故夫子得取而刪之。[illegible]風[illegible]季札觀樂於魯，[illegible]孔子刪詩前，而各國之風已備。其說[illegible]風[illegible]且引[illegible]則前後[illegible]矣[illegible]其精可取者[illegible]蔓草、蒹葭、蓁蓁、風雨、有女同車、蘀兮，除蒹葭外，皆朱子所謂淫也。然古人讀詩，取其意，不問其所作之由。[illegible]已。

得忠孝焉，施之於人，得知乎焉，又謂鄭聲淫，

淫者過也，與足声

非詩。漢書禮樂志，鄭聲

言郊廟詩歌，內而掖庭才人，外而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鄭聲尤甚，哀帝詔曰：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鄭声至今鮮聞者。之所云，又謂溱洧之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士者即離學校而出遊者，是子產相鄭，與人誦之曰：有子弟，子產誨之，則學校重修，而人知

其調停毛朱之間曰：從朱傳以說風詩，於文義為順，從毛傳以說風詩，於詩旨為深，亦見其深有所得也。

詩名物考略二卷 光緒庚辰刊本

清尹繼美撰。繼美有詩管見，已著錄。是書與地理同時撰，而付梓後，有繼美自跋，張司馬有益初學，若援張司馬謂晋昌張織屏也，夌

釆唐，其說，

跋言：北上見鳥集屋，始知瞻烏爰止之解；館於大梁，食河鯉味美，始知豈其食魚二句之解；後遊山東，始見春穫與，不李不桃，及白楊青楊之屬，云：地所考，雖猶見而藏即野豌豆，菲即

黃雀鳩鳩即鵓鴣，亦即八哥，其

家之謀者，如程瑤田之陸璣之荊推一

陸佃之說鶉，俱是，惟南山有杞陸德明陝

兩引陸璣詩疏，其夕五果，梅趙

陸璣本草兩家所引俱有之，惟其樹如標，其狀如櫨，南山有枸句下，則非釋杞也。又説如遲楛傳下，引濕楛草名三十三字，云與毛傳異義，而不載何人之説，俱不免錯漏，然固可資考證者之參證也。

重訂空山堂詩志六卷　道光刊本

清牛運震撰，田昂重訂。昂字伯頫，山東安德人。首有昂序、並例言，又有讀法十則。讀法推原詩教之本，謂士氣之弱，可以亡國，何以弱，由於其不知有性情，拘滯近習，怯於道義，此北宋所以敗於金也。又論説詩之弊，始於人家有尊代尊異，向置重忽過，嗜古者為之偽讚其美，則古聖之神光，制作之精意，一時俱現，而其人亦資愛摩挲，猶創獲然，説詩者蓋如是。其論運震是書，專剖其意，故有依意不依經者，有穆解語以得其意者。惟是書非經運震手訂，因節繁冗，其中數篇有所附益云。

九峯精舍辛卯集五卷　光緒丁酉刊本

清王棻錄。棻字子莊，浙江黃巖人。光緒丁卯舉人。先是同治己巳，黃巖縣令孫熹建九峯書院，以經解詞賦課士，棻主講[illegible]有年。是編即其辛卯一年課士之經解也。題僅十七，而文多長篇。極其博贍，但求其是，不拘漢宋元明。其義新而確者，[illegible]文言首節非孔子所作，[illegible]武帝[illegible]據[illegible]左氏襄九年傳穆姜已引元者善之長也下八句，[illegible]乾文言首節，其時孔子尚未生，[illegible]且獻文言上下文觀之，乾文言首節釋彖詞，次節釋六爻，釋六爻者皆作問答體，題標子曰云云，獨首節釋彖詞者[illegible]不然，況文言之[illegible]名，若非因首節是文王作義，果何取。又據羅蘋新太姒為文王继室考，[illegible]為此說者，始於明鄒忠允，而人不信之，藻新據詩大明云[illegible]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初載[illegible]乃即位初年。又據書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孟子公孫丑篇云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與小戴記文王九十七而終[illegible]說合。以九十七之數除在位五十年，即位當在四十七之時，踰年改元，次年免喪，[illegible]是娶太姒時年已近五十。

又據逸周書度邑解云，[illegible]之未[illegible]生至于今六十年，[illegible]以此推之，其生武王當在五十一二之時，[illegible]太姒之前[illegible]室。[illegible]何以詩思齊篇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據此[illegible]明以周姜為文王之[illegible]妻，故下即承之曰太[illegible]姒嗣徽音，[illegible]嗣周姜之徽音也。周姜賢而無子，太姒继而能不妒，[illegible]思以得多男子，有則百之慶，因是而併讚之耳。不所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讚之詩序所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蓋樂者樂太姒之得，哀者哀周姜之亡，但可不煩言而解矣。又棻評全部[illegible]，古文尚書偽孔傳多用漢儒舊說，[illegible]云孔傳多本漢儒舊說，[illegible]以偽[illegible]日月不刊之書也。近儒如江聲[illegible]亂舊文，自我作古，孫星衍[illegible]說，無所折衷，王鳴盛[illegible]往往注以種偽孔之傳，似有不及方之[illegible]其識亦不可及。[illegible]王肅[illegible]耳。[illegible]則未免偏徇俗見耳。

九峰精舍壬辰集一卷　光緒刊本

清王棻撰。是集題[illegible]十有三篇[illegible]故卷帙不及半。[illegible]卯五之一[illegible]居後則忌解取王氏明集之說[illegible]裸卦大過以下卦不及對說。參考虞傳而申其義[illegible]予余四戴解。據後文以正羣書。服後子明辟解，謂明辟言明備之程式[illegible]所引證俱確。惟文王受命稱王改元辯[illegible]其事[illegible]循未免拘迂之見[illegible]王[illegible]於西伯即民所歸往之義[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不相悖[illegible]大傳史記可信，然而引尚書及竹書紀年稱西伯自封稱之國西伯也，非改元，何以[illegible]其稱王受命則乃推本而言[illegible]偶不正[illegible]至武王若曰[illegible]解引孔傳則[illegible]去成字是也[illegible]蓋未又謂周秦經師恐後世有以周公稱王者，特于酒誥稱成王以殊其[illegible]雖[illegible]而近於[illegible]附會矣。

五經彙解二百七十卷　光緒戊子石印本

題抉經心室纂。按即趙賢也。賢字子進，浙江錢塘人。光緒丙子進士，[illegible]庶吉士散館改刑部主事[illegible]知縣[illegible]江蘇[illegible]是書[illegible]本[illegible]羣經彙解[illegible]續[illegible]列經文為標目，然後取各家解說[illegible]師五經亦有補遺，未暇及也。其例以經文為經，以家說為[illegible]下，計周易四十卷，書經五十二卷，詩經七十六卷，春秋五十三卷，小戴禮記四十九卷，大學中庸二篇[illegible]儒[illegible]仍入禮記以後

漢儒之舊。所甄錄自顧炎武至張文虎凡一百四十一家，為書二百八十七種。諸家姓氏書目，詳列卷首。擬阮[illegible]揅經室一集國朝漢學師承記序云：元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採，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章句之下[illegible]窮[illegible]載[illegible]解[illegible]從以學力日衰，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千里二三人云云。賢[illegible]是書即用其例[illegible]文達之意[illegible]精[illegible]江藩顧廣圻亦未及為者。賢竟毅然成之，徒

以場屋中挾此爲兔園冊，大雅之士反鄙夷之不屑寓目。顧自科舉罷廢，此書即本易覓，其未印者，當更湮沒不傳，益可慨也。卷首有自序及俞樾二序，並凡例。

浙士解經錄五卷 嘉慶刊本

清阮元輯。按元於乾隆五十九年由山東學政調任浙江學政，是錄蓋課浙士之作也。首有元序，謂風簷短晷，無書可校，證據少舛，繆恕而存之。除論語鄉人飲酒解，係擬作，據禮記鄉飲酒義注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鄭康成注曰：鄉人，鄉大夫也。又儀禮記曰：鄉，朝服。鄭又注曰：鄉，鄉人，謂鄉大夫也。而此試在浙江，無有能舉此以正謬說者云。餘所錄數十人，其中會稽顧廷綸、海寧陳鱣、歸安楊鳳苞、烏程張鑑、周中孚、蕭山王端履、汪繼培、徐鯤、仁和孫同元，其後皆有著作行世。諸篇[illegible]有長近千言者，亦有少至七八十字者，[illegible]雖詳略不一，而皆遵守古義，[illegible]能舉其要，未可以尋恆試牘等視之也。

五經類要二十八卷　康熙刊本

清周世樟輯。世樟字樟民，江蘇太倉人，諸生。[illegible]首有唐孫華序，稱世樟篤學醇行，專春秋之學。是書萃經傳，以類相附，仿真西山[illegible]湯臨卯琮山例，惟彙敍述經史，此專于經耳。書分十目：[illegible]君道、治道、禮樂、制度、人倫、儒術、技術、天文、地理、物產，每目中又有小目，封建目下注云列國始末另集，[illegible]蓋別有[illegible]記列國者，與此並行也。[illegible]引經文[illegible]各括作解，尤詳於禮[illegible]小目後[illegible]附辨或考或解，精義多確，與他類書但事抄撮[illegible]者迥不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清宋翔鳳撰。[illegible]書錄。隋志、五經要義不題撰人名氏，舊唐書經籍志五經要義五卷劉向撰，新唐書藝文志同，翔鳳並經[illegible]也。

五經要義一卷　浮溪精舍刊本

漢劉向撰，宋翔鳳輯。書中輯若條，除社必樹之以木[illegible]條，[illegible]所以記事[illegible]條，[illegible]者曰見於君[illegible]條，[illegible]僅不注出處，惟社必樹之以木條，亦見魏書[illegible]，不[illegible]宜舍魏書而引北史，其[illegible]題[illegible]通條，[illegible]所以記事條，釋者[illegible]之所制也條，地有九州條，又天子籍田千畝條後，有籍蹈也二十七字，冠嘉禮也條後，有凡十日五十二[illegible]字，俱為洪頤煊輯本所無，其春秋說題辭條，洪輯本在要義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清宋翔鳳輯，不題撰人名氏，舊

五經通義一卷　浮谿精舍刊本

[illegible]隋書經籍志、五經通義八卷，梁九卷，不題撰人名氏。舊唐書經籍志五經通義九卷，劉向撰。新唐書藝文志同。[illegible]從隋志也。所輯諸條，除八風者八卦之氣條、士家樹槐條外，餘俱不注出處。[illegible]條、[illegible]天子有天下大號條、[illegible]婦人無爵故無謚條、[illegible]古者天子至於士條、[illegible]功成作樂條、禮樂者所以象德條、受命而王者條、黃帝樂所以為咸池[illegible]條、王者之樂有先後者條、[illegible]皆洪頤煊輯本所無。惟[illegible]所引[illegible]之下，洪本多雷電謂之雷光也[illegible]八字。士家樹槐上，洪輯本多諸侯冢樹柏五字。其他文字小異者尚多。

五經通義一卷　經典集林本

清洪頤煊輯。按隋書經籍志、五經通義八卷，梁九卷，不題撰人名氏。舊唐書經籍志五經通義九卷，題劉向撰。新唐書藝文志同。頤煊蓋從唐志也。所輯諸條，俱注出處。其見兩書或三書者，同著之。其青帝靈威仰條、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祫條、聞天道小備條、諸侯會天子條、泰山一曰岱宗條、五帝三王樂所以不同條、樂貴和而尚質條、受命而王者條、東夷之樂條、八風者八卦之風條、何謂聲何謂音條、管匏為笙條、簫編竹為之條、閶闔[illegible]聖人閑羽聲條、鄒衍言天事條、日中有三足烏條、月飾者月往歲之條、陰陽散為風條、閶闔風主則解懸條、不周風主則修宮室條、寒氣凝為霜條、陰陽亂則為霧條、天道所以有寒暑條、[illegible]夏至陰氣始動條、中南一名太一條、類頭者類猶專頊猶慤條、有德則善謚條、謚者死後之稱條、弁高五寸條、[illegible]題解[illegible]條、[illegible]條，皆為宋翔鳳輯本所無。惟春秋題辭條、宋輯本在要義中，[illegible]文字小異者尚多。

五經要義一卷　經典集林本

[illegible]所輯各條，俱著出處。一條而[illegible]見兩書或三書者，同著之。其太廟為太室條，立壇于田條，三代名臘條，王者田獵條，國君及元率條，凡樂音有八條，肄春秋傳曰條，[illegible]聲立秋之樂也條，箎竹也條，太昊之世條，昏閣也條，終南山條，太一一名終南山條，太一山在扶風條，諸侯黼衣條，釋者崇之啟也條，[illegible]虞主埋之廟北[illegible]牖下條，俱為宋翔鳳輯本所無

清[illegible]洪頤煊輯。按隋書經籍志，五經要義五卷，不題撰人名氏。舊唐書經籍志，五經要義五卷，雷氏撰。新唐書藝文志同。隋志梁有五經要義十七卷，雷氏撰，別是一書。頤煊是本疑則兩五經要義[illegible]為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五經集說六卷　民國三年刊本

清張衡邦輯。衡邦字佛頓，湖南益陽人。有（是書有王德[illegible]題語）周易二卷，[illegible]書、詩、春秋、孔[illegible]各一卷。周易上卷全錄日知錄，下卷全錄李貴[illegible]說，[illegible]書除禹貢雜[illegible]引他說外，餘皆日知錄。詩、春秋全錄日知錄。惟孔記[illegible]每條下不注出處，未敢[illegible]錄自何書也。書首[illegible]闕引異說以相證，惟不多，猶差強[illegible]。[illegible]益陽有藏書院，胡文忠[illegible]藏書其中。衡邦常入舍取群經箋疏、諸家別注，手自繕寫，凡數十卷，[illegible]云云，殆[illegible]也。[illegible]著述，而其子[illegible]

[illegible]庵以付梓人，亦[illegible]意而可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謝皋羽年譜一卷　昭代叢書本

明徐沁撰。沁字埜公，浙江會稽人。是書首有張潮序，又有潮後跋。據譜，皋羽生于宋理宗淳祐九年，其月日時無攷。生二十八年而臨安陷，次年端宗航海，又二年而宋亡，又三年而文信國死[illegible]，皋羽哭信國凡三次，一在至元乙酉，一在丙戌，一在庚寅。自信國[illegible]，而皋羽死於[illegible]元貞[illegible]乙未，後信國十六年，年四十七。沁[illegible]西臺慟哭記所[illegible]云別公漳水湄者，即贛郡西南章江，非閩之漳州。其過張睢陽所往來處者，乃永豐之睢陽廟。皋羽祭信國文曰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老淚如霰，[illegible]可證。又據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真伽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而宋文憲書穆陵遺骼事及邱文莊續資治通鑑，皆云至元[illegible]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統楊璉真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為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盡其逯，始于田中，而成于乙酉，故[illegible]徑宋邱說，而係於乙酉之下。又甲午皋羽由鄞入越，[illegible]鄧牧[illegible]于會稽，牧集所知若干人而不著其名。沁據戴表元楊氏池堂謳集詩集[illegible]所舉徐天祐等十四人以當之，[illegible]俱是。沁[illegible]道[illegible]宜中別有金華游錄注，[illegible]蓋沁亦遺民，[illegible]有[illegible]身世之感相同故也。

葛壯節公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葛雲飛字凌臺浙江山陰人道光癸未武進士[illegible]守備用改水師積功至[illegible]定海鎮總兵辛丑英兵陷上海戰死謚壯節是譜為其子以簡以敦所編有後跋記定海[illegible]戰守事甚詳云得之生還之部曲及義勇徐保等口述[illegible]壬之春余遠記稱英師退去議築定海外城雲飛欲包市肆於內左右以山為城有諍者曰天下無一面之城敵若左右踰山入即在城內矣備多則力分山峻則師勞請環內城為郭勿包市埠勿倚外山恃城足衛兵兵足守城裕謙未親勘不以諍意至是失事果如其言云云據譜則雲飛雖有此擬議而當事者以費[illegible]沮之實未[illegible]築也[illegible][illegible]定海之失也[illegible]兵少[illegible][illegible]一由於史議不許小戰將[illegible]定海營船盡押遞鎮海[illegible]陸使[illegible]敵兵登岸[illegible]無抵禦一由於陸地守兵少[illegible]不敷用若盡棄山險而待斃城下無是理也諍者云云實不知兵茂堂無其事耶但譜稱雲飛自發礮擊斃英第一大頭目[illegible]目璞鼎查亦非也璞鼎查[illegible]領事

具著書甚多俱燬于定海之役

官亦不在前敵蓋傳聞之誤耳雲飛並[illegible]集[illegible][illegible]識史[illegible]詩詞[illegible]譜[illegible]讀史記漢書五代史[illegible]諸[illegible]論及跗趙氏園贈主人[illegible]謁岳鄂王墓夜登金山書懷登第謁目湖張忠烈公祠送戴侍衛恩諸斷句及念奴嬌詞又書着名將[illegible]械要言制勝要要言水師緝捕管見全浙沿海險要圖說諸書[illegible][illegible]年譜[illegible]其目殊可貴也[illegible][illegible]以簡以[illegible]數[illegible]以雲飛蔭一貢舉人一貢武舉以敦後亦殉難人稱小葛云

又譜[illegible]記廣州鎮總兵郭[illegible]廣州[illegible]蘇州之誤

恩福堂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英和自述。英和姓索綽絡氏，字樹琴，內務府正白旗人，德保子。乾隆癸丑進士，道光。和元撫……孝穆陵寢地宮水浸，革職，發黑龍江充苦差。奉中……賜環，復用。英和在嘉道間，所建議多關大計，最要者……如道光乙酉，南河淤滯，力請海運，所陳四難四善，洞中窾要，果著成效，……遵行不廢。次如……開捐之弊，請於國家經費未見實有裨益，……停止各項工程，並暫停……陵秋獮之典及各項無名之費。為開源計，……開採新疆……金銀各礦……

自……取棄置之物，以濟生民之用，且以時養貧民，雖需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謀生云云。其言那不見用，而其職……滿時日。所修……及又所記……其父德保……謝和珅結婚……至……於生前，卻遭遺摘於身後，仁宗言之……阿桂……可補國史之闕漏。……英和自述於

己……冬，其年……在望，年庚子六月……詳其子奎照、奎耀所作後跋。英和平時，奎照官……部……左都……御史，奎耀官……於右庶子。

青城山人年譜一卷　嘉慶刊本

清閔槐字柱生，晚年自號青城山人，浙江仁和人，以舉人應乾隆丙申召試，授內閣中書，庚子成進士，歷官至禮部左侍郎，是譜署受業李鈞簡、陳希曾、沈學廉、吳廷琛編次，鈞簡丙午進士，希曾癸丑進士，學廉乙卯進士，皆槐取士，廷琛則槐於癸丑薦而未售，後壬戌以第一人及第者也，槐素工書，卷首錄高宗題槐所作畫詩十五首，仁宗題槐所作畫詩九首，並槐五旬小像，李鈞簡題詞，兩譜中亦附於畫之故實居多，

國語解，乾隆乙巳，高宗試翰詹諸臣，欽定一等第一，以和珅奏劾逸官韵，坐黜，可為非和黨之證，任廣東學政，若奏請覆試加經，科場迴避增孫女婿，俱因其請而定，任廣東學政日，成粵東使軺紀聞一百二十卷，皆其業之可紀者，

楊忠武公年譜一卷　道光活字印本

清楊遇春字時齋，四川崇慶人。乾隆己亥武舉，揀選入伍，積功至固原提督。道光乙酉署陝甘總督，旋實授。己未以病[illegible]開缺，晉封一等侯爵。閱二年卒，年七十八。按遇春以武舉從福康安[illegible]征，歷平台灣林爽文、廓爾喀、黔苗、川楚教匪、豫省教匪、陝南股匪、回疆張格爾之變，其開川楚之亂，轉戰最久。豫陝之亂，奏功最迅，為當代第一良將。其以[illegible]提鎮任督撫，自雍正以來所[illegible]有，蓋異數也。然以宣宗倚任之深，而不肯令獨當一面。回疆張格爾之役，以揚威將軍長齡總理軍務，而遇春及武隆阿為參贊，倘非遇春冒險過河一擊，[illegible]敗，前方必受牽動，[illegible]。又維張格爾不急追譜[illegible]，公冒次氣塞，疾發不能督兵云云，而朝旨責以措置乖方，又令遇春先[illegible]赴京陛見。其時將帥不和之情，況亦可想矣。後來洪楊之役，胡林翼以文職官文而放功，而平定金陵之奏，仍列官文領銜也。遇春一生，無甚蹉跌，固由[illegible]宣[illegible]之猜忌，亦遇春立心之忠誠，持躬之清潔，有以致之。[illegible]國楨所撰，國[illegible]遇春所長，能以少擊多，[illegible]疲兵一經其訓練，即疲兵亦立變為精兵，[illegible]所以能百戰百勝者在此。是譜為其子國楨所撰，[illegible]詳悉。[illegible]惟叔南山兵變，[illegible]見有所[illegible]。按是役德楞泰為欽差，官兵大敗於蒲大芳，遇春僅[illegible]親兵數十騎，後章叛兵[illegible]舊部曲，[illegible]見[illegible]之即反，乃其後由楊芳往諭降，卒以降卒二百餘人於新疆，全為松筠所殺，蓋[illegible]此事始終處置未善，故[illegible]諱中亦諱之也。[illegible]

國楨字海梁，官至閩浙總督。

楊宮保中外勤勞錄一卷 嘉慶刊本

清楊芳述。芳字誠村，貴州松桃廳人。楊遇春[illegible]中[illegible]國原提督、[illegible]是錄即述遇春之戰績，從乾隆四十三年遇春入伍時起，至道光元年止，時遇春[illegible]國原提督[illegible]入覲時也。所記[illegible]視年譜較略，而簡淨勝[illegible]，如敘年定川[illegible]楚教匪[illegible]十餘年，其事相連[illegible]所紀者首尾完具，若編年則散碎矣[illegible]

[illegible]靖逆記、[illegible]國[illegible]南山兵變一事[illegible]芳[illegible]與其事，且因獲譴成軍台，所記頗[illegible]年譜[illegible]原[illegible]亦詳[illegible]也。錄中[illegible]武舉[illegible]舉人，稱巡撫朱漢中、鎮吳長則，軍[illegible]其名，如此之類，俱非體。又所記多逆徐年，惆據靖逆記，惆作國，其他[illegible]字[illegible]校者之[illegible]疏也。

楊海梁自叙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楊國楨述。國楨字海梁，四川崇慶人，楊遇春子。嘉慶甲子舉人，納貲為[illegible]郎中，外放潁州府知府，洊升山西巡撫，擢閩浙總督，[illegible]未到任，因病准開缺[illegible]己酉[illegible]年譜中多涉其父遇春事，遇春卒於丁酉，其時國楨方[illegible]河南巡撫[illegible]任山西巡撫[illegible]年，即以吳侯蘇廉，如所記進戰陣式之類，皆忠武譜中所未及也。國楨[illegible]一生無過失，[illegible]晚歲[illegible]閩浙之命，[illegible]已病不能行矣，辛耶，抑不幸耶。譜敘己酉末一段，其子炘所補也。

康茂園行述一卷　嘉慶刊本

清康亮鈞述。茂園康基田字茂園，仲耕，號茂園，山西興縣人。乾隆丁丑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illegible]河道傳[illegible]、江南河道總督[illegible]降為太倉州知州、旋[illegible]布政使、[illegible]因事鐫級[illegible]捐以補戶部郎中、[illegible]河道[illegible]致仕、年八[illegible]矣、基田負幹才、熟河務、自[illegible]懷慶[illegible]開封[illegible]河南河北道、江南淮徐道、[illegible]授[illegible]河東江南河道總督、[illegible]河工、[illegible]中閒[illegible]江蘇按察、[illegible]布政、[illegible]理、其後攝松江府、則重濬劉河及七鴉浦、[illegible]擢廣東布政、則開六脉渠、玉帶河、又以知府銜隨長麟戴衢亨辦理南河工程、致仕後、又以[illegible]南河改建山盱五壩、仁宗特諭[illegible]令入朝[illegible]議、可謂[illegible]河務[illegible]水利相始終矣、[illegible]卒於嘉慶癸酉年八十六、[illegible]亮鈞其次子也、以蔭生、官順德府知府。

梅庵年譜二卷續編一卷　道光刊本

清鐵保自述、其子瑞元[illegible]續。鐵保字梅庵、滿洲人、生于乾隆[illegible]壬申、[illegible]于道光[illegible]甲申、七十三歲、乾隆壬辰進士、授吏部主事、[illegible]嘉慶[illegible]兩江總督、[illegible]以失察山陽縣謀毒冒賑案、論戍烏魯木齊、[illegible]吏部尚書、又以[illegible]哈什噶爾參贊[illegible]辦理回民斂錢滋事[illegible]發往吉林效力、[illegible]致仕、年七十矣、[illegible]保自述至八十止、以下則其子瑞元思元所續、[illegible]譜中所記、以[illegible]漕務[illegible]在漕運山東兩江任內事爲多、尤詳於漕務河務、其[illegible]喀什噶爾參贊[illegible]猶條陳河工漕務事、然保固詞臣、工書、擅書法、其中有論詩一條、謂詩貴說實話、一作虛語敷衍、必落前人窠臼、欲不雷同、惟有直道其實、又論書一條、謂近日書者無骨、瘦者不腴、氣能勝者劍拔

習張、風韵勝者、柔婉媚態、皆非書家正格云云、論允通矣

俱非得有所從道 是源有者得

辛巳舉人、刑部主事員外郎、卷末有後識

吳文節公年譜一卷 咸豐刊本

清吳文鎔字甄甫、江蘇儀徵人、嘉慶己卯進士、以

禮部侍郎、授福建巡撫、至湖廣總督、咸豐甲寅、

殉難、諡文節、是譜為其子養原所撰、[illegible]

所欽述、徵引公牘、時失之繁、而重要者或略之、如粗浙

時識秀水令江忠源其才為之、預并養廉銀五百兩、後又

特疏薦保薦、督雲貴日、識[illegible]黎平知府胡林翼、

使練兵除土寇、得便宜行事、並[illegible]鹽司、及移督湖廣、

又擢林翼帥黔勇來楚會勦、[illegible]後來中興之業

實萌兆於此、而譜俱未之及、又文鎔戰殁、實爲掣肘於

巡撫崇綸、其後曾國藩[illegible]疏陳文鎔死事情形、並

追論巡撫傾陷狀、有詔逮問、崇綸服毒死、而譜乃[illegible]諱

崇綸之名、且[illegible]及其[illegible]被逮伏毒事、亦非也、[illegible]養[illegible]

[illegible]副貢、官主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刑浙道高八千金之贖、

[illegible]集、其請分亦不可及、

通介堂徐氏傳略一卷 [illegible]刊本

無編者名氏，書分國史列傳、及先世事略、列傳[illegible]徐湛恩、徐績、徐銀[illegible]湛恩傳，下注閱事略[illegible]五篇，首[illegible]徐國琛墓誌節略，[illegible]次吳榮光[illegible]書寶鷄令徐公[illegible]遺事，徐銀先振威官蹟記，[illegible]次[illegible]王天啟副河督徐公家傳，此四篇皆記徐[illegible]事，又次宗伯徐恭勤事略，[illegible]恭勤即澤醇也，據[illegible]所記，徐氏出明中山王達，[illegible]縣，後遷遼陽，從清軍入關，遂為正藍旗漢軍人，湛恩[illegible]曰桂，身[illegible]為寶鷄令，於吳三桂兵過寶鷄時，有大姓潛與[illegible]通，各部案從之，大將軍圖海，欲先滅各案，後勦賊，湛恩爭之不得，則身[illegible]破敵，[illegible]保多方解說，卒獲保全，此其最可紀者，湛恩以諸生納粟為教諭，[illegible]教諭，應武科試，得藍翎侍衛，[illegible]後又以和[illegible]對品補兵部員外郎，[illegible]及[illegible]西書及廣西周全李綏事，保[illegible]呈議，澤醇次子桐，後為大學士，是書當為桐所編刊，

曹儷笙行述一卷 道光刊本

清曹振鏞，字懌嘉，號儷笙，安徽歙縣人，曹文埴之子，乾隆辛丑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軍機大臣，[illegible]卒，諡文正，篇中所記，[illegible]遷官，校士，閱卷，[illegible]書之事，惟振鏞在乾嘉[illegible]朝，[illegible]遇最[illegible]，以漢大臣加太傅銜，前此未有，[illegible]他若以編修而擢侍講，官通政時，以偶[illegible]纂而授副總裁，官尚書時，協揆未五日，而拜大學士，官宰輔時，入閣甫三月，而晉太保，皆異數也，雖無赫赫之[illegible]，[illegible]小心慎密，所以能容身保位，並膺身後之美諡歟，[illegible]為其才思淺述恩澤[illegible]刑部員外郎，賞給四品卿，

翠微山房自訂年譜一卷　原稿本

清曹錫齡自述。錫齡字受之，山西汾陽人。乾隆乙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庚戌，授江南道監察御史，[illegible]轉吏科給事中。譜作於嘉慶戊辰，錫齡時年六十八矣。[illegible]訖壬申，七十二歲止。[illegible]卷首蔣予蒲、李鑾宣二序。[illegible]蔣序[illegible]署癸酉暑月，李序署上章敦牂，蓋即庚午，前於壬申二年。又無後跋，不知其卒於何時也。錫齡學於朱笥河、紀文達、錢竹汀，而[illegible]友翁覃谿、邵二雲、洪稚存、朱滄湄、法梧門、何蘭士、張船山、羅兩峰等。譜中時論[illegible]係論理學、論文、論詩條，其中記魏象樞年譜、夢關帝論一貫、[illegible]因[illegible]戒孚佑帝君呂純陽真人[illegible]，可不必存。[illegible]四十年老翰林，[illegible]上轉止到給事中，官運[illegible]蹇或此，亦可異也。

劉廉舫傳輯　同治刊本

清劉衡字[illegible]蘊聲，號廉舫，江西南豐人。嘉慶庚申[illegible]鄉試副榜，由教習八旗官學俸滿，以知縣用，歷[illegible]廣東四會、博羅、四川墊江、梁山、巴縣[illegible]縣事，[illegible]洊升至開歸陳許道，告歸卒。後數年，墊江、梁山、巴縣及博羅縣[illegible]同請入祀名宦。同治丙寅，四川學政[illegible]楊秉璋奏舉衡歷任政績，請將事實宣付史館，編入循吏列傳，上諭允許。是編首錄國史循吏傳，次錄吳嘉賓撰循吏劉公家傳，次錄楊秉璋奏摺及上諭[illegible]，[illegible]附[illegible]國史館[illegible]文二、一四川學[illegible]呈衡所著諸書、一禮部咨送[illegible]所呈[illegible]履歷行狀也。呈冊當為慶所彙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三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三九

江陰季氏家乘一卷　同治刊本

無編者名氏。[illegible]蓋江陰季氏父子孫一家之事實也。[illegible]曾亮撰季諸寓墓表、季兆洛撰季晴郊家傳、又錢儀吉撰季先生家傳、錢儀吉撰季母史太夫人墓誌銘、曾國藩撰閩浙總督季公墓誌銘、[illegible]字諸寓、布衣。子麟字晴郊、拔貢生、[illegible]直隸南樂滄州西甯鉅鹿等州縣事。[illegible]坐不用捕妖民革職遣戍。[illegible]子芝昌成立。[illegible]芝昌字雲書、道光壬辰[illegible]一甲三名進士、官至[illegible]軍機大臣、外任閩浙[illegible]因病乞退、[illegible]卒於家。[illegible]又撰芝昌有子念詒、官翰林院編修、是冊當為念詒所彙刊。

尚書偶記一卷　嘉慶刊本

清汪德鉞撰。德鉞有周易偶記、已著錄。是書隨意掇拾、不乏妙義、如[illegible]謂格于文祖以前稱舜、至命十二官後、首稱舜曰、繼言帝曰、帝曰、繼于舜曰之下者、别嫌也。後篇末又稱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illegible]以書名堯典、[illegible]疑于備載堯之終始、故[illegible]别嫌使當日别有舜典一篇、[illegible]後復稱舜、又倫一篇、其[illegible]日乃瘳之上、[illegible]則稱曰王、其下[illegible]則稱曰、武王[illegible]曰武王既喪、顧命篇于成王初崩則曰、遂子釗于南門之外、其後則曰王麻冕黼裳、[illegible]曰御王冊命、[illegible]成王未崩前、則曰王既崩後、則曰皇后、[illegible]斷為祖[illegible]作于祖庚[illegible]

據此二篇前人辨之詳矣、此以本篇爲證、語簡而[illegible]愜、又謂梓材篇[illegible]惟[illegible]梓材後半截皆[illegible]修德和民祈天永命之說、與召誥篇中言旨脗合、宜取[梓材]今王惟曰以下以續于召誥用供王能祈天永命之後[illegible]、說[具]有理、他如謂厥民因[illegible]因田中以爲屋、即詩所云中田有廬、厥民夷、即詩所云八月其穫、其字義則秋官薙氏夏日至而夷、又謂怙終賊刑、賊乃

則字之訛、則字與上肆字對、肆[illegible]作遂解、謂眚災者遂赦之、怙終者即刑之、又謂曰篤不忘之曰、當讀如日月之日、古文曰日[illegible]音異形同、又謂天畏棐忱畏當作威、棐當作匪、二字古文皆通用[illegible]、[illegible]又謂顧命太保[illegible]受同祭嚌宅[illegible]宅[illegible]當作咤、咤乃宛傳寫之訛、諸[illegible]條、[illegible]見精細不苟、

又謂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係倒語、即惟七年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也、七年乃指武王在位之年、

又謂呂刑兩皇帝皆指天言、[illegible]天子之號、凡此

尚書刪補五卷 明[illegible]崇禎壬中刊本

明汪康謠[illegible]纂、康謠字唐徵、廣東海陽人、萬曆進士、[illegible]漳州知府、[illegible]忠暸、[illegible]被褫職、崇禎初、起右[illegible]、旋告[illegible]病歸、是書有康謠自序、及其鼎和紀述、[illegible]自序稱[illegible]橋李金沙之間、有袁王二君子、天挺奇姿、夙秉異慧、其名言創論、皆掇漢儒所未發、而于蔡傳又多所針砭云云、是本即取蔡傳之尤者刪之、而補以袁王二氏之說、袁王不著其名、所補又與蔡傳相混、[illegible]大抵蔡傳被刪

者十之八九、凡涉於考證者[illegible]不取、所補者[illegible]浮談空義、一如四書講章之例、便舉業家誦習而已、[illegible]書[illegible]刪[illegible]而康謠[illegible]其子鼎和[illegible]纂成之、[illegible]述其始末云、

讀詩偶記二卷　嘉慶刊本

清汪德鉞撰。德鉞有讀易偶記，已著錄。是書汎論詩義，不主一家，時出獨見。如謂周南言文王太姒之教，父母無統于子之義，終以汝墳，乃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時，周南之周，乃文王之岐周，不得以周公[illegible]汩亂之。又謂[illegible]麟趾，兩篇正指武周諸人言，周南統論文王文母子孫之盛，無專美周公之詩。其論關雎也，謂鄭箋不如毛傳，君子好逑，非元妃不足以當之，不妒嫉之一端，不足以冒全詩。鄭箋亦以關雎二句指后妃，惟以淑女為后妃所取之賢，則上下文不相聯屬，所見亦是。樛后妃即太姒，序[illegible]不[illegible]太姒而[illegible]后妃，蓋尊之，亦舉其實也。后妃猶言后妻，文王尚有前妃，德鉞未[illegible]及此，故於柴淫哀傷及寤寐反側之旨，[illegible]解，論何彼穠矣，謂詩明文王太姒之教，與麟趾同，麟趾德之及其子也，此篇德之及其女也，然不列于周南而列于召南者，蓋文王三分有二，冀兖青三州，時尚屬紂，齊地在青州之界，此篇詠王姬下嫁于齊，乃武王既得天下後事，故

周南至汝墳，[illegible]以麟趾，所以明文王之平，皆有能得天下之才，是王道之始；召南至何彼[illegible]穠矣，以騶虞終之，見諸侯皆代其布化，是王道之成。又論王風謂不曰周而曰王者，非特以別周南，亦以既得天下，不可復稱國號，以與邶鄘衛諸國等，春秋不稱周而書王，即是東遷時王朝無異侯國，而猶係以王，見名[illegible]體之不可假。又論魯頌[illegible]無頌周公之詩，可知武王[illegible]無錫伯禽天子禮樂之事，呂覽載惠公時始請於周，孔子嘗以周道傷於幽厲，舍魯無適，而又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則郊[illegible]禘出於幽厲後無疑。[illegible]諸說[illegible]

[illegible]俱愜理饜心，其他權衡舊說，[illegible]辭析引申，可采者甚多。

困學紀詩一卷 明刊格致叢書本

明胡文煥纂。是書係就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三詩一百五十七條全錄於此，而譌錯不少。如開卷第五條注云射，大戴禮義，馬漢書注十一字，使不可曉。取校原書，則射義二字見貍首註，麗句是驪駒之省字，乃正文。其下原注云：大戴禮、漢書注，乃通一冊誤為一旦，衍一義字。胡不校至此。按應麟原序為詩考跋，傳寫是卷，精義如近世說詩條，聯為畢公作，出初學記，誦青衣賦乃云未詳所出，蔡邕又云或謂得之蔡邕，按邕雖有青衣賦，並無此語。又唐棣之華條云，說文有尺遮之音，按說文無翻切，此後人所加耳。又漢世文章條，謂引詩序始於黃初四年詔，按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逸樂，用魚麗序。班固東京賦云德廣所及，係用漢廣序。又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自清廟至般盡錄詩序，何至黃初始行，凡此皆

不免失檢。至詩小傳條云，識者疑其傳會，為此證以六經天文論，則識者，即張行成也。

玉海紀詩一卷　明刊格致叢書本

明胡文煥纂。文煥字德父，浙江錢塘人。是書乃就宋王應麟玉海中紀詩一卷全錄於此。按應麟素深於詩，所著有詩攷及詩地理攷，俱[illegible]。玉海不過供詞科采摭之用，[illegible]是卷所徵引多已散見詩攷中，[illegible]其齊魯韓毛四家傳授源流，舉之不備，[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宋人惟錄集傳，如歐陽永叔修之本義，

王質之詩總聞，[illegible]付缺如。大要已粗具矣。文煥是本，[illegible]不少，如[illegible]遺[illegible]，名係誤沿，轉誤術之類，[illegible]校者之疏也。

他如雜中[illegible]馮野王、馮衍，則亦及程酺之四世傳詩，派別不明者，舉未之及。

詩傳題辭故四卷　嘉慶甲戌刊本

清張澍撰。澍字[illegible]，直隸懷來人，諸生。是書[illegible]如國[illegible]無序例，[illegible]詩傳題辭作故，首列總題，如國風一之類；次列分題，如周南一之一之類；又次篇題，如關雎之類。篇題下首列小序、朱傳，間引論語、荀子、司馬遷、韓嬰、劉向、毛萇、鄭康成、杜佑、賈公彥、王安石、歐陽修、蘇軾、程子、張子、輔廣、熊禾、楊守陳、劉瑾、沈守正、范處義、陳鵬飛、李樗、朱善、廖剛、鄧天錫、郝敬、唐汝諤等說。又次則列章句字數，[illegible]見其

總題分題篇題之下，各夾以雙行小註，詳其原始，[illegible]時代及[illegible]異同，所謂故也。不參己見，旁引衆說，既不詳備，亦嫌濫雜，要亦說詩家之別體也。按澍雜著中有三百篇[illegible]一篇，係計篇名不計重名，如邶鄘俱有柏舟，王鄭唐俱有揚之水，鄭唐檜俱有羔裘，邶風小雅俱有谷風，小雅重見白華，小雅之甫田重見齊風，黃鳥重於秦風，杕杜重於唐，無衣兩見於唐秦，除重名者十一篇，恰是三百。此說前人未曾發，[illegible]可存也。

詩傳題辭補一卷　嘉慶甲戌刊本

清張𪻐撰。前篇皆毛氏詩說，此篇則韓魯詩說，故云補也。計補芣風一篇，據魯詩云芣苢蔡女所作也。補申風一篇，據劉向列女傳云申女作也。補黎風二篇，據小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責衛伯也。魯詩亦云，式微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所作。補許風一篇，據小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補宋風一篇，據小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其事詳于列女傳。補衛風一篇，據劉向新序，黍離壽閔其兄也。補息風一篇，據劉向新序，大車息夫人所作也。補譚雅一篇，據小序，大東譚大夫作也。補蘇雅一篇，據小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補衛雅一篇，據小序，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又補衛大雅一篇，據小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惟頌無所補。卷首及末皆有𪻐自識，其聞篇所載各卷章句字數，殊屬前篇之末，而列者誤於此。

孝經集註一卷

清陸遇霖纂。[illegible]雅步雲梯，江蘇丹徒也。嘗官高郵縣丞。書前有自序及凡例，後有門人張伯杼跋。首[illegible]載[illegible]孔曾論孝，歷代表章。[illegible]大旨以大全為注，易知通俗諸書。[illegible]或若浩繁，或病俚俗，因翻刪取精粹，以成此書。[illegible]以為庶人章內謹身節用句未註本皆平樣，不知謹字即敬字，遂文此敬字尤加切實。後錄一身是父母遺體，父母寧子之累，此自己尤加護惜，敬親揚名者此身，辱身貽名者亦此身，謹身不謹故也。[illegible]得於論者，而[illegible]切自家，述身世亦今閱者並讀。書刊於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九峯精舍自課文一卷　光緒刊本

清王棻撰。棻字子莊，浙江黃巖人。同治丁卯舉人。是書乃其掌教九峯精舍時自課之文也。其中說六宗、主張髦[illegible]三昭三穆說，而[illegible]四證[illegible]一攷，本鍾、再攷羣書。三攷字義，四攷禮文，其[illegible]要[illegible]則古[illegible]制天子七廟，文祖以外，即是六宗。本經於[illegible]受終文祖，[illegible]禰祭羣神，皆[illegible]獨遺三昭三穆。又[illegible]說舜三十徵庸，四句謂舜生三十[illegible]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與孟子同。[illegible]命文[illegible]紀[illegible]稱[illegible]王為[illegible]上文[illegible]十八載，史記[illegible]

隨意割截，以合徵庸二十之說，而以八年屬下在位遜減五十載為三十九載，合居喪三年為五十載，[illegible]王鳴盛[illegible]不紏史遷之[illegible]謬，反信鄭讀之謬，[illegible]可怪。[illegible]又謂陟方當作巡狩方岳解，徵庸在位陟方，言所紀生年，[illegible]承陟方言之，謂巡狩四方岳乃死，亦辨七世之廟，謂[illegible]言五世之廟可以觀，[illegible]萬夫之長可以生謀，[illegible]對萬夫之長，[illegible]諸侯所引[illegible]商書，[illegible]湯[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諸侯時之書。喪服[illegible]小記所舉，非常禮，且有錯簡。又解西伯[illegible]戡黎[illegible]據[illegible]地理志，黎屬商之冀州，非雍州牧伯所得而伐，[illegible]文王[illegible]武王時[illegible]書紀年帝辛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並可信。篇中并詳紏[illegible]鄭注[illegible]及回護鄭注者之誤。又攷侯鎬及方至于涇陽，據傳文以證地理，謂鎬即鎬京，方即往城于方之方，[illegible]涇陽在涇水之北，太原[illegible]王料民之地，在今甘肅涇州鎮原縣西，傳鄭箋俱非，諸條皆援證精切。[illegible]大馬皆能有養，謂犬馬指田犬獵馬，[illegible]犬馬皆能馳[illegible]逐禽獸以充

父母之庖，但甚能止此，不能致敬於人，[illegible]說[illegible]雖近強而甚新，亦可存[illegible]也。

毚天經說一卷 抄本

清趙樹吉撰。樹吉字沅青，四川宜賓人，光緒己酉拔貢。是錄凡經義三十餘條，說詩者占二十六條。說鄭風詩，於集傳所稱淫詩者，一一辨之。將仲子兮[illegible]是莊公諷公叔段之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釋兮[illegible]彼狡童兮[illegible]當
時祭逐之臣[illegible]之詞[illegible]思賢者而不得見之
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鄭詩廿一篇，惟女曰雞鳴、有女同車、子之丰兮、出其東門、溱洧，有男女情事。然雞鳴、同車皆美賢婦，丰是刺亂，東門刺禮法之士，溱洧乃舉其習俗，如近世竹枝詞，絕無淫奔之詩。樹鄭與衛不同，朱子徒以鄭衛同稱，連類及之。樹吉所論，不為無理。又論大雅文王[illegible]篇，所云王之藎臣，無念爾祖者，當指殷士，蓋殷之孫子，亦為周[illegible]之藎臣，毋更念爾殷之祖也。論齊風無佃甫田，謂仍是刺襄公淫亂，前二章遠人指文姜，無思遠人，是戒襄公。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是指魯莊[illegible]初立時，[illegible]齊人心目中時之料其後譽刺母也。其次章恰在南山、敝笱之間，無[illegible]令[illegible]其贊美處，即是譏刺處。又田甫田，即[illegible]獵。[illegible]盧令之篇，亦刺魯莊與齊襄田獵。篇中三言其人美，指魯莊之顯而易見，諸解皆[illegible]疑虐刺貴，不[illegible]閑雅，皆與音而理[illegible]可通。花談詩家[illegible]不嫌標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浙士解經錄一卷 光緒辛卯寫印本

[illegible]清潘衍桐錄。衍桐字嶧桐，廣東南海人。同治戊辰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是錄乃其督學浙江日，選錄士子解經之[文]也。兩浙向有詁經精舍之設，諸生多習經學，故雖在風簷寸晷中，不乏考據[精]詳之作。其中如[譯衍璽]汝后稷異文攷，江氏聲據宋本列女傳作汝居稷，衍鋆引[illegible]閟宮鄭箋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又論衡初稟篇云，棄事堯為司馬，居稷官。證鄭王所見之本亦作居稷。黃家岱食哉解，謂食[哉]句[絕]

為牧答帝之辭。方言及廣雅釋詁並云食，勸也。勸勉同義。[illegible]

[illegible]官，據此可[illegible]。項詠圭田說，據孟言卿以下必有圭田，玩一必字，知為卿大夫士穫祿之定制，非賞[illegible]有功之田，亦非[illegible]餘夫之田。圭本作蠲，毛傳蠲訓絜，即絜其粢盛之絜。陸懋勣陸氏釋文師讀為何人攷，據[書傳明][illegible]曾受學於周宏正，又陳書儒林傳張譏教授周易

老莊，元朗傳其業，但宏正卒於作釋文之前，譏卒在其後，故宏正舉其姓，[illegible]稱師者，譏也。黃家岱考經鄭注真偽辨，據王肅聖證論，難鄭后土及圜丘二條，決為康成注孝經，非小同。凡此諸篇，俱能力掃時解，中明古義，殊[足]未可以試牘而[薄]之也。

漢儒傳經記二卷　嘉慶甲子刊本

清趙繼序編。繼序字易門，安徽休寧人。[illegible]

[illegible]

詩表[illegible]高相與其子康，據隋志[illegible]授白王璜，應爲費氏，白子友，而白光傳朱雲，雲爲孟易博士，應爲孟氏，[illegible]別[illegible]而出之，非也。又[illegible]梁邱臨，既學於其父賀，又學于施讎，則亦屬施氏矣。[illegible]於施易缺之，[illegible]非也。書類中，杜林所傳漆書古文，[illegible]得于西州，雖非孔安國原本，亦非張霸百兩篇，且杜林之學，僅傳于賈[illegible]逵、馬融、鄭玄、衛宏、徐巡，[illegible]乃并尹楊孟周之學，概歸之張霸百兩篇，[illegible]非也。詩類中，[illegible]集恢、崔發，俱傳齊詩。[illegible]漢書藝文志，有齊孫氏故二十卷，[illegible]薛方、張恭祖俱傳韓詩，雖皆不詳所授，未可[illegible]也。許慎[illegible]於賈逵，若[illegible]春秋類中，鄒、夾二氏外，尚有[illegible]宣氏，見張元傳。又第五元、鄭興、閔[illegible]、班[illegible]等俱傳公羊，韋賢、夏侯勝、史高、梅[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尹敏等俱傳穀梁，揚雄、金子嚴、宗彭興等[illegible]傳左氏，[illegible]俱未之及。[illegible]禮類中，[illegible][illegible]不及大戴。三禮[illegible]傳授亦[illegible]詳。孝經類中，有古本孔[illegible]孔騰壁藏者，經見釋文敍錄，許慎[illegible]上方多孝經，又[illegible][illegible]沖上說文表，[illegible]，且孔騰許慎[illegible]經[illegible]此[illegible]。又[illegible]未之及。且諸經中[illegible]缺爾雅[illegible]孟子，究未爲備也。然視洪氏通經表，則遠勝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經義辨訛一卷辨疑標目一卷　康熙刊本

清周世樟撰，是編[illegible]所承訛舛諸條，大抵爲常通習者之通病，然不可勝舉也，其中間有獨見之解，如[illegible]據史記吳世家，泰伯卒無子，仲雍立，至武王得天下，求仲之後人而封之，惟伯無子，而文王生有聖瑞，太王遂欲傳季以及文王，不然太王豈無端舍長立少者，此說爲前人所未發，他若謂周之九廟起於孝王，以後有道曾孫，有道屬祖宗說，曾孫[illegible]則武王自謂，童子佩觿，童子佩韘，詩意本刺灑等，今人直作童子正面說，又如有粹有年，年者壽也，而以爲豐年，康姜康能，康者安也，而以爲清[illegible]此之類，頗有不[illegible]可往[illegible]俗者，亦有不[illegible]妨從俗者，其辨疑標目，[illegible]以見於類者[illegible]國紀爲限，[illegible]雖亦本於舊說，而抉擇殊精，[illegible]非徒[illegible]勦襲前比也。

經解斠十二卷　道光刊小字本

是書題長沙唐陶山夫子鑒定，及門諸子編次，陶山即唐仲冕也，首有唐仲冕序，序稱江南通州人文藪，如楊子述臣、王子鳳沼、徐子沂舫手輯書成，郵質於予云云，則及門諸子即楊王徐三人，而仲冕官通州時所取士也，述臣鳳沼沂舫殆其字而非名，是書卷一至二，易經，卷三至四，書經，卷五至六，詩經，卷七，周禮儀禮，卷八至九，禮記，卷十春秋，卷十一三傳，論語，學庸，孟子，孝經，爾雅，卷十二，補遺，[illegible]諸經辭略不同，大抵皆本[illegible]經要義，前人舊解，[illegible]殆十三經策案之類，備場屋中撏撦者也。

諸經略說一卷　康熙刊本

清周世樟[illegible]輯。每經為一篇，凡易經一篇、書經一篇、詩經一篇、春秋合[illegible]聖經左國公穀胡傳為一篇、禮記一篇、周禮一篇、儀禮孝經爾雅俱缺、大都[illegible]錄前人成說、其未當者多欠考正、如[illegible]稱衛鄭[illegible]號梧陽五國[illegible]淫風流行、故集傳止言衛鄭有淫詩、未[illegible]及梧、號且無風、何得混而一之、[illegible]鄭作[illegible]

[illegible]呂覽載魯惠請禮於周、周之魯有[illegible]頌、[illegible]無[illegible]美周公伯禽之詩、則呂覽可信也。此云成王以重禮以重禮賜伯禽、故有頌以祀周公、未非也。三傳之有異同、如邾儀父、[illegible]蔑、公穀以為昧、[illegible]染郿、左氏以為郿、公穀以為微、[illegible]此[illegible]同聲相假之例耳、乃以為無所適從、又非也。漢文帝時博士所議王制、與今小戴記之王制、非一書、此[illegible]為後人附會[illegible]非也。諸篇中獨周禮稍詳[illegible]錄[illegible]前浮[illegible]勝、

歷朝崇經記一卷　嘉慶甲子刊本

清趙銈序編、前有自序、[illegible]母朝記由漢至明[illegible]尊經之遞變、[illegible]蓋崇經同、而所見不能無異、約分三期、一漢附六朝、二唐宋、三元明、大抵唐宋以前[illegible]遵漢儒、[illegible]於朱子學校貢舉私議、猶言今欲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兼取胡瑗[illegible]等書、則兼取劉敞等、詩則兼取歐陽修等、周禮[illegible]則劉敞、王安石等、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等、春秋則啖助、趙正等云云、是朱子未嘗不重注疏、不采眾說、自元延祐二年頒行程朱經解、明因之、[illegible]古注疏幾於束閣矣、書中歸有光顧炎武二氏之說、深致慨歎、千餘年來、經學每降而愈下、讀是記者、知[illegible]漢學復興之不容已矣、

古大學註一卷　郟掌礦瑞新堂刊本

明喬中和撰。喬有自序，後又有跋。自序言晦翁更大學舊本，[illegible]乃獨存其迹，雖亦嘅氣之虛衰，或疑所謂釋其意而似涉自征自傳。至于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亦自征自傳耶。[illegible]以曾子二字為經傳分岐，譚脈似覺明白，若作自引乎曰之言，何獨自稱曾子曰。孟子亦嘗自引矣，我故曰舍子求實知義，此其例也。[illegible]按是書雖程[illegible]本，而訓義[illegible]雜參經而傳，觀從新，自謂心得，依朱[illegible]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去，去而不能遠，過也。[illegible][illegible]命道，從鄭本字，謂命之者，以命相當道也，善以過自咎，則依舊讀也。其自出[illegible]意者[illegible]明明二字，抑訓明明在下、明明天子之類，謂天子新民，以書稱新邑、新服之類，謂衣衰，童年無染，故曰未[illegible]，故曰明明，以殺而啟，故曰新。有者，居於日積，居下位，故曰民。知止即格致，有定即意誠，靜即心正，安即身修，慮即齊治平。知止者，居於父子各止其所，此之類謂道。讀亦秀論理財非本乎忠信，[illegible]徒約所[illegible]忠信之人所行，必先信之故，財自散而家自保。生財與聚財異，首章[illegible]

敵之定等語，皆生財也；若王安石青苗、聘糴，皆聚財也。自古多惑之小人止于自豪，即[illegible]為善之小人，及能禍者不能世[illegible]自是極快之論。書刊於崇禎十一年戊寅。

四書證義筆記合編不分卷 明萬曆刊本

明錢大復撰。大復字肇陽，江蘇太倉人，萬曆癸酉舉人，知東莞某縣事，大學士龍錫父也。是書大復先有四書證義之作，後令蓬萊，與諸生論性，及解官後答問諸生，各若干條，別為筆記，其子龍錫合為一編。首有鄒元標序，為證義作也。次有孟時方韓浚孟一脈張以誠諸序，為合編作也。其書陽明證崇陽，謂致知之知是即良知本體，朱註以虛靈不昧解之，非良知而何，良知便含得至善，致良知，即明明德，亦即止至善，而新民該其中，其實功在格物，良知之說明，則學問有所宗，無論大學大旨不外是，即中庸鄒孟大旨，亦不外是云云。按朱註虛靈不昧四字，不過偶然作訓，與陽明之以良知為講學宗旨者不同，大復於致良知外又添出止至善，便非陽明本旨，與陽明於知字外添出良字，非聖賢本旨正同，論學而專事調停，多見其牽強無謂耳。

漁洋山人自撰年譜二卷 乾隆刊本

清王士禛自撰，惠棟注補，後有士禛子啟汧跋，稱士禛著於康熙乙酉，未幾嬰瘍症，時作時輟，丁亥以下乃病中口授云云。按乙酉為康熙四十四年，士禛罷官之後一年，又二年為丁亥，士禛七十四歲，於辛卯七十八歲而不記其卒，棟據王氏家傳補之，蓋卒于是年五月十一日也。士禛順治乙未成進士，由揚州推官入為禮部主事，又由戶部郎中改官翰林院侍講，請推知不行取臺省，及部曹特改詞臣，皆自士禛始，後洊陞至刑部尚書，甲申以王五一案失出罷歸，庚寅復還原職，是譜於士禛一生仕官交游撰著，具見梗概，惟本文與注補，略無標別，須分別觀之，而小註中或稱先生，或稱棟謹案，亦不一例，殊屬非體，按崇禎十一年下，載是冬左便姚永濟入覲一事，而考功年譜稱方伯公子

崇禎十年致功歸，則此事當屬九年。棟已駁正之。如戊午與順天鄉試，得王泰來等一百八十六人，存刻榜，是樣乃武闈鄉試，盖脫武闈二字。又本文稱己未在翰林充明史館纂修官，据行狀，則充明史館纂修官，係在其前一年，棟注未及。又按鮑鉁稗勺，稱士禎字貽上，係唐司空圖隱居禎溪上，取此。棟未引及，殆未見其書也。他書紀士禎軼事，為棟所偏採者尚多，但無甚關重要，不必求備為貴也。棟之祖周惕，當以學著于士禎，其父士奇于辛未進士，又出士禎門下，以有累世之深淵源，故不惜以研作注史之力，為精華錄訓纂補，以是證非偶然也。

漁洋山人年譜一卷　乾隆刊本

清金榮編。榮字林始，江蘇吳縣人。是譜就惠棟補注改編，纂分紀年、時事、出處、詩文著述四項，混文與註而為一。如紀年內，順治十八年云：聞海寇大案，於良善力為保全，山人獨獲無咎，有天幸焉。康熙二四年云：拜別兩大人，偕叔兄上京師。二十八年云：葬祭酒府君。三十四年云：在戶部七年，得全請白，舉朝皆旅諒之。四十三年云：以王五一案為失出罷歸，茲以徵罪什，幸矣。四十八年云：奉旨蒙俯賡華芳譜。仍存先臣自序，皆士禎手筆。乃於五十年云：山人卒于五月十一日，葬於系河北岸祖瑩之次，與前信九一口氣，可笑孰甚。且於惠譜外，不增一語，蓋妄人所為也。

郭華野年譜一卷附一卷 康熙刊本

清郭琇字華野，山東即墨人。康熙庚戌進士，選吳江縣令，行取為江南道監察御史，陞至左都御史，坐與山東巡撫錢珏私書，降五級調用，尋令休致。己卯起用湖廣總督，癸未罷歸，卒年七十八。是譜為孫廷掞撰，[illegible]有若舜序，云據[illegible]自叙[illegible]歷履及[illegible]多方搜訪而成，據事直書，不似他譜之多所隱諱。所記與明珠、高士奇黨人搆陷事最悉。按琇[illegible]劾靳輔，輔明珠黨也，隨即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左都御史葛思泰、戶部尚書佛倫、傅臘塔、席珠諸人，既又劾詹事府少詹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諸人。據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則參明珠、余國柱之疏，主之者徐乾學，[illegible]乾學先以[illegible]其勢奸利[illegible]狀[illegible]告聖祖，因自具參稿，[illegible]所見而後令郭琇上之。又稱琇受知於湯斌，斌之死由高士奇諸人，[illegible]因又激琇劾士奇，其實讀[illegible]識者，乃乾學，非士奇[illegible]云云。據此則琇殆為乾學所惡而利用之，其時乾學之罪，不亞士奇，而琇無一語及之，則光地之言，殆可信也。後琇為佛倫及士奇之姪高承爵所搆，幾陷不測，韓像相尋，殆乾學貽之害矣。若舜未[illegible]其隱，故止就事論事，即此亦足知其時朋黨傾軋之為禍烈矣。琇宰吳江，有善政，聖祖南巡訪得之，以故驟起用，亦以見其時[illegible]下情上達之易焉。[illegible]中憶[illegible]存文二[illegible]，詩[illegible]奏稿外，山其片羽，附一卷，則墓誌銘行述也。

于襄勤公年譜二卷　道光戊戌重刊本

清于成龍字振甲，[illegible]奉天蓋平人，以恩蔭授直隸樂亭[illegible]令，[illegible]陞通州知州，皆有惠政，[illegible]歷知府、按察[illegible]河，以持開海口放積水議，與靳輔[illegible]不合，[illegible]所[illegible]主東水注海，[illegible]議不合，以閣[illegible]臣九卿多助輔，兩議俱罷，旋[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又內[illegible]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又外出為河道總督，[illegible]丙子，討噶爾丹，[illegible]命督運糧餉，再巡撫直隸，再為河督，卒於任，[illegible]諡為宋犖李樹德同撰，[illegible]事記[illegible]言，詳而不冗，尤詳於與靳輔[illegible]治河事，不僅下斷語，而得失自見，[illegible]主[illegible]

[illegible]居都察院日，以奪情及[illegible]開捐納[illegible]二事，犯清議所不韙，陸隴其兩參之，至欲[illegible]借端殺隴其，李光地謂其微嫌[illegible]失人望，訣裂無所不為，而譜中絕不[illegible]及，殊有所諱[illegible]，其清德實足為一時矜式，毋[illegible]所至皆以抑制旗民為事，至謂王子貝勒公[illegible]侯伯家人[illegible]有不法，要執法重治，即皇莊之人亦不瞻顧，此豈他臣僚所敢言耶。後附王士禛撰墓誌銘，多所諱飾，與[illegible]諛誠李[illegible]之大不足徵信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李文恭公行述一卷 咸豐元年刊本

清李星沅字子湘，號石梧，湖南湘潭人。道光壬辰進士，以翰林院編修外放陝西漢中府知府，洊升陝西巡撫，至兩江總督。乞歸養母，尋以廣西會匪滋事，授為欽差大臣，馳往勦辦，卒於軍，謚文恭。行狀為其子桓等所撰，敘述詳慎於星沅歷官事蹟，敘述詳悉。按星沅治事勤能，在陝、滇撫任，日平定回匪；任江督日，籌辦海運，著於績；惟在廣西，值金田賊勢初張之際，與巡撫周天爵意見未能協，加以遲速事機一誤，馴至燎原，其後人或謂星沅非不盡其職，不可辭也。又道光二十八年，因御史曹楙堅奏參江蘇保舉卓異府縣各員劣蹟，派侍郎福濟來江駱秉章查覆，同沐潤秋家丞等分別革職遣戍。星沅照部議降二級調用，改降四級留任。中貫 [illegible] 不詳及此等事，豈欲諱飾者耶？前載 [illegible] 御 [illegible] 謝恩摺 二文。

駱宮保年譜一卷 同治刊本

清駱秉章自述。秉章字籲門，廣東花縣人。道光壬辰進士，官至四川總督，協辦大學士，卒謚文忠。記至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因病請假而止。其年當十二月，竟歿。補記亦無序跋。後附奏議三篇，其一上於御史時，陳廣東文武諱匿情形；其二上於四川總督任內，一陳生擒石達開、勦滅髮逆大股情形，一陳擒獲匪逆首情形。據譜所記官御史時查庫事，可見其操守。清介。其在湖南、四川，除保境外，更以兵餉協助他省，如援江西、援浙江、援廣西、援貴州、援陝西、援甘肅、援雲南，遂成中興之功，而長於任賢使能，在湖南倚左宗棠，保宗棠由舉人薦郎中，賞加四品卿銜，諸但載宗棠因樊燮控案出署事，不載保薦之事，殆不居薦賢功也。其他諸將帥由其簡拔而成名者，不可計數。譜記洪秀全攻長沙不克，始北竄，其時在長沙辦賊，共六七萬人，城內有一中堂、三巡撫、三提督、總兵十一二員，城外有兩總督，竟不能追

共北竄，以至潰決，真是恨事，而向榮堵截賊河西，尤
不得辭其責也。又記吳文鎔田鎮之敗由於
失助，王珍之軍牂調而中阻，誤於吳坤修之利己，皆
他書所未及，於四川軍事尤詳，考咸同軍事者宜
必資之也。

魏秋浦行述一卷 袁氏刊本

清魏銀河，字星槎，號秋浦，浙江錢塘人，諸生。受知於
蕭東皋，請業於有息園，工詩，與陳凡、杭董浦、
吳西林、汪槐堂、丁龍泓輩相酬和，翁覃谿贈以
詩云：湖山幾箇論耆舊，及其齊杭唱和柔。其子成
憲以郎官讞案揚
州，適銀河有方科寶應，侍舟中數日，羅兩峰為
作官舫侍膳圖，覃谿復題詩云：畫中邗
溝交淮口，畫中郎官今太守，讞獄淮揚二載前，
歡敘初追十年後。蓋其時成憲以郎官出守揚州也。
是編其子成憲等所撰，大都瑣事，惟記丁龍泓
子佐耿介不屑受人饋遺，揚銀河遣贈衣，佐
以詩謝云：歸袍解贈情何限，記取年時戊子冬。又貸
揚州閻京順千金，其孫隔三十五年而未償，皆古
誼足傳也。

仁菴自訂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魏成憲自述。成憲字寶臣，號春松，又號仁菴，浙江錢塘人。乾隆甲辰進士，殿試二甲四名。以大學士阿桂兼管刑部，阿桂奏刑部需人，改派刑部，行走，洊陞郎中，外放揚州府知府，擢江安督糧道，丁憂，補山東兗沂曹濟道，再以丁憂解任，因失察儀徵私梟案降級，以六品員外郎用，補戶部四川司員外郎，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告歸。所記止於七十六歲主講紫陽書院，不及卒之年月日，據成憲子所作而後起，宦皆不違譜中所記。在刑部日，杖斃郎陳盈官，減釋新疆等處遣犯共六千四百餘名；在揚州日，鞫實副將楊天相誣良為盜案；在戶部日，奏請豁免積年應追未完違例抵價充斜灑稅銀四兩案；覆核山西省二十州縣盟丁銀歸入地糧案，皆其犖犖可稱者。成憲工詩，刊有請咨詩集，所作間附見譜中。

徐相國年譜節略一卷　排印本

清徐桐撰。桐字蔭軒，漢軍籍，道光庚戌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庚子拳匪亂，桐與其子承煜等附之。聯軍入京，桐自縊於私第，年八十二矣。是譜為其從姪右璽所撰，首有其門人魏元曠序，序稱節略其事實為列傳，不論年。所記同治六年諫止兩宮臨幸，七年請兩宮召見樞臣，皇上入座，以擴聰明而廣聞見，八年因武英殿災奏請停止一切大小工程，光緒二十一年疏陳權利名為大實諸事，尚能持正。其他大率迂疏，見其請大計疏中，謂邪說誘與凡英雲者皆僭逆其浮游不根之論，以帝號遍而言自強，推載漪新黨人言也，以道為義和團篤信，無事敗尚知死殉，則視載漪、剛毅等為賢矣。傳中載二十六年以拳匪亂，敵軍入京師，乘輿西幸，殉於私第云云，此外不著一字，並其子承煜附載漪、袁昶、許景澄等，又不隨其父同死，卒就戮，傳乃以為忌者入其罪，斯可云不辨黑白者矣。

重刻駱文忠公年譜 光緒乙未刊本

清駱秉章自述。是本係張蔭桓重刻[illegible]。首有蔭桓序，增入御祭文、御碑文、國史館本傳，而刪其[illegible]後附奏疏三篇。又分為二卷，上卷[illegible]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止咸豐六年丙辰；下卷始咸豐七年丁巳，止同治六年丁卯。[illegible]亦未補[illegible]辛[illegible]三月日。據原刻[illegible]削字數處[illegible]最謬者[illegible]其[illegible]並其年譜二字下[illegible]刪之，使閱是譜者不知為何人所撰。[illegible]何璟略至此，增[illegible]國史本傳，最善。蓋本傳與年譜，敘事實互有詳略，宜參觀。本稱秉章為[illegible]政，在一識字，極有見[illegible]識人。亦以此推曾文正、左文正，獨閒用權術，獨秉章無之。雖無赫赫之戰功，論度量，實為中興名臣第一人也。

王阮亭行述一卷 康熙刊本

清王啟涑、[illegible]啟汸、[illegible]啟汧述。[illegible]三人皆士禛子也。[illegible]係藍印，當是士禛初卒，以訃同人者。惠棟[illegible]年譜，未[illegible]見此[illegible]，故所述事實，多[illegible]譜中[illegible]所未及，如理雒楊日直李應軫之子，而懲州役，訪詩人邵潛夫，而咸已令[illegible]壬戌午順天武闈鄉試，得羅漢徐憲武、繳煌，後皆成武狀元。[illegible]吳天章[illegible]其佳句，吳[illegible]名[illegible]下[illegible]識那孟貞，託其松客邸，其妻子[illegible]諸事，皆可傳。[illegible]是本流播極罕，當與惠譜參觀。

秦宥横事略一卷　排印本

清秦樹聲撰。宥横，河南固始人。光緒丙戌進士，[illegible]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截取知府，出守雲南曲靖，調署雲南迤東道，[illegible]調迤西道，[illegible]權迤南道，遷雲南按察使，改提法使，又改廣東提學使。辛亥革命，避居上海，旋走京師，卒年六十六。[illegible]樹聲在工部日，因德宗召見詢部務，面劾樞臣[illegible]狀，為權貴所忌。在迤東道日，知英人爭片馬地，[illegible]滇督錫良草奏，言不可許者六，必可爭者九，為英人所畏。晚居京師，以賣文鬻字為生計。袁傳統嘗徵為河南提學使，弗應。[illegible]亦請李士某中丞[illegible]之撰[illegible]者，是篇無撰者名氏。

江甯平，列頭等功。

及圍金陵，諸軍疾疫大行，獨逢元軍無傳染。

羅提督事實一卷　光緒刊本

清羅逢元字旋吉，湖南湘潭人。武生，從征粵寇，積功至提督。是書合[illegible]行狀、[illegible]、國史列傳、通志列傳、縣志列傳、別傳、墓表、墓誌銘、去思碑、黃鶴飛樓記，為一編，而附以湖南巡撫李瀚章奏請[illegible]祀本籍昭忠祠，並家世出身事蹟、戰功清單，及孔都[illegible]奏原摺。所記戰功，以行狀及清單為詳。其守金桂關，以少擊眾，最見勇敢。惟[illegible]剛直，將帥[illegible]之，故終身不獲特[illegible]。曾國藩稱其沈毅[illegible]。[illegible]湘軍中酬功最[illegible]者。行狀稱逢元在軍，[illegible]嘗令月日課士卒浣浴，或令更番解衣驗蝨，多寡準杖數云云。逢元不[illegible]學，而暗合醫術上衛生之理，抑亦奇矣。

彙載

賜卹編言一卷 咸豐刊本

首錄咸豐六年四月廿七日賜卹上諭、次諭祭、諭碑文、次國史館本傳、次何栻撰家傳、次魁齡撰墓誌銘、次張金鏞撰神道碑銘。除國史館本傳外、他文大都因行述而成、惟多增諛詞耳。

臨川答問一卷 同治刊本

清李聯琇撰、劉壽曾錄。聯琇字少湖、江西臨川人。道光乙巳進士、官至大理寺卿。同治乙丑、曾國藩延主鍾山書院、壽曾即書院肄業生也。錄所聞講授之語而成是書、前有壽曾序、稱仿鄭志之例云云。凡易三條、書五條、詩六條、禮三條、春秋三條、禮九條、爾雅三條、他雜問八條。書中折衷群說、審義多當、其自出已見者、如據春秋左傳春秋莊十四年秋七月荊入蔡、左傳於是年敘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

敖及成王、而未言及楚伐蔡事、息媯入楚甫半年、安得遽生二子。即係追敘莊十三年楚執蔡侯以後事、則二子當生在十二三年、至十九年而楚子卒、二子皆童稺耳。堵敖立五年、成王弒兄代立、成王年必更幼於堵敖、豈有未及十齡而能弒兄者、則二子必稍長、非息媯所生可知、則左傳不無可疑、而列女傳所記息夫人事、未必不可信。又辨太師摯、據史記云讀春秋麻譜諜至周厲王而歎、曰師摯見之矣、是師摯事蹟見年麻譜諜、下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言師摯即言關

雎與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相合洋洋盈耳之歎當屬曠代慕想之辭如郁郁乎文哉之類……爾雅兩牽牛謂牽牛主犧牲有牛象故曰牽牛河鼓象牽牛之人故亦名牽牛……牽之者與所牽者皆可云牽河鼓一名牽牛轉概星紀之牽牛為非牛宿以上諸辭援據……確惟諸解有已……好憑臆文……集者……壽曾未及……文集故不見書出……

按壽曾序作於同治十二年癸酉至光緒四年……壬午勝孫……始刊行壽曾歿已七年矣末有……跋言壽曾尚未續輯以未任勝孫寫目概不羼入云

嗳經日記一卷　光緒刊本

清劉爾炘撰爾炘甘肅皋蘭人是書首有自序……謂治春秋當治三傳三傳互有得失而左氏詳於事實事實明而聖人之經旨自顯……所論……餘皆事實……聖人作春秋不過據事直書其是非善惡自在言外並未嘗容心於褒貶其有意論斷者如成宋亂及宋災之類數條而已又以為今日而讀春秋當先其所急……如何國與周為同姓何國為異姓何國為華何國為夷華何以弱夷何以強或由於人才之盛衰或係乎政治之得失或兵謀戰略之不同或交涉往來之各異皆當悉心考究他如三傳之異同諸家之純駁先儒已有定論略知梗概可也書中論春秋託始於隱……進溯……王之說左氏敘季札歷聘中原之事非表季子之賢正以傷中夏之衰……之旨理……可也後附大旨提綱表即節左氏之言事實者為之云

經學講義一卷 光緒刊本

清王舟瑶撰。舟瑶字枚伯，浙江黃巖人，光緒舉人，官廣東候補道。是編在北京大學堂課士之講義也。首論讀經法，[illegible]次[illegible]義，大旨以學者讀一經必求其大義所在，[illegible]不宜假伸於形聲訓詁名物考據之末。次述經學家法、孔門傳授、易家、尚書家、詩家、禮家、春秋家、孝經家、論語家、孟子、爾雅家、小學家，共十一章，亦能備舉源流。惟隋志尚書[illegible]及陸德明、朱竹垞咸謂馬鄭所傳非孔氏舊本，古文本不誤，而舟瑶能之。據范書賈逵傳，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逵傳父業，則逵為安國嫡傳。又孝經章，[illegible]鄭康成六藝論叙孝經云玄又為之注，是康成注孝經無可疑，而舟瑶據王伯厚以鄭氏為鄭小同，此二條皆其小失。至通發自強之處，附會新學說，非經旨矣。

五經合纂大成三十卷 光緒十一年石印本

無纂人名氏，蓋為舉業而作，以鄉會試[illegible]故也。有注、有講、有解，又間有[illegible]書[illegible]以[illegible]五經命題[illegible]業。大抵取五經體註大全、五經備旨、七經精義等書，頗精刪，而仍以御纂七經，其春秋註後據以左氏、公羊、穀梁三家[illegible]文[illegible]附以胡傳，又以禮記名本[illegible]，但舉大義，無依經詮釋[illegible]者[illegible]為[illegible]，以使與他經一律[illegible]其[illegible]裁排次[illegible]之功，[illegible]不足[illegible]於著述之林也。

尚書讀記一卷 乾隆癸巳刊本

清閻循觀撰。循觀字懷庭，山東昌樂人。乾隆進士，官吏部主事。學宗程朱，與韓夢周善，嘗共讀書程符山中。是書及春秋一得，即成於其時。歿後夢周[illegible]刊板[illegible]。其稟並為作序。其書大旨，仍襲梅[illegible][illegible]唾餘，謂禹言已見皋陶謨，不必別為禹謨；謂泰誓文多詭偽，如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朋家作仇，脅權相滅，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無益，謂暴無傷，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崇信姦回，

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都不類商周間文字；謂牧誓上有司徒、司馬、司空，太誓則曰六師，同是史臣之辭，不應有異；謂泰誓三篇，數紂罪不出牧誓婦言是用數語之意，惟犧牲粢盛既於凶盜[illegible]，則自微子篇攘竊神祇之犧牲來；謂時哉不可失，非聖人之言；謂觀政於商，從史記觀兵來；謂乃曰吾有民有命，從戡黎來；謂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從孟子來，而失其義；謂泰誓下篇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不與通篇意既不貫，亦不似對友邦冢君之言；又據金縢我之弗辟，孔注訓辟為殺，蔡仲之命後有率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之語[illegible]，疑古文尚書與孔注出一人偽作。凡此皆[illegible]圉於成見，有心以求其[illegible]。至若解[illegible]予則孥戮女，謂孥坐為奴也，罪輕者孥，罪重者戮，故云孥戮；解[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俾易種於茲新邑，謂[illegible]易治田疇，言不使得耕種於此，非族誅之謂，雖於義未盡愜，而可備一解；惟謂古書戮誅殺等字，非必罪之死，戮多訓辱，誅多訓責，竟與竄三苗于三危，孟子變竄言殺，則殺亦可訓竄，此[illegible]併識其過矣。

周官又立政而外，周官、周禮皆偽，則[illegible]與程朱之旨悖矣。

書經疑言一卷　刻本無年月

清王庭植撰。庭植字實丞，江西廬陵人。是書於舊解未盡愜者，自抒所見，說多可喜。如納于大麓，謂大麓者太山之麓。麓，山足也。堯使舜行禮，而望秩于山川也。東方為雷雨所從出，二月又雷雨發動之時。弗迷者，言雷雨應時，毋或愆期也。又禋于六宗，謂宗字之義不可略。六宗者，參五帝而加尊帝嚳也，即太皞伏羲氏、炎帝神農氏、少皞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也。記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黃帝、少皞、顓頊、帝嚳，係堯舜同姓之祖，又上溯伏羲、神農開創之帝，是為六宗。又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謂禹讓稱水火金木土穀曰六府，越千年至啟，其子以穀為稼穡，本生於土，故合穀而稱為五行。有扈時尚無其名。五行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行讀去聲，即誓狎侮五常之意。夏之時不能有三正之名，堯典已明言仲春、仲夏、仲冬，舜典又明言歲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一月朔巡守，即以建寅為歲首之證，則夏前無子丑之建可知。三正者，蓋舜為受禪之正朔，有扈氏負固不服舜禹受禪之三正，俱不來朝。孟子所云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也。據此諸條，援據並確。其論古文尚書，雖亦不敢以為非偽，而亦歸於閻氏，如孔子引書惟孝友于兄弟一條，閻氏謂孔壁之本以孝乎惟孝為句者非，乎字是當時人口氣，非書辭。又謂人心道心十六字為虞廷孔子思孟相傳之統，必不偽，固非隨聲附和者。

書經大義一卷 廣州排印本

清楊壽昌撰。壽昌字果菴，廣東歸善人，光緒舉人。是書括董子說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謂政即民政，中分四篇，第一篇民政之原理，第二篇民政之綱要，第三篇民政之機関，第四篇民政之根本。每篇又分細目，而附以經文經說，每段之後有案語，亦雜以新學理新名詞，每段下又有案語，以申闡發其旨，雖大致詁經之體，然乃見經旨無所不包，而勦新者亦必厭經之喙矣。

尚書副墨不分卷 崇禎辛未刊本

明楊肇芳撰，其子徽奇刪補。肇芳字葆元，鄉貢，官太倉訓導。徽奇字公木，諸生，江蘇金沙人。是書首有馬世奇、楊廷樞、張明弼序，又有徽奇自序及凡例，所列引用古今人姓氏多至五百七十餘人，明人居十之九，同時人又居四之三，周延儒、項煜亦與焉。其書兼採自漢唐注疏傳註及宋明語錄，又及歷科程墨，融會其義，以成此體，似講章，又非講義，似時文，又非時文，又加之種種批評圈識，盡明人說經之最陋者也。

尚書詁要四卷　道光五年刊本

清龍萬育撰。萬育字燮堂，四川成都人。是書首有自序及例言。[illegible]書[illegible]例，逐句為注，[illegible]義遵欽定傳說彙纂，[illegible]其象數名物則載之上方，論古[illegible]文不疑梅賾，而以安國傳未見前後漢書，恐為鄭沖以下所依而託於安國，而亦不敢謂必無孔子相傳舊義。論禹貢，謂蔡傳於中州水道但據桑經鄭注，[illegible]致多缺誤，[illegible][illegible]果王[illegible]地理今釋及胡氏錐指。論書序，謂[illegible]雖為朱藝所作，然相傳已舊，實出[illegible]孔壁[illegible][illegible]使無者。全書[illegible]主[illegible]簡約，於初學亦殊便也。

書經講義一卷　宣統寫印本

[illegible]書分六章：一章，全經大義；二章，虞夏書；三章，商書；四至六章，周書。大義中又分[illegible]綱領源流、今古文分合真偽、書序、大[illegible]、[illegible]闕、殘義[illegible]不行了於訓詁。[illegible]書中[illegible]伏孔並收，據隋志有王肅尚書駁議五卷，馬融尚書注十卷，所釋皆二十八篇今文，斷為[illegible]偽作古文者不出於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視丁晏餘論之詞為尚為[illegible]勝之，雖不[illegible]序雖不信為孔子作，[illegible]謂孔傳未上之先百篇序已著於漢代，司馬遷且據以作夏殷周本紀，因謂書之先河云。

詩經疑言一卷 刻本無年月

清莊植撰。是書說多奇創，如謂南與雅頌俱樂名，不應統以國風；豳風者西周之風，不應在名國後；黍離既為王風，不應雜鄘衛之間；大雅多朝會諸侯之樂，小雅多燕饗羣臣之樂，不但政有大小，即聲亦有大小；季札以大雅為文王之德，以小雅為周德之衰，由盛而衰，不能先衰後盛，是小雅不應在大雅之前，[illegible]書次亦不應在商頌之前。[illegible]孔子言雅頌各得其所，[illegible]謂伯魚以周南召南，其餘統以三百而已，其刪定次序並無可證；後之論詩者，係本季札觀樂，隨太師所陳之先後，[illegible]原(?)幽[illegible]秦二風[illegible]在齊風之後，四始之義(?)亦本於此。因謂論詩宜首大雅，而次小雅，次商頌，而後周頌、魯頌，次周南、召南，次豳風，而後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而以王風終之；文王為雅，然邪為頌，然關雎為南，然七月為風，然[illegible]此論翻空而有理，然如[illegible]論周南召南[illegible]但[illegible]南，謂[illegible]周召皆指武王之詩，而言周南召南即周召二國之樂，[illegible]關雎[illegible]后妃指武王之妃，[illegible]鵲巢為召公所作，是成王后妃于歸之詩，故合為首篇，他條[illegible]獨標新義，太[illegible]亦有所本，[illegible]序說而引申之者，其論大車[illegible]大夫[illegible]釋千古之疑，[illegible]詩讀左傳息[illegible]列女傳[illegible]載息夫人事互異，[illegible]左列是非，合執一說，莊植以為皆是，息夫人[illegible]獨是兩人，左傳稱[illegible]既有[illegible]列女傳是息夫人合葬一事，不然則列向豈不讀左傳者，案此[illegible]說則後世稱桃花夫人者，真大謬矣。

詩□觸□六卷　咸豐二年刊本

明賀貽孫撰。貽孫字子翼，江西永新人，布衣。是書□

首載凡例[illegible]

通[illegible]

謂漢儒□於古序之外，往往牽合附會，有害詩意。□

惟南陔六詩，今所存者，□□古序發端一語，漢儒未

嘗贅□。故知六詩之序獨古。他所□考釋，則斟酌乎

朱□，標以己見。□謂朱子所訓雅頌，圖轉不謬，優於毛

鄭。雖時與序□尊相背，正可互相發明。則□論國風

以為日雅日頌，二雅三頌皆有倫，其國風[illegible]稍符

無不可入樂。[illegible]

君子[illegible]

峻而特。又謂詩不妨刺，論最暢達。論周南召南，謂

採周南之詩者，在周公輔成王主內治之時，以其為文

王而作也，則繫之周公。採召南之詩者，在召公分陝佐

天子為方伯長諸侯於召邑之時，以其為諸侯被文王之

化而作也，則繫之召公。[illegible]論關雎，□毛以為

美后妃，齊魯韓則以為刺康王。[illegible]偶諷刺

貽孫□以為古序一也，□□所謂刺諷者，非諷文王、太

姒，乃以諷夫不能如文王、太姒者，所謂周道闕而關□

雎作者，蓋奏樂亦謂之作，猶始作翕如之作也[illegible]

則謂[illegible]論二雅[illegible]

大小國□有大小，鄭玄□孫小雅諸侯之樂，大雅天

子之樂，□說雖甚辯，究嫌牽曲[illegible]

解[illegible]聊備一

說可耳。

詩經大義一卷 廣州排印本

清楊壽昌撰。是書分二篇，第一篇詩之體例，第二篇詩之義蘊。體例又分重言、韻字、曲言、直言。義蘊又分男女之情、父子之情、兄弟之情、君臣上下之情、朋友之情、憂時念亂之情、同精敵愾之情。各引詩以證其說。其論體例，謂詩自爲一種文體，非可以尋常撰責義之法讀之，不通其文體，不能得其指歸。論重言，謂重言之體有前後只一意者、有前後喻分淺深者、前後分淺深，尋常文體所同，前後只一意，詩之文體所獨。論曲言，舉陳古刺今、言美見惡、託物比興、代言情隱諸例。義俱要㮣，可通古今詩學之郵。

詩經嗜風詳解八卷 雍正刊本

清陳抒孝輯，汪基增。抒孝字白先，江西新昌人。汪基字敬堂，江蘇呈源人。首有吳啟昆序，及基例言、圖說。所解以朱子集傳爲宗，未詳者乃參用他說，或尋其備而爲之補釋。字訓注本字下，句義繫本句下，篇後有識，以全篇之旨，題曰詳解。中篇題曰詳解，專講作意，分篇旨、章旨、句旨。上篇題曰備考，詳於名物典故。末卷論列有圖說。嗜風者，蓋襲坊選古文之名，尤近俗。

杜東原年譜一卷　光緒二年刊本

明沈周撰。據譜，東原生於明洪武二十九年丙子十二月初五日，卒於成化十年甲午十月戊申，年七十九。始號五塢山人，又號東原耕者，又號鹿冠道人。永樂庚子，以儒士讀大誥，舉生徒，朝于北京。洪熙乙巳，本府延纂永樂事蹟。宣德乙卯，本府修宣宗實錄，又延為七縣總裁。景泰五年，朝廷修輿地志，郡守請修縣郡中事以應。此外郡邑舉賢、請鄉飲，皆固辭。所著詩文，題曰學言，今亦不傳。周為東原門人，故傳記述其概，搜史鑑西村集，有東原誄，吳寬家藏集，有東原墓表。東原得宋朱長文樂圃，而家其旁，自號東原。吳人因稱東原先生。王鏊東原詩集序，稱樂圃在吳城西，其東有原焉，故世稱東原先生。所述較諸譜為詳，是譜附石田東原圖卷，故顧文彬刊之過雲樓書畫跋中。此丁日昌持靜齋有是譜抄本，羅振玉雲窗叢刻

又有影印本。

周草窗年譜一卷　光緒二年刊本

清顧文彬輯。文彬字紫珊，江蘇元和人。是譜據朱存理珊瑚木難載弁陽老人自銘，生於宋理宗紹定五年壬辰月廿一日，又據趙由初跋老人所遺王大令保母帖卷，定為卒于大德二年戊戌，年六十七。他如癸辛雜識、齊東野語、蘋洲漁笛譜、浩然齋雅談、志雅堂雜鈔、清容居士集、珊瑚網、雲煙過眼錄、絕妙好詞諸書。惟李日華六研齋筆記載周公謹，名密，號草窗，又號弁陽老人、泗水潛夫，殘元時流寓吳中，目見僞吳張氏狂圖不遂，城破國亡，皆由任用非人，淫樂自恣，竟殲天戈，有足嗟者。於雜記中得其詩數絕，皆追悼之作云云。按草窗生於紹定五年壬辰，而張氏起於元至正十三年，至二十七年而殁，日見吳亡，年當在百三十六歲以外。文彬謂日華所稱潛夫，乃錢塘陳振祖，明初為國子監學正，其詩所云次盧先生韻者，當是盧熊，列朝詩集潛夫有盧公武夜城隱居詩，是其確證。又吳修疑年錄載注弁陽老人至大戊申年七十七尚無恙。文彬考知係本於癸辛雜識別集錄高炳如對妻銀花帖，此蓋有云季余七十七歲，蓋指炳如而言，非弁陽老人也，足可據此以正二書之誤。又按筆記所載潛夫諸詩，今案本草窗韻語圖無之，文彬未得見，故未及援引耳。是譜刊在過雲樓書畫跋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吳氏家乘一卷　同治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首吳昌壽事實，一曰名宦錄，一曰鄉賢錄。昌壽浙江嘉興人，道光乙巳進士，歷官廣東連平州知州、陽山縣知縣、韶州府知府、廣州府知府、南韶連兵備道、廣東按察使、廣東布政使、湖北巡撫、河南巡撫，緣事降調，重授廣東布政使，署廣東巡撫，卒於任。其治連平、陽山、韶州、廣州，於剿匪、賑災、訓士、築堤、治獄、平械鬭諸事，俱有成績。故卒後，士民呈請入祀名宦，而邑紳又同時舉其敦行勵學等事，呈請入祀鄉賢。是編即彙合地方及本省公呈並部議奏而傳之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慕良雜纂四卷　活字印本

清莊有可撰。有可字大久，江蘇武進人，諸生，徧研群經，尤精春秋，與張惠言、惲敬、左輔輩友，左輔為作傳，存集中。所著說經之書凡七十種，春秋占三十種，[illegible]其玄孫俞俱保藏未佚，先以此種印行。是書考證群經，多獨創之解，尤[illegible]者，謂[illegible]詩首篇，其題名不曰雎鳩而曰關雎，蓋關之古字本作丱，丱丱猶兩兩也，丱字象鳥形，非鳥鳴聲，謂衛從河南經傳無明文，[illegible]詩[illegible]左傳閔二年宋桓公以兵逆諸河，宵濟，[illegible]衛民[illegible]，謂宋師渡河而北，故漕也，虛也，楚邱也，皆衛地，皆在河北，證之春秋，宋襄公即位[illegible]衛城楚邱之後，遷帝邱之前，而[illegible]衛詩有河廣，[illegible]證鼷鳥鼠同穴，只是見兩山相接，一似鳥形，一似鼠形，有水源於其中，[illegible]以象形取名，又謂桐柏山本當作同白，白古伯字，長也，[illegible]前此本名塗山，禹治水合諸侯，遂更名同白，讀者妄加木旁，且因此山名桐柏，遂移塗山於今之遠[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謂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閟宮以享先妣，謂之追享，則始祖之母，本以無夫而生子，而推祖而有父，則追之且不勝追，何以斷其為推祖？其說春秋尤多奇解，謂□公代商納子糾，糾既書子，當為襄公之子，時襄公被弒，諸臣欲立長君，故背魯盟而立小白，小白未奉王命，受誅糾，是亂賊非僅爭篡；謂三代置國史於十二月之末，傳所云歸餘於終也，漢高祖紀後九月，顏監注曰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屢書後九月，則知秦律至漢初應置閏，必依致之於歲末，蓋猶承三代歸餘於終之法。至論春秋之義尤備，惟傳所云於字數得定歲差法，未見其說，□惟□□而失者亦不少，如以西王母為指房后，二南指終南山，漢廣為豫著漢有天下之兆，沱墳謂秦之所以繼周，甚至解周字，謂其外門即山形，其中吉即卜吉，釋魯字謂魯為東國，文當從西者，有聲者，日光所映者而從西，是反□盟，周都鎬京，在●在中國之西，封伯禽以鎮撫東方，使從西周之治，猶西與及東之意，則□□巧而□遶穿鑿，□□□書中□□紙古文尚書、詩小序、周官、春服傳、爾雅，□□並時詆

及惠棟之廖氏易，亦頗□其摘譯概之，殊開後來疑經之漸，□□為劉自子學者治經不務考據所見，□□所以標識是書之旨矣。

謂世子無□私，上不可欺君，下不因大夫，即生至知色，只於□生子，則為本長，故□雖諸侯必有之也。

子者亦或□王之稱

九經通假字攷七卷　舊抄本

清錢坫撰。坫有詩音表，已著錄。是書無序跋。按坫所撰十經文字通正書之未定稿也。存卷一至卷七，起一部，訖帛部，以校通正書，止得其半。通正書有三小聲內亦詰非，共雚雖放丁可兮号喜青豈缶高H卓畜稽巢橐軌有毋東非宮諸部，而是書無之，當是後來所增。且是書有豆一出泰穀諸部，而通正書無之，當是後來所去。而各部之字與注亦多不同，當是後來所更定也。按坫書博采羣書以證古字通段，原表然如形聲之誤，不可通之段借，與子擬假，只傳寫之誤，與通段絕不相涉者，坫亦一概收之。其他沿譌襲謬之處，亦復不少，疏略殊甚。蓋未通而通正書亦未見有所訂正，何耶。

會輔堂問答記畧二卷　光緒庚子刊本

署亦琦編輯，後有跋，題三韓，即今滿洲也。跋稱其祖於光緒癸未建會輔堂，按期會講，諸生有問者，輒喜與之反復辨論，歸必述諸家塾，所錄蓋口述云云。而其祖為何人，未述及。按其祖名漢學商兌贅言。是書分二卷，上卷四書，下卷五經，而大學又分入門，辨明知，綱領條目，要旨數辨，止至辨，物德辨，本章釋各目，中庸又分心法真詮，性命，道不可離，中是天機，天地萬物，中庸三十二章大旨，知仁勇，困勉，家國天下各目，論語又分開章，罕言仁，五行所統，五常七情，言行，小學大學，君子小人，名利二論，首章，禮樂二論，末章，孔門諸錄各目，孟子又分語意，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門人問事告子各目，易經又分八卦，理氣，理數，五行，五常，五德，三德，子由各目，春秋又分經義，傳義各目，末篇則總論六經也。理解不出宋儒，而意特顯淺，語亦條暢，然如論易而及金錢課丹經，堪輿太上吉神凶神之說，則駁雜不經甚矣。其書詩禮春秋，猶為略而不切，當非其所素習，以備數爾。

袁浦札記一卷　道光刊峨術堂集本

清沈豫撰。豫有皇清經解淵源錄，已著錄。是[illegible]記皆考訂經義之作。其王肅聖證論條，[illegible]孫星衍以肅[illegible]與司馬氏有連，[illegible]因有無君之心，康成之孫小同為司馬氏所鴆，肅諂事司馬，故多詆鄭學，高貴鄉公與諸儒講尚書，[illegible]從鄭說，因博士[illegible]稱揚鄭言，[illegible]卒致被戕云云，辛杜證周不足辨也。書[illegible]三經異義[illegible]疏證明堂篇條，[illegible]戴震、孔廣森、金榜、孫星衍、汪中、阮元[illegible]說，孫但詆孫氏之非，不知[illegible]也，戴孔諸說俱未當也，郭氏爾雅正義[illegible]引晴賓條，全祖望[illegible]謂鮪即鮪魚，據粵語三鬣不上網鼓澣為證，[illegible]祖望曾[illegible]故[illegible]讀，但粵人稱鮪魚為三鬣，不云三鬣，鬣尾尚屬同音，[illegible]然刪去三字，則非此魚矣。蓋豫於經學所造尚淺，其說[illegible]間[illegible]有[illegible]不無一得，僅如稊米於太倉耳。

一輻集十八卷　乾隆庚戌刊本

清項淳撰。淳字任田，安徽歙縣人，乾隆庚辰進士，授中書，陞吏部主事，假歸不出。是[illegible]集為其里居課諸子姪所作，[illegible]前有其兄景[illegible]淳自序，自[illegible]門人劉椿、項桂林序，又有淳自序，不分經而編年，每年自為一卷，從乙未至己酉，[illegible]十五卷，自十六卷以下，為補錄，自序稱本先儒論說，考核明白，間附管見，首尾貫穿，卷十八有一條云，羽翼經傳之功，宋儒最鉅，徐幹中論治學[illegible]篇曰，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不能統其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illegible]史誦詩，內豎傳令云云，[illegible]故其大旨專宗宋儒，下及元明書[illegible]論禮最詳，亦以宋儒為準，[illegible]每引後世史事為證，於聲音訓詁概未之及，蓋景生乾隆之世，[illegible]詆鄭之學，未[illegible]漢學家[illegible]亂，引景所纂集雜記，雖[illegible]精博，尚不[illegible]於新奇，其可取者自有在也，惟不能五十里一條，卷十三與卷五複，著者從不復憶，豈校者亦不及覺耶。

讀經如面一卷　道光刊蛾術堂集本

清沈豫撰。豫有皇清經解淵源錄已著錄。是書凡書十六條、詩四十二條、春秋三十條、周禮六條、禮記四條，不及易者，以別著有讀易寡過也。諸條[illegible]約舉義理，無甚精[illegible]粹，其中有習見之解而矜為獨叔[illegible]獲者，雅城闕條，引[illegible]貴嬉離思賦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以證青衿非淫詩；節彼條，引晉書秦秀傳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頗可以備異解。其不登於明堂條，[illegible]明堂與祖禮信杜注，謂明堂與祖廟為一處，說甚是。天王使宰渠伯糾[illegible]來聘條，下[illegible][illegible]注[illegible]王小穀[illegible]先生曰[illegible][illegible]尚未確當，刻本仍[illegible]此詳，亦是非之公心也。

其中文句亦多刪削

六經讀六卷　乾隆己酉刊本

明陳際泰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乾隆己酉王洪序校[illegible]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際泰撰四書讀，[illegible]卷，崇禎刊本十卷，[illegible][illegible]其子孝威、孝逸[illegible]訂證，[illegible]孫奇刊於乾隆丁卯，[illegible][illegible]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是洪序取與五經讀合為一書，而[illegible]其卷數，但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已。五經讀原五卷，未改，按四書不[illegible]視為一經，[illegible]際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精[illegible]非專經業，而使四書較[illegible]善於[illegible]五經。洪序必欲節為小冊，與他經等殊屬[illegible]舛，洪序於四書五經各[illegible]序，[illegible][illegible]併之為六經者，殆坊賈所為也。

忠恕堂讀經記二卷　活字印本

清趙贊元撰。贊元字襄丞，安徽鳳陽人。是書[illegible][illegible]上卷修己，[illegible]說四書者二十九篇，說毛詩者九篇，下卷治人，說四書者三十四篇，說毛詩者十八篇。既題讀經，而不偏及其[illegible]所[illegible]敷衍，大都陳言，體似策論，[illegible]命題殊甚[illegible]冠以嚴復、姚永樸二序，嚴序稱其考核精詳，推顯引宗，姚序稱其樸實說理，發揮說理，發揮精細，似未細觀其書，而[illegible]為識訣美[illegible]者。

溫故錄一卷　刊本無年月

是書題滿洲長庚，即纂輯之人也。無序例，[illegible]先立題目，而引經以釋之，曰五教，曰三物，八刑，中和，曰教學之法，曰考校之法，曰賓興，曰六禮，七教，八政，曰四術，曰鄉學簡不率教，曰鄉學升士，曰國學簡不率教，曰辨論官材，大司[illegible]述[illegible]古來興學育材之法，以[illegible]諸學子之趨向，題曰溫故，[illegible]其[illegible]意之所在也。

五經纂註[illegible]卷　明刊本

是書纂者非一人，周易題大學士李廷機纂，書經題袁宗道輯，禮記題王荁輯，春秋題葉向高輯，惟詩經不題輯者名氏。首有[illegible]貫序，[illegible]經文多所刪節，註亦不[illegible]主一家。首有沈一貫序，稱館中諸名公課子經書各輯所習為一卷，刻之京師云云。是刻者亦一貫也。按一貫及廷機輩[illegible]似不至[illegible]如此膚妄，疑是坊賈託名，序者與纂者皆不足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illegible] 部

詩經讀鈔三十二卷　道光乙酉刊本

清李宗淇輯。宗淇字味嵐，江西臨川人，嘉慶舉人。是書首有[illegible]，周作楫序，又有自序及[illegible]例，[illegible]序錄，[illegible]經文之前錄小序，經文之後節鈔集傳，[illegible]之後又有集說、總論、附錄，外附諸名目，而終以御纂。上方又有評語、圈點，[illegible]詩法與詩旨，其某章章幾句，[illegible]諸條，另列卷首。前叶韻未詳，於卷中者亦另列卷前。[illegible]曰讀鈔，[illegible]其大旨宗集傳，[illegible]諸家，不過以備參攷，乃至徵及子夏[illegible]申培諸偽書，可謂不知別擇。題曰讀鈔，蓋為自讀計云。

詩經笺本四卷　[illegible]刊本

[illegible]黄澍撰、澍字仲霖、浙江仁和人、是書無序例、首列引用先儒姓氏、自毛萇至朱義、凡六十家、[illegible]解[illegible]、[illegible]祿[illegible]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字有[illegible]解、字有音、意[illegible]有[illegible]者、標之上方、[illegible]定[illegible]、[illegible]宋元以前之說略備、[illegible]、[illegible]有間也、[illegible]視昰守集傳、或兼採久爾雅者、大有間也、

說詩解頤續一卷　光緒十年刊本

清徐植之撰、是書係補前書所未及、自采蘩至載芟、凡四十篇、每篇[illegible]題、[illegible]節錄毛傳小序集[illegible]其說於章後、亦間[illegible]著於格上、與行間、所說[illegible]多涉[illegible]作法、[illegible]亦偶[illegible]字[illegible]義章旨、如說采蘩、謂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蘩以生蠶、七月詩采蘩祁祁可證、公侯之宮、即[illegible]記所謂蠶室、夙夜在公、即所謂公桑、說羔羊、謂皮者羔裘、猶完好[illegible]革者毛脫而見革、縫者[illegible]革綻裂處、細玩三節層次、使知節儉之義、說燕燕之詩、先君二句、不但見仲氏之溫惠、且有作用[illegible]、左傳陳人使沚殺州吁于濮、亦必非其力[illegible]消息[illegible]心塞淵內、說常棣、謂鄂不跗萼相銜也、脊令即雪姑鳥、凡一母所育者、必相聚不散、俱有理、惟說柏舟、仍沿史記之誤、以[illegible]殺又誣衛武則[illegible][illegible]失也、

尚書通考一卷　嘉慶刊本

清式樞日撰。樞日有周易通攷，已著錄。是編書題曰尚書類攷，止禹貢一篇，循文敷義，約而不漏。惟釋間多舛誤，如治梁及岐，以梁岐爲雍州山。三江，以三江爲北江、中江、九江。至于大別，以大別即魯山。至衡山。南之衡山，則何以至衡山而後過九江乎。導黑水至于三危，以三危在古瓜州，經傳無徵，因而黑水所在，亦出影附。他若北過洚水，又東至于澧，俱未確指洚與澧之所在，其當者十之一二而已。

羣經大義述一卷　活字印本

清王舟瑶撰。是書亦題經學講義第二編，蓋對於初編而言也。凡二十五篇：曰通變、曰合羣、自強、曰合羣、曰天人、曰進化、曰新民、曰古今、曰道德、曰明倫、曰嫁娶、曰學校、曰教育、曰原儒、曰禮樂、曰大同、曰君民、曰集議、曰懲惰、曰義利、曰公私、曰經權、曰矯制、曰復讎。凡二十三目，其中道德、明倫分上下，共二十五篇。所言都半密切於見世情狀，自序稱以六經皆聖人經世之書，士之通經，亦求經世。篇中引東西學說相印證，則以經所言皆公理，公理無間於中外云云。其首通變者，則以其時方銳意變法，即援易變卦爲言。變卦內離外兌，離爲文明，兌爲和說，故必其人具有文明才德，出以和平手段，始可以言變革。都以援時事，以名義，援古義以證云。所謂六經皆我法腳也。道德篇，發揮最透切，謂國民道德之不進步，一由於老莊之破壞，二由於陳義太高，三由於取士不重德行。又謂諸經言私德者，非教人棄私德。

也。謹之大學，言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illegible]

[illegible]以次推本於齊家修身正心誠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則分德必根於

私德也。惟天人篇，說多牽强，集議篇[illegible]附會，原

儒篇，引證未博，復儺[illegible]篇無所取義，而駁雜膚淺

[illegible]則

諸篇所同也。

王池老人自叙一卷 光緒癸巳刊本

清郭嵩燾撰。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

丁未進士，改庶吉士，丁憂回籍，以赴援南昌功，授編修，

直南書房。咸豐九年，參僧格林沁軍，

僧格林沁主戰，諫弗聽，引疾歸。同治元年，授江蘇糧

儲道，遷兩淮鹽運使，擢廣東巡撫，罷歸。光緒元年，起為

福建按察使，旋擢兵部左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任

滿，又引疾歸，家居十餘年而卒。光緒辛卯，年七十後

所自述，始作於己丑，再作於庚寅，三作於辛卯，最

題曰[illegible]二十日[illegible]嵩燾[illegible]於[illegible]六月。其平生出處志事，

略具於是。且多[illegible]人所不及知之事，如湖南

之籌兵籌餉，皆發端於嵩燾，[illegible]曾國藩[illegible]

嵩燾[illegible]起左宗棠為[illegible]又所[illegible]

潘祖蔭[illegible]據嵩燾[illegible]入奏，事獲解，而宗棠且大用，李

鴻章之再起，曾國藩亦由嵩燾[illegible]代[illegible]，此其最快意者也。

其不負東迎擢任，[illegible]抗於左宗棠，在英法公使任內，

則抗於劉錫鴻。[illegible]中所相某公者，即指宗棠也。宗棠

好[illegible]凡四次，最後[illegible]則為潮州[illegible]嵩燾[illegible]此書贓

宗棠之意，殆欲保薦並湮為廣東巡撫，遂不得不勸之去嵩燾。其集中有留別廣東僚友詩，言辭排之，彥超斷悔平生取友心，蓋指宗棠也。至於錫鴻，則亦言之不少諱。錫鴻之參劾嵩燾，以十款指自叙錫鴻，因其求為隨員不遂，乃從之為報復計。其時嵩燾所著西征日記，因之被禁。以言詩政府指摘，中未之反。按嵩燾以精於洋務，力薦鴻章、丁日昌所推，當時言洋務者，實首推第二人。家居時，為謀宇依伯善，然故一疏，尤見通識。政府亦採其議，亦為中外不之疑。蓋素以

此得謗，至死而不敢盡言，世亦可素矣。卷首有自題畫詩二首，其一云：世人欲殺定為才，迂拙頻遭反噬來。學問年通官半路，一生懷抱幾曾開。謀字問年通四字外，皆實錄也。別附李鴻章事宣付史館，所另著表，王先謙撰通碑銘，黃嗣東撰墓誌銘及沈寶幹祭文，逐注，舍有詩，大都可以互證。

江忠烈公行狀一卷　咸豐刊本

清江忠源，字常孺，號岷樵，湖南新寧人。道光丁酉舉人，甲辰大挑二等，得教職，以協勦會匪功，敘知縣，旋署浙江秀水縣，從征賽尚阿勦賊廣西，又在和春追賊湖南，積功保至道員，以援守江南南昌城功最大，擢安徽巡撫，旋廬州殉節，謚忠烈。是篇左宗棠、郭嵩燾撰，敘忠源歷戰功績甚備，其中他記載所未及者

如以洪秀全之北竄，歸罪向榮，蓋圍永安時，官軍多賊數倍，深溝高壘以困之，賊食盡糧絕必死，向榮許圍城缺一之古法，縱賊狀擊，甚時忠源與烏蘭泰力爭不得，賊果由此路竄出，遂不可制。及賊圍長沙，忠源又請扼土牆頭、龍回潭要隘，張公擬向榮扼土牆頭，不答，土牆頭旋為賊踞，復據其扼龍回潭，時榮方被譴褫職，答曰：身是已革提督，賊往此竄不任咎，猶此則向榮不得辭縱賊之咎矣。其論向榮曰：鄉睬故非所長。又曰：烏蘭泰、向榮皆任意氣，無烏

忠愍而又剀深。又曰：是猶知以[illegible]討賊爲義，爲賢於他
將耳。[illegible]其他記載附多爲辯詳矣。又據忠源書述行
間，在曾胡之先，使其不死，[illegible]不亞於曾胡，為中不
佳，評叙忠源於爾時戰事[illegible]得失，如判黑白，雖左郭
不能易也。首録諭祭文、國史館本傳，後附其弟忠濬
行狀、忠濬殉難述略、墓誌狀節。行狀[illegible]鄧瑶[illegible]撰。

綿竹楊先生事略一卷 刻印本（民國二年）

清楊銳字叔嶠，四川綿竹人。以優貢生考取知縣，未就，
又考取內閣中書，充會典館幫總纂官，書成，以書付
讀。由湖南巡撫陳寶箴薦，德宗召對，特命在軍機
章京上行走。戊戌政變，與劉光第[illegible]等六人同被難。
是[illegible]篇爲其門人黄尚毅所撰，中載德宗手詔略
言：聖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之人，而進用英勇通達
之人，亦不欲將法盡變。雖由朕隨時幾諫，而聖意甚
堅。若必强以行之，朕位且不能保。爾與劉光第、譚嗣同
林旭等詳悉籌議，必如何而得能進此英勇通達之
人，使新政及時舉行，又不致少拂聖意，即具封以聞，
候朕審擇施行云云。[illegible]與[illegible]所傳王照存日本
筆談一則大致略同。[illegible]
[illegible]號非德宗本意。[illegible]銳之露章，其於慶
祖上都察書，則以遇事特順[illegible]太后，徽諭宜有次第，
進退大臣，不宜太驟爲言。據此則召外兵以危太后殆
非德宗亦非銳與其謀，是非同刑，請底之情，可
知。[illegible]方銳被逮，遂[illegible]向毅[illegible]與之同居，[illegible]同受逮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宣統初又與錢々手慶昶同繳手詔於都察院傳
中所述[illegible]京師時事為多尚覈皆得之目見耳聞
確切可信[illegible]雖久未甚工亦足傳也尚[illegible]
數亡[illegible]綿竹人光緒丁酉舉[illegible]
[illegible]中書科中書

尚[illegible]有[illegible]三文忠傳此其一也

惟解決頭有遂極此次戰役所謂無事自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林文忠公傳一卷 同治刊本

無撰人名氏[illegible]後有江陰李念詒識語稱為眉公
按李鴻裔字眉生豈即其人耶傳中敘則徐始末[illegible]
甚尤詳於廣東禁烟事[illegible]有他記載所未及者廣州府余
保純洋商伍秉鑑知則徐不欲[illegible]與義律[illegible]句結[illegible]頗徽在海土二
萬一千箱而陰由洋行分其值此後日儀約所有代
償洋商欠款二百萬一項也如此則和局何能持久大
約則徐[illegible]處此[illegible]過於操切[illegible]義律[illegible]不即正法
之語[illegible]不知西洋刑律即重讞無殊死者不畏乾
隆時英使入覲不肯行跪禮高宗尚恕而遣之使
則徐據據以入告予以優遇未必不可就範盡英人[illegible]非不
知鴉片害中國[illegible]皆正義[illegible]一着
遂至不可收拾其後家居時尚倡驅夷議幾為對
諭珂所劾則傳諱其事但云持論侃侃譯人畏公遂
迴避去非實錄也又傳又稱英畏中國勢盛無敢以回
兵籲惟英商嗜嗜以失烟土最鉅頗聲已資千
萬助軍進室大舉云云和戰大事豈於聽命
於一商人亦是捏影之談非實錄也他所敘[illegible]尚多

可信、晚歲起用、赴桂林辦賊、君遲數月不死、亂[illegible]
當已、倘壽逾名臣、自當首屈一指、不幸當[illegible]
至道之局敝始而則後適當其衝、[illegible]
[illegible]非可以為朝[illegible]
馭吏之[illegible]道[illegible]也、[illegible]例之也、

周文忠公傳一卷　同治刊本

周天爵[illegible]也、天爵字敬修、山東東阿人、嘉慶辛未進士、由知縣游擢湖廣總督、[illegible]職罪革職戍伊犁、尋起用署漕運總督、兼攝河道總督、尋休致、[illegible]閣[illegible]請休致年七十一矣、[illegible]文宗登極、杜受田首薦之、[illegible]授廣西巡撫罷歸、尋[illegible]起[illegible]以安徽軍[illegible]務署安徽巡撫、殁於軍、年八十二、特天爵[illegible]為政、[illegible]海忠介、[illegible]當時有[illegible]彈其苛暴者、而[illegible]殊不可及、其[illegible]對

今之督撫、其請謹者、但知拘文法、循資格、中下者更情廢苟且、貪與康皆不能辦事、實切中當時吏治之病、對文宗又力陳中外蒙蔽狀、移彰阿者英明之革職、以此、惟本廣西日以不練之兵、驅使滅賊、不[illegible]於更轉進之識、[illegible]其時李星沅亦肯任事、而往以意見不協、延誤事機、[illegible]星沅[illegible]殁、[illegible]賊、而賽尚阿來、天爵亦去、賊而燎原之勢遂不可救矣、[illegible]至其以重兵扼宿、使勢不得直趨徐州、[illegible]近畿[illegible]所保甚鉅[illegible]

而日榮戚安駐國江甯大營，為中外倚重，而天爵特疏參之，謂不可當大事，其深謀有者不可及者。是傳敘述甚詳，惟不著撰者氏名，要其為楚疆三文忠之一。

又觀天爵未入翰林而勸諸文忠，亦居異數。

胡文忠傳一卷 同治刊本

此傳最[illegible]意與楚疆三文忠傳之一，傳中敘胡林翼事，能見其大，蓋未顧寓惋惜之意。[illegible]淚及輔其論當時局勢，謂江南北兵十三萬，軍餉六百餘萬，所剿之賊為金陵浦口；[illegible]湖諸城壘，湖北兵六萬，軍餉五百餘萬，所剿之賊為九江安慶楚皖連界；皖北兵不及三萬，軍餉僅數十萬，所剿之賊為張落刑等巨捻十數股，彌漫千餘里，悍賊陳玉成且逼其南，諸帥皆參商互許，奏以賊勢最重之地，而兵單餉絀，將帥乖違，故師久無功，僅杜其北竄而已。江南餉與楚埒，而兵數倍之，餉絀戰士月糧僅九楚兵三分之二，德興阿與和春不洽，和春又與張國樑不洽，以至庚申大亂。楚中有川鹽為來源，漢口為釐進，抽釐助餉，[illegible]兵皆騰飽，而林翼與官文、曾國藩、駱秉章皆以至誠相契，下逮諸將，同舟將領，如共一心，故能聚兩楚之精神氣魄，吞百萬狂寇而有餘。又謂林翼吏治勤敏，不如其用兵之堅定，而用兵又不如籌餉之精能，至

於愛惜人才，護持大體。又通籌餉用兵變詭之
上篇中記保全左宗棠事，及排解楊岳斌、彭玉麟
[illegible]事，極其委曲，[illegible]其交驩官文，詳見薛福成所
記，而本傳中所不及也。獨惜林翼勳業資望，
中朝所知，而不得一稱其任[illegible]
金陵功成，諸將校不知名者亦列爵五等，膺雙眼
花翎者為之錫之賜，而林翼一不得與。而所創備川
引改折漕抽釐金，不過權宜濟急，[illegible]今國仍沿
襲，反尸作俑之名，為林翼之不幸。所持論者，[illegible]
之他所敘述，視林閻二傳尤[illegible]詳，蓋極佳，往往足之
作。惟[illegible]陳[illegible]玉成[illegible]四眼狗，本是一人，而篇中
時異其稱，[illegible]偶[illegible]，[illegible]檢[illegible]點耳。

王壯武公年譜二卷　光緒刊本

清王[illegible]鑫撰。鑫字璞山，湖南湘鄉人。諸生。為羅澤南
弟子。[illegible]咸豐二年，從澤南募勇備防宗[illegible]，湘勇
實始[illegible]此。以功累保至道員，加按察使銜。咸豐丁巳
以勞卒於軍，年止三十三。是譜為羅正鈞纂，據遺
集、日記、家書、家譜，其父[illegible]宗萇所為事略，何應
祺、馮焯、左樞、李元度、羅汝懷[illegible]所為傳，而
參以[illegible]湘軍志、湘軍記、湖南通志，[illegible]駱秉章
奏[illegible]，國藩、江忠源、郭嵩燾、劉蓉諸家之文集
[illegible]奏議，記載詳悉，於同學及所交游，俱存其概。以
至湘勇首事諸人之名氏，巨細[illegible]遺。平生戰[illegible]
績，以采木衙、西溯橋、郴州城[illegible]捷[illegible]
[illegible]
所[illegible]
宗棠出領師，凡其部曲，率用其推許可知矣。至
在營中，教軍士夜誦孝經四書，並與講明大義，
[illegible]則尤罕見也。惟左宗棠稱其文書，[illegible]述相者[illegible]
言，謂功烈雖高，名望雖重，然一[illegible]不得過三品，[illegible]中

丞時有名子故屋欲保擢題秩翰後中止不耕竟以是止云云。所稱中丞即聽彥之年也。宗棠諱[illegible]非盾識，乃竟絜漢武欲奇之說[illegible]使[illegible]李廣不侯，何[illegible]，抑何惑耶。是書附國史本傳序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鄭徵君行述一卷 宣統[illegible]年刊本

清鄭[illegible]珍字子尹，貴州遵義人。道光丁酉舉人，歷官古州鎮遠[illegible]荔波訓導，[illegible]為於朝，[illegible]以知縣[illegible]徵起，以殁，江蘇未行。書卒行述為其子知同所撰，[illegible]刊本是本為趙怡重刊，後有識語，言經知同欠稿中勘出[illegible]其中字句多有異同。此原刊本云[illegible]十四人於朝，相國祁公嶲藻以先子并首，是本刪相國祁公嶲藻六字，他亦異同，[illegible]尚多。大率無關重要，惟似未見原刊本，故未一為校對也。篇中詳於說學之次第，蓋珍早[illegible]程朱，[illegible]說許鄭[illegible]尤究心於文字，所為詩[illegible]眉山[illegible]杜[illegible]標[illegible]道逸不特一[illegible]於文亦[illegible]趨方姚，然以為[illegible]矢之音，尤喜朱竹垞之春容雅潔，梅珍花犹近嚴起西南，為儒苑中一巨子，讀是篇者[illegible]其大略也。

至邵而都諸公之時，謝白使君之屬，振王羽且謀書道入社，其識有非時賢所及

陸天圓、宗子

十五年以人清泉紀鄉賢

陳安道年譜一卷　光緒壬辰刊本

明陳瑚，字言夏，號確菴，江蘇太倉州人，崇禎壬午舉人，私謚安道先生。是譜爲其孫溥所述，經翰荃爲補世系，書刊於光緒壬辰，首有吳銘、沈序，題光緒癸巳，則作刊成之次年也。按瑚與同邑陸世儀[illegible]同爲明諸向名儒，講記其[illegible]初與世儀[illegible]同行袁了凡功過格，年二十四始悟與程朱之道而隔一層，因相約爲聖賢之學。所著輯義錄、治事錄、聞江書、講學全規、興禮會通、洪綱、周易傳義合闡、讀書[illegible]，今多不傳，賴譜中尚存其自主評放書之年，[illegible]所講學如淮雲寺、蔚村、隱湖、意城、印溪、王常[illegible]，著其地所聞如[illegible]，[illegible]居[illegible]閣伯、陸泓修[illegible]、毛子晉、顧伊人、徐昭法[illegible]，識其人。又據瑚卒於康熙[illegible]，而譜記[illegible]二十五年湯斌改安道書院[illegible]且直至乾隆十六年立[illegible]而止。[illegible]溥爲瑚第四子，與所述不及見瑚，譜中所述當得之其父，而[illegible]筆之書，[illegible]則在乾隆十六年以後也。

鄧忠武公崇京錄一卷　光緒刊本

此記鄧紹良嘗治殉難事實也。[illegible]錄諭旨、[illegible]諭祭、謚碑文、[illegible]國史列傳、[illegible]事略、[illegible]摺稿、[illegible]家傳、[illegible]哀輓詩等爲一集。紹良字臣若，湖南乾州人。[illegible]由兵技爲把總，[illegible]擢遊西寺江[illegible]司，[illegible]廣西[illegible]湖南[illegible]，[illegible]署江南提督，[illegible]江北，國山之敗，被職。嗣以黃[illegible]把發諒之捷，[illegible]回提督銜，[illegible]花鎮與河[illegible]督[illegible]，調浙江提督。[illegible]失援黃池，陣亡，復調回，[illegible]收復，仍復原職。讓沚之役，[illegible]殘，[illegible]良[illegible]續以守長沙城爲最著，湘人[illegible]稱之無異詞。其敗於灣沚，[illegible]戰事古股今園，[illegible]自爆[illegible]，於餉缺兵[illegible]，其灣沚告急，[illegible]情狀備陳危急，[illegible]旋即捐軀，亦可哀矣。[illegible]國史[illegible]多諱詞，事略不著撰人名，記死狀與國史同，不及家傳爲得實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史部

王烟客年譜一卷 光緒二年刊本

明王時敏字遜之號烟客晚歲更號西田主人又稱西廬老人江蘇太倉人祖錫爵父衡累世清貴孫原祁又傳其畫法世人併石谷所為三王者也生於萬曆壬辰崇禎己卯以太常寺少卿冊封岷世子殺星後遂不復出南都起世太常卿疏辭卒於康熙庚申年八十九是譜為其七世孫寶仁所輯原四卷[illegible]文撰綴其[illegible]載過雲樓書畫記中大抵[illegible]居於[illegible]交游者居多[illegible]子柔諸公滄桑後所過往者[illegible]陳[illegible]十七歲從衡王石谷八十九謁惲南田[illegible]皆其稿中其原本四卷不知今存否

沈鼎甫侍郎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沈維鐈字鼎甫浙江嘉興人嘉慶壬戌進士官至工部左侍郎以兩耳重聽開缺又十年而卒年七十二時道光己酉也是譜為其子宗涵宗濟撰[illegible]維鐈起家翰林[illegible]一為辛未會試同考官一為福建鄉試[illegible]主考歷任湖北福建順天安徽學政及安徽且連任六年以故得士[illegible]最著者[illegible]林則徐言官[illegible]陳[illegible]鍾麟其後[illegible]為中興功臣[illegible]矣又維鐈孫有曾植曾桐曾植字子培[illegible]作譜時尚未生也譜中所記[illegible]維鐈[illegible]安徽學政[illegible]主考阜東怡[illegible]陶澍江蘇[illegible]政聲守正皆出維鐈[illegible]會試同年[illegible]副主考[illegible]植林則徐則維鐈門下士也陶澍為[illegible]乙未入[illegible]圖各賦詩以紀盛[illegible]中韵事足傳者矣

駱文忠公事實一卷　同治刊本

是書合李光廷所撰駱秉章行狀及蘇廷魁撰神道碑銘為一冊，而弁以諭祭文、諭祀[illegible]京師賢良祠祭文、行狀神道碑皆本之秉章自記年譜，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簡括有法。光廷論秉章從楚南一隅備籌全局，援鄂援江援粵援黔，助饟分軍，獨遣將不相遙制，故出境各以功名自見而已反無赫赫之煎。廷魁論秉章謂粵逆之平，湘軍功為多，而用湘人募湘勇，實自秉章始。湘軍東征，獨完全湘以應其急，而又以其間輯鄰固圉，以一隅而為天下計，亦自秉章始。其所識拔，朝廷多倚以辦賊，名臣循吏良將勁兵布滿[illegible][illegible]海內，而世俗或以將略少之，豈知古大臣識量所以異於人者固在此不在彼云云，皆[illegible]許[illegible]深知秉章者，亦足蓋棺徵之公[illegible]論也。

楊穌甫家傳一卷　寫印本

清楊調元李岳瑞撰字穌甫，貴州貴筑人，原籍湖南清泉，光緒丙子進士，授戶部主事，改知縣，歷官陝西之醴陽長安華州渭南。辛亥武昌革命軍起，陝九月陝變，徒作有陝士辱者語，軍政府命，辛亥至渭南宣諭，並索餉[illegible]以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辱調元，調元忿投水死，城中民大憤，殺士原礫之，是[illegible]傳為李岳瑞撰，篇中並舉其進士疏河諸惠政，及其平日[illegible]治學著書之概，篇末[illegible]更致慨於忠孝大節云云，而為時重。岳瑞字孟符，陝西咸陽人，光緒癸未進士，官戶部主事。

精忠錄二卷　光緒二年刊本

是書記湖南綏甯縣[illegible]知縣殉難事也、首[illegible]其弟熙所撰年譜及行略、卷二、有胡鳳丹撰精忠錄序、徐有珂撰行狀、張士寬撰墓誌銘、俞承宗撰神道碑、張建基撰傳、俞鳳翰撰傳贊、按熙字戴仁、號樸安、浙江烏程人、道光庚子舉人、由宗學教習期滿[illegible]麻陽通道[illegible]後甯[illegible]攻城、縣[illegible]完未竣、而賊已至、城陷中飛石死、其宰麻陽通道、於治[illegible]安[illegible]苗、亦有政足紀者、諸篇撰者不一人、[illegible]以互有詳略、合之[illegible]可[illegible]而巨細不遺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趙氏孟子章指復編一卷　福州薩氏刊本

清薩玉衡輯、玉衡字檀河、福建閩侯人、首有自序、[illegible]作於嘉慶十九年甲戌、所輯趙氏孟子章指、全據余蕭客古經解鉤沈、與馬國翰所輯同、而例微異、玉衡於七篇中各[illegible]第[illegible]、國翰則不標章而標句、玉衡於每章後兼校[illegible]其[illegible]、國翰[illegible]則否、玉衡於告子章[illegible]下[illegible]第十五章言聖賢困窮一條、盡心章句上第二十八章言柳下惠不恭一條、盡心章句下第十八章言孔子見厄一條、第三十六章言曾參至孝一條、[illegible]國翰無之、國翰於萬章上多舜者為之乎句下言君子時行一條、盡心下多無上下之交也句下言君子固窮一條、玉衡本無之、其他文字小有異同、無關要旨、檢國翰書於存佚可但未得見玉衡本、[illegible]兩本正可互證、題曰復編、蓋以它輯書證而後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論語大學偶記一卷　嘉慶刊本

清汪德鉞撰。德鉞有周易偶記，已著錄。是書敷暢朱義，頗有新得。論語釋學[illegible]以效與覺釋學字，後人或肆詆厥，德鉞据易曰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又曰爻也者，效此者也。學[illegible]從爻，從臼，從冂。白虎通曰：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斆覺皆聲義相兼，言效而不言覺，則無心得；言覺而不言效，則無實據。又子張學干祿，後人[illegible]皆以學字與干祿字離析言之。德鉞引曲禮宦學事師，鄭氏[illegible]宦仕也。熊安生曰：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學習六藝。孔疏引左傳靈輒曰宦三年矣，服虔曰宦學也，是學職事為宦，如錢穀刑名之事，習其一以干祿者也。[illegible]大學朱注[illegible]因其所發[illegible][illegible]四字，指點最親切，蓋格物致知[illegible]明善[illegible]不於[illegible]情之發觀之，何以知性之本善而明之。誠意正心修身[illegible]為善而已矣，不於情之發驗之，何以知性之本善而[illegible]踐之。故大學一篇，自誠意以至平天下，皆從發處教人，而不及本體[illegible]云云。

理[illegible]精鑿，[illegible]叙中[illegible]陽未能之蘊。

[illegible]除下已見中書 說之未盡

尚書纂義四卷　嘉慶刊本

清關涵撰。涵字東皋，浙江仁和人，諸生。是書首錄古序，次作德綱[illegible]卷，一虞書，卷二夏書、商書，卷三至四周書。自序[illegible]採宋元明各家集解，旁及律書子史，於經得所穿穴者，略用文脩貫之云云。惟所[illegible]有顧亭林、黃梨洲[illegible]二家說[illegible]，[illegible]尚書後案，則[illegible]同時人矣。[illegible]接據甚博，惟[illegible]於同異[illegible]，[illegible]如四岳、八宋、五子之歌、七廟之制，[illegible]其說未能析衷至當，足以備與林，然不足以語[illegible]經也。惟循五十八篇之舊，無一語涉及今古文，尚不為同時習氣所[illegible]移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禹貢指掌一卷　嘉慶刊本

清關涵撰。涵有尚書纂義，已著錄。是書於孔疏、蔡傳外，[illegible]采吳棫、呂祖謙、林之奇、陳經、胡士行、陳大猷、金履祥、吳澄、陳櫟、董鼎、薛季宣、黃鎮成、陳師凱、傅寅、程大昌諸家之說，及他[illegible]記載，參錯貫穿。其自已見者十餘條，惟論達于河，據古文尚書，河作菏。說文水部[illegible]字下引書同，蓋[illegible]與河濟通，而泗則上可達[illegible]下可通淮，徐州當浮淮入泗，自泗達[illegible][illegible]作河，則[illegible][illegible]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後。又據孔經泗水為云經淮陰入淮，即禹浮淮入泗舊道，汾水為云菏經湖陵入泗，即禹浮泗達菏故道，可為[illegible]證。其導沇水之東至于菏，是主澤言，即豫州菏澤之菏，此達于菏。又自桑氏至湖陵為菏澤支流，按此說[illegible]確。又論河源於是宿海上[illegible]黃金河之西，[illegible]尚有天池，則前人所不得見知也。他條雖詳略說[illegible]，[illegible]於訂當，姚又全書他[illegible]但及朱鶴齡、胡渭、蔣廷錫諸說，以[illegible]見其書[illegible]即以[illegible]近而後之[illegible][illegible]集[illegible]引備

黄說者又何其不同也、

毛詩異同四卷附一卷　同治丁卯刊本

清蕭光遠撰、光遠有周易　已著錄、是書首有自序、[illegible]條舉毛鄭集傳異同、會其[illegible]撰、卷一國風周召邶鄘衛王、卷二國風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卷三、大雅小雅、[illegible]卷四、頌、附一卷、鄭氏改字、集傳改字、春秋傳賦詩彙鈔、又雜說上下篇、大旨取小序毛鄭[illegible]集傳異同、會其大意、擇可而從、[illegible][illegible]以說義主、凡附、自云不作漢宋調人、惟十月之交[illegible]異、序以為刺幽王、箋以為刺

厲王、光遠引漢書谷永傳、[illegible]閻妻驕扇、日日不臧、師古曰、閻、嬖女寵之族也、[illegible]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故致災異、[illegible]如閻妻封舉、[illegible]鄭氏所本、而雜說上篇、[illegible]又[illegible]言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後人[illegible]以厤、推在幽王之六年、則仍以序為是也、又[illegible]生民篇履帝武敏歆、[illegible][illegible]以箋說為誣、而[illegible]孝順篇中引周禮大司樂以享先妣、注先妣姜嫄也、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illegible][illegible]說則[illegible]義不為無因、[illegible]其善

婉婉者程女、■則承援■有母無父、尤可徵信、夫遠於此■■游移之見非也、就說上篇論時令天文、下篇論義法、全書■■■要■■■■簡而得要、■■■■■■■■■期注之抄撮者、

說詩解頤二卷 光緒九年刊本

清徐璋文撰、璋文字植之、江蘇宜興人、光緒丙子進士、以庶吉士改部曹、■歷官四川廣東知府、按漢匡衡有說詩解頤之語、明朱鼎撰詩解頤四卷、季本又撰詩說解頤四十卷、■解頤云者、■■語雜莊諧、以闡詩旨、■■說詩之一體也、璋文是書不慊從間、■■詩義■■凡七十篇、■■獨闡悟解、間發前人未發之義、如凱風之母氏、謂指後母、欲去非欲嫁、不得牽入淫風、左傳■莊姜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正意■蓋惜其無子、親信讒庶孽、庶士有朅二語自明、解家只讚其美非也、有狐為征婦憂其夫無衣之詞、將仲子為國人刺莊公之作、■鄭莊篇叔段同亂逆枝、故以樹杞樹桑樹檀為喻、周出指夏姬、鄔僞夏徵舒、株林■比武庚管蔡、望莪合禮經祭祀之序、然此之類、又非徒涉筆成趣者、可並論也、卷首有伍肇齡、許時中、顧復初、胡薇元、馮秀瑩諸序、

詩序非衛宏所作說一卷　清華大學排印本

黄節撰。節按後漢書衛宏傳稱宏從謝曼卿受業，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于世。隋志因之云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敬仲，衛宏字。蓋沿范蔚宗之誤也。節是卷引逸齋詩補傳、讀詩質疑、錢義考、曾樸補後漢書藝文志考、胡元玉駁漢集諸說，以證其說。以先容義所舉之二說，曾樸所舉之七證最確實，而[illegible]仍無以解[illegible]范蔚宗衛宏傳之疑。惟胡元玉謂[illegible]善得風雅之旨，義字乃義字之譌，引釋文及隋志所錄諸家毛詩序義為證。節又考說文義字下云此與義善同意。又大雅文王昭哉義問之傳曰：義，善也。禮記緇衣章義瘅惡，釋文云義尚書作善。是此二字古來互訓互用，而[illegible]試怯事也。

詩說撢新二卷　民國五年排印本

狄郁撰。郁自定所說，以古人絕未道及，或雖道及而義理未完，或訓解相沿，決非作時情事及作詩人本旨，或舊說似無可疵而不適於今日社會教育之用者，不得不易以新義云云。所說止於國風周南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等篇，從關雎、桃夭以下亦多不全。所說支離淺俗，言之不能成理。如謂凡詩必有名，後人遂以詩來詩，未有不署題於詩之前者，獨於古詩三百篇，僅係名於詩後，殊乖倫序。不知古詩本無題，漢得十九首猶然，三百篇之傳，名載章後，不過為引詩者之便耳。唐人乃以無題為題，誤矣。郁之意，[illegible]試律必有題乃有詩耶。[illegible]其謬如此，而全書可知矣。

經傳釋詞續編二卷　道光癸卯刊本

清孫經世撰。經世有惕齋經說，已著錄。按陳金城撰經世傳，稱[?]見王伯申經傳釋詞，因為釋詞附錄八卷、[?]原書今佚。今是本止二卷，[?]刊書時有所刪併，而改附錄為續編。張[?]刊者[?]也。卷一，而[?]至即，凡六字；卷二，[?]至未，凡十六字，共二十二字。與王書同者，[?]而、如、若、則、即、與、抑、庸、一、乃、爾、耳、將、[?]、者、諸、非、未，凡十八字，其中[?]字[?]例，如字六例，若字十一例，無字六例，則字八例，即字三例，與字一例，抑字一例，庸字一例，一字一例，乃字七例，爾字三例，耳字二例，[?]將字二例，者字一例，諸字四例，非字一例，王書皆有之，則為之證其[?]。其他皆補王書所未有，例[?]備而證尤詳。[?]王書[?]補[?]者之依[?]貨消壞之助也。[?]耶，光緒間存園[?]心矩齋刊其書，缺則、即、與、以、焉、抑六字，又[?]各字前後之次，殊為補無再補[?]，當是得其稿本，[?]續刊行者，不[?]足信也。

惕齋經說四卷　道光癸卯刊本

清孫經世撰。經世字濟侯，號惕齋，福建惠安人。道光辛卯[?]優行生，[?]設教於京師。經世深研理學，而治經又窮探訓詁，嘗謂不通經學，無以為理學；不明訓詁，無以通經；不知聲音文字之原，無以明訓詁。[?]據傳經說六卷，是本僅四卷，當是刊時所併。書中[?]傳雜說，據[?]朝數，最博辯。謂朝禮所舉，甚為非常之舉者，不可以年計，而常禮則唐時分諸侯為四部，部各一歲，四歲而周；[?]周則分諸侯為六部，部各升降一歲，六歲而周。周以四歲者，合之巡守之歲，共五歲。統四部計之，則為五載四朝；自各部計之，則五年一朝。蓋據堯與舜[?]為準，而闢馬、鄭、孔、胡諸家之說。[?]以[?]解關雎，謂哀窈窕指大姒，求女言，則諸侯夫人世子女勝已備，何須別求，更如集傳說，則文王未娶之先，不應豫有宮人，即目為王季宮人，亦應代為哀樂，所見極是，而以為詩人追敘其事，代文王著想，[?]亦近臆斷，不同舊釋[?]有[?]耶。大辭於字說，如詩還四章、鶉之奔奔[?]、宋、左傳

澤濟蓮[illegible]宋周禮之稾軌軌儀[illegible]盞[illegible]字禮記之膽肥遂[illegible]字綸傳之奔逢放虎字諸經之袁字[illegible]試用釋文[illegible]與後文五十條條分[illegible]備日誤、改正、依定[illegible]精、[illegible]據[illegible]勘參酌象訪論例，大旨謂二書之得失互見文解字假借考、搜[illegible]之[illegible]博，[illegible]宜多尋[illegible]，卷首有條樹銘蘇廷玉二序，又有杜[illegible]秀士穀[illegible]詩六首、陳金城撰傳一篇。廷玉即[illegible]其遺書者也，距經世之殁已二十七年矣。

伊甚遂[illegible]淪矣

讀經校語二卷　道光癸卯刊本

清孫經世撰。經世有惕齋經說，已著錄。[illegible]據陳金城撰傳，稱讀經校語二卷，今本止一卷，[illegible]卷周禮共九十八條，二[illegible]春秋左傳共一百六十一條，大旨於或字、借字、俗字、訛字、古今字、小篆新造字、[illegible]以至衍字，一一別之。[illegible]閑有涉及音義句讀者，如南不勝斧[illegible]釋文音升[illegible]諸條，以字為謚，[illegible]為謚屬上以字讀，[illegible]紀伯姬來朝其子[illegible]能者養之以福，謂之以文誤倒，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illegible]閑本賜作錫，公羊穀梁及曲禮正義所引並作錫，據此[illegible]與文元年經皆作錫，而傳皆[illegible]作賜，[illegible]以訓詁代經文之例，亦足見備聞。按陳金城撰傳，稱讀經校語四卷，乃[illegible]今本正[illegible]二卷，當近蘇廷玉刊時所併[illegible]。後附陳壽祺跋，稱證疑正讀，多所為章句之助云云。

蛻私軒讀經記三卷　宣統己亥活字印本

清姚永樸撰。永樸有群經考略，已著錄。是書首有自序，又有吳汝綸跋、馬其昶序。卷一周易、尚書、詩，卷二周官、儀禮、禮記，卷三春秋附三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大學，不偏主漢宋，[illegible]

[illegible]

諸說而別其得失，[illegible]有當者，而心得殊少。[illegible]引姚氏鼐說，蓋其私淑所在也。其禮記婚

[illegible]取而後嫁之，[illegible]謂南免喪者可圖婚，而後云者，言遠後之。婿弗取非貴不取也，婿不遠取云云，亦據姚說，意自不誤，惟傳云言嫁殤於女氏，蓋婚家遭喪有異，婿於忘哀，故弗取，而女氏嫁之，猶曰彼本不娶而我強之娶耳，文本明白，[illegible]無積誤錄。大約永樸研尚淺，株拙亦隱然所得醇駁互陳，自序言去其與昔人同者，共三卷中同者固數數見也。至吳跋稱其精整處，不減王懷祖父子，而無漢學碎瑣穰畜之弊，

碎瑣穰畜，誠自可免，[illegible]若精整，則去王氏父子遠甚。

十六觀齋經說一卷 傳抄本

清何維棣撰。維棣字研孫，湖南道州人。光緒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刑部主事。是編大半為其肄業江南惜陰書院時之課業，其子積祐所輯存。凡說易書詩禮孟子爾雅若干篇。引儒行古人與稽，釋稽古二字，曰勝同天考道等說，不但堯與皋陶之謨，即周書武穆解所謂曰若稽古，昭天之道，照天之載，周頌諸引尚書中候摘雒戒曰若稽古，周公旦，周不可通。又說三江，據周禮職方，揚州其川三江，知禹貢合，知三江者在揚州，下文繼以震澤底定，知其止於震澤。上文彭蠡既瀦者，知其止於彭蠡。解王朝步自周，謂步自周者，步自周廟。蓋朝以質明將事，故尚書朝若解作步行，則召誥武成俱不可通。又解周公居東，謂東即岐山之東，詩之豳，公之采邑在焉，括地志所謂周公故城是也。故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曰徂山，肥遯之所也。曰滔滔之去

國之謂也，而不在鎮撫之謂，不待辨而明。諸條雜採證……未免廣而理解其款，殊白也，不無可取。十六觀者，釋氏修淨土之名也。

補句讀敘述一卷　乾隆癸丑刊本

清武億纂。億有經讀考異，已著錄。是卷補據言、五代會要、宋史選舉志、文昌雜錄、補筆談、西溪叢書、容齋四筆、尚書古文疏證、潛邱劄記、陳氏綱目訂誤各一條，野客叢書、鍾山札記各二條，末四條則億自為考訂也。鍾山札記內引王[illegible]，刪大戴禮二氏字，[illegible]讀書雜志[illegible]。盧王皆與億同時人，其時雜志尚未成書，故不引之也。億所錄各條[illegible]附已見[illegible]西溪叢書云，有一老先生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為一句，烏虖字作嗚呼讀，謂歎聲也。據此讀甚是。[illegible]而其下又據郡國碑、蘇頲賦，決為子雲之子小名，則仍依讀矣。億於此條，不著一字，殆與西溪同見耶。

東塾讀詩錄一卷　傳鈔本

清陳澧撰。澧字蘭甫，廣東番禺人，道光舉人，學者稱東塾先生。是書為其孫慶佑手錄，蓋澧晚歲課孫之本也。卷首題猜語常常讀之六字，書中不全錄經文，略似摘句[illegible]有不著一字者。有之語亦極簡，意不在詁經而在垂訓。如桃夭章，[illegible]宜其室家，謂凡婦人當與一家之人無不合者，乃為婦德。又小星章，抱衾與裯，命不同句，箋云安命者如此類，而時有憤世之語。如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下箋云，今之士大夫，乃示民以恌，而則傚者多矣，此風俗所以壞也。又瑣瑣姻亞，則無膴仕句下箋云，今之大官，皆使其姻亞為膴仕矣，亦多如此類。說詩之別一體也。

一輻集續編十二卷　嘉慶丁卯刊本

清項淳撰。淳有一輻集，已著錄。是集為淳庚戌至甲寅間所撰，與前書異者。前書編年，此則分經易、尚書、詩、春秋、禮記、周官、儀禮、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性理、各為一卷。首有程瑶田序、[illegible]項先生祠堂碑記、題冀題五古詩、門人劉椿[illegible]傳略並[illegible]子嵇[illegible]跋。椿淳篤信朱子，[illegible]故[illegible]於性理[illegible]主程朱遺書、文集而參以宋元明諸儒，於制度治術則主三通、大學衍義補、兼及漢唐以來之說，其中[illegible]閒[illegible]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儒部

節卿黃大陵[illegible]詠翁之詩、李空同東竹陂之文，[illegible]東引及程讓堂亦政錄、讓堂乃瑶田字，淳之意尊也。其本身踐素如青士雙鶴之類，亦[illegible]廁入焉，蓋學[illegible]所親切者[illegible]以證但[illegible]不遺於一理一事，又不必求之于史而已，不為論姚江良知之學，闢陽明以尊程朱，則其[illegible]識之所在也。

堵文忠年譜一卷　道光癸卯刊本

明堵允錫，字仲緘，江蘇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陞南京戶部郎中，陞長沙府知府。[illegible]山賊[illegible]撫安化寧鄉，破斌之，又救醴陵賊魁[illegible]，[illegible]御史，督撫福王時，命撫湖北，擢唐王時[illegible][illegible]李錫高一功部眾[illegible]復失地[illegible]桂王又命為兵部尚書，總督軍務，旋以何騰蛟戰死湘潭，失助，入[illegible]，西樵史部尚書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淵閣大學士，卒於潯州。按允錫自著有年記，惟山积[illegible]甲申二月，其後有邑人任孫祥為之續，而邑人張夏合之[illegible]諸以較明史列傳，多所補正，如李錦係自成義兒，[illegible]英淑夫人高氏，係錦親母，而明史謂錦為自成兄子，又謂高氏為自成妻，高氏封英淑夫人，[illegible]又誤英淑為貞義，又勝本評復常德、辰州、復衡州、湘潭、勝本何，皆允錫功，績[illegible]明史[illegible]何[illegible]章詳於此。[illegible]諸[illegible]文，其稱有歐陽典者，為允錫親吏、

在潯州送終、有粤西實錄一卷、專述先錫事蹟、
云云。[illegible]可據、於大新據此。卷首有劉德淵序、末
有潘先序跋、並附潘士超祠碑記及靜日軒跋。

戊山老人自撰年譜六卷附錄一卷 宣統三年活字印本

清唐炯自述。炯字鄂生、貴州遵義人。[illegible]備嘗艱難
金口、樹義之子。道光己酉舉人、由貲為四川縣令、[illegible]
[illegible]陞至雲南巡撫、革職逮問、旋赦罪、[illegible]
賞巡撫銜、督辦雲南礦務、以年老准開差回籍、卒於
宣統戊申、年八十。[illegible]自述止於丙戌出獄之
歲、附錄一卷、為其子堅所[illegible]丁亥[illegible]
[illegible]戊申[illegible]補年譜所未及也。譜所
記[illegible]詳者、一其父樹義殉節金口[illegible]事、
一貴州劉匯[illegible]事、一四川改革鹽運事、一雲南
出師防法事。按劾樹義[illegible]餉、使陷死地者、乃[illegible]
北巡撫崇綸、後為曾國藩嚴劾伏[illegible]罪、而諱其
姓名、蓋其時崇綸子裕祿、裕庚皆官顯貴、而曾國藩
奏稿內亦削此疏、[illegible]殊[illegible]失直道。一川鹽
[illegible]運、改商為官、總督丁寶楨主之、實炯成之、[illegible]
[illegible]謗所述利弊甚、[illegible]及群議構陷
情事、以炯掌其事所係也。貴州劉匯、[illegible]功而不
終、[illegible]在雲南巡撫任、往以來往奏報、擅回行省、受

家致被[illegible]護，遂並其時值廣西滇師、
因而遷怒，非其罪也。丁寶楨曾爲色恩，雖有旨切
責，而朝廷旋憬其非，[illegible]特赦其罪，後[illegible]用，[illegible]烱所撰丁
文誠公年譜別詳之，附錄所記僅就[illegible]陳牘依年
撮要而已。

屢摧冠氛

時楊嗣昌起猶，阮主興滿洲議和，帝亦動，而象昇力持戰議，遂爲

盧忠烈公年譜一卷 乾隆辛卯刊本

[illegible]

進士，[illegible]主事，歷員外郎，遷大名知府，[illegible]崇禎[illegible]年[illegible]

[illegible]巡撫鄖陽，[illegible]湖北等[illegible]

[illegible]總理[illegible]

[illegible]年禄[illegible]兵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總督宣大，十一年，[illegible]兵[illegible]入冦，命督天下援師，

[illegible]所扼，[illegible]楊嗣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進[illegible]兵部尚書孫承宗，禎十一年，楊傳附[illegible]九年、

[illegible]而明史本傳與譜同，當是譜從明史，[illegible]非

別有據也。又新高邁祥[illegible]功，議洪承疇，據傳

有[illegible]諸[illegible]考[illegible]吳偉業綏寇紀略，以此事

屬孫傳庭，譜[illegible]不載[illegible]，因此與紀略抵

牾，閣事已兩存其疑。且[illegible]許德士盧公遺事所

亦與楊傳全同，似不[illegible]甚信而矜此也。[illegible]
[illegible]錄[illegible]象昇死罪，[illegible]刋宗周爲
順實[illegible]是始後[illegible]曰福王時旌賜謚忠烈，
亦以七年，[illegible]建祠。陽[illegible]連及之，並附世系表於
祀錄[illegible]，以資考焉。

戎車日記一卷　舊抄本

明許德士撰。德士字雲城，籍貫無可考[illegible]。曾参盧象昇軍，[illegible]象昇賈莊殉難事也。[illegible]高及盧公遺事，分名鉅鹿野史，楊廷麟作象昇行實，即据之。[illegible]宋作象昇集序云，公友許君雲城千載偉君子也，以經笥武庫，游天下名公卿間，貴知於公，與之周旋患難，著戎車日記，一一寫出公之鬚眉性情云云，可以知其概矣。[illegible]德士以病，係定故，不與賈莊之敗，[illegible]中記楊嗣昌高起潛齮齕，以至於敗。[illegible]詳悉，其斥[illegible]嗣昌書，[illegible]向嗣昌告急書，並見嗣昌集中，惟[illegible]記虎大威、譚濱、周出、王得以重創，謾踊亦須据明史大威在業積十五年，與寇戰死，尚[illegible]四年之後，[illegible]傳聞之誤耳。

事後，楊廷麟同象昇屍且無象昇棺同赴都請卹。

盧公遺事一卷 舊抄本

明許德士撰。德士既撰戊寅日記，著象昇戰死事，是編則錄其遺事也。崇禎九年，授象昇尚書階，明史則此時尚任少司馬，至十一年始進尚書。又記……部帥祖寬斬高迎祥，象昇□之，曰洪制臺旦夕獲罪，吾不免，故今閣門制臺耀地，以今日首功讓之，可保全也。寬於下拜，寬乃往命洪，以此復官階，承疇春云云。洪制臺即承疇也，而吳偉業綏寇紀略乃以此事歸之孫傳庭，郎長蘄傳因之，並削其事。按士德於崇禎十年入象昇幕，自云□公歷敘生平語皆樵□日不遺一事，……而廷麟亦□，以十一年贊畫軍前，所聞宜俱可信，不必以他書之歧誤而致疑也。

象昇年譜亦……據傳改

忠節全編不分卷 乾隆乙未刊本

清盧豪然編。豪然字傑夫，江蘇宜興人，雍正癸卯舉人。其曾祖象晉為明宣大總督象昇之弟，象昇兄弟三人，……曰象晉，曰象觀，象昇□殉難，實在戊寅時，諜尚訐以不死，象晉疏訟之，並請祭葬，既又伏闕請死邊事。莊烈帝以為卑吾國，嚴象觀起兵事，致死袁澤，宗族赴難者百餘人。象晉奉母匿深山，不出，後□仇家□陷，守迫□雉髮，不肯，則縛而髡之，釋出□困，并□削頂髮為僧。母卒，拿葬畢，□遠遁……怒一日逝。自言特免且示尊豪然，年七十三。是編首有豪然自序，中錄明史象昇傳、郎長蘄明大司馬明大司馬盧忠烈公傳，又附書忠烈公遺事，胡宗緒盧象昇傳，任啟運盧象昇傳，無名氏盧象同傳，常州府志盧象觀傳，宜興縣志盧象觀傳，何謙題象昇紀賓□總，象昇象觀誅，豪然自撰大曾祖錫保公遺書後序，任啟運盧劬山傳，任啟運傑夫□之十壽序，而係以生齊(?)言。按錫保名勵，劬山名本植，即豪然之祖若父也。豪然於明史及□長蘄所為象昇傳，俱有改正處。又所□撰象

生為半言，則豪然文稿也。

傳記尚多、列其目於卷首、以俟續刻云、

華鳳超年譜二卷附一卷 康熙刊本

清華[illegible]黃述、鳳超華允誠號、生萬曆十六年戊子二

月三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成進士後、受學于高

攀龍、既[illegible]與攀龍同去、攀龍尋被[illegible]、崇禎初充補

官、從上[illegible]疏訐溫體仁閣洪學之奸、

削籍、[illegible]年、遂請養回里、福王立、起吏部文選司員

外郎、改驗封司員外郎、未三月、引疾去、後避地[illegible]民

泰伯鄉、為楊鎮標兵所執、以全髮被禍、時順治五年

戊子[illegible]四月十四日也、按允誠以遺老居田間、不與起義

諸役、[illegible]死於滿官華鳥之下、其時賊無人理可想見、

開卷錄汪琬撰傳、嚴㲄撰詩并序、儲枋撰墓誌

銘、並久誠小像、後附[illegible]錄入祠事略、宋璿傳贊、附末一

卷則專記丙寅建祠事也、

高子年譜一卷

明華允誠纂。允誠字汝立，江蘇無錫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告歸。順治五年殉節。允誠學于高攀龍，攀龍于天啟六年閹[illegible]緹騎逮[illegible]未赴，自度不免，作遺表投水死。是譜于攀龍[illegible]第、志蓮、困學記、[illegible]至其從容盡節，敘之尤[illegible]以傳攀龍矣。據華東黃[illegible]允誠年譜，[illegible]允誠於崇禎初擬請崇祀攀龍，其先允祖貽書謂[illegible]從祀[illegible]宜自[illegible]門戶相訟，[illegible]甚知灼見以為當然者，亦無幾人。此時宜極力表章攀龍之學，使大明於世，而後可議及此。允誠因不上[illegible]退而輯年譜，[illegible]成於崇禎八年乙亥云。

高忠憲公年譜二卷　康熙刊本

清高世寧編。世寧，攀龍[illegible]字季達，攀龍少子也。首有吳興祚、嚴穀、宋士達、華允誼、陸世儀序，崇禎御賜制詞、崇禎諭祭文、小像、文震亨[illegible]題詞、董其昌、倪元璐、吳桂森像贊。按是譜實華允誠所定為藍本，[illegible]及作序之華允誼，即允誠兄也，而書中絕不之及，豈以允誠[illegible]曾抗清殉義，因而諱之歟？所敘正文之下附以小注，載華譜為詳，亦有華譜所有而此獨缺之者，如壬寅輯朱子節要，戊午吟，辛酉入京，以會講[illegible]拜局[illegible]閘，遇吳覲華主盟。此諸事不知何故削之。惟世寧所[illegible]記其父名夢龍[illegible]子名攀龍，似呈雁行，蓋由其繼父恐貴其名抱子之故。此則係于隱事，允誠[illegible]無由知[illegible]抑知而故諱之，然非特揭於譜，[illegible]啟後世論者之疑，尤不可也。

高忠憲公事實不分卷　明崇禎刊本

明高世儒、世學、世寧編。首崇禎元年誥命，次崇禎三年十二月諭祭文，次禮部劄付祭文祭品、工部發給造墳工料，次國史本傳，次小傳，次遺墨，次文震孟、鹿善繼、倪元璐、錢士升、吳桂森、鄒期楨、徐達湯贊，次葉茂才、許令典跋，次朱國楨撰墓誌銘，次錢謙益、錢士升撰神道碑，次葉茂才撰行狀，次其子世儒撰行述，而終以祭文。以行述爲最詳，即兩年之所奉也。國史傳言丙寅三月十七日，偕呂欄、周順昌同逮。按順昌被逮在攀龍投水後，蓋誤。是卷共兩厚冊，閱卷祿奉母命安厝撝謙云云，其時訃告親友所用祭品清單及造墳價目，俱可考見，可寶也。

知非錄一卷　咸豐壬子刊本

清孔昭杰撰。昭杰原名昭衣，後改今名，字俊峯，山東曲阜人，孔子七十一代孫，憲彝父也。嘉慶辛酉舉人，歷官滄州批驗大使、越支場大使、鹽城縣知縣，以究漕運延得降級處分，遂不復仕。是錄爲昭杰自述，自乾隆庚子一歲起，至咸豐壬子七十三歲三月止，適一月卒。其子憲彝、憲庚復據所知補注其下。大抵述居官政績及家人生育婚嫁仕宦事。其六十歲時預立遺囑數條，以爲治命，亦達觀之士也。

理學張抱初年譜一卷 乾隆四年刊本

明張信民字孚若，號抱初，陝西澠池人。隆慶癸未選貢，廷試第一，官臨西縣知縣。講學私淑呂月川，曾在閿中，交馮少墟，常創正學會，從學者甚眾。生於嘉靖壬戌，卒於崇禎癸酉，年七十二。是譜為其門人馮奮庸所編，奮庸字則中，宜陽人，於萬曆己未往學，所見聞撰成是譜，講學詳其地，來學、尚學、表學、觀學詳其人，著書詳其歲，即學講也，惟即僅畧長，事殊近神怪，似非宜存，他亦有過于瑣者。首有陸求可序，呂維祺、郭光復傳，雍正丙午王嘉典洗心祠碑記，又有像并像贊，後有乾隆己未張鳳翮跋。

德仁圃行述一卷 嘉慶刊本

清德元，字仁圃，姓章佳羅氏，滿洲內務府正白旗人，尚書德保之弟。乾隆癸酉舉人，官至內務府暢春園郎中。嘉慶癸酉重逢鄉舉，年八十。行述中可記者，乾隆甲戌家宰大臣子弟不准會試之例，其時德元兄德保已官至侍郎，因由筆帖式入官，戊申因所屬莊頭呈控，和坤所奏致降級，和坤與德保不合，因遷及之也。生入仕五十年，猶然郎官，則不止馮唐之感矣。

汪穰卿年譜一卷　排印本

清汪康年字穰卿、浙江[illegible]杭縣人、光緒壬辰進士、光緒丙申與梁啟超創時務報於上海、丁酉又設京報於京師、按康年為諸生時、嘗受知於瞿鴻禨、既而鴻禨入軍機、與慶親王奕劻互樹黨、康年京報[illegible]暗承鴻禨意、於[illegible]奕劻父子譏切不稍避忌、[illegible]鴻禨卒以交通報館為奕劻排去、而京報同時被封、[illegible]請[illegible]於此特詳之、康年之卒、在[illegible]辛亥武昌革命[illegible]軍起後、[illegible]政府將起用袁世凱[illegible]之信、默不一語、晝夜遂病、遽卒、[illegible]先[illegible]之[illegible]甚[illegible]耶、

李古餘事畧一卷　民國元年排印本

清李漬、字古餘、江蘇上元人、納貲為通判、[illegible][illegible]圖書館、[illegible]為曲阜經學會講師、故是書題曰清儒士經學講師、卒[illegible]年六十二、漬雖非[illegible]出身科目、而[illegible]於治學著述甚夥、為俞曲園所稱許、今行世者、有中興別紀[illegible]急就章草法九卷、急就章偏旁表二卷、[illegible]段記述[illegible]過[illegible]殊舊體、中有論文論讀書、論金石論刻[illegible]印[illegible]語、[illegible]私諸事而已、[illegible]其子遐賢所撰也、

史尚書行述一卷附一卷　光緒刊本

清史致儼字容莊，號望之，江蘇江都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官至刑部尚書，因病請開缺，卒年七十九。[illegible]是篇為其子丙榮[illegible]所述。致儼以詞臣起家，屢司文衡，為主試者三，為學政者三，為同考官者一，大率清[illegible]持身勤慎奉職[illegible]而已。按致儼為嘉慶己未會元，是科[illegible]人[illegible]之盛，為清代[illegible]學[illegible]如張[illegible]、王[illegible]、陳[illegible]、[illegible]張[illegible]，詞章[illegible]名位通顯，自[illegible]以下凡數十人。[illegible]主試者為朱珪、劉權之、阮元、文寧，相傳是年五星聚奎，朱珪因作五律聯珠圖，是可紀也。[illegible]後附其子丙榮傳，丙榮字桂材，道光[illegible]成進士，官至亳州知州，[illegible]撰傳者類楷。時丙榮尚[illegible]也，[illegible]其妻王氏[illegible]遺孤，久[illegible]常念祖於王念祖，後以軍功[illegible]市[illegible]陵[illegible]阡表，蓋追述積在[illegible]湯[illegible]橋[illegible]匪田毛狗業，皆其[illegible]子念祖[illegible]作也。

辰州府志八卷　明萬歷四十三年乙卯刻本

知府馬協重修，通判吳瑞登纂，推官侯加地參訂。協字寅所，陝西同州舉人，四十二年任。瑞登字雲卿，武進人，二十三年任。加地字慶宇，解州舉人，萬歷二十五年丁酉。瑞登倅辰之三年，於修廢舉墜之餘，蒐采故實，從事重編府志。適丁艱，訃至，於苫次卿以草輯成稿若干篇授其門人錢春，謂續前成化太守易貴所修志而作也。貴字天爵，貴陽進士。越二十年，錢春起按湖廣，乃舉其稿屬加地刪訂而潤色之。加地跋尾有謂舊稿數十餘萬言，今勢異時移，詳畧應有異宜之處，爰汰其十之六七，以畢瑞登未竟之業，由沅陵知縣王恭己督刊而成書。無凡例，卷端僅錢氏春、吳氏瑞登兩序及目錄，紀名而已。為卷八：一卷曰地圖、沿革、星野、災祥；二卷曰山川、形勝、古跡；三卷曰城郭、宮室、田賦、物產；四卷曰風俗、戶役、祀典；五卷曰秩官、武蔭；六卷曰薦辟、選舉、人物、流寓、馳封、耆壽；七卷曰邊防、方外；八卷曰藝文。辰州之名肇自隋開皇中，其時領沅州，一州；沅陵、盧溪、辰溪、溆浦、黔陽、麻陽五

縣所為輿圖圖經及山川形勝古跡諸志率皆簡畧不能如後來方志考據之精博殆亦時會之不同歟田賦正供秋徵粮夏稅麥辰沅糧額多至一萬四五之鉅餘亦數千不等尚有雜稅暨土物之貢率皆折銀輸之嚴疆邊哨仰給煩多況自條鞭法行追廹尤甚其隸民協憚悴從可知矣物産紀載頗詳當時採取鈇金之苛擾賴御史薛瑄參政游震先後陳請得蠲免焉其秩官武塗薦辟選舉人物流寓諸志或能見其政治之賢否或能悉其人物之盛衰至以善卷屈原改隸流寓正舊志紀於人物祀諸鄉賢之誤謬及辨劉禹錫之非黔陽人之類尤為犖犖大端可稱者藝文一志亦頗擇精審其記序諸文每有關一郡建置興廢之事足資故實之徵考詩歌則多唐宋名賢之作流風餘韻得以長存中有元蔡明鈇金一章記征淘金戶稅課追呼之酷尤堪與舂陵兩章示官吏一作並傳也是書惜其第七卷邊防方外二志闕而無存不能無遺憾焉爾

鳳凰廳志二十卷清道光四年甲申刻本

同知黃應培主修孫均銓黃元復等纂輯應培字竹菴浙江仁和舉人以道光元年任均銓字秋崖辰谿進士前永順府學教授時長敬修書院元復字柳橋為仁和監生蓋應培之同族也按廳治僻處湘邊崗苗錯揉溯其沿革在漢為武陵郡隋為沅陵郡唐初為錦州旋置麻陽縣廳地屬之逮元置五寨長官司屬思州安撫司明因元制隸保靖宣慰司永樂初增置筸子坪長官司至清康熙四十六年裁革各土司以地內附始置之官長籍其人民正其疆里析為乾鳳永諸地而立之廳建設肇興政令制作基於此矣洎乾隆十八年黃凝道慎齋以岳守來綰分巡道篆悉改設已五十餘載典冊闕如乃捜采故實屬乾州潘丞曙編輯至二十一年丙子草創成書文獻之徵亦其權輿也黃丞應培為凝道從姪檢閱前修不無簡畧且時踰甲子一週應有續紀爰屬均銓等秉筆越七閱月而成此編書為卷二十首一卷曰新舊序姓氏目錄凡例以次一曰星野輿圖沿革城池二曰

疆里三曰山川四曰壇廟田賦五曰典禮六曰學校七曰風俗八九曰屯防十曰兵防十一二曰苗防十三曰職官十四曰名宦十五曰鄉宦十六曰人物十七曰列女十八曰物産十九二十曰藝文篇首圖説特詳各鄉硐卡巖疆險要如在目中極為有識惟相沿陋習繁繪八景且系以詩無裨史要甚無取也沿革分條而志附及廢土司考詳實有據而尤以屯防兵防苗防三志最稱明備徵錄靡遺其屯防之於建硐練勇籌防綏輯諸大政兵防自漢迄清用兵置軍

設官之故實編年紀載苗防之安定治理諸情事戶口弁兵義學之數額及苗民居處習俗語言罔不纖悉足資傳信者也如於人物之外別立鄉官一門獨標斯格異於諸志物産蒐采綦詳於貨之屬更能分列行銷四方諸品俾覘物産之豐嗇即知民力之興衰洵非無謂之作藝文首列清高宗宸翰以慶雲見苗疆獻賦為頌和聲鳴盛共仰天章其餘文藝詩歌多闕地方典制卷末有黄崇政之春鼓行一章但湘良五箪留别四律均光緒七年辛已所作不審為何時補刻附入者

永綏廳志三十卷 清宣統元年己酉鉛印本

署同知董鴻勳修。鴻勳字湘舲，直隸開州人，以副榜繼其先人仕湘，光緒末年初權古丈坪同知，即創修志乘，宣統元年調權廳篆，復獨力而撰此篇，可謂惓惓文獻、善於修辭者矣。全書爲卷三十首一卷，列門八，分目若干。於凡例總凡例之外，復逐門各綴凡例，以明其旨，是其變例，蓋示詳審也。卷首新舊序例、紀事、目錄，以次天文門爲目三，曰星野、氣候、災祥；地理門爲目十四，曰建置、輿圖、疆域、山川、形勝、關隘、水利、

津梁、鋪遞、義塚、古蹟、風俗、苗硐、六里語言；營建門爲目十四，曰城堡、碉樓、學校、壇廟、公署、官廳、倉廒、屯倉、軍局、卡房、育嬰堂、養濟院、塘房；食貨門爲目三，曰戶口、田賦、物產；武備門爲目三，曰兵制、屯防、剿撫；秩官門爲目三，曰官制、職官、政畧；人物門爲目十，曰選舉、封贈、忠烈、難蔭、孝友、篤行、義行、文苑、方技、列女；藝文門爲目三，曰經制奏疏、屯防奏疏，以叢談等終焉。按廳志創自乾隆初梁丞琛，而成於段丞汝霖，嗣嘉慶中袁丞廷極續纂稿成未刊，咸豐初被但丞遺失幾盡，逮同治元年周丞玉衡再續成書，至四年王丞起衡始克付梓，出舉人楊瑞珍手筆，書僅六卷，不無簡略，董丞此作續周志也。永綏本六里苗地，清初即輸誠向化，自雍正初改土歸流以來，綏輯有方，日臻治理，其事之有足紀者日益繁多。茲篇别類分門，一仍前志，但增其卷而五倍之，蒐采故實，纖悉靡遺。輿圖不僅詳於疆域、城垣、水道、山脈、里圖之鉅，即城堡、碉樓、公署、學校、局所，悉各爲備列。其形勝、關隘、風俗、苗硐、六里語言以及兵制、屯防等志，最稱詳贍。至易他

志之名宦而爲政畧，每傳皆綴以論贊，頗能得龍門八書序贊之遺意，於人物之孝友諸志及列女各傳亦如之。又若藝文之不濫收無關典要題詠之作，其所錄經制、屯田等奏疏，莫匪諸大臣經邦致遠、綏輯之宏謨、防邊之大計，令讀者於前人規畫之苦心，得所徵考。有稗史實，即叢談一卷，摭拾遺聞逸事，暨所附詩賦書銘等篇，亦要皆苗疆之治亂攸關、名教之本源所繫，絶非無泛之選。綜其全作，洵令人服膺其考證之精確、體例之謹嚴，目雖多而不病其雜，文雖

富而不傷於繁且於前志悉存其原文或為增益或加按註觖不没人之善斯亦難已惟卷首已有序言紀事之述而卷末復為五十初度自序並取各目分繫以詞又另綴自跋自評其所為文多原道於天人之際盡功於事物之微如斯鉅帙不一月而觀成何其敏也既有涉於重疊之嫌復不免蹈誇炫之病良為可惜雖然是役也不設局不派費董丞於民事之餘精心結撰一手而成其勇於任事人所共知又不得而少之也

澧志舉要三卷不著刊年

安鄉潘相撰相字潤章號經峯乾隆辛酉拔貢舉庚辰順天鄉試癸未成進士授山東福山令調曲阜令遷濮州牧歷官勤教養修廢墜學貫經史著作名海內其時澧州牧何璘已有澧州志林之輯潘氏於濮陽公暇取而讀之苦其卷帙浩繁因倣各志通編之例而撰茲篇不分目類摭考地理斷自西漢高祖十二年丙午訖於志林告成編年大書依次分注於歷代有關全澧之治亂政法休戚利病以及名宦鄉賢

為辟科甲忠孝節義俱按史傳與名家專集考辨詳實並舉有清以來之大恩大典紀述明備義精而覈文簡而賅其中以辨范文正公父生母鞠之歲決非隨繼父適安之年且並未嘗讀書安鄉指為厚誣昔賢鑿鑿有據又逃官金許增等之難附名宦同名戴君恩之媚璫不可以混誅賊之晉撫守道周應鍾等捐置供田積儲施德於安士安民歷數百載湮沒無聞者得一朝而闡揚之犖犖數端有裨名教綱常之大是尤可稱述者也他若於諸志之亞其訛謬補其

疏漏者詳盡猶多例目分類而列舉之亦云審矣且謂惟於星野風景之虚邱阜汊港之細仙釋巫覡之誣魚蟲華實之瑣無関體要姑從闕省命名舉要以便檢閱蓋崇實也其同年友前湖南學政長洲褚廷璋序言極為贊服斯作並謂王文莊公總裁四庫全書之日嘗亟稱之斷其必傳無疑潘氏時年將耄第一二卷付其次子承煒校讐因命續輯第三卷以完成之三卷繼原編自乾隆十六年辛未至五十七年壬子並附補編三頁按是書不識刊刻之年惟另一

部以補編置卷首第三卷訖於六十年乙卯之歲餘無差異卷端署有古歙程紅圃先生鑒定嘉慶二年丁巳經腴堂校刊等字豈卷尾之三年即為程氏所增補歟

直隸灃州志二十八卷 清道光元年辛巳刻本

州牧安佩蓮主修孫祚泰等纂輯佩蓮字玉青貴定人壬戌進士貴定盖黔之邑也祚泰字文冈州舉人前任寧遠縣訓導安牧以嘉慶二十二年莅任下車即勵精圖治百廢具興以志乘闕修已七十餘載適大府議修通志檄飭調取乃延祚泰秉筆未成而没復屬舉人安鄉訓導陳融觀心泉繼之始蕆其事續乾隆庚午前牧何璘志林而作也是書為卷二十有八首三卷序文纂修姓氏凡例詔諭以次卷一曰星

野志二之五曰輿地志六曰水利志七八曰食貨志九曰學校志十曰武備志十一之十三曰職官志十四曰選舉志十五之十六曰祀典志十七曰人物志十八曰列女志十九曰祥異志二十之二十五曰藝文志二十六曰金石志二十七之二十八曰雜類志又分目凡九十七繁不具錄按灃之得名肇於禹貢置州則自西魏始由是為郡為軍為路為府為縣或隸人或隸於人代有因革至清雍正八年諸土司歸流始陞直隸先後以安鄉石門慈利安福永定五縣

屬焉篇首褒錄詔諭二卷有餘蓋匪僅尊王意在舉有清之大恩大法備登於冊使民毋忘不知非闕一州政典典夫星野之繁為圖說皆屬有乖體例甚無取也山川於澧水源流考證詳確且能辨析茹溫澧漢黃涔澹道並澧為九水之源委搜采有據精審可觀頗為有識至水利一篇多因志林之河渠志為之增益所附何氏澧州水道圖說並各家水利說尤為有裨吏要藝文亦多仍志林而續增更稱富有惟冠以天章皆非有關澧治之選兼收唐明兩代勅誥表之類尤涉蕪雜至附以關係全澧之公牘文詞暨其他文藝或有益世道人心或足覘稽其政學山川風俗利弊者差為允當金石於古有徵雜類之摭史事紀聞辨譌叢談譜作多存故實足補闕疑卷尾有田賦說一篇係鈔補者其文中紀述明清兩代全澧田賦情況甚悉及雍乾間減除額數乃地方切要之大政堪資傳信於方來者卷端安牧自序及岳常道長白多賚序言皆題曰續修澧州志林凡例亦謂仍其舊稱亦不忘淵源所自何氏十樵之前作詳贍固久

名於時而安牧之欽承亦可見矣

石門縣志十四卷清同治七年戊辰刻本

縣令林葆元主修陳煊接修申正颺等纂輯葆元字樹香順天大興人同治五年任煊字春皆貴州湄潭進士七年任正颺字旭亭邑貢生候選訓導按石志創自明天順間久佚無考清康熙時邑令張霖許湄前後捜輯簡略不備均未授梓至嘉慶二十三年蘇令益馨屬邑舉人梅嶧編纂成書而石始有志閱五十餘年是為初續僅五六年而藏板被人抽攫甲戌鄭令立誠亟為鐫補復成完篇書為卷十有四首一

卷新舊序姓氏凡例目録以次一天語志為目二曰詔諭宸翰二星野志三輿地志為目十八曰地圖建置沿革疆域城池古城邑關隘公署養育鎮市山川湖堰津梁水利景物古蹟陵墓義冢風俗四食貨志為目六曰戶口田賦徭役税課積儲物產五學校志為目七曰學宮典籍弟子員鄉飲酒禮書院義學學田六武備志為目四曰兵制塘汛籌餉鋪遞七職官志為目三曰文職武職名宦八選舉志為目二曰科甲薦辟九祀典志為目五曰文廟武廟文昌壇壝寺觀

十人物志為目十曰孝友忠義儒林文苑位望武功隱逸流寓方技耆壽十一列女志為目五曰賢淑節孝節烈貞女壽婦十二祥異志為目三曰災祥荒歉兵難十三藝文志為目三曰文辭詩古著述十四雜類志為目三曰摭史紀聞辨譌以綸章冠首諸志相沿茲取天語列為專志其凡例謂弁諸綱首用表尊無二上之意所錄詔諭宸翰非關一郡一邑之典章復附前代詔勅意若藉為冠冕不知有失體裁迹近恭而無禮矣星野圖考力求詳盡亦屬無關體要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作縣志無雉堞之周環無闤闠之啓閉大有異於他邑者其説稱前臨河水復帶溪流勢難浚築前令許湄有聯云以峰為城以溪為池其形勢概可想見藝文所輯多有關於地方建置之文詞足資徵考故實雜類之摭史紀聞能引史以補闕疑訂其傳聞異辭之説紀聞甚鮮怪誕不經之事辨譌之末有石門名考一篇引證詳實可補沿革之未盡綜其全帙頗能因舊志而或正其訛謬補其疏漏惟諸志既綴小序復按目為説不無冗複之病舉梅志小敘彙列卷端

俾覽者得資參捡備悉修續始末不没人善良足多也若以著作言之文筆平庸較遜於梅氏之前修遠矣

安福縣志三十四卷 清同治八年己巳刻本

縣令姜大定主修前任縣教諭尹襲澍編纂大定字可堂安徽懷寧人五年來任襲澍字雯軒益陽舉人咸豐七年任姜令莅任伊始亟閱舊志悉闕修垂五十年思有以續輯適奉大府飭修之檄商之邑紳時值尹學博乞休歸里羣推其司秉筆之任大定即致聘焉設局從事經歲而觀成書為卷三十有四分類三十有一首一卷為序文修輯姓氏目錄凡例詔諭以次一曰星野二曰沿革三曰疆域四曰山川五曰

水利六曰津梁七曰城池八曰公署九曰戶口十曰田賦十一曰積貯十二曰蠲卹十三曰典禮十四曰學校十五至十六曰秩祀十七曰武備十八曰職官十九曰政績二十曰選舉二十一曰封廕二十二曰人物二十三曰列女二十四曰風俗二十五曰物產二十六曰祠廟二十七曰寺觀二十八曰古蹟二十九曰祥異三十至三十三曰藝文三十四曰外紀按安邑本泰慈姑邊境自漢迄元分隸靡常明為九溪永定二衛地逮清雍正八年始裁衛改九永益慈澧

地而置令縣將歷百年至道光癸未田令敏耕甫修志是其權輿也其書出沅陵潘永盛通州黃彝二君之手潘字松田黃字蘊山先後官邑訓導皆才識宏博者雖為創制之作殆明備足稱堪資傳信玆又曠久無續故實之待編者自多斯篇之作固誠不容緩也以舊志缺卷首詔諭一門倣通志例取有關湖南事實者備錄無遺連篇累牘不知非關一邑典要殊失體裁甚無謂也星野一仍舊志無所增損差為有識至若關隘中之新安鎮與新安屯堡誤分為二及疆域之錯雜山水之紛歧皆能分別考証以正前修之訛外又如增詳文廟之位序源流禮器樂舞諸圖說與夫以田賦屯漕雜稅入於積貯之蕪亂旁注當年選舉之原籍節刪歷職之繁互諸類亦能見其遠大折衷精審斷制謹嚴有足多者流寓特增西漢之紀信並以晉之車允唐之李羣玉二人安灃各欲私為己有今安邑縱有墨山平臺之勝豈容再與相爭從志林載之於此亦稱允洽各門小序雅潔清通切於事類綜而論之斟酌損益於舊志之補苴罅漏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非淺鮮堪稱佳構美令惓惓文獻之心詎非得尹氏之筆而益彰歟

桂陽直隸州志二十七卷 清同治七年戊辰刻

州牧汪斅灝署州牧吳嗣仲、主修王闓運總纂斅灝之字與籍不詳官師表僅紀同治中署任者六人或斅灝補授斯缺而尚未來任也嗣仲字春谷保山舉人六年權任闓運字壬秋晚號湘綺湘潭舉人後特賜進士翰林檢討年登大耋逢重鄉舉晉榮銜學貫經史海內外罔不知其名時當同治初州人士禦寇安定由在籍前江蘇按察使陳士杰俊臣與紳耆等後修州志網羅散缺補擬舊聞編撰稿成上之闓運潤色而纂訂之釐為卷二十有七分十有五篇是書一變通常體例其敘述之次類從事之職名詳於敘志凡為志十為紀一為列卷百四十有三為表三十有六為圖六十有六第一曰疆域志次曰事紀三曰賦役四曰工志五曰州官表官師列傳六曰學校志七曰禮志八曰兵志九曰人物志十曰貨殖傳十一曰水道志十二曰天文志十三曰洞傜志十四曰藝文志十五以敘志匡謬小說終焉按近世修志乘者咸拘於奉頒條格首重天文抑相率罔執天先乎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義罔不以星野冠篇而次地理或疆域不知郡縣志於目錄家屬地理類地理志之本也而其最要者尤莫與圖若茲篇以疆域列首即崇斯義首建制之緣始疆域之方位四至八道都里之名次及沿革為表而明之開方計里以圖城鄉凡十七分圖歷代之形勢凡三十又附歷代正史地志以資考證何其審也事紀自漢迄於當時舉一州之大政有關治亂者編年紀述賦役工志於地方古今民生優絀之情建置盛衰之跡與夫學校禮兵諸志之化民成俗靖亂保疆乃大經大本之常規尤稱詳贍足資徵考至官師人物所為傳贊一宗龍門貨殖祛數紀物產名類之陋習州故以農惰工拙商賈鮮通稱宜之所紀然臨蠟藍油貨傾領表猶其小焉有清康乾盛時礦鹽之利號稱大州且大湊煎爐出產宏富定課置監榷與唐宋由來久矣特詳其鹽引運銷之利弊礦產興廢之始末亦饒卓見他若志水道則分圖纖悉窮鍾深之二源明溱洭之會注志天文緣五行而識其占候徵物變而詳及休祲述洞傜以格化有方鮮聞逆

命輯藝文知士風篤樸自古多才金石有傳典籍可考又以漢自班書迄明顧氏言桂陽者多有舛差作匡謬以正其誤並採民物方俗及其遺聞為小說次其目曰伽藍記軼事賦詠三篇意謂稗官之言亦本史家所掌綜斯鴻篇鉅製條貫古今非老師宿儒豈能通其萬一應推湘志中之名作矣至主修牧令均不掇一言以述始末殆郭氏湘陰圖志之一例歟

靖州直隸州志十二卷清光緒五年己卯刻本

州牧吳起鳳主修勞銘勛接修起鳳字才九武進進士同治十三年署任銘勛字鄉林鶴山人光緒二年接任起鳳下車日即奉省檄催修志乘因有續纂通志之舉也乃集州人士商之有廩貢生黃炳燮南丁者願董其役敦請舉人唐滌虞贊廷廩貢生李廷森介卿同司秉筆補苴舊志五閱月而畢稿迨銘勛來閱未蔵事亟督士民籌貲纂訂付梓越年餘告厥成功吳牧自序謂急就章潤色文明以臻完善則後來

之責蓋前之草率從事者聊為搪塞大府之具其疏畧不言而喻矣書為卷十二首末各一卷首曰典圖次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貢賦五曰學校六曰武備七曰秩官八曰選舉九之十曰人物十一曰藝文十二曰事紀末曰雜識圖不計開方計里復無說明殊形簡率繁繪十景相沿陋習徒費篇章甚無取也按州境位湘西極邊接壤黔桂苗猺雜處素號要區其形勢則山谿重複關隘險阻其沿革則自秦置黔中郡後其因革代相遞嬗奄及五季之末

楊氏以十峒稱徽誠二州宋崇甯初楊晟臻納土貢始復版籍改曰靖州即領永平等三縣自是升降隸屬又更易靡常訖於有清乾隆始得定制仍以綏寧會同通道三邑隸焉星野取史冊徵引畧述仍其舊志聊備一體頗稱允當建置所紀全屬苗寨及烟民戶額學額得存故實足資徵攷賦稅極詳審可觀惟塩茶錢諸法暨礦廠木政之類既無事寔可採强畧敷陳大可省其繁蕪之作殆限於當時所頒程式不得不奉行爾州之文化自宋魏文靖公了翁流寓講

學始濂溪奧窔主静立極之旨即已燦然大備一時徒遊之士不遠江浙而來靖得爲文教淵藪被化早而遺澤深是以人物志中博雅淹通之學孝弟忠節之行代代有其人藝文所收類多傳作即事紀之兵燹於歷代軍事綦詳有裨史要休祥災異分而書之力求明晰雜識雖僅數篇迥非俚俗詭誕之語靖志創自明萬歷州人唐宗元清肇修於康熙甲子祝鍾賢嗣呂宣曾馮大賢戴保豫徐鳳喈魏德旼隆恩諸牧先後均有續輯斯篇蓋續隆志而成斟酌損益有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靖之文獻匪淺論其著作詞旨亦簡淨可稱卷端吳芬雨牧均有序

靖州鄉土志四卷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刻本

州牧金蓉鏡纂輯蓉鏡不詳其字秀水進士時當光緒末造清廷革新政學三十一年夏特允學務大臣之請命編譯館通令各直省郡邑咸修鄉土志意在使人民由愛鄉而知愛國金牧督同學正劉世蕃訓導江昌言及州士紳儲世鐸等而編撰之自任秉筆惟奉令纂修之由及頒定例目之式未能詮述僅於自序中約畧言之殊不若郡陽陳令吳革丁未所修志叙述綦詳之允當也按當時頒定門類例目以歷史人類地理三大綱統之歷史首建置次政績次兵事次耆舊人類首氏族次實業次宗教地理首疆域次山脈次水道道路次物產次商務而是書爲卷四首一卷曰例言人表輿圖卷一曰沿革政績兵事耆舊二曰人類戶口民族實業地理山水道路三四曰物產商務以附錄終焉易歷史之綱爲沿革人類增戶口而遺宗教又於耆舊類之末而增名宦鄉賢忠義節孝等祠志地理而增古蹟祠廟壇表橋梁市鎮學堂諸目程式不遵頒定綱目亦多舛淆雖云鄉土究屬官書準諸義例有未安也特援班固人表戴山人譜之例作人表一篇冠首畫分聖賢儒士農工商役盜九等意以人道之大防聖賢盜跖相去幾希值此五洲競爭優劣顯判強弱各殊此書十四目皆吾人心理所鎔裁世道之洿污繫乎人心之邪正令觀此表知其等差復附以証人六事功課過格暨應用書目揆諸金牧之用心至良且厚深得濂溪紫陽性理之旨殆欲藉以明其學道愛人之懷抱歟政績兵事耆舊雖錄自史冊諸書及舊志尚頗詳贍多所補苴正其遺誤人類能悉紀苗寨戶口之數風俗語言世族分其姓氏徵以譜牒於世系支派記載明晰足資考鏡有關故實良匪鮮也惟疆域山水僅叙其界至源流實業徒紀士農工商之數則不免疏畧物產舉其常特別類紛陳佔全帙之半得覘其土地之肥瘠民力之興衰具有卓識附錄詩詞皆詠土風之作自謂體仝宋製義兼竹枝堪備採風者之擷取亦足多也例言稱人類道路物產商業仝資新纂與學正劉世蕃再三審定始着於篇及觀自序謂全書旨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衷大道不加衰貶不見設施或於學者身心提其綱領知此書不空作是則區區編定之義云云於以知金敉之用心當不失為今之循吏矣

桂東縣志二十卷清同治五年丙寅刻本

邑令劉華邦主修邑紳郭岐勲等編纂華邦為江西泰和進士其年夏奉檄邑篆蒞任時省大吏以將續通志屬重修邑乘以備采擇既抵縣即取閱舊志知距前修已五十餘稔乃會同教諭李儼山訓導戴埏暨岐勲等而纂輯之並以邑之耆紳康正者相與採訪踰半載而即觀成書為卷二十首一卷序例姓名諸圖以次曰星野曰沿革曰疆域曰建置曰田賦曰學校曰秩祀曰兵防曰物產曰風俗曰古蹟曰祥異

曰職官曰選舉曰名宦曰人物曰節烈曰藝文曰寺觀曰仙釋曰雜志按桂邑本為郴縣地在東晉升平初析置汝城縣自陳迄於後周或曰盧陽或曰義昌或曰郴義或曰桂陽至宋嘉定間始析桂陽之零陵宜城二鄉而立今縣遂無更易文獻之徵創制於明洪武永樂萬歷復兩修之經兵燹蹂躪殘佚無考矣逮及有清肇修於康熙之田國輔續於乾隆之洪鐘嘉慶之曾鈺諸令而要以曾志體例堪稱完善出於邑紳李克鈿布濂手筆茲爲重修一循其例其辨譌

析疑之處雖岐勳等編校之力蓋華邦潤色訂正亦多焉如以舊志不載隘要舉咸豐時所築堡壘而備書之其形勢險要瞭如指掌有裨史要藝文雖多仍舊述而於地方建置故實攸關者增所應增嚴為決擇其中錄及李克鈿與何積之復魏墨深書二篇具有省察克治之功洵為輔益學子之選惟紀職官以周元公冠首不知元公之令邑桂陽也非桂東也在宋分縣之先為令者代不乏人於陳則有鄧平直為盧陽令於宋在元公後令桂陽者亦有璩重等十一

人之多悉佚其名原為舊志之失而職官志結論既考證明晰應亟詮次而補入之乃謂不書諸人例也書周子尚績也且書親至宜城留有遺蹟縣治之宜城零陵二鄉沐澤實久今以桂東重周子非引周子為桂東重也與夫以殉難並義行諸人仍括為一類慶賀等典禮多遷就原本雜附各門皆殊失允當不免瑕瑜互見之譏良可惜爾券端劉令序言稱邑處萬山中土沃風厚秀讀樸耕昔韓昌黎所云郴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意必有魁奇忠

信材德之士出手其間桂為郴屬於茲益信今證以夙被濂溪化導之澤愈足想見其然矣不誠懿歟

澧州志六卷明嘉靖四十年辛酉刻本

署州事胡容主修知州水之文彙正州人李槃刪潤李獻陽編輯與修者尚有同知陳仲弟等容為新安人以岳州同知權任之文鄞縣舉人庚申來任槃為前工科給事中獻陽則光祿寺監事也湖廣布政使司分守上荊南右參政豐城雷逵璧之文槃均有敘言弁首雷敘謂州故無志余駐守荊岳知前分守劉見峯公命州卒屬草創前給諫滙湖李公研心摛藻潤色加詳越再稔編成知州水子之文偕僚貳師生以敘請是茲篇為州志創制之作前劉分守經始以后代不及觀成水守之文能卒其事亦云幸矣書為卷六首敘言修志名氏宸章紀凡例州境圖譜目錄卷之一曰郡縣沿革大紀分野災祥大紀郡縣世表封建世表秩官年表卷之二曰藩守表人物表卷之三曰地理紀食貨紀卷之四曰建置紀學校紀正祀紀巫祀紀卷五曰兵防紀名勝紀宦蹟紀卷之六曰人物紀方外紀物異紀外志雜錄首宸章為明初澧州慈利土酋覃垕負固不服黨結諸酋蠻夷為亂太祖命湖廣參政楊璟帥師討之敕諭二道觀其謂蠻賊恃險乘時擊之但使遠去不必窮其巢穴又謂限以日月平其小寨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業云云嚴疆邊鄙行師深入其阻已犯兵家之忌況值中原甫定鼎命新膺尤當極事綏輯不宜窮兵黷武洵雄主開國之睿謀李槃贊其仁至義盡非過頌也圖譜雖未能開方計里要亦足明當時之形勢未可以疎略少之紀郡縣沿革斷自唐堯而先之以表與分野災祥均用編年法為之詳實有徵自堪傳信封建籍故有稽於澧尤關重要作者溯古審今明其世系為之年表於舊志之藩封次第其名藩賢述如列傳讖為僭錄削而不書允符體制尤足多也秩官歷代不一其制得而表者僅始自李唐其官其人分類而條列亦云備矣是書殘闕過甚僅存其第一卷三紀三表而已惟迄今讀之能概其全作之精審應推湘邑志中之佳構可勝惜哉

寶慶府志一百四十三卷 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刻本

署郡守黃宅中主修郡守張鎮南接修前寧鄉縣學教諭即選知縣鄧顯鶴總纂邵陽縣學訓導彭洋中郡廩生鄧漢勳同纂輯宅中字惺齋山西河曲進士前一歲以古丈坪同知來權郡事殷心文獻毅然倡之顯鶴字湘皋邵陽人博學耆儒也時主濂溪書院講席亦慨然自任漢勳實慫恿之遂相與援翰甫踰年宅中被擢大定府去繼攝者為郴州吳牧士俊傅巖天津進士漢勳字叔績博通經籍擅良史才適又為黔中大吏招往事幾中輟幸三閱月而孝義張守鎮南授任來郡張字儷卿與宅中有桑梓誼聞而力持前議復得學博彭洋中相助肇乙巳迄己酉四歷寒暑始底於成厥惟艱哉是書紀事編年一宗史例立綱八曰紀表圖記書略錄傳以序及總目例言纂輯銜名全書目錄彙列卷端首曰詔諭曰公典弁冕全書不入於卷示尊崇昭限斷也以次為紀一曰大政為表十曰沿革曰疆里曰藩封曰世職曰職官曰武職曰巡歷官司曰選舉曰世族曰士女為圖二曰形勝曰疆里為記三曰形勝曰疆里曰山川為書六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為略二曰五行曰藝文為錄五曰政績曰武功曰良翰曰使岷曰殘明為傳四曰先民曰勝朝耆舊曰國朝耆舊曰列女卷末曰摭談綜首六末三大凡一百五十二卷首紀大政循史法之編年振一篇之綱領沿革疆里明古今分合之情備方域形勢之要藩封等表之詳贍固無論矣其中巡歷一表為諸志所無殆以非守土之官概從闕略茲分九目斷自漢桓別具卓識且有召伯巡行南國之遺蹟雖年湮代遠邈不可追要亦得有可述者也於選舉特詳有清科舉之法制附錄考官之姓氏題目及第者之字履名次氏族分列爵次勳銜軍民編戶備述其族有職官膺選舉科第列庠序者各若干人何其審也形勢疆域之紀分次鄉都匪僅能織悉山水之脈絡源流塘鋪書院寺觀亭臺之興廢而末附名都之大姓某氏尤足與氏族一表互相參證至所繪各圖開方計里全郡次第銜接瞭如指掌別為圖說見諸藝文略中鄧氏漢勳亦本輿地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家出其手製自非凡品六書之作本周禮六官之遺意於一郡之典章故實分類舉陳又如良翰使岷残明諸錄先民耆舊諸傳蒐求古今人物求無或漏士女有表復為列女之傳存其事行抑昭慎歟萃陶士行歐元功之治行周茂叔張九韶之教澤柳公綽李公素之詰戎曾烈愍李節愍之殉難而政績武功之錄得以盡之摭談八門多裨風化亦足多焉鄧氏斯作體雖變而不失夫雅文雖富而不傷於繁至其綜覈之精密斷制謹嚴洵非老師宿儒三長兼備者所能道其萬一足推為湘邑志中之冠吁其偉矣卷端湖廣總督裕泰署按察使鹽法長寶道楊炳堃暨黃張兩守皆有序盛稱述之余讀之而益信

郴州總志四十三卷 清嘉慶二十三年庚辰刻本

州牧朱偓主修署州牧至善常慶徐鳳喈接修陳昭謀總纂偓字右佺四川興文進士嘉慶十四年授任至字寶庭慶字譽堂俱旗籍攝篆僅經歲鳳喈字鄉坪安徽青陽進士亦其年權任惟朱牧涖治幾十年適有續修通志之舉奉大府檄賞志乘用備參稽爰集州人士採訪故實延州紳前甘肅文縣知縣陳昭謀劍奚東筆編輯將成正待五屬志稿總而續之朱牧忽奉調權岳郡而去幸至常兩牧能踵其役四易歲月至徐牧始得告成不綦難乎按郴志肇自元總管王都中有明一代亦凡三修然皆佚而無考迨清康熙間陳邦器范廷謀乾隆中謝錫佐三牧先後重修始稱完備茲編蓋續謝志而作也是書為卷四十有三分類三十有五於序例姓氏目錄而外首一卷曰皇言仍舊志例尊王也以次曰星野志曰輿考志曰沿革志曰疆域志曰山川志曰關隘志曰古蹟志曰城池志曰公署志曰學校志曰典禮志曰祀禮志曰賦役志曰積貯志曰鹽法志曰礦廠志曰蠲恤志

曰風俗志、曰苗猺志、曰名宦志、曰流寓志、曰職官志、曰兵防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節孝志、曰典籍志、曰藝文志、曰仙釋志、曰寺觀志、曰物產志、曰事紀志、曰雜志、曰附考。其時司領條目繁多，篇中能以邊防、屯練、茶法、木政、隱逸、方技、故宮、僭竊諸目為郴所無者，毅然去之；而補舊志闕如之閱隘等類，極為允洽。圖考明備，較舊滋全，八景不列圖繪，別具卓識。沿革、疆域、山川悉臻詳實，備錄何達憲古桂陽郡考、齊召南水道提綱等篇，足資徵考。附以陂塘壩堰水利，亦

得盡之。他若增文廟之典制、舉貢之名額，釐訂賦役之數，以及職官選舉之外漏、流寓古蹟之疏略，補缺正譌之功，良非淺鮮。礦政於郴素為大患，坑冶兇旺，蒙利之時少，鄰省暴徒侵入為害之時多，封禁不嚴，貽禍為烈。茲特列專志，採喻春山十害之論，徵引無遺，並矯前修以此不恆有之五金列諸物產之失，亦云審也。又觀人物所紀，有劉平章瞻之鯁正、鄺司徒埜之忠烈、朱總憲英之勳業、何吏部孟春之文章，數人者固不僅為志乘之光榮，早已名垂史冊者，斯殆

昔昌黎所云「郴當中州清淑之氣，磅礴鬱積，必有忠信材德之士出乎其間」，洵信然歟。是志也，蒐采故實，頗稱宏富，序論諸作，典贍淵雅，文簡而事賅，自堪傳信。陳氏昭謀跋尾有謂：曾叨分校續補通志，上成一統志之役，今以治省志者治州志，因以報諸賢牧者報郡人，其忠勤文獻之心，昭然若揭。得良史才為之精心結撰，抑朱牧之禮賢任能以致之也。四牧各有序弁首，備述始末焉。

乾州廳志十六卷清光緒三年丁丑校正同治十一年刻本

同知林書勳主修張先達編纂書勳字麟閣粤東人光緒元年來任取閱廳志知為同治十一年壬申前廳丞蔣琦溥續修甫脱稿即解任去繼者羅丞行揩因續修通志奉檄索甚急未暇校讐遽以付梓為廳人拔貢張漢槎等所輯歷時僅三閱月訛漏頗多爰就其原作校正而重刊之屬廳貢生候選教諭張先達秉筆先達字行可亦壬申前修分任纂輯者書為卷十有六首一卷曰新舊序言姓氏目錄凡例以次

一曰星野輿圖沿革城池公署二曰疆里山川三曰壇廟田賦四曰典禮學校五曰風俗兵防六曰屯防七八曰苗防九曰職官名宦十曰鄉官選舉十一曰人物十二曰列女流寓十三曰物產十四之十六曰藝文按廳本潕溪地自漢以來故屬辰州沅陵郡唐析置瀘溪縣而潕溪屬之乾之得名則肇於明嘉靖因苗疆要隘設置軍哨以羈縻之萬歷間始建城為屯糧之所逮清康熙時初設廳治仍隸辰州嘉慶二年復陞為直隸與鳳凰永綏二廳同隸辰沅永靖兵備道制崇而圍固矣雖歸流設官未久而文獻不無可徵廳志創修於乾隆三年廳丞王瑋嘉慶二十三年趙丞文在續之蔣丞之修其再續也篇中圖繪精而且備惜八景之相沿陋習未能免焉典禮之末所列三神不僅詳其祀典前後封號並附以雜識紀聞諸篇得資徵考苗疆故實足裨史要其兵屯苗三防之志有獨異者他邑有兵防而無苗防乾則苗強於民安危所繫兵防不足濟之以屯兵屯皆以防苗也防苗之術不僅兵屯然足以徵兵屯之效故各列為

專篇兵屯但載其法度苗防則治亂可稽並志其戶口語言風俗乙卯之變三廳同然詳略之分尤為得體時當兵燹之後凡職官鄉宦忠義節孝前修采訪未周者遂一蒐求編入藝文之選皆古今人士有關廳治能正人心厚風俗及興利除弊之述作綜觀全帙於原志體裁雖因其舊然能取其訛謬者正之遺漏者補之簡略者詳之繁冗者汰之詎不堪稱為信今傳後之佳乘歟卷端蔣丞無言弁首僅羅林兩序得存始末惟於舊志序暨其小序與夫兩續作者之

姓氏，晉為紀錄，俾供後之參檢，更可以備遺佚，亦足多已。

邵陽縣志四十九卷 清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刻本

邑令唐鳳德主修，黃崇光等編纂。鳳德字梧莊，河南鄧州人，前一歲由辰州糧捕調權斯邑。崇光字謙山，安化人，以翰林庶吉士改官，任寶慶府學教授。是役倡修者為前府學訓導尹榮組等數人，榮組邵縣進士，秉筆者則崇光也。崇光曾充武英殿纂修，其學擅三長，堪備良史才之選，不問可知，殆任得其人歟。惟鳳德自序僅謂來攝縣篆，適修志成，幸藉留名於弗替云云，不具詳其始末，肇修前令當為陳宸書，亦不紀其名，未免失於疏畧。按邵置縣最古，秦漢曰昭陵，僅三國吳、五代晉有昭陽敏政之，而易今名自宋迄清未嘗或改。寶慶置府，附郭為治，則肇於宋。由來舊矣，文獻有徵。創明嘉靖，逮清康熙，頻令堯揆首修之，未幾張令起鵬即為之續。乾隆甲申，蕭令聚崑再續之，閱六十年，茲三續也。是書體例殊於舊志，緣其時司頒格式，未便顯違，雖首尾遵循，而於錢法等門，邑所無者，能變通從闕，誠為允當。為卷四十有九，除首列新舊序、凡例、目錄、姓氏而外，以次曰星野、曰建置、

沿革曰疆域曰城池曰山川形勝曰古蹟曰戶口曰田賦曰學校曰典禮曰兵防曰積貯曰蠲恤曰職官表曰宦績曰選舉表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曰風土曰祥異而以雜識終焉篇中於建置沿革之後次以藩封是有異於他志者蓋析昭陵而置侯建國遂肇漢初自路陵、夫彝、都梁、而後迄於有明史不絕書雖封爵之名位各殊要有足紀依其時代而悉爲裒錄頗関典要至以邑爲附郭凡公署、營伍、糧餉、秩祀、之繫於法制者例得備考量爲增入不無僭越郡志之

嫌有乖志例但故實繁徵論列詳盡抑當曲諒作者之深心職官選舉亦所同然首紀歷代設官分職之制次列年表斷自漢興類敘而題其名選舉則副拔、歲貢、與夫封廕、恩賜、鄉耆、胥井然無漏糾正蕭志或有傳無表或羼以紀傳蕪雜之失有足多者其他人物、列女、藝文均搜采宏富纖悉靡遺縱卷帙浩繁未嘗冗濫各門小序摛辭簡樸殆重以紀事而不尚文藻之鋪張期於信今而傳後也黃氏崇光未擬一言卷端郡守潘毓琔、翟聲煥爲序述始末焉

宜章縣志二十四卷 清嘉慶二十年乙亥刻本

邑令陳永圖、主修龔立海、黃本騏、彙纂永圖字固菴涪州人以翰林散館來宰斯邑檢閱舊志知闕修閱六十載亟應補輯庠生宋中行、等咸請續修諸紳亦踴躍捐貲從事開局永圖乃馳書延龔黃兩君來秉筆龔字雲濤爲巴陵貢生黃字花耘寧鄉舉人蓋知其學識素裕具有良史才者相與裁凡起例網羅故實永圖自序謂曾供職庶常讀書中祕仰窺冊府煌煌圖籍是文飾潤色之功永圖爲多也是書爲卷二

十有四卷首爲新舊序、姓氏、凡例卷一曰輿圖二曰沿革志三曰象緯志四之五曰疆域志六曰建置志七曰風土志八之九曰田賦志十之十一曰學校志十二曰祀典志十三曰兵防志十四曰秩官志十五曰選舉志十六曰名宦志十七曰人物志十八曰列女志十九之二十二曰藝文志二十三曰事紀二十四曰外志另分子目一百六十有奇繁不具錄圖繪二十頗稱明備於黃沙、栗源、笆籬、三堡暨莽山各圖尤裨史實之大者宜爲郴屬之一地處極邊爲楚南

之閫鍵嶺表之門戶縣初名義章始於隋大業閒蕭銑據有荆州析郴而置至宋太平興國初改定今名迄無更易其形勢之要自古然也謂志乘家多遵一統志例列天文於沿革前擯為不合特做徐青藤會稽志孫豹人揚州志二書之作以象緯次沿革別饒卓見至搜求迴龍新峯一鐘知鄉名沿於唐代考證召募飛虎二寨悉兵制備於宋時益以蒙巖洞石得存宋元風雅遺蹟與世王之題詞而於趙希逾平寇紀事磨崖之鐫一洗從來承襲余嶸露布之誤皆能

本一物一韻之徵博引繁徵參證確鑿險要無逾三堡而三堡首推笆籬自明戍兵扼西莽崗以來久稱重地篇中於圖繪外復將堡城分紀建置關隘附列疆域防守備載兵防雖不厭求詳要未可以冗複目之傳人物不分款目祇期無遺亦誠允當邑之炳然史冊者推明之鄺忠肅埜鄧司徒庠二公今讀鄧公劾廖瑺弟鵬一疏及聞逆劉瑾伏誅五律忠肝正氣可貫日星猶足想見其為人矣又其他續舊增新訂譌析疑之處更難枚舉即以小序結論言之亦雅潔

簡淨堪登著作之林復以歷修姓氏序跋彙集卷端得存始末不抑資異日徵文考獻者之一助歟

南嶽總勝集三卷 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重刊長沙葉氏麗廔叢書本

宋陳田夫撰。田夫字耕叟，莫詳其里貫，自署曰隆興改元重九日九真洞老圃庵蒼野子，又拙叟序稱之曰閬中道人。是書分上中下三卷，不為總目。其上卷首峯巒靈迹，次嶽祠，次歷代帝王傳經受道；中卷為觀寺興廢，並得道異人高僧附以嶽中所產靈異；下卷為唐宋得道異人高僧洎隱逸，末終之以敘古跋。上卷峯巒靈迹之後，別為目曰：嶽有一洞天、四福地、二境、三澗、六源、六門、九溪、十五洞、十六臺、十四塔、二十三壇、三十八嵓、二十五泉、九池、八堂諸勝。篇中凡

山嶽之邃隱，寺觀之始末，古今之題詠，搜紀靡遺，而於前古異人高僧之靈蹤秘跡，考錄尤為詳盡，並兼採及隱逸之士、珍奇之產，可云詳贍。按陳氏庵居嶽之紫蓋峯下，往來七十二峯之間，歷三十餘年，不倦訪求，始成斯作。其自序畧謂：衡嶽之記，有尋勝、証勝大小二錄，勝槩集、衡山記，皆近代好事者編集，不惟疏略過甚，且各執一隅，兩教互存門戶之見，彼削此闕，爰合前四記廣為修之，可為尋幽賞勝之司南也。

蓋其時南嶽本無專志，茲集之名總勝，固足以當之。余意陳氏其人必一博學通儒，窮性理之功用，悟三教之同歸，高隱於衡，逃名遯世，殆懷葛巢由之流。亟歎惜此書元明以來久無傳刻，致清四庫書目不及箸錄。得長沙葉氏德輝校勘重梓，數百年欲絕未絕之書，復流傳於世，殆亦非事之偶然者矣。

衡嶽志八卷 清康熙刊本

衡山縣令朱袞修袁奐輯袞字青崖蜀之閬中人奐字恭嵐郢之襄陽人也按衡嶽之有專志自明嘉靖中衡山令彭簪始嗣提學姚弘謨樞巡鄧雲霄復兩修之是志修於清康熙甲辰體制取裁鄧本蓋其時名山歷劫鼎命肇新巡祀禮隆侍光典冊爰蒐集六七十年間興廢之跡及藝林故寔為之刪繁補闕斟酌損益而成凡為卷八其一曰星野圖考山水書院二曰寺觀物產田賦靈異古蹟碑碣遊屐三曰仙釋

四曰祀典祝辭御製特記歌頌駢議徑路說五六曰文藝七八曰詩章衡星為北斗玉衡主荊州岳為天南巨鎮而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岳舊屬長沙郡衡故又為壽岳其方為離南宮赤帝其精朱鳥衡之為義有所從來矣篇中首詳星野極稱尤洽圖考擇要而繪明晰簡當祛舊志鄙俚之作亦云審也其他易名賢為遊屐釐正其祀告文辭之允雜使祀典祝辭判別御製特記攸分目無混淆尤為得體至若歌頌另列專門以示不容偏廢駢議用存己說姑有待於後人路徑之增能補圖經之不備瞭如指掌深便遊觀未可以繁蕪目之也文藝按時代而編次詩章悉採錄之多遺作者惓惓之心於斯可見綜厥全志堪稱體例謹嚴網羅宏富其著作亦斐然雅潔可誦洵足與名山並壽已音攷尚有南嶽圖志一書為明崇禎間吳懋材所撰茲編不一述及殆以其譌陋而擯之歟

洞庭湖志十四卷 清道光五年乙酉刊本

清陶澍督修萬年淳撰澍字雲汀以翰林編修洊擢皖撫歷江督十年文章經濟偉烈宏謨為一代名臣歿謚文毅嘗持洞庭即九江之說謂洞庭為海內巨浸合辰沅漸漵酉澧資湘九水瀦之以會江並引禹貢所言九江者四皆指荊州無及揚州者以闢歷代諸家相沿之誤援古證今辭義精碻年淳深然其論以為發前人之所未及年淳字彈峯華容舉人亦博學多聞士也嘉慶乙亥文毅在都官侍御時有前長沙郡守沈廷瑛舉綦世基所輯洞庭湖志稿乞為刪訂因巡城匙暇轉付年淳屬代筆削嗣越十年始得撰竣正譌補缺倍於前書其時文毅已撫皖而年淳亦銓六安州丞適為屬吏喜其功竟亟醵金而梓之前後七十餘年始克成斯鉅帙蓋洞庭舊無專志茲為創舉其難其慎不言可知全書分卷十四目曰輿圖皇言星野湖山水道洲港隄垸稅課兵防風俗物產古蹟祠廟遊覽事紀据摭藝文凡十有七圖說詳盡瞭如指掌而首列之三府一州八縣四大水入湖全圖尤稱精審源流既晰分合斯明洵能得其綱要湖有專神隆以祀典石臺之建帝德靡涯次紀皇言亦符體制其他湖山洲港隄垸之形勢方位流者峙者鉅細畢陳課稅以下諸門或政令民命所攸關或商旅遊觀所難喻以及事紀識既往之天時人事据摭採相傳之怪異神奇皆有足多者大凡山川之志往往以鋪張勝景廣集二氏之仙蹤佛果為指歸雖所謂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而茲編之作有獨異焉羣流綜匯其地除扼滇黔楚蜀之咽喉百物滋生其水利資長岳常澧之蓄洩所關至鉅載筆者應別具有眼界也藝文捷羅亦最宏富殆視郡縣諸志所裒集者當倍蓰也能不推為名著歟卷端陶萬各為序詳其始末湖南布政使長白裕泰亦有序備極推許云

浯溪集二卷 明嘉靖刊本

明黄焯輯。焯字子昭，南平人，正德進士，時官永州知府，後洊擢至湖廣參政。是書分上下兩卷，其目上卷曰古頌、古跋、古銘、古碑記、今碑記、古賦、續古千文、古詩長篇、今詩長篇、古詞、今詞；下卷曰古詩五言七言、今詩五言七言、浯溪十景律詩。首爲圖一，次爲浯溪小志，敘溪亭臺堂橋宅坊院祠寺鏡石諸勝，再次紀浯溪十景。以集名者，蓋取述而不作之義。焯自撰小引，謂浯溪舊有元顏書院，余爲葺而廣之，以便遊觀者。顧石中諸刻不可以不傳，乃命邑生集之，邑尹刻之，而重刊者則邑人陳斗也。浯溪僻在湘水之涯，得次山之品題而卜居之，始名於世，復有中興之頌、魯公磨崖之書，遂成勝蹟。由唐以來，名公鉅卿、山人墨客遊蹤所寄，歌詠所遺，曷可勝紀。蓋其時本無專集以廣流傳，黄氏斯作，當爲創制，亦固優己。但以視清初王士正之浯溪考、乾隆時宋溶之浯溪新志，又何如耶？其必曰世易時移，詳畧自異。獨茲冊下卷又全闕佚，更不禁令人有遺憾焉。

濂溪志七卷附遺芳集一卷 清道光刊本

周浩撰。浩字午橋，周子二十四世孫也。按濂溪爲周子營道故居，後流寓江州廬阜，臨流結屋，亦以濂溪名。志濂溪，本志闕里之遺意也。舊志創自前明李牧嵊慈，鼎革後殆無餘燼。清康熙間吴牧大鎔復纂，歲久板復漫漶。浩乃校訛補闕，益以國朝褒崇優恤之典而重修之。書爲目七，卷亦如之：首遺書，次雜著，三年譜，四祠墓，五褒崇，六優恤，以文錄終之。舉晚近名流詩賦別爲遺芳集一卷附後。篇中事狀本傳，得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先生之始末，而讀遺書雜著，其窮理盡性之旨，光風霽月之懷，登月巖之奇，溪橋之勝，千載後猶能想像及之，先賢遺澤感人深且至矣。惟於舊志原有之宗圖缺而不紀，謂以杜他族竊冒，不知世系之載錄，所以明統緒於一脈，資後代之參稽，闕係至鉅，焉能以杜竊冒去之，於義實有未安也。後有續者，其抑得而補正之耶？晚近詩賦別爲集錄，尚稱得體。卷端有前湘學使湯金釗及道州牧延禧爲之序，蓋亦足彰其一省一邑之文獻已。

衡嶽遊記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黄周星撰星字九煙江蘇上元人明崇禎進士官戸部主事少育於湘潭周氏後䟽請歸宗蓋復姓黄周星其名也國變後遁跡江湖以終著有芻狗齋集是編自序其耑述生平曠適之性衡遊告成聊託紀咏謂稍稍破遽房出蟻穴信如王謔菴之言署曰汰沃主人又謂自總角時即有五嶽之志顧生鍾山阜堂閒距五嶽青翠遥遥每於縹素中緬懷雲氣曾挾筴走山東道瞻望岱宗悤㦎窮旅殆潰僅從驢背上延頸注盼黯然告别徒感惝怳若南之衡自辛未入

楚又十二年始踐斯約於以見尋山不辭遠而悵其遲其襟懷之曠達可想見矣古今南嶽之遊有紀述者何可勝數能不失之纖瑣流於冗雜者殆不多覯兹記於行程氣候草木泉石歷歷如繪而山靈奇閟逸事則多於善問得之有前人所未及者至若言祝融之高方廣之幽水簾之奇尤悉探其蘊奥以清健之筆描寫遊蹤極稱簡淨今取作衡嶽圖經卧遊讀之可也附錄題詠諸詩即事寄情雋逸有致余意凡名山奇景朝暉夕陰氣衆萬千遊者目遇神領各有不同其所爲文自亦各異其趣末有楊復吉爲之跋謂星著述最富惜梓行者不及什之一二良可喟也兹記亦散刋之本當與王氏五嶽草潘氏鴻爪集可稱鼎足其信然乎按星斯遊在壬午秋抄距甲申之變僅兩稔所謂五嶽之遊請從衡始似莫得竟其志能無遺憾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使楚叢譚一卷 春融堂集本

清王昶撰。昶字德甫，號述菴，江蘇青浦人。乾隆進士，從征緬甸及兩金川，前後在軍將十年，官至刑部侍郎。湛深經術，嫻於政事韜畧，研窮性理，時號通儒。學者稱蘭泉先生。有春融堂詩文集、金石萃編等書。茲編之作，以乾隆庚戌七月，有湖南湘鄉民童高門控書吏等折色重征諸弊之案，奉旨着偕同覺羅吉慶馳往鞫讞，並以許兆椿從，自八月朔銜命出都，訖次年二月還京復命，按日記錄其行程情事，一小小日記爾，似無足紀述，惟皇華載塗，柳往雪來，王事鞅掌，古昔風人，曾抒歌詠，非無謂也。其中逺在湘在鄂屢奉諭旨，以應城縣民李杜赴京控告暨江陵縣民趙學三控吏書何良弼等侵冒堤工，長沙民王澤逺告知縣勒買常平倉穀，又提督衙門奏湖南永順縣民蒲太圻具控等四案，先後命順道分別前往提審。往返紆程，親讞駪駪，靡盬半載有奇，其沿途之氣候、原隰之風物，日必有書，而於民生利弊、有關官吏職責所寄之大者，尤多咨察，以求其隱。殆侵侵乎有名伯巡行南國之遺風焉。讀之可想見其為人，斯作之可重者在此，故為之詮述，以俾永其傳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遊金牛山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潘耒撰耒至龍陽聞邑令余若山學博中宮雍言
金牛之勝欣然往遊山在縣南相距六十里志載其
景凡八類多瑣細不足盡之入山夹道楓柟三十餘
里斐疊不絕時當十月之杪經霜紅葉如行雲錦中
饒有佳致秋光之盛有如匡廬春色其山徑蒙密路
殊幽峭幾過小嶺忽平原大開遙山連綿包其外隱
隱如大環環中村落相望雞犬桑麻別一世界寺在
山半無邊勝概一望能收可稱絶境金牛本古名道

場載在燈錄者形勢之雄偉軒豁宜乎為歷代祖庭
然無廢殆已百年僧跡幾絶時住持鶴宕與耒同籍
江左二十七年未曾下山一堅苦篤行老僧耒主其
寺始稍稍修葺殿宇雖規模宏遠而舊制復未二三
蓋綦難矣登山巔所見益廣周遭皆數層近者鐘釜
帖伏不可算數循崖東下有風雨二洞一石下垂如
鼻中分二孔咫尺間燥濕迥殊亦一異也耒為斯記
不紀甲子觀其前述浮湘涉沅數百里煙濤浩然水
觀頗暢獨未及登山云云是茲遊當在衡永前也

遊永州三巖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潘耒撰耒寄於康熙己卯春正偕其甥陳周綸表
姪吳勗初同遊南嶽其遊記中有云余來南楚專為
遊觀斯記僅紀二月上旬是此遊在衡遊之後可知
矣三巖者芝山朝陽澹巖是也首敘江行入永始見
石山棱棱露骨與潭衡諸山絶異郡郭之西諸山不
高而石鋭削挺起者即柳州記所稱西山也問於零
陵葛令知巖則芝山最佳朝陽最近澹巖差遠有緣
天庵為懷素故蹟餘則柳子厚之遺蹟畧存一二有

若愚溪橋其溪流入於瀟水清石瘦為子厚故居今
有祠溪中又有所謂鈷鉧潭及西北谷中之柳子巖
者似無足稱述至巖故自奇而臨望佳絶者為芝山
朝陽一巖元次山嘗作銘而柳記中獨不及相隔廿
餘里之澹巖其形初如覆釜繼有懸崖如獅蹲伏洞
開其口一刹藏焉復有洞深高而通明巖石巧異內
外各殊耒謂殆列仙之居非蛟龍之宅永山多奇以
此為冠其稱許可謂至矣又謂永州山水之勝以柳
司馬記始顯余來祗尋記中所述不意舊蹟皆湮沒

不可見見亦平平無奇其奇絕者乃在後出之芝巖澹巖云云豈當時無是二巖歟抑柳司馬未知之歟人間淩谷亦同仙源之隱見有時耶今人惑之甚已

遊桃源山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李澄中撰澄中字渭清號漁村諸城人康熙時舉鴻博授檢討典試雲南著有卧象山房集滇程日記等書是記即庚午秋澄中由滇試竣回道桃源便遊之所作也桃源山在桃川宮東距常郡不百里郡附郭邑曰武陵故陶記中首有武陵人捕魚為業之句茲山得淵明一記而傳澄中以讀其記謂洞中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頗如外人未嘗謂其為仙亟欲一究其真相從而入山僅有八卦亭遇仙橋之勝不獨求所謂雞犬桑麻杳不可得且溪口皆崇山峻嶺即漁人捨舟處亦無從問津豈山川淩谷今古變遷有若是之甚耶惜亭前雖多古碑率斑駁不可讀平臺之石牀石几恍惚若鬼物抑豈淵明之旨無足深辨至土人所述南峰下故有洞口其中乃秦人隱處前為深潭今沙礫日積又豈滄桑有以致之歟澄中尋勝無獲意興索然遂謂陶記非淵明所作又疑高岸為谷深谷為淩古今異勢抑淵明好奇偶有所聞率而漫筆又或痛義熙之亂欲得所為不知魏晉者而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馬深有惡於士君子以文辭垂後世靡所據而徒快意一時致使傳聞異詞痛下鍼砭義正詞嚴言近於理讀者當不得以妄詆古人目之

前遊桃花源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涂廷慶撰廷慶字兆同號古華奉賢人乾隆進士官辰州知府有謙受堂集是記為廷慶於乾隆庚戌秋七月涖辰陽過桃源時初遊之所作也方其泝沅江即捨舟而陸行經桃源山下適雨餘積陰未散乘輿至八卦亭會雲松上人導登山腹入大士堂瞻謁敬禮攀蘿而登北折至洞口但見兩旁絕壁石扉雙扃洞前泓然為池窈然為溪洑流涓涓不絕泉籟懸空綠陰夾路萬緣為之俱斷由遇仙橋而下回瞻林嶺愕眙恍惚迴出塵表所敘洞之崖略如是而已謂今按白馬江距洞口數十丈古今陵谷海桑之變故自不同無從徵信讀淵明之記與詩當秉其自言讀書不求甚解之旨以解之則漁人之真偽神仙之有無疑信均不復置辨洵具有卓識又謂摩詰之因陶記而為詩昌黎則斥為荒唐形諸諷詠一作詩中之畫觀一與闢佛同其旨亦屬通論廷慶曩曾司鐸淮上之桃源今領郡符而來谿峒昔臨大河之奔渾今探古洞之幽勝毋乃疑非其倫溯洞境異名同不免

棠懷夢穀大有願為武陵漁者之慨廷慶心志之澹泊從可知矣

後遊桃花源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陳廷慶撰乾隆癸丑夏五廷慶守辰之三年歸櫂星沙小泊朗江鼎城下循驛路行是日為竹醉日其夜東火宵征至桃源候館息焉思乘明月再訪桃花源以補前遊所未逮因賀建亭訪其大沅於縣幕不果翼日晨挈賀氏竹林暨馮心白伯仲之客於桃者與之俱往山僧出迎殷倍疇昔導由遇仙橋入竹香泉韻翳如瀠如瑣碎琮琤移情如昨而小白蔫紅已不可復覩矣又歷禪閣憩新葺之陶祠汲泉瀹茗具

黍烹蔬題詩相詒情豪興逸重遊之樂殆不可殫述也回溯曩者秋山新沐獨領清佳前後兩渡問津雖風景不殊而氣候之陰晴與遊人之衆尠故自有別廷慶固不能無感焉但所謂他日者僅為一夕之淹禪林夢覺載尋攬船洲歸鶴峰諸勝則又補茲遊所未逮胡仍不窮其源而盡其勝耶反觀其引東坡詩云桃花流水在人間武陵豈必皆神仙又敘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寔淵明止言先世避秦亂來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仙源何地無之

而仙骨不盡人而有蓋必具此理解然後可與讀淵明之文識淵明之時而後可以得淵明之意云云洵可謂讀書得間發前人之所未發堪稱妙喻至記中於後遊情事敘述清晰筆亦清健又豈不足與坡公之前後赤壁賦同永其傳哉

遊天井峰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羅澤南撰道光丁未澤南館於左氏之芭蕉山館夏四月久雨新霽謝子絅齋康子斗山自漣濱來訪因偕館中諸生作天井峰之遊峰似在館之左近山高水深時際清和古木修竹翠色欲滴幽禽驚人至飛鳴上下與泉聲互答其境之勝若此山巔有僧寺寺有井泉深而清洌上映天碧峰之得名蓋以此焉澤南踞峰巔遠眺南則龍山西極衰中縹緲隱現東有衡嶽諸峰突兀天際北望瀟湘洞庭遠在若有若

無之間四顧徘徊一目千里思虞舜之南巡懷禹碑之奇古或則為遷客騷人棲遲寄跡之處臨風遐想宜有情不自禁之感矣至答謝子之言謂茲遊之樂因人之幸若山之幸與不幸則在乎人或道明德修繼往哲之墜緒或扶危定難挺不朽之功勳於宇宙後之慕其人者為之憑弔則山與人方同不朽否則肆意登臨辭成夢幻曾何與於山余讀澤南所為遊記因不託詞山川寄慨身世其終也畢竟捐軀報國良有以夫觀所紀是日少長追隨或先或後泊歸塗

日影西斜暮煙蒼翠望之不盡大有浴沂風舞雩詠歸之志是又深得聖賢樂天知命之旨者歟

遊連雲山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李元度撰元度字次青平江人以連雲在縣東南其家面山而居準諸虛空鳥道不過十餘里其巔則路紆折遠且三倍同治庚午展重陽約毛生芎屏遊焉連雲古稱純山朝暉夕靄四時異狀每久晴山巔出雲必雨其峻極可知所紀自皐而登先歷雪峰之單椒秀澤劉君鏡蓉有草堂在其麓與元度之居遙遙相對愈上磴窄幾不受趾斗折螺旋經十數息一峰突起號棊杵石巨石閣巖端危若纍棊類仙者所

置再陟尚有三峰高插天半奮臂造其巔若不知人身之小天地之大者其登也不信前峰有路其降也不信身自絕壁迴其險巇又可想見茲山之脈來自桂嶺逕茶陵折入萬載瀏陽蜿蜒盤曲而崛起是峰水則汨水東來淮川西注登臨可極目二百里衆山纍纍如蟻垤其尤異者既無古剎復無民居風勁不能樹木飛鳥絕音蓬蒿沒人境皆獸內此荒野之又足駭怪者矣惟所述歸途循純水出篭門洞有飛泉自絕澗墮千尺潭以視廬山之青玉峽三峽泉諸勝

未必過此而彼獨名天下何顯晦各殊耶然在唐有田先生遊巖隱居已見史志宋有方先生逢居山麓嘗問業朱子學者稱逢雲先生是山雖居地不同顧亦早傳聞於世當又未可竟為不足置論之列元度斯作能悉闡其蘊奥且俯仰今古感喟繫之信非無謂也

登天嶽山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李元度撰天嶽在平江縣境東北距元度之居百二十里有族人谷村者住山麓招之遊以光緒三年九月己卯造其家辛巳偕遊馬首述南紀之山高千百計衡山外天嶽為最高千八百丈丹巖為最是高峻之度幾與衡埒由麓躋丹巖尚二十里遊之日值陰雨初達丁家洞見危峰拄天際相接如是者數飛泉行山脊成溝坎深及仞水流坎中硿硿然為他山未見之景久之白雲起峰巔奔其頂尋合山腰而頂露若泛洞庭銀盤内承青螺十二行雲氣中歷絕巘亡何雲散凡山之岠崿蜀豕等等諸形一覽胥盡宿太平庵觀纜船石傳為神禹維舟處是耶非耶未可知也次日十月壬午朔雨霽雲斂出寺涉危巖忽又雲起如兜羅綿四山別有雲自遠飛來漸飛漸逼可搴可攬自是徑益險山益奇久之始達丹巖殆為萬勾漏燒丹處故名山體通厚平壤寬廣翹首四望呼吸通帝座葛稚川所記道家稱為第二十五洞天即此俄忽罡風起乃下尋沸沙池漱飛泉有王山人年

七十五巖棲五十餘載，談山中事甚悉。癸未導觀石田三畝暨掃壇、竹塹字巖諸勝，頃之雲復大起，跂道普濟庵，見別徑穿雲而歸。元度謂茲山之遊宜秋高日晶，余來晚，未能闢雲，然三日中奇詭百出，變態幾盡，轉以雲勝。又謂山有禹篆，未能搜巖剔鮮，一覩真蹟，他日當裹糧任山求之，莫審終竟其願否。宋孟珙摩崖書洞天幕阜字尚可辨，故是山亦名幕阜云。

遊南嶽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金之俊撰。之俊字豈凡，吳江人，明萬歷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降清後仍原官，康熙間以祕書院大學士致仕，卒謚文通，有金文通集。斯記所紀遊蹤至詳且悉，用筆清健，詞無煩冗，允推傑作。先修謁廟禮者，蓋循官儀也。屣芒鞋，曳竹杖，遣道士之不惡游者為津梁，信能得遊山之法。行甫五里，至玉板橋寶書庵，有老僧從石罅中出迎，長三尺許，狀如山猴，詢其年八十有一，捫蘿如飛，殆異人歟。至飛來船，為蜀僧所

搆小庵，題額曰筏庵，足稱嘉會，能並貫道泉上石壁定林祖師題詩之筆痕常鮮乎，恐莫倫也。宿上封寺觀日月上升，導遊羽衲擊節稱快，謂望日者十不得一，望月者百不得一，望月而兼望日者，尤從來希有奇遇。與夫過難公巖，行薜蘿深處，為三十餘年遊屐罕至之地，非天特假以勝覽，抑三生締有前緣，曷克臻此。惜記中不識其年月，惟觀首述屏去輿從，策蹇作山遊狀，及末謂還嶽廟，屈指遊境十未二三，欲舟商問奇處，忽一郵卒持公牒來，余喟然曰：我猶俗吏

也遂帶星而歸云云按之湖南通志之俊官僉事分巡下湖南道時當明熹宗朝是之俊此遊在天啟間明矣

登南嶽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唐仲冕撰仲冕字六枳號陶山善化人乾隆進士初知荊溪縣累官陝西布政使權巡撫後引疾歸性至孝以其母沒父任所貧不能還葬肥城之陶山因以自號嘗結廬墓側孜孜著述有岱覽陶山文集此作首謂衡山為壽嶽歲九月往祈親年裹糧步行云云每至歲之仲季二秋月往嶽廟頂禮者相望於道晝夜不絕或禳親疾或祈親年蓋湘俗由來舊矣頂禮者率皆齋戒沐浴必誠必敬非謁畢罔敢遊觀故斯記不曰遊而曰登所以別於常而示敬非無謂也中途過貽山遠見一峯東南屹立雲端詢知為紫蓋引少陵句云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其矚目營心已有獨異所至多識前人題石如紀上封寺為昔朱張所謂板屋者今一名藍巨利祝融峯寺右循泉梘而上里許見泉發峯背石罅中涓涓流入上峯齋廚飯可數百人雖盛暵沍寒不竭盛宏之荊州記云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殆爾時上未有梘之類發考古之幽情多悉陵谷變遷古今

異勢洵為有識唐氏出仕蘇秦時以嗜修治古蹟稱觀此益信宿上封未得觀日出頗恨緣慳與夫鄴侯書院黄庭觀方廣寺諸勝莫罄遊蹤猶留遺憾以相距十數里或數十里之遥恐勞扶鳩倚門之望其慕戀之忱可敬也惜記中不紀甲子未由考悉其在讀書里閭之歲歟

重遊嶽麓記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李元度撰元度字次青自號天岳山樵晚又號超然老人道光舉人咸豐間轉戰皖浙卓然儒將為曾文正公國藩所重以功累官雲南按察使終貴州布政使工文辭諳掌故地理著述頗富是記為同治壬申夏四月八日與羅研生郭意誠張力臣重遊嶽麓之作也此山為衡嶽之麓峙長沙湘江西岸以書院而名著嶽麓居四大書院之一舊為宋賢朱張二子講學詠歌之地流風遺澤由來尚矣故登赫曦臺風雩亭而有晦庵南軒之名蹟在焉其入萬壽寺觀僧衆浴佛登雲麓宫視湘流如帶橘洲出沒巨浸中長垣十萬户縷縷可數襟懷曠達之致饒於筆端至若撫六朝松摩抄北海碑泉宋嘉定間何致所摹刻禹篆憩道鄉臺一以見神物之隱顯無常一以念宋鄒浩之名無終極與夫望射蛟臺謁屈子廟皆油然懷古一往情深洎更追述未冠時讀書齋舍又七年偕桃源令景君再遊甲寅夏曾文正屯軍城南妙高峰相隨步月往歸且達曙景君既死寇難文正亦不可

作其俯仰今昔人事變遷大有感不自勝之慨是殆蘇子所謂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歟又奚不廻視宇宙山川悟物我之無盡藏也

遊南嶽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羅澤南撰澤南字仲岳號羅山湘鄉人少苦力學尤篤志性理洪楊亂作犯湘以諸生率鄉勇與戰皆捷積功官至布政使曾文正公國藩甚重之後援武昌中礮卒謚忠節道光戊戌秋澤南偕陳子喬林固庵之衡山輿行兩日抵其麓陰雨驟注咫尺晦冥此昌所詠陰氣晦昧無清風也詰朝雲開祝融忽現天際旋露旋滅山行崎嶇各躡草履以上憩半山亭上則雲深不可測經羊腸屈曲瀑布奔流怒下萬仞尤

奇險可怖秋日上蒸雲氣五色奪目歷境怳惚不可名狀俄一岫見以為凌絕頂奮登之則聞鐘磬聲雜犬聲行歌互答聲倡和天半仰之不見其處攀躋達上峰寺雲忽劃然而斷峰巔挺現雲中如螺如髻如大海孤島絕無依傍風動雲舞山嶽俱搖令人眩悸夜半大風作殿宇鐵瓦欲飛曉視雲散遂攀危石凌絕頂近矚荊襄遠覽宇宙一目萬里洞然無礙此又昌黎所謂須臾靜掃衆峰出手斯數景者乃嶽之常態而羅氏竊有感焉蓋其學深性理所見有獨到處

故於名山勝狀了晤人之顯晦窮達其所謂凡人於天地間始多蒙昧而未開者殆初遇之陰霾冥晦境也而其本體之高峻未嘗不時發露殆繼見祝融之旋露旋滅與夫半山以上之奇險可怖雲氣忧惚也不因其所明而求之遂至茫然而莫辨者則俄一岫見奮登得聞諸聳而不見其處也且卑而近者其境易窺高而遠者其妙難見者乃上峰寺雲斷峰現雲中俱景令人眩悖也天地蘊奥每多秘藏不可驟知使因偶有所得而遂快然自足者則風作雲散登臨

絕頂一目萬里洞然無蔽也必毋自棄自畫盡乎人復得乎天而後此心庶無憾大哉言乎至所謂將適訪嶽中昔賢曾遊之幽洞異巖欲有以盡其細者似又適證其終有所不能達之旨矣余觀羅氏之論始知其效命疆埸竟厄於眩亂者天也其具有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志者盡乎人也噫微斯記惡得以知之

遊石門記一種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羅澤南撰道光辛丑澤南館於洲上石門矗其南冬日偕諸生遊之由山北造其巔以多不可名狀之嶢巖惡石又有毒草惡木徒而蒙蔽之令人心悖目駭廢然欲返幸得山人相告山麓有巖幽邃可探乃循石磴下陗㕓陡絕其巖有三下曰水巖因山南水涯多泥不可行入中巖始則荒甚旁有穴而黑持炬進其洞深宏石多白上懸者若鏞若磬若鸞鳳若虎豹熊羆旌旂等等其凝於下者為礅為几為林為檻

可坐可憑再入里許溪流有聲中有洲下有橋坐聽琮琮琤琤幽靜淒切又上有數重掘其土可糞田農人利之是尤可異者也至上巖則多溫風炎氣拂人炬幾欲滅山人又告曰此為風巖劃然長嘯風喁喁和之衆竅皆應洞又數重層遞而下所見益奇最下有圓竅隧以石聲硡硡然歷時始盡凡此種種所見澤南以為奇異幸山人之來告而又惜相賞者之稀從來山川蘊毓象人物鳥獸草木之形秘藏於幽巖曲洞者殆所在多有澤南通儒寗未及知耶及觀其

所記或曰此地之人類桀驁不馴其得山之麤氣歟曰其氣稟使然亦習俗有以致之然其所受於天未嘗不善特未有以啟其竅者何遽以其俗而棄之云云是澤南秉施教無方之旨欲有以盡化其野獷之質君子之用心可概見矣

遊龍山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羅澤南撰道光壬寅秋九月澤南以天高氣清經旬不雨偕謝子春池李子蔡庵往遊龍山謂時館洲上去山百里許蓋方家居授徒也按龍山在縣治之西南羅山峙其東高踰四十里與嶽之祝融峰埒並跨湘鄉邵陽安化新化四邑境漣水之源出焉越二日宿白水始登山之半忽平田廣數十畝煙村相望水循石峽出飛懸瀑布數百丈故以白水名俗傳其間舊有龍蓋山之得名亦以此余意幽壑潛蛟理所

固有龍則難信也其俄而寒風作陰雲出巖穴中瞬遍布山谷舉履之境驟滅如泛大海如立太虛人前後行以行歌互答驗遠近竟日之力得躋其巔可謂勞而險矣其巔有祠石壁鐵瓦憑軒望之極庭外即無所見若此之陰霾四塞應凜敗遊興氣餒而神疲乃不出此有樵者笑問何故汲汲而來不於清明之時而於秋陽久暴陰凝潛伏之候知幾者神宜懸車息足以待是識之甚也澤南獨以道喻之所謂雖險易殊塗雨暘異候心與道凝即神與天遊無入而不

自得今既不獲極宇宙之大觀竭造化之奇秀而我心自若彼浮雲舒卷初何與我烏知今日之昏昏不可易為昭昭者乎又安忍是山之高大終蔽錮於塵霧中也樵者聞言負薪而歌曲終而去莫知其嚮讀此可知澤南性理之學純邃託樵者為問答以寓物理之顯晦有時人生之窮通有數與陶靖節之桃花源記蘇東坡之前後赤壁賦諸作頗相類其結句之飄忽欲仙尤推妙推肖已

羅山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羅澤南撰澤南家故居湘鄉縣百里外之羅山嘗以羅山自號為是記者所以形其美善而自得也羅山以羣峰鈎連四面羅列故名山勢遠自西來最大者曰黃龍山橫亘數十里屈曲變化相接盤繞北下者有荊紫峰一峰獨秀者則顏子嶺橫列若屏者則龍破石又有桃林一山峙其北之麓諸溪之水滙之夾岸多桃樹由黃龍逶折而南曰石屋嶺並有所謂蕉芭天使諸嶺駢亘西南隅峰多種竹忽而奇峰迭起

與荊紫峰對峙者為九峰山黃龍折至此為衡山幹脈一支東趨祝融一支東北趨歷城澗為雙峰屹立水濱與桃林滙為羅山門戶周百餘里中徑五六十里居中望之如城如垣如藩籬如旌旗環侍如臣僚笏立又有筆山等三峰並立其中澤南之居在其下焉其間田宜稻圃宜菽麻宜瓜蓏山宜松杉桐梓竹箭鳥多黃鸛慈烏人多淳樸水最清冽羅山之美備矣澤南謂人於修業之暇時相眺覽足以滌塵垢宣堙鬱條達其廣大高明之氣是山據湘之上游磅礴

鬱積巍然於外也萬仞壁立閟然於中也寬平舒泰無一物凝滯捉之不能得其閒窺之不能盡其藏殆有類於有道者歟復有衡嶽東去不百里龍山亦高峙其西又若重翼於外成為一家者偉哉諭乎其視羅山亦至矣余以為澤南之學識與夫貞毅不撓之志捐軀取義大節凜然不即此山清淑之氣鍾毓於其一人也耶

九疑山志四卷 清康熙嚴陵詹氏刻本

清詹惟聖撰惟聖浙江人康熙元年以江華令來攝寧遠縣事次年即感斯作按九疑舊固無志也有之自明萬歷間邑令蔣鏌始創制之作僅三閱月而告成當不能無簡畧之病惟聖取而重輯之書分卷四一為形勝之屬其目曰山峯巖嶺江溪池澗井湖洞石圖畫二為古蹟之屬其目曰神異建置人物遊寓仙釋山猺土產三為祝頌之屬其目曰碑銘表狀祭文圖記四為留題之屬其目曰賦詩歌頌樂章殆多

仍前例也其所紀山川形勝圖繪疑山八景較詳郡邑志乘然亦僅捜集舊聞以期傳信而已九疑漢書作嶷上古淪於荒服絕徼之外以舜葬而名焉究之帝陵何在終古存疑相傳舜峯渺無真跡不過以其特立中宮九峯環抱朝宗爾即朱明石城石樓娥皇舜源女英簫韶桂林杞林九峯之名亦不能詳其所自不過峭壁高深佳氣葱鬱人跡所不能至之處或為帝舜藏真之所歟讀蔣向榮志序云九疑之名昉自庸衆岳山虞狩而名傳此山以虞藏而名顯惟不

求信故令人疑惟疑者傳疑故亦見知希之貴聖人存神過化視此山若堂奥視萬古若一日視此身之浮沈隱顯若大造之生長收藏何為疑更何為九疑也疑不疑之間虞帝其神行乎大哉斯言所以形帝靈者至矣篇中古蹟祝頌二志多存故實留題之詩賦樂章類皆昔賢名作均稱允當惟人物之錄李郃樂雷發二人與疑山何涉遊寓之始自許由彭祖皋陶亦荒渺難稽殊無謂也後四十三年邑令徐旭旦復有再續當較茲篇精審也

楚游紀畧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王澐撰澐字勝時華亭人著有鈔圜集一博學多聞風雅士也是作首述壬子在都先後得林子安國徐子野公二良友癸丑暮春偕徐子遊武昌登黃鶴樓未幾蔡公毓榮有湖南之役乃得登南岳按蔡公毓榮者為清初漢軍正白旗人字仁菴順治間補刑部理事官滇藩吳三桂叛拜為綏遠將軍率兵定滇黔遂授雲貴總督澐與徐野公蓋同參毓榮戎幕故得而徙遊焉所署壬子癸丑當在康熙十一二年間

其紀遊蹤自荊南涉江抵岳陽時樓已毀倚舷遠眺洞庭茫茫君山隱見而已越湘陰沂湘水過長沙而至衡山縱覽全嶽篇中描寫勝境至詳且悉如記嘉應門內庭中之鐵香爐為崇禎間桂藩物僧言南天門下有石船辛卯春一夕大雷雨忽失所在之類器物流傳陵谷易位足供後人徵考時當鼎革方新大亂甫戢名山古刹半淪刼灰所敘除峯巒林壑勝蹟依然而外其廟宇寺觀之屬僅存荒殘餘燼似滄桑之感有不能自已者焉斯衡遊所獨異於人者時為

之也並述浮湘下長沙訪嶽麓摩抄北海碑字與隋文小石幢謂俯視湘江近在襟帶懷屈賈之遺風與徐子有同志其胸心曠達可想見矣於是浮沅流而上達常澧折而之荆復泝漢水而上趨襄樊遊武當夷考其時湖廣統治分上下荆南二道湘郢固無畛域也聯而紀之良所應爾其末與林徐二子綜評蜀之峨眉楚之衡嶽武當三山之勝以眉山高寒土毛不殖可遊而不可居林壑之美琳宫之盛莫武當若惜第祈年望仙之倫非嘉遯之幽棲也至可車可騎

亦可杖靡地勿泉泉及為田不及則圖僧廚舉炊不汲而至溆湍作舂起止自然上藥名香珍果奇卉名筍蔬蔌四時咸具雖松杉之偉不逮武當而美箭佳林亦可娛目其惟衡山乎信能於名山之真意心領神會獨有所得洵篤論也又謂衡夫人之石讓遷二祖之塔二氏所宗翳彼唐之李韓其遊焉息焉者亦宋之朱張胡林洎先朝羅湛諸公問道講學之區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儆衡山我誰與歸其致慕前賢之甚又何如乎若王氏者可謂善於遊者已

遊南嶽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潘耒撰耒字次耕號稼堂吳江人有類音及遂初堂詩文集康熙己卯春正偕其甥陳周綸表姪吳勵初同遊南嶽時陰雨連旬私禱開霽蓋欲效呂黎之精神感通而未能也踏雪登祝融投宿上峯寺煖酒燒榾柮夜分月上披衣起視光景奇絕晨興眺望千峯萬嶺一白無際深溝大壑處處平填枯樹變作瓊林荒榛化為瑞草復鼓勇登絕頂俯視山河融成一片七十二峯縱横高下若瓊臺瑶島出没於白銀濤浪

之間以視昔詩人王冕大雪中赤腳上會稽山頂瞪目叫絕謂世界一白玉合成此峯高會稽十倍故當勝之生平觀雪無逾此者十日始竟其胸懷之清快何如耶讀之令人神往從來記衡遊者夥矣山川風日氣象萬千所遇之景既殊其所得之趣亦自異狀雪如斯奇絕者得未曾有抑潘氏之筆善於摹繪歟觀其首叙五嶽惟衡最遠唐以前名賢無至者杜少陵望而未遊韓退之僅至山麓宋之朱張始登祝融至方廣元明以降亦無幾人余來南楚專為遊觀其

自許為古人所不及可概見已

遊大雲山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吳敏樹撰敏樹字本源號南屏巴陵人道光舉人官瀏陽訓導工古文曾文正公國藩稱其字字如履危石落紙乃持重絕倫生平淡於名利文正延參軍幄辭之惟以讀書吟詠為樂有柈湖詩文集是記作於道光壬寅冬十月也大雲山在巴邱之下游首曰立吾村而東望又曰去此可百里蓋指距其所居而言所謂髣髴莫然起於雲中其高峻可知也吳氏欲遊將廿年不果至是其友郭建林來踐舊約乃偕其

從弟伯喬三人同遊焉其過鵬灣望懸泉自四山下響泉崖之其聲淙淙如松風走萬壑澗側大石如宿龜響泉自其下出此水之勝也陟峰下視萬山如走馬如驅羊如滾波濤如千萬人軍旌旗鼓戈魚麗鵝鸛井堂而指麾其尤奇者卓筆如筆青笠如笠橫劍如劍圍屏如屏此峰之勝也山祀真武其神甚靈遠近走禱者衆列宮凡六進香者可百許人道士告以八月之望為最盛此仙靈之勝也大雲諸勝略云備矣吳氏斯遊步而即路三日始得登山遊凡八日得

詩十有一首當具存於集中又謂凡所稱峰崖泉石向未有名名之自余以大雲之居境蓋遠矣近縣鮮好事者四方之人莫至遊者自余三人始云云是茲山登臨者絕尠其勝隱閟曾幾何年得吳氏一遊錫以名而傳於記豈非山之幸也耶

乾溪洞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張九鉞撰九鉞字度西號紫峴湘潭舉人早負才名年十三登采石磯賦長歌人呼為太白後身歷官江西南昌及廣東始興知縣講求農田水利不少懈著有陶園詩文集歷代詩話晉南隨筆等書乾溪出辰谿縣西南水勢迅悍洞承其下流深窈莫測後洞在洪江滸溪水所由入沅處也九鉞是記不書其年僅謂遊以四月之望而已所紀茲洞之勝在水而甚奇尤在石謂峯如覆釜左右兩阜夾翼阜巔各峙一

亭左下而右上初下瞰艱駁柴削水石隱轔駭人心目洞中無徑九鉞獨憤而必欲窮其奇循崖下彳亍不及踵斷處緪籐以身如瓶擲磴然墮蕨沚又遇兩石虎牙對向各長五六丈末銳不受趾以手為蹠匍匐穿一穴以腹為趾復有怒流輥雷電掣不得逞徐轉較行若與之鬪如此冒險可謂特殊令人折服然洞中御驟象溲龜狀熊鬬諸石之奇以及怪樹壽竹穿疏筋突骨中垂下諸景之異非九鉞之奮勇不避艱危又烏得而覩也至遇怪風之衝襲鬭怪蛇之吼

聳則尤絕險余嘗侍官遊牂牁由湘之黔屢矣頻經巖疆谿峒諗知其山川多險惡九鍛首稱辰陽以西山益峻石益詭乾溪一洞尤最雄譎今讀之而益信

桂陽石洞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彭而述撰而述字禹峰南陽人明崇禎進士授陽曲知縣入清官至雲南布政使貴州巡撫所為詩文皆雄奇峭拔著有讀史亭詩文集按而述當康熙初且曾歷上湖南道湖南提學諸職斯遊似在此兩任之間惜記中不紀甲子爾茲洞在桂陽邑四十五里官道之南所謂遠望之層冰峨峨如雪山石逼青靄中由徑盤屈而上砦砦硌硌者山外之勝也然炬而入暗泉濺濺堁牖寬豁天光漏透上懸石乳如蜂房下垂大者如金剛杵再大者如車輪其下流水如促織鳴如搖環珮又三里外水齧石為澤距數丈必假小舸而後得渡厥深無際此洞中之勝也然是洞不以石奇不以水異其所足記者厥為外狹而中闊能容數萬人山澤通氣可為室家有若天生以拯救斯民於危難者而崖狼戾之遺穗陳倉柴牀竹籬諸物皆當時鼎革大亂避兵逃匿餘生之所棄也且去此不十步廟門有石刻云元人避亂之所則武陵桃源又何地無之耶而述因廣其説謂桂陽為東南楚尾

扼江嶺之喉為閩粵右臂中州山川平易芊眠殺伐之氣至此且終若值英雄逐鹿時中原為血國天苟不生此等洞壑於巉屼截嶪中為孑遺寄生之鄉則人類將無遺種是大造之不仁也至其言乎洵可稱斯記中扼要之論矣

湘行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彭而述撰是記專紀由長沙至衡州湘江之所見也故以湘行名首謂湘與瀟並著長沙而上統於三湘瀟不復名小臣於大不獨瀟矣末又曰抑酈道元曰瀟者清深也如是則前云瀟湘二水或妄也是辨瀟湘之流域至嚴且晰獨惜一如桂陽石洞記不繫甲子僅述湘之遊以七月十八日又於廿五日抵衡云云按之遊浯溪記所稱已亥六月余以校士事至入祁洵斯記中所述自四月抵長沙凡五閱月諸語觀之此行當為而述提學湖南蒞臨之始矣綜其全作於沿江之風景兩岸之山勢以及樹木花竹雜草鳥獸之屬摹寫俱曲盡其致俯仰古今興亡治亂之跡湘江一水足扼南北戰伐之喉時值鼎革方新大亂甫定居民甚尟閭見頹垣感宋玉悲秋之語於風雨扁舟中無酒無肴客況索甚獨覺其山靈眷戀雲物追隨有恨負於湘流者久矣噫而述之去國懷鄉思君憂民之心志油然見於字裏行間蓋讀之不能無跂慕焉爾

遊浯溪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彭而述撰是記作於康熙己亥六月維時而述方膺湖南提學之任以校士事卒入祁會分藩關東胡公養忠亦至相與訂遊浯溪以邑令潯陽孫斌為前導馬溪之名肇於唐元結次山經其品題始顯於世中興一頌得魯公磨崖之書與夫石鏡之奇號稱三絕其勝以此自永其傳舊之紀載詠歌固已夥矣但人之處境及所遇之時各有不同其懷抱感念發於文辭者亦各異也而述來遊適鼎革方新大亂甫戢故獨愴然於古興亡之數撫茲磨崖低徊遺跡感歎欷歔不能自已謂憶古帝王盛德大業必有歌頌以彰不朽若以靈武而言中興則其變例道州詩中有頌而無規是一恨也毋亦哀定徵詞漫郎故宜云爾乎靈武已矣漁陽之鼙鼓已息馬嵬之香魂久散晉陽舊業已付斷爐寒煙惟茲楚南荒徼山角水涯尚有巋然片石流傳於天下後世是此頌又曷可已也云云並讀其首述出南門邑新災兵燹焦爛人處煤炭間之語可知而述之心膽豈能無感謂存乎其間是大有異於人之遊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泛瀟湘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黄之雋撰。之雋字牧石，號唐堂，華亭人。康熙進士，官編修，坐事罷歸。藏書甚富，尤工詩，所著唐堂集能别開生面。之雋以某歲由湘之桂，泛舟瀟湘，泝江而上，攬其全景，而為是記。按湘為水之最著聞於楚南者也，故以三湘見稱，瀟湘、沅湘、澬湘是已。永以上為瀟，以下為湘，瀟不及湘之長且鉅。讀彭而述之湘行記中曰：長沙而上，繞於三湘，瀟不復名，小臣於大，不獨瀟矣。然歟否歟，彭氏過於苦為分明爾。之雋此

行似在仲冬之月，所叙江流曲折，旋繞舟行，乍左乍右，東南西北，步步易嚮，故行程日久。水澄澈，經冬縮潦，清澈彌甚。又謂紅葉翠柯，濃染客綴，不因寒損其餘。平沙荒溪，淺蕪衰草，皆具楚騷之象。時則積雪襞積於遥峯連阜之間，峭蒨邃冷，描繪轉勝云云。從可知矣。篇中分紀全江山水之形，形形色色，靡不曲盡其妙，可作瀟湘八景圖說讀之。以視昔之酈注柳記，當不得讓其專美於前。至讀其結論有大抵瀟湘之間，水紋石皴，岸容樹態，真化工之為畫工，余舟泛其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海未學畫矣諸語，則之雋於山水之真意，其領會別有獨到處耶。

浯溪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黄之雋撰之雋謂穉時愛誦元次山集見所銘浯溪山水之勝嘗神慕之以康熙五十年十一月某日舟過祁陽始獲遊焉詰朝曉發值大風雨與同人登岸先觀鏡石如漆經役夫汲湘水磨拭之竟隅岸人物照澈靡遺循巖西入子亭斷崖如雙闕飛橋跨其巔過橋憩古右堂次陟最高處有亭亭前大石方廣可坐上有圓坎即窊樽因以名其亭也再次過元顏祠為浯臺故址又次北行數十武為唐亭此皆次山所自名而為其所有者後人遂刻其巖為三吾勝覽而祁陽之驛亦名三吾地以人著有如是耶復於雨中徧觀石刻以次讀而識之可謂嗜古不懈者矣又終乃撫摩崖碑中興頌次山所撰魯公所書文雄字莊令人起敬雖大雨濯衣而立石壁間仍徘徊不忍去舟子以磯激不可久泊遙呼返而解纜斯遊也天獨不假以風日之緣致不得遊目騁懷以罄其興吾甚為之雋惜之

三灘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陸次雲撰次雲字雲士錢塘人康熙時召試鴻博未遇官江陰知縣有惠政著述甚富惜次雲浮湘涉沅之始末及作是記之年月莫由考悉爾三灘者五溪之險灘也其名曰猛虎跳澗曰滿天星曰大王灘五溪之險曷可勝計此則僅記其尤盖自武陵而西迄黔之濟陽舟行者時時相越但有有名之大灘而不極形險峻者如清浪等灘是已篇中所述船之名與形泊舟夫之勇健溪流之曲峻橫急言雖簡易靡不盡之至三灘之險狀各有不同其駭人耳者為猛虎跳澗亂人目者為滿天星懾人魂者為大王灘也扁舟逆上須舉數十百人之力挽堅絚而犯怒濤倘或舟觸亂石或絚斷舟迴則危險立至此秋冬水落石出上駛者然也次雲謂乘風破浪快事也而不勝其險然不泛瞿塘不知灩澦之異不浮雲夢不識呂梁之奇洵至論也余於清季侍宦遊黔三灘曾所數歷至今思之猶令人心悸讀斯記不能無感焉

遊永州近治山水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喬萊撰萊字子靜號石林寶應人康熙進士官內閣中書舉鴻博授編修累遷侍讀中蜚語罷歸治廢圃曰縱棹園讀易其中著有易俟直廬使粵歸田諸集按永治山水之勝以柳州記而始顯其奇絕名於世者乃厥惟三巖潘耒記中謂三巖為後出之勝而芝山澹巖較朝陽尤勝敘述詳贍已為着錄萊之記此僅紀永郡近治山水之名與夫可遊勝跡曲折之致殊為簡畧且於最著之澹巖尤不悉詳及斯可異已亦謂若柳子記中之所稱道者皆沒於荒榛蓊菁土人不能識焉又曰使余得休暇於此躡崇巖窮洄溪劉惡木凡名泉奇石如石城石郎石渠石澗之類不難搜而遇也云云觀此殆萊維時使粵道經湘南以皇華載塗駪征鮮暇姑抒此尋幽攬勝之懷抱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遊靜谷衡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羅辰撰辰為臨桂人莫詳其字與歷是記也僅紀甲午重陽前七日偕友人三四輩自中湘遊南嶽歸舟次聞榜人語以靜谷之奇遊而作也靜谷即在衡山邑南里許所謂衡者乃湘人土語稱山之深處曲折幽邃爾其中山林田土為鄭氏楚之私有之業初入其境叢林茂密畦陌交錯土山之半有亭迎路再入則亭橋相望溪澗清泠有小石洞就石幹九曲鑿以方池可供羽觴遞波之用洞後直上有屋三楹祀麻姑小像左數武有張王二仙祠自右崖下有呂祖閣又後高峯之半西南有洞云昔王十八仙人曾棲息其間其層巒疊嶂鳥道迴環頗壓萬亦云勝矣辰首述平生性嗜山水凡足跡所經或便道流連或紆塗遊覽得之耳者必欲證之目而後始快於心是谷一區區幽境得辰之一記亦足以傳信夫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況以初覽祝融之勝而還者耶

登君山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陶澍撰。澍字雲汀，安化人，道光時官至兩江總督，諡文毅，為有清一代名臣也。嘗持洞庭即九江之說，援古證今，發為文辭，論義精碻。且任皖撫時，曾督修洞庭湖志，人稱名著，於諸水入湖圖說，尤為精審，是熟諳全湖之狀況者，莫文毅若矣。斯說為登君山之作，所謂余往來洞庭數矣，未及登也，會有事常德，而岳守陳公亦專人相迓云云，惜於其甲子泊經行始末均不得詳，令讀者不無遺憾爾。按洞庭本海內巨

浸，其峙立於中者，東則扁山，南則磊石、青山，西則明山、寄山、團山，獨君山蒼然貼湖心，為沅澧資湘之砥柱，居十一福地之列。山中有若二妃之墓與廟，有若洞庭君祠，有若崇勝寺，有若軒轅臺，又有若酒香亭、柳毅井、龍兕二洞及朗吟亭諸勝之事蹟景物，靡不詳其源委，闡其幽異，可作一君山圖說讀之。雖其境周僅七里有奇，然有關歷史，足資徵考之處則至繁且鉅。又如於郭璞釋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謂為天帝之女，謬誤滋甚；軒轅之臺傍有飛昇亭，謂黃帝鑄鼎荆山，未必即此；崇勝寺僧堂下所列鐵鼎二，為孟珙所遺無疑；柳毅井旁有大剌橘，即毅為涇陽婦人傳書處，事見小說虞初志，流俗遂譽為洞庭之神；朗吟亭舊有石碣，刻朗吟飛過處五字，謂神仙蹤跡，寔之以處，得不貽回道士笑耶之類，皆能博引典籍，正諸前人之傳會外謠，獨具卓識。至敘山奧一剎，榜曰有緣，蓋言山非有緣者不至也。蓬萊三島自在人間，然名利兩航，去來如織，逆風則不能至，風順又不肯至，其有欣然襆被蠟屐思遊，而塵心未化，

見遠山靈往往阻以風波，或臨岸而引之使返，如今日之遊，不謂之有緣不得也。觀夫文毅過此登臨，信非偶然事，其斯記竊亦不與之俱重也耶。

郴東桂陽小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彭而述撰。是記亦不紀甲子月日，似為而述任上湖南道或提學時之所作也。楚南之山，以郴桂一帶為最雄峻，而多詭譎。而述輶軒所至，靡不縈情，載筆摛辭，垂諸簡冊，有由然也。茲以郴東桂陽小記名篇，僅記其一隅之山爾。故謂郴四面皆山，東尤剝至羅漢嶺，斗絕橫亙，嶺半東望，煙霧蒼茫，俯察則柔蕪如掌，田界歷歷如楸枰局，一溪縈洄如練，紅樹渥丹，彌漫川谷。此種情景，似在春融之候。不然，何嫵媚之若是耶？又謂久山者忽見平壤，如遊子歸故鄉，如行窮漢海外，忽見中國人。泊赤石司之夕陽新月諸景，其曠望爽適之襟懷，徙可知矣。他若文明司之山，復怒作險陿軋出之狀，殊堪慄慄。山前後皆猺居，昔猂今馴，材勇喜鬬，性固然也。近桂水曲，石頭伸出，如兕豹黿鼉之異形，隔岸太保坊之遺蹟，俱所足稱述者。而述復慨及桂居炎荒之徼，不若大江以北為英雄王霸所必爭之地，故山如蜀道、孟門、井陘之險，衡以南不著焉，更為桂陽之山惜其不生於中原齊魯，止以仙佛見長。噫！斯論亦尤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湘水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王文清撰。文清字廷鑑，號九溪，甯鄉人。雍正進士，官岳州府學教授。乾隆初，以薦為三禮律呂各館纂脩官，補內閣中書，考授御史，告養歸，主講嶽麓書院，於士林多所成就。少丑文學，著有儀禮分節句讀、周禮會要、鋤經餘草、考古源流等書。從來三湘之水，著聞南服，瀟湘蒸沅，湘皆緯流，經流則湘水也。其源出陽朔，考之者往往詳其濂而畧其源，且陽朔一山，或以為屬零陵，或以為屬興安，其說莫衷一是，學者病焉。文清親至粵西，呼土人為前導，探其源，始知發於海陽，即志所謂陽朔，屬桂林郡靈川縣。其山下有洞門，廣約二丈餘，深入一潭，廣僅三十餘步，即灕湘二江之始源也。洞口石澗，水流纔尺許，漸下漸澗，中別有兩大水，東西來助，蜿蜒至九十里，中橫一洲，北復有大天平嶺，南亦有小天平嶺，為楚粵二水分界處。南流為灕，北流為湘，由此至永，而瀟水入焉，曰瀟湘；達衡，蒸水來會，曰蒸湘；過長沙，合於沅，而三湘爭滙矣。次復詳及瀟蒸沅三水來源之所自，謂此一經三緯，皆出深崖幽邃，中行二千餘里，以合於江而達於海。其澗源有本，其流行有漸，其支派有條，其分合有序。畢綜之後，而浩蕩之勢極。是記也，可作湘水源流圖經讀之。惜僅一紀甲子，莫悉其之學之始末。又謂究其濫觴不過三十步之潭，潭外之澗不過尺餘，細流而涓涓綿綿，遂至於此。天下事由淺而深，積小成大，下而善受之，不窮者固如斯乎。觀此文，清寄慨於物理鉅細之功用，至深遠矣。

瀟湘二水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喬萊撰萊之字貫與所歴已詳於著錄永州近治山水記中瀟湘之源始自陽海山亦名海陽山山在興安縣境縣初名始安曰始安嶠者即五嶺之一也水出嶠之陽北流曰湘南流曰灕二水寔同源而異流萊以之合而為記亦固宜也灕南注於粵逕番禺而入海無用敘述茲僅以其湘水詳之所謂湘水出嶠東流蒼崖翠壁夾峙數百里不絕其巔多楓柟松栝杉桂其趾多香草其腹多藤蘿下垂其鳥多翡翠鷓鴣杜鵑其村多結屋青嶂白雲間蔭以篁竹蓺以蘭芷釣艇繫絕壁下其江多狼石蹲踞穿急灘下旋瀨頃刻百里是皆粵西境内之流域惟其寫景如畫令讀者心曠神怡不能無所概慕矣又謂至全灌水注焉至永瀟水合焉至衡蒸水會焉洎與茶淩河合江漸廣流漸緩灘漸平而山漸蜿蜒盤礴下湘潭歴長沙有瀏渼羅洋瓦官三石汨羅黄諸水皆合於湘陰縣凡三十六折入青草湖匯於洞庭云云喬氏斯記於三湘之匯獨遺沅流何耶揆諸支派分合義有未當且不能辭疏畧之病以視王氏文清湘水記之作又豈得免上下牀之別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永州紀勝一種　小方壺齋輿叢鈔本

清王岱撰岱字山長號了菴湘潭人明崇禎舉人入清官隨州學正康熙中舉鴻博能詩文工書畫著有且園近集且園近詩了菴文集等是記取永州近治之勝分段爲文首紀浯溪次朝陽巖次鑿谷再次冉溪又次鷄冠石而以新巖終焉按永州山水之勝厥推三巖而三巖尤以後出之芝巖澹巖爲最而岱僅詳朝陽一巖所謂新巖者或即澹巖述亦甚畧惟芝巖素稱絕佳詎即所紀浯之勝歟土人呼逆流曰浯中有石厥狀奇絕水次上則鷗鷺之飛影下則魚鼈之游鱗潚水之源至此清極澄澈不波其情景從可知矣至五松雷氏之鑿谷柳子故居之愚溪亦詭異特甚又若雞冠石之以聲籟勝新巖之以幽僻勝奇趣橫生令讀者更有飄然出塵之想茲種種勝概固天然如是耶抑作者之筆能描摹入畫有以致之耶王氏斯紀不僅寫景生情盡其逸致而其造句之清穎豪雋亦足並永之山水以俱傳與蘇子之赤壁賦歐陽子之秋聲賦醉翁亭記諸作殆相伯仲當稱遊記中之佳選矣末段新巖一紀有七月杪易無畫金友石彭次明雷簡叔拉舟至焉云云差得審其同遊之侶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州小志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吳高增撰。高增浙之秀水人。莫詳其字。歷為乾州同知吳鎮父也。鎮以乾隆戊戌之夏六月奉特旨擢授乾丞。翼年迎養其父高增以路遠不果行。適有客自永綏來者。於乾之山川風景甚悉。具言乾有八景可供遊覽。因得周諮其形勢之險夷。風俗之情況。氣候之寒燠。治亂之因由。與夫種植樹藝之土宜。撫綏導化之得失。靡不詳且盡焉。於是筆而書之。成茲小志。名小志者。類紀其概畧爾。按當時乾州同知尚為辰州府佐。其體制雖不若後來直隸專廳之崇。而統轄軍民。管理刑錢倉穀。已固然也。苗疆重寄。久成奮武衛之邊區。膺斯任者。監司必慎選良材。以資治理。高增以鎮承職邊要。時值紅苗初定。向化輸誠。綏輯善道。當撫之以恩。感之以誠。不喜事以滋擾。無拂情以啟釁。謂當郵寄至乾。俾奉為官箴。此種義方之訓。仁厚之心。堪資矜式。垂諸簡策。信足以永其傳。至若其他之紀疆界。沿革。官制。洎八景之名勝。苗俗之冥頑。諸類已有乾隆三年王丞瑋創修之乾州志在。應

毋。俟贅述。故高增自謂書之以當卧遊。可知其用心固在訓子之勵精圖治。非徒意於為志乾也明矣。

永順小志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張天如撰。天如字念齋，會稽人，以拔貢生官永綏同知，旋擢永順知府。本經術為吏治，有於一郡者，匪輕洵湘之良二千石也。按永順自雍正五年永順宣慰司彭肇槐獻土歸順，始以其地設府，而轄永順、保靖、龍山、桑植四邑。天如以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來治郡，相距設治已三十餘年，閔文獻無徵，即毅然創修郡志，四載而成書，典章名物得有所考矣。既已創為郡乘，而茲復有小志之作，何耶？蓋舉全郡之故寔有未盡者，別為紀錄，以補郡志之未備，故以小志名篇。其體列段而分敘，文約而質寔，意簡而事賅。首綜述其沿革，以次氣候、水土、土著之居處、苗民之心性，及種植時期、婚喪禮尚、祭神祭鬼諸習俗、客戶貿易、土苗語言，再次則四邑，而以物產終之。雖非鉅帙鴻篇，以較蠻司合志、峒溪纖志諸作，又匪多讓焉。即天如之關心民瘼，德化政成之效，亦得於茲見之，允足並其創修之郡志同永其傳已。

桂陽風俗記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某氏撰。按是記原著錄闕名，撰者未由考悉也。桂陽為荆南古郡，風俗故以樸厚名。宋陳傅良亟稱桂陽民同居喪祭之俗樸而近古，不其然乎。篇首引漢書言桂陽郡南四縣頗有南海之風，以今州之四境所界，北衡，西永，南連，東郴，連為粵屬，郴居五嶺第二，亦固宜然。州前隸於衡，風亦與衡若。藍山猺封，令其俗率同內民，自是涵濡向化之效。至謂臨武習越俗，由於溱水通湞，嘉禾分州臨武之地，別自為國，其論似未盡洽。惟指其病在安貧戀土，不盡地利，如陳傅良拙情苦窳之說，今日治桂陽，當以教農事為最急，可謂洞中肯要。列舉州大姓氏族之盛衰，習尚之同異，極稱詳審。於其婚祭喪禮有異於列郡者，尤多敘述。如血葬，謂即春秋傳渴葬，葬急曰渴，血渴聲近，釋義誠允。家各有祭田，清明上冢，於族中子孫貧者多資之。又有老人會，喪則更遞相助，皆最善之俗。婚者前一日冠於祖廟，擇耆訓戒之，族人字之，以及喪不受賻之類，猶存三代之遺風，洵可貴也。他若節候農

疇歲時景物祈禳報賽之禮飲食衣服之規靡不纖悉足補志乘紀載之闕漏是皆斯記之可傳者中有州節候多暖而少寒然播種蒔稻後長沙半月之語作者或為長沙人歟

奉使紀勝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陳階平撰階平泗州人名安魁以字行號雨峯又號鹿岑乾隆間從軍道光時官至福建水師提督英人入廈門以統兵拒戰有功尋罷去迨廈門陷復起為提督和議成假歸卒是紀也首稱道光九年己丑孟春皇上以西域蕩平八方安謐恭上皇太后徽號粤稽典禮遣文武臣工祭告嶽瀆歷代帝王陵寢階平職守鎮筸承命恭捧祭文香帛前往云云所謂職守鎮筸者蓋官鎮筸總兵也以二月初六日祭南嶽十三日祭炎帝陵廟二十三日祭虞帝陵廟至三月望之前一日回署就沿途經過山川略紀名勝而成此篇按清例奉使命者須馳驛遵陸行畢始可航也篇中為文起由鳳而麻迄自有轉權上泝常辰而歸依次敘述凡形勝古蹟有所稽考者罔擇鉅細靡不採厥本源詳為記錄有如舜陵之祀猺長率男女伏謁道旁祭告時分行笙鼓舞蹈揖讓有禮可知向化日久能循三代來格之風三慶禮成均值光天霽日靄氣和風允率昭其誠敬惟措於炎虞陵廟衡嶽高

峰以使命在身莫罄登臨瞻眺不無遺憾爾復謂前歷戎行三十餘年於江左一帶名蹟均足迹所經既而來楚上湖湘沅以山水之壯觀盡矣不知衡永且有勝於是者有清盛典祭告向遣文臣偕平得賡斯役可稱異數抑與名山大川有夙緣歟末又謂署中舊有斗室形頗似船歸而葺之因顏曰斯安航聯曰敢詡涉川能作楫但期素位若乘航用以自勉並副紀勝紓其恪恭寅畏之懷抱幾有古大臣風雅不失為彬彬儒將矣斯記曷不得而傳哉

湖南方物志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黃本驥撰本驥字虎癡寧鄉人道光舉人官教諭著有聖域述聞嵰山甜雪等書按方物之志昉自禹貢洪範八政食貨居先周官職方氏並及於鳥獸穀種之屬由來尚矣隋有諸郡土俗物產書亦其遺意故史家之志食貨肇自班氏而後世之為省志郡縣志者皆因之良有以也若私家之自志方物者則不數數覯本驥以博聞强記之士勤於著述尤留心全湘物產有聞必錄首為總紀以次依九郡四州四廳順序駢舉集而成篇以言湘中物產其品類固不及他省之富且鉅然亦恒有天然佳產如零陵君山之斑竹沅之芷澧之蘭瀏之苧布辰之楠木等等皆名滿海內不無可屈指者焉但其他尚多奇葩異卉禽獸蟲魚之屬或不常聞見或他地所無及產造為物理之所難喻而事實之所竟有者有志郡縣志中不能免疏略之病本驥斯志鉅細靡遺足補其缺漏抑堪備采風者考鏡之資殊傑作也本驥不誠有心人歟

禹貢三江九江辨一種 拙尊園叢稿 光緒刊本

清黎庶昌撰。庶昌字莼齋，遵義人。廩貢生。同治紀元應詔上萬言書，奉命以縣令發往安慶丈曾國藩軍次差遣。中興新政，多所建議，時頗采用之。國藩亦器賞其才識。出參英法德日四國使署，兼使日本有年。旋任川東兵備道，監督重慶新關。在日影鈔唐宋舊籍，成古逸叢書，皆中土不傳之本。裒所為古文辭凡六卷，自署曰拙尊園叢稿。茲篇為卷中之一。按禹貢三江九江者古今衆矣，故首稱自漢以來，其說紛

紜淆亂，莫可究詰，非山川形勢之難明，穿鑿者之為害也，可謂一語破的。又曰篇中本無南江名，世儒泥於有中有北，必求南以實之，不得而隶諸經外。由是聚訟斷斷莫止，尤足為辨正諸說之定論，一空前人。博引三江分為五，九江分為三，立學說者各殊，而主其說者亦各異。若鄭康成之以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中為中江，其說僅一南江之誤而已。惟九江之主洞庭者，至宋初胡旦而始明，晁以道、曾彥如、朱子從之。曾氏以沅、漸、無、辰、激、酉、湘、資、澧為九江，朱子攷定去無、澧而易瀟、蒸，於經為合。又指三江為中江、北江、九江。近儒李氏紱、秦氏蕙田之說為當。至其結論謂準以地望，證諸經文，先分荊揚二州疆域，荊之疆域定，確知洞庭即為九江，而後南江之說不攻自廢；南江說廢，而後三江明，則諸家之論亦息，並禹貢荊揚二州及導江導漢之文，皆燎如指掌，無復留疑矣云云。攷據精碻，論斷明允，當推名著，信足以傳。若黎氏者，不誠讀書得間者乎。

九江攷一種新化鄒氏數藝齋遺書本

清鄒漢勲撰漢勲字叔績新化人咸豐辛亥舉於鄉以博學名於易詩經訓史家地理音韻小學金石書畫靡不研究洪楊亂作以知縣從江忠源守廬州有功敘官直隸州同知援絶城陷殲賊死之著書三十年言數十萬自名其齋曰數藝後人梓其遺書焉從來言九江者不一其說自古至今聚訟紛紜莫可究詰惟其所在約分為三一曰彭蠡一曰尋陽一曰洞庭宗者不外乎是而要以漢志與水經為各有當爾

故篇中首揭漢志曰在尋陽南水經曰在下雋西北一謂湖漢一謂洞庭二者皆是斷以入洞庭之水四沅湘資澧入湖漢之水五修贛盱鄱餘二者合而為九迺本劉歆之言九江謂湖漢等九水而為專說以明之水經注因引其說擯鄭道元不善讀之以入湘之水有九殊失劉意至宗儒胡旦謂湘沅資澧酉辰无溆漸為九江皆入洞庭朱子攷定去无澧而益以蒸瀟亦認為非是謂大小不倫沅湘資澧滙洞庭之大水也无即潕與辰瀟皆次之无辰入沅瀟入湘不宜亞正流而目為九若漸溆之屬何止十百故二說皆不可從但準諸禹貢先言澧而後言九江之義似又不合迺釋澧為地名並謂大抵荊州江南之地其水皆萃於湖漢與湖湘地之廣狹水之大小並同故合而稱為九山經洞庭山在九江之間明二湖皆是九江則水經與漢志各得其一鄒氏遂於輿地考據之學創為斯說足徵其獨具精心考證明確良可補言水道者之所未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五溪考一種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檀萃撰。萃字默齋，望江人，乾隆進士，官雲南祿勸縣令，着有法書。按五溪之名由來不一，其說要以水經注為近是。萃官於滇，而楚黔為必經之途，故於水道得詳察焉。茲考謂五溪各書不同，而以雄谿、樠谿、無谿、西谿、辰谿為是，其說亦本水經。五谿之瀧皆滙沅而達洞庭，沅之邈遠，出且蘭，在黔之平越州境，所滙諸谿峒水甚衆，五溪特其大者，故獨别而名之。無溪或作潕作㵲，今鎮遠稱㵲水以此。樠谿上流為柱

水，即天柱縣，其所自則在清水江，皆源於黔屬，亦云遠矣。爲中斥地理今釋以清水江為沅水之源，洎志稱其名凡九而雄為衆水之滙，諸謬誤頗為精確。又引酉谿導源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南流經無陽，逕陵酉陽故縣，又東流經沅陵入沅，今沅陵城北有大小二酉山，小酉山石穴中舊有藏書千卷，相傳避秦者隱此。因述聞近時酉陽牧某登高見穴中藏棺無數，疑為金寶，遣役往啟探之，皆書，手出灰散，未幾牧與役均死之事，謂彼其心不在書，若求書得書，必

不至死。此種不經之談，殊悖於理，跡近齊東野語，不審萃何據信而錄入篇章，不亦涉於譫語乎。至首紀辛卯之春沿沅泝湘，踰郴入粵云云，不詳其始末，抑萃由滇逕粵，致有此黔湘之經行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五溪考略一種 清風室文鈔 民國二年刊本

清錢保塘撰保塘字鐵江海甯人咸豐舉人官四川定遠大足什邡等縣令少肆力於詩古文詞後究心形聲詁訓考證輿地之學人稱為樸學君子所著詩文集自署曰清風室其子釗虹錄其遺稿若干卷梓而行世是篇於五溪源流分合次序考證精確辨正其名本諸水經注亦最允洽惟水經沅注武陵五溪為雄溪樠溪力溪無溪酉溪辰溪保塘按唐章懷後漢書馬援傳注引水經注無力溪與宋書所說五溪合謂力溪當是衍文洎駁荊州記之增一沅水去一熊水之誤尤為有識又舉太平寰宇記據輿地紀勝引新圖經云巫無潕舞潕一水五名為聲之變並顧氏方輿紀要元和郡縣志諸書所云五溪環流為於今沅陵辰溪瀘溪縣境而注於沅皆辰州縣足證今之辰沅永靖諸郡邑皆漢武陵郡地以溪名者無慮數十五溪之說當時第舉其最大者故古今微有不同爾余讀保塘斯作雖曰考略而徵引有據洵可為言水道者之一助也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遊浯溪記一種 遂初堂集本

清潘耒撰耒之字貫與所歷已詳於著錄遊南嶽記中無俟贅述浯溪之勝據乎湘流自次山居而銘之始聞於世復有中興一頌魯公磨崖一書遂與之俱傳不朽讀浯溪專志新志諸作亭臺故蹟興廢靡常陵谷滄桑令人感喟獨元顏二公之遺文遺字亘古常存於以知其名節風裁寔足與山川同永也由唐洎清遊者衆矣而記其勝者亦何可以數計惟遊者所遇之時與所處之世各殊其趣是以寄慨於林壑思慕乎前賢文辭詩歌亦莫不各異耒之斯作首紀湘江兩岸之景物與溪之巖石流泉清絕幽勝之致次及摩崖臨眺且得洗塵剔蘚盡拓其前人題詠洵尤快意之舉其從祁陽攜搨工來維舟二日從容而竟抑何幸耶至於人所稱誦之山谷一詩意謂肅宗不當擅取大物上皇西內淒涼次山有痛於中而以頌託諷者反復辨論次山初無此意序言大業頌言威德二文互見亦復何疑謂文人喜翻案山谷為此詩亦一時樹異爾後人輒祖其說致題浯溪者往往

詬及肅宗與元顏頌揚國美大書深刻之意實相背謬兩公有靈當愀然有所不樂也云云為從來記浯溪者所未道及來之識過人遠甚豈徒斷斷於峰巒泉石稱述元顏之遺蹟者所可同日語哉

遊祁陽浯溪記一種 校邠廬光緒刊本

清馮桂芬撰桂芬字林一號景亭吳縣人道光進士官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精古文辭兼通算學著述甚富其校邠廬抗議一書尤傳遍海內名聞於時所為詩文則為顯志堂稿是記亦其遺文中之一蓋使粵時道出湘江遊而作也篇中敘述浯溪勝蹟極清簡能一祛繁冗惟不紀遊蹤始末及甚甲子不無疎略之病謂其字從吾或以三字皆次山自造非是良為有識但謂唐亭次山文集作唐廎廎為亭之或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其唐字古書不見指為唐時俗字似涉於臆度獨稱魯公功名氣節即無書名亦傳謂次山為詩人爾則不免近於薄視讀其中興一頌舂陵示官吏兩詩其忠君愛民之忱為何如人乎及其首稱浯溪為元次山吟詠之地之類斯亦過矣至寄慨於石壁上鐫詩題名不可數計今皆無恙然試舉一二名字則羣詫以為誰何文章功業無所表見於世妄思附青雲以自顯庸詎可得諸語馮氏甯能無抑鬱沈憤之懷耶

九江考一種 大雲山房文稿 涵芬樓影印光緒十年刊本

清惲敬撰敬字子居號簡堂陽湖人乾隆舉人歷官富陽江山知縣遷江西吳城同知以事罷去為人負氣矜尚名節所至以振興文學為務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伯仲近法家言世稱陽湖派梓其集曰大雲山房文稿按古今九江之說紛紜聚訟各執一詞然不外乎潯陽彭蠡洞庭三者而已篇中首即辨此三者述陸氏德明音義引潯陽記所稱九江之名為一說其地在潯陽江之北又引太康地記之名乃劉歆所主湖漢入彭蠡為一說其地在彭蠡湖之南曾氏旦曰楚地記巴陵在九江之間今巴陵上即洞庭又申之羅氏泌曰山海經洞庭之山在九江之中吳録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其名為一沅二漸三潕四辰五潊六酉七澧八資九湘朱子去沅澧易瀟蒸為一說其地在洞庭湖之南並駁蔡氏沈書傳以潯陽九江屬揚州之非準古今地理形勢與禹貢導水導山之文皆不合敬主宋儒之說良有識都復申言潯陽為秦

始皇之九江彭蠡為王莽之九江洞庭乃禹貢之九江尤攷証精確論斷明允力闢自漢初諸儒説經之誤至曾氏羅氏始大反之今揆之經文洞庭在彭蠡西南于導水之文合衡山並洞庭趨敷淺原于導山之文亦合是據經以折傳據三代以折漢唐不可謂之叛古也故曰禹貢之九江也云云可謂不幾為言九江者之正宗矣

九江考一種 汪梅村先生集 光緒刊本

清汪士鐸撰。士鐸字振菴，別號梅村，江甯人。道光舉人。初治三禮，後精輿地，樸學淵邃，著述累數十萬言，有水經注釋文等，半淪灰燼。胡文忠公林翼撫鄂時，聘入幕府，所論議多裨時局。旋歸金陵，築屋曰磚丘，隱居以終。茲篇其文集中之一也。首分九江為三，曰有禹貢之九江，有秦之九江，有漢之九江，而漢又有二說，一為劉歆之謂湖漢，一為孔班二氏之以為在尋陽。南秦在江淮間，自為郡名，不足辨。湖漢則入彭蠡，地屬揚州，經言九江者四，皆在荊州，且彭蠡以東無地可當東陵者，據此以非劉說。尋陽則朱子辨之，胡東樵申之，今士鐸復詳引經文而更辨其非有四，仍以經文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在荊州以定之，並以導山之文在衡山東、敷淺原西，導水之文在澧東、東陵西，則在今澧州東、岳州九江西，當為洞庭，而以洞庭為九江，因所納之水凡九，湘、澧、資、沅入湖者也，漸、漁、澂、辰、酉附沅以入湖者也。又舉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二語，釋洞庭之義以明之。舉經所謂東迤北會于滙之文，按今之地形測之，巴陵實在其處，故斷以巴陵為東陵，洞庭為九江。士鐸通才，號精輿地，於水道當所諳悉，斯作然漢宋諸儒尋陽之說，引經為証，言之鑿鑿，義同審矣，而獨不及朱子攷定去元澧而益灕烝，復全闕劉氏湖漢之論，宗禹貢而信山海經，準諸地形方位以為斷，似又頗涉於按圖索驥之嫌也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三江彭蠡東陵攷一種 新化鄧氏敩藝齋遺書本

清鄧漢勲撰。漢勲已為九江一攷，謂九江之所在，水經與漢志各得其一，茲復舉三江彭蠡東陵而攷正之，謂不知東陵則不知彭蠡，不知彭蠡則不知三江，可知其意首重東陵，辨東陵與彭蠡而定三江也。三江為北江中江南江，其名固昉於禹貢，然古今來為之說者清亂紛紜，靡所底止，黎氏庶昌所謂非形勢之難明，穿鑿者之為害，其言是矣。按之經文，漢水入於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又江水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滙，東為中江，入於海，並無南江之目，然又有三江既入之文，漢勲謂漢書地理志南江在吳南，東入海，又曰中江在蕪湖，東至陽羨入湖，二文相備，乃為南江，又謂彭蠡巢湖也，水經及漢志皆以東陵在廬江金蘭東北，後世以巴陵為東陵者非，班氏以彭蠡在漢彭澤縣西者亦非，因以釋經之義，彭蠡之水導而東行，名為北江，則彭蠡在江北明甚，而東陵以東江北之澤巢湖最大，故知是巢湖，又引水經所謂彭澤北者，亦即巢湖，並舉鄭康成書注之三江，水經注湘水為南江，漢為北江，諸說皆非禹貢之義，漢勲斷彭蠡為巢湖，以非宋儒言東陵之廣，乃執古之經文證今之地理，固不得謂為臆說，但若以山海經郭注、水經注、元和志諸書所云，及蔡沈書傳與羅氏泌之說，則沅湘諸水亦足以當，而巴陵之為東陵，亦豈得謂為誤，由是言之，漢勲似又不免存泥古之見矣。

九江考一種 壁沼集光緒刊本

清胡元玉撰元玉字子瑞湘潭人紹承家學博通羣經以諸生遊京師所為文辭署曰壁沼集卷端自題辭中有金門待試壁沼相羊之語蓋上國觀光讀書太學惜未得膺貢舉其才不見用於時所著尚有駁春秋名字解詁等書是篇其集中之一也首即揭櫫說九江者言人人殊今參攷衆家惟劉班鄭三君所說最確餘皆後起之臆說也又引淮南子云禹鑿江而通九路太史公云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為證謂自是判然九水距廬山不遠明矣以為定案於是據以次舉釋文引太康地記云劉歆以湖漢九水入彭蠡為九江漢書地理志所云湖漢九水在尋陽南皆東合大江班志即本劉說而鄭注亦即本其說以釋書乃王西莊分鄭劉之說為二殊誤孫淵如合廬水而以湖漢經流當九水之一亦誤又應劭注漢書創九江自尋陽分為九之說與夫尋陽地記洎張須元緣江圖所稱九江之名妄指溪澗小水是為紕謬惟朱子九江辨頗足正應說及二書之失但宋儒胡旦輩以洞庭為九江義不合於古數不合於今仍斥為臆說又謂湖漢即九江不得僅以入大江處為九江宋儒誤據山海經沿譌襲謬後人莫能抉其致誤之由或反疑古本有是異說則非竊所敢信者云云元玉精於考據引證詳實信非無見然又不若新化鄒氏漢勳之以入洞庭之水四沅湘資澧入湖漢之水五修贛盱鄱餘二者合而為九之義似較允洽總之自古言九江者各持其說莫衷一是元玉斯作辨論明確多前人所未道及者抑豈得而少之也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保安湖田志二十四卷續編二卷 民國四年乙卯刊本

曾繼輝撰繼輝字月川新化人廩生卷端自序謂性孤僻然早歲頗自負不甘以農夫自命又謂清戊戌政變後恐株累所及避禍此間久之邑諫石孳學博由澧驛鐸歸與謀籌巨貲購荒畝作湖上耦耕之計修築堤堰名曰保安同任董事而期成其業蓋一識時務之俊傑不得遂其所為而遯跡於湖濱者也書為卷二十有四首自序凡例目錄洞庭全湖沅江淤洲保安垸諸圖一之二曰南洲墾務章程三曰南華

澧安各屬墾務章程四之六曰沅江墾務章程七曰保安垸墾務章程八至十五曰保安垸卷宗十六之二十曰保安垸田冊二十一之二十二曰籌辦疏濬洞庭大江案牘二十三之二十四曰湖上草堂浪筆又續編二卷為學田堤費釘塞河道二大案呈詞按洞庭湖濱淤洲强豪爭奪墾殖械鬪訟訐積歲不休由來久矣光緒初元省大吏委員查勘南洲地畝由官招佃明定章程害始稍戢保安一垸在沅江縣境繼輝等項佃其中官荒若干畝修濬經營糾紛百出爰著此篇以資傳信圖精且確為說亦明以淤洲墾務昔自南洲經始各屬均倣其成案辦理此篇集章程首南洲次華容次澧州安鄉再次沅江均依先後之序其所列之章程卷宗田冊案牘悉全錄原文無所增減自謂倣前清委員文煒所輯查辦南洲善後事宜一書之例而廣之良為有識以志名篇殆紀寔也故記載述錄悉存其真可備後人取法乎上之用有足多焉惟附其文詩刊於卷末似近矜炫然例諸撰方志者以己作編入藝文足俾覘其才學相與並

傳又豈得為過哉

三楚考一種 汪梅村先生集光緒刊本

清汪士鐸撰三楚之說紀載各殊按楚之立國自周成王封熊繹於荆蠻始至春秋而稱王戰國時為七雄之一滅於秦其境廣袤五千餘里初都丹陽楚文王徙都郢頃襄王又徙陳考烈王徙鉅陽又徙壽春寰宇記以楚文王徙郢為西楚漢封元王交於彭城為東楚又封厲王胥於廣陵為南楚孟康注高帝紀曰舊名江陵為南楚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士鐸謂以史記項王本紀引孟注所云則當如孟說又謂項

王自稱西楚應以項王之地定之在貨殖傳云淮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其界甚明與水經之孟注不合與史記之孟注合當以此為定而以史記高祖紀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然則項王之地不僅西楚也班志不書楚郡九少其一胡東樵謂蓋分為九江鄣會稽三郡全謝山譏班氏之略兼及東樵之謬士鐸又謂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本無東海東海乃漢高所立安得以足九郡之數而掾以斥全氏誤解之非並引史記始皇紀注及晉志釋秦之州十六郡地輿以王者洎東楚之九江以王英布西楚之南郡以王共敖南楚之長沙以奉義帝而吳芮王衡山高祖王巴蜀漢中又梁地餘東碭二郡楚地餘鄣等六郡楚梁之交餘穎川一郡於梁楚九郡詳且晰矣士鐸分本貨殖傳而分三楚可無疑義人稱之精輿地之學不其然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漢長沙零陵桂陽武陵四郡攷書 新化鄒氏敩藝齋遺書本

清鄒漢勳撰漢勳湘人精輿地學故於湖南境地之沿革多攷論焉按秦廢封建置郡縣始皇分天下為郡縣三十有六漢興於荊州復分置七郡故篇中首稱兩漢荊州七郡而江南居其四曰長沙零陵桂陽武陵於以知此四郡之境為廣謂上世統謂之江水引山海經大戴禮記始皇本紀漢書鄒陽傳所載為今之祝融峯為青陽以為證虞夏謂之九江春秋謂之江南戰國謂之洞庭之野亦謂之洞庭五都亦謂

之江旁十五邑而貨殖傳項羽本紀揚子方言諸書又謂南楚數易其名幾無從攷定惟玆四郡其名最著其地可攷長沙為秦置漢曰國莽曰填蠻其縣十三逸周書長沙國成王時献鼈國策亦有其目由來久矣零陵武帝九年置莽曰九嶷其縣十太史公書舜葬蒼梧曰零陵山海經亦載其事則零陵自舜始也桂陽高帝置莽曰南平其縣十一應劭謂以桂水名或曰桂山即水經注所云桂水出桂陽縣北界山者是其得名亦古武陵亦高帝置莽曰建平其縣十三續漢郡國志謂秦昭王置曰黔中高帝五年更今名漢勳引史記秦昭王拔楚巫黔中僅一年即仍復為楚故班黜之又引楚辭朝發辰陽夕宿枉渚入漵浦兮余儃佪可知武陵之闢久矣並於諸縣今昔之名固不詳晰此四郡所在地之大畧也又引水經而辨其疆域長沙南極衡山西兼寶慶北包岳州零陵則南兼全桂內薄衡郡西逮靖州東與桂陽接壤桂陽該郴桂之全南越嶺嶠諸州幅員幾千里武陵最廣西有貴州半省北規湖北施南四川酉陽南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嶺徼稱雄郡不亦宜乎讀鄒氏斯作以今視昔其古今版輿分合之異與世變之殷能不慄然而感喟耶

寶慶疆里圖說一種 新化鄒氏敷藝齋遺書本

清鄒漢勳撰。漢勳，字叔績，新化人。寶慶全郡亦其鄉里焉。所作疆里之圖，其盡美盡善，從可知也。故為之說，考據之詳覈，研討之精審，無與比倫。首謂作圖之法，古有成規，必明于勾股，深知形勢，更能測星、測景，又有指南記里、準表重測之器，成圖方能精絕。自暴秦滅法，知者甚尠。晉裴秀作禹貢圖，條陳六法，尚存其彷彿。賈耽諸人，猶畧能宗倣。迄於國朝，胡朏明渭，又申明六法，而以鳥道為要，自是踵效者多。然取鳥道之說，未有詳者。而朏明所撰禹貢圖，不畫支川，亦未精妙。至近世為地志者，大半委之畫工、書吏，安有善圖哉。信洞見癥結之確論也。又謂今作斯圖，深鑒諸弊，增益六法，講貫既明，方舉郡內俊髦，轉相授受，按方搜討。既成全圖，始一一分劃裂為小圖，以著於篇。又縮為六圖，冠之篇首。其揣方向，鉤心鬬角，以明形勢；尋歷川途，章推遠近，以明分率。用心良苦。惟記里表準之器，未由造具，不遠於古，未快於心。復舉其為圖有五病，今循分率，皆能祛之。再申以不能明方隅者，其病八；不能取鳥道之法而用者，其病六；不能記道里者，其病七。茲圖諸病既除，取古人六法約為四要：曰分率，曰方隅，曰鳥道，曰道里。而察其要害，抉其包蘊，富哉說乎！為圖之能事畢矣。以視近今之西法測繪，號稱精確者，又豈得而讓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瀟水有是水名說一種 漢孳室文鈔 光緒會稽徐氏鑄學齋刻本

清陶方琦撰。方琦字子珍，會稽人，同治進士，官編修。窮經好古，督學湖南時號稱得士，著述甚富，有淮南許注異同詁、漢孳室文鈔等書。按瀟水一名泥江，源出永州寧遠縣南九疑山，北流經道縣會沱水，又北經零陵縣南，折而西北入於湘，其源流明且晰矣。然漢志、水經俱無瀟之名，至唐柳宗元愚溪詩序始稱謫瀟水上，宋祝穆始稱瀟水出九疑，清一統志尚引仲其說。方琦茲作，謂瀟即瀟字，說文从蕭之字多作

肅，並訓瀟為深清，今說文从水肅聲下敓去一曰水名四字，故後儒皆謂有湘無瀟，而引羅含湘中記為證，竊以為非云云，信有卓識。又謂庚辰按試永州，道出瀟水，一碧澄澈，餘漪瑩瀞，與清深二字適合，湘中記云湘川清照五六丈，即瀟水也，是又不然。所謂湘川，當指湘水而言，不過瀟湘皆同澄清澈底爾。又舉瀟字箓在演字上，演下有一曰水名四字，釋演為長流，經籍中無以演為水名解者，且演與上演字通，瀆下無水名之說，則演字不得有水名審矣。據此以斷為說文瀟字處之脫簡，釋義良為精確，足以正前人據今本說文之誤。更引玉篇水部瀟水名，廣韻二蕭下瀟水名，集韻、韻會瀟下亦有一曰水名四字，皆本之許書，是蓋說文舊本如是，而不得以清湘解瀟湘，遂謂瀟無水名，洵定論也。全篇反覆詳引說文，僅一舉中山經、洵水經注湘水篇瀟湘之浦為證，其瀟湘之名居三湘之一，尚不之及，殆方琦服膺於許氏說文至深邃耶。

海陽山湘灕水源記一種銅古書堂遺稾本

清查禮撰禮字恂叔一字儉堂號鐵橋宛平人乾隆間以農部郎外任道員隨征金川專司督運擢四川布政使遷湖南巡撫未至任卒精繪事尤善畫梅其子淳守桂林時搜羅所作詩文為銅古書堂遺稾若干卷而行世焉按湘灕二水之源出粵西之海陽山即桑欽水經注所謂之海陽山者是也山下有邃竇竇北向外有小溪寬僅尺餘清流從竇中出涓涓不絕羅君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為之舟

言其源之小也水出溪東北流九十里至興安縣之始安嶠始分為二北為湘川南為灕水同源而異流乾隆甲戌之秋粵督楊應琚有疏鑿湘灕水道修復南北諸陡之役檄禮往勘陡門之圮敗採江源之巨細禮謂見山勢巍峩峯巒高可千尺四圍無嶂岫無岡阜矗起大荒中羣山避以遠走而莫敢與之附似訝其奇余以為如寧遠之九疑桂林之獨秀諸峯皆平地壁立高聳千仞蓋楚南訖於桂者一帶山多類此無足異者惟竇內之潭其光澄渟若鏡沖融窈窕莫測淵深窺之魂悸乃深秋波斂濤收之候厥狀若此雖歲旱陽亦無耗竭時當春夏陰霖則噴薄泛溢環山漫野遂成鴻川巨瀆下流更長津駭浪浩然無涯靈澤如斯四時異態良足奇矣禮以九月之望具羊豕酒果虔祭山神同往者尚有興安令梁希賢也禮之斯記僅明湘灕二水之源至修復靈渠工事另有記詳其始末云

重修濂溪志序一種 寸心知室存稿

清湯金釗撰。金釗字敦甫，一字勖兹，蕭山人。嘉慶進士，道光間官至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卒謚文端。其學以治經為務，主敬為本，不立門户，不爭異同，大約本明道敬義夫持而兼有取於良知，即慎獨之説，以刻意勵行為宗。督學湖南時，得士稱盛。其遺著有寸心知室存稿。此序為道州拔貢生周嗣徵而作。嗣徵名浩，元公二十四世孫也。濂溪故有志，創於明，修於康熙廿有四載，歲久漫漶，州牧延禧有志重輯，浩乃校訛補闕而重修之，旋至京師，以志序為請。金釗概然為之，以識在湘時展平生瓣香景仰之忱，樂附名於簡末，足以昭崇仰濂溪之至意。觀其篇中首稱聖天子重道崇儒，化民成俗，躬精一執中於上，而期天下學者以仁義中正之歸。曩者承乏司成，蒙恩召對，諄諄訓諭，以教導士子宜講明聖賢性命道德之旨，使躬行實踐，然後士習端而民風可移。大哉皇言，萬世立教之圭臬。聖賢之道備於四子五經，經書之精闡於闗閩濂洛，二程朱張之學開於濂溪，天生周子，蓋以承先聖之秘而教後學於無窮也云云。具見其上體國家端崇正學之深心，下慕先賢之遺澤，洵以加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桂陽匯水說一種 青學齋集本

清汪之昌撰之昌字振民蘇之新陽人曆同治丁卯副貢後遂謝舉業以閉戶讀書為事崇尚實學博通經史其著述有青學齋集三十餘卷主講學古堂負經師人師之望為後學之津梁馬斯說為其集中之一攷證桂匯水之匯字諸家所謂為滙字或洭字之誤徵引詳實按滙水一名桂水又名盧水源出廣東連山縣西北東南流會洭水又按洭水一名湟水又名光水源出郴縣黃岑山南流經廣東連縣東會滙

水為連州江是匯洭二水各異其源明矣篇中首述漢書地理志桂陽郡桂陽注匯水南至四會入鬱林過郡二行九百里應劭曰桂水所出東北入湘王念孫讀書雜志匯當為洭字之誤說文洭水出桂陽盧聚南出洭浦關為桂水从水匡聲又曰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洭洭字或作匯栘與匯相似因譌而為匯云云之昌謂水經注之匯水自誤而地志桂陽下之匯水不定為洭字之誤以滙水雖出桂陽而桂陽非必止一滙水又謂應劭注釋合洭與師古所見同亦未

可信匯必洭之誤並舉庚仲初曰嶠水南入始興溱水入於海北入桂陽湘水注於江溱水即桂水溱桂一水漢時通稱故注溱水劭言桂水以實之與諸引劭說之文亦合且劭謂洭水所出東北入沅於此云東北入湘者非一水明甚安得謂匯必洭誤哉其徵引有據釋義亦極精審自足正諸家歧誤之失而為讀水經者之一助也惟徐廣有曰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陽通四會亦曰溱水桂水其別名也而劭又何得謂洭水所出東北入沅耶則又惑之甚已

與吳南屏舍人論羅水出巴陵一種 養知書屋文集本

清郭嵩燾撰嵩燾字筠仙其里貫與所歷已詳於湘陰縣圖志著錄中吳氏南屏名敏樹其貫歷亦已備述於巴陵縣志泊遊大雲山記等著錄無煩贅也篇中首謂昨論羅水出巴陵閣下頗以為疑因屬檢方志以資討論意者此書或為二公時嘗纂修方志而互相參攷以資證訂歟按羅水本屬湘陰之羅汭左傳昭公五年楚子以驛至于羅汭又楚師濟於羅汭今其地猶名曰羅內是也茲嵩燾舉水道提綱所謂

北得伏井驛一水即羅水行百餘里至小江口入汨水又謂水經注混汨羅為一別汨水為二而云湘水北會東町口為汨水蓋酈道元以湘水之東惟汨之名最著因而牽合汨羅二水為之說不知說文汨下云長沙汨羅淵者為屈原所自沈即今名之屈潭實羅水經行處獨漢書地理志羅下云有湄水源發白鶴山出東町口並水經注所謂之汨口羅口而三分注洞庭其間經行曲折錯綜經緯皆可攷悉然古羅城環帶三水而汨羅久經混合苟非漢書記載則汨水源感不幾並湄水之經流而亦奪之實水經注不能敘其源流分合之咎也自酈氏混羅為汨以東町口屬之汨水而湄水之委遂失又併汨羅為一而奪汨水之名以與汨羅水之源亦失承譌襲謬遂以終古致昔之羅縣因羅水而得名為湖湘間一巨川言水道者莫之能及亦考古家之一憾也嵩燾論次汨湄二水與羅水相發明其考據之詳碻斷義之精審洵發前人之所未發又豈僅得明汨湄二水之源委正酈注之外誤也哉

重修南嶽志序一種　養知書屋文集本

清郭嵩燾撰　嵩燾是序為平江李元度氏次青重修南嶽志成而作時光緒五年癸未秋也衡山廟殿以同治十二年燬於火粤六年光緒己卯次青獨任修復又五年告成乃歷覽其名勝古蹟研考方志與人文物產之麗於山者重輯南嶽志編次成書若干卷嵩燾稱其體大而物博例嚴而辭雅從可知矣按衡山為南嶽遠肇虞書自舜南巡加禮而後久淪荒服爲中首述爾雅釋山云霍山為南嶽緣於楚考烈王徙都壽春移衡山之名於六移九江之名於壽春是以秦名禹貢衡山曰湘山名灊霍山曰衡山蓋仍襲楚之舊而漢武亦承之徑名灊霍為南嶽寔爾雅傳流之誤也迄乎南宋僅衡尚存域內祭告獨隆殆山靈顯晦各以其時於茲山沈鬱彰明之數詳且盡焉又謂衡山之志代有專書而訖無傳世者惟順治初元船山王氏纂輯蓮峰志蓮為衡之一峰其事典則其文雅馴次青斯志其體例猶受成船山為功於衡尤大有若衡之為山晦於秦顯於宋而大昌於今日世運之變遷人文之升降若隱繫於其中豈惟茲山之靈異沛然伸於知己饜飫乎吾楚而覭覼無窮亦將有資於末葉也云云於以見深幸次青既勞工事於前復成典籍於後得與名山並壽寄俯仰感喟之餘而推許亦備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湖南疆域驛傳總纂序一種　養知書屋文集本

清郭嵩燾撰。按是書名曰湖南疆域驛傳總纂，為堅硂蔣君所編官書也。嵩燾為之序，以明其旨。謂裒輯今湖南七十四廳州縣之地，類編而分次之，為目三。一曰接壤限行程途，一曰鋪遞程途，一曰湖南四至水路程途，則極十八省方位道里表，廣遠近，皆若列眉。是所記者湖南一省之地域，而通之各省，亦皆得其道里之大凡。馬其書之詳備精審，從可知矣。篇中首辨周官職方之掌，為王政之大經。秦漢以後，郵政益詳，至元世設水陸二驛，又設通遠鋪，置鋪兵傳遞。洎及後世，疆土日廣，法日密，而紀錄日繁，要皆官行文書，由州縣自記其道里所至，司之典吏，存之官府云云。余嘗考之，置郵傳命，自古已然，惟其立法常疏，良不若後世之密。驛丞之設，肇於有明，各省以按察一司兼管驛傳，實綰清制。凡驛程馬遞，上自封奏，下迄官書，靡不計時刻而馳傳，罔或延誤，其不值驛程之廳州縣治，悉有塘鋪，置兵傳達，亦稱便也。蓋立法之善，莫踰於此。蔣氏斯作，當即條列其法制之成規，並纖悉其一省疆域廣輪之數，故嵩燾亟稱其雖為官書，而使家置一編，以為考覽地勢之助，亦學者所宜盡心，意深遠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湖南通志地理沿革攷列洪亮吉三國東晉疆域志

洪齮孫梁疆域志並自補陳疆域志舉例一種養

知書屋文集本

清郭嵩燾撰按湖南分省雖在清初而通志之創修則始於乾隆丁丑足備一方掌故較前之湖廣合撰詳於北而畧於南者勝矣嘉慶庚辰續有纂輯典章文獻均告燦然至光緒乙酉再事續修為嵩燾及李元度等秉筆此補陳舉例之作蓋即董是役時也所謂地理沿革史所不詳而方志之紀最關重要故嘉

慶庚辰之作允稱詳審其地理沿革攷中所列洪亮吉、三國東晉疆域志洪齮孫梁疆域志足資考證三國志不詳州郡而荊湘隸吳多仍漢志而晉疆域志已有參差其間又多僑置然荊湘以南鮮所變更僅增營陽平陽二郡而已梁世建置最繁廣立州郡梁陳書皆不著隋書備六代之制畧具裁併之由其他多缺而不錄洪氏亮吉精於史地其子齮孫能紹其學所為二志於前史所未詳及所缺遺參錯見之數百年中皆可推攷而知其畧曰疆域志者不敢襲州郡之名以別於正史也是洪氏父子之著述有足多焉又謂陳氏建國視梁又有增省而無能續為之志其因革損益備具於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中其間小有裁併不備列者稍取證府縣方志亦洪氏之例五代楚疆域不列五代史職方攷而列吳氏十國地理表以職方攷惟舉分州大畧而表為加詳歷代沿革之數而中有闕則於體為不備陳改梁天門郡為石門郡又增置通寧盧陽二郡皆因革之大者洪氏舉其例循而求之可推知其始末地志之書務

在徵寔損益輕重因時制宜又未可一概論也云云足諗嵩燾當時之預斯役斟酌悉臻美善忠事求實之心卓然可信又匪獨補陳疆域一志之舉例已也

秦始皇南渡淮水之衡山乃天柱山考一種質疑刪存本

清張宗泰撰。宗泰字登封，號筠巖，乾隆時拔貢，官天長、合肥等縣教諭。著述甚富，有周官爾雅注疏正義、孟子七篇諸國年表、天長縣志、質疑偶存等書。是考為質疑刪存中之一，於秦始皇南渡之衡山為天柱山徵考綦詳。其所依據秦始皇帝本紀，參之正義引括地志所云衡山之所在地，而證以封禪書，可知正義之誤，允稱精審。惜其義實猶未盡也。按衡山為南嶽，肇於虞書，無足置辯。其後世相沿紊亂之由，乃自

楚考烈王徙都壽春，移衡山之名於六，移九江之名於壽春。始爾雅釋山因以名霍山為南嶽，是以秦名禹貢衡山曰湘山，名灊霍山曰衡山。至漢武更徙名灊霍為南嶽，滋謬甚矣。宗泰茲篇不一及此，僅謂始皇本紀於過彭城下云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洎中引二十八年始皇東行上太山，並渤海以東，窮成山，登之罘，南登瑯邪，遣徐市入海求仙人，還過彭城，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自南郡由武關歸，舉以參校封禪書中所謂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及先渡淮而之衡山之南郡，又次登禮天柱而後至瑯邪諸文，則可知本紀之衡山即封禪書之天柱，不得為衡州之衡山。其說固當，惟於其所以致清誤之由闕畧過甚，殊疏漏也。正義誠不得其說，而本紀亦僅明始皇當日東巡西南至淮水之衡山、南郡，不過其下文接言浮江至湘山祠，湘山祠者，即洞庭之君山也。故宗泰謂太史公以漢人言秦漢事，其次序如此，當必無誤，依文讀之，自可得其寔，不必曲為之解。殆專釋史記之文，而準諸古今地理之形勢

為之信據而已。

讀爾雅釋山論南嶽一種（皇清經解學海本　經韵樓集）

清段玉裁撰。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乾隆舉人，官巫山知縣。引疾歸，師休寧戴震，講求古義，尤精小學，有說文解字注、六書音均表、周禮漢讀考、儀禮漢讀考、古文尚書撰異、毛詩訓詁、經韵樓集等書。是篇為經韵樓集中之一也。玉裁讀爾雅釋山而論南嶽，首謂其書不出於一時一人之手，且又備採衆說，以俟折衷，故一篇內時有自相違戾者，立辭似為之恕。及讀其所記五嶽之文，一則曰江南衡，一則曰霍山為南嶽，二說均已失當。孫炎之注信爾雅前說，謂霍為誤，應作衡。郭景純之注則兼信二說，謂霍與衡皆南嶽，又引風俗通謂衡霍如太岱，一山有二名，孔沖遠、崧高正義文亦謂衡山亦名霍山，漢武移其名於天柱，乃邢昺作爾雅疏，不知據崧高正義以補郭注，今本之脫落為甚昧。綜合證論，釋義良允，復申述毛公、伏生、兩大儒訓詁傳舉衡山，尚書大傳主霍山，漢初說已乖異，故謂孫氏注疑而易字，未為失；郭氏注失之過信，未能覈寔古者南嶽衡山非霍山，斷制

尤為精審。至稱伏生之舉霍山為大傳，不出伏生之手，其徒各論所聞，或襲用元封後名號云云，殆玉裁邃於考據，對漢儒或存曲諒之心歟？然而亦未可謂為臆說也。

霍山為南嶽解一種 筠軒文鈔 蓬雅齋叢書本

清洪頤煊撰。頤煊字筠軒，臨海人，精研經史，為孫星衍門人。嘉慶間客星衍山東糧道署，取平津館所藏碑讀之，成平津館讀碑記，後益以自得各碑，成續記、再續、三續。又有讀書叢錄、禮記宮室答問、漢志水道疏證、諸史考異等書。此篇為蓬雅齋叢書中筠軒文鈔之一。按霍山為南嶽一語，本出爾雅釋山之文，其述五嶽，一云江南衡，一云霍山為南嶽，篇首並引李巡曰：衡，南嶽，衡山也。郭璞曰：霍山今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嶽。又引漢書地理志、應劭風俗通、孫炎郭景純二氏之注爾雅、李善注文選、水經記山水澤地所在及沘水篇諸家之說，互相考證，謂孟堅作志在武帝移易衡山以後，故注嶽祠於天柱下，並未以天柱為霍山，獨郭景純注以南嶽本以兩山為名，而駁孫炎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之說為不合，且衡山在江南，天柱在江北，若霍山即天柱，則爾雅所舉不應前後互異，故當以應仲瑗之霍山即衡山，不分為二，與漢志、爾雅相符，視景純為覈實。此解固亦精當，然不知南嶽之說為衡為霍，或以為一山兩名，或以為兩山同名，或以為名號各別，眾說紛歧，莫衷一是，推原其故，乃自戰國時楚考烈王徙都壽春，移衡山之名於六始，而其流傳之誤，則實濫觴於爾雅，由是秦名禹貢之衡山曰湘山，灊霍曰衡山，至漢武則竟名灊霍為南嶽，殆仍沿周秦之誤，非必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天柱也。頤煊通才博學，不及於此，抑豈其疏漏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霍山即衡山考一種十經齋文集本

清沈濤撰。濤原名爾政，字西雍，號匏廬，嘉興人。嘉慶時未冠領鄉薦，由知縣歷官江西道員。洪楊之役，隨巡撫張芾嬰城拒守四十九日，圍解，授興泉永道，未至任卒。生平學尚攷訂，兼嗜金石，其著述有論語孔注辨偽、說文古本攷、常山貞石志、銅熨斗齋隨筆、交翠軒筆記、十經齋文集、柴辟亭詩集等書，是攷為十經齋集中之一也。從來言衡霍者與南嶽之名淆亂紛爭，各為其說，然莫不宗於爾雅釋山之江南衡暨霍山為南嶽二語，而郭景純注云：在衡陽湘南縣，今在廬江灊縣西，即天柱山。漢武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以兩山得名，非從近也。又云從漢武始乃名之。濤攬此注殊不明了，致邵二雲、疑此句為後人附益。考之殊大不然，引風俗通巡狩篇曰：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衡山之一名霍山，猶泰山之一名岱宗，謂其說確不可易，蓋霍山即衡山一山而有二名。又引爾雅大山宮小山霍之文及漢武移神於灊之天柱亦名霍山之注，謂衡霍之移名天柱，殆猶上曲陽之恒山，自遼祭北嶽於渾源州，後人遂以恒山在渾源，是不得以三代以前之霍山專指天柱而言，更不得以三代以前之霍山不得為南嶽。且霍山之名不僅此二山，舉郭注中山經、白虎通巡狩篇為證，由是駁郭注為未免疑誤後學，斷其言南嶽者當以仲瑗之說為長，洵具卓識。惟所指崔靈恩之謂唐虞以衡山為南嶽，周氏以霍山為南嶽，謂為不得其說而强為之詞，余以為寔有未合。蓋莫能徵及楚考烈王徙都壽春，移衡山之名於灊霍之事，或沈氏之疏也。不過僅云周氏以霍山為南嶽，不甚明晰耳，不得謂之强為之詞。用申其義，願與精考據者更商之。

跋浯溪志一種　蔕經堂集本

清王士禛撰。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别號漁洋山人。順治進士，由揚州司理官至刑部尚書。後避世宗諱，改名士正，乾隆中復賜名士禎，謚曰文簡。詩爲一代宗匠，與朱彝尊並稱朱王。善古文，並工詞，皆爲詩名所掩。有蔕經堂集、漁洋山人集、漁陽詩文集、精華錄等數十種。此跋爲蔕經堂集蠶尾續文中之一也。浯溪本湘南名勝，以唐元結次山名，得魯公摩崖書而益張之。紀溪之勝者，明嘉靖間黄焯舊有集二卷，並有李仁刚、蔡光祖兩集，惜無傳本。茲所跋志，殆即士禛撰浯溪考自序中所詆錢邦芑之所編者歟。謂溪有山谷題中興碑頌後詩刻，世謂之小磨崖，與顏書並重。順治初，復有縣令媚其上官，乃磨去一角，刻其詩。過者驚悅。引觀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云：美玉抵禽，高冠蹈足，又與有道而黥，無罪而劓，投四裔魑魅何以别。聊石不能言，其豈無冤諸語，因而反復其言而悲之。先顏後黄，其揆一也云云。士禛弔古之深情溢於言表，可爲摧毁古蹟者資其警惕。其事雖細，其文足傳，惜不著某令之名氏，用彰厥罪耳。

船山記一種 董齋文集 清同治湘鄉曾氏金陵刊本

清王夫之撰。夫之字而農，號薑齋，衡陽人。明崇禎舉人。瞿式耜薦於桂王，授行人。尋歸居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觀生居。康熙間吳三桂僭號於衡，乃逃入深山。郡守餽粟帛請見，以疾辭。未幾卒。其論學以漢儒爲門户，宋五子爲堂奥，尤神契張載正蒙之說，學者稱船山先生。所著船山遺書凡三百二十四卷。是記爲其遺書薑齋文集中之一。山在衡陽縣境，名曰石船山，故爲首即曰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頑石也。所謂名其岡童，其溪涸，其木其草癯靡，其田縱橫，其沼凝濁，其前交蔽，其右平蕪，其良禽過而不棲，其內趾之獰者與人不忌，其農習視其墝埆而不修，其俗曠百世不知琴書之號，如斯云云，其僻陋可知矣。頑獨於此閲寒暑者十有七，而將畢命焉，因曰此吾山也。此夫之有安貧樂道，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概也。又推而論之，古人之居與游皆有選，古之所就，亦人之所欲，然有則雖欲選之而不得者，雖欲選之而不能者，雖欲選之而不忍者，雖欲選之而又奚以爲者，

夫如是，船山者即吾山矣，爲不可。夫之之志與氣節從可知矣。復謂無可名於四遠，無可名於末世，偶然謂之，欻然忘之，老且死，仍還其頑石。嚴之瀨，司空之谷，林之湖山，天與之清美之風日，地與之豐潔之林泉，人與之流連追慕，非吾可者，吾不得而似也，吾終於此而已矣。嗟夫，夫之以命世特立之儒，生地老天荒之日，苦其心志，叠晦著書以終，茲之記船山，即所以自記也，詎非孔子所謂求仁得仁、不怨天不尤人者乎。

小雲山記一種 董齋文集 清同治湘鄉曾氏金陵刊本

清王夫之撰。按小雲山者大雲之支幹也大雲在衡陽之西百一十里一名鄧董一名白雲又名七星接祁陽寶慶二縣界為衡嶽七十二峯之一也篇首述湘西之山自耶董竝湘以東其複數十以北至大雲大雲之山遂東其淺乘十數因而曼衍以至於蒸湘之交北麓有溪竝山而東以滙於蒸北又東其複數十皆漸伏而為曼衍登小雲複者皆複而曼衍盡見為方八十里遂踰湘南盡晉寧之洋山西南盡祁之

岳侯題名東盡耒之武侯祠東北盡炎帝之陵淩酃也北迤東盡攸之燕子巢此詳敘其山蜿蜒四至之處也其次所述之天宇澄清平煙羃野飛禽重影虹雨明滅皆迎目授朗於曼衍之中則山之上下形形色色所可名者其北有南嶽西峯簇如羣萼初舒寒則蒼春則碧周乎曼衍而左右之小雲之觀止矣則登高遠矚之狀也而春之雲夏之雨秋之月冬之雪種種變態奇異氣象萬千山之觀奚有止則又四時之各殊也再次述小雲之高視大雲不十之一大雲之高視嶽不三十之一而嶽之峻極又唯祝融意謂小雲又何足稱自湘西羣山觀之逮小雲而盡視大雲則龐然大也是蓋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概歟至謂或曰道士申泰芝修養生術於大雲以小雲為別館故小之然盡湘以西終無及者其山自麓至脰皆高柯叢樾滃森蔥蒨陟其巔則古木百尺皆俯以供人極目養生者去僧或廬之下蒔雜花四時縈砌右有池不雨不竭此蓋其小雲之美縱猶不能與大雲爭其雄而他則無可與之若者記之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宜矣其終也謂自甲辰始遊後歲一登之不倦友人劉近魯居其下有高閣藏書六千餘卷導予遊者劉氏擁書巖阿殆亦時之隱者不然夫之奚恆戀於茲山也耶

與魏默深舍人論瀟水一種 鄒叔子遺書斅藝齋文存本

清鄒漢勲撰。漢勲達於輿地之學，於全國之山川脈絡源流靡不考證精碻，不厭求詳。默深名源，邵陽人，道光進士，以内閣中書外授高郵州牧，文筆奧衍，亦精輿地之學，與漢勲交篤，故相討論。按論瀟水者有曰有湘無瀟，有曰瀟非水名，或又以漢志水經俱無其名，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然其源出永州寧遠縣南九疑山，一名泥江，經通縣會沱水，又北經零陵縣南折而西北入於湘，故瀟湘之名著焉。漢勲謂前歲修寶慶府志，以邵水當之，近作湘中考古錄，復覺昨非。几坐思之，知瀟即資水也。而首引山海經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以澧沅湘三者儷之，瀟宜為水名。柳子厚謂瀟即水經及漢志之營水，似未確。又謂說文無瀟字，但有潚字，潚訓深清，徐氏音子叔切，鄭氏讀山海經為子叔反，考潚字古書在尤幽部，尤幽部之字如逵龜軌，今皆入脂微韻，潚蓋亦對音讀資，湖湘四大水曰沅湘資澧，而資正當山海經瀟之次，則資即瀟。水經注湘水又左會清水口，資水也，是資水亦名清水與深清之說，又合並述武岡嘑資為濟及潚又有桑郁反之音，今人云冷潚潚風潚潚，廣韻收潚字於蕭韻下，蘇雕切，此音轉蕭，潚是本體字，又作瀟，如州之于洲，山經水經詩經所用之字，未必一依說文，然其源一也。云云。漢勲此說純本群經音韻反切為斷，於義固允。然考資水之源有二：西源出武岡之唐糾山，南源即夫夷水，出自廣西興安蜿蜒經新寧縣合至益陽仍分二派，一經王家村趨瓦石磯入湖，一通林子口入湘，似又不應直指為資水矣。余嘗謂論瀟水者，良不若陶氏方琦所謂今說文從水肅聲，下𢿱去一曰水名四字，不得有瀟無水名之說之為愈也。姑兩存之，以俟後之深明水道者詳攷正訂，俾質其疑，則幸甚已。

書浯溪新志後一種 存吾文稿本

清余廷燦撰廷燦字卿雯號存吾長沙人乾隆進士官檢討充三通館纂修以母老告養歸家貧取予不苟居喪以孝聞精天文律曆句股六書之學所為詩文有存吾文稿此篇代前零陵令某君所作按浯溪新志者祁陽令宋溶懷山之所輯也浯溪舊有志故以新志名柳以邑乘方續於錢塘李令蔣時僅兩載乃蒐采繼康熙間丹徒錢邦芑所為專志而成凡十有四卷故首稱其薈萃剪截鎔冶成書浯溪幽邃邃邈恀特瓌富之勝搜抉騈羅軒豁毫楮非篤於嗜古者能勤懇至到綢密興賞若茲手推許備至其著述之超越舊志足與溪山之名賢遺蹟同永其傳可知況錢氏前作當時漁洋山人王士正已詆其總雜泛濫今相與較其優劣自更易判別矣某君與懷山同隸籍西蜀復同宦遊湖湘而懷山令祁陽某君令零陵鄰封毗連僅百里耳知懷山負幹局興廢舉墜折其才至庚寅鄉試復相與分校文字得過從彌月促膝談心官燭風簾相視莫逆無何懷山以吏議罷免明

年相遇長沙屯蹇拓落出是書草本珍重屬予因作而嘆曰文吏非可學而至也予於文事亦結習難忘作吏零陵管領黃溪愚溪鈷鉧石渠諸勝私幸當為柳子一一收拾潤澤用識嚮往而簿書填委竟不暇及獨懷山從容考古仰止元顏蒐證文獻整齊一書何其博綜爾雅坆坆有餘裕耶因梓之於清泉官舍以成懷山之用心而志予之不逮讀廷燦斯文今雖世異時移浯溪之勝當依舊也能令人無感喟焉而零陵令某君為誰莫由考悉是則又其疏略者惜哉

桃花源志序一種 退補齋文存本

清胡鳳丹撰鳳丹字月樵永康人同光時官湖北道員工文辭性伉爽以培植後進為己任其著述有退補齋集致仕歸設退補書局於杭州所刻精審號稱善本按桃源之以名縣者有二名勝地者有四而膾炙人口稱道不衰者則莫武陵桃源若也鳳丹浙人仕於鄂而未嘗遊於湘因跂慕武陵桃源之名為之志序故首曰宇內勝地以桃源名者未易更僕數即以吾浙論新昌浦江皆有之杭之包家山與金華赤

松山皆號小桃源但僅稱其名不一道及勝景豈徒虛有其名而無足道者耶鳳丹又謂家居永康桃溪數百年其村前桃花萬樹時屆仲春麗若綺霞落如紅雨溪泮青松綠柳掩映蔽虧野老扶犁稚子叱犢雞犬桑麻與桃源相髣髴則其幽勝之致以視武陵之秦人洞裏又何多讓焉誠如所謂世稱桃源大率皆追慕仙蹤襲嘉名也淮安以桃源名縣之由無由考悉雖東道通衢名亦不著惟常德之縣自晉迄今艷稱不絕比之洞天福地者以靖節先生一記之文傳而不替至又謂地以人傳豈獨桃源古來名賢韻士偶焉寄跡之區後人企想芳徽無弗記諸金石形諸圖畫爭相詠歌記述恐或就湮是蓋秉彝之好莫能自已固不無假神仙之說以驚世炫俗名教多樂地桃源所在有之人人可遊自不遊耳鳳丹斯論其襟懷之恬澹悠然自得有類於曾點舞雩歸詠之志非樂天知命之君子焉能道及故末謂因靖節之記而慕桃源因慕桃源而為之志抑深有契於靖節之

高風微旨也夫

岳陽君山志序一種 退補齋文存本

清胡鳳丹撰按岳陽君山之勝自古豔稱惟其勝又在洞庭故范希文為岳陽樓記首即曰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而岳陽一樓君山二蓋又為名蹟中之特著者欲盤湖山之大觀又必須登樓而遠眺也鳳丹首稱岳距鄂不數百里余需次鄂垣每湘中朋舊自洞庭道武昌為述岳陽君山之勝輒眉飛色舞恍若御清風乘雲氣置身十二峰頂俯瞰八百里洪荒而吞雲夢於吾胸焉具企想之情何其殷也又

謂海內名山在大江東南者皆得攜節策蹇躬攬其勝獨岳陽君山未遂裹糧之願鳳丹維時聽鼓武昌似無官守羈身何竟不能一償兹素志蓋重湖浩淼其時尚無輪航之迅駛耳至君山峙立湖心至者更尠陶文毅公澍遊記中所謂名利兩航去來如織風逆則不能至風順又不肯至非有緣者不至也於以見名山大川遊蹤之得而屢者信非偶然事矣至斂述因念宗少文性愛山水凡所經歷皆圖齋壁自謂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道卧以遊之余亦抱少文

之癖老病侵尋求買醉岳陽朗吟飛過知不可必爰孜圖經搜故實綴輯斯篇聊當遊記湘君有靈當不以予為好事也云云然則鳳丹之遺文足永其傳以視少文之圖於齋壁騁快卧遊於一時者詎不又優越孔多耶

沅水泛舟記一種穆堂別稿本

清李紱撰紱字巨來號穆堂臨川人康熙時翰林官工部侍郎其學原本象山在先立乎其大者博聞强識下筆千言論者謂集江西諸先正之長著有穆堂初稿續稿別稿等多種紱以康熙五十六年為戶部尚書趙申喬所舉特簡雲南正考官試竣於十月下旬歸途出黔之鎮遠舟東下而作是記自潕水泛舟始按日紀其行程情事類日記也大凡所經之地於大小諸灘之險夷沿江勝跡或於歷史可考或於苗蠻有關及其風景之足流連物產之資記述者靡不筆之於書極翔詳盡如謂馬王灘之五溪人稱伏波將軍為馬王之誤以伏波未嘗封王疑為楚王殷曾遣將平飛山洞苗今靖州尚有馬王廟此蓋其昔所經營處也又謂瀘溪縣境之辛女崖傳為高辛氏女配槃瓠今山頭有石類人及其石罅有丈餘木船土人呼為沈香船槃瓠街吳將軍頭事出自小說鄙誕不經古無吳姓吳即虞也古字多從虍如乎作虖彬作彪処作處柤作樝皆是史記吳世家贊亦以

吳虞為一漢吾邱壽王兩都賦作虞邱美吳虞一音故吳虞非二字公孫以王父字為氏故虞仲之後為吳氏古安得有吳將軍共妻為此說以辱諸蠻可也其汚蛾帝女甚矣引證精當良為有識至沅陵金饋縷其事雖細亦足以誌方物之異過渾水灘懷伏波武溪壺頭遺蹟謂雖世運休明瘴癘少減而川之險如故不禁令人思鄉弔古深情溢於言表是記訖於常郡之鼎江而止蓋以沅水將匯湘流入洞庭耳皇華摘藻文足以傳視王昶之使楚叢譚又何多讓焉

九江辨一種 慕良雜著本

清莊有可撰有可一名獻可字久大武進人一諸生博通經傳尤致力於春秋客京師十年得校書中秘道光初卒著有春秋註解等多種其所為文曰慕良雜著此辨凡三為雜著中之作也其一謂九江與江漢其難治略同故禹貢於荆州首曰江漢朝宗於海即繼之曰九江孔殷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殷見曰同是九江與江漢之歸海皆以諸侯之見天子為喻引朝覲之文以釋朝宗孔殷之義未免强為牽合又舉水經於九江不言水而言地越絕書全氣篇所云荆州全楚之地與分野之文判荆揚吳楚之交因據以擿班志更繁徵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不知周天列宿宮度進退移易每若干年即有變更豈得而膠柱考驗者若謂班氏以九江等地為吳郡關其鹵莽可也至全不明九江之源委及主何說而定是非徒舉疆域星野而以人體氣色及醫術為譬喻實近於不倫之甚者矣其二則稱禹貢之九江九河散漫為患之勢並江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地理類

河而言在夏時當洚水氾濫其洪流之性與疏濬之跡居今日孰得而知其詳耶又引九河言道九江言孔殷者以西有敷淺原東有彭蠡之曰於大江又曰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迆北會於匯之文斷以自大别而南入江又東匯彭蠡者漢水也自東陵而東迆北會於匯者九江也釋匯為九江與彭蠡江漢交集回旋相關相解之名不過徒膠執其文自為之說而已其三謂九江之流在江北歸海者現已湮塞無考若其源在江南至今猶昔咎班氏漫無别白僅於尋陽下云九江在南皆東會為大江又謂湖漢即今贛江由鄱陽湖入大江為今江西大澤與洞庭無異故禹貢屢言彭蠡而不言洞庭洞庭當治水時即能受湖南諸水安流入江若彭蠡雖匯九江而未能不泛溢於敷淺原東陵洞庭不待治則禹貢不書江漢與彭蠡相遇橫溢因而於朝宗殷匯過至自不得不一再詳書也有可斯說未免泥於禹貢之文而拘牽以釋其義禹跡茫茫在數千年後焉能知當時洞庭不待治而彭蠡之橫激逆盪耶又謂古之九江無不於江

北分流入海則可以知秦郡名九江之意後於江南分流入鄱湖可以知莽郡於漢豫章改名九江之意且漢時猶名湖漢又可知禹時九江在南大江在北中與湖漢為匯之勢諸語按自古九江之說約分為三一禹貢一秦一漢而漢有二說主湖漢之水入彭蠡者劉歆也主尋陽者孔安國也乃班志宗劉說而鄭注亦本其說以釋書是不得為班氏咎矣至宋儒以洞庭為九江據山海經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為證惲氏敬嘗謂揆之經文洞庭在彭蠡西南于導水之文合衡山並洞庭趨敷淺原於導山之文亦合是據經以折傳據三代以折漢唐不可謂之叛古至哉言乎不解有可擅名通博而於此前後三辨專本禹貢之文以釋其義胡不能旁搜博採而正訂之

舜陵考一種 存吾文稿本

清余廷燦撰按舜陵所在為今湖南之寧遠縣境即古之營道郡也其山曰九疑位縣郭南六十里其峰凡九曰朱明曰石城曰石樓曰娥皇曰舜源曰女英曰簫韶曰桂林曰杞林清詹惟聖所撰九疑山志稱九疑漢書作嶷上古淪於荒服絕徼之外以舜葬而得名究之帝陵何在終古存疑相傳舜峰亦森無真跡蓋以其特立中宮九峰環抱朝宗爾即九峰之名亦不能詳其所自不過峭壁高深佳氣葱鬱人跡所不能至之處或即為帝舜藏真之所歟其論良為允洽也廷燦茲考徵引繁博斷制謹嚴首述本始於尚書詳核於禮記雜見於墨子離騷史記又通考十三經古注漢書漢紀各注暨竹書山海經淮南子風俗通世紀皇覽輿地考諸書俱各往往稱舜南巡崩葬蒼梧九疑歷三千年無一異辭者獨昌黎韓子據竹書紀年云帝王之崩曰陟謂陟為上昇舜南巡則地勢東南下宜言下方乃斷陟為讀而以方乃死為釋文後儒又援孟子卒於鳴條一語遂置經傳而不

信然姚姒典謨簡古渾噩從無贅文自釋之例惟商書有陟遐自邇之文則陟亦不盡訓昇而訓行方則省方之方是廷燦謂五十載書其年猶堯典二十有八載乃死書其崩猶堯典乃殂落中錯陟方二字書其事是年適巡行南方有事於苗民爾何以知之以呂刑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而知之也又復條釋呂刑諸文而得舜典禹謨之通證並得五十載陟方之確詮陟方之解定則舜陵定矣洵千古卓識又謂鳴條之說不必一一求詳而為之考至九疑封樹無稽不知易繫辭曰不封不樹蓋因山為體亦其時制南方之人信古而質必無妄有增益者又辨蒼梧於古為山名本荆州南境禹嶺外之說為妄及古今析置郡縣之始末於九疑即蒼梧蒼梧即九疑辨之尤審推謂舜陵在舜源峰一語與九疑山志洎郡縣志之紀載不無歧異之點而已末謂湘鄉蕭副車智瑚作舜陵考徵引甚博予以古文法著其援据之正斷制之確者而削其不合者至以經證經竊謂差有一得以待通經學古者是正云云是此篇實出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氏手筆其潤色審訂厥惟廷燦任之其不矜己能不沒人善尤有足多者焉

建朱子祠記一種 存吾文稿本

清余廷燦撰。按淥水源出江西萍鄉，經湖南之醴陵而匯湘流，其地曰淥口。瑞淥池者，醴之名勝也。有朱子遺像而名益彰。廷燦首稱朱子過醴陵講學，醴陵人畫像伐石圖碑於瑞淥池上，葺亭覆之。池故醴陵靈蹟，水綠可繪字，而朱子遺像在焉。越七百餘年，為乾隆甲午，又新亭甃池，作祠堂以奉主祀。堂成，歲約為會。明年三月某日，邑人肅衣冠而至者約數十百人。蓋道德之輝光昭被於斯人精神心曲，愈遠則愈有耀而不可遏佚，敬掩斯因其名蹟遺像而建祠，隆以禋祀，垂為典則，其惠澤感人於微，深且至矣。又謂世之好異同者，動黨護陸文安、王文成為有用之學，以詆訾朱子，不知朱子主靜敬，極性命之功，廣博精深，用無不具，而講陸王者乃謂其紆迴幽渺而不樂道。然以法迹論，觀其前後上孝宗書、六劾唐仲友之風節，及為政崇安、浙東、漳州之為民請命，如疾痌在身而務去之，過非道非義，雖三公之貴、一介之細，較然不欺其素。政使學陸王者徑約切實，發於身心，見於家國天下，復何以加茲。夫學在誠以自治其身心，陸王何異，胡獨疑於朱子。然若僅獵取其緒言妙義，藻繪文字，或閣束其書，取腐爛無根之游言，掇拾呫嗶，則於朱子講學宗旨茫乎未聞，是豈得謂學朱子者哉。廷燦學養素裕，於性理蓋亦深純，故於世之偏黨陸王而詆朱子者，能道厥本源，不憚痛下鍼砭，良為有裨名教之作。所謂今宗朱子者徧天下，乃有清一代甄才取士之文以朱註為正宗也。末謂醴陵山水清淑，士氣淳正，後之登堂而仰遺像，思所以學朱子之學者何在，則正學於是乎盛昌。廷燦之景仰先賢、尊崇正學，惓惓之私，亦昭然若揭矣。

補修石鼓書院記一種 存吾文稿本

清余廷燦撰按石鼓山在湖南衡陽縣北二里當蒸湘之會水經注所謂臨蒸縣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逕是也俗稱謂鼓鳴則主有兵革之事唐李寬建石鼓書院於山半宋朱子曾為之記焉廷燦斯記為補修書院而作謂是山斗然拔岸篤入二水如緣艫萬斛衡碇下垂書院蟠其腹門前蒸湘分瀉中間隔地不多僅僅見界畫如牽一纜矢直刀劃綫脈最奇此山雄峻突兀之狀非廷燦之筆奚足以形厥初門其左隅以上勢直也利曲受之無何中有徙者表裏洞穿左右激射風氣疏洩訛言屢騰郡大夫曰是不可不還其初急轉移之乃膠執於風鑑之説而致其然也至謂迤蒸銜哭迎湘溶漾則天台迴鴈諸嶺盡拱秀効奇心目則遼朗軒舉或抑其山之勢所宜然者歟次敘由門入最高當中座者曰大觀樓樓左右二祠一祀漢諸葛武侯一祀趙宋李忠節歲久板瓦腐剝不足揭忠敬壯高明又墻舍中几榻齋厨之需缺如不具寢興無憑郡守與衡陽清泉兩令次第籌畫不

廢不修有則有經良不解於先賢創建之名山講舍任其頹廢至此祠祀亦將闕焉弗修何幸而得賢守令之興廢舉墜也末乃修陳其工訖而後之勝概稱俯仰週遭引背為向展矚得奧則造化之靈秀始呈露焉濯黯為鮮抽脆補緻則神人之棲息倍肅整焉陳列充庭從容資藉然後體氣得専愉神志得清寧焉其疇不衷裒咨嗟感激奮自興於學乎洵守令之功也贊其急所先務尤不可諠書於石非賀是也寧得謂為諛詞也耶惜郡守暨兩邑令之姓氏莫得而附傳之是抑疏矣

重修湘西萬福橋記一種 東洲草堂文集本

清何紹基撰紹基字子貞號東洲一號蝯叟道光進士官編修博涉群書於六經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學旁及金石碑版文字凡歷朝掌故無不了然於心書法具體平原上溯周秦兩漢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碑皆心摹手追卓然自成一家草書稱一代之冠海內罔不知名凡得其一文一字者靡不珍弆其著述有惜道味齋經說說文段注駁正東洲草堂詩文集斯記記重修萬福橋工事而作也橋位湘江西北

牯牛山之右由長沙渡江僅約三十里耳所謂上通省城下達寧邑蓋往來孔道也是茲橋當驛程之衝關係至重且鉅雖重修工事之微自不能無所紀述然橋之所跨並非大江洪流而仍易被其衝刷坍毀者昔之料質與構造之法不良也故篇中原其始建自某年洎某年重修近復傾圮昔人之工非不堅也河西數十里溝澮之水悉匯此以達於川每值大雨山水盛長而橋勢平衍無以洩其漲而反其瀾是其所以易毀於以見山洪暴發其勢迅奮未可以溝澮

之水其渴可立待而忽視之又謂今鄉里醵金重修商度甫定畚築遠興近取雲母石以其質本堅特易為拱橋令其上隆然以高而其下窕然以深橋面寬平而其南北下垂之處又廣為坡陀以資壯固庶幾可久足見鄉之人樂善急公不斤斤於近小之圖也修之培之有基使勿壞是所望於後來者矣斯役也易其舊制工堅而料實想見長虹相望豈徒驛郵是利而民永無病涉之虞其盛舉也工竣得紹基為文紀其顛末洵足昭示來茲傳之不朽其舊碑仍立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之北岸以志不忘用心亦良厚已

敦大中丞重修城南書院記一種 存吾文稿本

清余廷燦撰按城南書院者宋張栻講學之所也栻家潭州時建書院於長沙南門外妙高峰之陽鑿池以匯息澤之水故號曰城南名以納湖等十景與朱子互有題詠後廢為僧寺有明一代興廢不常至清乾隆十年巡撫楊錫紱四十七年巡撫覺羅敦福先後重修之此名賢遺蹟之大略也廷燦斯記代巡撫敦福所作首述前中丞清江楊公撫湖南以嶽麓書書院隔湘濤往往頗風斷渡期會不遠稽圖考典知有宋張魏公就妙高峰築城南書院是時晦菴南軒兩大儒會嶽麓外多就城南講論酧倡游止其中湘東之有城南故與湘西嶽麓巋然並峙者而舊蹟既化為僧房不可復乃選得都司廢署地築屋八十楹以居學徒便講習前臺蒙懸賜額東南隅作御書樓藏經史數千卷即合祀晦菴南軒兩先生於中附祀陪讀書院諸賢額仍舊稱不忘初也興廢繼絕錫紱之功有獨多矣又謂後十九年桂林相國來撫湖南通籌兩書院事宜城南按歲支銷始與嶽麓並定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費又十有十二年余攝撫軍因相國經畫既久略適其變增酌規條詳備慎密且時率僚吏來城南與諸生崇獎德義考評文章見其地氣脈交聚突怒拗起收納陽江峰巒入軒窗几席而曩時所種樹根幹磥砢柯葉蓊鬱上通靈氣讀書者多成業發名人材輩出收效與嶽麓等此地靈人傑之謂歟再紀書院歷歲年多棟楹榱桷漸腐磚瓦漸缺赤白漫漶乃與廉使觀察籌費鳩工换脆以緻繪黯以鮮並重新雄控湘城陪衛書院之天心閣用壯登臨非徒求復清江中丞之舊觀亦庶幾存晦菴南軒兩大儒遺澤於勿替泐石嵌壁俾後之守土者有所考而共護之云云其感慕先賢之勝蹟與夫期望於湘人士者至深且切是廷燦代敦公立言亦能以敦公之心為心者也

敘建愛蓮池亭題額一種 存吾文稿本

清余廷燦撰。湖南邵陽縣境有愛蓮池，池故隘，其範甚簡，宋周元公所手植也。蓋舊故有亭，不知圮於何時。邵陽賈令毅心於興廢舉墜，而名賢勝蹟有廷燦斯作益足以彰。肴謂是地週遭不百弓，然宋大儒手澤存焉，歲歲翻紅播綠，噪鼃黽而唼鳬鷺，一任仙根自開自落，誠不得與牡丹之愛等。廷燦斯言深有㸃契夫先賢道脉之旨，可見雖山陬僻壤，區區一池，而繁卉清冷，芬芳不絶，千載後猶得承其流風餘韻，何其偉也。又謂賈令叢嘗城步時，每到是閒，則必曰：此濂溪先生一瓣香也，盍復舊亭以寄仰止。聞者若為不知而過之。既移治邵陽，以簿領填委，依次句稽。越明年夏，迺踐盟息壤，即淩波作亭。亭成，舉酒面面，翁勃蔚雜，與迴風搖蕩，收納欄檻中，而望環其外者，遠莫能即，無塵斷壒，始知光風霽月中别有瓊島瑶洲，不必出人間而求海上矣。描摹景物之清絶，盡其旨趣，讀之令人低徊慨慕而勿能自已也。復有郡守孟公嘉賈侯治古，載詠新詩，靦筆題額，屬廷燦敘之，以紀顛末，詎不懿歟。因有慨夫前賢精爽所依憑，既壽名於壤地，實性於草木，誠不以一亭剏損，顧彌望清池翠蓋，風義攸關，而待片瓦於守土。侯之古心直行，為政知大體，故事事入手一新，能緩所急而急所緩，大類如此。噫！此濂溪瓣香手澤，非賈令之治無以存其蹟，非孟守之筆無以彰其亭，非廷燦之文無以傳其勝，亦豈事之偶然者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黃陵廟志序一種 退補齋文存本

清胡鳳丹撰黃陵廟者祀舜之二妃也在湖南湘陰縣北四十里水經注大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前世謂之黃陵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故民為立祠於水側鳳丹為志以析古今之疑辨衆說之異茲序則所以明斯志之大旨也首述在昔翠嬀南巡卒葬蒼梧之野今湖南道州九疑山是也其上盡有帝陵云按九疑山舜陵據九疑山志湖南通志暨郡縣諸志均謂在今寧遠縣境道州之說蓋誤顧虞夏之書不識二妃相從事而史傳所記及騷人韻士所詠歌往往喜稱二妃靈迹余竊疑焉鳳丹茲說固識允當然吾意虞夏之書不識二妃事者蓋當日史臣記載僅及在位之年陟方乃死之事典謨簡樸或以二妃相從南征非關天子巡狩之大政闕而不書未可知也至謂考圖經湘陰黃陵山有舜二妃墓洞庭湖口其廟亦號黃陵二妃果從舜九疑其卒也胡不附葬於彼而相望於數百里之遙者何也且湘陰岳陽兩地俱存妃墓畢竟孰為同穴孰為疑塚豈皇英之卒後先異時一瘞君山耶是皆不可知也良為通論三

代之事荒渺難稽正不必泥古文而妄加懸揣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武成猶然遑論上進虞紀乎又稱大舜聖德神功淪浹湖湘五載時巡翠華不返後人哀慕謳思尸而祝之因帝及妃理有宜然若必欲强分為湘君為湘夫人或以黃陵為是君山為非又或以君山為真黃陵為偽爭執附會均通人所弗取千古卓識鳳丹識不愧為通才也歟

楚地今名考一種 沅湘通藝錄本

清曾朝祐撰。朝祐，衡陽人，不詳其字。歷按古之楚地甚廣，湖南僅其一隅，茲篇所謂楚地今名，乃舉楚國都城山水在湖南省者，釋以今地也。朝祐謂楚地當以春秋時為主，戰國時次之，秦漢之間又次之。而自後儒有言楚地當春秋時不到湖南，學者幾疑楚之都城山水無在湖南者。然以尚書、爾雅證之，則虞夏以來，湖南已入中夏版圖，安有楚地不到湖南者。況楚都郢距湖南甚近，傳所謂撫有蠻夷，奄征南海，豈

楚能盡漢陽之諸姬，而不能服近郢之熊湘乎。引證精碻，辭簡而義賅，足以正春秋大事表立說之妄，堪稱别具卓識。因以据春秋傳註及國策、楚辭、漢地理志、淮南子諸書，條列詳註，亦純潔可取。至謂其他後儒之原据舊志，或以形勢按圖懸斷者，概不錄入，則尤斷制謹嚴也。其所條列者，為都城二：一曰麇，舉杜注楚地湖南岳州府巴陵縣有麇城，顧氏謂麇當為今鄖陽縣地，且與傳文戰於柏舉云云脗合。不知柏舉國今黄州地，當楚之東北，吳居楚東，及五戰及郢，

楚乃奔隨，隨居楚北，蓋吳師由黄州地柏舉西南至武漢，因上泝至荆口，即古郢都，所謂五戰至郢也。居麇乃南據其上游，故楚向北而行，如顧氏說麇為鄖陽，已截楚之北，楚何以反北向而奔乎。準古之事實，而證今之地理形勢，誠允當無疑。二曰羅，後漢志枝江侯國本羅國，後乃徙長沙，謂之羅川，今湘陰東平江南皆有羅城，即一地之接壤處。山一，曰蒼梧，引國策蘇秦曰楚天下之强國，及南有洞庭、蒼梧，山海經注云蒼梧九疑山也，今寧遠縣境。水四，曰洞庭，曰沅，曰湘，曰

汨羅江，見國策蘇秦謂吳起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淮南子曰楚地南卷沅湘；楚辭屈原投於汨羅，即地志所謂之羅川也。究之楚地之屬於湖南者，又豈僅此數者已耶，不過擇其灼然可舉者言之耳。謂朝祐為博古通經之士，誰曰不宜。

楚地今名考一種 沅湘通藝錄本

清左全孝撰。全孝，清泉人，不詳其字歷。按楚於古為蠻荒，立國自周成王封熊繹於荆蠻始。春秋初稱王，戰國為七雄之一。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故蘇秦曰：此霸王之資也。全孝謂春秋楚地不到湖南，考湖南楚地斷自戰國始。楚悼王時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引淮南子楚地南卷沅湘，因釋沅水出貴州鎮遠府境，至湖南常德東境注洞庭；湘水出廣西興安

縣南海陽山，至長沙北境入湖。復釋洞庭在岳州。蒼梧，山海經云即九疑山，在寧遠縣境。黔中為今辰州、常德、澧州、靖州、永順諸郡地。巫郡在川省。又引蘇代約燕王秦王正告楚曰：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劉氏謂五渚在宛鄧閒漢水上，胡氏以為西漢水，惟程恩澤據水經注及裴駰集解定為近洞庭地，其說碻鑿無以易。秦時荆王獻青陽以西地，為今長沙府。所述戰國楚地之大略如此。至謂或以方輿紀要岳州有麋城、平江有羅國城、左傳有南海之文，欲據以

破春秋楚地不到湖南之說，不知郇與絞羅地本相近，春秋之戰自應以在郇陽者為是。古稱四海皆無實證，南海北海在春秋猶浮辭，徵引有據，頗稱詳覈。惟余意若舉楚地而言，湖南則舜南巡狩而崩蒼梧之野，君山、黃陵均有二妃祠墓；禹貢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荆及衡陽惟荆州，是楚地之及於湘以南者，在虞夏時已入中夏版輿，毫無疑義，又何得謂湖南楚地斷自戰國耶？若春秋大事表楚地不到湖南之說，更不足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洞庭湖創設淺水商輪有益無損說一種 沅湘通藝錄本

清楊仁俊撰。仁俊巴陵人，不詳其字。歷按洞庭一湖，為楚南巨浸，滙沅湘資澧諸水而達於江漢，從無橫溢淤塞之苦。有之自同治間藕池決口始。仁俊謂有明以來，江水至荊岳之間，西來北轉，日徙而東。西岸自江陵以降，淤洲二百餘里。東岸則夏水故道，今皆淤塞。而白螺諸山之脈，自東來轉在西岸，此亦見江流之久狹也。若夫江水之東通洞庭，則始於同治時。江由石首南決藕池，建瓴而下，直貫洞庭，怒流奔瀉，

而挾泥沙，於是淤洲隆起，湖身愈蹙。沅湘水漲，而城陵口隘，迂緩難消。石首、安鄉、龍陽、沅江、益陽、華容、臨湘、巴陵均被其害。故光緒壬辰，朝廷諭湖廣督臣詳察堵塞藕池利害，欲復江水故道。因之有議挽沙洲者，可仿明代河工，廣設殘船；有議復梳船之制者；有議假機器以濬湖者，如英人之教呂宋開河口，歐羅巴之濬穿紅海口，是其成法。然前二議則器小而功難就，後議則費鉅而事難成。衆說紛紜，迄無定論。近始有創設淺水商輪之議。又謂商輪因為商務計，湖多暗礁，多淤洲，淺水之制，駕駛通利，其飛輪迅激，大有益於洞庭，激盪泥沙，不似假機器濬湖之為功巨也。反覆辨論其利害，權衡諸法之得失，良為允當。至謂議者又以西人狡焉思啟，昕夕不懈，圖南之志，商輪若設，恐反通西人之運載，而我船為彼用矣。此猶損於南者，請仁俊所述時論如此，足以見當日風氣之閉塞，民智之譾陋，令人忍俊不禁，抑可為長太息者。復引楊太曾設飛輪於洞庭，岳武穆有以制之，成法可考，何患彼之有。且不獨無損於洞庭，即沿江一

路得商輪以激動其泥沙，挾之東下，湖流愈，雖藕池不塞，又何損之有。故知今日之洞庭，固遠不及昔日之洞庭，然欲使他日長有今日之洞庭，舍斯議其又何策云云。損益利害之情，詳覈精審，持論正大，仁俊亦不失為識時務之通才也歟。

湖廣水利論一種古微堂外集本

清魏源撰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進士官内閣中書後外任高郵州牧文筆奥衍熟於掌故尤精輿地學治經以西漢今文為宗與仁和龔自珍齊名人並稱龔魏生平著述甚富有聖武記海國圖志等多種其詩文有古微堂文集清夜齋詩集此篇為古微堂外集中之一也按湖廣水利最著從來號稱魚米之鄉利多而害少乃近百數十年來堤垸潰決災祲見告時有所聞者何也人為之也茲篇首述歷代以來有河患無江患河性悍而江流馴河之所經地多平衍江則狹處有山以夾之寬處有湖以瀦之宜乎永無潰決而今幾與河防同患撥厥其由自明季張賊屠蜀之後贛人入楚楚人入蜀今承平日久生聚繁殖沿江沿漢沿湖諸省皆築圩捍水成阡陌治廬舍於是平地無遺利湖廣無業之民遷黔粵川陝交界刀耕火種於是山地無遺利堤垸愈寬沙泥壅積愈廣人與水爭利水與人爭地相因為患至於不可收拾之情事辨論極稱詳審此猶統言湖廣者也其專言

湖南者有曰又如君山自昔孤浮水面今則三面皆洲水涸不通舟楫岳州城外昔橫亘大沙灘舟楫距城甚遠今則直泊城下他若洞庭西湖之布袋口今亦不通舟此由乾隆至今判然不同皆西漲東坍之明驗也洞庭上游如龍陽武陵長沙益陽湘陰下游南岸巴陵華容等屬之私垸宜編勘孰礙水之來路或去路應不問其垸之為官為私但問其有礙無礙而定修毀且湖南地勢高於湖北江西江南舉數垸之流離孰輕孰重況一遇大潦諸縣私垸之人民漂溺亦同無算不但以鄰為壑並已亦復損之源之斯作指陳兩省水之利害洞見本源瞭如指掌其結論謂欲興水利先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奪水奪利之人而已洵可謂不刊之名論此奪水奪利之人又豈獨湖廣一隅有如是哉余故曰人為之也

洞庭湖淤塞於常德有何損益說一種 本沅湘通藝錄

清戴丹誠撰丹誠武陵人不詳其字歷所為茲說謂洞庭為沅湘資澧所滙湖南全省咽喉春夏水漲藉以蓄洩注江古大禹所經營之雲夢也自滄桑互易陵谷變遷洞庭日徙日南洞庭狹則湖南之咽喉梗由是而沅湘資澧下游濱湖之水災甚而常德更為可憂何也蓋沅湘資澧之上游萬山犖固居高臨下自可無虞湘資之下游猶足捍禦澧雖平衍然有潮沙獨沅水下游較澧無潮沙較湘資無山勢顧氏亭林所謂南幹山脈一支止於武陵者也丹誠立論能道厥本源誠非臆說又謂山脈既盡則平衍之地胥倚堤防堤防多則水徑日梗況自藕池決口江水挾沙而來淤塞湖身廣袤數百里竟成村落四時旱潦救治兩窮水口塞則咽喉梗年勝一年使不求疏洩恐全省卑濕之地皆將其魚常德特其甚者耳因而推及欲湘省烝黎粒食非會同湖廣督撫與濱湖州縣籌款勸捐用泰西挖泥機船疏浚河身及洞庭隘口浮沙更用人力堅築藕池決口不可並推述西人築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之法急宜行於湘省今日洞庭淤塞隄防衆多之時然歟鉅工繁則又須移植耐水與月熟之禾稻詳為考辨不遺餘力以期講求農業而資補救如是則湘省濱湖之民庶可稍蘇而常德之為害尤甚者亦同受其慶丹誠此作於湘省水道之形勢源委與夫疏濬淤塞樹藝耕種之法制極稱詳審讀者又安得視為迂遠難行之議也哉

洞庭湖淤塞於常德有何損益說一種沅湘通藝錄本

清蔡鍾濬撰。鍾濬，武陵人，不詳其字歷。所為茲說，首謂常德之水患，洞庭之淤塞為之；洞庭之淤塞，藕池之潰口為之。此四語為一篇綱領，乃洞庭淤塞有損於常德之定案也。其故為何？大江出巫峽，直搗荊州，泛溢四出，荊民轉徙，屢患其魚。自同治八年江水暴漲，藕池潰口，直趨洞庭，今沅澧諸水逆流橫湧而上。由是荊地之患減，常郡之患殷矣。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切膚之恨，隱於腹心。往者常岳澧各屬合議堵塞藕池，以工程浩繁，加之比歲不登，資絀議寢，而漫口日寬，為患尤甚。常郡當沅江壅流之衝，更恐淪為澤國，固應早為之計者。嘗考禹之治河先於兗，治江先於揚，以下流不治則上流不暢。欲緩常德之水患，其惟仿疏治下流之法而稍加變易乎？曷為仿其疏治下流？曰：疏治北架子口、團山一帶，俾湖水由布袋口流出大江，則可弭淤塞之患。曷為稍加變易？曰：堵塞藕池潰口，俾江水不致挾泥沙衝入洞庭，則可弭逆壅之患。故常郡之水患不在上流之泛溢，而在下流之淤塞；治下流之淤塞，莫善先堵而後疏也。目今省治擬造淺水小輪，拖帶商船，常郡亦擬造若干。其議果成，可調四五輪，於春潮暴漲時，各尾蔟蓄，或專用挖河機船，出北架子口一帶，逐次震刷，至布袋口，使沙泥流暢，法善而工省，郡城受利無窮，此疏治之法又不能緩於塞池後也。又謂藕池之塞固益郡城，而潰口處等於荊州江面，疏治恐難有成，則莫若堵塞藕池口內之鮎魚須焉。欲澹郡城之水災，必疏西湖之淤塞；欲疏西湖之淤塞，必除外入之泥沙；欲除外入之泥沙，必塞橫衝之江水。合上下大局籌之，恐非疏塞兼施不為功也。至哉言乎！富哉言乎！綜而論之，鍾濬以堵塞之方宜於藕池之鮎魚須，疏治之法宜於北架子口、團山一帶，探本窮源，敷陳條暢，其明朗處如繪圖指掌，無一膚泛之詞。袪常德之水患，豈別有他策哉？非獨以文辭為優勝者矣。

漢路山考一種 燉藝齋文存本

清鄒漢勳撰路山在今湖南武岡城步界連之地為漢之都梁縣治資水所出又名唐糾山之甚著者也漢勳茲考蓋以山脈廣袤交錯之境綿遠古今紀載各殊欲一為之辨正耳故以漢路山而名其篇焉首引漢書地理志都梁有路山資水所出水經資出零陵都梁縣路山注云資水出無陽之唐糾山路山之別名也明一統志唐糾山在武岡州竟康熙武岡州志唐糾山在州西南百里而今武岡西南無百里之

地計程已入城步竟城步舊本為武岡轄州志仍據舊文而未更正也是山之屬於西境明矣又舉資水之源而證山謂自武岡泝資而上凡有三原西出廣福山在城步安化二都之西北四都之西南水名路溪東注其中者出茅坪坳其東者出唐子畍近安化之威谿鄉水名申谿北注三原合為資水入武岡西南畍始納威谿西原有路谿之名蓋路山之名所衍也則廣福當是路山東北以唐子名似又唐糾之轉變以道里計之唐子去武岡八十里與所謂西南百里者差近則唐子當又是唐糾此山與水之名相合而方位道里均得以參證者歟又謂嘫以山勢論之自大古山而西北為黃泥山等諸山皆資沅閒山也自大古山而東北為青岡山等皆威谿西山盡於威汭自蕭家山而北為車田嶺等諸山皆九谿東山盡於武岡凡此一幹二支古人皆嘑為路山廣福之谿存路名則其西麓也就原之長與山之幹而論之則茅坪為路山之正青岡又單名岡山或亦路之聲轉也後人不識古人命名遂溷徒指一處為言則唐子

岡山其近是嘫不足以盡路山矣云云漢勳故邃輿地復精音韻之學路山更密通鄉邑是以茲篇所述徵引詳碻形勢宛然如讀圖說又豈恆流以博聞考據擅長也哉

李大中丞修江神廟記一種 存吾文稿本

清余廷燦撰廷燦是記為代湖南巡撫李世傑而作斯文存於集中故冠以大中丞之稱焉江神廟者湘江之神也廟祀之始肇自雍正八年世宗下詔湖南以江神職司江瀆利賴舟楫雲雨井牧土田宜秩祀所司選橘洲尾作神廟奉春秋廟貌既崇上關國典與名樓並峙奠定中流橘洲益嚴整壯麗矣此敘述創制之情事也而篇首即稱湘江濫觴陽朔山迤邐瀟蒸諸水北折而下至長沙江瀾澄涵不怒則橘洲

浮其中水經所注橘洲子成也考湘江清照五六丈下見石底為摎蒲茵宜若空明淨徹千里一碧者獨橘洲匹練曳水面如荇菜牽風湘人傳其初無根蒂能與波上下蓋江之瑰奇靈異謠諺正於是乎聚此水與洲之足紀者昔人尾洲建拱極樓雄視俯瞷所以陪護墉隍夾輔形勢與岳陽黃鶴名勝相望也歲既久棟柱摧折瓦甓破上雨旁風無以崇明祀飭鉅觀疊議撤新不克興事今大司空劉公駐節長沙政通民和有輸金百兩呈請勸衆捐修者遂鳩材遴

匠起庚子訖壬寅工成而值世傑奉簡命巡撫是邦展廟翼翼恖樸言言所謂棲湘靈於恍惚壯氣象以萬千水之蛟宮蜃窟陸之隩奥神匠與夫湖嶽之精英靈淑皆貢獻軒豁收納在島嶼橘柚軒檻牖屋閣是以陰陽和風雨會老幼蕃祉年穀連熟魚蝦菱芡物土之産闐溢街衢於以見當時治世休明百神效順太和祥洽之盛蔑以加焉至又謂是役也典制嚴重神人歡喜固為天子守土吏所宜不得簡陋者也而公皆先余為之余則何幸而承其乏乎按所謂大

司空劉公者乃先世傑而撫湘者也穀穀然歸其善於舊使者抑以示謙讓之意歟故紀其顛末於石誌美也而廷燦之攄詞潤色鴻業亦足並永其傳懿哉

小淹石路碑記一種　印心石屋文鈔本

清陶澍撰。澍之字歷已詳登君山記、洞庭湖志諸著録。澍籍湖南安化，為一代名臣，殁謚文毅。按小淹在安化北九十里資江東岸，修小淹之石路成，文毅為文勒碑記之，謂濱茱萸江皆山峽也，其水自綏寧路山發源，行一千三百里至安化之小淹，匯為石門潭，壁立萬仞，土人謂為石龍渡江者也，其南岸曰城牆崖，尤陡峻，行者危之。此叙資江之灘高流急、岸石嶢巖之險狀也。又謂而小淹地當衝要，有市集，行旅往

來與夫綷纜而上者，賡續不絕，實為必問之途，此明石路之興修有不容緩者。里中父老每思治理，以力微五丁，功非一木，未克舉事。丁卯之夏，余伯父義周公暨同志諸君子鋭意任之，自城牆崖上距淹市四里有奇，險者夷之，阻者通之，泥淖低陷之處則甃以石，俾堅固而平，所謂道如砥、直如矢者，足以當之。從茲山确既闢，水齧無虞，可永慶康衢而復之坦坦矣。工既竣，命余記之云云。余嘗考之，石門潭有印心石，即文毅髫歲讀書處也。後文毅於道光時蒙清宣宗

御書印心石屋四字，鐫於南岸之西崖，與小淹相距甚近，名臣遺跡，永千古矣。不然，小淹區區一市集耳，石路之修亦僅數里，奚足為記以壽貞珉耶？蓋得文毅斯文，是以傳而弗替，豐碑屹立，當更與印心石屋互相輝映已。

重修石城橋記一種 印心石屋文鈔本

清陶澍撰按石城橋在湖南安化縣近郭肇建於有明名橋也故澍為是記首述邑西十里有橋曰石城正德中家七世祖修武令石城公所建舊有木橋在稍東數十步石城公移置今處而易以石是橋即以其人之名而名之明矣後圮於水毀東岸石墩里人復架木以度萬歷甲寅乙卯間仍甃以石邑令楊君以傑為記稱橋名石城其創始靡得而考時距始修僅八九十年而木石數易變遷既屢傳聞而已無徵於以見陵谷滄桑之甚即一橋之興廢不及百年而基始者其名已泯令人慨喟又謂事有必至無足怪者嘉慶辛酉夏大水山谿暴漲斯橋復圮併及西岸石墩時石城公始修之碑魄然藏其中而後知楊記失於考據也歲癸亥邑人以地臨孔道謀修復之白其議於邑侯陳君鄉人亦皆踴躍從事毅然復其舊觀洎樹碑橋右刊厥捐名問記於余余惟水涸成梁王政所重賢令尹納溝念切不以其事無關考成而首為之倡此邑之福也至捐貲成美伐石鳩工成以不日則邑人之好善有足多者復引語云莫為之先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石城之蹟幾湮得諸君而名賴以不朽余知心怡而神泐者當不獨往來病涉之民已也云云噫斯橋之屢圮而屢復者數也石城之名徵舊碑之復出無以知亦徵茲澍為之記無以傳也且其遠祖就湮之遺澤得顯於其嗣孫又豈天下事之偶然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衡山考一種 晦明軒稿本

清楊守敬撰守敬字惺吾鄂之宜都人晚號鄰蘇老人同治壬戌舉人官黃岡縣教諭以屢試春官不第乃絕意進取篤志力學著述等身譽海知名士林翕服書法亦上追漢魏見重於時民初袁世凱當國畀以參政未幾卒人咸惜之時年已近大耋矣按從來衡山之說一主湘南一主江北又有一名二山者聚訟紛紜終尠定論守敬是作謂禹貢衡陽衡山兩見衡州之衡陽自應以漢志湘南之衡山為據若導山之衡山說者亦主湘南無論漢志之九江在潯陽湘南之衡山在其南不得南至衡山而後北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即宋儒指洞庭為九江湘南之衡山亦在其南亦不得先至衡山而後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守敬以導山之衡山指為灊之霍山為定說矣又謂敷淺原在歷陵為今九江德安縣地今由衡山東北出醴陵萬載義寧武寧經至德安何緣西北走洞庭而後東出德安也宋人亦知由衡山過敷淺原不經洞庭以越洞庭之尾附合之不知洞庭之尾但有湘水耳何得以統九江此守敬據今之地勢形勢而為之說然洞庭之尾何止湘水獨未知沅湘資澧已得九江之四乎（此說見鄒漢勳九江考）又分引爾雅江南衡霍山為南岳郭璞注稱漢武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天柱並謂尚書大傳有中祀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是霍山之載祀典實出三代非漢武憑空指實也而不知尚書大傳亦漢儒所為又何得定其祀典實出三代耶至謂因博考先秦古書而知霍山實名衡山繁徵博引立五證以辨明禹貢導山從霍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並惜郭氏但以爾雅為古未嘗以禹貢證之也又稱或問若以荊之衡陽指岣嶁導山之衡山為天柱是有兩衡山矣曰岐山則冀雍各一荊山則荊雍本殊雍州三危黑水三危實為兩地求禹貢已有其例是亦何傷復以霍之為衡自孔穎達張守節已不能證何尤乎後人是又深為漢以後之諸家恕也守敬為近今海內鴻博之儒精於考據者茲篇所主五證悉宗禹貢之文以繩地理形勢自謂具通理經直不煩解說抑能無過於固執已見之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貽慶橋碑記一種 印心石屋文鈔本

清陶澍撰按貽慶橋者在湖南安化澍之故里小淹左近也澍為是記謂古有梁無橋及梁與橋之制亦古今為義各殊首述毛詩在彼其梁造舟為梁爾雅梁莫大於溴梁孟子十二月輿梁成其以橋名者如史記禹山行乘橋則直轅車也尚書發鉅橋之粟則儲粟倉也士昏禮笄加於橋則橫格架也戴記奉席如橋衡則井上桔槔也其以梁為橋者自秦昭王五十年初作河橋始蓋即今之浮橋以木為之非石也

故其字偏旁從木惟爾雅石矼為徛注石橋也集韻矼通作杠聚石為步渡水也既曰聚石為步則非今之架石水上作弓虹半月形者比齊記載始皇作石橋欲渡海觀日出處其語荒誕然則架石為橋其起於秦以後乎其徵引宏富釋義精碻良為允當又謂余里小淹之東曰南牛洞其水從石峰山湍騰而下皆石也凡數里嘖薄相陶以注於茱萸江之岸又石也簣以土則齧彴以木則頹行者危之比紀其水之洶湧澎湃而山石搏擊以使然態也又謂里人楊君公獨始橋之以石往來稱便乾隆癸巳圮於水修之者其嗣允升嘉慶丙寅復圮於水修之者其孫某某等也此述楊氏子孫之善於繼志而全一方之利涉也復稱余惟斷潢絕港咫尺天塹是以成周有司險之官以通川澤之阻至於易梁為橋支橋以石固良於古而尤不免於屢圮是則缺陷所留非一手足之烈澍為斯有不能無感慨繫之耶而稱楊氏子孫毅然肩其勞再三修之不少息可謂難已昔先太史嘗名此橋曰貽慶蓋取積善餘慶之意賢哉楊氏不棄

其先善貽厥後余故樂為道之以為鄉里好義者勸斯橋也圮再而復亦再者楊氏祖孫父子之力也能識其顛末壽之貞珉而不朽者陶氏之文也

沅江縣尊經閣記一種 印心石屋文鈔本

清陶澍撰。澍以一代名臣，尊崇正學，通經致用，勲業爛然，故其成已也閎，而其作人也亦鉅矣。況邑處洞庭上游，當沅水入湖之會，其邑人禮聘澍至，商榷志乘之輯，而為兹記。因述沅之有尊經閣，始於教諭駱僎孔，與其學之賢者成之，據學宫之後，崇聖祠之前左偏，制抜而高，由其中以望，則衡麓之勝，隱隱如席案之横於前，資江沅水環抱前後，蘭芷之芳可擷而數也，而洞庭一湖，浩浩湯湯，尤有學海文瀾之觀焉。蓋僎孔司鐸於沅，而得以創建是閣，覽山水之勝概，其棫樸作人之效，亦從而可知。乃謂閣成於嘉慶八年，未有記者，微澍為之文，詎得有聞於後耶。故首即曰：經者常也，所以綱紀人道之始終，而軌一世於和平者也，初未嘗以為典籍之稱，自戴記有經解一篇，言詩書易禮樂春秋之教，而六經、五經、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名由此起焉。蓋嘗論之，古之所謂經者，致治之理也，惟天下至誠，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而凡為天下國家，皆不外九經之目，若典籍則所以發明此理者也，名之曰經，而典籍中若有古人守綱常名教之理，實經之用宏，而經之名亦於是乎尊矣。澍之斯論，於經之大義，闡發無遺，抑知此始得知之尊經之本也。又謂秦火而後，知尊經自董仲舒始，故漢治渾渾，猶為近古，洎宋儒崛起，經旨昭然復揭，顧時君不能知，或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亦未可謂為能尊經。盱衡古今，立言悉當，乃推崇清之聖聖相承，精一之心傳，直接堯舜，宋儒所講求者，始咸見諸施行，蓋以清制直省學宫，皆有御製及欽頒諸書，例得建閣儲之，以彰尊經之化，是僎孔之建斯閣，亦循典制，固其宜也。末謂顧名思義，願與諸君子共勉之。澍之有望於沅之人士者，又何其誠且至也。

新寧形勢說一種 敦藝齋文存本

清鄧漢勳撰按新寧者漢之夫彝侯國也其地險峻民猺雜居為湘南之要區也蓋時當藍逆竄擾邊境故漢勳為此說以明其形勢藉供軍備之採擇耳故謂新寧為縣本以控制苗猺內為武郊之藩捍外接全桂之聲援其境內為都二十有八為洞八都者里民之所居洞者猺民之所居以猺較里民僅五之一而皆聚處於縣之西境宋於水頭立治勢雖偏於西南以夫彝故址據水陸之通津握谿洞之要害以鎮壓猺獞也又引宋史諸蠻傳云興安之大通虛新寧之盆谿八十里山永州之東安皆可徑達谿洞而盆谿一大都鎮今猶為群蠻之關鍵楚粵之門戶往時立四隘以制諸洞即自此以達石門從可知矣又詳述昔胡海洋之征飛山蠻破名鵝金竹萬數諸砦考金竹在今大絹洞而名鵝萬數未聞或即茅林之茅穴上富之萬自猺語有異也並引萬歷中城步知縣諶廷錦亦謂城步居洋洞之北當麻林之衝然嘉靖中古田蠻亂又得麻城猺邀擊殲除可為東西犄角之用而其要隘仍在盆谿復申論新寧在明代不為通衢而八十里山則實為滇黔趨粵間道遂引李定國潛師出新寧而困恭順王於桂林順治初馬進忠阻兵于盆谿旋竄新寧直由八十里山而下可見盆谿八十里山均楚粵之巨防也謂近日藍逆直指武岡置新寧於度外騃豎無能茍出勁卒於新寧以尾其後內外夾擊亦必無瞧類矣由是言之縣之西南楚粵之交界也縣與東安之間又永寶之交界也其境遼濶崇山峻嶺在處可以容姦講求武備實為今之急務云云漢勳故精輿地新寧密邇梓鄉於其形勢尤得纖悉茲說明晰詳盡且徵引故實極稱宏富洵推傑作又豈僅足為當日言軍備者得資考鏡也哉

寶慶沿革一種　數藝齋文存本

清鄧漢勲撰寶慶一郡據湖湘之上游接壤黔桂形勢險要苗猺逼處其沿革有足考者郡縣諸志紀載固詳然亦恐不免間有疏略漢勲之為此篇蓋亦以備補志乘之疎漏而實有裨事故非淺尠也謂寶慶本禹貢荆州之域秦為長沙郡漢置昭陵縣屬長沙國武帝時分昭陵為夫夷都梁二侯國屬零陵郡平帝又分昭陵為昭陽侯國後漢仍之但改都梁為縣而已兩漢昭陵皆屬長沙又引元和郡縣志漢書續漢書所云昭陵夫夷之屬零陵長沙互有異同蓋漢末時一度之屬耳至吳孫皓始以零陵北部為郡分昭陵置高平改都梁為武岡昭陵置郡領縣五曰昭陵曰昭陽夫夷武岡高平自是以後由晉而隋而唐均有因革洎宋紹興中於夫夷江北立新寧縣寶慶元年升邵州為寶慶府旋又升寶慶軍節度元至元間先後分立寶慶武岡安撫司未幾又改寶慶路總管府升武岡亦如之明洪武初又皆改為府其屬縣亦互有更易入清仍明舊領縣三曰邵陽新化城步州一武岡而武岡亦領新寧一縣後改隸府乾隆三年以城步隸靖州未幾仍舊於是並新寧而州一縣四矣此其沿革之班班可考者漢勲復綜而申述自漢以來寶慶凡置郡二縣十其故城之可考及見為府州縣志凡十有四而陳湘東郡之新城宋之谿洞中勝州雖在府境皆不數焉更分辨由吳迄梁之昭陵諸郡治繁徵博引以水之流域與地之形勢兩列三證以明之詳審精確纖悉靡遺實從來識沿革者無與倫比也漢勲寧不得謂為存寶慶文獻之功臣也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漢志陽山陰山考一種 晦明軒稿本

清楊守敬撰按陽山在今湖南之桂陽縣境清之桂陽直隸州即古之桂陽郡也其地接壤粵邊故又謂在粵之連山縣境者非也守敬以漢志桂陽侯國又有陰山侯國古今釋義各殊相沿疑誤爰為兹考而詳辨之謂應劭於陽山下注云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非也獨怪陰山即在此郡之末應劭雖疏何至眯目若此說者見續志無陽山遂謂後漢改陽山為陰山故應説云爾或又謂前漢並有陽山陰山後漢省陽山入陰山且謂漢志有陽山侯無陰山侯陰山侯國四字是衍文之數說者似是而非也因詳釋應氏於漢縣之省併注甚明晰唯因始下云故寢也與此文意同則知此應說不為東漢省併之故若云陰山侯國是衍文豈因始亦衍文耶又引水經洣水又西北過陰山縣南注縣本陽山縣東北猶有陽山故城即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以形家言其勢王塹山湮谷而改陰山之說當在王莽專政之年是改陽山為陰山即在前漢班氏故兩載之而兩注

侯國又謂且漢封王子之例宗之封陽山節侯其地當密邇長沙更舉水經洭水注史記南越王傳寰宇記諸書之說反復證論是皆謂不明水經注陽山為孫皓所置而謂長沙孝王之子遠封於嶺嶠之南是不惟於漢志例未悉於漢王子封國之制亦未審也守敬兹作考據詳碻斷制明允一空前人不愧擅輿地之碩學名儒已

郃陽重修龍神火神劉猛將軍廟記一種 穀藝齋文存本

清郃漢勳撰郃陽者寶慶府之附郭邑也立治最古典章文物罔或弗修祀事孔明禮固然也五行列於洪範為民生利賴之資孟子所謂民非水火不生活故尤須臾不可離者自古先王列於王政大經者有由然矣龍火二神固為一邑之常祀而漢勳斯記非徒以廟之遷建分合廢興為有足紀實明神之所由而崇其典制也謂郃陽舊有龍神祠二龍山之龍湫與城隅之濂泉濂泉在郡城南隅昔人祀龍神于此雍正初頒神像于直省令守土大臣虔誠禱祀龍山在宋即賜廟額元明以來祈禱不絕火神一廟舊在郡南清初移與龍神合祀蓋其時咸為無文之秩也未幾先後皆列祀典春秋禮制特隆又述乾隆壬午郡守鄭公移濂泉龍神于城東砥柱磯石齋廟側之注生夫人廢祠下臨賓水之深潭龍火二神始各有專廟洎道光初因廟剝落又復與濂泉之火神一度合祀甲申瞿守謀及郡紳爭相樂輸費近萬緡凡閱四稔並劉猛將軍廟而同新之劉猛將軍者元代指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今頒祀典為治蝗神也於以見神有救災捍患之功而民祈報之殷有不容已者在也復稱然考之經記火神者熒惑星也在周列於實柴之典故與歲鎮大晨諸星同祀其特祀而頒之天下蓋自宋崇寧軍始宋以火德王故特崇之而至今數百年相沿不替且湖南特盛者以南為火方也龍神者即月令所云名源淵澤也并泉也史記漢書之朝那湫亦其比以吾郃論之龍山名源也濂泉井泉也是皆于法應祀者詩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猛將軍其是歟八蜡之祭辭曰昆蟲毋作是蝗蝝者八蜡之所司猛將軍宜祀於八蜡者也若夫火神廟額宋曰離明殿近世曰乾元宮殆以坎離為乾坤之用離本乾體乾元云者謂乾以為元非乾之元也或曰郃之火神獨靈異于諸方則以南嶽配朱鳥為之宅而南嶽實郃陽龍山之所衍云漢勳於三神之名與位及其為德之盛探本窮源言之有據非博學多聞之斲輪老手烏能有此作未可以等閒廟碑讀之

新化建火神廟記一種 斆藝齋文存本

清鄒漢勳撰新化漢勳之故里也火神之祀典制所崇廟位闕如非禮也道光二十五年實維肇建工竣之日漢勳為文以記之首原天生五材民竝用之而水火最切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位于北而幽火位于南而明水令于冬而藏火令于夏而長故火尤著於水此火神所以有祀而水神特少也謂顧世之言火神者其說不一考之經記天有五帝赤帝司火地有五行其一為火曰祝融五緯之中為熒惑二十八辰之中心為大火味為鶉火皆司火政在周列於祀典古帝王所創制也繼述漢晉宋明四朝崇祀火神之制洎清之司火之祀釋其神為熒惑廟曰祝融五緯與五行之義竝引鄭康成賈公彥陳祥道諸家之說以析其疑極稱精審又謂南楚火神自乾隆時巡撫陳宏謀檄府州縣歲時奉祀皆為立廟新化未遑也先是城中災祲屢見用術家言于南門建水晶閣以厭之近仍焚如頻肇議者謂不宜丹雘或曰火神之祀不修邑侯胡公惻然念潛民災二役竝舉易水晶閣之丹雘為黝堊擇地奠基而興廟宇竝識董其事者為李晏二紳輸紳商之財盡工農之力既勤既慎夙夜罔懈數月而工竟蕆漢勳深有慨夫邑於斯舉悠忽不為者幾九十年其間亦嘗更歷循良令長公勤士紳而卒未能以終建是廟為言逮至災祲疊起而始憬然甚矣民之難與圖始也復稱徵吾胡侯之仁與李晏二君子之能則我新化之民至今不獲家祉福也是烏可不記云云漢勳茲作於火神之義理廟號之異同以及古今典祀之通制靡不繁徵博引考證詳碻洵為有裨憲典之文而胡侯與李晏二紳亦得附傳於不朽抑何其幸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孟子篇叙七卷

清姜兆翀撰。兆翀字稚山，江蘇華亭人。嘉慶舉人。[illegible]孟子七篇，自趙氏章句後，[illegible]朱子集注，稱謂唐人解經，只逐字逐句解，朱子雖逐節逐章解，[illegible]未[illegible]能合通部章數連篇而貫串之也。趙氏有孟子篇叙，言七篇所以相次序之意，惜亡者散為過簡。孟子一書，據史記列傳，及趙氏題辭，皆謂孟子自作，朱子亦謂觀七篇筆勢，非補綴可就，則一手撰述，豈無首尾貫串之處，特不當如趙氏所說耳。兆翀是書，仍用趙氏篇叙之目，首列孟子年表，[illegible]以七篇分叙，每篇中又每有叙，從上互叙起，梁惠王篇記孟說梁齊鄒滕魯事，[illegible]公孫丑篇重叙在齊事，滕文公篇重叙在滕及宋宋事，分國限斷，絕不凌雜，其以力假仁王章不言齊而可決其為齊者，則以全篇皆言齊為斷，且與常本章相發，其陳代四章，不言宋而可決其為宋者，則以周霄言[illegible]因與宋王今且王其實時人皆言孟子游宋時問答，因之可見某章某章及陳代彭更章之斷為[illegible]記，其下立章篇合自著論以相聯絡，雖其章次似稍散碎，然以行仁政衆責君臣而歸本修身，直推到君子深造，君子有之五章，而歸本[illegible]一貫，其中具有綱領條節，而或[illegible]或[illegible]，錯綜亦有條理，[illegible]篇篇論古，雖似各章分載，而亦以類相次，告子章言性善，逐章[illegible]下章皆以關係性善之義，立叙入居鄒，則以見著論之在居鄒時。盡心篇寔文辭[illegible]，是又[illegible]尾，雖叙體裁[illegible]此五說則前人所疑，滕文公為世子而在第三篇，而梁惠王不先列滕文公王章，又前人代述，在首篇，而決用兩章，列諸公孫丑首，可謂[illegible]冰釋。而自是而前，而宋以降，[illegible]之者甚多，皆不較[illegible]一矣。

[illegible]大和甲寅三三年，從竹書，而孟子之見，在惠成王之十五六年，而宣王三年，從大事記，而孟子之見，在宣王二十四年，其見[illegible]斟酌尤甚。[illegible]其他人[illegible]讀孟子[illegible]不錄。[illegible]之書也，書刊于嘉慶間，前有沈步垣、李符清二序。

四書温故錄 不分卷

清趙佑撰。[illegible]此書及命名之意，於自序揭之，

四書自序略謂[illegible]一書[illegible]五經爲故，讀四書不進

之以五經，不足以通四書也。在四書集注，以古注疏爲故，讀集

注不兼之以古注疏，不足以見當時發集之精，體經明道之功。凡

諸儒之勤之于注之疏之者，亦均自故出，而所見之分詣不同，其

訛謬離並之失，雖並凡故之異于朱子，而從離並者，既並請其

不足以見其有關于朱子，而仍不及朱子[illegible]，或無還于朱子，要其雖

于朱子，而未嘗不足以備學者對析[illegible]，于今注所不逮者，

初無敢于遵朱以[illegible]功令，四書遵朱注以佑[illegible]

精發其書，國朝[illegible]學朱者也，錄十[illegible]而詳於

論孟，其發人所未發者，如會出辨[illegible]所載，

魯國不爲義例，或不以類相從，大概由本記自不免重複參差，

既以類從，即非無義例。至聖人居非一時，一事之[illegible]或有被

而拾爲此，無疑重也，是以古注亦嘗言，書出邢氏疏，因言之，[illegible]

四自集注，概以書出[illegible]，而後人遂謂不復讀，遂失其弟子門人

辨，謂自以喻而叔，而親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人

之說，邢氏疏論從而同之。近者亦宋氏刊西仲尼弟子、孔子

門人二致歟。又合章之言門人，而上下文有人可見附者，雖歸屬

之。然立鄉章門人慈將辨屬檀弓，孔子與門人立，又謂屬孔

子之喪門人雖所服其文，以明參益弟子，門人一也。以執孔之喪曰

弟子，以受業于門，曰門人，合言之則曰門弟子，約言之則曰從而

記者書之曰門人，為其未可見，他何等疑悖之論，可知有此說

弟子小人鳴鼓而攻之，斷不小子門人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曰小子

門人也，可見漢儒[illegible]趙岐孟子章指，其書已佚，[illegible]從陽

邢疏中輯出一卷，[illegible]去其疑者[illegible]之，並[illegible]趙書[illegible]送

其舊，乃為有[illegible]。書刊於乾隆五十二年，[illegible]卷首有自

序。

四書典故覈　不分卷

清凌曙撰、曙字曉樓、江蘇江都人、布衣、據曙少習賈、後改習儒、爲童子師、[illegible]及壯、識包慎伯、始知治王札、既又識李申耆、承其指授、以爲四子書言制度文物、吾與札有闕、乃先[illegible]書、是書[illegible]札者居大半、先是張皋文嘗辨四子書中注說之當往者數十事、[illegible]慎伯舉以授曙、曙又博覽[illegible]籍、摭拾傳極其繁博、蓋主審慎、不復多所辨難、不及人物、以有陳爲謨四書人物概也、不及輿地、以有閻若璩四書釋地也、書中如[illegible]播讀爲經[illegible]說文札經注以訂[illegible]之未[illegible]切磋琢磨、據爾雅注鵠皆制刑雕爲治樸之名、鏤刻切磋琢磨爲治器之名、制切磋琢磨者物已成而復治之、此駁朱注既切復磋既琢復磨之無據、其解日月星辰繫焉、以北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千歲之日至、諸侯備來告家之說、于西漢尤精、並言星非五緯、辰謂二十八宿、此雖千古無識、唐傳日月所會曰辰、而日月所會必以宿度爲紀、宿亦名舍、日所舍也、言辰者二十八宿分十二辰也、十二辰即十二日、亦曰十二宮、亦曰十二次、日所次也、日之次舍、空虛而無所紀、故以經星紀之、因謂之辰、因謂[illegible]宿、前人乃[illegible]星爲辰、辨此乃明[illegible]之說、無星之[illegible]何據爲測、而[illegible]乃云曆家[illegible][illegible]中唐四日月星辰繫焉、者[illegible]星[illegible]、即其天也、何所爲[illegible]又據周禮鄭注、日與其度與命[illegible]和諱二分、辭古注與今傳之各又[illegible]據說周書周月解、證今之書[illegible]謀復尋論會主之說、[illegible]周札不合[illegible]、於東漢諸家[illegible]說闡而當、惟解三以天下讓、泥定三字、不知三爲虛數、[illegible]仕三點[illegible]三讓者極言其善讓、泰伯因以讓國、歸于其言文武平有天下由泰伯之讓開之耳、書刊於嘉慶戊辰、前有[illegible]淡[illegible]二序、及自序、

四書遺義二卷

清陳廷策撰。廷策字嘉謨，順天大興人。廷策素講程朱之學，尤服膺程伯子。是書題曰遺義，蓋欲補程朱所遺也。朱子注四書，往往采二程子之說，當時與之異者自為說，固多精粹，然亦時有不甚周洽之處，又時有騎牆之見。廷策於朱子之說多所匡正，於二程子之說多所引申，其持義湛粹篤實，融會貫通，非剿襲有得者未易道其隻字也。廷策嘗謂著作之難，莫難於解經，雖程朱注書亦不能無失，然所失者不過聖賢立言之本意耳，卻不離乎道。昔日有人問於余曰：朱子註書無誤否？余曰：未可知也。其失聖人之意者亦已有之，但依朱子之注學聖人，則無過耳。論綱庸大學論之聯篇……通……補論語中學字多以學文言，謂以學文博學於文、學詩學禮學易之類是也。古者小學大學皆有書，如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皆小學之書；易詩書禮樂，皆大學之書。未有入學而不讀書者，既讀書則知忠知孝，然須因家時方能孝，出仕時方能忠。程子所謂學者將以行之，朱子所謂素教而預養之，皆謂此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一邊學一邊行，不是讀盡經書然後方行。譬之如目之所見，行如足之所行，見在先，行在後，然所見者不過數十百步，若行數十百步，又見數十百步，既見又行，既行又見，迭進不已，故學而時習之，一而不終身之學。如此說學字，該知行學，該時習字，說一切可廢矣。其解子在川上章，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章之義，而程子獨得之於列、莊子。又中之之後，至評說諸書，則發揮盡出新意……許謂……言曰晚村所作四書講義講書，則晚村之時文也。是時曾靜之獄已發，故廷策遺其名。然以時文而講……其橫……晚村……矣。書刊于乾隆十一年。

孟子高氏章句一卷附程氏章句一卷、

漢高誘作呂氏春秋序、自言正孟子章句、惟不見隋

志、蓋佚於隋已前矣、後漢書無誘傳、據誘注淮南子自叙、

涿郡涿人、從盧植學、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

令、十七年、遷監河東、其可考者止此、宋熙時子注孟子外

書、引[illegible]二則、段補程孟子正義、以誘所著呂氏春秋

國策淮南子三注多及孟子、而可致見、乃就三書中、凡涉孟子

者彙集之、誼詞多多、往往與今本不同、如以北宮黝為齊

人、陳賈為姚賈、匡章陳仲子為孟子弟子之類、博稽旁證、

朏盧植為師、與鄭康成同門、其所依據、必有古義、孟周輯

得三十五條、又後漢書儒林傳、[illegible]作孟子章句、不傳、

見[illegible]、是數亦不見隋志、[illegible]字季升、豫章南昌人、建和

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事具後漢書儒林傳、宋熙時子

注孟子外書、引有一條、宋孟周輯輯、

論語發微一卷

清宋翔鳳撰、翔鳳字于庭、江蘇長洲人、嘉慶五年舉人、官泰

州學正、梓棣訓導、[illegible]傳沅以知縣、歷任湖南興寧等縣知縣、

翔鳳[illegible]學於明中[illegible]、治經書今文、[illegible]論語著傳有齊

古魯三家、齊論多問王知道兩篇、適兩篇逸、而今齊魯二

家存之章句、兩篇被删、何休本注公羊同時又注論語而

其論語注不傳、今文家遂鮮聞王知道篇中、當言素

王之事、欲周受命之制、而何休之注亦必於微言大義、大[illegible]有

發明、而惜其不可得而見也、翔鳳[illegible]撰發微、即本此意、首[illegible]

論左邱明、謂其不傳春秋、并斷其書多載[illegible]附會、劉歆改竄、

抑左氏助仲公羊之說、謂五十而知天命一語、推之夫子受命於論佚[illegible]

傳命於天於天子、受命於天、又傳世家言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

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曰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

雖小、儻庶幾乎、以為費鎬之起、適於季氏之年、弟子記

之、嘗必有據、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自五十至六十、[illegible]

十至七十、閒三十年而作春秋、[illegible]此推原孔子受命

於天而作春秋、[illegible]五十七十傳二十年、與必世後仁之說不相屬

也、又謂泰伯一篇、明帝王有天下之法、[illegible]為解說、不知周之天下、

亦出於讓、讓天下者自堯舜至泰伯而三、春秋記[illegible]隱

讓國之君、欲不書即位、有不與有天下之心焉、公羊說春王正

者、敦謂文王也、文王之受命、本於泰伯之讓、而春秋之受命[illegible]

於隱公之讓、春秋王魯、而託體於隱、以王正月而當文王、思[illegible]

異其道、以文王既殺、文不在茲乎、以孔子繼文王之[illegible]也、諸觸[illegible]

附為邪、前言行其言之時、春秋失言素、[illegible]言王正月、[illegible]春秋託[illegible]

敦至時以夏正，以周正，故冠之以春，以明正統之所由也。許之以子
思作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為春秋受命致
太平之道，明福無遺矣。此書為今文家以公羊會通讖緯
興，魯齋戴子高論語注，康長素孔子改制考，劉[illegible]愈
紅，以此翔鳳晚年生涯，頗精其書，而啟此標，殆自悔其少作
矣。

孟子劉注一卷

漢劉熙撰，清宋翔鳳輯。序言劉熙，史佚名氏，惟
書[illegible]傳，[illegible]耶言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今本釋名題漢
安南太守劉熙撰，然考二漢無安南郡，當為南安。劉熙本書
[illegible]後漢書雖無傳，而附見三國吳志程秉
薛綜二傳中，熙亦作熹，文選注引李善少頴熹與熙同，字成國，北海人，仕安南
太守，嘗居交州，汝南程秉與之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沛郡
薛綜亦往從之學，晉伏論敘後漢青州人物，以熙居殿，不稱正
平後，所云安南者，或是汝南之誤，或是南安之倒，俱未可定。書既
殘闕，獲劉注交州，因撰往請學於此也。翔鳳序言趙[illegible]岐
此書，時為珠澗，以今驗劉注較之，與多同者，趙注地理尤略，
以劉考之，恒複相勝，所輯四條，多頗為致理，如其訓詁，概
非[illegible]疏淺，惟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
之在物上之[illegible]稱也，酒[illegible]漢書注引劉熙注孟子曰，糟者齊俗名
之如酒糟也，獻糟二字，七篇不見，[illegible]云，翔
鳳處業所輯古注，亦有此二條，[illegible]獻疑為僞孔子
腳下，糟疑糟字之訛云。

孟子外書四卷附一卷

漢[illegible]趙岐孟子題辭[illegible]云軻自撰法度之言，著書七篇，與史記同，又云又
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
漢書文志則云孟子十一篇，並外書也，然自趙氏作之，其書遂不顯，
今本有四家注，曰熙時子，曰[illegible]，曰李[illegible]，曰熙時子撰，李[illegible]三家猶出
依託，指為延熙時子者即[illegible]公，非先生劉青父，自父因李泰
伯不喜孟子，為此以示之，[illegible]撰此序，不書年代，為延熙何人，無可考，
劉青父[illegible]跋，[illegible]李泰伯[illegible]名覯[illegible]
外書[illegible]
海珠康云[illegible]而不識其[illegible]曰[illegible]來，是[illegible]大
興金綱[illegible]刊，後多異詞，詎實有二跋，詞跋玄孝存疑，辨書滸
南，得孟子外書見寄，惜第四篇為政殘缺不全，真秘冊[illegible]業，
劉言詩草記云，影响謝氏多識古書，其本有性善辯一帙，蓋即
呈書，宋以來留傳絕少，顯斷非碑壁之文，當實貴之云云，紹倫序
言受書於丁小疋山先生，先生得之周書昌太史家，唐地理先生
亟欲之共相訂正，欲廣為流傳云云，稱自漢以來傳記徵引外書者
不少，晉有嵇[illegible]孟子[illegible]凡[illegible]卷，並注外書，今既時子[illegible]注，而引
有四偽，又唐丁公著撰孟子手音，又依熙時子注，[illegible]引[illegible]一條，則外
書及熙時子注[illegible]非偽[illegible]可信，紹偽[illegible]句下[illegible]附有案語[illegible]
多所引證，又秘史記，後漢書注等所引，今書已佚者，別為一卷，
附於其後，書刊於嘉慶二十三年。

孟子趙注考證一卷

清桂文燦撰。文燦字子白，廣東南海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illegible]
[illegible]，湖北鄖縣知縣，[illegible]自幼承家學，例凡注中名物制
度，古事古言，皆為之博攷詳證，乃[illegible]疏之於趙注不[illegible]，趙氏於
[illegible]章之後，本有章指，孫氏竟刪章指入之疏中，[illegible]已[illegible]體
例，其所又全無發明，且時有害與趙違異，文燦為此書，[illegible]貫
在考[illegible]經傳注，[illegible]為之證明，其[illegible]疏之失，如齊相晉文事為長
者折枝，趙注，摩折手節解罷枝也，[illegible]其，文燦釋之
曰，此乃內則所謂疾痛苛養而敬抑搔之也，如詩云刑于寡妻，趙注
寡少也，文燦釋之曰，趙說雖與毛異，然寡妻云寡妻寡有之妻
言賢也，當本三家說，是則趙以寡為[illegible]兼取三家詩也，又如
無人呼叔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趙注周公惟[illegible]叔弟也，歐[illegible]
也，管叔為周公兄也，故曰云，據史記管蔡世家，文王長子曰伯
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是管叔為周公之兄，以[illegible]
無疑，而[illegible]乃據列女傳曰虎，遂以周公為管叔之兄，以[illegible]
[illegible]證明趙說，不知趙[illegible]書不[illegible]此也，文燦釋之曰，趙氏此語
周公自以為管叔之弟也，欲管叔[illegible]管叔自居為周公之兄也，故曰[illegible]
[illegible]
而長非[illegible]，陳[illegible]，文燦[illegible]引[illegible]
英[illegible]
[illegible]
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於攻人[illegible]其[illegible]觀文燦所證，大半[illegible]

雅、惟孔子吾陳章琴張、趙岐云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踸踔譎
詭、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杜左傳琴張孫引賈逵鄭衆云[illegible]六書
以為顓孫師、[illegible]神家謂琴牢字子張、一字開
[illegible]此孫琴張當另其人、未以善鼓琴之[illegible]而以琴[illegible]為其名之
上、此惟集三則然、未可以例聖門高賢也、書刊於咸豐七年前
有又增自序、

朱子不廢古訓說十六卷附[illegible]
清李中培撰、中培字根立、廣東梓縣人、[illegible]諸生、[illegible]
[illegible]官拜業學海堂、嘗謂以前之不廢古訓說與[illegible]謂世之
學者嘗以漢儒訓詁宋儒義理分為兩事、其實朱子何嘗盡
廢古訓、即以四書集注自言之、其本於古訓者亦多矣、中
培嘗[illegible]博綜考覈、說曰以漢儒未盡發揮、乃復參稽舊籍
而為[illegible]書、首叙論語孟子及禮記中庸大學古注疏源流、次叙
朱子集注學庸論孟為集注章句引用古訓諸說根據、及
唐宋諸儒解說之名、朱子論辨更改顧亦消分引用古訓之
例、凡五、一曰引其說而隱其氏、二曰但稱舊說、一說、或曰、三曰、
因其訓詁而不從其注字、四曰專其文義而增有其所、五曰遂
其意、遂異其說解、又以論孟戴記之經、歷代叢脫者千[illegible]百
家、自又明以來[illegible]解說叢書數難悉、大約有專攻者十
之九、書出於前者十三、一字[illegible]內舉其異同者、又百之三四、於是說中
加詳、[illegible]等為表列著名物訓詁諸說聚
訟、[illegible]考古自[illegible]補其所以指出解證、[illegible]
精擇而修之、比附古文作為一圖、而製度考覈名物有益目、
家說互異、難[illegible]於[illegible]者、另作一表、又自注中有凡四十
二條、所以求說不一、乃作四書次第作一表、而以便檢尋、又以弟子
四書章句集說所引、皆便、[illegible]
各家所引書、考究正文字義、書述書傳、敘源流、而未傳其義
正文及他書傳、稱錄其稿、以為四卷、而未刊以其本傳其
貫綜推郊、祀祠秀、附見書用力至勤、所作不多、難專往當
晚、而以傳儒排檢與朱子異者、閱之採摘、猶有專書自集

[illegible]注參考，皆所由來也。書刊於道光二十一年，前有陳德昌序，及自序。

四書因論二卷

清許桂林撰。桂林字月南，江蘇海州人，嘉慶舉人。是書分十二篇，因勉强論曲直第一，因誠論欺罔第二，因平與中論狂狷見第三，因權論平第四，因明論和第五，因敬論慎第六，因性天不可聞中人以下不可語上論下學第七，因爲己爲人論公私第八，因性論習第九，因命論死生鬼神第十，因名論虛第十一，因用論實第十二。[illegible]於自後自[illegible]述其旨曰：聖人之教，曰仁，曰智，曰勇，而德之總名，參覺叙事，曰信公直，無棣明敏之屬，皆該焉，而統之以誠。不誠者不能入德，其入德者有過不及之分，於是又示以中之要，歸曰中，曰庸，曰[illegible]曰[illegible]，曰時，曰義，名雖殊，而理實一，皆所以定其極也。聖人之言，反覆分明，而賢智愚不肖者，猶失之過不及，不及者無論矣，賢智者以己之見，讀聖人之書，見東失西，一語面信，不以中人庸人平之業，高之勉，用爲節度之謂，而以賢者達逆河岩之勢，以權爲機械變詐之般，責難之於小人，惟義之名，君子據之以自雄，於是遂易不肖者爲不足與於道，即有不自甚者，亦況勉强於斯，而斥絶小人，一以嚴厲從事，惟[illegible]之刪正，不斟事之所以然，當所爲義者，有過而無不及，又斷不肯虛心以求其中，以爲如是乃異於平庸也。三代以下之君子，以此成名者多[illegible]，以[illegible]當者亦不[illegible]，蔣[illegible]聖言以求其是，甚者[illegible]，且以[illegible]中材立之，撰是書融貫全經，識趣通闢，殊非漢儒之訓詁，亦非宋學之窮理論[illegible]，指趣頗類子流，至第十篇中[illegible]，[illegible]果報，[illegible]意在箴砭頑俗，究非儒家之[illegible]，[illegible]桂林別撰有易確一書，[illegible]篇中屢[illegible]易理，[illegible]妙義玄

言類王氏集書刊於道光乙未、[■]首有自錄一序、

經學質疑四十卷

清秋子者撰子寄字叔穎江蘇溧陽人嘉慶　舉人是書原名四書質疑錄以四書名目起於宋儒之為古義即朱子論孟集注大學中庸章句本各自為書並合為一編者乃出自後人之手遂更改題經學質疑計論語質疑二十卷中庸質疑四卷大學質疑二卷孟子質疑十四卷前有自序標題詞、朱洛序、是書務引漢注不拘漢宋並及近人記述國朝諸儒斷其否否時出己見無不精鑿如論直千乘之國所包何為斷之說、引據周禮[■]積人此兼謂車出十六井、又引司馬法為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從周禮左傳王制孟子、可以相通、又據鄭君戰[■]字人、賦七十二法為是、孳于賦之說、並實證井田賦兵之說、斷天子諸侯外朝治朝皆有堂階、以駁馬先生之失、又據儀禮禮記簣一節、並事據列觀前、以駁[■]解作算之訛之矣、又解算舞所引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世謂天問覆舟斟尋[■]謂為[■]字訛、左傳為公之義、謂據證其舟而覆之也、又據魯史翰家帝王部載孔穎周武王滅商後稱文周自后稷至武王、積五十、代皆有其爲之據、[■]以夏十七世商三十一世合之加以唐虞、百有餘年、識有此數、所以周之後王計之、自武王至赧王、僅七百餘年、已三十七世、推其先代亦據有此數、以駁舊說周自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代之誤、以上皆發前人所未發、至[■]則或文尚書、竹書紀年、孔子家語、孔叢子、小爾雅、以王元亨斷為書改錯、亦所不免、並理其其書大概、勿以偏妄斥人者相去遠矣、書刊於道光十七年丁酉、

校正四書逸箋六卷

譚瑩刻校刊，字旭士，廣東南海人，副貢生，官教諭。劉清深

録術，為學士洮淳學者多先生，嘗手抱用世之志，尤好兵家言。道

光辛丑壬寅間，廣東與英夷開釁，刻存卯項撤令修明荣

宿募勇團宗，已而議和，而所支卒不能報，銷者三千餘萬，全順

家不償，坐此免官。藏書萬卷，並皆手人。[illegible]書，係應城程大

中撰四書逸箋，摘其疑難拜明，帷學者東帶一種，不引玉藻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之文，間有無所歸一條，引白虎

通而不引禮，乃天子曰：生於我館，死於我乎殯之文，屢無大

罪三布一條，集注上引載師職，而此不引閭師職及無職者出

夫布之文，以補之，未免疏漏。至四夢周公一條，錫引夏舜而文

韶夢禹如夢書之帖，亦爲引入，精涉注證云云，雖是書通

行本有三，一子先輩之增訂離錄本，[illegible]名四書識遺，[illegible]不分卷，

一張海鵬[illegible]學津討原刊本，一在山堂集家刊本，俱六卷，到

據諸家校，有[illegible]之讖書者有刊本誤者，如所引宏明集[illegible]子

被不知其出史記列女傳，即妹繫不知其爲郭子之誤，而誤分

繫世數有爲二人，郭子實戴子之名，古注漢書已辨之，雖師此其[illegible]誤之大者，又如

子中丑曾之布條引孫奭云不知言布者[illegible]即布者何見，

張本省何二字，作亦云才本小國井田之[illegible]數，傳曰如五一除

田七十五畝，張本作七十畝，又五畝，子本紀刑第五條引漢

書刑法志吏者使守積，張本刑者作刑者，又數者子本作數

手，雖與漢書人物表史記正義初學記合，而張本作數[illegible]省，

數省亦見鼓文，至于据山閒錄補注酒傷引周禮賈公彥疏作

北顏達王鄭傷引[illegible]集注作集而，此皆原本草常為改

正此書經刻手校，[illegible]並據完善[illegible]本，校有刻所撰跋，道光癸

巳活字[illegible]本印行。

四書章句附考四卷家塾讀本句讀一卷

清吳英及其子志忠撰。英字伯和，江蘇吳縣人。父子俱諸生。是朱子注四書，注成復改，■■且至一次，臨歿前數日，猶有改章。但其本行世，果而世之得其定本者鮮。此注本所以有異也。然亦有因傳寫而誤者，如論語衛大夫公孫拔誤為公孫枝，孟子自武丁至紂凡九世，誤為七世之■類。此等■之誤，無關重要，而可■若朱子所自改，則識隨年進，雖一字之差，而義理之淺深廣狹迥乎不同。所惜讀朱注者，殊不覺察，即偶然覺察及之，亦不辨孰為定本，孰非定本也。是書前有吳自序，言命其子志忠編覓借古本四書，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後改定本，及傳寫本誤者，別錄一部，而私記考證附於後，有疑則折衷於予云云。次為吳所撰四書章句集注定本辨，■謂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猶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不待辨者，如大學誠意章，改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為定本，其初本則曰使毋不慊，其幾甚微，知此之類是也。猶待辨者，如大學聖經章，欲其必自慊，此初本，其定本則曰欲其一於善；論語為政章，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此初本，其定本則曰得於心而不失也，知此之類是也。不可不辨者，知中庸首章，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此亦非定本，其定本則曰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知此之類是也。所為不得辨者，則坊本與定本■■，所為猶待辨者，以雖有異本而皆有之，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說，與宜與坊本不■也。所為不可不辨者，以彼與坊本不合，而更見聞所駭異，而其■■本及先儒疏釋本，又但從善本而無所辨說，故不得不辨也。又推究坊本致謬之由，蓋淳祐明初廣之永樂大全本而誤■。廣又勦襲元倪士毅輯釋本，倪士毅又勦襲宋祝洙之附錄本。祝洙父穆為朱子母黨，當登見朱子，實不知有定本也。其說甚長。書分四■，■家塾讀本句讀，則忠所撰也。尤便■讀。原附忠所■■，列於四書章句集注後，■於■■本末。

四書典故考一卷

清戴清撰。清原名匯，文宗諱，更名清，字靜齋，亦號林泉，祖父始遷揚州，遂為揚州人。嘉貢生。是書凡十二卷，自序云漢人誠理居詳典故，宋儒視為粗迹，空疎者亦必不肯以藉口。戴翔名儒輩出，即四子書考據者不下數十家。流覽之下，勤加採錄，垂二十載，得千餘條。列孔孟年譜及其弟子考於卷首，尊古聖也。列戴記注疏，列甲治郁衣之瓠於老宋，破俗儒也。王之書成未暇付梓，■列久淇，秋此書及■其所撰群經釋地十卷，合輯數十條刊之，並為之序。■書中於我入太廟註云孔子始仕入而助祭。清據史記孔子二十一歲為乘田，乘田屬牛人等職，周禮牛人掌養國之公牛，祭祀共其享牛，故得入而助祭。■■■謂始仕在乎相注。■■清據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作立。鄭司農注讀為位，立與相，疑即左傳有位於朝也。又如■■下，清謂■之見屈當拜下者，覲禮九賓，私面，私覿。又如十二，射禮四，公食大夫禮六，凡此五禮，所謂禮也，邪疏引■熊氏云■觀禮賜卒服二事證之，未備其辭。又如孟子不挾兄弟而友，清據江氏與承之古人以婚姻為兄弟，清更證之■爾雅釋親，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此清所最精者，尤在地理，如孔子之去魯至衛，去宋至陳，孟子之自鄒至梁，去齊至滕，以及太師摯之適齊，亞飯之適楚，三飯繚之適蔡，四飯缺之適秦，太王之踰梁居岐，晉人之由虞伐虢，莫不稽其遠近，計其遲速，凡正路歧路之殊，陸行水行之別，皆一一言其古地，證以今名。此外如陳賈長息武城■■等■闕於地理者三十餘條，無不發揮精審。惟孟子置君一條，清謂燕世家■■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此誤也。燕昭王非太子平，梁玉繩史記志疑辨之已晰。公孫子職之立，燕亦見竹書紀年，清偶未考耳。書刊于咸豐元年。

四書貫解 一卷

清徐鍇晴撰，陽武人，字與喬，号可考，[illegible]自序云，道光丁亥春，授徒於封邑之安上集，時風雨未除，性多躁惰，以畢代口，得八十餘條，名曰四書貫解，謂其命名之意，當[illegible]一貫通全部，或全章，不[illegible]一句[illegible]一字也，所解[illegible]義，如云四子言志，與顏淵季路侍章不同，盡各言其志，不踰矩違皆可寄顏，若四子侍坐，則夫子明有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則各自呈用世之志，故子路冉有公西華各抒兵農禮樂為用世計也，至子所言，曾皙所答，夫子嘗心許之，曾皙各在春風沂水，隨時隨地皆可自樂，可謂高矣，却與夫子何以一問，針鋒不相對，故先自言其撰之異，此正狂者嘐嘐之象，但孟子所言，須見用於世，方可施行，當舉世莫宗之日，二三子從夫子周流列國，栖栖遑遑，用者何人，雖有此志，不過與夫子之期月已可，三年有成，寄托空言已耳，故不如曾皙所言，猶之存我也，故夫子一聞其言，不覺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言雖與點，意在三子，此是聖人一腔熱血，願與同世之心，蓋此是喟詞，不覺為喜詞也，揣[illegible]此解，頗能傳出當日[illegible]聖四賢心事，其他解多類此，甚為有關係[illegible]，其經籍之序言，獨[illegible]其[illegible]旨[illegible]，他所著尚有四書廣義，四書正俗，學宮講陽武縣志[illegible]，已佚不全，是書係傳鈔本，惜未刊也。

孟子要略 五卷

宋朱熹撰，擇孟子一書，自二程子始為表章，朱子更定為四書，會萃諸家之說，成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成集注七卷，又別疑問為或問十四卷，然又簡擇為要略五卷，惟[illegible]宋以後，志藝文者俱未著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王懋竑撰朱子年譜謂亡佚已久，道光間，丹陽劉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内摉出，後還[illegible]觀，以授曾國藩，國藩為之刊行，此書始傳於世，今觀其書，於孟子書二百六十章中，采入八十五章，自滕文公為世子起至萬章問曰止，共分五卷，總全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此書時，別為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如人皆有所不忍章，金氏云要略注云，今[illegible]原說，據唐開曰章，金氏云要略注文極不同，[illegible]曾國藩謂朱子編次要略一書，於各卷之首，必有數語發明大指，今其疑不可得[illegible]當金氏收入考證時，已被刪去矣，[illegible]仿近思錄例，於各卷之首，張明分卷之大指，每章下亦間為[illegible]附注，[illegible]發明，其第四卷公孫丑問曰章，原本作錄王而子為義弱之身為止，國藩以為朱子之意，特重本章王[illegible]伯莫大於後世，但此章後半主意，暗指時君，重於行仁政，可見聖賢諸國，本當不領時[illegible]，政之本，[illegible]為係於王道，非同於後世雜霸，尚且一切，猶曰救時，帝之所為，仍錄本章全文，而於為我翻之未下，乙以識之，以存其舊，是書有曾國藩二序，次朱子辨類五則，朱子文集一則，真西山文集一則，朱竹垞經義考一則，王懋竑朱子年譜一則，刊於道光二十九年。

孟子編年略一卷

清戚[illegible]撰。[illegible]字[illegible]，江蘇武進人，布衣。是書[illegible]

[illegible]首錄孟子

先見梁惠王考，次齊宣王取燕十城考，又次孟子論年略，而繫年

略中又先叙孟子行事不[illegible]可不論之故，有云[illegible]孟子先見梁惠王考

謂孟子一書，乃孟軻氏自著，故首次其之第一篇首書[illegible]見梁惠王，是

孟子始游[illegible]梁，首見梁惠王也，[illegible]據史記列傳，言道既通，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

孟軻、六國表于惠王三十五年，大書孟子來，[illegible]魏世家又書惠王

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而表及田齊世家

則無其事，如果先游齊，次適梁，則孟軻至當書於齊表及

田齊世家，以記其能不當反書於魏表魏世家也，以此疑之，知列

傳有誤，[illegible]以齊宣及梁惠字互易之，則甚合[illegible]而[illegible]

惟以孟子至梁屬之惠王三十五年，則仍誤耳，其齊宣王取

燕十城考，信黃氏日抄之說，[illegible]齊伐燕有二事，一屬宣王，一屬

湣王，列證甚博，不知齊伐燕雖有二事，而孟子書中之伐燕則稱

[illegible]子之亂，燕之時，正屬宣王也，書可證明，[illegible]年略自叙竟

謂見諸侯自齊宣王始，四十不動心之年也，後適梁，見梁惠王事

王卒年考，謂適宋與前考迥異，且與後表亦不相應，豈屬

初有此說，後改從王而明誤入初稿耶，[illegible]斷孟子鄒人

非鄒國人，亦誤，表書閔王四年，齊封田嬰于薛，[illegible]

亦沿史記之誤，田嬰之封於薛，當自威王始，此時所封者田文

非嬰也，惟[illegible]

[illegible]孟子書[illegible]孟叙子百書之家，家

孟子丁氏手音一卷

唐丁公著撰，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官至太常，贈尚書

右僕射，唐書有傳，[illegible]撰丁氏

孟子手音，舊新志俱不著錄，公著本傳但言著太子諸

王訓十篇，而不及此書，宋史藝文志載丁公著孟子手音

一卷，是宋代仍有其書，不知佚於何時，孫奭孟子音義載

其箋甚備，又宋劉敞[illegible]孟子外書注亦引及之，惟[illegible]

[illegible]丁書與音義，時有異同，音義與疏

孫疏所引，亦間有詳略，[illegible]據收其田里句注云，田菜也，菜謂

菜地，菜之言采也，故禮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而注疏[illegible]

閣本、監本、毛本並作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廖瑩

中本、韓岱雲本，作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孔繼涵本、

日本山井鼎考文[illegible]古本並作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illegible]

足利本作乃收其田里，田業及里居，孫氏書既作田菜，引

丁作采地，釋畫古本作菜，訛為菜業耳，據孫氏序稱

丁氏猶職指歸，謬語時有，故音所引或從多舍，亦足與趙

注相發明，並佳過[illegible]，則其人謹守而精華存矣，是本存

馬國翰所輯共一百八十餘條，最為詳贍，[illegible]唐人傳說，[illegible]也

[illegible]與[illegible]孫奭音義為疏所集

孝經鄭注一卷補[illegible]

隋書經籍志孝經一卷鄭氏注，梁陳諸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釋文敘錄云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為鄭玄，按鄭志及中經簿無，惟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為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逮唐時劉知幾又[illegible]五十二[illegible]驗以為非鄭[illegible]。[illegible]宋[illegible]御注[illegible]行世[illegible]孔[illegible]日本國僧奝然獻鄭注孝經於朝[illegible]（驗宋中興[illegible]以為咸平中日本國僧奝然所獻，未詳孰是）[illegible]既遂中[illegible]。又[illegible]復[illegible]刻行，今亦不傳，是本為日本[illegible]岡田挺之從群書治要輯出[illegible]讀[illegible]題寬政六年癸丑，即乾隆五十八年也，鮑[illegible]從賈舶得而刻之[illegible]，此本與經典釋文孝經音義所述鄭注、又本書古，和疑彼國猶知經學者所據而成，但諸書如孝治章以告訓古，見八年傳疏，聘問天子無諸語，見天平御覽；聖治章上帝者天之別名也，見南齊書禮志，暨困學紀聞，從釋文正義所未引，而此本林俱具載[illegible]，若非作偽者所能出，然亦[illegible]有勤傳本鄭注孝經[illegible]可疑者十二則，書[illegible]偽書，與治要所載或經刪削，而唐以前古本流傳非一，傳寫多譌，未可執一以駁一也。[illegible]刻經注字句[illegible]多有疑[illegible]學而存之。嘉慶七年壬戌[illegible]

按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序孝經云玄又為之注，唐新語引鄭孝經序云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岩谷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孝經，又均春秋緯注云為春秋孝經略說，皆當日作注之證。又按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鄭自相違反，此王肅所難，是鄭康成注明矣。

孝經鄭注一卷補證一卷

日本岡田挺之輯，諸洪頤煊補證。頤煊號筠軒，浙江臨海人，乾隆年西拔貢生，官廣東候補直隸州州判。挺之之輯[illegible]是書，蓋見知不足齋[illegible]古文孝經，以為中土已得孔傳，而缺鄭注，乃從群書治要輯[illegible]一本，刊成以寄鮑廷博，廷博[illegible]跋其後，有云不知群書治要輯自何人，刊於何代，何以唐久不傳，近時始行於世云云。蓋彼時群書治要尚未傳入我國，故疑[illegible]博有此[illegible]則取群書治要與釋文正義諸書所引鄭注，其同者為之證，其出[illegible]此本者[illegible]否而不論，其釋文正義諸書所引而岡田本所缺者則為之[illegible]考其有無，補其未[illegible]備，并據釋文增入書義[illegible]岡田本敘[illegible]所[illegible]訓義極備，惟間有未及審擇者，如此唐人之孝也一節[illegible]邢疏[illegible]引鄭曰禘宗明堂[illegible]又引鄭[illegible]天道福善禍淫，又曰吉迪吉，往逆凶，惟影響，按此[illegible]有諸家二[illegible]字，且所引尚書乃古文，鄭未之見，當[illegible]果[illegible]鄭注不應[illegible]唐人主鄭者尚雜之辭，可均輯收之，[illegible]避咸庸本之謬，嚴矣。是本為鮑廷博所刊與[illegible]

本缺不同者錄於字句之旁有點乙而此書之時嘉慶六年辛酉也

孝經鄭注一卷

清嚴可均輯。可均字鐵橋，浙江烏程人，[illegible]年舉人，可均以[illegible]書嘗從日本得[illegible]書治要，又謂之[illegible]鄭注與治要同，惟治要僅有孝經十七章，缺衆親章於注，又有刪節。可均於是編攟孔穎達詩禮記正義、賈公彥儀禮周禮疏、失名公羊疏、裴駰史記集解、劉昭續漢書注補、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劉肅大唐新語、王溥唐會要、甄鸞五經算術、唐世南唐本北堂書鈔、李善文選注、陸德明經典釋文、[illegible]苑、華嚴音義、白孔六帖、李昉太平御覽、樂史太平寰宇記、王應麟玉海所引孝經鄭氏注，案而錄之。凡補治要之缺，注明出處，[illegible]誤，[illegible]十有字，[illegible]校補。[illegible]其書，博於汲顧，缺而精審，[illegible]不及成、[illegible]人章[illegible]天子章、[illegible]用為國[illegible]有，其作要者，係考詳傳為和，[illegible]新[illegible]鄭自序，及鄭注注服五刑，以釋注疏者序式，所作其說甚辨，書為四條，實考[illegible]

其與治要異者，治要無章名，可均據釋文補之，且引天子章注云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為鄭注見章名之證，是與首章鄭注云方始發章，以正為始，[illegible]一證，則可均說是也。

據魏文侯[illegible]亦作國，可均未引及，此可備一說。

周以鄭注祀右援一條，據儀禮經傳通解續引鄭注，周為本後下，有以右援配天也八字，可均漏未及，[illegible]

光緒間章氏式訓堂為之刊行

孝經鄭氏解輯一卷

清臧[illegible]庸輯、庸字東序、本名鏞堂、字在東、江蘇武進人、[illegible]庸治經篤守鄭氏、[illegible]書以釋文及正義爲主、並[illegible]以釋文實依鄭注而作[illegible]此因[illegible]文上云說文作尻、因並改此、以錄書寫兼文自稱正體者、發端於南宋毛居正岳珂等、而近時學者爲尤甚[illegible]唐石經具存、無此異搛、可以互証古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係引其高祖琳經義雜記云、說文悳痛聲也、從心依聲、孝經曰哭不悳、是依之譌、悳依古今字、說文序言稱孝經皆古文、則古文孝經作哭不悳、今文孝經作哭不依、因本作[illegible]依、故鄭云聲不委曲、此說可証釋文引作哭爲稍[illegible]寫之誤、庸於釋文正義外、[illegible]捃他書以佐其說、[illegible]全錄釋文所有古義、[illegible]引石臺本、唐石經、[illegible]訂[illegible]字[illegible]

[illegible]

典刊岡田本同時、

而唐玄宗御注、亦用鄭氏注甚多、元行沖等正義、延作疏出、云此用鄭義甚分明也、有正義與釋文小異者、則推本其所以致異之故、又有正義但標舊注而[illegible]校入改正古校據某刊爲之訂正、凡存之類、極精確、

惟解說亦不離其本据、釋文自雖力著及、喜雖着之義、斷鄭注無不字、甚不字爲後人所加、據群書治要鄭注固有不字、且不但治要、呂覽引此孝經亦有不字、則庸誤也、

孝經鄭注疏二卷

清皮錫瑞撰、錫瑞號鹿門、湖南善化人、光緒舉人、錫瑞治經專今文、頗攻鄭氏、而是書則篤守鄭氏之說、

[illegible]

君深於禮學、注多據詩書引禮爲證、其注孝經亦援古禮、自唐以來不明此義、明皇作注於鄭注微引典禮者、概置不取、於鄭義先據今文後從古文[illegible]注者往往棄、其解社稷明堂、大與禮合、引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文、鄭所據孝經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說、後注禮箋詩、參用古文、陸彥淵陸元朗孔沖遠不敢合古今[illegible]異同、遂疑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孫遺禮明[illegible]鄭[illegible]注引典禮[illegible]爲

如社稷一條[illegible]社稷后土也、句龍爲后土、[illegible]駁鄭引云、且明言孝經注[illegible]鄭注孝經的體、錫瑞據伊本[illegible]而引中其說、最爲精確、其他如法服之於郊祀明堂、盡諸侯保其社稷、卿大夫於守宗廟、惟能於事親一節引經所致不誤、而錫瑞守疏不破注之例、因爲辯護謂[illegible]言常理、非爲一人所言、鄭注亦言其常、不得以顧大爲難、

[illegible]釋[illegible]天子有爭臣七人一條、則據唐武后臣軌注、諫章引孝經爭作諍、與白虎通宗諍所引[illegible]此則依

鮮本所未收者，書刊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孝經大全二十八卷孝經或問三卷附孝經翼一卷
明呂維祺撰。維祺字介儒，河南新安人，萬曆四十一
年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罷職居洛陽。崇禎十四
年，闖賊犯洛陽，城陷被執，罵賊死。維祺事母至孝，
一生精力用於孝經，嘗上奏謂臣所以効愚忠報國還
者，惟一部孝經。又上表章孝經八要一疏，[illegible]其書為
崇禎癸卯其子兆琳所刊，[illegible]前有進表，稱所撰孝經
本義二卷、大全二十八卷、或問三卷，又有[illegible]經翼自序，
[illegible]言既注孝經本義已，復撰此諸家同異出入
孔傳已亡，鄭說無徵，唐注淺漏，邢疏繁蕪，諸本指
鮮，紫陽刊誤，頗非定[illegible]，等他如董鼎、廣川程伊川、劉
屏山、范蜀公、真西山、陸象山、豹[?]溪子、宋景濂、羅近溪

諸君子，亦各有所發明，而或鮮詮釋，又加吳臨川、草廬、鄭陽
泰、長孫、蔡虛齋、朱鴻[?]、翰林、孫本、朱鴻諸家，或是古非今，分經
列傳，章合[附]會，改易增減，未失原旨，乃據提要書
又四年成大全若干卷 小[illegible]臨[illegible]出[illegible]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深山之暇，重加纂訂，而孝經或[illegible]附成焉[illegible]
按是書原缺本義二卷，蓋付刊時已失之，其書全仿
永樂大全之例，故亦以大全為名。是書為孝經節
略，[illegible]列舊說為綱，[illegible]後附案，[illegible]諸儒述孝經源
流及贊論之辭。卷一至十三為經文，仍分十八章，而[illegible]
閱宗明義諸章名所乃[illegible]

注而所謂著說[illegible]為之疾注，卷十四為孔曾論孝，
卷十五為曾子孝言，卷十六為曾子孝行，卷十七為
曾子論孝，卷十八為忠示，為表章通義，分宗翰入
入述文化事識錄五門，書附孝經後，[illegible]其為三卷
說為內書[illegible]以暢發釋未盡之說，於後
補之，采兼有漢程朱陸王異說，考經評說頗詳
之，無[illegible]解，觀其書所採居多，[illegible]
[illegible]孝經圖一卷，乃
其徵語所撰[illegible]所以釋錄大全，或
[illegible]
內之義也。惟[illegible]祜字表名，從貢生，官學平知縣，
城破殉難，時稱呂氏二烈[illegible]，其人益重其書矣。

孝經釋疑一卷
明孫本撰。按黃虞稷言本錢塘人，學行無可考，惟
[illegible]黃虞稷言本錢塘人，亦不詳生何年代。是書設為問
答體，一題一釋，以闡發其義，而於儒者[illegible]所見多
曾駁朱子作刊誤，合七節為一章，疑所謂孝經者止此，
其下則或者雜[illegible]傳記以釋經文，然曰疑曰或，朱子故
[illegible]斷以為是，故本書止於章下注云此一節當為某章，仍
留古文舊[illegible]移[illegible]為一字，後人因朱子之疑而為
更置割裂，章釋某句，某句釋某字，不思[illegible]義果離引
記傳，則意義之大也，曾子何所聞而發此嘆，聖人之德
無以加於孝乎，曾子又何聞而發此問乎，大子曾言無親
不信，故表記坊記等之皆引經語為證，無[illegible]也，
[illegible]後人所引詩非詩本文，又不類切，多刪去而僅存其
四，不知[illegible]古人引傳多屬斷章取義，非可以本
[illegible]律之。本經引書者一，引詩者十，此論孝之條據而引詩，
因[illegible]為宗祖事傳脈傳，盡事孝而行德，當以立身行
道為重，不能詭言身體髮膚間也。論天子之孝而引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見孝成之，故作者於天子非諸侯
以下可[illegible]同，諸如此類，皆有與孝室從親，切而已[illegible]如
天經地義，進思盡忠諸句，異見左傳，有似蹈襲，惟今
古文之出，其經則向諸儒校定，原有此語者，古文入宮出
何代何人盡卸，明作傳時，孝經猶未行，必是採夫子之
言以[illegible]從其父曰於[illegible]左氏浮夸之言，正謂此也。至
如閨門一章，漢[illegible]初長孫傳今文即有之，載於隋

忠，移之文義，篇首論士之孝，言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
長則順，而此節又言忠移於君，順移於長，則君長二字
不必指言矣，若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所謂家，所謂
官者，何所指耶，不釋則不明也，故曰專子自是稱百姓
徒役也，專子對百姓言，自專對徒役言，所謂徒役者
詩及公羊傳易云師徒，固指百姓之役於官者耳，觀於宋
子他本不注，獨注此章，而以為只鄭隱可手，本於
此等俱能講為考釋，誠不刊之論也，本篇信古文
篇四隨所言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不過一二字，斷非
四判，援引徵證，五代之末，孔鄭二注皆亡，而經亦書七則
撰有古文孝經說一卷

孝經鄭義疏補十卷

清阮福撰，福字喜齋，江蘇儀徵人，阮元第三子，官候
補郎中，是書[illegible]據邢昺序，有翦截元疏之說，又據編
錄日爾雅書，今見邢昺刊名，直書疏字，此獨言校
特於陸德明音義，下宋邢昺校上，輔入元行沖疏四
字，所見極當，書中仍以鄭注為本，附呈御注[illegible]
鄭注本存其中，此外[illegible]唐以前書，凡可見
鄭氏孝注者[illegible]之，亦引陸氏音義所載鄭注
字音義，為唐疏宋校所明者，全行載入，以還鄭氏舊
觀，惟偏信嚴可均大[illegible]定鄭注為康成之孫小同
所作，不免沿誤，先呈阮元注釋[illegible]孝經鄭
當子相承，爰[illegible]稱撰[illegible]，故於當上十篇中凡有
以孔獻明孝經，及可以見孔曾授受大義者，於補於各章
句之下，書中多述元說，元謂孝經之郊祀明堂諸之
用，特於郊祀，孝經之字，犯禮之宗，祀功福及備引
各經，推明其義，又於以順天下之順字，全引群經古義
釋順教親者不能懷其人之教字，全引群經古義集
釋義，[illegible]義最精[illegible]可取，如謂曰
無擇言，身無擇行，二擇字當讀為[illegible]教之斁，即詩
所云在此無斁，詩思齊古之人無斁，[illegible]引孝經無
擇言，身無擇行以明之，擇文鄭作擇，此乃鄭讀孝經之
擇為斁，而讀之斁為擇，假借之例也，及錫瑞斁之謂
擇當為斁，論為斁斁之斁，洪範彝倫攸斁，鄭注訓斁為
敗[illegible]又引蔡邕司空楊公碑[illegible]有擇言失

行、皆於其形釋言、與其行其言、與釋訓敍之說、[illegible]一定而
說俱[illegible]通、不待主[illegible]而默此也、又若[illegible]與中[illegible]正德[illegible]年
[illegible]、其有脫誤、據見所搜採勘記補於其下、[illegible]凡於是、
遂爲前序目一卷、共十卷、刊於道光九年、[illegible]其傳習
者、

孝經約注一卷

[illegible]撰[illegible]浙江[illegible]人[illegible]
請注師釋撰、[illegible]以孝經[illegible]孔子作出自撰、釋之意、次
爲僞孔、而以曾子弟子及子思作者爲近、又以[illegible]經之分章、
自讀[illegible]復人求其[illegible]分、不求其合、遂使一書前後不相
聯貫、故於今文古文分章之異、及皇氏明宗明義等章
名、[illegible]所不取、但就文義、[illegible]分爲[illegible]大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但取大旨、不欲詞費、雖覺[illegible]明其所[illegible]者多從[illegible]
[illegible]於事親任即於其身、與前孝之[illegible]孝之[illegible]
就正明其有於[illegible]於[illegible]傳、[illegible]其所[illegible]公卯祀后稷一[illegible]
[illegible]周公宗祀關謂祀明堂周公非謂父配天、可正[illegible]
家嚴父配天之失、孝經[illegible]有關門一章、[illegible]
[illegible]謂唐司馬貞[illegible]國家諱、[illegible]之[illegible]司馬貞[illegible]
辭、孔安國[illegible]七年、而開元二十四年[illegible]爲遷去[illegible]
天寶四載、方有[illegible]賁[illegible]逆知後事而爲之[illegible]
爲司馬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事[illegible]不[illegible]六人[illegible]之咏、六不
有據、非[illegible]之時、[illegible]
下[illegible]
爲歎詞非關詞、[illegible]
三不、此書與[illegible]
日約注、

孝經集解一卷

清桂文燦撰。文燦字皓庭，廣東南海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揀選知縣，官湖北鄖縣知縣。是書有自序，據困學紀聞、玉海引國史藝文志，謂注孝經鄭氏為鄭小同。唐劉肅大唐新語，謂今鄭注者為康成裔孫[illegible]皆可據。今但稱鄭氏以紀其實，故以孝經為鄭小同注，唐以前並無此說。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叙孝經云：玄又為之注。此言最可據，不必過事游移也。[illegible]序文言並徵引王肅聖證論、嚴可均諸家之說，是非兼收，長短互見，析以私意，以繩[illegible]平允。今觀其書，多據他說以駁鄭氏所徵引，大率唐以前舊注，頗能擇善而從。開宗明義章引抱朴子仁明篇，唐玄宗以敘明冕與仲尼以明義首篇，證孝經本有章名，為自來注家所[illegible]未及，然於事親三句，則昧鄭氏曰，在以鄉為在家，終為致仕，則此章當移於臨人君所以無臧者以年七十者始為孝終，不致仕者皆為不至，則中壽之年，壽[illegible]曰不能顧子之法，亦無所主。[illegible]鄭氏之失，可立暢快然[illegible]采蒼究應作何解也。文燦以為言始於事親，承上文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而言，言中於事君，緊於立身，承上文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而言，即下文孝之始終之謂。此解[illegible]又忠順不失一節，釋文所引鄭注謂闕不可讀，文燦據補行記所引補全，復[illegible]孫一句。其下句曰祭之上，仍空二字，文燦又據說文手持肉為祭，謂當作持肉曰祭[illegible]據陳澧東塾讀書記，言[illegible]孝經大義在自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illegible]孝是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為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亦友桂星垣嘗與澧論此五倫治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而孝經所陳王德要道以順天下，[illegible]今持書中[illegible]此義[illegible]

書刊於咸豐四年甲寅

孝經集證十八章輯傳一卷

清汪宗沂撰。宗沂字仲伊，亦號弢廬，安徽歙縣人。光緒六年進士，散分山西知縣，告病不就，學主安徽敬敷、黃湖中江、紫陽各書院。是書前有自序，謂孔子作孝經，見於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注疏序亦云子說孝經一十八章，緯說云孝之一宗，苞十八章，是十八章之析，已古序中引田子方、平原君及仙呂覽之章係[illegible]敘述孝經，而高本書中敘述尤多，以為戰國儒者講習孝經之證。又引陸賈、董仲舒、[illegible]劉向、班[illegible]等之著書及西漢（宗沂謂引西漢[illegible]）名臣之章疏、東漢諸帝之詔令，以為兩漢上下皆重孝經，而斷之曰孝經有逸傳而無逸經，今[illegible]評沖上表但云孝明帝時[illegible]國三老獻古文孝經，建武中衛宏所校，今許慎中稱孝經古文之字凡六，蓋文字形聲，古今不同，非章句不同。[illegible]鄭本注偽而經非偽。孔安經注既不可據，且偽孔實不止一本，因萃古今家說其義通於孝經者，[illegible]錄之，不限於傳注家，求仿趙岐注孟子例，每章之後，作章指以發明本章之義，第六章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一節，唐玄宗御注，謂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宗沂據陶[illegible]謂乃孝傳五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致謹於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以為最合古義。若斷五孝傳[illegible]傳明嘆論決非偽作，具見精識。書刊於光緒二十四年。

古文孝經孝解四卷附孝經列錄四卷 上

請洪良品撰。良品以孔經爲僞古文，取[illegible]古文尚書辨惑，因又爲是書。按[illegible]古文孝經即鮑廷博所刊日本太宰純說作序者也。[illegible]以爲僞中之僞矣。據列而校經義，已云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後乃隱其繁露，定爲十八篇，而去閨門一章。[illegible]洪鄭注[illegible]東子[illegible]惟[illegible]爲本，與指解本微異，如[illegible]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現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指解本仍作續，但注云或作續，而能本則作續親生之膝下作親生毓之，無膝下二字，[illegible]與[illegible]合。良品以爲與班固所見同爲真古文，勝於列係所傳是本。固此注[illegible]與名傳記所引，屬之皆有[illegible]以身作發膚不敢毀傷，釋作形傷，稱三代之刑，[illegible]有劓刖及宮爲傷身，刖爲傷體，髡爲傷髮，墨爲傷膚，[illegible]所[illegible]是當故。是書專主此本，博引[illegible]諸家，附以案語，[illegible]有同異者則析辨之，未免有引伸之說，傳者辨正之。其附錄四卷，[illegible]孝經古今文章句增減異同，以古文孝經章段大意，四[illegible]孫本古文孝經說及孔壽孝經間，四、孝經古今文考證，五、古今孝經條辨，六、歷代奉孝經及傳習孝經某[illegible]。良品所考[illegible]頗多精確，[illegible]其中如古文尚刑[illegible]宋本作尚刑，今文同，良品從鄭說，要作回中之雖衰，高許猶在中之即中，也，文伯當無王時，猶稱首爲正，可知其以古稱故。正義引鄭康成六藝論云周禮王以前侯爲相，此自今文家說。西漢書言今人春秋侯作呂侯，所據皆周古文，乃其校閱本，呂刑或作甫刑，此亦如尚書傳本之殊，難以今文非孔本，[illegible]首有[illegible]也。廣饒張遂二序及良品自序，光緒十六年[illegible]辛卯諸子節本。

孝經本義一卷

清劉光蕡撰。光蕡號古愚，陝西咸陽人，光緒乙亥舉人，歷主涇陽涇干味經崇實書院。是書兩篇，冠以讀法十則，最要者，如謂孝經一經字，非六經之經，乃天下大經之經，即本書所謂天之經也。天生萬物，人為最靈，即以裁制萬物而為之主，而非人與人相接為群，不足以制物。孝者，人與人相接之始，所以聯群之源也，以孝為經而帝王之政治、聖賢之學問皆以緯之。又謂此書論孝，與論語有子所述夫子答孟氏父子及游夏所問，孟子良知良能，中庸章句之論無一不同，皆為大道之淵源，儒家論學之宗旨。又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亦天也，盡推其生人之始，必有不可知之祖，不得不歸之天，則天為人人之大父。然天無形質，有能代天者，惟天所生之人，於其形之最親者父母者，拘於其父母之身以為孝，則孝者善小，而以孝而為悌，以敬愛其兄弟，然後能順其親，推之於民為同胞，物為吾與，天下一家，中國為一人，保其國為中，所孝字，謂世儒之見，記父母之身以為孝，養其口體，不及其他，而天子與當方諸侯，開口即曰先王，曰天下，曰民，曰上下，蓋此等皆為聖門微言，漢時猶未大著，故其風俗多以孝廉[illegible]而於王身行道[illegible]不諱，後世相傳，遂而孝失其義。天子之孝，謂此天子，是以德言，非以位言，[illegible]帝王與眾人非不同，惟帝王真能愛養天下之人，故謂天子能[illegible]光論孝量下此則心[illegible]已，後觀今書不行，[illegible]

精刊[illegible]於民國[illegible]

孝經徵文一卷

清丁晏撰。自朱子作孝經刊誤，刪去子曰及引詩書之文，又有天作地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等語出左氏，為取他書竄入，後人[illegible]孝經之新學，因博采孝經本文散見古籍者，[illegible]民春秋以及陸賈新語、董仲舒春秋繁露、司馬遷史記、劉向說苑、桓寬鹽鐵論、班固漢書、王符潛夫論[illegible]，蔡邕明孝議、賈思勰齊民要術、應劭風俗通、漢儒務中論、荀悅申鑒、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illegible]，[illegible]孝經緯，鄭玄作孝經注[illegible]，又依次為孔安國、鄭玄書服虔，許慎五經異義一一錄為解，撰采極詳，引以為據，或依議傳說，[illegible]中仍[illegible]引孔傳[illegible]，[illegible]開篇解仲尼二字，既據[illegible]謂注孔子之義，以為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illegible]家語稱其尼山為不足信，而又引家語以證仲尼之[illegible]，[illegible]者之[illegible]說，多同孔傳，硬斷為王肅偽撰[illegible]出，[illegible]又[illegible]古文孔傳[illegible]之說，[illegible]其[illegible]所見安國傳[illegible]之證，兼自撰一書，又本其解以為[illegible]撰一書，[illegible]明鄭世宗[illegible]又因孔[illegible]日本推之，承書說安成館阿林[illegible]仿論撰其功，山井鼎之書子大任[illegible]孝古，一切偽託[illegible]則[illegible]又[illegible]而不足與辨矣。

[illegible]經解中。

孝經說三卷

清陳伯陶撰。伯陶字子礪，廣東東莞人，光緒壬辰進士，以第三人及第，授職編修，外放江甯提學使，署江蘇布政使，以養母告歸，不復出。辛亥後，避亂居九龍。伯陶少從陳澧學，告歸後，屏絕人事，專心著述，其成是書時年七十三矣。是書分三篇，首篇論孝經與春秋相表裏，以為孝經者孔子成春秋後，因為曾子陳孝道，而曾子之徒記述之。孝經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illegible]傳注。孝經注疏序謂：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說孝經以明君臣父子之行，[illegible]最得其旨。春秋為亂賊作，實為魯作。魯之君被弒者四，被放者一，被逐而死于外者一。魯史諱國惡，書薨書卒，亂賊之罪不明，孔子以為詞比事明之。[illegible]大孝莫過於舜，而孝經不稱舜而稱周公，蓋如魯僖可知。次篇言曾子學行，傳授曾子孝經，謂宋明表章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曾子一生即守此教，傳以之自省其身，且以之教門弟子。[illegible]論語孟子大戴所記[illegible]可證也。[illegible]雅之論纘[illegible]夫子言一貫，曾子解之以忠恕，忠即一，恕即貫，故曾子之論孝亦以一貫明之。本孝立孝諸篇，可證也。推之大學一書，[illegible]為曾子所作，中庸雖述自子思，而子思受業曾子，故二書皆本忠恕一貫，及孝經大義為之。末篇論孟子本孝經以闢楊墨，推孟子外書，有說孝經一篇，漢儒賈董及鄭康成記坊記注所引，皆外書之文，是孟子之學出于曾子，受傳孝經者也。陳澧東塾讀書記言：孟子七篇，多與孝經相發明。[illegible]孟子言楊墨無父無君，其實有所見。雖楊墨書亦言仁義忠孝，要皆誣經邪道之詞。篇末言孟子雖斥楊墨，世不之信，漢興，孝經始出，與論語孟子同立博士，而漢之諸帝皆以孝為謚，諸皆先孝，蓋漢明治天下之道。光武中興，令虎賁士皆習孝經，而漢朝又操使天下誦孝經，三代以還於斯為盛。逮王莽篡漢，漢復起，路粹奏孔融禮教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illegible]向祠[illegible]謂進時上，此而讀孝經，賊自為消滅，蓋有激之言也。其後曹操竟以無下令，求所謂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illegible]禍云云。伯陶蓋見於今日邪說有甚於[illegible]而學士大夫更從而倡和，又甚於孔融一二人，然則神州陸沈，詎止如典午之禍已耶。其寄慨之意深矣。

四書釋地補一卷四書釋地續補一卷四書釋地又續補二卷四書釋地三續補一卷

清閻若璩撰，樊廷枚補。廷枚浙江山陰人，諸生。是書前有汪廷珍序，云補者約有三義，廣文樊君[illegible]詳其出處[illegible]是也；有補說於原文未及者為之[illegible]是也；有補正原[illegible]誤繆者為之匡正是也。其中最要者，如五畝之宅說者謂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閻氏疑而不敢決，廷枚謂邑即今之村落，論語十室之邑、千室之邑，一擧其至小，一擧其至大，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大約即在此[illegible]邑中，去田亦不甚遠，就邑視田則謂之出，就田視邑則謂之入，表所謂中田有廬，則在五畝之宅之外，與五畝之宅樹牆下與桑者之地迥別。又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閻氏止論自張而不及其制。廷枚謂[illegible]三代授田異者，尺度廣狹不同，故數有多寡。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所謂古指殷時言，所謂今指周言，殷周步皆六尺四寸，但殷尺大，周尺小，殷六尺四寸之步，以周尺度之已得八寸，而周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殷于周步一尺六寸，故殷之百畝當周之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等之而下之，殷之七十畝為周之百畝有奇，夏之尺度雖不可考，然殷已廣于周，夏又廣于殷，推可推見。又閻里[illegible]閻氏攻僞古文尚書，引吳世家[illegible]以華夢門之誤，且據宋錫之為證，廷枚則據錫之屬閻氏書以[illegible]其誤，曾監致[illegible]說一條，閻氏謂仍有以致

僕雄當不可易

閻之含人失笑其從古多可取。蓋閻氏解經好大言，徇偏見，且每有自欺欺人之語，甚而書古文疏證，近人已盡發其覆，而是書之紕謬

無徒發者，廷枚即據閻氏謂[illegible]劉紀補正四知錄引此[illegible]作有[illegible]，以釋其旁[illegible]一而足，如以子張為名門為大子出遊遠歸視家，以孟子遺海濱而處，海濱為王者政令所不及，以南人[illegible]孟子史記不合，欲張揖十年以讀之大力證直[illegible]于南樵，斯其不啻聚訟，邀信民心[illegible]為氏學說同，大學不通，何取其說[illegible]廷枚識[illegible]正[illegible]嘉慶二十七年

四書改錯二十二卷

清毛奇齡撰。改錯云者，改朱子[illegible]之錯也。朱子作四書章句集注，自謂[illegible]而志林，[illegible]元和宋[illegible]以八比取士，明清因之，功令遵用朱注，其或小異於朱子者，[illegible]擯斥，以故無敢與異議者。然朱注詳義理而略[illegible]理[illegible]，奇齡治經專主攻朱，[illegible]是書凡文周內[illegible]，以[illegible]者之[illegible]四書正事八卷[illegible]晚年[illegible]自人錯立經析聖門錯，共分三十二門，計四百五十一條。[illegible]今三十二卷，[illegible]卷附錄，則偽時人間者，中其說之求勝者，[illegible]書，惟其字句之事，不免[illegible]，關於典禮者，亦時有[illegible]

戴大昌作駁四書改錯，所[illegible]

[illegible]河先生傳，備列[illegible]，[illegible]時作四書[illegible]而自俱無之，此本係[illegible]本列有全才相[illegible]疑戴[illegible]傳書之，而戴大昌則[illegible]毛氏初刻此，偽其友人見而勸毀之，毛氏從其議云。[illegible]之改耶，又於[illegible]山[illegible]四書論[illegible]絶之，乃曰[illegible]宋儒[illegible]

駁四書改錯二十一卷

清戴大昌撰。大昌字月波，安徽婺源人，乾隆丙午舉人，官[illegible]城教諭。是書[illegible]錄序及自序，自序謂毛氏非以聞書義為心，而以攻朱注為事，凡于朱子用注疏者，則必以注疏為非，不用注疏者，則必以注疏為是，其攻擊排讓[illegible]諸儒及宋人說者，則併其原說之失，且朱注依用儀禮者，則謂儀禮為戰國時書，信用周禮禮記者，則謂二書為漢儒駁雜之書，並其自為辨說者，以周[illegible]無三年，喪以史記謂關雎之亂為刺幽厲，朱道以巧言令色為言甚好而色甚善[illegible]之紅[illegible]使者古[illegible]傳[illegible][illegible]見到[illegible]其不[illegible]范中行氏[illegible]畫[illegible]為已[illegible]十二門[illegible]三十七條[illegible]次載毛說，次加[illegible]大昌[illegible]辨之[illegible]書閱者，及考古精[illegible]，與是書互相發明，而朱注未當之

旒、亦因而闕之，而不為毁毛氏計。凡讀書注者不可不考
證也。但其中仍不免小失，如有婦人焉，毛氏謂古稱婦人皆數
人辭，應指有婦而言，雖其為數人所以有九人[illegible]之數。又析
枝，毛氏據趙注折枝為摩，折手節解，為按摩，此乎如摩手專
長之宜。如此類則其上長者二字有[illegible]者。毛氏亦不論
而大昌亦頗是[illegible]之，則誤矣。又[illegible]其間者，四書考證
采[illegible]大昌之旨頗同，無說多坐析。退此書遠矣。

四書偶談內篇一卷外篇一卷

清戚學標撰。學標字鶴泉，浙江太平人，乾隆四十五年進
士，官河南涉縣知縣，再歸改寧波府教授。學標精於考
證，[illegible]書有自序[illegible]
國[illegible]遍友朋最要[illegible]
談，生於[illegible]門，讀書則識其所未見，能已于見為疑，又或
旁引他人之說為疑，又或為疑其一章、章疑其一句、句疑
其一字，無論次、字不取，復兼云，則其說之有所發者，為
內外編。今觀其書，解釋明反多徵，而義理亦新，析極精
确。食讀宋學之士，書經者所欲排擯而升下而飲，
謂升下飲為揖讓升堂上，而升飲不使以下而飲為句，
如王肅七字作一句讀，義如康成注，射義則揖讓而升
下為句，而飲字又句，視前說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泰伯節引[illegible]解說云，武王動
也，商[illegible]王業，其勤王家之業。左傳泰伯不從四字
上承泰伯虞仲[illegible]太王之昭，下接王季不嗣，乃謂伯不從昭
穆之次，從王季周[illegible]者，天下之子是也，詳亦不亦[illegible]
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昌黎記是以體其表，量以出其
惡是也，惡當何也。又說王為當為吳王壽夢，即當訂為
邑王俟，青[illegible]河[illegible]明[illegible]則下[illegible]
宗，夫有[illegible]外[illegible]頁之[illegible]謂此即夫婦一偏[illegible]
郭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此其事也

按此說亦西䴢下文有無䴢䲔文意亦有使老留質又作㴧
文解如稜矣又譯則屬尔雅以承涉水口屬語書已上屬
屬古或作[illegible]砅謂又砅履石渡水也戴東原主說文所
錄書已上不免涉臆引水經注吐谷渾作橋謂之河厲
衛詩淇梁淇厲並舉章履石即橋與梁然有橋可度
亦何煩測其[illegible]淺深然標以爲今山間人往來遇水淺
負涉稍深視有石處輒先擧石置水中[illegible]謂爲說
文履石渡水之義猶如此類物若其來書[illegible]
辛酉[illegible]年即學標宜涉獵時也

四書[illegible]說內篇二卷外篇二卷
清戚學標撰標說作乾隆己酉前後則成於嘉慶己亥相
去三十餘年[illegible]時學標七十八矣[illegible]
[illegible]內外[illegible]篇[illegible]前例[illegible]
書中商榷義理條多而晚年所見越深持論更精如開
[illegible]學而章[illegible]謂學以爲君子而已悅樂不慍何
三者首節見聖人憤學相承次節諸賢傳例子樂三
節爲不悲不尤保夫子即身示教次其爲人也章有子
以世犯上作亂者累之成一不仁之天下數之惡爲仁者由
不明本治也其爲人也其字及犯上作亂二者字皆就天
下擧示君子亦指主治立教者大學之上老老而民興孝
爲子人倫明於上而民親於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皆此章注脚又慎終追遠引相子淵曰獨於觴下
小殮於戶內大殮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
遠也進遠遠慎終言至一年事親之終即遠之始及哭
踊袝皆所以致其進之之誠不待後來霜露之感也其俱
精切餘多類此外篇多[illegible]如開首有朋
自遠方來謂方來非不定之辭正見來之未已易不寧方
來來帶方來其證也又君子周而不比謂古人書以忠信
周見皆書左氏傳孔疏忠信爲周正義曰周密文字皆朔之
饋羊猶告朔不以告朔爲義饋羊固饋禮而名不止一
羊自衛反魯章謂正樂乃正音律非正詩此類亦
甚多有[illegible]陳中孚序及學標自序又有校刊及門姪
氏數十人皆有[illegible]郭影則學標當教四明月湖

四書法說參證七卷

清胡清熙撰。清熙字思千，安徽績谿人，胡秉虔之祖。是
書首有清熙自序，言極尊信朱子，然書有所見或與朱子不
同，不欲錮沒，故為參證以贊之云云。書成於乾隆辛巳，時
年七十一矣。書中有秉虔撰[語]數條，蓋[錄]其[說]。又有姚
文田撰語一條，卷一一條，論語卷十六條，孟子卷二條，論語卷五中
庸，卷六、五七孟子。今按其書，仍未脫講章氣，惟論性情
鬼神數條[精確]。其[謂]孟子言性，其辭於公都子，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明即以
才情為性，又謂氣歸於理，氣之主處是理，性歸於善，性之
主處是善，性善[兩]字，若云性即理，則性善二字反成
贅語，故氣質之性不須分別性言，其全情是性者之一端。
性即情，性即性，心統性情，性其情，情其性等語，皆將性情分
作理欲二項，是深求太過，又謂孔子[性]相近一語，性善之旨
包孰其中，孟子性善之說亦不外相近意，四字性字情字
名順本文言之，不甚分別。蓋無仁義忘哉，即以心言性，此
豈人之情哉，即以情言性，又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父子之[恩]蓋
言性，又謂人受於天者，才與情兩項，情以暢好言，才以敏力
言，自有理存於其中，惟則[盡]而言之，情有厚薄偏正，才有
昏明強弱，此相近之旨理例，雖然不易，此修道之旨，其論鬼
神，謂以屈伸往來解鬼神，先儒之說，雖極精深詳明，然
聖人立言[本意]未必究到此，蓋亦必不能根究到此，孩提[章]中言
鬼神奉其祭祀，此詳說中又又夫祭祀兩節，亦謂者有此
意，且據此則天地間本一鬼神，與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

川，仁人孝子饗帝、孝子享親，孝子祀鬼，其鬼而祭等義勘究
難通。又分鬼神為二義，是將現在人物亦作鬼神者，於[理]
便書之鬼神狀，實未有證據，[臆]合[謬]云云，所見皆
高於宋儒，是書又有秉虔己巳姚文田序，[四]言其孫秉虔
[擬]付梓，由是未知有刊行否，是本則傳鈔也。

四書問答二十四卷

清戴大呂撰。大呂字斗源，安徽婺源人，乾隆丙午舉人，官宣城教諭。是書[illegible]淡庵以來注家言表下及當代於朱注多所辨正，用問答體以暢其說，[illegible]自下已意[illegible]未發者，亦數十條，最精者，如解喪與其易也寧戚，謂易當從簡易之訓，春秋時古喪[illegible]寢兼其行他禮，俱以為儀[illegible]為尚而於喪禮則以簡易為尚，如[illegible]衰疏食以返釋[illegible]而躬[illegible]如孔啟大子[illegible]以祫時之稱也，解居蔡[illegible]山節藻棁[illegible]謂包氏分屬藻與山節藻棁為二者非，蔡注以[illegible]山節藻棁為藏龜之室，亦不合，當以室[illegible]為是[illegible]，如今稱中之神龕，亦有節棁之類，因之[illegible]山畫藻，數其飲奉，並[illegible]藏於櫝，櫝藏於龕而置於室內，主章陳琳[illegible]賦山節藻棁既櫝且龜為証，如此則與左傳所云作虛器[illegible]合，其解柳為之不厭，猶人不倦，謂[illegible]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illegible]頂聖仁言，子貢曰學不厭[illegible]知也，教不倦仁也，惟可為此節作註腳，其解[illegible]侯內人為臣，謂欲內人行家主喪服之禮，妻子之子既以喪三年，子記無服，惟儀禮喪服篇，載庶子為大夫斬衰三年，子貢以[illegible]天子當為主喪，內人雖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illegible]而無服，此節正相發明，其解兼由也不得其死，謂此句疑錯簡，當在柳亦可以為成人矣之下，蓋指章首路以成人問，言亦有所然夫子言以禮樂和康[illegible]為蕃，而獨以文以禮[illegible]樂，正因其不足于中和之氣，而恐其所未至也，乃子路自負其能，謂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故子言[illegible]易有四字，乃子路之意見剛果義教，於子路所能為之事，夫子見其如此，因戒曰由也不得其死然，所以深警之也。其所以錯簡者，蓋因侍側章有子路行行之語而誤也。俱[illegible]精確不可易。但係執此[illegible]自序[illegible]稱所見數六書四朝，以通釋及虞家為合理與孔不厭精，詳通群及五經疑義，兼不研究而學旅洵非虞說後附四書字義不同，字注所未載者另分作石經四書字句不同者，並[illegible]於歷代石經古今異同，以備[illegible]覽[illegible]自讀四書而考[illegible]是未刊，未經[illegible]有傳本否

書刊於嘉慶庚午

四書紀疑錄六卷

清袁栖霖撰。霖字春劍，廣東番禺人。諸生。是書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而天寶十八老文并列四書刊學宮，謂孟子、孟論注

解頗兼用元許定清注四書。對孝經而言，古文孔鄭注

與子夏易傳、王弼老子注，疑其依據陳氏中庸說，定卷

大學說二卷、論語解二十卷、孟子解古本十三卷又左傳

謂之四書。四書之名實始張氏。而朱子所注大學中

庸則曰章句，論語孟子則曰集注，實未嘗標

題以為總書之名目。其稱四書者，則於元明以後[illegible]

是書仍以朱注為主，遇有疑義，隨時剖記，故曰紀疑。其

[illegible]書時年八十有六矣。書中[illegible]

[illegible]

因隨筆不叙[illegible]，章節實何為紀之也。曰[illegible]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新時衰公與之[illegible]此社主之[illegible]

[illegible]可據又社謂氣主教，宰我因而社主之義，以哀公

威民之心。夫子責之曰既事不諫，必主一事而言。據哀公問

宰我供作[illegible]未[illegible]，故亦不頗貴異，[illegible]

子幸[illegible]，又陳見否當為香泰之居。威當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戒子貢[illegible]惟以威為威亂之威，不為解

左傳天[illegible]既威同[illegible]，威言我[illegible]

以貴為己言，於[illegible]作者七人矣[illegible]

[illegible]辟世為

一章。其七人或指[illegible]夫人不內[illegible]封人[illegible]

狂接輿或指伯夷叔齊，[illegible]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鄭康成則合之以七字為十字之義[illegible]也

言起[illegible]

聖解作字[illegible]

賢[illegible]

臣[illegible]述湯職，不當在作之列[illegible]

不得居作之[illegible]文武[illegible]

[illegible]文武周公，而[illegible]

舍七人之數而此稱[illegible]夫子自任之意[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此解不可易也，書例於道光而下。

論語直指四卷

清何瑜錦撰。瑜錦字小裳，浙江山陰人，乾隆舉人，官金華教諭。是書前有自序，言早年精研思索，旁引曲證，盡取前人二三之說，折中而歸於一是，其或未經人道，則直抒己意，不以雷同剿說為嫌。今觀其書，頗與集注立異，[illegible]解多杜撰。如賢賢易色，謂言色者顏色也，色難，必色而作色，斯舉矣，與次辟色，色厲而內荏，王勃如也，徵於色之類，若好色則必加好字，未有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如好好色，寡人好色，知好色則慕少艾之類，[illegible]讀逸色之色為女色，即好色之反，是重德也，易色即傳色見於起敬，南北路若之賁，[illegible]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謂而書君陳篇，文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引者易孝恭為孝乎，克施為施於，徵之他章，如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子張引之作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詩衣錦褧衣，中庸引之作衣錦尚絅，古人引書[illegible]，非盡與其原文，不必盡依經文也。如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謂集注材僅用作裁，乃私何據，材材如字，取材者取材於人也。子路之好勇且過夫子，又豈有人能為其所取材哉，深其其勇也。如伯牛有疾，子亡之，謂亡當讀無，言無致疾之由，故歸之於命，於注作於未為有聖人問疾，一見而謂其必死者，不敬禍[illegible]一升曰[illegible]二升曰[illegible]三升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實二升[illegible]工[illegible]人則以三升

為飯，非其實矣。[illegible]寡之取矣，此夫子欺世之甚也。

[illegible]

和性矣。如秉伯年[illegible]不居讓之名，即讀[illegible]止讓國而夫子[illegible]三以天下讓，又雖以至德又[illegible]稱焉[illegible]

而[illegible]程注乃從[illegible]

惟先錦偏據引證，博辭古調，輒使特異議，若不能置喙，但所解多臆斷，無足取也。刊於嘉慶丙子。

後有其婿何祖焯跋。

鄉黨考一卷

清黃守儀撰。守儀字雲石，福建三山人，乾隆進士，官餘杭縣知縣、晉寧縣教授。鄉里[illegible]二十餘年，乃參江永[illegible]撰鄉黨圖考，[illegible]守儀要承闕[illegible]時，似未見其書。是書[illegible]二十六條，[illegible]有未仕族[illegible]孟蹇[illegible]序及守儀自序。是書[illegible]江氏[illegible][illegible]素衣，以將內而業視朝，黃衣為是臘非蜡儀，精核，惟冕弁冠[illegible]斷[illegible]本分等級冕制，又有互而圖中有弁冠無冕，又對弁書弁改弁，不詳言其[illegible]用。又冕制有冕服，弁有弁服，[illegible]玄冠有玄端服，亦未細為剖析[illegible]章劃[illegible]未能詳辨，故圖式紊混。然孔劃[illegible]孔[illegible]孫乃不能分明賢主圖，何以遠反篇中考異圖點多為虛掌而作？讀者節取其長可矣。書刊於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孝經述注一卷

清丁晏撰。是書集唐玄宗、司馬光、范祖禹三家之注，以為玄宗石臺孝經注[illegible]取鄭君、王肅、韋昭、虞翻、劉劭、劉瓛諸家，摘其菁華納之，又采司馬光注[illegible]為最善，其他注孝經者雖有數十家，而以司馬光[illegible]指解及范祖禹說尤為明白正大，辨證儒者之言，惜其誤信古文，[illegible]為篇章，增改字句，羼失其真。此本一依今文為訓，[illegible]采集衆說，參所增損，此於述而不作，故曰述注。今觀其書，沈究精熟，翦蕪簡要，惟司馬、范氏之注本係古文，是一例改從今文，[illegible]更易篇章字句，且三家[illegible]之注，於私[illegible]，[illegible]亦頗[illegible][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不足[illegible]文，而能裁斷衆說，足前有晏自序，後有其門人陶[illegible]序。書刊於咸豐丁巳。

孝經證詁 一卷

馬其昶撰 其昶字通伯 安徽桐城人 光緒舉人 是書為其所撰孝經證詁之一 自序謂[illegible]孝經為聖人已亂之書 人有血氣則有爭心 爭奪不厭而至於殺 天下遂大亂 於是明尊卑 別上下 制為天子諸侯以統御之 天子諸侯卿大夫教之至于[illegible] 以[illegible]御眾而於殺之 使不爭者[illegible]也 [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人 於是[illegible]人有以動其相愛之心 為相愛之心[illegible] 使其[illegible]天下之人[illegible]相[illegible] 後以君長尊之 以師傅教之 [illegible]以孝[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不至一家 [illegible]以復[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 引說[illegible] 及近人[illegible]陳漢章[illegible]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illegible] 引[illegible]

仲舒春秋繁露所謂[illegible]王問 何謂天之經 [illegible]曰天有五行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之[illegible]三曰[illegible]地之義[illegible]四 地出雲為雨 起氣為風 [illegible]之五降 引新[illegible]書 以為王者之經緯五行之綱紀 [illegible]用[illegible] [illegible]字配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illegible]引[illegible]明堂位疏引[illegible]古孝經說 明堂文王之廟 [illegible]疏引新書云 明堂者 [illegible]國之南[illegible]明陽之地 故曰明堂 史記封禪書注引鄭注 上帝天之別名 [illegible]神無二主 故異其處 避后稷也 [illegible]此之[illegible] [illegible]諸者 私[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書為民國[illegible]諸[illegible]民所刊

論語廣注 二卷

清畢憲曾撰 憲曾字考琳 江蘇太倉人 乾隆乙卯舉人 畢沅從子 是書前有彭兆瑞序 [illegible]憲曾自序 [illegible]來書[illegible]有四 [illegible]曰證異 [illegible]四曰集說 [illegible]曰五證 本四注疏及唐宋後諸解 不足書中[illegible] [illegible]不本疑者 引閻若璩潛邱劄記入而後說之 故受之以見元者說也 廣翻曰見而得者 [illegible]而後引為乾文言曰 貞固足以幹事 何晏曰貞信也 鄭子曰貞正[illegible] 以[illegible]任於事 有酒食先生饌 引呂氏春秋[illegible]觀其為人[illegible] [illegible]飲食 必[illegible]而顏色[illegible] [illegible]此所以[illegible]也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是為父兄先行其事而後從之 引沈括筆談[illegible]

君子欲先行當為句 其言自當[illegible] [illegible]大平[illegible]小事[illegible]引[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 引[illegible]之說 [illegible] [illegible]果[illegible]有[illegible]字注 通引新[illegible]曰[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實[illegible]錄 [illegible]一人行 [illegible]必四三人者 一人行 三人中 [illegible] [illegible]擇之[illegible] [illegible]引[illegible]五行[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而[illegible]可也 引史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illegible]

所有道藏矣所甚道如矣引漢書貢禹傳注言其書志

凡此之類皆極研審有稗經訓彰來學[illegible]

[illegible]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明人刻本論語作

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illegible]明白足

證今本之誤書二卷刊於嘉慶乙丑年

論語後錄五卷

清錢坫撰坫[illegible]字獻之曰江蘇嘉定人副貢

生官乾州州判錢塘之弟是書前[illegible]自序言有七

例一改異本二校講染三鈎佚說四補賸義五正

舊注六采通論七存家說[illegible]其書為五卷西七十

餘條書中如貢而未達宫而此孔[illegible]多解本作第而

樂之脫道字十世可知也引陸德明[illegible]曰一本也作乎

指其掌引其父煌字東暉通術數曰古有指掌算術見

徐岳術數記遺其術長易指其掌者指如指掌而算

不待煩言可決故曰示諸斯也[illegible]書君數

引鄭康成曰鼓鼓也[illegible]易亦較表據

闕故不[illegible]字[illegible]人以子[illegible]使[illegible]亂之子

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據史記從武三月上某有學

之二字五分天下有其二據陸德明本三作參[illegible]人[illegible]

不闻易以不字他而不讀曰吾言聞人而改易字中

不內顧引鄭康成曰車[illegible]車中內顧[illegible]古以

以曲孔顏不過[illegible]數之設云[illegible]身[illegible]長[illegible]

車之東京賦夫君人者[illegible][illegible]車中內顧[illegible]

注內顧謂不外視目下之行也[illegible]車左錄曰正[illegible]

[illegible]車中內顧又車右錄曰內顧自數[illegible]而[illegible]

注引之[illegible]曰[illegible]內顧則士[illegible]也皆[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貫[illegible][illegible]內[illegible]貫之[illegible]引漢書[illegible]曰

惟德[illegible]不足以[illegible]入[illegible]貫之居[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貫[illegible]

居也不[illegible]專對引[illegible]曰[illegible]也[illegible]公羊傳[illegible]

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
之可也此類●傳雖當不可易皆以此書原辭附集解
之後故曰後錄剩義乾隆四十年

茶市口蔣氏

論語發疑四卷

清顧成章撰成章字詠植江蘇武進人諸生是書有金保泰
序中多糾解如其爲人也孝弟謂當讀去聲仁作人孟子曰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又若齊宣王曰無傷
也是乃仁術也皆爲仁之義其爲人也仁當作也孝弟正與孝
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句相呼應又子夏括集解引鄭說
溫國卜商溫爲晉邑後屬衛證以孔穎達禮疏云子夏魏
人正合孔記檀弓云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史記仲尼弟子傳
云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索隱萬遠遷命僞云退老
於家萬縣其本國也以鄭史證子夏衛人之非又有酒食
先生饌謂先生非父兄乃老而教學者言侍食於父母之
側一孔侍食於先生之前則子雖非教●又無溫柔之色何
何得爲孝故曰色難又如曾參字子輿謂參乃驂之通用
字古人名字多取相屬孟子名軻字子輿輿軻皆取車義
相屬也曾子亦字子輿而名參參爲驂之省車之義相
屬驂字之本字當讀曰同而以參爲之參爲周秦之
言非有魯之言讀以曾子之子名申未考錯誤矣則以子之
爲門一音矣又如有婦人焉謂婦人當作歸人歸婦文相近
傳寫誤也歸人爲誰伯夷也婦字●文不可通此當爲歸人句
可於數人外備一解又如子謂仲弓曰犁謂論語一書如或謂
孔子曰子謂冉有曰子謂子貢曰子謂子夏曰等皆對其人以
言之斷無對人子稱人父之者若犁牛正黑色禮記檀弓云夏
后氏尚黑牲用玄周人尚赤牲用騂孟夏尚黑則其牛之
名曰犁周尚赤則其牛之名曰騂同[illegible]

茶市口蔣氏

[illegible]禮記郊特牲天子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曰
且角、章其有角[illegible]之謂孟仲弓父有賤無文、不害用也、故
以夫代之正色斷之、仲弓乎以文質[illegible]言其適當用
也、諸如此類、書中尚多、讀者擇[illegible]
以[illegible]新新者、書刊于光緒壬辰

茶香□叢

書中雜大學一篇不得何
人所著，朱子妄分經傳，而經爲
孔子之言，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
而門人記之，雖經爲孔子之
言，何以經首不冠子曰，轉於傳中
聽訟節止加子曰，最亂傳曾子
之意，何以入傳尚冠曾子曰，及
於十目上加之，若十目所視當子
所論，此書即爲曾子所編中
有曾子曰，孟獻子曰，何不
[illegible]

四書箋疑疏證八卷

清徐天璋箋，其子汝仁疏。天璋字[illegible]川，江蘇泰州人。
[illegible]公集注[illegible]有疑義[illegible]
詩傳[illegible]既疑矣，則必確考古訓
確證，汝仁疏本父說，廣徵博採，時復有[illegible]筆之
於簽後，有汝仁識[illegible]義於難文宜徵信，即錄往訓
分疏箋下，[illegible]其第五卷後附大學整訂章句，則
天璋以呂數字眉所作[illegible]，而天璋為之釋，[illegible]定
中庸一篇為子夏所傳，其可證明者，中庸次孔子閒居
及坊記之後，孔子閒居子夏侍，親聞三無三德，恭於天地
並得聞夫子云云者，正與中庸相表裏，更可證為子夏
習詩，中庸多引詩，子夏習禮，中庸多引禮，以其[illegible]
又於論語所引子夏文與中庸[illegible]
[illegible]
謂紫寬老師事，實諷孔子與[illegible]其徒於衆，不如阿附南子
也，夫子矢之節，謂矢者誓也，（見孟子注）孝子者衛國維之曰奔適在
和不通者，實天啟事衛侯也，子在陳聞起事[illegible]
明以之弑如師其適衛，孔子主齊正位者新聞都不為而
言不同為學之主，然斯誅偽貴亂而歌之之，來師其適衛
葉，謂昭公孫齊，來師進往于公，故于後諸人，修之書國
在明之德句，謂明揚明德之人，父母使命究康摘階節
謂[illegible]摘時吉康既說，指出其詳而不用也，[illegible]
更於康四[illegible]，仍自衛以從[illegible]足後諸也，此宋儒[illegible]
父母使命，於今父母命子婦，屋其子而命將集工匠、

不必就乃乃□說說既天父母□得父事事之也諸乃以教應
後□部複□□□書而於文備於中

四書記聞二卷

清常同撰同字異之江蘇上元人道光辛卯舉人□書
□千桐城姚鼐工古文與同縣梅曾亮有名是書名
曰記聞蓋多得於平日師友諸論其□姚鼐說最多而
付□轉梅曾亮移至所録大所寺□聞於之□引伸古
訓□析義己意□精當不為拘子在陳章皆拉簡斐
然成章為二篇非取在斐然成章蓋□禮樂文學之
士子游子夏子張其人固天縱之將聖將聖大與千大
夫言係係也注集解正義訓和樂而□行余法致往說
文之誤必有寢衣恢孔安國注作被引左傳秦穆陶
犨被為證說文被為寢衣衾為大被非古制乃漢制也
也王者乎乃夫子賤乃必不欲譽之手以明君子不仕衛如胡
母從說子為得□政必待上先君不下皆方伯庶孰□
翩瞶立公子郢□必無此理而援公正而不能說者所論
非魯論以墨書通例於魯昭公定公哀公皆稱諡稱
公不以國舉他國之君者前景衛靈皆舉□國是篇載
齊□景直曰陳成子弒簡公與他篇迥異故知必齊
人者乃之□□賛而通孔氏之門者通引通往不訓往
通丕例門外之言數解之而孔子聞之孔子之言又雅無說
矣徹子夫之言謂徹其之疏已簧於此千之謀之中其文
勢悍隸而下論且此例甚多□□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百畝例五十七十畝可知蓋
周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之四九又四寸以長言之為例文
湯有長一而知曰新□□七日至□八月平字□夜□十月□□
入我林下自七月至十月所書□□而時□六十日出二□

蔽此[illegible]竊食人食而不知模擬以歛其咸豈執歛
蔵言本漢書食貨志引周書作余之[illegible]取也王者之
迹息而詩亡王[illegible]劉[illegible]陳詩[illegible]不合風雅順正漢唐亡
持浙而行擇浙傳淺淅[illegible]三[illegible]一為孰文俟時取中
取中山之白圭一為史記貨殖傳學觀時變之白圭又其
例孟子書言治水之白圭也持周所主[illegible]其[illegible]
武三國[illegible]三人時代之相近[illegible]悵在其三書同未
及見[illegible]是書[illegible]有待乎而[illegible]其亦[illegible]未及見
[illegible]年保不之及[illegible]是書無序跋刊於道光二十一
年。

經學質疑四十卷

清狄子奇撰子奇字叔穎江蘇溧陽人諸生是書分
論語質疑二十卷中庸質疑四卷大學質疑二卷孟
子質疑十四卷[illegible]之曰經學質疑[illegible]為四書名[illegible]起於宋儒
朱為古義[illegible]朱子論孟集注[illegible]中庸章句[illegible]名
自為書後人始合為一為[illegible]以中庸[illegible]大學之前
者以中庸為禮記第三十一篇大學為禮記四十二篇
故中庸在先大學[illegible]朱[illegible]二序有[illegible]
例其書於集注章句無可疑者不復置辯其有協者則
取諸儒之說間及己見[illegible]為之疏證所引[illegible]
[illegible]世所[illegible]攻朱若毛奇齡[illegible]
尚書竹書紀年孔[illegible]家語孔叢子[illegible]
亦見採擇於朱注多所匡正其[illegible]
鄭注周禮干寶注覲禮賈疏以證天子諸侯外朝治
朝皆有堂階據孔融周武二漢高祖論周自后稷至
武王積五十代皆有[illegible]之[illegible]瑞以及十七世商三
十一世合之加以虞夏有餘[illegible]此數[illegible]計十
乘之數不用包馬二家義[illegible]精以[illegible]
十六井又[illegible]司馬[illegible]甲車人[illegible]
使周禮孟子可相通[illegible]
于[illegible]又丁酉

四書說牘一卷

清黃六吉晉撰。晉字鐵禪，江蘇丹陽人。[illegible]知縣。是書[illegible]與讀點胡紹曾，嘗並夏雯著書。[illegible]中[illegible]蓋[illegible]，曾入張帝江西學幕，[illegible]與之晉同[illegible]江西也。之晉精訓詁，尤於字義，如恂恂如也之恂，[illegible]也之恂[illegible]夫子恂然之恂，恂恂之恂，[illegible]考之極精，又深於易理，書中如說實大家傳，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說，以易為喻。[illegible]長者其言也訒，舉易以證論語，[illegible]精，尤翻閱者。以子張學干祿為說，舉大雅干祿百福，千祿豈弟，子孫學[illegible]西詠，詞嘆其[illegible]，如三複白圭之意，祿為福祉，[illegible]祿等字同，非求干之謂，故學為干祿，為福子孫千億，下文言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即懷言慎行之意。又言無怨無惡，即寡尤寡悔之意。說知此章是勗子張謹言慎行之學，尤[illegible]於泰山，以為李氏欲行封禪，蓋封禪之說，戰國秦漢而實始於管仲封禪篇，季氏生後，未子[illegible]其錄，[illegible]而僭次之，可徵者聖人[illegible]論封禪，引李氏之事，以為稽者封禪之但也。身歷之先武，昭於[illegible]即位三十年，為桂[illegible]其論駁，其稱歎歎天子，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書所七十二代之儀禮。則東漢已有是說，又觀之春秋繁露王道篇，上言封禪，下言受命者八[illegible]，作北發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為，則西漢先有是說。他所解，亦多新穎。書[illegible]一卷，止二十九條，故名牘云。無序跋，刊於同治元年。

四書說六卷

清吳嘉賓撰。嘉賓字子序，江西南豐人。道光戊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illegible]家居，撰國練，[illegible]殉難。嘉賓學宗陽明，工古文，[illegible]治經於易、書、禮、四書，皆有論述，仿名求自得之室，讀書記是書其一種也。大學不一卷，中庸一卷，論語二卷，孟子二卷，首有自序，大學不用朱子章句，而遵舊本。孟子七篇篇分上下，仿趙氏例，各有篇敘，[illegible]梁惠王篇云是篇上下皆孟子不為時所用，世之諸侯，皆以富強為是，孟子所以當世之言辯，圖之道，立身之節。滕文公云是篇首孟子所與當世之言者，離婁云上篇言仁，下篇言義，萬章云上篇言聖人行仁義之[illegible]，下篇言聖人處世之道。告子云上篇言性，下篇雖[illegible]，盡心云上篇言性命，犯之事天，[illegible]五節，下篇傳信七篇之大指，[illegible]其所說，[illegible]偏於義理，而[illegible]以朱子主異，其論說[illegible]論語之兩章連解，[illegible][illegible]本[illegible]下章[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其[illegible]有承上章者[illegible]人也，連下章，并稱及史之闕文也，有馬不乘，得連下章，[illegible]章見善如不及連[illegible]章，[illegible]有馬千駟章，[illegible]兩章連解，古註[illegible]固有之[illegible]，下見[illegible]，[illegible]論語，稽求篇然，未若嘉賓[illegible]許且明，[illegible]不復於字[illegible]，[illegible]為可貴也。書刊於咸豐二年。

校正四書釋地八卷

清閻若璩撰顧閻[illegible]重編閻字[illegible]備堂江蘇高郵人[illegible]嘉慶庚午舉人[illegible]是書據成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康熙庚辰宋犖序而刊之乾隆癸亥若璩孫林複以四書釋又續三續村刊[illegible]崖所序者是也及乾隆丁未丁[illegible]再刊之並[illegible]手生卒年月考凡五卷而朱珪為之序[illegible]惟若璩原書有釋[illegible]書未加論次不便讀者於是閻為之重[illegible]釐為三[illegible]類地理名著人物次之訓詁又次之[illegible]章句失發聞有講字兄文亦為校正仍名曰釋地於其書也[illegible]前有張敘金序及閻自序[illegible]未有閻跋閻於原書無所考訂惟[illegible]璩子生卒年月考所[illegible]引[illegible]與生卒年[illegible][illegible]以為歷定[illegible]為王南中[illegible]順治三[illegible]王十三年己未[illegible]八十[illegible]歲[illegible]璩之缺其自[illegible]若璩所著有[illegible]書[illegible]者皆無道王[illegible]以淺人所[illegible]古文[illegible]山附會者未倒置不敢[illegible]好同[illegible]者璩者摘此不肯[illegible]閻[illegible]標[illegible]矣

四書朱子集注古義箋六卷

清李滋然撰滋然字命三四川長壽人光緒甲辰進士官廣東新會知縣[illegible]官後隨出使日本大臣李家駒為[illegible]學務專員是書即在日本時所[illegible]朱子注四書[illegible]大學一篇分別經傳改易舊次中庸亦不從鄭注分節故郝章句論語孟子則稱集注其實皆薈萃諸家之說與何晏[illegible]解無異所異者晏所集限於八家其注各標以姓朱子則所集雖廣自漢儒正注以至[illegible]子書理開不[illegible]采而[illegible]選擇折衷至為精審惟所引[illegible]諸家之說有標者不標者不知者[illegible]疑其[illegible]此大[illegible]也[illegible]是書首有滋然自序及凡例凡朱注與古注同者先列經文次列朱注次列古注而以己意[illegible]為之案[illegible]直用古注者有[illegible]引異說者有融會眾說而[illegible]著其中如論[illegible]一條與[illegible]孟子[illegible]一注與春秋傳不合夫子之墻數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論者或疑其與注[illegible]相背或謂其自相矛盾不知趙岐及七尺曰仞皆包咸[illegible]八尺曰仞皆趙岐[illegible]論語孟子本各自為書[illegible]各存師說不足異也[illegible]所案如[illegible]時類與周[illegible]有助微九一[illegible]條[illegible]弟子所未及惟[illegible]在人一條[illegible]朱子引家[illegible]古訓而[illegible][illegible]鄭說附會[illegible]未免多一[illegible]折而中[illegible]一條又[illegible]以政[illegible]八酒[illegible]自己[illegible]夫亦可以不必矣

四書通題解一卷通解後一卷　經部四書類

清胡垣撰。垣字紫庭，江蘇浦口人，諸生。垣撰四書十六通，曰通解字，以四書二千餘字通說文諸書，數萬字[illegible]書義也。曰通校易，明四書字句篇章名稱有異同也。曰通條例，明四書記事記言書法有義理也。四通節目，明五倫五常之所當為，隨時隨地可以四書推斷者，實也。曰通旨趣，以四書解四書也。曰通漢宋通別，備合註疏與朱子集注五部，有異有執無訛，又撰雅宰說，蓋以折衷兩家所解也。曰通算理，四書有需學數十條，籍以明中西算學之理。曰通藝學，有關於樂也。曰通文法，明聖賢措辭妙而行文之法也，而尤利於通叙次通題例二種。叙次者，明四書篇章相接相應以為聯函，紀言先後之序，未必有意為之，而未必無意為之者歟，每篇每章相銜接處，均有無次且每篇首尾未復相應，如易序卦本書自然者。演之舊四書題鐘言，[illegible]錄其原措論辭斷章為篇，[illegible]中為新得一新之中，首尾相為呼應，一篇之中章句嘗有聯屬，不[illegible]而其書不傳，惟此書猶斯意也，其不及者有以前賢已詳之。通題例者，取四書詞義相承者，明其相應相配之理，類為開[illegible]，仍以四書之理，釋四書之義，中分六類，曰家庭，父子兄弟夫婦屬之；次朝廷類，君臣政治征伐用人理財屬之；又次師友類；又次心性類；又次學行類；又次出處類。其中頗不免穿鑿附會，要於理四書者[illegible]備[illegible]一格[illegible]。有垣門人[illegible]傳祥叙，書刊於光緒甲午。

[illegible]刻本者，如屋漏奥窀，主敬講論之動，之克禮修、[illegible]名物者，如[illegible]卷九百種[illegible]地理者，如[illegible]上水許諸儒[illegible]有關經義者

四書緯四卷

清常增撰。增，江蘇泰州人。拔貢生。增瑞竹[illegible]，旋從兩江總督陶澍[illegible]府，[illegible]一見，欲延致幕府，堅卻之。所著有儀禮瑣辨及四書[illegible]。是書首有自序，言鄭康成注禮，名物為詳，義理為朱子，而名物不復釋，其理不應釋，[illegible]書讀諸經諸書，初[illegible]開道最早，故於夾[illegible]所謂律者，多所[illegible]視之為注夾，所謂律者，多例視之為緒也，[illegible]書之所由名也。[illegible]始之當作[illegible]是書[illegible]定之稱，不當[illegible]是謂[illegible]。[illegible]一近人從說文訓一為[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竹謂詩[illegible]作[illegible]所謂[illegible]國之竹[illegible]孔[illegible]為二[illegible]為王[illegible]竹為[illegible]非是。[illegible]表，謂[illegible]二[illegible]之[illegible]長犬[illegible]類，古[illegible]食[illegible]人不辨字之義，遂至誤解，而後[illegible]之謂，[illegible]書[illegible]行[illegible]。盡[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禮[illegible]為後[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不[illegible]為僕[illegible]。[illegible]子之訓[illegible]己[illegible]。廣[illegible]不[illegible]有意[illegible]書[illegible]道[illegible]。

四書說苑十二卷補遺一卷續遺一卷

清孫應科撰。應科字秀之，江蘇高郵人。康熙…是
書…涵泳群言，有似劉向說苑，故以名編。首
有總載，李周南、夏味堂、劉寶楠諸序，及應科
自序、例言。又列應科解四書名目及引用書目
凡二種。續遺又引用書目十三種，又經史子集四部
中諸及四書片義，補得…附於同時之人
其父齋所著讀書識錄，與所不遺，與兩種經解兩相發
明，則仍存之，惟不下斷語…錄…無經…
御纂諸書專本，類加書中…鈔字集及古印
言，凡援古…辨…
據實故及積學…一備兼賢人之質

交友一倫，已包之。父在觀其志而觀
父之志行，父沒觀其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擬以私從而
孝，但曰觀則包諸過矣。…
據野客叢書，當於言字斷句，…余遵下句人之過也
節，據…仁也人字與井有仁焉之仁，當以字讀
誤矣，記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南武城人，據史
縣志非二也，之二傳相違，不當兩存，乃有文據而斷之，武
城行不由徑，據…等，未言者道路，不謂沿之上行必由之
閒乳，野處氏…行者…

濟…當在不孫於師，據小…

師作衆字解，引柔人，會而不知機，據趙林玉露所
…許據樹…下後世之寡平，刑于寡妻，據詩
詩傳謂寡妻嫡妻也，妻為妻則嫡為寡，引…
少叉據…南阜少…上…艾…夜…艾之艾止
也，於衛玉藻，…研堂…衛…
公為…雅…注…
其據…傳…
之外，可以廣異聞，備博采。為注四書者所必不少，又
論之日…據白田雜著…字…乃…
可刻…而近人乃據…其文
字…又二…據周…
圖…於二…非…
賸…以二…
向…以二…
聽…以二…
以為…
於道光四年。

朱子論語集注訓詁考二卷

請浩行桐彝、行桐，廣東南海人。同治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illegible]所撰[illegible]。朱子注論語，雖長於義理，而亦不廢訓詁，覈其論語訓詁考義，叙言中之語，蹠以通其訓詁，證類書，是存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又與注伯恭書云，不讀疏文訓詁易解，而世儒翻欲朱子不明訓詁，蓋未考也。是書為行桐督浙江學政時，舒鄭諸精舍諸生，就論語集注為評為尋繹，[illegible]其考之，舉經子史注所謂，其所出，編為二卷。其間要與蕭泉，則據某生說，以申明之。書中所著，[illegible]陳景僚、崔適、楊壽[illegible]、王正壽、袁夔年、汪湯丑、陸以增、楊贊龍、孫兆[illegible]、袁實忠、袁夔年、高[illegible]、吳澍、孫[illegible]是也。其間[illegible]有訂正，如注云，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今家語乃無此文，見於說苑修文篇，説苑大要十篇。又宋[illegible]泰伯章注云，家語以為曾子[illegible]不致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注四三年，未嘗啟齒，乃家語弟子行篇，無注四三年四字，其辭引中而刪削之[illegible]之也。周[illegible]有五[illegible]服之冠也，和以象宗曰層，[illegible]並辯也，諸儒並非寫以[illegible]據為[illegible]故。書刊於光緒十六年。

論語足徵記二卷

崔適撰。適，浙江吳興人，清光緒舉人，肄業詁經精舍，為俞樾高足弟子。其治經，[illegible]今文[illegible]。自序：[illegible]以為漢書[illegible]有齊人王吉傳[illegible]傳魯論，西京末古論[illegible]所進，孔安國所傳，今得一觀。[illegible]古者字少，一字恒兼數義，故多假字；後世字進，本字亦用之，故有古人用假字，後世易以本字者，未有古人用本字，後世易以假字者。古異讀[illegible]用假字，[illegible]使說其賦也。為其傳，則傳假字賦本字[illegible]。例則以假字讀本字[illegible]明[illegible]案為古亦明甚，[illegible]通，以[illegible]而非[illegible]通，既知古論[illegible]。[illegible]而今之古論[illegible]文[illegible]有[illegible]本字[illegible]而在假字者矣，其文往字順，亦冥之怪，適之為此，在樸學考古，西漢師說，方[illegible]班固、何休、高誘、王充之言集解，即注釋文所載鄭注，有讀[illegible]通者，明故曰足徵。[illegible]以其猶有之事，歸郗明故，不服今文。[illegible]習氣，然亦間存精義，[illegible]異說，[illegible]所依把捉，本往所[illegible]，[illegible]攻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弟子[illegible]孔[illegible]，[illegible]人親古讀[illegible]。服[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傳曰固。[illegible]也，呂氏春秋[illegible]注[illegible]也[illegible]可信為一人之名，[illegible]而[illegible]記仲尼弟子列傳而[illegible]。一敎[illegible]論[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大，謂[illegible]不相親。

訟獄之所歸，而謂之有天下，不必易姓改物。[illegible]子貢文王一也

而率天下之民，與武王一也。率天下之民事紂，[illegible]文王未有

天下，何由率天下之民。孟子又言以德行仁者王，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明以為文王嘗有天下矣。集注稱商之重

[illegible]以後世私神器於一家之心，上測古人公天下之說，以傳為

臣節觀泰伯，不見以窺伺神器謂太王文王之心，殆里異

於曾孫泰伯，猶能讓國，不能替武王之伐商，其德終

有愧於因方正，何以謂之至德[illegible]三分天

下有其二，[illegible]王有文王為西伯[illegible]以服事殷，周之德乃為大直紂

鄭本作亦[illegible]亦乃服事殷[illegible]

春秋之有理[illegible]王望以本與為[illegible]相為表

[illegible]未見日本刊本有此書，而此章大學謂此亦[illegible]

論語古訓 十卷

清陳鱣撰。[illegible]是書首有[illegible]

及鱣自序，蓋以集解為本，于集解所載之外，旁摭遺說

辨證于卷，曰古訓者，別于今也。[illegible]

又謂文從邢昺正義本，而以漢唐石經、皇侃義疏、高麗

本集解、陸德明釋文及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補

遺，校注于下，或見于他書亦間援證，以邢本集解多采

群書所稱，鄭學則文義不屬，則從皇本高麗本

以孔注古論，何晏敘世既不傳，集解所采，注多不類，且

與說文所引字所據論語古文不合，反不如包氏章句之古，疑

為後人假託，特以與尚書偽孔傳同一路，故並集解存之

以鄭康成為漢世大儒，故集解之外採鄭注獨多，且

為之疏通證明，以補孫家之未備。[illegible]馬融鄭玄師也，王肅

難鄭者也，[illegible]所以發明鄭注，此其大較也。古訓

[illegible]陳氏[illegible]書云孝[illegible]乎惟孝友于兄弟包注

孝乎惟孝，句漢石經及白虎通義等書所引並同，乃知

乎為[illegible]之語[illegible]傳寫之誤，集解曰先加以家也

然據以字[illegible]此由考工記[illegible]之字後人[illegible]功合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馬曰為力，為力役之事，與射異言

何有於我哉，鄭曰人無是行于我，我獨有之，此與[illegible]

合然，說[illegible]民[illegible]舉為之盡也[illegible]數条且申其

說，學則不固，孔曰固蔽也，皇疏又孔[illegible]固為蔽，蔽猶當

也，言人不能敦重既學亦不能當道理也，[illegible]得之一言

以蔽之，蔽也，此解較他解[illegible]，以有方，鄭曰方猶常

也蓋孔曰九所匠必有常、弟注解往何晏云子本則不敢更
遺西、其易已變色有二子內亦有常州所疑回而廣
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一循過字絕句子路聞孔子欲
舊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夫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
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古字材哉同、很鄭注材作桴材、朱
注訓材作裁、[illegible]覺彼作是與猶殊、我意鄭曰老[illegible]彰
彰祖轉爲子國問、朝夫子而是明乎書辭正與孺之意応
由曰吾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包云老彰賢大夫也、皆述
事、我未老彰祖述之耳、第解作祖述之而已、是包以未字
爲一人也、朱注似未安、三軍可奪帥也、鄭曰匹夫之守志重
於三軍之死將者也、特取師也之此說、言見三軍與帥
別、若依人說、竟似三軍取帥、[illegible]其邦有道數、邦無道
穀、恥也、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君無道而在
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孟[illegible]邦也、危下句不居上句表孫朱
注、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皆可恥也、是於
經文外添字也、[illegible]所徵引及甚詳論、備而不[illegible]大旨見其義
書刊於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皇侃論語義疏參訂十卷

清吳騫撰、騫字槎客、號江海寓人、諸生、皇侃義疏
乾隆間由日本傳入中土、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始為刊行
未知[illegible]子之徑[illegible]其[illegible]逸一書、[illegible]亡六百年[illegible]而所未
購、騫乃據之以校勘皇疏之同異、[illegible]見於
他書者並爲採證、且及於同時師友談說、[illegible]
內[illegible]疏中誤字可疑及[illegible]字事物章句
刊於閩與先儒異說者亦[illegible]為證訂、首有
序及例言、附錄書上方、又有一條云閩有司諸巖恪
而騫後作按語、此條知係欲與高麗商訂、乃得不
註到之時、未定本、另當斟酌、殆香刊是顯人之短
而揚己之長、亦非著書之體也、稽此[illegible]而非定
本、[illegible]行此外又曰有閩、黃、[illegible]
志祖校語而廣之表多、深爲著書之上方、廣書字
耕厓、海寧人、志祖爲能廷博之伯子也、特夷狄之
有君章、王[illegible]疏云、此章爲下僭上者發也、諸夏中國
也、亡無也、言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
下不亂也、周室既衰、諸侯放恣、禮樂征伐之權不復
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國尚有尊長統屬、不至如我
中國之無君也、[illegible]太宰刊本全不同、太正本改此章本中國
貶賤夷也、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
及中國無君也、故孫綽云中夏有時無君道不都喪、
夷狄強者爲師、理同禽獸也、釋慧琳云有君無禮不
如有禮無君也、刺時季氏有君無禮也、如此解、方合

内中國外夷狄之義，[illegible]亦明曰，[illegible]為[illegible]偁[illegible]
進諸夷，少有辨說國，諸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辨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
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
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而[illegible]
正祖皇疏大旨，出明內府所存此本，而為[illegible]祖得見之耶
[illegible]日王刊
本所以加改者，日當[illegible]諱而改之，而[illegible]亦未有
校正，並考見日本刻本也，又將其有[illegible]所據本[illegible]日
本[illegible]校本所列，中多脫改，而日本流傳國本[illegible]
[illegible]疏之善者，近日武內禮卿[illegible]重刊此書，有校
勘記，最為[illegible]以校[illegible]書，庶幾復六朝之舊矣乎。

孝經鄭注一卷

請陳鱣輯。鱣字仲魚，浙江海寧人，諸生。是書首
有鱣自序，言鄭康成注孝經，見於孝經序本傳，鄭
志目錄無之，中經簿但稱鄭氏解，而不書其名，或曰
是其孫小同所作，鄭[illegible]六藝論序孝經云玄又為
之注，序者敘亦云玄又為之注，蓋鄭注春秋未就，[illegible]
與服子慎遇，為服氏注，詳見世說新語，乃往未列
鄭注康成孝經注者，其注孝經亦未寫定，而其孫小同
追錄成之，鄭志亦小同所撰，故以先人未竟之書，不
敢載入目錄中，陸德明所題並無異說，范書所紀則原
其非也。按此論甚通。鱣此書自序署乾隆四十七
年，觀[illegible]岡田氏所輯，[illegible]是十[illegible]年，未[illegible]得見岡田書，
[illegible]岡田亦未見其書也。是書[illegible]以陸氏釋文為主，參
取群籍，仿王伯厚鄭氏周易例，集為此編，凡元宗注
所採以為依鄭氏者，亦為收錄，惟[illegible]刑章[illegible]鄭注云
引譬連類，此書誤王肅，故注天子之章，以為引類得
象，[illegible]中采輯者[illegible]王肅二句，[illegible]中[illegible]鄭注之
文，非鄭注，又無得以[illegible]是觀之，下引鄭注云小大盡
節，義據[illegible]子[illegible]下注，[illegible]兩致其樂[illegible]盡[illegible]採擇文之
確也。然鱣所[illegible]諸[illegible]有[illegible]補證[illegible]
者，[illegible]未見此書耶，抑見而不收耶。是書[illegible]
堂刊本流傳甚罕。

四書說略四卷

清王筠撰。筠字箓友，山東安邱人，道光舉人，官山東鄉寧知縣。[illegible]是書大學一卷、論語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一卷，自序云嘗年所讀儒先之說，道其疑者，獨存一也。至於見解其不背朱注者，亦皆膚淺粗略，說之云云[illegible]功為此書[illegible]

[illegible]

其所解說，注重[illegible]現，間[illegible]里，[illegible]一章之中[illegible]前後，一句之中[illegible]上下，[illegible]孟[illegible]到，本代聖人立言，其精者以之解經，固無不可也，然為因[illegible]，小學，是書亦不廢考訂。

[illegible]異乎恨

刑[illegible]據孫石經刪作井，說文刪，諸也，刑剄之二字判然正

稱實甜當據如古，古呈古寡，叙是六朝俊音由[illegible]

紫歸孔子，斯斯本作領，是顏書歸謂，領為平字，聯則叙

傷子假借之迹，蓋四書釋地所駁如字之誤，不必拘康公

之斯，古傳依衍以善，字子互[illegible]盡之同，此傳字說文

羞藏魚也，故于子孫，孟子依斯者斯，是疊類字，而斯又

當為訢之借字，訢慕之謂，慕則有變乎一解，下文然則舜

怨乎慕乎，謂以孟子所說[illegible]為怨父母而撰注於

但怨字[illegible]說，復[illegible]根精確，語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全書中釋子曰，而[illegible]是為[illegible]一不稱

孔子曰三友、三樂、三愆、三戒、三畏、九思，皆排偶，其佚各章

式，諸亦無不排偶，與他章不同，並著人皆呼孔子為仲尼，稱

子曰為人，著為[illegible]仰始稱孔子，以別之。[illegible]此[illegible]膚淺為人所

未發，又其[illegible]則有[illegible]說一書，其解四書[illegible]未注

可與此書參觀，是書於道大處者

四書拾遺六卷

清林春溥撰[illegible]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一卷拾遺二卷

卷，搜拾群書，不[illegible]論斷[illegible]參訂[illegible]正[illegible]解春

集[illegible]論語二十篇[illegible]孔子七十以後之言居多，史記孔子

去魯年五十八，凡十四年，在衛所言歸與歸與，以哉吾黨之小

小子[illegible]七十後作[illegible]微我數年之語可徵也，又[illegible]弟子中

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冉卜顏孫諸[illegible]皆少

孔子五十以下，子淵子羔子賤不齊求子[illegible]諸人不足

稱，皆少孔子四十上下，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而其書

為我於內人且記曾子[illegible]手[illegible]稱表禾能紀遠斷可知

[illegible]小序山房分案論語[illegible]為人議論之[illegible]記者

記其言而不記其所以言，其屬弟子問者則得於師說

而略於問辭，孟懿子孟武伯及時[illegible]問孝，聖人答之不

同，仲弓顏回司馬牛樊遲問仁，子貢仲弓問政，其答之均

不同，蓋當時問者身有其人之[illegible]而夫子為之析示，記者

按其問辭，升曰[illegible]問孝問仁問政，改此之類可為碩證

[illegible]此如有耻且格罰濩執睦群執仿慎記其

所以顏其所由可教，樂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illegible]

人[illegible]札樸[illegible]沮邑大夫例呼為人孔子父為[illegible]

鄹邑大夫，稱之鄹人，為考於仁矣，里居之據[illegible]論語

稱遺是讀為路反謂[illegible]所不愛則無所愛[illegible]舉年仲

據史記書院[illegible]舉程年字仲，居莒[illegible]據左年農字

記，莒山出大蕪[illegible]據[illegible]學甫佑[illegible]子罕

言利與命與仁，嗜年日所深與，與讀以君為三

也，老不與之事字之義，季氏富於周公，與周公

曰記周四邦文公旦益周公之次子，世為周公於[illegible]內周

召世為三公，狀善之推世為卿士，稱衛公子荊[illegible]

蚍衍論為之有公子荊，哀公魯之時加衛衛公子荊之

拔苗[illegible]小雅，拔心曰揠，拔根曰擢，夏后氏五十而貢

之，而[illegible]引曰[illegible]知徐三代取民之異，在[illegible]貢助

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

同，而田未嘗易。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引而時常言學

行兼優，入聖賢之域為上達也，農工商賈各隨其業

[illegible]其未有干違，此為害為不義之小人，亦有賊

乳君[illegible]能達，虞仲引曰知錄古吳虞二字多通用，[illegible]

虞仲是吳仲之誤，敘夜[illegible]宜和博古[illegible]圖有周叔

[illegible]叔液鼎銘，叔液名不見經傳，殆即其人叔夜不已

不可探而去之毒，[illegible]親門讀書記以知虞公之不可

諫而去為句，未謂去往之秦，則而向[illegible]記所言為

賢之處秦賤之換，以致乃合以上舍泉於義理考覈

[illegible]其篤采[illegible]及時文批尾

可云不遺巨細矣，書刊於道光甲午

四書訓解參證十二卷補遺四卷續補編四卷

清張定鋆撰。定鋆字竹溪，江蘇常熟人，諸生。是書前有朱諸陶章、錢楊齊跋三序及定鋆自序，刊於咸豐壬子。補遺刊於同治乙丑，後有定鋆自跋。續補編刊於同治丙寅，前有定鋆小引。是書名[illegible]補朱注所未及，援引古義，下及近人，如顧炎武、陸隴其、閻若璩、萬斯大、何焯、臧琳、全祖望、惠棟、錢大昕、盧文弨、[illegible]、汪中、孔廣森、李兆洛、龔[illegible]、宋翔鳳、戴[illegible]諸家，但所援[illegible]即取朱，如毛奇齡之說節取一二。此兩說但從[illegible]並錄之，[illegible]已見則以[illegible]義理為主，而典故[illegible]往略，雖見精慎，且所徵引[illegible]如王孫賈章，[illegible]謂媚奧之說指南子，後世所謂奧援本此。奧者

室中深隱之地，竈則明處，謂借援於宮閫之中，不如求合於朝廷之上也。蓋從子見南子章[illegible]出子所雅言章引李中孚[illegible]謂詩外傳、書大傳、孔記、書引孔子論記者人以不善於論語[illegible]疑，故精刻之為雅言[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之而傷除一書之體例，不能強衆之盡同。蕭牆[illegible]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季氏大夫例得樹屏，故以蕭牆指魯君言，其後[illegible]季公孫以殺代魯而季氏，此一解也。臺內稱樹實，以時以大夫僭侯，[illegible]僭擬何所不能。[illegible]氏言[illegible]此又一解也。論語日章，謂博弈非聖賢所為[illegible]以此立教，此章商論夢六博璐琅，商之[illegible][illegible]假托聖言以附益之，其[illegible]公孔舍章[illegible]

管仲之不同，赤取之也。注[illegible]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謂[illegible]為獨周[illegible]邑不折制邑，亦為田不遠[illegible]其上八家，我[illegible]係八家以上[illegible]以相守望[illegible]業[illegible]其數五畝[illegible]以十室之邑，十室之邑章[illegible]杜預，引顧炎武說[illegible]謂之主，而言里[illegible]非田非獨主身儀[illegible]此等人下而可論而極歸而化上而卸者尚性化，所以學之而非謂之[illegible]方為非非可為之由意，以縮此等人下而可論極鄙薄化上而卸者尚賓化，所以歸之而難鄰者[illegible]注引李[illegible]作諸漆解，非注治之註，[illegible]夫引趙周[illegible]說，在一家之子兄弟之外，另一單下，依人[illegible]至此亦有重者，俱[illegible]當。蓋定鋆用力于此[illegible]年，所得甚深，與汎澄淺陋者[illegible]，可同日語也。

論語實測二十卷

徐天璋撰。天璋字眉門，江蘇泰州人。是書

前有天璋自序，以為論語一書門弟子紀孔子言

行，類無年月先后可考，其間有自衍述者，既[illegible]時

定哀之間，言多有託，有指晝孔子生當春秋我國政

治廢言，故為房相託諷，證之史記世家年表，弟子

列傳，春秋三傳，皆參諸子大戴記家語等書，錄其年

始可考，擇而著之。論語實測所謂實者，指史事之

顯有明徵；所謂測者，比例考校，參稽節實以為法

測以為推。今觀其書，[illegible]節錄其言者學校之為

官師，[illegible]師

大夫七十致仕者，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孔子在魯

不肯從政，故任以國學之老，教士於塾，[illegible]哀十一年本

而三節，益之雍國學，哀公行釋菜之禮，國老實而知子

士也，[illegible]章記有子之言，謂有子為之國士，哀公八年，[illegible]學校之少師

也，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孔子歿，弟子慕有若，狀似孔子

相與共立為師，以孔子也，具有根據，子貢等[illegible]說[illegible]

疑司馬遷傳其禮儀，而弟子有子為之國學事

第，是邦指在商，此不詞，[illegible]定公十五年，孔子自衛反魯

欲辭，季氏[illegible]問，於[illegible]在此時，故子貢觀而有問，必聞其政

而係此問子從政耳，論三百篇，謂孔子問所詩言，論王令集

此言三百，當在刪詩定之後，[illegible]其義理，通之以政事

指孔叢子謂孔子在衛言[illegible]子聞孝章，謂係子

卒於昭公二十四年，[illegible]適魯於昭公二十八年，[illegible]

於衛，此章又次七十從心後，必在哀公十四年，武伯問孝於

孔子也，[illegible]子見武伯違也之命，逆於不孝，適孔子來，武伯

在側，因以孝問，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言為已去而不復有向[illegible]

下章孟武伯問孝，子曰：[illegible]，意哀公十四年，武伯時國為[illegible]，[illegible]十四

不能子病時，[illegible]四年，武伯時國為政，武宗曰

孟孫子，為[illegible]之病，不因為馬，武伯聚[illegible]，秋八月辛丑孟

懿子卒，是懿子因武伯而為孔子之來請，[illegible]武

伯不知自反也，故兩問違，顏而說，[illegible]王孫賈媚奧媚竈

之問，[illegible]實為[illegible]周，賈多孫[illegible]，孔子適周，於奧竈而問，意以

奧比[illegible]王，竈比子朝，下章周監於二代，又子入[illegible]

入太廟，太廟周公之廟，[illegible]祖廟也，係適周時章，可體子語

魯太師樂，謂此前，[illegible]見[illegible]太師[illegible]，魯以別之魯太師者

即古師摯，昭公出遜，太師適齊，孔子在齊，[illegible]學官屬

上又實章，謂孔子自齊返魯，因見哀公而諷言之也，[illegible]

以二三子章，得[illegible]子[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者，禮樂[illegible]

不可教，皆[illegible]禮，[illegible]逐而所氏[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者未定，[illegible]禮，魯子當[illegible]之言，孔[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

再思可矣，[illegible]之[illegible]，明為[illegible]，[illegible]之大部明為一

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三十五年，又比與孔子同[illegible]其[illegible]

為後人追改者[illegible]

苗而不秀章，[illegible]其上章，為子

顏淵，[illegible]顏淵[illegible]，顏淵也[illegible]

哀鴻章句[illegible]此其[illegible]十四章核非章指二十四章、

只孔子名篇之篇遺篇次章之中者[illegible]往而亦非止

十四人四科之分、亦非即在此時子[illegible]於衛[illegible]

世家載此章於佛肸召子欲往不得[illegible]之言、正

如佛肸召子路往而諷之、子曰已矣夫、吾未見好德

如好德者也、謂子罕章、如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illegible]

衛靈公章[illegible]衛靈公同章[illegible]已而亦棄矣、

以上諸條俱謂其不可易其他[illegible]類此者凡二十篇

中之一一[illegible]於[illegible]考而[illegible]附[illegible]

之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所不可[illegible]也、書為近時排印本、[illegible]年月

[illegible]在述[illegible]

[illegible]錄[illegible]注、[illegible]而[illegible]、

載本傳章節下惟皇

邢二疏[illegible]及朱

注則[illegible]又以[illegible]家

辛[illegible]皇疏律例

[illegible]通之以著其[illegible]

[illegible]於

論語稽二十卷

清宦懋庸撰、懋庸字伯銘、號莘齋、貴州遵義人、

監生、試[illegible]不試[illegible]世

[illegible]此書乃其晚年所著、其子[illegible]清、字[illegible]、復為

校注、刻於[illegible]清所撰[illegible]書[illegible]

[illegible]前注朱注多取[illegible]下已意[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所采摭注列加清稗子以別之、有列孔

子世家[illegible]為主、以[illegible]書以為[illegible]

諸者不知孔子出處時勢、則不知[illegible]故不知孔

子之冠禮亦不知所傷之事、往往以今人反今時

風俗[illegible]尚[illegible]其[illegible]不

[illegible]大都本[illegible]為[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入公門二十一則、訓由外朝而治朝、而燕朝、直記之于

[illegible]之國、則井田方里合山川附庸六七百里[illegible]

也、[illegible]則[illegible]之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富則富於[illegible]

則異於流俗、章[illegible]冠[illegible]偽為冠之以[illegible]禮[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近[illegible]詩書禮樂時[illegible]

不恃不求亦方乃死者固[illegible]而孰[illegible]

亦同因子華[illegible]所記尤精者[illegible]矣[illegible]乃人生

當行之路言[illegible]在以子[illegible]

仁與仁者人也人傳[illegible]二謂之仁如果之有仁[illegible]

[illegible]二[illegible]乃生生不息之理、又謂[illegible]

三[illegible]以其[illegible]子[illegible]乃[illegible]子

之義,殊可正劉氏之誤。是文集中徵其非國子非肖
說,可謂詳之又詳,可考證是書[illegible]有[illegible]
存目,王莫中二家實皆說三事,迷亂殽
散趣二事[illegible]以孔子年尊及之言,與其
不通,則附新說,又附則補說,不惜其[illegible]說[illegible]
及讀例卷首,又有[illegible]序四首。今概刪之。

如論語首篇,[illegible]有子[illegible],以其似孝子,弟子當師之,故首章書子曰,以見開宗明義,次章書有子曰,以示佐聖立言,此外則曾子[illegible]閔子冉有子,俱稱子者,皆弟子尊師之詞,則論語爲子賢之徒所記,可推知也。

論孟書法一卷附讀孟書一卷

清張瑛撰。瑛字延齋,江蘇常熟人。自序孟以書法諸

解論孟,[illegible]之人[illegible]與筆,於傳不[illegible]況論確,以於

孔門弟子,[illegible]七篇爲孟子自作,斷無讀與名註可知

也。[illegible]是書首有瑛自序及凡例,[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左論語子閔子騫[illegible]子貢言語敏[illegible]

只[illegible]不作及其紀世家,而此書[illegible]列國大夫等,皆服之

也[illegible]如季氏

嘗於周公,猶言多以嘗,稱周公者,以嘗於周,公不偽

凝季氏於周公,大不偽也,特筆書之,使通國之人皆知

周公功德不可忘,則尊公室之義自明,季氏替之過

其分則弱私室之義亦自見,又公山不擾[illegible]以費畔,謂春秋

之例,凡大夫私[illegible]畔,陽虎入于讙陽關書叛,不書畔,此

書畔,而畔季氏非畔魯也,孟子一書,不刺齊梁二國

其文與春秋異,春秋所與者,或周或遠之也,惜[illegible]

[illegible]故孔子意在稱康,致刺之。七國稱王,事[illegible]

已乘秦并天下,諸侯已見不知王,故以王政勉齊梁

一則曰推尊先儒，再則曰相承之旨，然是書於朱子[illegible]多所發
[illegible]凡此諸條皆闡大義，諸時未所出之，其他尚多所發
明，然[illegible]式矣，首冠文生義者，猶附經四書[illegible]諸標
識，宜以史證經例，挹朱注引史十八條，推而廣之，已為
讀四書者別開途徑，書珍於光緒壬午

論語說四卷

請程廷祚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言義理而[illegible][illegible]說義法，[illegible]不主一

偏，其第為人也孝弟，謂有子之意欲人君能行孝弟以化天下，使民無犯上者，以尊其將逆門之心，此本立道生之說也。思無邪，謂夫子不曰誦詩而曰詩，此明詩之本無邪，詩之無邪以作詩之人本無邪也，臣子有怨而志於

學，謂聖人[illegible]所為之事，禮樂仁義是也，始以立為志，而終身以之為矩，終身則道立矣，賢則君之知命而後可以為君子，亦謂前達之知言而後可以知人，此耳順不踰矩，則為至於仁之隱以視[illegible]注於

不惑之後，而多高遠之論[illegible]，夫以乎吳說[illegible]何乎叔評子貢之言[illegible]以道，謂吳說[illegible]為未家[illegible]異園諸下之沫，是也中人以上可語此章上下皆作以中人則聖人之道，惟以中人可知[illegible]可行而學，故夫子之四教，雅言中人以下曰是中人以上亦曰是，差更[illegible]已後求之告顏淵若怨之告仲弓，曾子之與言一貫[illegible]則[illegible]上也，若其遠之先難後獲司馬牛之未甚[illegible]是皆為說上此章係上下以中人與有說上而[illegible]下表理長精[illegible]傳之高於性天者[illegible]此如用之，謂此章所宗直指[illegible]宗尚相延，見眉[illegible]所用而畫辰沈身之而宗則斯理不可知者光已[illegible]亦往解已為身之而欲[illegible][illegible]不惟古學此則其使經之光也由已，然頂[illegible]有

異同加以辨論，序位臧氏之注及之字之皆指氏而言，
乃同謂非詳孟，則作何之並辨乃可以考，本王氏父之稱
學術，則老子之義外乃可以亂，安受由衷曰之說，則上
論說其理傳於之書，則至道光丁酉首有廷於皇朝
言類，故于乾隆乙亥政定于丁丑及戊寅之歲，凡四易稿，
蓋積研之功深矣。

論語異文考證十卷

清馮登府撰。登府論語有齊古魯三家，齊論凡二十二篇，
為齊人所傳。曰古論，出孔壁，顏師古謂即所引逸論語，疑即
二篇中文也。古論後出孔壁，凡子張分兩篇，凡二十
一篇，孔安國馬融為之注。魯論為魯人所傳，安昌侯
張禹受之，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
號曰張侯論，包氏周氏並為章句，鄭康成就魯論張
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讀正者凡五十事，魏何晏集
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群王肅周生烈
八家之說，并下己意，為集解，梁皇侃又采江熙十三家
之說，撰義疏，其所引者，魯論之文而參之齊
古，釋文載鄭注魯讀考為集，今從古者[illegible]也。
攷臣不僅為魯論，而鄭氏多不免，蓋亦從鄭[illegible]
也。陸氏釋文，皇侃疏、邢昺疏同出何晏本，而[illegible]各
有異，唐時刻作本為石經，而開成石經已多異同，
宋時復遵用邢疏本，而與石經亦多異同，至於日
本舊本之傳者，今則其體多據[illegible]
勝出於漢魏以來經史傳注諸子[illegible]文集，其
所徵引，每有傳損，訛異[illegible]者，因述之，[illegible]
無所折衷，登府為是書，博[illegible]
羣書本外，考之羣經子史[illegible]通[illegible]字文[illegible]
石碑[illegible]一字之歧，概不輕過，訂補[illegible]
不[illegible]數[illegible]，上可以通古訓，最[illegible]
[illegible]

論衡事實錄一卷

論衡中敘撰書而貢本義已著錄是書無序例
[illegible]其本據事實以決疑問也書中謂論衡不特非七十子
所記並非七十子之徒所記孟軻猶之荀卿之後私淑者相與蒙
集[illegible]其習皆不足以知聖人采之著述非一家宗
之者又力抉擇精從秩亂此既後稷又謂論衡載書
子或書子或書名而字為尊子雖有師道之稱
也累於氏者不逼男子之美稱耳無孟子敘稱孔
子又稱仲尼例無例可說又謂今之論衡[illegible]
[illegible]身論者善張為參存身所篇往
魯論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康成就魯論篇校古論而爲別注
論放[illegible]所云又謂康成並未見齊魯舊本第就張
論放之古論[illegible]而為論[illegible]康成時已
七評氏說文所[illegible]六述論稱為即張禹刪削之餘
又謂漢文時論衡雖置博士其後從罷曲孫遂
傳者寡也又謂董卓焚郭之亂經籍始亡[illegible]夏侯
張禹論說然國是敢佚又謂論衡有[illegible]出乃後人屬
入之說[illegible]執張禹之過惟之以專此有效無可信又
謂史曰[illegible]疑者斷而無所為據附之於末專論以其
少故合之古論後定曰為子曲篇又謂所以[illegible]篇據及佛肸召二章
為魯國東士為為求欠者被據公羊所為史以孔子
由據顏淵仍於新序列女傳及陳說聯佛肸[illegible]佐證
素子呼孝不兼平漢[illegible]其注語題敘以上[illegible]本條
[illegible]有理據後附之說較[illegible]
謨[illegible]言六書辨[illegible]之書年[illegible]但指其未備

孟子弟子考補正一卷

清陳矩撰[illegible]朱彝尊作孟子弟子考[illegible]也
[illegible]孟子弟子考人多與[illegible]
政和中以程振之請加入滕更共十八人[illegible]朱子
僅取十二人[illegible]萬章弟子列傳十九人[illegible]
孔記載言趙岐孟子弟子十七人去季孫子
叔滕更盆成括增孟季子周霄宮夢仁請書
記數與別去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浩孟季子戴不勝[illegible]文
周霄屋廬子[illegible]孝之趙注而增滕更
即子叔疑更號外書及孟子書之數見者補入七人
告子季孫子叔匡章景丑不擇言季子周霄
并朱氏原有者共二十四人其中定浩生不害告子
子勝為二人盆成括學於孟子見趙注朱子嘗以孟
子有死其盆成括一語而斥之不知此語與孔子曰
由也不得其死同意正同[illegible]季孫郝[illegible]
[illegible]見趙注定為孟子弟子稱孫周霄
尊[illegible]狂朱[illegible]不斥陸珠為書儀亦疑匡章為孟子
弟子見正義高誘注而趙岐所謂內篇外稱子
以章子與周小用稱不孝殊孟子與之游玩其辭意

富國章子已刊，門牆放軼而幽閒之也。矩一一為之辨正，真可謂有識。是書有何維樸、吳樹棻二序，及矩自序。[illegible]矩[illegible]古籍量微，而難為孟子弟子者二人焉，[illegible]為子、[illegible]雅，又皆書墨而歸，倘有古籍載之，而可能者三人焉。依明，而何明、儀徵、嘉善文氏之，棄四篇往年數千乘，經者數十人，今姓字之傳者，寡之折此，誠可慨矣。書刊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孟子外書補注 一卷

清陳矩撰。矩字衡山，貴州貴陽人。官知縣。[illegible]林春溥[illegible]其書。[illegible]謨，俱為孟子外書作注，矩俱未見。[illegible]施林二家[illegible]大略相同。[illegible]惟卯男姓解一書，為[illegible]施林所不得見，而矩引之，千年一埋。雖引閣孔大行人注[illegible]，孫辟疑，趙岐[illegible]注，引作孟子弟子，施林俱未之及，其[illegible]中使[illegible]參於心術，合者[illegible]。施林為勝。是篇有自序，言班志載孟子十一篇，又孟外篇[illegible]言之，胡文端傳亦穿採，分為十一，兩字則思遠[illegible]從道[illegible]所載中外十一篇，其亦採那書之，雖又僅至于弟子，孜補正即根據是書，並[illegible]之甚[illegible]。自吳騫全經編吳有[illegible]屬李調元[illegible]儀吉[illegible]進[illegible]為[illegible]校刻，又新[illegible]彥士春濟及矩，不相相而[illegible]注釋，[illegible]意廣探究，漸多，由是十一篇之舊，可以復合矣。

孟子外書補證 一卷

清林春溥撰。春溥先得姚士粦所傳胡震亨本、姚又得孟經閩閩道集本、閩道集者孟經圖所輯，首[illegible]外書四篇。按姚本為正文九章，大抵崇見他書[illegible]字句，惟誠閩有存閩注亦甚[illegible]。丕得之梁祠舉翁老人，為其[illegible]北宋本書本、書傳援補入凡十七章，[illegible]時子注[illegible]為[illegible]補證，旁引諸書，頗見簡要。[illegible]自序[illegible]謂古書之亡，後人以不見為恨，其出也，後人又以求見為疑，致慨歎。未附孟經圖書以推後，又未屢又附外書考於羅瀾四書疑異所舉偽書述八贓，一一為之[illegible]辨正，而[illegible]者謂之適出[illegible]書[illegible]。國[illegible]向[illegible]所述，殊豈此書，從何從而述之？[illegible]公都子，內篇不見其名，今有書孫師公都[illegible]，[illegible]二人之名，賴可可考，公孫丑弟子亦稱述弟子，決非杜撰，觀此亦可以釋然矣。書刊[illegible]為道光間竹柏山房刊本。

孝經疑問 一卷

清姚舜牧撰。舜牧字承庵，浙江歸安人，[illegible]舉人，歷官新昌知縣。[illegible]書為[illegible]，首有舜牧自序，後有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illegible]校，[illegible]丙申仲夏曾孫男淳起校補，按補光緒元年三月十世孫觀光重校刊，共三行，[illegible]。

此雖[illegible]，舜牧當為清初人，[illegible]首章之宗明義、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不知何所見而立此名，宜[illegible]又謂母聖賢取其教等，恐皆未必出於孔氏，又謂則天之[illegible]以下等[illegible]，[illegible]於宋儒，又謂見之以博愛以下等語，多紛襍，又謂特之師尹，民具爾瞻之語不類，切又謂以順則逆以下等語，稍取左傳所載季文子之言，又謂天經地義民行，何以名三才，又謂至德要道本同一理，何以云廣要道，義主德為之分割，又謂行於內而名立於外，何以[illegible]廣揚名[illegible]。[illegible]

因程[illegible]舜牧[illegible]，[illegible]擬據[illegible]於文理語意之間，推[illegible]古取[illegible]者也。近代注家日[illegible]，古義後明，其[illegible]問諸條，[illegible]不足復煩研討矣。

孝經述一卷

清賀長齡撰 注傅壽彤述 長齡字耦耕湖南善化人乾隆進士官至雲貴總督 傅壽彤字青餘貴州貴筑人官至[illegible]河南道員 是書本於依明黃道周更定本 案道周[illegible]在白雲庫手寫孝經百二十本有依本[illegible]本於唐人本章末增引鄭風我稱說因以下二十五字 於是更定本也 其三十三年以來修櫃修修於天子章之首 即此定本也 道周嘗言稱鄉風[illegible]無聯於是更定[illegible]其所著孝經集傳又云欣修古雅以殊天子之編 推其[illegible]之范意氏之例 然於首自章文義未[illegible] 於道[illegible]端多疑 小究之賦 錯道接[illegible]氏 有齋之[illegible]義 及疏於儒國例道周亦不以為然也 長齡於貴州日傳道周此本 為之糾注 刊行世 時道光癸卯也 壽彤為長齡門下士 所[illegible]注外[illegible]有[illegible]中說[illegible]之曰述 判於因說[illegible]家 字[illegible]出書注在向下述在章後 而述尤辭詳[illegible] [illegible]道周孝經辭義 及古文孝經後書 孝經別本後 孝經大傳序三篇 是有[illegible]賀長齡原序 易周書序[illegible]良琨序 及傅壽彤前後二序

古文孝經直解一卷

清曾[illegible]若[illegible]撰 [illegible]有自序 [illegible] 古文孝經指解 [illegible] 而與觀祖[illegible]依[illegible] [illegible]表 [illegible]其書即[illegible]本觀祖意 書中[illegible] 宋元明儒諸儒之說 引觀祖說 [illegible]觀祖同時[illegible]陸[illegible]本 [illegible]張楊[illegible]國諸說[illegible]間引之 卷首有自序 取顧炎武[illegible]上傳又次錄司馬光范祖禹[illegible]真德秀 [illegible]呂維祺陳龍正吳介儒與觀祖說各一則 末附孝經解偈謂不敢二字是一部孝經骨髓 愛敬二字是一部孝經血脈 立身二字是一部孝經精穴 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八字是一部孝經全功 前者明王事父孝 一章是一部孝經大[illegible]致 而致孝是一部[illegible]經全體 [illegible]能已[illegible] [illegible]精[illegible]刊書年月[illegible] 本先緒[illegible]

禮記大學篇古微二卷

清易順鼎撰。順鼎字[illegible]，湖南龍陽人。[illegible]光緒進士。易順鼎之意，是書以大學為教太子之學，孔子七十子之徒以大學時[illegible]後世之為天子者不稽知以大學教其太子，致太子之明德不明，而無以為天子也，乃不足以[illegible]平天[illegible]下，因[illegible]古大學所以教王太子之大義[illegible]以告後世天子，故其篇中所述，一以平天下為極，所引書及詩一一[illegible]識天子[illegible]諸贊美天子諸侯之辭。凡皆天子之事，天子教太子之事也，其[illegible]本意依戴記次第，分上中[illegible]下三篇，篇中言大學之教在于學者之知，以誠學者之[illegible]一格物之教而已，非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業，而一一預為之教也，善知修身[illegible]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心誠求之，而自得之者也，然必保之[illegible]身[illegible]而後可以齊家，必保之家齊[illegible]而後可以治國，是修身為一事，齊家又為一事，治國又為[illegible]一事，王太子王[illegible]之子及[illegible]侯公卿大夫士之子及國民之俊秀者[illegible][illegible]皆同教，又言一家仁，乃王子一國興仁，一家[illegible]讓，乃王子一國興讓，一人貪戾，又至於一國作亂，所謂一人非天子孰克當之，[illegible]是以[illegible]其說[illegible]之，惟大學別解可也，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大學古本[illegible]言一卷

明王守仁撰。大學一篇，載戴記，唐以前未嘗[illegible]單行。宋仁[illegible]宗天聖八年，以大學賜新進士王拱辰等。拱辰為歐陽修同年。[illegible]程[illegible]頤則為歐陽修所取士。[illegible]舉書單行，在二程之前。弟子作大學[illegible]，是二程尤推尊之[illegible]。自[illegible]注疏家亦有言大學缺失者，至[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又更張之。[illegible]弟子因程頤之次，別以經傳增補格物致知之義，明中葉[illegible]弟子舉而為大全，用以[illegible]士，士子[illegible]讀[illegible]，不復知有古本。[illegible]鄭[illegible][illegible]謂[illegible]漢[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孔穎達所疏，古本宋黃氏震、元王氏柏、[illegible]氏[illegible]，國朝方氏[illegible]、景氏星杓、李氏清、郭氏[illegible]、[illegible]氏[illegible]各有說，惟王氏守仁本依古本，據此則大學復古之議，以守仁為著。[illegible]故朱彝尊作經義考，[illegible]稱[illegible]而[illegible]氏[illegible]亦能闡明之，[illegible]於[illegible]守仁傳，謂其敘古本大學，倒置經文，及以是為守仁[illegible][illegible]，說以守仁所云今之學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拙[illegible]詢，可怪也。[illegible]

又刊于[illegible]條中，多附錄一卷。

今從[illegible]不[illegible]取鄭注如疏本而[illegible]釋之

疑孟一卷

清黃本驥撰。是書為司馬光疑孟作[illegible]，又光作刺孟、馮休作刪孟、其書皆不傳。[illegible]存倫著司馬光疑孟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間及文集已亡，本[illegible]此書，為仿刺之孟，非之國[illegible]之例[illegible]多與余子同，[illegible]惜孔子仕父母之邦，定哀君[illegible]是孔子曰也，豈論者看魯不毋有罪而不往，且他適之理，孟子傳食諸侯，居賓師之位，尊已即所以尊道，又謂仲子以兄之祿為室而不義，避於於陵，然其母之食鵝，乃[illegible]皆不義之祭也，居避之蠶，皆不義之室也，其鵝也也兄之食也，母戮之而仲子[illegible]哇之，因無以為安。僅之見，亦將何以當救此饋物之母。又謂桃應殺人之問，舜是設詞，然以大舜之孝，舜為之子，其棄洸并自所不為，安得瞽瞍之不殺人，桃應之問，書不兩難事之君子，書存者書本，郁有書亦當然有稿藏當未審當倍其執，執書[illegible]自執逃，當自逃且守法，吾子愛父，相天下易之事，皆賢之以且子常理為之[illegible]保精[illegible]，不利之論，跳語公[illegible]後起，[illegible]以呈辨，書刊於道光六年。

四書瑣言一卷

清虞景璜撰。景璜字澹初，浙江鎮海人，光緒舉人。是書隨意劄記，頗多妙義，如山梁章謂是錯簡，應移上下節，易讀作山梁雌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四時共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暫往接輿、莊子作孔子適楚，楚狂接[illegible]輿，游其門。又有在內於進取日吾聞言於接輿輿則以接輿為人名，據皇本高麗本日本山井鼎致異本，歌而過孔子下，俱有門字，據注孔子下而云下，下堂出門也，斯說之最據古本，且與莊子暗門句亦合，然則孔子非車中人，[illegible]亦可據。又安得云接孔子之與語，[illegible]則仕曰，未斯之未能信，弟子於師前稱名，此何以稱為，據漢書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知大記所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illegible]於近致疑不三危，[illegible]據全祖望說，[illegible]賦云三危西裔，諸氏從鉉且明，舊近人各有云而不知出乎書禹貢，雲依沙而峙，緬而南兮當乎吐蕃之庭節，鐵橋距也三氏，鹿足以相為鄰，斯即三危，得所未聞，[illegible]注云三危即今西域之三藏，[illegible]傳賓苗民之竄，太公明所以為考之忌，亦云謂六向作一事。不四句即[illegible]得上二句意，[illegible][illegible]碩不可易。書刊於民國十三年。

四書辨細論　不分卷

清李榮陛撰。榮陛字真蕃，江西萬載人。乾隆丙子舉人，歷官雲南貢[illegible]縣知縣。是書蓋因乾隆四年敕定四書解而作。[illegible]廷堂[illegible]乾隆甲子舉人[illegible]全貽駿表論書，榮陛因憲好，晚年告解官歸，[illegible]廷堂以所著四書解[illegible]榮陛商榷，榮陛因為此書，曰細論者，取朱子細繹字句時，何時一轉語，並與細論文意也。卷首[illegible]榮陛[illegible]晚書大學書問中庸序作，中間標舉子[illegible]者，辨其文言大學所依，其子曰皆有論。中庸[illegible]園[illegible]思之書，篇中以間出孟子曰、大史公曰，可以為證，是書[illegible]辨[illegible]其以為悉為書者簡冊偽名，此配以他字加以代為累明書之類四字。

此等[illegible]俱當書之大旨，仍主先[illegible]而引家說以折衷之，固屬書家與朱子異趣，[illegible]其本協者，居千餘，其[illegible]於朱子有[illegible]廷堂不書之，不然入也。[illegible]要者，如書傳朱子說[illegible][illegible]於王有[illegible][illegible]商之者，泰伯不從贊商之天下，[illegible]不取，[illegible][illegible]除稱書[illegible]請兼他，不為[illegible]以也，不中與榮陛謂為王所隱避狀，自此色外，尺地一民皆商有，本無非己物，何得加以讓名。又舜有臣五人章，主顧寧人說，歸[illegible]錢[illegible][illegible]字之說，[illegible][illegible]而是也，[illegible]榮陛所著學園文集卷六有論語亞[illegible]篇，謂[illegible]十人有[illegible]人即殷高[illegible]證二，為其說大暢，所以考證甚[illegible]於難[illegible]訓[illegible]未者，[illegible]如王充其勸王守之勸如州大王與王季文王[illegible]

一篇[illegible][illegible]河清一序，自刊書年月當在道光前。

孟子時事考徵　四卷

清陳寶泉撰。寶泉字鳳石，安徽涇縣人，嘉慶舉人。是書[illegible]通鑑綱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綱目一書，孫子[illegible]凡例，[illegible]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附白鹿門人，故寶泉以綱目為經，雜引史記、國策、竹書紀年與先儒諸家說，以孟子事蹟周游往來可[illegible]者[illegible]以為之證，或書[illegible]用廣業孟子四考之後，叙其說亦[illegible]廣業[illegible]為詳。卷一[illegible]三編考時事，經周威烈王元年起，[illegible]赧王[illegible]二十六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事有在孟子前及孟子後者，[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圖，相後說，讀孟子者所應知也。卷四附考七國形勢，取或唐稗通鑑地理通釋中七國形考意，別[illegible]第[illegible][illegible]地圖于前。書中如齊伐燕，表取十城，以為宣王事，而以說周二事為湣王事，[illegible][illegible]君宣王止取十城，孟子安得有毀宗廟、遷重器及齊王置君而去等說。而要地於秦之七百里，據史記言秦取少梁東地至河，惠王時未嘗喪地七百里，至襄王[illegible]五年秦敗我龍賈軍於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地；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此正喪地於秦七百里之事，而繫之於襄王，益惠王三十六年，又改元後十七年，而[illegible]史記誤分為二王之年也。南辱於楚，即史記楚昭陽敗魏于襄陵[illegible]

鄉紙稿、

取八城事，與梁惠王十二年當六國表魏惠王後元十
三年之說，孟子爲魏適齊，據孟子自范之齊，范即
今東昌府濮州范縣，孟子爲梁之所[illegible]也，大梁距
濟相距千里，故尹士曰千里而見王，孟子亦曰千里而
見王，蓋由鄒以往，何待半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年，當代[illegible]顏[illegible]川，當在宋境，孟
子聞宋王偃欲行王政，故現之，大事記謂孟子去
齊之宋，[illegible]也，寶[illegible]泉於此等[illegible]惟[illegible]
孟子先事鄒穆公，自鄒[illegible]滕文公[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見孟子亦在此時，[illegible]自宋歸
[illegible]鄒，至鄒穆公卒乃[illegible]滕，至滕[illegible]去齊之[illegible]
本書順[illegible]敘不合，又燕[illegible]王[illegible]子平，梁王[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而寶泉[illegible]未[illegible]文
未爲駁正，唯其小失[illegible]有[illegible]定[illegible]趙良[illegible]
二季，例於嘉慶八年。

孟子辨證二卷

清譚澐撰。澐湖南湘潭人，官郴州學正，是書有
有澐自序，謂孟子一書，先游齊，後適梁，書史記之
誤，以梁惠王爲有後元年，有竹書之誤，以齊宣王爲
下十年，有通鑑之誤，又謂孟子孟子年文考證諸家
之說，蓋知史記六國表[illegible]之年爲不可易，[illegible]書十以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當梁惠王三十一年，[illegible]宋
翔鳳說爲證，謂七百里者，計其從[illegible]非[illegible]其四里
故不云方，其說亦自可通，惟竹書[illegible]魏史[illegible]惠王有
後元十六年，又有[illegible]王[illegible]王，皆有事實之可[illegible]不
可沒，若謂不信史記[illegible]，而後梁之說，而獨據此
以駁竹書誤矣，正[illegible]以伐燕事屬宣王，但據之史
記，史[illegible]在[illegible]厲[illegible]年數，以往[illegible]此[illegible]，有所不得
已[illegible]而闕[illegible]，[illegible]蓋王年數以往，[illegible]正同[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代
燕[illegible]二[illegible]事一在[illegible]王時，[illegible]燕[illegible]所載是也，一
在湣王時，[illegible]王事所載是也，所據齊策[illegible]閔[illegible]
王稱[illegible]三十日而舉燕國，據燕策[illegible]王噲欲立章
有數，齊宣王[illegible]又何說[illegible]何宣子[illegible]諸人[illegible]
[illegible]國孟子而改寬亦無據[illegible]居一條
其[illegible]燕[illegible]之[illegible]後，[illegible]可[illegible]也，皆[illegible]史記[illegible]誤
不足爲辨，[illegible]黃，本[illegible]孟子年，[illegible]孟子年於[illegible]王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illegible]日[illegible]其[illegible]爲冬至日，謂在
人[illegible]以子丑寅卯紀時，而周[illegible]子以冬至

書既首即以此日為書之始，是[illegible]南里孫晉月不在
十月、六朝各史皆又由周以前七月有餘，截江氏
謂共和以前，皇極經世及通鑑綱目前[illegible]編同列
於厤譜，有依附之年，謬誤[illegible]傳誤衍十一年，[illegible]
無七十二年，[illegible]史記[illegible]年厤譜，俱極確當，
刊於光緒庚辰

孝經古今文傳注輯論 一卷
清吳大廷撰。大廷字桐雲，湖南沅陵人，咸豐五年
舉人，官至台灣道。是書首有自序，以為古文今文異
文字之或增或減、章句之或分或合，將所傳微有不同，
而大義固無弗同者，又以為近世丁晏三家述注宋司
馬光為古文指解，范祖禹又為之說，是遵用古
文，黃鈞而下，仍仿[illegible]戴文御注，則又未嘗盡廢今
文，因用吳隆元孝經三本之例，而[illegible]精要通之，
首列古文，次今文，又次列述注，[illegible]係
論[illegible]其文義[illegible]書而分合得失之[illegible]美長[illegible]
簡[illegible]訂正[illegible]古
參以丁晏、孫覺不偽，惟刪其陳言，[illegible]
今其所傳也。後有孫宗[illegible]、許孫壽銘，跋亦言三證
書刊于同[illegible]說丙寅，至同治癸酉，後書[illegible]訂
刊行之。

孝經訓注一卷

隋魏真己撰。邢昺孝經序疏以真己[illegible]已鈕庭
人作孝經訓注。唐志魏克己注孝經一卷，列
在賈公彥下，當是一人，真己克己，一字偽
誤耳。唐明皇御注引用其義凡十二節，正
義皆標明魏注，[illegible]本[illegible]章[illegible]國輯[illegible]以補
錄為一卷。惟原本章注分別多上，稱其高下
八字，末全作魏注，殆據會要司馬貞議
取此二條為鄭注，與孔安國傳所謂脫[illegible]衣
亂功成之，殊甚傳為，以為鄭注，甚明。當[illegible]
宋本之誤，[illegible]物不明，[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於誤，又轉正本
解云明皇序謂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
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
成之注，又謂韓(?)章六家，異同六家[illegible]韋[illegible]
虞翻劉邵及孔鄭也，然作與序僅有孔鄭
王劉韋五家，當虞翻[illegible]標注疏六家[illegible]係
虞注係劉注之文，而佚用魏注文出六家之外
因輯以為魏氏訓注，附孔才以[illegible]至
疏之後，書植以[illegible][illegible]疑可也。[illegible]刊書[illegible]
刊於咸豐中，為玉函山房輯佚書之一種。

孝經皇氏義疏一卷

梁皇侃撰。隋唐志因籍錄侃所撰孝經義[illegible]疏
隋志作三卷，唐志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獨義序議
甚詳，多佚說，理明精析，今見於邢昺正義
所錄，[illegible]多精粹，如士章第五疏[illegible]云稱保
者，安也，守者，[illegible]迷也，社稷係任是以故言保
等，能是和故言[illegible]宋，稱任故周言之也。諫
諍章第十五疏云：爭者，致也，實者，令惟恭者[illegible]
多心，少教者心多能少，要者天子有爭臣七人
雖無道，不失天下，疏云：夫子述孝經之時，正當
周亂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有天下不[illegible]
是王而有天子者，諱稱先王，嘗指當時之[illegible]
主。此言無道，所為不然先王也。王[illegible]所引[illegible]
八家，僅[illegible]不見有[illegible]何佚說，甚足據以
全采，書已佚，因輯[illegible]已為輯錄成一卷，
咸豐間刊於玉函山房輯佚書中。

中文孝經一卷孝經外傳一卷

清周春撰。春字松靄，浙江海寧人，乾隆進士。孝經自朱子作刊誤，又嘗欲據他書之言可發明經傳旨者別爲傳而未成。明黃道周[illegible]朱子之意，撰集傳，采戴記四十九篇中以已說[illegible]，[illegible]辭過繁。春乃是書分別經傳，大旨仍宗[illegible]刊誤，惟十[illegible]八章之數[illegible]遵劉向所校定，謂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中文二字當取諸此。[illegible]章後申釋[illegible][illegible]不過片語，無[illegible]解，包簡潔，於孝經者本序[illegible]近言極顯淺，平無侯[illegible]而解諸家經[illegible]大戴其說，轉並[illegible]試不如新書[illegible]蘇洵惡夫孺子自出意者也。[illegible]據本經舊有外傳，[illegible]前諸家所輯多亡佚，[illegible]輯[illegible]採經傳以補之，凡二十四條，前有齊召南序、峻昌二序，刊於乾隆庚辰。

孝經王氏解一卷

新王肅撰。隋志載孝經一卷，王肅解；唐志作王肅注一卷，[illegible]注[illegible]不知佚於何[illegible]時，而胡三省通鑑注[illegible]引及之，是南宋時尚存矣。今散見諸書可考者，釋文引一条，正義引四条，唐明皇御注引十三條，史記封禪書裴駰集解引一条，[illegible]又切二通鑑音注卷二十六引一条，[illegible]。按肅好攻鄭學，[illegible]諸書所引不見有難鄭[illegible][illegible]當是爲唐明皇御注所汰，其解[illegible]無從[illegible]而意不及引蒼頡篇以爲[illegible]而孔鄭義合[illegible][illegible]雖好異，如[illegible]諸條爲一卷，凡十四條，[illegible]可移於[illegible]正義曰先儒以爲居家理下闕一故字，御注加之，固[illegible]輯[illegible]此以唐以前[illegible]故宋南[illegible]又補一条，書刊於咸豐間玉函山房輯佚書中。

古文孝經述義一卷

隋劉炫撰　馬國翰輯　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隋經籍志云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有閨門一章又有衍出三章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敘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illegible]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文唐會要載劉知幾議以古文孝經孔傳是開皇十四年秘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劭以示河間劉炫炫

炫以所見孝書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隋唐志並載述義五卷今佚邢昺正義引之甚稀一兩附著孝經序正義據邢疏炫此書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閨門一章、按黃氏日抄謂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illegible]父子之道天性通為一章古文則為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云為一章又云閨門章二十二字今文全無而古文自為一章聖治分三章與炫說合[illegible]全[illegible]同惟炫以庶人章分為二而邢氏引

謂三才章分為二似有不合至閨門一章漢初長孫氏傳今文即有之[illegible]長孫亦炫偽撰又明甚因輯劉疏正義錄為一卷[illegible]成[illegible]刊於玉函山房輯佚書中

孝經讀本一卷、孝經存解一卷、孝經存解闡要一卷、孝經存解析疑一卷、讀孝經刊誤問一卷

清趙長庚撰。是書首[illegible]，次孝經讀本，文次孝經讀本、孝經，又次孝經存解，而次[illegible]存解闡要，又次[illegible]存解析疑，經以讀朱子刊誤問[illegible]。存解及問答，皆有自序，[illegible]朱子[illegible]經刊誤[illegible]。注[illegible]以古文為主，今文文字異者，分注於節下，古今文章次異者，分注各章下。存解[illegible]解釋其文，闡要者闡發[illegible]義，[illegible]析疑者[illegible]疑為難，闡及後中辨[illegible]以補[illegible]說所未盡，[illegible]大旨雖以朱子分章，而[illegible]子之經以朱子分章，本次說，為有條理。至其所分經傳，與其所指錯亂之文，皆有移，所言皆[illegible]，蓋朱子未定之說，問者[illegible]詳味要義，皆自然條株，[illegible]曾子有意[illegible]前後互相發明，則可以為其當為經，其當為傳，則未可以為後儒[illegible]傳接編，分合先後，[illegible]失之淆亂，則可以為有本門人記錄為經傳，本後人傳會為傳，則斯則信朱子而不曲阿朱，不為朱學者所當法也。書刊於光緒十年。

但所增古文，自經傳解本者，有經刊誤本，書又有[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諸[illegible]古文，[illegible]大約以其長為準。

孝經章句一卷、孝經或問一卷

清汪紱撰。[illegible]紱學宗朱子，以朱子於大學一書，分經列傳，為之章句，而孝經則止考定古[illegible]今文，為刊誤，[illegible]陸釋[illegible]。是書題曰章句，書名[illegible]朱子之[illegible]。自序言孝經之有今文古文，其異也不過分章之多寡，篇次之先後，句之增減。至經傳之誤，續接引之失類，則今文古文其失唯等，而所[illegible]貫通旨趣之淵微，則近儒解所發明甚少。開卷[illegible]孝經考據之文之源流次第句，[illegible]先秋字句同異，篇次先後，次閒其義，頗多精粹，[illegible]所引諸家之說亦見簡淨，[illegible]另附或問，則[illegible]不盡[illegible]此陽中之，如孝之推倍，又自經一章、傳首章至傳十四章，[illegible]詳其說，[illegible]朱子[illegible]者[illegible]謂讀書只求義理[illegible]而此之見，則[illegible]於表持手之論矣。[illegible]緣序作於乾隆二年，至光緒乙未始刊行。

[illegible]所[illegible]不盡[illegible]

大學古本說 一卷

清勞光泰撰。光泰字穉攸，廣東南海人。嘉慶庚辰進士，官湖北蘄州知州（武昌同知）。是書首有自序，言少讀陽明大學古本注本，而見捐有異同，此書字句一遵陽明之舊，而說意乃與之異，獨於格物尊朱子，而先後次又不與之同云。其書中[illegible]至善是未發之中，亦標自是止，又謂人之意有明德斯有知，還用其知以明其明德，是謂先知其知。表明知則無所先焉，實明德於己明德所在，在而發意中之物也，意中之物是誠，所謂知格物也。又謂在止至善以至[illegible]係之條合理，乃是本末終始一節，是條貫之殊也；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節，是由合殊歸理一；物格而後知至一節，是由理一要於殊。又謂意為心主，所以之發為之，而好惡出其中，好惡之不知則導之，好惡之用，情則違之，好惡之理，性則情之，而曰知曰情曰性皆在意中。以上論說俱能勤入至精。其注一章傳十章皆依古本，訓義本實無錯簡，於致年不必補其以從演格物之條，從陽明說而分條分[illegible]常經另子之本，又[illegible]鄭注本、朱傳，因其旨也。又曰本謂識其意也，[illegible]程之宋儒以意為知，意為[illegible]求[illegible]之道旨。自南海勞光泰撰故學說[illegible]祝江聲注文，本書謹守不要說者，學即說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宜讀[illegible]

[illegible]學[illegible]書刊於咸豐元年

大學臆說 二卷

清蘇源生撰。源生字[illegible]，河南鄢陵人。貢生，官學教諭。是書首有方宗誠序，大旨篤守朱子章句，而能引伸補闡其[illegible]書及其他諸儒之說，以補釋其意，甚於朱子所說，從延不同者則參互[illegible]表之，其自為說，則引申之，[illegible]而已[illegible]方而備示深思力踐，而實有得於心者，[illegible]注細而作。如云，知止是知至善之所在，須是理會得透十件事，會得一件透，是一件知止，十件事理會得九件透，是九件知止，若十件事均理會通，却只理會得半截，便不得謂之知止。又云古人先教由學習而後於大學明其理，所以格致也易，今人小學亦不曾習其事，直待大學能明其理，所以格致也難。又云致止二字，言出而不遠，在致者意使乃當其[illegible]之故章句從言完其精義之蘊，又言排難以盡其餘，所以作傳者言外之意，本[illegible]又云[illegible]即明德之至於極，至於極是謂至善，[illegible]明德至善[illegible]德之外別有至善也。此等類，有見精切，惟陳言過多，頗詳悉，使學者[illegible]其宗旨，而刊本仍沿襲[illegible]國學記，開改已，此則有於本而首也。書刊於咸豐年間。

大學臆古一卷

清王定柱撰。是書前有自序，大旨以為朱子於大學以精力獨於格物一節，補傳所闕，於誠意則[illegible]自宋以[illegible]學歸重於聖賢，含是無由[illegible]朱子雖有歟[illegible]後學之[illegible]未盡當於孔曾，明大學之本明何也，孔曾之時小學明備，[illegible]自七年既傳以前，以至十有五年陶鑄[illegible]造大學豈岐而已備，無具聖賢之肚，漢唐以來，小學[illegible]廢[illegible]于聲利，趨之歆[illegible]，皆欲[illegible]之[illegible]寧[illegible]。如是而曾明德之所何適之循[illegible]程朱補格致之傳，以為修之於學者之門牆，詳程朱書[illegible]先聖賢之教[illegible]豈有隱哉，是故經首章之文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此程朱補[illegible]傳之所以作也，而經次章之文但云所謂誠其意者，不復以[illegible]要，系以先致其知，此孔曾於致傳之所以不必作也。況諸漢唐而下，則程朱即孔曾之書，[illegible]漢唐以上則孔曾亦既乃為程朱之書云云，相定極此論，最為明通。其書雖於程朱不盡廢，而不致與程朱訟，正執[illegible]章取李光地所定古本，以不盡依之，以為第二章，李[illegible]本連淇澳一節，而與二章所識[illegible]節、聽訟一節共為第二章，而[illegible]此本不連。[illegible]此章為誠意正心中明德之事，其下自淇澳至用柱別為第三章，為誠意正心中明德以親民之事，自所謂至聽訟[illegible]為第四章，為誠意正心中明親以致以中知止[illegible]此之義，而以李[illegible]本之第三章為第五章，李本之[illegible]本第六章為第八[illegible]力下自下疏解[illegible]所未[illegible]為[illegible]闡，以[illegible]闡明之，其中[illegible]論理最為精細。

每章有總釋，每節有分釋，[illegible]
正心修身兩章有[illegible]正修總旨，又有[illegible]修齊全旨、齊治全旨、治平全旨，無非[illegible]欲[illegible]

大學講義一卷

清蔣域撰。域字巖尹，江蘇溧陽人。是書無序例，大旨全宗朱子章句，一書[illegible]註義頗精。然[illegible]閱有過當之處，又[illegible]似有不相連屬之處。[illegible]域於此書體[illegible]因[illegible]諸[illegible]章分節、通為解說，使一節之中，句句自為通貫，一章之中，節節自為通貫，合而觀之，則全書無不通貫，不為衍溪宗[illegible]達意而止[illegible]其中尤遵朱注，不敢稍違，且多[illegible]涉及章法字法，講[illegible]章之條[illegible]蓋遵功令，且講章之體然也。是書前有原本，此為光緒七年平陵書院重刊本。

大學中義三卷

清左欽敏撰 [illegible]其作大學衍義 [illegible]

[illegible]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為本而真氏[illegible]專目為帝王為治之序

帝王為學之本[illegible]其所謂帝王為治之序

者雜引書籍及子史[illegible]子之言

所引為據又非其撰者然傳雖明大學綱領條目先

後之序而已未嘗審帝王之治也其所謂帝王為學之本

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上[illegible]陳誠意修齊治平[illegible]之學亦未嘗

深切帝王為學之本[illegible]其推衍大學之義又從

衍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家不及治國平天下

又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修[illegible]故丘濬[illegible]其

書不備而著之補近人又亂丘[illegible]所補未當[illegible]補其

實係未協也[illegible]為學之本[illegible]

[illegible]大甲高宗文武成王[illegible]

[illegible]之二帝三王為治之本[illegible]

而更[illegible]湯伊尹[illegible]傳說以至文武周公畢[illegible]

[illegible]論語學[illegible]下至[illegible]

[illegible]二[illegible]而仲相[illegible]而以

子產相鄭孔明相漢[illegible]相[illegible]之又殿之以許衡

引一事附以解說所引[illegible]為解

說二[illegible]為[illegible]亦[illegible]惟李

[illegible]衍[illegible]大綱[illegible]行而

許衡以進乎自命[illegible]大[illegible]

大學詁訓一卷

馬其昶撰是書為其昶所著三經誼詁之一博徵[illegible]

法上自鄭康成下至同時之姚[illegible]概而朱子章句

者稱[illegible]實不務新異[illegible]其詁格物

引王[illegible]格量也度也[illegible]韻篇格度量之也古人用格

物字皆是度量之義[illegible]朱子以格物須有儀者先後

之序[illegible]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

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illegible]何學[illegible]朱子之格物何嘗

不知先後緩急[illegible]即以善事論格致[illegible]

其說以釋此[illegible]可以息後世之爭[illegible]其詁君子賢

其賢而親其親謂賢其賢者後世之所賢[illegible]王[illegible]

育之實也詩[illegible]古之人無數[illegible]斯士[illegible]此之謂

也親其親者後世之所親[illegible]王康[illegible]之親也[illegible]君

子為[illegible]亂此之謂也[illegible]其心休

之[illegible]有容焉[illegible]有容[illegible]其休休

也[illegible]既[illegible]

慎之類以心之發于身者言正程子[illegible]身作心之誤若有

一介臣[illegible]以[illegible]行事[illegible]

之誤[illegible]不可易[illegible]刊於[illegible]家

大學京義一卷

請對光黃模、[illegible]

[illegible]

天地民物第一件而孚以傳明其理，無殘審為吾者[illegible]

[illegible]明德是道之本，親民是道之量，王義學道之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親民當耶字後，[illegible]

[illegible]●德共一切精陽民之爾

政皆由親民不親而至是蓋至是明德[illegible]民之極致為

大學所止之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明德 至善之地

●所在親民上見，於是由自明致判自新由自新致

到作新●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而田古之能平天下而田能明之德於

天下，可見古人平天下不過使天下之人皆為學，即是大

平之說謂国是使一国之人皆學，齊家是使一家

之人皆學，不是我能平之，謂之為明之而不過爲殺

學主教法甚敬，倘即此修身之法，亦是御學中、

使人人學之而已，古之欲明之明德於天下，可見親民亦

是明之德，意而是明德，故意亦是明●之德，斯全之於

[illegible]

此解從自見遍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此為●作判之係孔中、[illegible]

格物[illegible]某物為中庸同列語孟中為物傷擱

皆[illegible]見云云、●可●論完極、書●專例而細

最革當刊本

中庸臆解一卷

清洪承華撰。是書原附中庸補釋後，首論家異
訓[illegible]分章解，次首章解，又次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解，
又次中和解，又次尊德性而道問學解，其中或多
[illegible]，如謂中庸與大學相為表裏，率性即明明德，
修道即新民，率性言道，[illegible]不言教，章句於致中和
謂修道之教亦在其中，[illegible]朱子固以為言教矣。
又謂註觀載秦子曰天地位萬物育，乃是截然相
以左右民之矣，[illegible]
[illegible]故，[illegible]
之地乎，天地萬物未成，是乃位育之責，致其所以致此者，無
非本人君之中和，發之於禮樂政刑者無不合宜，而後混
教休明，大化翔洽也。朱子又謂天地位、萬物育，諸家
皆以理言，而獨以其事論，或問兄而詳明[illegible]。又朱子
本傳有曰中庸論修道之教，必先之以戒懼慎獨，
則精粗之本也。是中和為中數，宣之義，朱子固已
論定。又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以未感於物而
言，非謂心未動謂之中，以未觸於外而言也。人之喜怒哀樂
亦有因緣而發者，皆感而物而後動，惟於未發之前有工夫，
斯於皆發之時乃中節，故未感於物而動，不獨慕孜孜，
義是未發，即講書前理亦是未發，至既感物而動，
則非復從前於心，而亦見於事，所論[illegible]又[illegible]朱之
又曰謂哀戚二說，與和妻不相合，寂然不動，感而遂
[illegible]亦有制，以哀戚二說解中和，不如以寂然大公

按[illegible]解中和，又謂尊德性而道問學[illegible]以其理[illegible]
中於西學，不如以問學之事[illegible]
書列於光緒丙戌

中庸補釋一卷

清張承華撰。前有承華自序，以為後儒解此書頗
分三大支，而於修道之教，似多所發明，然以未理會
鬼神為德之解，[illegible]久有得，謂舍鬼與神別無教之要，益
快然於首末諸論中間分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乃
其釋中庸二字，[illegible]引周禮大司樂中和祗庸孝友之語以樂
德教國子，曰中和祗庸者，和隨中而生，中出
祇，此是教者，皆庸德言中庸，足談之最為切當
[illegible]言中庸[illegible]三章言道，[illegible]四章言
教，屬二章言性，言教，以記[illegible]鬼神[illegible]禮樂傳祀
[illegible]記於周禮，今讀而以周政為[illegible]
教之所由生也，故書教必先言孝，於行則文武周公
此教之本也，言公問政則言教之事，[illegible]言上之
[illegible]教者言其博，以下則出其言以為下之
教者言，[illegible]自國喜說，又引[illegible]中庸書相
而未來中庸，以道德言明由是亦人之於大學為學
者，言始平生人受天之功，於修法懷乃識正修之推功，
不知位育萬物之所致，于民[illegible]中庸言明其大學
言孩[illegible]以相中庸以喜怒哀樂言中和，大學以好惡忿懥
以身[illegible]憂患言正心，子臣弟友修身齊家之事
備九經之所謂國平天下之道，合是得斯書兩相
照明，辨當於中庸訓解，則大學往[illegible]明民
將要用人理財乃為政之要，中庸尚略，則大學足補
[illegible]所論[illegible]

中庸章句質疑二卷

清郭嵩燾撰是書首有王先謙序並嵩燾自序以

爲[illegible]

讀以求之偶有[illegible]

[illegible]

以慎獨爲主以知仁勇三達德爲綱以

五教爲歸宿大綱分而截由慎獨以貫乎知仁勇之全

所以擬源[illegible]至誠之撰所以盡神也諸儒

理者皆之事也[illegible]謂

之性者聖人由天分德利則類者一依天理以治之則爲道

[illegible]謂之教者仁義之旨主而[illegible]以生聖人[illegible]所以

以爲教人皆得知其所從然以求後其往修者聖人所以

自盡於其者人所以盡人之性又云成己成物者聖人之

內事故曰合內外之道成己成物皆所以自成也然成己者

成己之功成物者成物之功陰陽理性存隨事而異時措之宜

者其於此措之已而宜於此措之物而宜也[illegible]

以爲後措則正而施則行誠之於乎仁知而措之宜者乳而

之也[illegible]不能爲嵩燾所解分明又知仁勇

三者[illegible]而章句譯視勇之一德亦乘往爲者

盡於此[illegible]其後所釋嵩燾[illegible]自稱沈諸夜

竊十載於茲[illegible]

光緒十六年思賢講舍刊本

大學章句質疑一卷

請郭嵩燾撰首有王先謙序又嵩燾自序[illegible]朱子[illegible]致

[illegible]大學章句改[illegible]本補格物[illegible]致

知一傳[illegible]大學用功最久蓋於明善誠身修證之

第深有體會而驗之躬行非讀然也嵩燾晚年[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大學一書

完具無缺數百年之辨爭嘗方大之於外而未究其

中之要領惟用其書以刺朱子之學深味而力行之

則可得大學之書以從朱子[illegible]附之備章以

求之則亦往見其陵越而已又云嘉慶章句之書綱

目備領之分未足以見聖經之全而[illegible]

之所由作也[illegible]

格物即是致知格直曰在而不曰先自誠意章以下

首言所謂修身在正其心[illegible]同此

例[illegible]格物而後[illegible]致知[illegible]

至也即朱子所補格物致知一章之義經又本自

無缺[illegible]不能創分其條

[illegible]即以此隨意之[illegible]誠其

意即統之以君子必誠其意極其析分兩章不更細

分[illegible]大學所重[illegible]在致知誠意[illegible]

新民以止於至善[illegible]云[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亦多附正朱氏之

失[illegible]余者固大有別也[illegible]先謙序自稱

[illegible]已見於前說明嵩燾爲光緒十六年思賢講舍刊

四書通朱會通不分卷

清楊廷芝撰。廷芝字仁圃，山東蓬萊人。是書既曰通朱，又云會通，大旨詳於自序，以為朱子[illegible]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故審問為不患章[illegible]四見，而注亦凡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文小異者，屢言而分出。雖異下屢作葦[illegible]，或謂書出而注以上主人臣言，下謂人居言，明朱子於此已顯示人以會通之例矣。故此欲本朱子之例[illegible]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云之書分四例：一曰錯簡，二曰重出，三曰析文，四曰疑字。[illegible]又有附條補錄重錄，亦于修理錯簡例中。此謂知本章末與上此謂知本前後有兩知本，為一知本是知格物致知為修身之本，接一知本知止慎獨為誠身之本，本實當作身之[illegible]，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五節。雖與下章謂與其進也之唯何甚，指五節之童子人潔己以進，至不保其往也，據閔注言之，並錄為合論語與孟子所述也。不可為也，[illegible]閔書出例中，惟論語貨品巧言令色鮮矣仁，孰不諸書其學而篇力學首章身下，錄兩不同，故不貶。果藏多戶原例以有自知所文例中，年子畫、蔽章次節子曰二字，政之人云不得見章，第二節子曰[illegible]更請之詞；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illegible]子曰二字亦是而後起之詞，故子[illegible]例中，見蛩而不能[illegible]並[illegible]先命也，謂命字不帖，故謂子[illegible]例十世可知也，謂子張[illegible]夫子當有十世可知之道，故[illegible]於下也三句[illegible]比附[illegible]取材[illegible]古注以桴木[illegible]材字，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并有仁焉句援孔注

仁字讀如字，井從之，為仁之難，雪泉仁心之貌也，小人之中庸也句，謂之字直注下[illegible]忌憚，王小人非中庸為自私於中庸章[illegible]疑誤，反於切斷為下[illegible]失。附錄中子夏問孝章，謂色難二字正斷已先，故卻語閔試孝而翻[illegible]為弟子[illegible]先生，以見孩與[illegible]之有別，先生弟子相對，非父兄弟子，亦與下事有別[illegible]。又國辟矣，[illegible]民不敢當也，獨為不改字，斷句上改字指同並言，下改字指稱為[illegible]所名之人，謂名之名義，亦皆之名，言人於物名例千乘可經，為稱其人。當食置食為量，此見人之厚，量相趣甚遠，凡此諸家所解[illegible]的後[illegible]後學此書二書

宣令[illegible]此書刊行[illegible]道光乙巳

中庸誼詁一卷

馬其昶撰。是書為其昶所著三經誼詁之一。[illegible]鄭注孔疏分為三十
三節，朱子因之，惟與注疏本節次不同。其昶則定為八
章，而每申其說。[illegible]其說
中庸二字，[illegible]
[illegible]之謂庸字一文涵數義。爾雅：庸，常也。說文：庸，
用也。用可常行也。故鄭注以用釋庸，又以常釋庸。朱子釋
可常行，正本許鄭。又一切經音義引廣雅：庸，和也。庸
有和訓，故可該和。其詁第三章，以君子之道始於夫婦，
室，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又子推之君臣，由
兄弟推之朋友，終於格鬼神、贊天地，皆由於謹言慎
行積誠之所至，無非庸也。其詁第四章謂哀公問政章
在孝，列引舜文武周公之孝，推明行孝即庸行，而行於
於天覺命，復本乎其親之德。其詁第五章，謂其言之數之
功用，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
本，推之治國平天下，其不為[illegible]明之功，此自誠而
明者之事。其詁第七章，謂此章修己之功用，即在道教之
中，性命未發之中，和而發皆中節之和，故重性命不
可不當。孔以上五二章言道，而歸之修，以中庸
謂性之義，此大學言明德理民者之止於至善也。於
全書[illegible]自見道貫，[illegible]解釋字句
要主[illegible]大學雅詁同後，有陵謨章[illegible]書
刊於民國癸亥。

大學補釋一卷

清張承華撰。承華字蓉漢，安徽桐城人，諸生，嘗主許
州講席。是書有承華自序，謂大學一書自朱子異
論，遂為家訟。然朱子之所謂者，更定節次耳，其義理則
孔門之正傳也。陽明之所議者，格物之解耳，其古本則
戴記之原文也。今本古本，文異而理同，異古本不分經
傳。朱子本分經補傳，朱子補格致之傳，為窮理之功，
大補格字為窮理之學，乃知說在本原文，則格物
與致之義，皆已周備。傳之經，不能盡明其書中所釋，
謂誠意章之言作中庸上下篇，今所傳僅一篇，蓋下
篇即大學。大學以宗人德之門，與中庸相表裏，首在明
之明德者，即率性之道，所以盡其性而家已也。在新民
者，即修道之教，所以盡人性而盡物也。在止於至善者，
至善乃性之本體，而新者於事物莫不各有至當之
理，必止於是。所以全天命之性而盡人之事也。其釋物有
本末一節，謂物以德民言，家心身家國天下皆是也。事以明
新言，誠正修齊治平皆是也。本物謂之物，庶物謂之事，知
先後則近道。蓋先本而後末，先始而後終，與中庸末
章知遠之近同意。其釋致知在格物，謂物即物有本
末之物。格，通也，言通乎誠正修齊治平之理，得其先後之
所在也。言在先者知失，格物即致知之功。其釋第二章
謂君子必誠其意以上，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詩云瞻
彼淇澳以下，言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其不分為兩章
者，致知即誠意之功，故列於誠意章之內，而意誠則

心自正不待異說攪上[illegible]所說自毅[illegible]看法通貫圓融

是書初刊於同治二年後經刊改於光緒丙戌刊之本係序[四月]

四篇卷內一篇則[錢]中有補釋及大學中庸臆解[稿]也

大學臆解 一卷

請張承華撰是書前附大學補釋後[附]諸家考訂

證傳解次朱王異說解又次綱領條目解又次古本誠

意解又次誠意解又次格物解又次致止解其最精要

者如謂致知在格物乃作者明訓解者各以已見解經

而非以經解經朱子之學得於博文故以窮理訓格物

陽明之學得於心悟故以良知解致知三[illegible]綱領止明

[illegible]之德新民二事以止於至善為總結八條目亦祇誠

正修齊治平八事而以致知格物為條目至善本不

在明新之外致知格物不在誠正修齊治平之外[illegible]

格[illegible]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之者研求乎意心身家

國天下之至善而知之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謂欲

知止於明新之至善在推求誠正修齊治平之至善

也後人不察但知止至善統乎明新而未悟格致亦統

乎意心身家國天下又物本先後分衰以致知在誠

意之先似以為一事而不知其實已離意心身

家國天下以言格物是以經旨不明也其解古本誠意章

尤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但不義理之明無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此二字[illegible]已[illegible]倜儻[illegible]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引詩書之言無非以證明彰

至義■惟於明彰皇義之理若不明晰於為義去惡之

功焉之實所謂明辨義之先路者知其不復為惑

謝者無也觀此則先儒所訓誠於經者爲有功矣若

可釋然一笑■■列於支偽家

詩古音三卷　原臺本

清楊峒撰。峒山東益都人。他無所考。是書首有

峒自序，以顧寧人音學五書、江慎修古韻標準為

主。謂顧氏偏勞，求繁，說二百六韻部分，考古音之

離合，江氏精于等韻，所作四聲切韻表析二百六

部，為百有四類，至嘖而不可亂，所以能補未會

本■云云。其書■■就三百篇入韻之字，分條標

列，取其與異讀音，合二家之音，注之於下，而證其

得失於二家之外，亦間下■己見，補所未備，不

斥之異字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 閩竹居叢書本

明何楷撰。楷有著詩經世本古義，以世為次，夏少康之世詩八篇，殷盤庚之世詩一篇，殷高宗之世詩三篇，殷祖庚之世詩一篇，殷武乙之世詩五篇，殷文丁之世詩五篇，殷帝乙之世詩五篇，殷帝辛之世詩二十篇，周武王之世詩十三篇，周成王之世詩四十篇，周康王之世詩五篇，周昭王之世詩二篇，周共王之世詩一篇，周懿王之世詩一篇，周夷王之世詩三篇，周厲王之世詩十篇，周宣王之世詩二十篇，周幽王之世詩三十二篇，周平王之世詩三十四篇，周桓王之世詩三十二篇，周莊王之世詩九篇，周僖王之世詩二篇，周惠王之世詩十六篇，周襄王之世詩十四篇，周頃王之世詩一篇，周定王之世詩八篇，周景王之世詩二篇，周敬王之世詩一篇。是本止錄其目，其所分世次雖不無可議，要是一家之學也。

條下附有丁杰校說，蓋亦別有校本，佑兼取之也。

陸氏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校正本

清趙佑校。卷首有佑自序，又有跋。挍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illegible]疏四庫已著錄，但所據乃通行本，文多譌謬，佑取陶宗儀說郛本及毛晉廣要本，并諸家別錄，校其異同，而以詩爾雅疏釋文為主，其中題目之失實，文字之誤竄，胸有定正。[illegible]朱彝尊經義考引沈重毛詩義疏多條，佑以為沈書久佚，[illegible]宋記引[illegible]陸疏[illegible]為毛詩義疏，朱氏[illegible]因毛詩義疏之名[illegible]沈重，實是一誤再誤。[illegible]陸璣義疏，齊民要術、太平御覽所引，並稱義疏，豈是書別有義疏之名耶，而朱氏為失考矣。

詩鳥獸草木記一卷　閒竹居叢書本

清徐士俊撰。士俊字野君，籍署西泠，蓋錢塘人也。是書綜鳥獸草木為一編，不引出處，詞簡而核，非釋經之體，而事類賦之屬也。後得潘錫恩曾為之釋，撰稿亨類賦注，惟潘所据本與此互有詳略，而鳥獸之下，復有鱗介之屬，豈傳寫脫耶，抑潘氏有所增删耶，龜貝黿鼉等鱗屬魴鱧鮪鰥鯤鯉鱒鰆鯊鱣鮐鰷鯉等，此乃無之，豈傳本不同耶，抑潘氏有所增删耶，其題曰鳥獸草木記則同。

為讀詩者多識便。

呂武段氏詩義指南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段呂武撰。呂武字子武，廬陵人，官朝奉郎。是書不載宋史藝文志、諸家藏書目亦無此目，朱竹垞於京師慈仁寺購得之，康熙甲子并為之跋，即是本也。呂武有叢桂毛詩集解三十卷，此當是其中之一卷，蓋為舉業發題而作，語主簡略，乃無精義，以其授自宋人，故傳者亦以罕見為珍也。

未見傳本。

毛詩鄭箋二十卷　萬曆甲午刊本

題周卜商子夏叙，漢趙人毛萇傳，北海鄭玄箋，明南昌屠本畯纂疏補協。卷首有程應衢序，次孔穎達毛詩正義序，次鄭玄詩譜序。但所錄傳箋，字有譌脫，纂疏但詳名物，所補協音自陳第發明本音後，已[illegible]通用，無有用之者矣。

詩傳考六卷　嘉慶九年刊本

清陳孚編。孚河南夏邑人。是書首詩傳提要，引史記至成伯瑜說，共五十五條，次詩考緒言，自述所見，並亦多本舊說，共三十八條，以下章解句釋，大抵以鄭[illegible][illegible]取大小序及毛鄭孔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主而參以漢宋明諸家之說，取其醇善者而遂其未安者，自稱其可通者並存之，不顧附會，亦不敢輒駁先賢，是其旨，[illegible]然已見[illegible]稍異說中衆說所未備，所謂考也。但所援證，至明而止，析義未盡當，闡發亦殊淺近，無足觀也。

毛詩[讀]朱近思錄二卷　乾隆丙子刊本

清宋在詩撰。在詩字雅伯，安邑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鴻臚寺少卿。是書首有在詩自序，以為孔曾思孟之說詩，不泥本旨，斷章取義，偶指其一章一句，皆足為箴銘鑒戒。得此意，雖專守朱傳而近思之，可矣。書之本旨蓋如此。然所說往往溢於詩旨之外，則非說詩也。[illegible]不廢朱傳[illegible]，[illegible]得學[illegible]之[illegible]。既遵朱為題，則不能廢淫奔之說，[illegible]於鄭風止[illegible]。

將仲子[illegible]采王魯齋說，以為淫奔改竄之詩，則非盡遵朱[illegible]矣。要之詩本無邪，[illegible]興觀群怨，各有其義，椎作格言觀之，則詩道太隘，即朱子[illegible]詩之旨，亦不如是[illegible]耳。

毛詩陸疏校正二卷　咸豐[三]年刊本

清丁晏校。卷首有晏自序，稱疏[中]所引劉歆、張奐諸說，皆古義之僅存者，又稱魯國毛亨為故訓傳以授毛萇，徐堅因之初學記載毛詩授受，意同此疏，[皆]可證其為原本。[但]所釋不盡依[毛]故訓傳，如易蒹之[名]，傳謂蒹葭為一草，易以駮馬之傳，謂六駮為木名之類。[晏]所校[皆]據詩爾雅疏釋文為主，與趙佑同。惟晏未見趙本，故不無異同詳略，而引初學記、[太平]御覽、類聚、類證本草諸書，則趙氏所未及也。序稱王謨漢魏叢書本，[按]王謨有漢魏遺書鈔，[非]漢魏叢書，蓋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王氏止引初學記

五經要義一卷　玉函山房本

題雷氏撰。較王謨輯本增引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條，出初學記。令人謂社神為公社一條，出書抄。先農立壇一條，出通典。太室經為太室一條，出類聚。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一條，出文選注。箎以竹為之一條，出書抄。冠嘉禮也條下增引孔子曰正其衣冠五十字。笏所以記事條下增引笏者臣見于君十一字。又王者受命條全同王輯，而此條兼引太平御覽、宋敏求長安志，國猶倡說穆襄形書有詳略古致，蓋承漢人遺說，[illegible]固有可取者歟。

白虎通四卷　乾隆甲辰抱經堂刊本

漢班固撰，清盧文弨校。卷首有文弨自序，次元大德乙巳嚴度舊序，次莊述祖白虎通義考。四卷中各分上下，即八卷也。按隋書經籍志白虎通六卷，新舊唐志同，通志藝文略亦同，崇文總目作白虎通德論十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作四卷，[illegible]四庫用之，且入之雜家，實為大謬。按諸書皆稱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詔集其事云云，蓋所講無非五經同異，四庫提要亦言書中徵引六經傳記而外，涉及讖緯，乃東漢習尚使然。方漢時崇尚經學，咸兢兢守其師承，古義舊聞多存乎是，洵治經者所宜從事云云。

白虎通德論二卷　程氏漢魏叢書本

漢班固撰、明新安程榮校。卷首有大德九年張楷嚴度二序，又有嘉靖元年冷宗元序。蓋於大德本又有所改正，而程氏所據爲嘉靖本重刻，而非大德之舊矣。其所併十卷爲二卷，不知出嘉靖本否也。……非明王之張法一條，……作非明王之法，不張虛文盛飾往之。……但明人改古書，取其文順，非必有據也。盧氏……不足輕信矣。

元大德九年所刊，有嚴度、張楷二序……

白虎通德論十卷　元大德九年刊本

漢班固撰。按隋書經籍志白虎通六卷，新舊唐志作白虎通義，……崇文總目作白虎通德論十卷。按白虎通、白虎通義、白虎通德論皆一書。惟六卷與十卷不同，而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皆作十卷，……仍作六卷，……當是盧以後所改編。惟通志藝文略……疑據舊目言之。是本題白虎通德論十卷，……惟玉海稱隋志至中興書目皆四十四篇，今本……自爵號至嫁娶凡四十三篇，五之疑有後人增入。是本又……共四十四篇，而嫁娶……下尚有紼冕、喪服、崩薨三篇，則與玉海所言……者……

……建初四年，詔諸儒……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是所謂……非……經同異，而四庫入之雜家，即……

[illegible]程亭[illegible]亦[illegible]云書中徵引六經傳記而外諸及讖緯乃東漢習尚使然方漢時崇尚經術凡號守其師承古義舊聞洵治經者所宜稽考云云[illegible]若以讖緯而外之則鄭康成所[illegible]諸緯[illegible]六經[illegible]視之為雜家耶且四庫所收[illegible]書錄四卷本是係本六以是本著錄而[illegible]南陵徐氏所影刊者即是本也

[illegible]辨正

白虎通四卷 闕文一卷 補遺一卷 乾隆甲辰抱經堂刊本

漢班固撰 清盧文弨校[illegible]莊葆琛校本[illegible]得吳槎客小字書刻本[illegible]王伯厚所見本後又得元大德九年刊十卷本二卷目次名異更證以他書為之補遺一卷其闕文則采經疏廣韻及唐宋諸類書[illegible]其中郊祀宗廟朝聘貢士車旂田獵雜錄皆四十三篇所無知其佚者多矣所校援采甚博大都謹慎謂古書不宜輕改於其甚訛者據他書之文改正亦必注明本文及何書所引推此論甚爲凡校古書者宜取法也

有文弨自序及後序[illegible]

除封禪五刑嫁娶外如

所據證不盡本書[illegible]

白虎通二卷　明刊古今逸史本

題漢扶風班固纂，明新安吳琯校。卷首有大德乙年張楷、嚴度二序，蓋翻刊大德本也。目全同，惟卷則併十為二。爵號、諡、五祀、社稷、禮樂、封公侯、京師、五行、三軍、誅伐、諫諍、鄉射、致仕、辟雍、災變、耕桑為上卷；封禪、巡狩、考黜、王者不臣、蓍龜、聖人、八風、商賈、文質、三政、三教、三綱六紀、情性、壽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時、衣裳、五刑、五經、嫁娶、紼冕、喪服、崩薨為下卷。於大德本間有改刪，如四十種也；改仕作仕，迎子劉；此段則為劉之類。又如地比對為質，故不變為質，改不變之類，此刪下五字之類，明刊本。如此知……據舊刻本。目錄前有小序云凡十卷，今作上下卷，文理均近北宋本，然則作二卷者，北宋已然，又不始於明人矣。

經書卮言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范泰恒撰。泰恒字燕崖，籍署河內，即今懷慶府之沁陽也。大率以文論經，論古文尚書為偽，謂辨之氣骨之間，謂大學中庸亦漢文，精之。周人無此格，考工記亦漢人作，論春秋三傳，獨取俞世寧左傳選本，論論語謂有似左史者，有似國語者，識陋如此，其所論折可知矣。

六藝論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鄭玄撰，清馬國翰輯。卷首有敘錄，不標篇別。總論屬於總論者二條，屬於易者三條，屬於書者二條，屬於詩者七條，屬於禮者六條，屬於春秋者三條，屬於孝經者二條，[illegible]其詩論[illegible]汎歷樞云午亥之際一條，文王創業一條，出路史注；禮論漢興，[illegible]於魯淹中得古禮一條，禮論[illegible]林[illegible]傳云[illegible]六十字，為他輯本所無。[illegible]論釋孝經論易論書中所有者，此亦多闕之。[illegible]證他本[illegible]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六藝論一卷　通德遺書所見錄本

漢鄭玄撰，清孔廣林輯。凡總論三條，易十三條，書三條，詩八條，禮十條，春秋五條，孝經一條，易論[illegible]不似六藝論，他輯本無之。春秋孝經意有玄又為之注一[illegible]此[illegible]缺之，餘同他輯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鄭氏六藝論一卷　鄭齋叢書本

鄭玄撰，清臧琳輯。不標總論經別。屬于總論者三條，屬于易者三條，屬于書者二條，屬于詩者六條，屬于禮者五條，屬于春秋者五條，屬于孝經者二條。又自敘三條，一引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表譚所通，未至元城，乃注周易。一引凡著三禮七十二篇。一引趙商字子聲，河內溫人，博學有秀才，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談。按此三條為他輯本所無。又春秋論引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不經公羊疏引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殊見矜慎。餘他輯本

玄孫錫堂為補次遺漏，見嘉慶丁巳錫堂所為後跋。

六藝論一卷　光緒刊鄭氏佚書本

鄭玄撰，清袁鈞輯。凡總論三條，易五條，書三條，詩八條，禮七條，春秋六條，孝經一條。按玄於春秋、孝經，皆玄又為之注，此於春秋、孝經是也。易者陰陽之象條，末有人皇即遂皇也六字，非原文，遂皇之後條，一百七十八代六字，宜刪。詩論引周詩呈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亡，宜見詩譜序疏，他輯本無之。

校訂異義，標曰敘證，亦為他輯本所無。

五經然否論一卷　漢魏遺書抄本

晉譙周撰，清王謨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仕蜀歷官太子家令、中散大夫，以勸後主降魏，隋志稱晉散騎常侍。按蜀志秦宓傳云，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為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云云。此但就春秋言之，原書隋志云五卷，久佚，群書徵引絕少，御覽亦不載其目，經義考止輯得三條，謨更於諸經疏補輯四條，卷首有序錄。

以昭予奪之微意耶。

五經然否論一卷　玉函山房刊本

晉譙周撰，清馬國翰輯。由通典所引十餘節，其標明五經然否論者三節，參以後漢補志注、劉昭通鑑外紀所引，又引譙周禮祭集志二節、總服圖集圖各一節，或稱蜀譙周，或稱譙周，國翰以為皆有文，然亦未精區別之，以其書名者列於前，止稱譙周者附後，其於王謨輯本所采者，惟穀梁傳注一條，及通典一條耳。

五經通論一卷　漢魏遺書抄本

晉束晳撰。清王謨輯。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察孝廉，辟佐著述郎，遷尚書郎。晉書本傳稱其著有五經通論，書不載，隋唐二志、玉海、經義考雖列其目，惟未詳卷數，且無考證。謨從通典抄得二條，初學記一條，為一卷。

五經通論一卷　玉函山房刊本

晉束晳撰。清馬國翰輯。據杜佑通典引四節，又引其與步熊問答五節，皆發明禮服之義。合以春秋正義引二節，為一卷。說詩桃夭摽梅二篇，及周禮中春會男女，謂昏姻不限時，於理最通。說夏封諸侯，謂王播月令以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俱亦為得。說左傳五父佗、馬遷分為二人之誤，皆確。惜無多條。然於王謨所輯本，止收二條，其引初學記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一條，則未之采也。

聖證論一卷　玉函山房本

魏王肅撰，晉馬昭駁，孔晁答，張融評，清馬國翰輯。孔晁說黨於王，即元行沖所稱王學之輩也。國翰所輯凡四十餘條，依經爲次，所爲駁答評，不能諸條具存，即原書亦未必皆有，其今所存者，當略備於此矣。張融覈定鄭王之臧否，謂鄭注淵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玄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玄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慮之失云云。所評亦允，而未盡也。如鴟鴞，謂成王多罪周公屬黨，論昏期主仲春嫁娶，先儒多非王，馬昭以家語爲王肅增加，非鄭所見，本無左證，後人遂據此以偽造家語坐王肅，至所輯諸條，絕無涉及古文尚書者，議者往以其說多與古文尚書同，亦以偽造坐之，此殘餘之僅存者，反爲王肅之不幸矣。

卷數各異，而諸書引要義，皆不著撰人名氏，余蕭客古經解鉤沈，以是書序次在劉向五經通義下，遂以屬之劉向，非也。

五經要義一卷　漢魏遺書抄本

隋志，雷氏撰五經要義五卷，梁十七卷（唐志亦作五卷）。王謨以雷氏即雷次宗，引蓮社高賢傳，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與宗炳等去執奏承旨。慧遠法師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和尚，今便稱雷氏耶云云。其稱雷氏，不過隨便舉之，非以爲次宗之定稱，而隋志之稱雷氏，必其已佚其名，謹所致一說可耳。所輯凡後漢書注一條，北史一條，隋志一條，世說新語注一條，文選注一條，類聚六條，初學記七條，書鈔二條，通典一條，御覽二條，首有序錄。

五經疑問一卷 漢魏遺書抄本

魏房景先撰。景先字光胄，清河人，由太學博士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魏書稱其有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該典，今行於時。文多，畧舉其切於世教者。符璽郎王神貴答之，名為辨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云云。隋唐二志俱不著錄，經義考從據冊府元龜以房景先五經疑問、王神貴五經辨疑二書各十卷並列，而不詳其本末，蓋未檢魏書故也。讀侄本傳抄出原文十有四條。

五經鉤沈一卷 玉函山房刊本

晉楊方撰。清馬國翰輯。校王謨輯本，增引夫霜樹落葉，而鴻雁南飛；桃林披華，而元鳥入宇一條，出御覽。國翰謂其說生知玄照，稍涉道家談，而文華議論，與葛洪抱朴相近。賀循先叔虞預書，稱之曰：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蓋亦欣賞之至云云，可以知其旨矣。

五經鉤沈一卷　漢魏遺書抄本

隋志梁有楊方五經鉤沈十卷，唐志同。方字公回，會稽人，司徒王導辟為掾，遷參軍，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沈，見晉書本傳。據文獻通考稱晉楊芳撰五經鉤沈，答難申暢，自謂鉤取之沈義，[illegible]篇第七缺，今缺五篇，又玉海稱楊方撰五經鉤沈自序云：晉太寧元年撰鉤經傳之沈義，著論難以起滯。即此可知其大旨，而初學記引作楊雄五經鉤沈，蓋誤也。據文獻通考云缺五篇，玉海尚引其原，知此書宋世猶存，迨朱氏作經義考則云已亡，蓋亡於元明間矣。輯得初學記四條，御覽一條，首有序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道統傳經一卷　明抄本

明岳元聲訂。卷首有總敘，次道統總圖，次孔門道統之傳，次理學諸儒之派，次傳經諸儒之派，周易、尚書、詩、公羊傳、左傳、穀梁傳、禮、周禮、孝經、論語、大學、中庸、爾雅，皆有表，各附以說。又有漢儒傳經統派總敘，道統叙于伏羲，遞傳而至孔子，孔子又遞傳而至孟子；理學叙于周邵張三子，周子直接傳至二程子，遞傳而至朱子，朱子又遞傳而至許謙，與朱子對立者，有陸子，再傳而止；傳經諸儒始於漢而歸宿於宋明，此其大較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五經析疑一卷　　說郛本

題魏邯鄲綽撰。隋志、邯鄲綽撰五經析疑二十八卷、唐志（三一作）三十卷。其書早佚、宋以後未見引及、說郛所載不[illegible]凡十一條、不註出處。惟夫生者法萬物所生條、初學記引之、矣絕於強不可追條御覽引之、餘不知來自何書、王謨輯本多未引及。

五經析疑一卷　　漢魏遺書抄本

題宋邯鄲綽撰。按說郛本、題魏邯鄲綽、此題俱宋、無所據。謨據北堂書抄引云、甲女子欲入門、為乙門所笮死、以為當坐殺人棄市、意此書當如春秋決事、設為甲乙以科罪云云。按是書唐志本入法家、證諸此條、可信。而諸書所引他條則不盡然者、謨輯得初學記四條、書抄一條、御覽一條。

說學齋經說一卷　藝海珠塵本

清葉鳳毛著。鳳毛字超宗，江蘇南滙人，葉映榴孫，以蔭授內閣中書。是書說易一條，書四條，春秋二十二條，最初者，[illegible]文姜[illegible]，謂姜氏即淫，未有章明較著，盛其車輿僕從，設為讌享隆禮，而為一夕之淫者。襄公雖無道，未有自離國人，驚動國人，而淫于其妹者。[illegible]果如傳者所[illegible]云，則當初嫁之時，兄弟之年方盛，而曠隔至十有八年，遠至與夫同來，忽與之苟合，人情不應有是。或齊襄惡魯桓之誣已[illegible]及妹而斃之乎。若後來之頻會魯人，利其適好耳。至莊公十九年如莒，其時已六七十[illegible]，得之善氏昧於婦人無外事之訓，[illegible]所以招尤云云。其論[illegible]甚奇，可備一[illegible]解。[illegible]又謂傳言宋襄公[illegible]鄫子用于次雎之社，[illegible]襄公國不阨人於險，不重傷，不禽二毛者，豈其獨不仁于鄫子？經言[illegible]邾人執鄫子用之，而書宋，當是邾人所為。又謂許世子止不嘗藥，[illegible]書弒君，當于嘗解作嘗試之嘗，不當解作未達不敢嘗之嘗。古人所以有事親不可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知醫藏，[illegible]除飲藥外，不能[illegible]以一嘗知其對症否也。據此二條甚有理，[illegible]諸[illegible]經家多未見及。

鄭記一卷　鄭氏佚書本

隋志：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劉知幾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又云：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illegible]唐志二書並載，鄭記卷數並同隋志。鈞既輯[illegible]鄭志，復取焦喬、崇精、王權、鮑遺、任厥、崇翱、桓翱、劉德、陳鏗、陳鑠諸人之問[illegible]答者，張逸、趙商、田瓊、王瓚、焦喬、氾閣諸人，蓋皆人皆及事鄭君，與子弟子之列，所謂分授門徒各述

師訓，更為問答者，[illegible]是不可混於鄭志也。鈞所采以通典、禹貢、及任孫禮記、御覽[illegible]等書，[illegible]間有疑義，因別為考證，如鈞所輯他書。

白虎通德論二卷　兩京遺編本

題漢班固纂，明楊祜校。無序。上卷：爵、號、謚、五祀、社稷、禮樂、封公侯、京師、五行、三軍、誅伐、諫諍、鄉射、致仕、辟雍、災變、耕桑，凡十七目。下卷：封禪、巡狩、考黜、王者不臣、蓍龜、聖人、八風、商賈、文質、三政、三教、三綱、六紀、情性、壽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時、衣裳、五刑、五經、嫁娶、紼冕、喪服、崩薨，凡二十七目。[illegible]卷目[illegible]同大德本，卷同[illegible]吳琯本[illegible]。[illegible]惟句下有點為諸本所無，而文字亦不無少異，如

闕卷爵篇二五十里有兩爵者，此同大德本，而吳程本二五十里，俱作二十五里，如此之類，尚[illegible]有之也。

五經通義一卷　説郛本

題闕名。按隋志五經通義八卷，注梁九卷，無撰人名氏。唐志亦有五經通義九卷，云劉向撰。後漢曹褒又有通義十二篇，究未定誰屬也。是本凡十七條，輯集而成，惟不注出處。見於群書所引者，鄭國有溱洧之水條見初學記，五有五德條見初學記、御覽，月中有兔與蟾蜍條見類聚、初學記、御覽，冬至寢兵鼓條見通典、書抄引，下夏至條，而文冬至陽動於下條見類聚、御覽，寒氣凝以為霜條見初學記、書抄、御覽，諸侯家樹柏條見通典，而文東夷之樂條見通與、御覽、初學記，而文不全，受命而王者條見類聚、初學記、御覽，王者所以祭天地何條見類聚、御覽，王者侯條見御覽，而文略異，諸侯不觀四方條見類聚，惟舞四夷之樂條、吳公帰奏曰條、湯作護條、王者受命而起條未知所本。

五經大義一卷　玉函山房刊本

晉戴逵撰。逵字安道，譙國人。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事蹟具晉書隱逸傳。隋志五經大義三卷，戴逵撰。唐志不著錄，其佚已久矣。庾蔚之謂其中馬難鄭，而殊覺其蹟，可以想見其概。國翰從通典引喪服一條，經書抄引雜義一條，爲一卷。

七經義綱一卷　玉函山房刊本

後周樊深撰。按隋唐二志俱題作樊文深，此作樊深，蓋據北史本傳，是也。國翰採深子曰義綱，與書名正同，或書成而子適生，因以其書命之，抑以子之名命書，寓以經遺子之意，俱未可知。國翰所輯，仍不外經義致三條，其伯也執殳條，增引裕倫二字，孔子稱天子之傳條，不引類聚，而引初學記，知經義致不誤。三條並據引余蕭客說。

惟載義綱質疑二書，而[illegible]作

七經義綱一卷　漢魏遺書抄本

後周樊文深撰。北史儒林傳：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周文賜姓萬紐于氏，官至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隋志樊文深撰七經義綱二十九卷，七經論三卷，質疑五卷，又有五經大義十卷，七經論，即七經異同。唐志[illegible]七經義綱略論三十卷，[illegible]書名卷數，俱視隋志稍異，豈略論別有一卷耶。按北史文深係字而非名，隋[illegible]唐志俱題文深，非也。又據御覽引作樊文淵，[illegible]知其避唐諱而改。[illegible]書[illegible]罕見他書徵引，經義致按得三條，其孔子稱天子之傳條，[illegible]類聚引作帝王世紀，非義綱，[illegible]諱[illegible]卷然，安知非[illegible]類聚誤引耶。讀所輯[illegible]於經義致外，無所據也。

七經詩一卷　漢魏遺書抄本

晉傅咸撰。困學紀聞[illegible]曰：傅咸爲七經詩，王羲之寫。按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闕其一經。義引以傳咸七經詩標目，入羣經門。謹因是從類聚輯[illegible]五條，初學記輯一條，以備羣經一種。其孝經、論語[illegible]、周官、左傳各二首，惟周易止一首，[illegible]尚書全缺，即王伯厚所云闕其一也。

聖證論一卷　漢魏遺書抄本

魏王肅撰，清王謨輯。魏志王肅傳：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駁而釋之。舊唐書元行沖傳云：子雍規玄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魏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等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此[illegible]王肅著論之大旨，及往復相尋之始末也。隋志十二卷，唐志十一卷，其書佚於唐後。謨所輯僅二十條，或錄馬融鄭玄說於前，或單錄鄭說於前，又或附張融評馬昭難於後，肅之難鄭主於肅三，駁之通鄭亦至肅三，然一謨采獲未盡，且編次雜亂，[illegible]不如馬國翰輯本之善也。

大經略注序一卷　玉函山房刊本

魏常爽撰。爽字仕明，河內溫人。試戍西征，拜宣威將軍。罷歸溫水之右，教授門徒，學者稱儒林先生。北史有傳，稱其嘏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惟隋唐志俱不著錄，其佚當甚早（存唐以前）。其序載於本傳，國翰錄之，以備一家，并附本傳於後。謂獨守閑靜，講肆經典，二十餘年之深詣，即斯可想見焉。

遺文亦未見引他書。

章午峰年譜一卷　光緒壬辰刊本

清章家祚編。家祚字錫卿，安徽銅陵人。午峰其父邦元字也。邦元一諸生，咸豐六年，粵寇偪順安鎮，邦元與邑紳數人募勇守禦。同治初，於安慶謁曾國藩，備述其議古今治亂，并名法家之得失。謂老莊申韓不妨取其長以救世；又謂聖學之體，得宋儒而明，而其治世之用，亦不免以宋儒而衰。實仁說入老莊，剛毅又恐入管商云云。亦殊有見。又述其不欲以他途進，屢南北鄉試十餘次，屢薦不售，然自若云云。（曾國藩屢欲為援一階，邦元力辭。）按其時以諸生往戎致通顯者，固不乏人，而守其拘迂之見，但長揖軍門，不就保薦者，如王闓運、朱駿聲輩，皆是，亦不但邦元一人也。譜後有日記十餘條，記侍病事。卷首有孫鏘鳴、俸朝仁、張煥綸序，宋存禮書後，袁康、邵自鑑、章燮理跋，沈祥龍、章鴻森傳，侯紹瀛墓誌銘，汪宗沂墓表，及輓詩、像讚等。

孔志四卷　咸豐刊本

清龔景瀚編。景瀚有邲風說，已著錄。是書首有自序，稱史記世家博而多誤，朱子論語序說未能節節辨正，江慎修鄉黨圖考[illegible]譜年兼考事蹟，[illegible]猶有未詳，因廣採群書舉其要端，而以經傳史志之言[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書[illegible]正行提綱，次以引證，[illegible]小註，[illegible]（補江氏之未及者十之四五）[illegible]而詳其疏於[illegible]大約辨[illegible]

[illegible]

所與甚[illegible]最要者，如鄉黨圖考沿史記之誤（評），[illegible]三十一歲當昭公二十一年，青齋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三十二歲在齊辭廩邱。三十三歲在齊對景公觀災[illegible]

[illegible]且年譜皆在世家，以庚戌數年，景瀚考之，皆有一年之差，此續江氏書猶不可知也。書中[illegible]老子有三：曾子問所載之老[illegible]聃，為周守藏史，孔子所從問禮者；秦[illegible]獻公，公未[illegible]他所載周太史儋，在獻公十一年，魏文侯[illegible]沒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則為儋之子[illegible]。[illegible]年魏世家[illegible]魏安釐王四年，魏將段干[illegible]子請予秦南陽以和。[illegible]是時距孔子之殁二百一十餘年，言道德五千言者，老儋也。其見於大戴禮記太傅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所稱者，則老萊子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所云貧而樂者，與本傳隱君子之說又甚合。漢書藝文志云老萊子楚人，即苦縣厲鄉曲里人也。自來紛紛之疑，論得此[illegible]釋然矣。

（旁批：放；最核間老子）

（眉批：世家既以適周事繫於昭公[illegible]二十年，又前又於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秦穆公所以霸，[illegible]景公適魯事之有無未可知[illegible]江氏[illegible]進）

魏默深事略一卷　咸豐刊本

清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道光甲辰進士，乙巳補殿試第三甲，[illegible]知州，[illegible]發江蘇，以高郵州知州，里蒿為其子耆所述。按源[illegible]以貢生[illegible]其父[illegible]部，從胡承珙問漢儒家法，從姚學塽問宋儒之學，學公羊於劉逢祿，與董桂敷、龔自珍究古文辭。己卯辛巳丙中副榜，壬午舉順天鄉試第二，[illegible]旋捐中書。其間為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自撰聖武記，書海國圖志，則成於母憂去官之日。其宦江蘇也，先權東臺，次署興化，皆有惠政。咸豐辛亥，特授高郵州知州。時粵寇已陷江寧、揚州，[illegible]以[illegible]待大兵，[illegible]乃為[illegible]議者所構，劾罷，[illegible]從[illegible]周天爵軍，擊宿州匪，獲勝，辭歸，卒於咸豐丁巳。見於蒿者如此。未述著書二十餘種，除經世文編、聖武記、海國圖志外，皆未記於書。歲月亦未言其完缺存佚，不無憾焉。

余蒲山年譜一卷　光緒丙申刊本

清余祖香及其[illegible]姪家鼎編。蒲[illegible]山，余龍光字。龍光，道光丁未舉人，以大挑知縣分發江蘇，歷宰崑山、元和、青浦各縣，以[illegible]要犯漏網革職。[illegible]龍光為余元遴孫，元遴為汪雙池高足弟子。龍光既為雙池撰年譜，又亟表章其學，保守[illegible]其遺書而傳布之，具於譜者可攷也。又嘗捜廣書三十餘卷，於天祐丁卯以後，同光建號以前，為天祐續[illegible]紀，[illegible]烈祖本紀本紀後論，偽晉載記後論、遺目傳後論，全錄於譜，可藉其業例。又龍光世傳雙池之學，[illegible]篤信朱子，尤篤信，講中試四書釋地續、學蔀通辨書後、汪仁峯年譜序、與汪自修啖柳雙池書副本書、與夏弢甫諸書，[illegible]精鑿[illegible]，有見地。其文集未刊布，[illegible]覘其學[illegible]詣。[illegible]見祖香家鼎，其子孫也。[illegible]

朱鼎甫行述一卷　光緒刊本

清朱一新撰。一新字蓉生，號鼎甫，浙江義烏人。光緒丙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補陝西道監察御史。[illegible]以上遇災修省疏，[illegible]劾及內侍李蓮英，奉旨詰責，降補戶部主事，降補，遂請[illegible]以[illegible]歸。粵督張之洞聘主端溪書院，移掌廣雅書院，凡五年，卒於[illegible]院。行述乃其子[illegible]祥所撰，略具梗概。稱其論學，猶當於漢宋諸儒獨到之處融會而貫通之，不宜濟分界限云。與陳東塾[illegible]見相近。又謂粵中多嗜學能文之士，但高才者務為新奇，未免亂學人心志云云，殆指康有為言之。一新嘗與有為論學相駁難，其遺札[illegible]有人刊之，[illegible]呈爲未之及焉。

汪容甫年表一卷　嘉慶庚辰刊本

清汪喜孫輯。首有自序，稱始為先君年譜，惟恐闕失文學事蹟，書成歷二十年，慮失史裁，乃擷其大綱，為此書。謹依先君所撰賈生年表，以平生讀集序次前後，至卷末分四欄：一紀年，二紀歲，三紀經史諸子，四紀詩文。讀者可以識其遊處之大概，治學之[illegible]淺深，次[illegible]第，著作之存佚，[illegible]書之有[illegible]權[illegible]，有節本，特出之一[illegible]，猶異耳。

校經叟自訂年譜一卷　道光甲辰刊本

清李富孫撰。富孫字薌子，浙江嘉興人，拔貢生，超孫弟也。生於乾隆甲申，卒於道光癸卯，年八十。是譜體例日紀，事極瑣細，所自著之七經異文釋、鶴徵前後錄、漢魏六朝墓銘例、曝書亭詞注等，但紀其目，或紀其付梓之年而已。其假名他人者，如為阮元編文苑傳、為汪士鐘校郡齋讀書志，……非讀是譜，不知其出富孫也。

乾道文辨字正俗。

劉世謩行述一卷　嘉慶刊本

清劉台拱撰。世謩，台拱父也。以貢生選靖江儒學訓導，年六十二乞休，卒年七十七。按世謩為明劉永澄裔孫，永澄與顧憲成、高攀龍、劉宗周、文震孟友善，傳明史有傳，亦見明儒學案。世謩請於當道，祀道南祠，從顧高之後，增祀道南祠，禮宜爾也。其論著書云：以明道，則古人備矣；以徼名，則去道已遠，又何取焉。所見甚超。又按寶應劉氏，世以學行著，自世謩始。

劉端臨行狀一卷　道光刊本

清朱彬撰。端臨，劉台拱字，世暮長子也。舉乾隆辛卯鄉試，由大挑銓丹徒訓導。卒年五十五。彬論學彌深於聲音文字，其攷證名物，研精義理，未嘗離而二之。傳注有未確，雖自古經師相傳之故訓，亦不爲苟同。於漢宋諸儒，絕無依傍門戶之見云云。蓋深知台拱者。惟舉所著書，錄繕寫殘帙者，論語駢補注一卷、漢學拾遺、荀子補注一卷。按今所行端臨遺書，不止此，而念樓詩文集亦編次成書，但未刊行耳。

馮柳東年譜一卷　傳抄本

題門人史詮編。詮爵里無可考。柳東，馮登府字也。登府，嘉興人，嘉慶庚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致等知縣，用選福建將樂縣，以母老引病歸，改寧波教授。卒年五十九。譜橫列四格，首紀年，次時事，次出處，次詩文雜著。凡國家大事，時賢宦蹟，與有關涉者，以至父母妻子，俱爲之時事。出處所叙甚略。惟詩文雜著，備舉篇目，著無遺，且附其歲月，可供留心藝文者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汪容甫年譜一卷　嘉慶己卯刻本

清汪喜孫輯。喜孫字孟慈，江蘇甘泉人。嘉慶丁卯舉人，官至河南懷慶府知府。汪中之子。容甫，中之字也。是譜首有喜孫自序，就中所著書及詩文排比歲月，序言先人同時文士生不同道，誣託相知，傳聞失實，謹以就正先人文章道義之交，審定扶擇，十去二三云云。因知譜中相涉之人皆與中平素相知者，其師事者如朱筠、沈廷芳、鄭虎文、謝墉輩，友事者如劉台拱、王念孫、程瑤田、凌廷堪、黃景仁輩，[illegible]畢沅、曾燠輩，[illegible]杭州所主直指全德者，[illegible]知也。譜不言娶妻生子事。按中自敘云：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轗軻。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于乞火，家構釁于盜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云云。凌廷堪撰中墓志銘云：初娶孫氏，不相能，援古禮出之。是中曾有出妻之事，諱為親者諱，故隱之，而生子事無從插入矣。而喜孫行述但言妣朱氏，而不及前母，豈知自敘與墓志銘皆有顯證耶。又按喜孫輯中與翁方綱亦有[illegible]，蓋[illegible]雅而譜未及之。翁氏家事日記：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十一日，揚州汪容甫來謁，來於秦淮旅舍，出所藏碑帖，盈篋共賞。此喜孫[illegible]見此記，而非有意删之。然則搜集[illegible]有所未盡矣。

其不相知者則[illegible]氏而都某[illegible]

戴氏年譜一卷　戴氏遺書本

清段玉裁撰。戴氏者，東原名震，舉乾隆壬午鄉試，乾隆三十八年以舉人特召入四庫館纂修官，四十年命與乙未進士一體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玉裁受業東原之門，故是譜尤詳於學。凡所編著，皆繫其年月，而別其先後，詳略異同，義精晦者，則申明其說，非得於東原之深者不能為也。譜記乙酉四十三歲，定水經一卷，自記云夏六月閱胡朏明禹貢錐指引水經注疑之，因檢酈氏書展轉推求，知朏明所以致誤之故，實由唐以來經注互譌云云。又甲午五十一歲，記校水經注成。先是趙東潛亦校是書，及四庫館開，趙書亦得著錄，而所更定經注與東原校本無異。論者遂以與竊莊之嫌，玉裁辨謂由相互全謝山七校是書，深窺秘奧，兩公交最深，或閉戶暗合，或震澤相取，而其說往往與先生同云云。擇東原自校全趙書同，無與全書，何所援以相證況，職未全與書，何自知之。若鏡塘梁氏校刊趙書，多取正戴本，故大段不同者少。事容有之，而著錄之本當不然也。譜又記戊子四十六歲，應直隸總督方恪敏聘，修直隸河渠書，其後稱為王履泰所得，並以乾隆己丑稱後東易名畿輔安瀾志，其書今猶進呈，今列板在武英殿云云。此與世所疑東原盜趙者相反，惟亦有傳東原之攜係之治學士儀者，光處主名誰屬，在今日更難證斷，要之有關之書，流布天壤，已不沒著者之苦心，不須斷之為一人事也。

汪雙池年譜四卷　同治刊本

清余龍光輯。龍光字黼山，安徽婺源人，舉道光丁未鄉試，官江蘇知縣。是譜述雙池汪紱也。紱字燦人，終身不應試，亦未嘗從師，其學專宗朱子，所著書一以朱子為歸。其門人余元遴所為行狀。龍光為元遴孫也，因述祖志而為是譜。卷首有夏炘序，又有自為凡例，叙事依行狀，惟於雙池所著諸書，全錄其序，自以學識淺，不敢節刪，亦因其時遺書未盡刊布，欲藉以存其旨意也。又錄與江慎修往來書答五函，蓋慎修之學亦宗朱子故也。而雙池之學，又傳於元遴，故於雙池答元遴諸函亦備載焉。譜後附行狀、心喪稱，皆元遴撰；并附墓表、呈書狀、請祀紫陽書院呈狀、崇祀鄉賢題疏等。

李恕谷年譜五卷　雍正刊本

清馮辰纂，武進惲鶴生訂。卷首有鶴生序，又有辰所為凡例。卷五題蠡縣門人劉調贊續纂，卷首有調贊序。卷一至五皆題馮辰編修訂，有錯總錄，蓋非原本矣。按李塨字剛主，號恕谷，蠡縣人。康熙庚午舉人，選通州學正，三月，引疾歸。其學傳於顏習齋，而博則過之。學禮於...，學琴於張而素，學射於趙思光，學數於劉見田，學書於彭雪翁，學兵法於王五公，晚又學樂於毛大可，嘗往京師，與萬季野諸學者交，於時賢之下者，如王顯菴、王崑繩、許酉山、徐東義等，亦與之往還。門下士之作令者，時亦遊其治邑，助其為政，一一具載於譜中。法顏習齋日譜、年譜，據之日譜記功過，年譜亦然。恕谷年五十二，調贊所續，成於雍正庚戌，恕谷時七十二，又五年而卒，則續而又續也。譜行並錄於辨學偽道者，以所敘詳。附師友參附小傳，作學務及先友傳觀，無不可也。

裴光祿年譜四卷　光緒己亥刊本

清徐嘉編。嘉字遯庵，江蘇山陽人，諸生。光祿裴蔭森也。蔭森中咸豐戊午舉人，是科[illegible]科場獄，主考柏葰罹大辟。庚申成進士，授工部主事，改捐道員，[illegible]湖南。李鴻章調充西征營務處，補湖南辰永沅靖兵備道，陞福建按察使，授督辦船政大臣，補光祿卿，以疾[illegible]致[illegible]請開缺，卒年七十三。嘉其老友也，歸里後過從[illegible]密，故譜所述行事較詳。凡奏疏公牘書序，俱撮其略。所涉之人與鄉里，於蔭森官福建日，值中法構釁，譜[illegible]馬江之敗，於張佩綸何[illegible]如璋何璟應付失當，各有責備。蔭森[illegible]代佩綸為船政大臣，[illegible]裁與[illegible]隨以費絀未展其志，旋議[illegible]蔭森奏而[illegible]督辦大臣裁船政[illegible]歸總督兼管矣，此區區一船廠，政府且視為不急之務，[illegible]推阻之，讀蔭森與李少荃張香濤諸書，可[illegible]以興感矣。[illegible]卷末有嘉[illegible]自跋。

曆年紀略一卷　康熙刊本

清惠霖龍嗣[illegible]。霖龍嗣[illegible]富平人，舉人。李[illegible]門人也。是書即[illegible]年譜，紀年從順治二年始，[illegible]崇禎之[illegible]年[illegible]凡紀年下，皆不詳若干歲，按若確係康熙癸未中年七十七歲，由此逆溯之，並生於明天啟七年丁卯，順治二年乙酉時年十九歲也。卒年七十九，在康熙四十四年乙酉。[illegible]霖龍嗣[illegible]記止於康熙二十八年己巳，訖十六年事。按[illegible]顒為學與處境，皆堅苦刻厲，他人所難，尤[illegible]者則其節也。霖龍嗣得之親炙，言之特詳。所記康熙十三年、與十七年兩次徵召，顒堅拒，[illegible]當道督促起程，至有[illegible]舁[illegible]榻[illegible]抵驛之怪事，甚至絕食五日，[illegible]白刃[illegible]欲自裁，[illegible]爾時時徵求隱逸，其事可想，而顒於此直欲徙疊山之節，不往[illegible]許衡[illegible]列因輩[illegible]見之而自愧也，惟記康熙二十七年[illegible]顧亭林[illegible]冠服之製[illegible][illegible]諸[illegible]亭林年譜[illegible]傳朱子祠堂係之康熙十九年庚申，若壬戌則亭林正月初四[illegible]病[illegible]初九

日年、必無來書之事、可知也、信也、卷首有霍龍嗣序、宋
附題跋霍龍札、及日題門人馬戴士跋、

依一字

毋欺錄五卷　光緒六年刊本

明朱用純撰、清金吳瀾重編、用純字致一、號柏廬山人、明諸生、其父集璜、以貢生殉國難、用純自比王裒、廬墓攀柏、故曰柏廬、卒年七十二、所著毋欺錄、始二十二歲止七十一歲、舊有刻本而不全、吳瀾得傳抄足本、仿編年之例、摘錄自三十一歲以前事、其三十二歲以後則綴於原錄之後、摘錄出用純口氣、諸乃編者底案敘、相雜錯置不倫、況行事有傳可考、而錄中自有事在、無須畫蛇添足也、其書且所紀之事、如以拒舉鴻博係於康熙十八年下、不知考試鴻博在十八年、而薦舉則在前一二年、不能本年也、惟是錄以此為最全、瀾雖妄編、未削一字、讀者分別觀之可矣、原錄於自課之外、有諱任僚論學語、[illegible]甘隱、紀時事語、切實而不迂腐、有一條云、每至國時、輒誦庾開府傳、變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無念王室、自然流涕、可想見其心事、又有一條云、名之隱見、當視時之盛衰、天崩地坼、波沸燎揚

之日，名固可傳，而有者郎，獨龍之學，非言所述。若
行己在清濁之間，苟全性命於亂世，尚書以見
為後續，此可概見其自叙。卷首附楊園[illegible]傳，
[illegible]國[illegible]自傳，楊天啓撰傳，彭定求撰墓誌銘，[illegible]
蘇州府志傳。書其同學姪植全吳閣二序，刊印重
編時所作也。

王蘭史年譜一卷　咸豐刊本

清王錫九自記。錫九字蘭史，浙江山陰人。道光癸巳
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歷知嘉定、昭文、丹陽、元和、青浦、
華亭、長洲、奉賢、吳縣事，升柘林通判。[illegible]譜所記，從嘉慶
二年丁巳一歲起，至道光三十年壬子五十六歲止。即年於
星歲八月，[illegible]其[illegible]家，[illegible]賊，[illegible]錫九宦江蘇日，[illegible]值陶澍
林則徐輩銳意相繼為督撫，[illegible]保舉，有惆悵無華，措
施有法。其時鴉片戰起，英船[illegible]犯江浙，錫九亦
與辦防堵供需諸事，[illegible]後因病乞假，旋卒，年僅五十有
六。卷首有李鴻章、郭柏蔭、馮桂芬、汪祖綬諸序，末有
其子宗濂跋，時宗濂方令上海也。

彭文敬公年譜一卷　同治刊本

清彭蘊章自記、蘊章字詠莪、江蘇長洲人、道光乙未進士、授工部主事、先以教諭改中書、又由中書考補軍機章京、至是仍留軍機需行走、累陞至工部右侍郎、咸豐初元年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六年、授文淵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七年、充上書房總師傅、八年、改武英殿大學士、十年、以病出軍機、旋准開缺、十一年、病痊、署兵部尚書、補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同治元年、乞休、是年十月卒、諡文敬、按蘊章為彭啟豐曾孫、四十四歲始通籍、自放福建學政回京、即入贊樞密、時值粵氛猖肆、繼以英法聯軍犯闕、蘊章碌碌、無所匡救、譜所記惟咸豐十一年十一月遵旨奏陳時務六條、力請回鑾而已、其首錄褒䘏上諭及諭祭誥碑文、後有其子慰高等補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羅文恪公年譜一卷　同治刊本

清羅惇衍自訂、其子羅家彥等補、惇衍字椒生、廣東順德人、道光乙未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卒諡文恪、自嘉慶甲戌一歲止咸豐辛亥三十八歲、三十九至六十一歲其子家彥等所補也、惇衍居官、頗以敢言稱、其保林則徐赴廣西剿賊、保曾國藩在湖南募勇、一隅東山之望、一備中興之勳、若其請籌條國計、宜兼用布帛納稅、則迂而難行、但同時孫芝房亦為此論、則不始於惇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曾文正公年譜十二卷　同治刊本

清黎庶昌編。是書自嘉慶十六年一歲，訖同治十一年六十二歲，而治兵之事特詳。自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難金田，為寇亂之始；咸豐元年，江忠源募楚勇赴廣西，為湘軍[illegible]之始；咸豐二年，[illegible]奉諭在籍辦理團練，為[illegible]督兵之始。其間援引同志，屬任借助，以至籌劃戰守，近閩一隅，遠涉全陝，及川陝滇黔，咸同戰事始末咸具於篇，非但譜文正也。按文正[illegible]

[illegible]克復江甯，稱中興[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足於清議者，惟辦天津教案，雖[illegible]費盡調停，但其時法正喪師於德，若堅持[illegible]能就範，惜是時朝野皆憤於外情也。其訊馬新貽案，疑亦[illegible]諱飾，[illegible]責備不得因賢者而寬也。[illegible]編見東華錄諸牘，屬案編[illegible]因是伏法，諸僅[illegible]辨理，以善因宋而劾案編之疏[illegible]集六冊之[illegible]以案編之子裕祿，祿[illegible]方貴顯，恐觸其忌耶。又文正克復[illegible]金陵，疏中言洪福瑱已死，而左宗棠[illegible]沈葆楨皆[illegible]

逃出，因是交訐。譜[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則錫鴻輩碌碌無所長，亦難異為難得之才。此則編者別有用心，乖乎直筆也。譜[illegible]末[illegible]書後[illegible]庶昌久在文正幕府，多所見聞，叙次久詳，略得宜。其書後謂道光十年以還人才之進退，寇亂之始末，洵時事得失之林。文正於此，其籌猶而成功甚奇，或發端至難而取效甚遠，或用人立事，為眾聽所駭怪，而條暢其精，或為國忘軀，受萬口之詆訾，而所全實大。凡若此類，皆不敢忽云云。蓋有所指，亦以見知文正之深，而窺其全，非泛泛之輯錄者所能[illegible]也。

時宗棠葆楨俱在[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文忠公事略四卷　光緒刊本

清文祥撰。祥姓瓜爾佳氏，盛京正紅旗滿洲人。道光乙巳進士，由工部主事，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卒諡文忠。是書卷一、諭旨、諭祭文、諭碑文、國史館本傳，卷二至三、自訂年譜，卷四、蜀輶紀程、巴林紀程。據譜，文祥於咸豐九年，初派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天津海口失事，英法軍長驅直入，文祥力阻巡幸木蘭之議不得，即派在京辦理撫局，一時輯兵安民，頗賴其力。同治紀元以後，兩宮垂簾聽政，依阿而已，無可述者。其蜀輶紀程，在咸豐四年奉命與載齡、崇實往陝西查辦事件。巴林紀程，則在咸豐七年派往巴林札薩克郡王貝子多爾濟薩稽查布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馬端敏公年譜一卷　同治刊本

清馬新祐編。端敏馬新貽諡。新貽道光丁未進士，以知縣分發安徽，官至兩江總督，為張汶祥刺死，諡端敏。新祐其弟也。譜詳於居官治軍事蹟、奏牘，直同政書。其記訊問張汶祥始末，雖亦紀實，殆非真相。世傳新貽有害友佔妻之事，汶祥為友復仇，實俠士也。當刑部尚書鄭敦謹訊汶祥時，以誓要之，汶祥始吐實，既而曾國藩等堅不肯照實奏陳，敦謹遂佯病徑歸，不復命。國藩等之出此，豈以新貽方褒恤，為朝廷體面計耶。此事關之數，理之緣沉，若譜所記汶祥供詞，殊不近理，不待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齋威烈公年譜一卷　咸豐刊本

齋清阿，姓納喇氏，字視澄，滿洲鑲黃旗人，以馬甲出身，洊擢至廣東肇慶副將，會廣西匪徒滋事，齋清阿奉令與肇慶府知府華振武、會標參將左炘，督兵赴邊境協剿，行抵賀縣，遇賊，深入賊反攻，遇害，同殉者六人，優詔褒卹，時咸豐元年，齋清阿已七十有一矣。四年追謚威烈，是譜其子常恩編，前錄諭碑文，後李星沅、周天爵、向榮、徐廣縉、葉名琛等奏報，並上諭，常恩道光庚戌進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李文忠公事略一卷　光緒壬寅，日本印本

清吳汝綸輯，卷首有汝綸序，稱李文忠公薨後，門下士慮各行省請建專祠，不得公事實，屬代撰事略，分寄各省，以備採擇，其後各省皆自別撰，考核加詳，備拙稿不足復存，今來日本，兒子自行篋檢出付印，念文忠事蹟關國家掌故，又海內外所願共瀏見云云。其中有護理直隸總督周馥臚陳忠勤功績疏、山東請建專祠事略、江蘇請建專祠事略、浙江請建專祠事略、福建請建專祠事略、河南請建專祠事略、上海請建專祠事略、天津請建專祠事略、京師請建專祠呈稿、周馥撰文忠宦蹟，曾至廣東時，值庚子拳亂，文忠倡東南互保之局，不為無功於廣東，而粵人無以建祠請者，當以在粵主開賭禁，為粵人所憎也。

曾忠襄公年譜四卷　光緒刊本

清王定安[編]、蕭學[曾]增訂。忠襄，曾國荃謚也。國荃字沅甫，湖南長沙人，曾國藩弟也。以優貢生從國藩[剿賊]軍，克復金陵，功第一，封一等伯，歷官至兩江總督，卒謚忠襄。是譜[illegible]其治軍居官[illegible]事，而於圍攻金陵一役，載之尤詳，舉忠襄謀畧，侈於國文正。十九歲時，文正送別都門，有屈指老沅真白眉句，是譜所紀，[illegible]和起治兵，忠襄為畫二十二策，文正[illegible][illegible]渭淞[illegible]德財賦甲天下，籌餉最亟，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救援，而後蘇杭可圖。又謂金陵為賊根本，[illegible]特江南北各城為屏蔽，江南北各城亦特金陵為應援，今以一軍直搗金陵，蘇常各賊聞江甯急，必更來援，彼時選別將間製蘇常，各圖而桑之。[illegible]六，即在此舉。文正皆從其計，[illegible]遂[illegible]中興之[illegible]，是譜可與文正年譜互參。[illegible]並文正年譜亦曰狀於定安也。[illegible][illegible]卷三以下，全載公牘，漫無剪裁，豈即嘗爵所增訂者耶。

彭剛直公行狀一卷　光緒刊本

清王闓運撰。剛直，彭玉麟謚。玉麟以諸生從曾國藩治[illegible]，與[寇]與水師相終始。靖港、田家鎮、[illegible][illegible]、九洑洲之戰，皆卓卓可紀。法越戰起，[illegible]派往廣東籌防，[illegible]力持決一戰而和議驟定，遂侍疾歸。平生誓不作官，屢次辭職，皆堅辭。清正廉直，並時無第二人也。闓運是篇，敘次有法，寫出[其]剛直本色，可與所為湘軍志[並]傳也。

鮑公年譜一卷　同治刊本

清李叔瓚編。鮑公謂鮑超也。超字春霆，四川奉節人，□出身行伍，官至浙江提督，封一等子爵。是譜起道光八年戊子一歲起，至同治六年丁卯四十歲止。按超咸豐初，叔隸向榮軍，往廣西征剿，以病還長沙，復隸曾國藩部。自曾國藩統招水師，始拔為哨官，隸楊岳斌。譜於入水師以前事，悉略之，所叙戰功，與他記載無甚異，而言論增多，不無虛飾。按超起年九光緒十四年，實光緒六年，實授湖南提督，命僱人纂輯年譜，統軍以駐京和，何宜，撤軍還蜀，卒謚忠壯。皆譜所未及也。據譜生於道光八年，至是六十一歲。亦可據補中興將帥列傳之略。惟未殁而倩他人為作年譜，古無此例，殆其部下諛之類。後有周雨霈等二跋，則補述其內行也。

年華錄四卷　乾隆刊本

題甬上全祖望紹衣輯。卷首有序云：丙子夏余寄跡全臺，齋頭無事，惟與蠹魚作緣，偶思人生自稚而壯，壯而老，其間升沈不同，彰殫各異，或妙齡而奋遇，或皓首而成名，或盛德不獲期頤，或庸材無疆上壽，於是采輯舊聞，發稽載籍，由一歲以至百餘歲，備列焉。正史之外，傍及百家，廣覽旁搜，積而成帙，顏之曰年華錄云云。按祖望年譜，不載是書，序文亦不類祖望作。又祖望生於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卒於乾隆十九年甲戌，前後丙子不及見，其為偽書殆無疑也。

藝林彙譜一卷　傳抄本

清翁方綱編。是書題下自注云：紀載始于蘇文忠公生，終于陸清獻公歿，凡六百五十七年。又續一卷，[illegible]朱竹垞遊處，[illegible]止于[illegible]查初白歿，凡二十六年。[illegible]而斷，蓋未成之[illegible]書也。所紀如[illegible]蘇東坡、黃山谷、王荊公、陳后山、司馬溫公、曾子固、米元章、陸放翁、朱晦菴、元遺山、趙子昂、虞道園、鄭善之、張伯雨、沈石田、吳匏菴、李空同、王守溪、李西崖、王文成、文衡山、[illegible]石齋、錢牧齋、曹秋岳、吳梅村、[illegible]高江村、王漁洋、朱竹垞、查初白，紀其生卒，並紀其事，惟甚略。餘人但紀生卒而已，亦間紀他事及時事，如嘉定十七年紀文獻通考載事，至星年止，德祐元年紀元伯顏入建康之類是也。書無序例，古亦無此體，所[illegible]不能備，大抵讀書之暇隨筆偶記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續疑年錄一卷　原稿本

清朱燕昌輯。凡二百四十六人，除趙[illegible]生元至正十年庚寅、年明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外，大率始順治、訖光緒，其間先後[illegible]無一生之次，[illegible]依下各注出[illegible]，[illegible]他[illegible]錄不同。[illegible]四續者，蓋繼陸心源三續而作，不知尚有張鳴珂廣錄也。與張[illegible]所錄諸人，時代相[illegible]同，[illegible]而人亦有互同者，但不多耳。蓋世愈近則人愈繁，譬之釣魚於淵，取之不盡，在博覽者自[illegible]之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疑年賡錄一卷 光緒戊戌刊本

張鳴珂錄。鳴珂字公束，浙江嘉興人，拔貢，官江西知縣。是書繼錢吳錢陸之後，拾其所未備，得[illegible]四百餘人，大抵[illegible]順治，[illegible]訖光緒。其[illegible]補[illegible]初錄者，如張爾岐，明萬曆四十年壬子，卒康熙十六年丁巳；補三錄者，如高不騫，生明萬曆四十二年乙卯，卒康熙四十五年辛巳，年八十七，正三錄作八十四之非；[illegible]正續錄者，應撝謙生明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卒康熙二十六年丁卯，證續錄生萬曆乙卯卒康熙癸亥之非。惟書中亦有[illegible]缺如不具者，如孫若真生於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卒康熙三十五年丙子，此但約計之。又有錯誤者，如呂裹生萬曆二十八年辛亥，卒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年八十三，此可以爲生崇禎[illegible]四年辛未，年六十三，何[illegible]不考之甚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疑年錄一卷 光緒乙未刊本

清錢保塘[illegible]錄。首有保塘自序，稱疑年之錄，取諸春秋左氏傳，而錢氏[illegible]錄，於春秋時人未之及，因取左氏所記，及散見他書者，稽其生卒，有可考者，依次列之，有可約[illegible]推者，亦因類次，得二百七十六人云云。[illegible]以訂諸書之誤。[illegible]如晉文侯仇，[illegible]鄭祭仲，[illegible]晉文公，[illegible]公子慶父，晉平公，晏嬰，[illegible]夫人，楚成王，太子建諸條，皆是；孔子條，當從段玉裁[illegible]作年七十四，此依梁玉繩史記志疑，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史疑年錄六卷　嘉慶二十三年刊本

清女士劉文如撰。文如，大學士阮元妾也。卷首有阮元雷塘庵主序，即阮元也。又有文如自序，稱錢辛楣作疑年錄，前漢無一人，後漢止鄭康成、孔融，因偏考各史傳，算其年歲，史無明文者，則以前後事蹟，[illegible]輾轉推測而知之，或約計之。計漢書疑年錄一卷，後漢書疑年錄一卷，三國志疑年錄三卷，晉書疑年錄一卷。其中均必可信者，十居八九，不惟補錢氏所未及，亦讀史一新法門也。書刊於廣州，蓋阮元官兩廣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黃氏家錄一卷　康熙癸未刊本

明黃宗羲撰。後有其子百家跋，稱係宗羲四十歲以前之作，無序例，蓋述其先世之遺事。[illegible]始宋有諱萬河者，其父判慶元，失其名，值金人來犯，城陷殉節，宋史及北盟會編皆失載，幸見譜，自宋迄明，代有達人，[illegible]或仕或隱，舉其閒風義及韵事，有足傳者，上於御史尊素，宗羲父也，所述尤詳。可補明史本傳所未載，[illegible]記[illegible]任甯國推官時事，執法懲惡人事，其擢御史[illegible]出鄒元標之薦，又為元標言追理梃擊紅丸移宮之案之非忽，又[illegible]楊[illegible]漣具疏劾魏忠賢，尊素止之，不聽，請其削奏疏中涉宮嬪者，亦不聽。[illegible]建[illegible]賢，果[illegible]漣疏入，尊素亦草疏助之。又萬燝死，尊素上疏論廷杖，又勸楊漣宜去官以全身名，[illegible]本傳俱遺之，[illegible]益見尊素[illegible]與楊[illegible]漣、魏大中輩稍異，意欲彌縫其間，不致[illegible]遽[illegible]伏善類[illegible]一網同盡。[illegible]本傳稱閹以尊素多智慮，欲殺之者，殆以此。宗羲[illegible]特表[illegible]之。又尊素父曰中，當尊素被逮日，同受榜掠，崇禎初，尊素追邸，賜太僕寺卿[illegible]即以其官封曰中，於是日遂[illegible]以諸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郎陞太僕卿之榮，事亦罕見事也。又錄中記其遠祖璽入楚尋兄，親路旁傘而得之，事尤奇。自來記尋父母者有之矣，未有及尋兄者，洵足傳也。

傳史一卷　宣統元年刊本

傅山撰。山字青主，山西太原人，諸生。康熙徵博學鴻詞，至闕下，誓死不入，放還。是書成於甲申以後，抄史中諸傳而論其可否，蓋以寓論君子出處之義，而極之曰：不幸而無所遇，龍蛇之勢，存身之教而已矣；不幸而有所遇，反經合道，閉關撥亂，毋論背以游，岌岌乎難哉，其足著過之也云云，殆自寓也。然傳說僅友德凡五十六人，雖原書有傳有論，此目止存論，僅以霍彪創之，雖備史中傳姓名，未盡於此。而山之意，亦不求備也。

萬氏宗譜十四卷　乾隆壬辰刊本

明萬斯大修。斯大有學禮質疑，已著錄。是譜初作於萬全，時在天順二年戊寅。重修於萬表，續修於萬邦孚，至斯大蓋四修矣。首有康熙己未魏禧序，次高斗樞序、李文胤序，皆題康熙戊申。附舊序三，即嘉靖戊子洪貫序、萬全自序，又一後序無撰人名氏者。次斯大所為凡例。書分內外集。內集者，源、始祖錄、世系圖、宗子圖、世傳、世恩錄、崇祀錄、先塋錄、遺容錄、祖訓錄、冠昏儀、喪葬儀、祠堂儀、祭祀儀、學禮儀、家集錄、世澤錄、遺蹟考、外集考、為存徵錄、藏書錄。每錄後有斯大所為論辨或記遺，其學禮質疑中之宗法四篇亦附入焉。斯大子經因先刊世傳八卷，時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也。其後經及經之子承武、福等，各有增輯。今按世傳共九卷，六卷終於萬泰，斯大之父也。七卷則斯大諸兄弟，經所增也。八卷則經諸兄弟，承武、福所增也。九卷則承天等諸兄弟萬余前輩前夫前等所增也。各傳後多附行狀墓銘碑碣傳誌之類，以備考校。鄞萬氏自在明初，即有所謂四忠三節一義者，炳耀史冊。傳至九世表，以智勇著聲。又傳至十二世泰，以明遺民負氣節聞。其子斯大、斯同等皆守遺民之節，[illegible]斯大、斯同。其子經等，又皆以文學重於時。一門之盛，未可多見。其家集錄，即萬氏之藝文志也。[illegible]錄，洵備譜家之大觀。是本為承武、福刊於乾隆壬辰，惟內外集未刊，並存徵藏書二錄，斯大即未成書，後遭燬，故但存其目，以待搜羅云。

戴氏先德傳二卷　道光二十三年刊本

清戴鈞衡撰。[illegible]傳[illegible]孝友、義俠、仕宦、文學、隱逸、獨行、烈婦、貞婦、節婦、賢媛、賢嫒，各若干人。最[illegible]智[illegible]生元明間，明太祖伐陳理，[illegible]運白米三百石助餉，不受官，太祖賜助國功臣劄，復其身，及子孫賦稅徭役。[illegible]所傳諸人，至乾隆[illegible]間而[illegible]戴名世者，鈞衡曾為編其文，且作年譜，乃反不傳中[illegible]云，則蓋諱而不敢著也。所叙亦間有譌誤，如云觀雅堂有石倉詩選，按石倉詩選乃曹學佺所為，觀雅堂別有[illegible]詩選，不名石倉也。卷後附先世著述[illegible]記，書名祖廣二公本傳後，卷首有毛嶽生、[illegible]人評語。

斗元傳[illegible]附[illegible]師竟、師慶、剛八人矣

明經胡氏七哲集傳一卷　咸豐乙卯刊本

清胡朝賀輯。明經胡氏者，世居婺源縣之[illegible]考川。其先為唐昭宗太子，諱昌翼，避朱溫難，育於胡氏，遂冒胡姓。以明經[illegible]登進士第，義不仕，隱居考川，人號明經翁。其後子孫世以經學傳家，[illegible]詳見所為總略。[illegible]傳七篇：曰環谷先生伸，曰玉齋先生方平，曰孝善先生斗元，曰梅巖先生次焱，曰[illegible]雙湖先生一桂，曰雲峰先生炳文，曰石耶先生默，皆[illegible]經學，有傳書。生於宋元之間，濟鼎一桂，皆不仕元，炳文雖嘗任山長，而薦於朝，則義不肯就，默又遇亂不屈死，其高節亦可敬，不第明經也。後有跋，皆集成於[illegible]次之。朝賀[illegible]昌翼二十[illegible]七世孫云。

吳江沈氏家傳不分卷　同治六年刊本

無撰人名氏，蓋取譜牒中之一部，刊而傳之。前後有沈桂芬記、誦芬述德云云，是其旨也。如譜序者，乾隆譜，修於乾隆五十八年，故傳託始元末，下訖乾隆間，目凡九十一人，附有適十五人，又婦女九人。其間蟬嫣不斷，最著者，顯刑科給事中漢、隆慶間翰林檢討位，至若萬曆間禮部主事琦、山東道副使琉、山東左布政珣、光祿丞璟、江西按察司僉事瓚，則一門舉往也。皆甲科。或以循績，或以文學著，若諸生彤、世所稱果堂先生者，尤以經術著於時，其他以隱德不彰者甚衆，而所貴尤在三百餘年蟬嫣不斷也。卷首周忠剛撰沈奎墓誌銘，蓋以吳江舊志奎無傳，而雍正間邑儒學即據恭甫是文，准祀鄉賢，特錄此以俟新志采補云。

（旁注：皆錄諸狀傳誌墓，所一去其未傳狀墓誌備。甲科，而或以）

關西馬氏世行錄、後錄、續錄、又續錄、餘錄十六卷　同治刊本

清馬先登編。先登大荔人，官僕寺。乾隆丁未進士，官直隸州知州。世行錄敍峙，縣知縣通及其子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珍，孫順天府通判自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自強，後錄敍雍官自修、吉州學正悅、處士恬、辰州府知府協，悅，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怡、南京尚寶寺卿慥、舟山縣知縣橋，皆珍之孫曾孫也。續錄敍雲南按察使司副使朴、蘇州府通判楨、師宗州知州林、濟南府通判煜，朴、楨、材皆珍曾孫，煜其玄孫也。又續錄敍栻、鐩、士宜、兆運、兆祥、兆玉、騰蛟，兆運外諸生皆珍之裔，而騰蛟則先登之父也。大抵自明嘉靖訖清咸豐，餘錄又家集家譜祭田諸序，世行錄有陳應芳原序，續錄有馬騰蛟序，又續錄有馬先登序，及馬有傳跋，有馬先登總序，弁於全錄之首。

正定王氏家傳六卷　光緒十九年刊本

清王耕心撰。首有耕心叙錄。卷一至四，述始祖至其父及伯叔父，止卷五，述十一世族祖妣至其祖母，止卷六，述名族之先正及先賢人會傳婚。祖名大賢，[illegible]於洪武三年由山西清源遷真定，雍正後真定改正定，迄耕心五百餘年矣。其間以仕官文學著，其十一世祖鍾龐，明吏部尚書趙南星外孫也。傳述南星劾魏閹時，鍾龐方為中書舍人，南星密稿使僕寫，而鍾龐有戚許某，竊見，閹私黨也，遣至內宅，[illegible]見疏，還袖之，走白忠賢，由是禍益棘，而鍾龐亦牽連，就逮，謫戍永昌，莊烈嗣位，赦復原官云云，可與明史南星本傳相參，[illegible]卷末附家傳後紀，猶傳未及，亦自揭其例也。

又稱耕心為[illegible]，得職出歐陽修，因王子淑[illegible]有功[illegible]不[illegible]要。

即荊公家鄉亦行之。

王荊公年譜考略二十八卷　嘉慶甲子刊本

清蔡上翔撰。上翔字元鳳，江西金谿人，乾隆辛巳進士，官四川東鄉縣知縣，以母喪歸，不復出。年九十二，是譜自序，[illegible]於八十八歲時，見自序，益致力於此者數十年矣。撰為荊公辨，公辨誣者始於李穆堂，其文具見集中。其青苗社倉議，謂朱子社倉法與青苗同，[illegible]其利害與宋則在人，而不在法，持論極允。上翔使為是譜，多采穆堂說，而所辨尤詳，最要者辨呂誨所疏十事，不實，荊公之自辨狀也。此外[illegible]，作辨如[illegible]蘇[illegible]稱王安國以莒言至計，規切其兄，[illegible]與鄭俠王旂同黜，王元澤四首點呈模婦人冠見，[illegible]伯淳、荊公[illegible]，[illegible]右李仲昌開渠河議為此[illegible]所識，凡此種種，一一據證其實，即邵聦山所言設宮觀之官以處異議者，亦屬疏於考古，而[illegible]後人之誣荊公。

公者，列錄於宋史，盡采私書[illegible]之故，無宋史所剝
公之年，已誤六十六為六十八，又從誤其他矣，惟易[illegible]
上翔意有所激，傷引不追覺其過實，譏傷亦不貸
其過矣，且[illegible]有諸以兒事，而傷[illegible]及詩文亦嫌
非體，宜於希閔有節要之作也。[illegible]
[illegible]卷末有五倫考，以補諸所未及，有實錄
者，以著壹鬱所由[illegible]兆，惟卷首三卷，除略例外[illegible]
宜歸入附錄為合也。

王文公年譜節抄四卷附錄二卷 光緒戊寅刊本

清楊希閔節抄，首有希閔自序，稱蔡元鳳撰荊公年譜，考證詳而論議通，而不偏，可以知人論世，而衛荊公者為其要，得四卷云云。[illegible]抄，蓋謂[illegible]傳不閒有考證，以補蔡氏所未及，第三卷後增入十餘條，皆屬於荊公身後加禮之事，出李燾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蔡氏未之見也，又補入荊公門人十餘人，鄭俠於荊公居金陵時，亦嘗往來，其後入論新法，附於二卷，一年譜推論，一[illegible]照[illegible]知過錄，年譜推[illegible]論為[illegible]分三按，一補錄，補所見集本及序文，一外錄，皆本書未實無該，而可互文見意者，一博證推類廣求明乎[illegible]之遺乎此者，[illegible]照[illegible]知過錄，亦摭李燾由長編[illegible]詳[illegible]君臣問答語，以證朱子言行錄之多誣，自楊豐元鳳之後又得[illegible]希閔為之後勁，雖似私其鄉人，要亦公理之不容泯者也。

考定蘇文忠公年譜一卷（康熙刊文集本）

明鄭鄤訂。首有鄤序，稱移錦衣衛獄，…往…生（同舍）…攜…蘇集。時宰方謀亟殺，余無片紙出入，…應元借觀蘇集，命長兒珏日誦數章，口授而詮釋之，覺東坡…讀習朗然，照人千載，復了覽者，知…東坡先生考定年譜。（按明後學鄭鄤繫錦衣衛之日云之。）署崇禎丁丑二月廿八日。所云考定者，蓋據…釋本…而刪…、…繫…志林、別集所載，補王宗稷本所未有，而刪王本之…蕪雜者。條下每附評語，此明人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鄒道鄉年譜一卷（文集附錄本）

清李兆洛訂。宋鄒浩，字志完，號道鄉，元豐元年登黃裳榜進士第。哲宗朝官右正言，以諫立劉后，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知越州，為蔡京所搆，責衡州別駕，尋竄昭州。崇寧五年，赦還，四年後，直龍圖閣，卒於政和初，年五十二。事蹟具宋史本傳。舊有譜，…所編思賢錄，即年譜也。…十九孫忠允、二十一世孫俞儀一再校補，…議…，…中…姚呂所著命撰樂錄，而本傳誤為范純仁；元祐四年改除潁昌府學教授，而宋元通鑑誤入元豐六年；元豐四年十二月上皇帝書，而宋元通鑑誤入元祐七年；崇寧元年官試尚書兵部侍郎，至安置永州，思賢錄誤係之前一年；大觀二年以八寶恩授宣義郎，尋敘宣德郎，…係之前一年，且脫宣德郎一條，…思賢錄沿之。如此之類，俱為糾正。兆洛復采長編及名臣奏議，增其所遺，而刪其可省者。又忠允別有

（眉批：靖國元年七月改除揚州州學教授，而舊譜誤為二年。又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外紀一卷、兆洛□刻取其有資考證者、著於篇、而外紀不收
□□□□、譜至是乃備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洪忠宣公年譜一卷　宣統刊

清洪汝奎纂、忠宣宋洪皓謚也、皓以建炎三年使金、□被留十五年乃得歸、又為秦檜所拖、□□英州、居九年、復左朝奉郎、主台州崇道觀、居袁州、南雄州、卒□□□、舊有年譜、彭澤洪庥、浮梁洪聲聞□編刊於嘉慶戊辰、汝奎以為疏略、且多譌舛、因援宋史紀傳、其子适所為先君述、并及盤洲集、隸釋、隸續、容齋隨筆諸書、自建炎三年以後、紹興十三年以前、多采用金史紀傳、而每年下、別注明金朝紀年號年數、□□證、其記忠宣事實、隱括□□□簡約作正文大書、而引證諸書、以為之注、所引之書、有未晰者、則為注中之□注、可需參者、不雜注中別為附致、甚□□□□、□□□事□□文者之意、用原譜者、特標出之、無□□無□也、首有汝奎自□□□緣起、即凡例也、

可為作譜者取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洪文安公年譜一卷 宣統刊本

清洪汝奎纂。文安，宋洪遵謚，洪皓次子也。紹興十二年，舉博學宏詞第一，終資政殿學士。按遵與其兄适同取博學宏詞，高宗見所呈制詞，曰：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即除秘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其立朝[illegible]建白，[illegible]汝奎從陳確名臣奏議得三十餘篇，或偽其文，或[illegible]其目，今之他所[illegible]采獲，[illegible]得與[illegible]例，與所為忠宣年譜同，附[illegible]。[illegible]有失詳[illegible]昭慎也。

遵與兄适弟邁，世稱三洪。[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洪文惠公年譜一卷 宣統刊本

清洪汝奎撰。訂是書係就錢竹汀辯本而之補[illegible]訂誤[illegible]補[illegible]夫人[illegible]來歸[illegible]十九年[illegible]作[illegible]謝書詞，哭叔父常平公。二十二年，就方滋[illegible]南[illegible]錢[illegible]輯[illegible]所闕。此外補[illegible]目，倚目不少。又如[illegible]述稱[illegible]家屬[illegible]領二百，适未冠得[illegible]南嶽廟，本一時之事，而錢譜以[illegible]泥未冠二字，將[illegible]廟[illegible]係之[illegible]五年，[illegible]又錢譜八作盤[illegible]紀係於[illegible]辛酉，而[illegible]主明[illegible]庚申，皆[illegible]氏之誤。蓋錢氏未見盤洲集，故汝奎即據[illegible]訂也，所據[illegible]證[illegible]殊無多也。

乾道二年[illegible]

洪文敏公年譜一卷　宣統刊本

清洪汝奎補訂。是書亦就錢竹汀辑本，為之補遺訂正誤。錢本之最誤者，紹興甲戌條下，記是歲編為野處類稿二卷，自序云甲戌之春，家居臥病云云。按錢氏十駕齋養新錄言吳門徐淡如抄寫本洪文敏野處類稿二卷見贈，細讀此集，似不出文敏之手，如庚戌正月謁番照塔云，重來得寓目，歸枕尾殘沂，公生於宣和癸卯，至庚戌僅八歲，即早慧能詩，不應有重來寓目之句，又有呈无聲如愚起莘三兄，

及懷舍弟逢年，時歸婺源詩，與文敏兩兄字全別，益可疑云云。是則野處類稿之為贋本，非不知之，何以及之於譜。又無一語辨證。汝奎亦以為朱韋齋集中詩也。又紹興三十二年記正月金遣使議和，伸侯外郎，三日除起居舍人假翰林學士充賀金登位國信使。按宋史高宗紀，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乙未弒其主亮於揚州龜山寺。戊戌，金都督府遣人持檄詣鎮江軍中議和。三十二年正月己丑，金遣其臣高忠建等來告嗣位，汝奎遂為接伴使，乃來告嗣

位之時，非議和，亦是。此外校括容齋隨筆所補，當由錢氏意主簡約，棄而不收，非遺之也。然亦足備參證。若紹興乙亥寺修廣州郡學倉記，紹興辛巳二月四日館閣諸公送胡正字詩序，皆文敏撰文，類聚者，此當為野處類稿中所有矣。

湛然居士年譜一卷　活字印本

張相文纂。[illegible]湛然居士元耶律楚材自號也。楚材遼東丹王突欲[illegible]孫，[illegible]中甲科，[illegible]燕京行省左司員外郎，[illegible]吉思汗召見於行在，[illegible]後從征西域，[illegible]久，[illegible]近寫闊台嗣位，[illegible]所建議多見施行。[illegible]於蒙古乃馬真后三年，即宋淳祐四年甲辰也。譜分四[illegible]首世紀，次時事，次履歷，次雜考，[illegible]後附世系，後附辯諸條，多所[illegible]正，為極究心之作。所採書以湛然居士集、[illegible]溪醉隱集為主，并及舍寄叢元史記[illegible]西史[illegible]搆也。

張端巖年譜一卷　借月山房刊本

明張文麟自敘。文麟字端巖，江蘇金山人。宏治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陞郎中，[illegible]知府，[illegible]自敘從成化十八年壬寅[illegible]一歲起，至正德[illegible]年三十一歲止，[illegible]後有乾隆甲申八世孫仁濟識，稱由刑曹出守劉郡，致仕歸，年纔四十二，優游林下又二五年而歿，不言所守何郡，又有嘉慶戊辰九世孫海鵬識，[illegible]盡從世譜中出而梓之者。按文麟官刑部日，正值劉瑾伏法，[illegible]二人訊問，及最死情狀，甚悉，[illegible]正則二漢之罪名，識劉瑾疏為之往坐不相假借之非時者察廷析楊一清之不引祖訓，具見風節之，惜缺其後半，[illegible]當不無遺美也。

李文正公年譜五卷　嘉慶八年刊本

題[illegible]法式善纂輯、唐仲冕[illegible]增補，實王芑孫[illegible]所編定也。首有芑孫、仲冕二序，又有芑孫跋，言用呂大防、洪興祖諸家分編昌黎年譜之例，判其起訖，又[illegible]通假借得明汪俊、李時所作文正繼母岳太夫人九十壽言，中載諸孫有大理寺右寺副兆延、尚寶司卿兆蕃、工部司務嘉蔭三人，[illegible]則文正初非無後，而袁山[illegible]外紀謂兆先殁而公無後者，尤非也云云。[illegible]嘉慶癸亥刊於揚州，[illegible]是譜之初本也。[illegible]據甲子刊本法式善序言修書殿閣，從文秘來往，而有司備采事實，釐為七卷，重鋟板於京師云云。蓋後二卷為式善所增，而[illegible]前五卷亦略有刪潤，兩書付梓相距僅一年耳。

[illegible]

太常公年譜一卷　光緒甲辰刊本

清錢泰吉輯，錢[illegible]志[illegible]增訂。太常公[illegible]錢薇也。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官至禮科右給事中。事蹟具明史本傳。泰吉據文集，參以鄭曉、蔣信、[illegible]及薇從兄芹諸人所記，如本傳止載其疏劾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溫仁和、外戚蔣輪，疏郭勛不法，因星變極言主德之失，疏諫南巡，疏陳選補官僚，[illegible]備如會推故事[illegible]云云。此則考[illegible]劾夏言有二事，一在言官宗伯時，一在言入閣後。又本傳所稱蔣輪，乃蔣榮之誤。輪已卒於嘉靖五年，所劾者乃其嗣子輪也。此外如劾司禮內臣、劾太常寺卿[illegible]鈦，論京營軍政廢弛，論六卿都給事中當陪祀太廟，論六科給事中不當迴避大臣坐轎，論夏言、霍韜互相訐奏失大臣體，論五臣失職，皆為明史所遺。又偕[illegible]侍御邢址查視湖廣、廣西，[illegible]論湖廣、廣西宜[illegible]，[illegible]本傳全未之及。至[illegible]官以二十餘年之事，[illegible]排比尤備。泰吉原譜止係手藁，[illegible]光[illegible]錢聚仁參校，志

澄又重校而刊之、各標名於傳後、又□傳程所□
□□□泰吉撰叢時、薇疏草二卷、尚行於世、故
僅記所疏之事、而不錄其文、□至志澄時疏草板已毀、
故補錄□備疏之略、而於諫久科□給事中不當迴避大
臣坐轎、及星變言門二疏、俱全錄焉、復補明史本傳、
暑陸題忠祠堂記於卷首、末又有志澄所為跋、泰吉
薇八世孫、□聚仁及志澄、則薇十世孫也、

更□據何高陽日年譜補書

趙忠毅公行述一卷　道光庚子刊本

明趙清衡述、□趙南星謚忠毅、清衡其子也、南星
被誣贓、遣戍代州、清衡亦戍□莊浪、崇禎赦還、為南
星訟冤、得復卹、是□所述、視明史本傳為詳、□并可正
明本傳之誤、明史稱居正殁、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
曆文選員外郎、疏陳天下四大害云云、按調吏部考
功在其次年癸未、□旋移病歸、又次年為甲申、□調
文選司、□稽勳司員外、丁亥、丁母喪歸、戊子復除□稽勳、
己丑調文選司員外、陳四大害疏即上於是年、本傳□
集□□□□母喪一案、且誤稽勳司員外為文選司員
外、□非也、又□□陳四害疏、□□應詔疏、本傳
此作應詔、本傳稱嫡母馮氏、生母李氏、並哀毀而卒、子
七歲、驚怖死、乃請衡之嫡母生及其子也、□□□□
□□見是所選□宜據以校之、□□是篇、□□□□
□□□高邑令吳承祖所刊、後有跋、云得草稿、然
崇禎間必有刊本、□無疑也、

居正殁於萬曆十年

周忠愍公年譜一卷　同治壬申刊本

明周起元自記、起元字仲先、福建海澄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應天巡撫、為魏忠賢誣贓、死詔獄、福王時追謚忠愍、事蹟具明史本傳、是譜起穆宗六年一歲、止天啟三年五十二歲、即陞應天巡撫之歲、蓋在械繫途中所述、不及撫吳以後事者、自安罪人之義、不敢言也、所述柳慶振饑事、可補本傳所未詳、其天啟三年三月、到蘇州任、至天啟六年九月死獄底、則蘇州諸生王煥如為之續述、按起元以屢劾織造太監李實得罪、其被逮也、則魏忠賢取實空印疏、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為之、蓋嫉起元與高攀龍輩往來講學故、非由實修舊怨、譜言李實疏參、非其本意、悉其隱也、後附其居官居鄉逸事、及寄兒二書、並天啟崇禎諸誥命、据誥命所稱、則崇禎初嘗謚介愍、而本傳遺之、譜亦宜從初謚稱介愍為合也、

譜諱其名氏、但稱為某撫、即指起元也、

魏廓園自訂年譜一卷　傳抄本

明魏大中自述、大中字孔時、浙江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吏部都給事中、為魏忠賢搆陷下詔獄死、事蹟具明史本傳、是譜前後皆大中自跋語、前跋略稱事多未詳、詳略緩急、俱未停當、幸得至刑部獄、當更定之、後跋略稱孫枝梅之煥左光斗、於己有規諷、意若小嫌、而偶為知己云云、所述入仕前處困情境、字字真切、若本傳所載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乃無其事、未不近情也、敘阮大鋮搆陷案甚悉、而歸罪於左光斗、略稱某由大理丞遷少卿、欲遷協院、時副院為鄭玄岳、僉院為楊大洪、某欲遷僉院、璘楊為副、而遷鄭為戶部侍郎、予謂以二人俱稱職、不宜無故更動、且吾輩宜以恬淡風世、致朋友切磋之道、而某遂有二心、逆數是歲二月、吏垣都諫程芸閣當陞、序屬判弘化、弘化於冬閒以觀察開序、當屬予、而某不便予居斯地、令且諱判之喪、而貽書院大鋮、令急來、既而某與阮因補江北銓司事、意相格、則俊雄陞周士樸出工垣以待阮、阮大恨、急圖於傳繼教、嗾不下、

甚又陰鄙，以爲星耳，予欲之，阮故弗善孚，及星恨滋甚
云云。按明史光斗本傳，亦稱光斗與給事中阮大鋮同
里，招之入京，而大鋮嗇邀中旨，勒當還之閹士楧，爲
趙南星所惡，大鋮疑光斗發其謀，遂嗾
傅櫆並劾之，據此則光斗以躁進而引禍端，貽[illegible]而
又自貽伊戚也，而明史本傳，俱未及之，殆未見是譜耶，
後附其子學沙將赴浙獄遺友人書，[illegible]
[illegible]是譜宜有刊本，惜未
見之耳。

老夏我案頭[illegible]大年近贈詩[illegible]老[illegible]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阿文成公年譜三十四卷　嘉慶刊本

首題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甘等處
地方軍務孫男第三孫那彥成恭纂，原任刑部侍郎王昶
勘定，工部侍郎盧蔭溥增修，尚有校定松筠董教增、
校對何銑等九人，各具官銜，蓋官修之書也。阿桂，
字廣廷，姓章佳氏，本籍滿洲正藍旗，賜入正白旗，協辦
大学士阿克敦子也，乾隆三年舉人，以武功封一
等崇謀英勇公，授軍機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卒諡文
成。按阿桂[illegible]平定西域及大小金川，功最高，
立朝以中正不阿，[illegible]晚歲屢派出外查視事
件，蓋是時高宗寵眷和珅，和珅欲攬權，以阿桂勳望出
己上，又擯之不得，特假外差以遠之也。是譜全錄一切詔
諭及阿桂所上諸奏疏，頗巨帙，為向來年譜所未
有。然繁中有略，即如乾隆十三年，為岳鍾琪奏參訥親，
並不著其獲罪始末，至征緬之役，[illegible]傳恒然
傳恒為經略，阿桂副之，近人孫見緬甸檔案，乃傳恒賄
緬酋以行成，所稱大懼乞降者偽也，蓋自明瑞戰歿於
猛育，高宗[illegible]憤兵，而軍士疲勞，且病瘴，勢不可勝，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高宗似亦明知之，故於阿桂數年大舉之情，降旨切責，而寬爾
相旋被拘留矣。其後索諾木自縛來降，兩金川既定，索諾
木母子受誅，僅使觀西市行刑，即命蒙面，曰斯不戰而
屈人之兵矣。又從阿桂奏議無單行本，是譜作參議讀
無不可也。

韓桂舲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韓崶自記。崶字桂舲，江蘇元和人。乾隆丁酉拔
貢生，考取刑部七品京官，累遷擢郎中，外簡廣東
高廉兵備道，歷任起作，道光甲申，任刑部尚書任。
以候際請職，桑華職發為年吉地工程靈勁亦旋
命署刑部右侍郎，以病乞歸，卒於道光甲午，年七十
七。所記止於前一年。後有其子範跋。按譜
於刑律，在高廉道鑴級後，仍補為刑部主事，歷由湖
南布政使，內擢刑部右侍郎，再由廣東巡撫，內擢刑
部尚書。其間奉命審理重案，及酌定各項條例，甚多。
官粵東巡撫日，屢署總督，招降洋匪張保仔，最
惠于粵。其時英夷漸思校選，崶值吳熊光獲
譴後，頗重砲臺巡緝，諸記此特詳，惟所稱巡閱澳門，
夷目俱免冠叩頭，恐不足信，蓋夷人無叩頭之禮。乾
隆時，英使覲見，可證有前例也。

羅壯勇公年譜二卷　振綺堂刊本

清羅思舉自敘。思舉字孑剛，四川東鄉人，官至湖北提督，卒謚壯勇。自敘始乾隆甲申，止道光十八年。按甲申為乾隆二十九年，至道光十八年，時七十五歲，又二年卒，則七十七也。敘年逮買不分年，文筆頗俗，直……少日為盜……所記二十七歲時事，极証為盜一段，……其技之奇，志之俠，甚出之小說家，直疑是虛構矣。自云打仗五百三十七次，小仗尚記不清，而諱亦不能盡記也。自來未有作賊自招，且著之於書者，其所記之不欺，其亦可知矣。久即不工，其真切而有趣味，殊可喜也。

別本羅壯勇公年譜二卷　光緒二十三年刊本

清羅珍材補編。珍材，思舉孫也，官湖北撫標中軍參將。以振綺堂刊本尚多未備，復蒐集摺件、奏牘、祠規、書院章程等，並增入事實，而重刊之。首載上諭、諭祭文、御製碑文、御製諭祭專祠文、遺摺、專請建立專祠摺、國史館本傳，後有珍材自跋。

張清恪公年譜二卷　乾隆刊本

清張師栻、張師載編。清恪，張伯行諡。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以中書科中書，致力河工，授濟寧道，陞江蘇按察使，擢福建巡撫，調江蘇，入為倉場侍郎，調戶部右侍郎，陞禮部尚書，年七十五，諡清恪。師栻、師載其子也。按伯行究心理學，刻行先儒遺著甚多，其居官以清正著稱。譜所記噶禮、張鵬翮事甚詳，讀之可為髮指。科場案猶可曰鵬翮為噶禮所脅，若張元隆案，則主之者鵬翮，公然指白為黑，敢於欺罔，而中外交相朋比，黨邪害正，鵬翮負直，多據此則一傾險之小人耳。譜敘始末，不為隱諱，而於康熙四十六年有意相厄之督撫，尚隱其名氏，考之乃邵穆布、于準也。然伯行清介之才，亦於譜可以見之。師栻字又南，官至宿虹同知。師載字又渠，康熙丁酉舉人，官至巡撫。

范忠貞公年譜一卷　咸豐癸丑刊本

清柯汝霖輯。汝霖浙江平湖人。忠貞，閩浙總督范承謨諡也。承謨，大學士文程子，十七歲選充侍衛，十八歲成進士，授宏文院編修，以秘書院學士擢浙江巡撫，陞福建總督。在官清廉愛民。康熙十三年，耿精忠應吳三桂反，承謨被拘二載，既清音破仙霞關，精忠迎降，遂殺承謨以滅口。汝霖據承謨遺集並採逸事，編為是譜，并附記其幕客嵇永仁、永仁妻蘇瑤青，其同死者許旭、許鼎、林可棟，亦附見焉。承謨死於十五年，加諡祀二十一年，上其間有建祠歸櫬、建祠賜卹諸事，傳於精忠伏法也。後有汝霖誌。

李文襄公年譜一卷　康熙刊本

清程光祖纂。首有唐夢賚序。[illegible]文襄，李之芳諡也。之芳[illegible]山東武定人，崇禎十四年舉人，順治四年進士，[illegible]金華推官，入為刑部主事，遷[illegible]御史，十四年不遷，驟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康熙十二年總督兩江，以平耿精忠功加兵部尚書，拜文華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諡文襄。按之芳為推官日，即以康幹著稱，首浙江日，值耿精忠兆亂，逆矢轄地，[illegible]卒以固守衢州，[illegible]大軍[illegible]得以之至，斷賊餉道之策也，殆自之芳也。譜所記，粗[illegible]得大概，而前平穀[illegible]多論略，[illegible]其巡視浙江鹽課，[illegible]初而人汪仲琰致給事中汪之誅伏法，[illegible]居御史日論大學士魏裔介[illegible]黨混得蔭，吏部議裔介削級罰俸，所謂風節端以不畏強禦者，而譜俱缺之。至其詳事諸疏，當以傳附文集，[illegible]贅[illegible]耳。

朱子年譜一卷　光緒六年刊本

清鄭士範纂。首有賀瑞麟序，後有士範自[illegible]，[illegible]首及末，又有賀瑞麟冠守信序跋，題光緒[illegible]，蓋成於同治戊辰，而刊於光緒庚辰也。[illegible]與[illegible]自記[illegible]孫參衛建二譜，於提綱稍有所刪，而不敢增，其目則仍全錄本文，而增文集語錄中之年月確然宜入者，以補其闕，而訂其譌云云。按士範未見王懋竑朱子年譜，故但懋竑校行者，士範[illegible]多不及采，[illegible]大儒者朱子師事李延平，[illegible]譜係之二十四歲，[illegible]係之二十九歲，按朱子三十四歲[illegible]而進平李，祭延平文云從游十年，誘掖諄至，則士範之失，與懋竑[illegible]三十一歲為受學之始者正同。賀瑞麟序，竟[illegible]士範[illegible]徽本即王懋竑本，[illegible]懋竑[illegible]應人與徽無涉，其徽本[illegible]或即朱[illegible]刻之重鐫本，惟其未見懋竑本，故[illegible]係多與之異，瑞麟乃[illegible]有意去之，而[illegible]不另提綱，[illegible]，[illegible]廢人徒務詳[illegible]采。

朱子年譜綱目十四卷　嘉慶七年刊本

清李元祿撰。元祿字涵萬，湖南興寧人。是書首有元祿自序，及羅典、何學林序，卷首提綱，卷一至十四為年譜綱目，補遺一卷。自序稱欲按其年歲次其先後，以攷其終身講論行事之本末，依載諸年譜及本傳者，亦略而不能得其詳，及覆他書，又以卷帙繁多，散見錯出，因本之言行錄，更取之文集語類諸書，約舉為學之道、用世之方，倣編年紀載體，提其大綱，詳其節目，繫於年之下，以便按年檢閱，得以知其始終出處之大略。其或年歲無攷，或年歲不同，而與事相例者，亦因例以見之。其例則分見卷首，或各條之下，與他譜異者，除生卒及奏事除官罷官外，皆不書時月，雖不廢記事，而究載詳於言。是書初刊於閩，後復考訂，重刊於郴州，刊成後，續有刊訂，成補遺一卷，標明補入某條之後，或與某條相參，與朱澤澐聖學考相近，為年譜之別體也。

朱子年譜一卷　乾隆五年刊本

清王懋竑錄。懋竑無可攷。是譜附刊歸敬亭所編朱大公經世言行錄中。敬亭題云：此中州王懋竑所錄，託以殺梓者，不敢妄為增減云云。按是書大抵循舊譜，別無特見。據譜於二十四歲受學李延平條下云：朱子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云云。此是李方子原譜之文，而李默本刪之，蓋默宗陽明之學，不欲以道統之宗歸之朱子，故刪之也。今是本亦無此文，是又參用李默本之一證也。

朱子年譜不分卷 康熙庚子刊本

清黃中輯。中字平子，安徽舒城人。是書有中[illegible]自序，[illegible]題康熙庚子，又有重刻自記，不題年月，蓋刻成後又有所增刪也。[illegible]有像贊、世系圖、題名錄、年譜、別錄。譜後附[illegible]錄道學始編、沈繼祖參偽學疏、偽學籍、韓侂胄構奸納賄跡、呂祖泰上書、歷代褒典。蓋兼為程譜言之，[illegible]中所異于他譜者在此。至[illegible]於編年係事，大率本之洪去蕪本，而亦不盡依之，惟沿誤而未為是正者不少，具[illegible]王懋竑朱[illegible]子年譜考異。然懋竑並未見是譜，所校者洪譜，而中[illegible]與之同，備為他山之攻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朱紫陽先生年譜一卷 康熙丙午刊本

清毛念恃錄。首有引，稱閒較舊本，增損一二，而疏略殊甚。[illegible]如四十六歲條下記梭山陸公子壽、象山陸公子靜來會於鵝湖寺，按子壽號復齋，不號梭山；當因梭山辨太極書，屢言梭山而誤。又六十[illegible]歲條下記永嘉陳同甫來訪，[illegible]兩家文集，同甫以壬寅來見朱子於婺州，別無壬子相見之事，此沿舊譜之誤，訛誤顯然者，[illegible]念恃[illegible]沿之而[illegible]改，所云增損者，[illegible]不過文句間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重鐫朱子年譜三卷　康熙癸卯刊本

題[illegible]王同春、蘭一元、林雲銘、李脫凡重（何可化、藍潤、）編。其署銜，自[illegible]延按江甯御史至婺源縣知縣，皇藏[illegible]也。首有康熙癸卯聶煒序，次錄魏了翁前[illegible]年譜舊序、戴銑實紀舊序、朱家楙年譜舊序，末有十五世[illegible]孫[illegible]烈跋。卷一至二年譜，卷三行狀。按譜朱子者，始李方子，原作三卷，書已佚。戴銑朱子實紀中，年譜亦占三卷，而行狀別為一卷，是譜但称重鐫，而不言[illegible]所鐫何本。雖錄戴銑一序，而分卷即不依之，取戴譜相校，所[illegible]條事亦多[illegible]不同，而[illegible]家楙序，称十三世孫諸生崇沐即閩本梓之云云。然則所重鐫者，[illegible]乃崇沐本，亦即閩本也。[illegible]王懋竑以[illegible]閩本為疏略，[illegible]然一未見是本也。

[illegible]所以曰重編者，實重鐫[illegible]本[illegible]

李延平年譜一卷　康熙[illegible]刊本

清毛念恃輯。首有引，延平謂李侗也。按侗年譜，出於朱子，[illegible]誌銘出於汪應辰，宋史[illegible]本傳因之，朱子[illegible]為作答問。其著歲月，念恃[illegible]據[illegible]是譜，[illegible]詩於朱子者[illegible]如六十一歲，朱子來受業；六十六歲、六十八歲，朱子皆來見於延平；七十歲，朱子迎福於建安，與俱歸延平。其答朱子諸書，皆有年[illegible]月日可考，[illegible]他行事[illegible]寥寥耳。[illegible]并採宋史本傳

羅豫章年譜一卷（[illegible]）

清毛念恃輯。豫章[illegible]謂羅從彥也。從彥學于楊龜山，龜山上接河南程氏之傳，一傳而為李延平，再傳而為朱紫陽，而紫陽父韋齋亦從受業，言朱學者[illegible]其[illegible]源也。舊有[illegible][illegible]至正間沙縣曹道振所為年譜，又全書中[illegible]附錄事實，互有詳略。念恃為之增訂，[illegible]但仍不免簡略。其享年六十四，係據其孫第華題從解後，而念恃疑其非止六十四，[illegible]其卒也，[illegible]延平，以為歸葬本郡羅源黃濟坑之源，而華題謂直孟解後則云自廣回卒於汀州武平縣，[illegible]龜山答胡康侯書亦云仲素死於道途，又行狀實稱晚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延平沙陽二志同，而石[illegible]公轍請諡釋菜[illegible]則稱惠州博羅尉，[illegible]宋[illegible][illegible]延平問答[illegible]云隨人入廣，[illegible]非[illegible]命於朝之官。如此之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未折衷一是，不無憾[illegible]。[illegible]譜前附錄事實。

楊龜山年譜一卷（康熙[illegible]刊本）

清毛念恃輯。首有引，稱[illegible]年譜已失其板，今先閱撿之梓。蓋念恃據舊譜而梓之，非其手輯也。惟[illegible]未[illegible]編者名氏。又據張夏補編龜山年譜，[illegible]嘗閱舊本，詳略頗覺失宜。[illegible][illegible]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庫提要，據張譜於七十一歲書宣和五年癸亥四月，有旨赴都堂審察，以疾辭。又七十二歲書六年甲辰十月，召為秘書郎，仍令上殿。十二月至京師入對，[illegible]此二條[illegible]下註高麗王問傳墨卿，墨卿具以奉聞，及墨卿聞高麗使臣將至，再為[illegible]於朝云云，以為夏欲張[illegible]氏之績，[illegible]不知是本已全載之，夏但錯舊文耳。然是本是實[illegible]難免詳略失宜之誚，[illegible][illegible]張譜刪補之是也。

而本[illegible]專[illegible][illegible]其

姚江傳二卷　傳抄本

明施邦曜撰。邦曜字爾韜，浙江餘姚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甲申殉節，事蹟具明史本傳。傳稱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學，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書而讀之，不言其有是傳。[illegible]按是書首題姚江傳，而自序又稱姚江軍旅傳，豈此外又有理學等傳耶。[illegible]又傳中所錄各文，具著其目，文凡五十篇，[illegible][illegible]雖偏於軍旅者居多，而其中有古本大學序、朱子晚年定論序、禮紀纂言序、孝，且有詩五首，究不知其為完書否也。

王文成公年譜二卷　光緒戊寅刊本

清楊希閔增訂。卷首有希閔序，蓋就錢德洪本，為之刪繁補略，以為陽明之[illegible]道不在時時提撥良知宗旨，及偏古本大學之類，[illegible][illegible]不多假，若傳習錄之粹者，則節其要而附於後，而經理南贛兩廣、興平逆藩之事功則不憚詳其區畫之方，以見儒術之有實用，蓋所重[illegible]偏於事功也。然於戊辰至龍場悟後下，則又增入龍場諸生立志勤學改過責善諸教條，以為白鹿洞規後無其切於此者，是又欲以陽明合於朱子，而不知陽明之[illegible]得力[illegible]不在此也。[illegible]天香閣隨筆稱陽明[illegible][illegible]建[illegible][illegible]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勘事福建以自謝，否則何不取道汀州，而[illegible]瀕盱江貞武上饒江耶。希閔據陽明上王晉溪書，稱閩中積釁始延平，徒邵武，又殘於建寧，[illegible]於汀漳云云，[illegible]其不取道汀州，[illegible]是往事耶。延建三地，若富王獨叛，陰人知之，豈陽明而反昧之，所駁[illegible]是[illegible]諸題[illegible]王文成公年譜節抄，但錢諸稱陽明[illegible]不[illegible]稱文成，題已互異，而希閔[illegible]又

別有增刪、非但抄之而已、其特詳事功、亦與錢氏異旨、改曰增訂、卽其實矣、

陽明先生年譜二卷 明刊本

明李贄編、贄有後語、略言余自幼倔強難化、年四十、友人李逢陽徐用檢告我龍谿王先生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強、不得不信之、予在濟上刘晉川公署、手編陽明年譜自適、黃與參見而好之、即命梓行、以示同好云云、按是譜係依錢德洪本而裁、而後語不提一字、其刪繁就簡之功、自便觀者、亦增益、但有議論而至事實、至於行間遍着圈點、則尤陋而可哂也、

陽明先生年譜二卷 明刊本

明錢德洪編。德洪原名寬，字德洪，後以字行，號緒山，浙江餘姚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刑部員外郎，以論郭勛失入下獄。隆慶初復官。從學陽明最早，亦最稱篤實。是譜敘陽明成學之次第先後甚詳晰。其丁亥五十六歲條下，德洪自記與王畿論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二語，及陽明說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云云，此是良知要緊關鍵，而攻陽明者未體會也。按陽明之學，自有本領，知[illegible]大學朱子晚年定論，諸書無關[illegible]

[illegible]

門戶攻訐之端，德洪亦不免焉。又按陽明與王畿卷論諸朱陸，謂象山[illegible]

[illegible]

未嘗不道問學，朱子未嘗不尊德性，論極持平。德洪錄此，有所刪節，[illegible]致陽明之意及有[illegible]未瞭，皆非也。[illegible]敘事亦過繁，多亦欠剪裁，如一六有過略而略者，括內人黃綰所為行狀有桂萼楊[illegible]唉，聶豹遷誣陽明，記送金銀百萬於張孚敬。[illegible]奉旨嚴訊下獄，杖死。時[illegible]綰為詹事，恐其在朝不便，因推補南禮侍，欲[illegible]遂宗具揭[illegible]奏上命多官會議，削公世襲伯爵，並革朝廷常行卹典贈謚，諸[illegible]載。且[illegible]不載，則他日補爵贈謚，典又何所本耶？[illegible]又行狀[illegible]末載夫人諸氏繼張氏及子孫[illegible]撰著等，譜亦未[illegible]皆不宜略而略者。

段容思年譜紀略一卷　道光三年刊本

明彭澤編。容思，段堅號也。堅，蘭州人，景泰甲戌進士，初宰福山，擢守萊州，調南陽，以憂去官，服除，改知南陽，所至創設書院，崇尚氣節義，得士民心。明史入循吏傳。按堅屢上書言事，本傳僅載其景泰元年請悉徵還四方監軍，罷天下佛老宮，據譜，則正統己巳英宗北狩，堅曾詣闕上書，其時尚未釋褐，爾後請修龍逢比干祠墓，請旌表孝行節義，因朝鐘失音，請開言路，請寬章編鐘遁罪，因地震上封事，則皆在官縣府時，明史本傳俱未之及，即此見明代言路之廣。按堅為學宗程朱，好刻先儒書，故閩學編亦有其傳，明史稱其私淑河東薛瑄，務致知而踐其實云云，與譜及閩學編無一語，未知所本。又按堅所著有容思文集、柏軒語錄，皆佚，年譜中收詩文頗多，藉窺一斑，即是譜亦止抄本流傳，至其十四世孫名駿公者始梓行之，首附明史本傳、閩學編傳、像贊四則，後有王德馨、張仲英二序。彭澤，長沙人，官至太子少保，堅門人也。

再請崇祀元儒劉因。

仙儒外紀刪繁不分卷　光緒丁未刊本

仙儒外紀，清劉霖撰，王晉榮刪繁。霖字雪崖，壽陽人，晉榮字子仁，平遙人。霖有引，稱謂集還陽青主遺軼，還陽即郭靜中，青主謂傅山也。又有若友人書，謂青主師事還陽，自稱聞道下士，不知所聞何道，而還陽之法未聞，偶試可見其學術之正。又謂以仙為還陽，儒為青主，還陽立身制行，有儒風，青主通於神仙解脫之術，故合以名編。云晉榮以所紀多涉神怪，故刪其不涉於青主者，即涉青主者亦為刪繁就簡，即是本也。首有像贊、凡例，有張廷鑑所為年譜，譜有世系略，為丁譜所遺，譜中今丁譜所有，所取舍，且間為訂正。晉榮亦刊及之。其他所紀軼事甚備，可但恐難免附會，未可盡信也。郭靜中事，不見他紀載，當是隱君子，有託而逃。據青主贈詩，稱師戊子壽九十歲，按戊子為順治五年，逆數之，當生於萬曆己未，而卒年不可考矣。其梗概尚約略見之。

稱仙儒者取青主贈詩有仙儒句。

潛確錄一卷　康熙刊本

清李慎言錄。慎言陝西盩厔人，拔貢生，[illegible]子也。康熙癸未聖祖西巡，欲召見中孚，[illegible]辭不赴，總督覺羅華顯具[illegible]徵，詣行在，[illegible]札邑令[illegible]時中孚七十七矣，以[illegible]不赴。[illegible]慎言於謝恩時[illegible]甚悉，因是錄記此事，[illegible]高[illegible]自[illegible]遺[illegible]甲[illegible]得[illegible]賜[illegible]御書[illegible]國遺[illegible]康熙戊午兩次召見，皆堅辭不赴，[illegible]此猶初志也。歷年紀[illegible]於康熙二十八[illegible]年，未及此事，[illegible]亦以補其遺也。

孝節錄六卷　嘉慶乙丑刊本

清臧庸為其弟禮堂輯也。禮堂[illegible]後卷五哀誄，卷六詩歌。按禮堂事父母以孝稱，嘗為母割股療疾，[illegible]庸治許氏學，有心得，成說文解字[illegible]經考，其高祖玉林著有尚書集解百二十四卷，學者苦其繁重，禮堂取其精義名言，[illegible]為尚書集解纂六卷，卒年僅三十，庸[illegible]授行略，[illegible]述其學與行甚詳，他所作若朱珪、嚴可均、汪德鉞、翁方綱、陳壽祺、吳育、朱為弼、湯金釗、陳鶴、宋翔鳳等，皆所採蓄，足傳族文章之富，卷首有汪廷珍序。

曾文正公事略四卷附一卷　光緒元年刊本

清王定安輯。定安字鼎丞，江蘇東湖人，官陝西候補道。先是定安輯中興以來兵事始末，以湘軍為綱，而他軍戰績及外洋交涉、漕河工務，依宋劉原父弟子記之例，名曰求闕齋弟子記。既又以其書過繁，乃撮其事之鉅且要者而又其俚瑣者，即是書也。按定安與黎庶昌皆參文正幕府。庶昌撰年譜，定安別為事略，各自為體，各有詳略。及致文正事蹟者，正可參互而觀之。附一卷，則楊彝珍等所為曾祠雅集詩及記也。卷首有定安自序。

克復金陵勳績記一卷　曼陀羅閣刊本

清劉毓崧撰。為曾國藩及其弟國荃克復金陵作也。卷首有杜文瀾序，稱蕩平粵寇，大勳偉績，中外咸知之，而喜言之。然其淵慮宏謨，運畫於成功之先，措置於成功之後，則有知所不能盡、言所不能詳者。是篇皆必紀實，無一浮詞。其推闡成功之由，尤為詳備云云。全篇集唐文，凡數千言，語語貼切，不啻己出，洵難得也。

黄薇香言行略一卷　光緒刊本

清黄以周述。按以周父式三，字薇香，定海諸生。嘗赴鄉試，母以暴病卒於家，馳歸慟絕，誓不再應鄉試，以歲貢終。族子弟稱為明經公，謂其善解經也。是書詳述其學，並其所為十略：一易略、二尚書略、三詩略、四春秋三傳略、五三禮略、六論語後案、七周季編略、八小學略、九經通略、十史學略。[illegible]此全錄之。並式三於光緒十一年采入國史儒林，故篇首附國史儒林傳。

孝行錄一卷　光緒刊本

清胡恩燮字煦齋，江蘇江寧人，寄籍順天涿州，以縣丞從軍，保至知府，歷辦釐金、礦務等局事。當咸豐三年，粵寇犯江寧，恩燮適侍父在吳，聞奔江寧迎母，困圍城中，乘間脫母出。其後母病劇，籲天願以身代。母死，投園池，期以身殉焉。園丁拯救，因之得風痺痼疾。[illegible]延六年，遂卒。在軍時，嘗與張佳庚、吳復成[illegible]作內應，事洩，佳庚被戮，復成遇害，佳庚死，所稱翊城之役是也。恩燮卒年六十八。郎中仲謙文遐等連名具呈備稱，得准呈錄，彙刊呈文、事實冊、學勘、府勘公牘及禮部原奏為一卷。

同時似表示山河之士、連類而及

白耷山人年譜二卷　閻古古集刊本

張相文編。是譜據泗山家乘、家傳、王本白耷山人詩集、寅（家藏手稿集）實錄諸書，以補正魯譜。如崇禎乙亥、張夫人來歸，崇禎丁丑、長子炅生，魯譜俱遺之。崇禎甲申、僑寓蕭山，魯譜以為伏者，實未嘗伏。尤要者，自乙酉歸沛，至壬辰癸此六閱年間，家傳及張魯二譜幾無一事表見，並其蹤跡亦不能實指。相文据詩集并考他書，斷其與榆園義旅有關，如李化鯨等擁立明裔，自稱忠義王，而清史概目為土寇，諱[illegible]湮滅[illegible]，又葉廷

秀係事敗被執殉節，而明史以為事敗為僧，相文俱據證為證明。天啟野史所記義軍，往往詳於南而略於北，得此可彌其缺[illegible]闕，不第爾梅大節藉以傳而彰也。其紀年，則崇禎以後，接以由弘光隆武永曆，至永曆十五年後，則援鄭成功奉魯王監國仍稱永曆年號例，仍紀至永曆三十一年、即爾梅卒日而止，於義甚允，而由易代以來無所用其諱也。譜後附閻圻所撰家傳及李見家傳者，諸但著其目，以避繁複。語又兼詳萬年少，東以年少與爾梅同歲生，同以遺

貢中庚午鄉舉，國變後並同以抗節逃禪，又二人援契至深故也。首有爾梅遺像，末有相文後跋。

白牟山人年譜一卷　嘉業堂刊本

清魯一同編。一同有王右軍年譜，已著錄。白牟山人，閻爾梅號也。爾梅，沛人，中崇禎庚午鄉試。甲申聞京師陷，不食七日，氣絶復蘇。遂破產結士，圖復明社。嘗以策干史可法，可法不能用。又結山東豪傑舉事，亦不成。被捕下獄，羈三年，司李縱之出，遂不返沛。人之中訐[illegible]平反，旋爲仇家所攀，復亡命，會龔鼎孳長刑部，題疏得免。爾後浪迹無定，七十以後，始[illegible]，卒年七十七。舊有其孫圻所[illegible]家傳，又有張氏[illegible]闕名者，爲之年譜，一同[illegible]更取本集詩文，及潘[illegible]之詩，孫[illegible]之傳，增其所未備，但仍不免簡略，且有舛誤，如[illegible]瀾山見訪次韻詩，係[illegible]將潤山爲業廷秀字，後從山東衍國軍起義殉節者，謂之嘉年少已丑詩原歷叙北行諸人，獨廷秀[illegible]可知，訪[illegible]必非此時。又丁酉條下，記正月在少林寺，按爾梅出亡河南凡三年，乙未歲除在通許，丙申歲除在閩中，丁酉歲除在臨潁，戊戌冬回沛，蹤跡歷歷可指，[illegible]理由丁[illegible]閩在少林寺。又癸未條下，記汧置草堂落成，據本集七律南直隸卷內，[illegible]汧置草堂讀史詩有序，言堂歉庚寅五月至九月落成云云，[illegible]刊本誤庚寅爲癸未，一同[illegible]疑之而不敢[illegible]定。按爾梅詩集刊於康熙乙卯，所云毋以當世忌諱爲去取也。爾梅卒未幾，其子畏懼禍，刪其涉忌諱者改[illegible]編十卷刊之，一同所據者是也，以故所係詩[illegible]不全。其糾正張譜，多有當者。寅資集[illegible]交朋投贈之[illegible]與詩[illegible]百[illegible]錄積[illegible]卷末有劉承幹序。一同字通甫，[illegible]山陽人，道光乙未舉人，以古文名。

錢田間年譜一卷 文集附刊本

明錢澄之撰。澄之原名秉鐙，字飲光，安徽桐城人。明諸生。唐王時，爲延平推官。桂王時，御試翰林，管誥敕，改編修。辛卯，桂林陷，[illegible]廣州桂林間失守，澄之逃歸，[illegible]時年四十。自後以布衣漫游南北，年八十二。是譜爲其子撝祿述。從萬歷四十年壬子起，至後壬子六十一歲止，缺後缺。所述一生涉歷交游，[illegible]諸豪陳倉年起義之情，小朝廷排擠搆陷之狀，一時人物之臧否與恩怨，[illegible]前後若相照應，[illegible]

[illegible]非親見聞者不能[illegible]之委曲詳盡也。撝祿生於丁酉，時澄之[illegible]十六歲，所得[illegible]於其父與之口[illegible]，自乙酉入閩以後，可與所知錄相參。甲申以還，不書年號，[illegible]記澄之生年，而缺月日，又父名母氏俱不之載，俱非譜例。[illegible]首頁本有殘缺，後人隨意補之耶。[illegible]里譜附[illegible]刊，宣統二

年田間文集後，末有八世孫[illegible]跋，曾見是譜抄本，[illegible]缺[illegible]同[illegible]文內有蕭穆注語，[illegible]末有穆跋，稱田間生於萬歷[illegible]壬子四月二十九日，卒於康熙癸酉九月初一日，可補譜所未有。又叙[illegible]田間諸集，致之癸丑居京師，甲寅春季至天津，又至汴及雒南，歸。乙卯春季至合肥，及歸，傳汴梁，又至邯鄲，南歸。丁巳至吳門，遊歷諸山水，回里。己未以後二年客吳中，崑山常熟，又時返里。後遊江右。壬戌里居。癸亥復遊吳至越。甲子夏客松江，至上海，又由無錫返里。乙丑秋由秋浦至楚北，丁卯春過洞庭，達長沙，旋返金陵里，江陰，復回金陵，又由皖桐北至兗州。戊辰春入京師，秋回里。己巳夏由金陵入吳。庚午冬歸里，當考於諸集，係癸丑以後事蹟，另附錄一卷云云。今附於末，[illegible]其所叙，亦可[illegible]二十一年之後補觀也。

國朝臣工言行記二十六卷　原稾本

清梁章鉅輯、無序例、從范文程起、至呂瓚止、所記如[illegible]、[illegible]、從養甲、曾降永明、孟喬芳、黃梧、皆宜入貳臣、朱軾、尊展、李因篤、[illegible]中人、收及勝彭、那庭、成鼐、桂官、僅縣令、如此之類、收不勝收、而且取材甚隘、其時國史列傳、[illegible]未行世、所據[illegible]知今錄、[illegible]海[illegible]記[illegible]、寥寥無[illegible]中如李贊元、上[illegible]據[illegible]大猾一東記、汪琬、止據年壽文編、官兵馬司指揮[illegible]

[illegible]

不知量[illegible]呈也、

本朝忠義錄十六卷　崇禎己巳刊本

明徐與參輯、與參字原性、浙江蘭谿人、是書首有自序、題本朝生氣錄、生氣即忠義也、[illegible]目[illegible]、曰開國忠勲、曰靖難殉節、曰土木蒙難、曰抗節精忠、曰殉節行間、曰嬰城全節、曰賈勇陷敵、曰攖鱗讜諫、曰忤權憤禍、曰詭構奇冤、曰慷慨仗義、曰捐軀成孝、曰內侍殫忠、[illegible]靖[illegible]難殉節、又分朝臣、外臣、武臣、附靖難忠[illegible]各為一卷、賈勇陷敵分上下卷、餘目各為一卷、惟其中分目、猶未了晰、如楊繼盛以訐嚴嵩獲罪、楊漣以訐魏忠賢獲罪、其事略同、而一入攖鱗讜諫、一入忤權憤禍之類、甚賈勇陷敵下卷[illegible]

[illegible]孫曠、梁平、崔世榮、吳昂、王治道、郎得功、李如松、張承胤、劉綎、杜松、江萬化、祖天定、劉招孫、王宣、趙夢麟、馬林、尤世功、陳策、周敦吉、張名世、吳文傑、秦邦屏、戚金、張神武、羅一貫、陳尚仁、王崇信、丁文禮、李國保、劉秉、韓世卿、祁秉忠、張盤、朱國昌、魯之甲、李承先、錢應科、魯欽、[illegible]七備[illegible]將不能[illegible]編舉姓名者、一百餘人、[illegible]

[illegible]序、題崇禎己巳、

即二年、故[illegible]貫勇陷敵[illegible]卷中、滿

桂中有等未得入錄、稱哥寬卷中、袁崇煥未得入

錄中諸人明史無傳者居大半、非[illegible]與[illegible]之

未辟、名氏將將佚付闕如矣、

宋季忠義錄十六卷附錄一卷補錄一卷　四明張氏刊本

明萬斯同輯。斯同字季野、浙江鄞人、布衣、萬氏宗譜

家集錄、載是書十六卷、全祖望南上耆舊詩傳所載同、

而王士禎香祖筆記作十二卷、當是不全之本、是本無

序例、卷一恭帝本紀、卷二端宗末帝本紀、廣王本末、

衛王本末、卷三自江萬里至劉辰翁、[illegible]

[illegible]附者、凡六類八十三人、蓋據宋史及方志、捜輯而

成、[illegible]卷中錄元史世祖本紀、續通鑑綱目[illegible]

諸人傳、並採諸家所為傳、殆是草稿、猶未[illegible]編定、

[illegible]亦不免遺漏舛誤、鄧光薦[illegible]模文互相[illegible]有

忠義傳、所載五十五人、是[illegible]錄缺十七人、又是錄既題

宋季忠義、自應以宋季抗元為限、[illegible]王後[illegible]傳在

建炎死金難、於例[illegible]有未符、又卷中何中、[illegible]棟、羅椅、

斯同作遺民廣錄訂誤、均斥之、而[illegible]仍[illegible]於錄、俱

所未辟、是為張壽鏞所刊、壽鏞重[illegible]編[illegible]有所增併、

亦未能盡[illegible]善也、

闡義二十二卷 康熙丁亥刊本

明吳肅公纂。肅公字晴崖，安徽宣城人。是書首有張自烈序，又有梅庚、劉楷二序，末有沈廷璐跋。廷璐為肅公門人，肅公卒，藏其家，楷見而刻之，與庚序同時作，自烈序則舊作也。中分義民、義客、義屬、義弟子、義童、義工、義卒、義道士、義僧、義女、義奄、義隸、義僕、義婢、義丐、義屠、義盜、義優、義倡、義獸、義禽、義蟲魚，凡二十二類，十二卷。廷璐跋以類相從，視舊為善。按

肅公身為遺民，如七國之痛至切，是書有託而作，其旨見每部小序中。義民序謂詩言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民異于臣，其于君也可去可就，可合可仇，顧觀于前代編戶窮廬，慨然激烈，未嘗不聞出于君亡國破之際，民以下，若卒若隸，以迄舍牙戲角之倫，靡不奮效其靈于所當報，云云。自史傳外旁及稗野，但以本事為主，詞簡而例嚴。中如義民之記蘇氏死義者及蕭倫驊騏，義客之記徐起鳳，義弟子之記梁份、俞載公，義工之記武風子，義卒之記俞希韶，義僧之記海明、

每部各有小序

廷璐跋林佶書家

終付

濟齋，義女之記崇禎宮人費氏，義奄之記崔升、李鳳翔、馬國元、史貴、韓贊周，義隸之記凌國俊等九人，義丐之記百川橋乞丐、黑牯，義優之記汪展飛，義娼之記黎應祥，皆近在崇禎末年，且有在弘光永歷間者。且所收不以蓋棺為限，如梁份、魏禧弟子，其卒在雍正間，可據也。所引李清、黃宗羲、顧彩等，其人現存，不避嫌也。自列一序尤沉痛，謂禽獸主人胥壞，顧不待教戒，往往與義合，今人求近於義獸不可得，而人之時之忘

事。廬者，自列亦遺民，與肅公志同故也。廷璐跋又稱肅公尚有義貊一卷，詮次未成。按義貊如畀闍李嗣源之流，自以身為胡人，願奉土歸中國，願天早生聖人，皆義也。然二人僅有其言而無其事，以此歉缺，如曰詮次未成者，有所待也，其旨益明然若揭矣。

按是書以義為類，雖無儒之名，而所行皆儒之事也，故入於此。

吳𨐨雨傳狀一卷　光緒刊本

清吳汝綸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乙丑進士，授內閣中書，[illegible]曾文正李文忠幕府，掌箋奏，[illegible]深州冀州知州，[illegible]深冀二州事，去官，主蓮池書院，[illegible]學大臣張百熙[illegible]大學堂總教習，派往日本考察學制。歸國未幾卒。是編[illegible]行狀[illegible]墓表[illegible]

一、[illegible]京狀一事略一，附[illegible]奏摺、事記、書牘、尺牘、詩文[illegible]一帙，[illegible]編次六[illegible]類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許珊林事實一卷　光緒刊本

清許槤字叔夏，號珊林，浙江海寧人。道光癸巳進士，[illegible]國子監金石志，叙勞改知州，選山東平度，調[illegible]

淮安鎮江徐州諸府，一[illegible]晉江蘇督糧道，以病致仕。年七十六。槤居官有惠政，尤善斷獄，殁後平度人士請祀名宦，[illegible]六書，[illegible]工篆隸，[illegible]通醫術，[illegible]刊[illegible]

[illegible]精[illegible]、[illegible]本[illegible]山東[illegible]浙江紳士請槤入祀名宦鄉賢各事及事實冊、杭州府志循吏傳、譚獻撰家傳、郡國標櫝軼事，事實冊采輯最備。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刻書甚多，[illegible]精[illegible]，[illegible]皆[illegible]校訂詳審，紙墨精良，與黃氏士禮居相頡頏。[illegible]見事實冊，是本無編者名氏，蓋槤[illegible]後人所刊也。

汪孟慈年譜一卷　傳抄本

清汪喜孫自述。喜孫有汪容甫年譜，已著錄。是譜從乾隆五十五年一歲起，至道光元年三十六歲止。按喜孫嘉慶十二年鄉試舉人，以貲為內閣中書，又入貲為員外，簽分戶部，即道光元年事。所紀大都表揚其父中遺著，及友朋撰贈答之事。其後以員外郎外簡河南懷慶府知府，著循聲，卒於道光二十七年，年六十二。其子保和所行述，別有補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胡煦祀鄉賢錄一卷　乾隆刊本

清胡煦字滄曉，河南光山人，康熙壬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禮部侍郎，以年老歸。乾隆元年赴闕召見，賞回原銜，卒年八十二。是錄為光山士紳王東六等臚舉事實，請鄉賢備舉其孝友睦婣諸行，潛心理學，著周易函書、農田要務、詩文集等，又登第前任安陽教諭，課士屬佑光山儒學知縣知州河南布政使遞轉原牘，首附乾隆元年復官諭、佐邱諸諭，并諭祭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堊室錄感一卷

明李顯錄。顯居母喪日雜鈔諸孝子事以寓所感也，故名之。所錄聿復元、曹真予、賀文忠公、何北山、呂涇野、費文憲公、王心齋、陳雲逵、李霖雨、任元受、夏暘、顧忻、李璣、曹良之、相城毛晃、襄城男子，凡十六人。其中呂涇野錄二事。夏暘乃石工也。李璣以販鬻為業者。曹良之乃傭人之子。且采及毛晃、相城男子，孝無分於貴賤也。襄城男子至殺身以供其父之一飯，極人生之至慘矣。[illegible]多有[illegible]，不外石刻自省讀之哀，一字一淚。前目錄，卷首及末有顯自識，又有其門人王吉相序。

禮，人子居親喪，坐壁令以名曰堊室，顯時

樹之楷則

竹窗筆記一卷　光緒刊本

清醇親王奕譞撰。是書述宣宗儉德、穆宗之孝慈、禧后之慈、生母順成貴妃之教。又少時學騎射習清文種種軼事，推其意，借此以諷諫。如宣宗撤外学優伶回籍，嚴懲太監曹進喜，而慈禧嗜戲成習，不吝賞賜。又[illegible]安得海、李蓮英等，不啻陳祖訓有所怵也。所述穆宗之孝，慈穆之愛，又若穆為德宗作者。醇王即德宗也。所紀[illegible]事見錄，雖瑣細，亦見其謙謹之心，不[illegible]但備宮廷之掌故也。

岳廟志略十卷　嘉慶八年刊本

清馮培輯。培字鶴巢，江蘇元和人。乾隆進士，官至給事中。罷官後，嘗主講西湖崇文書院。院鄰岳廟，岳氏後人請為修補新志，因成是編。首有阮元序，又有培自序及凡例。按志岳廟者，明有徐階等岳廟集四卷，徐縉芳精忠類編八卷，高舉、鄭繼芳忠烈廟志八卷。培於二徐所輯，俱未寓目，於高鄭所輯，僅見圖制、敕書、祀典三卷，本書徑新裒集也。分目有七：一祠墓，附畫像、銅欵；二敕告；三祀典，附祭產；四行實，附考證；五詩詞；六序記，附論祭文；七軼事。行實分三卷，錄宋史本傳及宋尚書章穎經進傳。章傳係據岳珂行實編年及顧天辯誣錄而成，本傳又據章傳而成，而本傳於刪節章傳處多有未當，章傳亦不免疏略冗雜，阮序已備論。錄兩傳，俾資參證，蓋章傳與行實編年、顧天辯誣錄之異，別為考證，以歸畫一。且有曲筆。軼事一卷，補傳所未有，視為外篇可也。

梁祠輯略一卷　道光戊子刊本

清梁章鉅輯。按後漢書逸民傳，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與妻子居齊魯之間，去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又云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旁。道光間，章鉅為江甯布政使，求其墓址不得，以為古人廟祀，視墓尤重，為擇皋橋近地，為搆祠，撰碑記，並輯其遺文，錄後漢書、東觀漢記二傳，續列女傳，皇甫謐高士傳，及隋唐書、廣韻、御覽、寰宇記、吳郡圖經續記、吳郡志、中吳紀聞諸書涉於鴻所著書與遺蹟者，又錄晉周顗文以下諸詩文之表揚而歌頌之者。按書爰論鴻以父禁，位列爵，使身復仕宦，掛姓氏於朝端，且益彰父醜，況父死卷席以葬，鴻為不肯歸葬鄉里云云，得鴻之心矣。但所云彰父醜者則非。鴻父未仕漢，其死也，於莽而忠，鴻之不仕，孝也，亦義也。卷首有朱琦序，後有章鉅跋。

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脩遠伯，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又云

無可醜也。

祖父母父母[illegible] 諸[illegible]人所也

竹居先德錄一卷　光緒乙未刊本

清張士珩輯。卷首有俞樾序。先德君，士珩[illegible]祖佗，以諸生舉孝廉方正，未試卒。父紹棠，以[illegible]軍功記名提督。是錄彙[illegible]贊、[illegible]頌、傳、狀、碑、序、祭文、誄等，為一編。[illegible]祖[illegible]而士珩舅李鴻章甥也。先士珩卒，亦以附之。作者如俞樾、汪士鐸、王闓運、孫衣言、陳作霖、馮煦等，多名人。士珩字埜賓，安徽合肥人，官候補道。

牧齋晚年家乘文一卷　國學扶輪社印本

清錢謙益撰。首[illegible]錢氏譜圖序，次宗族附議，次吳越考支圖[illegible]序，此三篇屬于總敘。以下為族譜後錄上下篇。上篇紀本支，始惟演、武肅王曾孫也，訖世揚，謙益父也。下篇紀旁支，旁支不可盡紀，則紀其中之文焉。[illegible]人各為傳，[illegible]自謂[illegible]詳音所自出，雖以親疏為詳略，而其實則以賢不賢為詳略。其隱而賢者，則從其詳，而其顯而不賢者不敢從其略，[illegible]取史家彰戒之遺法云云。[illegible]末又附譜圖後序，吳越錢氏本支圖序，[illegible]用寓垂訓之意。文[illegible]精悍，是謙益本色，概係久作於晚年，而於明必稱國初，稱先帝，一若未嘗易代者。而華夷同貫，李有伊川之歎，于吾身親見[illegible]等語，篇中屢見之，亦可見其[illegible]情慨之情，老而彌甚。是卷有冒某求收，[illegible]帐於本流傳，至宣統間始[illegible]刊傳焉。

東瀛載筆一卷 咸豐刊本

清馬克惇撰。克惇字雲伯，順天大興人，官臺灣縣丞。是書紀咸豐三年癸丑臺灣鳳山嘉義三縣奸民勾結為亂，臺灣縣知縣高鴻飛、鳳山縣知縣王廷幹、典史張樹春皆遇害，臺南北震動。臺灣總兵恒裕、臺灣道徐宗幹、臺灣知府裕鐸調度守禦，紳民協力助順，以蕩平。克惇先為鳳山縣丞，調任甫二月，即罹斯難，因據奏牘加以採訪而成是編。編中論治臺以戢匪弭盜為要務，以執法用人為大綱，所見極是。後附三忠合傳，三忠即高鴻飛、王廷幹、張樹春也。

忠統日錄三卷 明崇禎刊本

無編者名氏，卷首有劉士龍序，略稱崇禎戊巳，關中連歲亂兵饑民相煽，始於延慶，蔓延蒲富涇原，官軍蕃縮，鄉兵烏合，市里恐其劫掠，於是馬雲麓、焦涵一侍御、侍御王心葵司理發憤倡義，捐資募兵，一時孝秀編氓，無不入請纓，而家枕戈，賊犯池陽，再戰再挫，雲陽三戰，賊遁釜中，乃債帥受賂，闕其圍，縱賊去，賊從此遠遁，則忠統兵咸有以挫其鋭而寒其膽云云。蓋募民兵以拒賊，而揭忠統二字為號者也。是錄敘所有諭示、條約、方畧、佈置、往來公牘、捐助、賞罰數、支用賬目，又有守禦器具圖說、詩歌、贈答等，彙為一帙。事在崇禎元二年，守衛鄉閭，法本甚善，然不足以當寇也。

南宋六陵遺事一卷　昭代叢書本

明萬斯同輯。斯同有歷代史表，已著錄。是書記元番僧發宋諸陵、諸義士私瘞遺骸事，首錄續通鑑通綱目，及元史世祖本紀，以著茲事之緣起，次錄羅有開、鄭元祐、周密、謝翱、張丁、孔[illegible]、布青、趙汸、陶宗儀諸記述，而終以自撰書林唐二義士傳後、書林唐二義士詩後、書癸辛雜識後三篇，推極骸之事，諸書所載不一，或以為唐[illegible]，或以為林[illegible]霽山，或又以為王修竹。斯同據霽山文集，言館會稽王修竹家二十載，其與玉潛酬答之詩甚多，而玉潛亦修竹之客，則必諸人協謀為之，非一人事，又唐林詩中所云犬之年、羊之月、羊之年、馬之月，[illegible]，又謂丙之年、子之月，皆有誤，以謝翱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致之當為戊寅，即至元十五年也，又謂周密所稱羅陵使事亦不可[illegible]，[illegible]卷後有楊復吉跋。

三閭祠考六卷　道光戊申刊本

清岳見復纂。見復字心梅，江蘇常熟人，官湘南知縣。是書首有宋翔鳳序，卷一圖像，卷二古蹟，卷三祠祀，卷四藝文，卷五奏稿，卷六外見。古蹟祠祀可供考古之資，藝文搜采未盡，奏稿止余聯沅奏請[illegible]朝祀一疏，外見亦僅三條，其中二條祀三閭大夫子及女，[illegible]詢珍聞也。

張中丞事實集錄四卷 道光庚子刊本

清王德茂錄。德茂字蘇坪，河南光州人。張中丞，唐張巡也。按張巡者有明[illegible]楊循吉編完節錄、[illegible]衡、唐顧伯圭編唐忠臣錄，又有林張中丞集者錄二書，而改訂之，而所載[illegible]，德茂易以山名，擇其言之近雅者存之。卷首錄舊唐書本傳、[illegible]新唐書張巡傳，程千里傳附之，次錄新唐書本傳，次通鑑綱目，起天寶十五載許遠為睢陽太守，訖至德二載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事實[illegible]上，遺著詔、表、書後、論、序、祭文、記、碑，卷中，賦、祭、哀、詩、詩錄，卷下，識餘、附錄、補遺，所云集錄是也。其[illegible]書張中丞傳後，宜入事實卷中，[illegible]與他文相次也。卷首有德茂序，後有陸嵩[illegible]跋，乃七言古詩耳。

韓魏公言行錄一卷 光緒丁亥刊本

清崔廷璋輯。[illegible]有廷璋跋，稱宋史魏公本傳、妻言、[illegible]行，未盡詳備，因就魏公子忠彥所敘家傳十卷、王巖叟所述別錄一卷、強至所纂遺事一卷，[illegible]凡其公之性情德量，傳論風義者，而錄其[illegible]編云。

范文正公言行錄四卷 光緒丁亥刊本

清崔廷璋錄。[illegible]蓋取名臣言行錄中范文正言行錄三卷，益以文正裔孫國英所為年譜，節其言行補所未備，有廷璋後跋。

蔡福州外紀十卷 附錄一卷 同治癸亥刊本

明徐𤊹輯，陳甫伸補。首有甫仲叙。福州謂蔡學士襄也。首有甫仲序，稱襄不獨以揮翰著，如所作四賢一不肖詩，封駁除授非人，不為溫成后父撰碑，請罷鹽護園陵夫諸事，幸值時平主聖，不如蘇黃之瀕於危死云云。[illegible]目，曰思羅，曰德行，曰政事，曰書學，曰藝談，曰賞鑒，曰紀異，曰茶癖，曰茶錄，曰荔枝譜，附錄一卷，曰崇報。其茶錄荔枝譜，皆襄原著，中惟書學最詳。宋名臣言行錄載知泉州，罪章拱之，為士論所少。歐陽文忠公集記[illegible]皇子，襄持異議，[illegible]因為所惡事。王明清玉照新志言晉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贓罪，坐廢終身，式之訟冤于朝，又撰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為皇子疏，刊板印售，遂干上覽，君謨幾陷不測云云。此與歐集所紀可相證，而名臣言行錄乃云為士論所少，豈以式之為正人君謨罪之有不當耶。[illegible]陳顯出於朱子，亦宜刪之。武摘詩於玉照新志條下，而辨其誤，乃不考盾耳。又政事門中所引造萬安橋事，而萬安橋之又名洛陽橋、

亦見天都載記。按此事□□野俗流播，頗涉神怪，或
竟以為之黃錫者，觀此可證其不然也。附錄中未及徐𤊹
証，當係甫伸所增，而每卷[illegible]題陳甫伸訂補者，
恐非[illegible]實也。

清賢紀六卷　適園叢刊本

明尤鍾撰。鍾字伯聲，[illegible]，江蘇無錫人。是書[illegible]記[illegible]撰述事也。
有陳為謨序，又有天啟元年長鍾自序，附顧憲成、
顧存性二札，及天啟癸亥九世孫鉻跋。書中志傳
係[illegible]
[illegible]楊廉夫、張惟中、王達善、張伯雨、虞伯生、陳惟
允、王孟端、呂志學、盛永譽、李西涯、吳原博、沈啟南、王
溫、鄒吳寬、朝陽下榮、張宗魯、孫元玉、曹古泉、都
元敬、祝希哲、陸果、王介州諸人。其所采擷大率不

外乎是，視顧元慶遺[illegible]事、雜錄膳之尤加詳焉。
書分六卷，不以類區，係各為目，略以[illegible]重輕為次序，於
所紀[illegible]孝
於後，毋為事附係，不受張士誠館，隆師友誼，勇為諸
係，皆閔傷紀，不往以清著也。又卷五年[illegible]誤一係，
[illegible]，[illegible]邑秉備瓚卒年六十有九，而王賓、
周南老二墓志俱謂七十逾四。長鍾據[illegible]五十某
在乙未，由乙未逆數至洪武[illegible]甲寅，恰是十九歲，
則也。秉備而王周皆誤據南濠詩話，稱洪武甲寅[illegible]

年六十八，秋七月始還鄉里，不久以勝疾卒，[illegible]與
本書相差僅一[illegible]年，[illegible]
刪[illegible]王周負諱夫沈伯良為[illegible]增修手譌不斷
為七十四歲[illegible]是化也，未又
有王文濡跋，並作舊家舊抄，而[illegible]印行[illegible]者。

李見羅行略一卷　民國壬戌刊本

明李材，字見羅，江西豐城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鄖陽巡撫。行略其子頴撰，多至二萬三千餘言。材初學於鄒文莊，為致良知之學，後變其說，止於止修二字，以為得孔孟之真傳。[illegible]止修者，以為止於至善，人知其為終事，而孰知其為始事，修身為本，人知其為經世之宗，而孰知其為性宗。其意殆欲壓倒良知，自[illegible]矩，是蓋於先後所以同異者，略而不言。其叙嶺西滇南鄖陽緒績[illegible]詳，多鋪張，[illegible]，欠簡括，未[illegible]記所著書目，至三十六種，今多不傳，是篇厚[illegible]家乘中拔出印行之本也。

又書前半所記與□皇小說同

又傳

漁樵話一卷　傳抄本

題錫山張夏秋紹編次紀鄭鄤事[illegible]書也、其書目
為鄭鄤本末諸讞、扶輪信史、懸節外史、韓烈女傳、
[illegible]、放鄭小史、大英雄傳、獄中自記、[illegible]陽
由書稿本、胡澥撰峚陽草堂書信稿序、錢陸燦
撰峚陽草堂書信稿序、趙鼎撰峚陽草堂書信
稿序、趙鼎撰峚陽先生詩集序、馮舒撰後獄中
草序、顧𤇆巢林筆談一則、鐵人鄭撰鄭鄤傳、白鄭
鄤始末、王大英雄傳、皆無撰名氏、惟諸讞中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illegible]鄭復寄訊先文肅從、文肅謂文震孟也、
知撰者為震孟之子文秉、此蓋為鄭鄤本末、抑鄭雖
精有菲薄語、而不涉陰私、若扶輪信史則形容醜穢、
直同目見、殆仇鄭者之所造也、懸節外史者、湘潭令韓
鍾勲女[illegible]許字鄭次子鍾勲、紀女甫十四、待年
於鄭、[illegible]一夕忽縊死、許曦所許為奸婢致死者也、
[illegible]女傳亦為此作、其事毋可[illegible]也、放鄭小史相傳許
曦為之、與大英雄傳、皆[illegible]章回[illegible]小說、[illegible]惟但有其
目耳、扶鄭復非溫體仁、體仁特疏劾之、然疏中但謂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鄤以仙其幻術、惑父杖剃、扶鸞為傳語通、父杖母云云、衆
[illegible]主死後黃道周疏論兩日楊嗣昌奪情當冊紅綠閥
師、中[illegible]鄭鄤所不孝、非其見之語[illegible]帝大怒
因飭法司獄讞、遂置重刑、而許曦訐鄭、於杖母外、又
加入奸媳奸妹二事、[illegible]指鄭妹適錢氏已寡、[illegible]
陸紙亦有其事、惟於鄭亦無證也、獄中自記題戊寅八
月十六日、其死乃在是月二十八日、相距纔十日耳、
始末為中言鄭體肥似豕形、此又表簡齋諸道人
之所本、[illegible]其書信稿序諸篇、無關事實、
當日有存者亦殘不顧也、

鄭崟陽辨誣錄六卷　原藁本

清王仁俊錄。自題聖嫩辨誣錄之一。卷首有楊
模序，次錄引用書目五十六種。分卷為六，卷一
欽定書錄，黃南雷墓表、案證。卷二明賢辨論
國朝名人辨僞。卷三黃南雷譜質贈崟陽詩文。
卷四湯猶菴為崟陽辨略。卷五崟陽著述考略。
卷六附載。按所云欽定書錄者，僅錄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條。其後二條，不涉鄭事。實二條耳。南雷墓表
業識辨微而無當。卷四錄湯猶菴鄭崟陽傳信

錄序、鄭崟陽冤獄辨五則、書川念臺先生年譜後、又
書川念臺先生年譜後、大都辨之以理，而鄭崟陽傳
信錄未之及也。卷三卷五卷六，全與辨誣無關，要而論
之，則宗周稱鄭大千鄉議，陳卧子指其內行不修，無鄉
曲譽，其人非絕無可疵者，特以其報不孝之名以
死，甚苑也。又因其東林門戶，故一時清議多
為之惜，但杖母之事，既非絕無影響，所誣上蒸下
報等案，屬於曖昧，以其可疑，亦未可據以為辨也。
文字不着痛癢，仁俊稱為賢

按辨誣錄之一，其所欲辨者竟有若干人，其著述
海目中無之，想俱闕撤而未成也。

卷三陳黃道周救鄭疏外，餘多系斷𥳑零之，如此未往辨也，稱異。

周列士傳一卷　同治丙寅刊本

清顧壽楨撰。壽楨字祖香，浙江會稽人。同治進士。是書首有萬庭琬序。傳凡二十有四，各從其類。每傳少者二人，多不過四人。始甯武子、萇叔子、家駒屈原傳，終貫子揚、孫揚傳。各從其類。惟蘇秦、魯連同傳，讀者或味其旨。蘇季子假連衡以詐秦，又陰使人擊秦肘，而抑其狂噬，終季子之世，秦不得逞。季子死而秦之兵及六國。魯仲連以一布衣義不帝秦，而秦卒不獲得為帝。故於傳六國以拒秦而存周者，仲尼之徒云云。張別具論世之識者。諸傳......風......蓋壽楨固雄於文，頗近人所援中國之武士道......勝之也。

傳末各引詩，又別有贊。

傳......引管仲、相桓公為比......則謂

涇川文載小傳一卷　刊本無年月

清鄭相如編。輯涇川文載......小傳......所錄作者，唐十二人，宋二十一人，元十三人，明百五十四人，清百四十四人，人各系以小傳，略叙出處蹤跡。此則不載詩，而但存其傳。原書有名具而缺傳者，此亦沿之，並存胡培翬、朱琦二家，惟胡彥稱自唐至乾隆初共三百三十人，此則三百四十四人，增八人焉。當是後來所補，而相如及其子文煥並附焉。......列朝詩集小傳、篋衍集小傳之類也。

相如字漢林，安徽涇縣人，康熙庚子副榜。審

粵東名儒言行錄二十四卷 道光辛卯刊本

清鄧淳輯。淳字樸庵，東莞人，諸生。[illegible]是書首有陳繼昌序、淳自序及凡例。所錄凡漢二人、唐三人、宋十三人、元一人、明五十人、清五人。諸儒有功文章而未嘗講學者不錄。各立小傳，[illegible]其事，次紀事，次紀論。紀事者，紀傳以外之軼事；紀論者，述名人所品評，以為定論，而已見不與焉。以為學問之道不得倚傍門戶，[illegible]概置不言[illegible]一偏之見、相反之論[illegible]，[illegible]並陳，以待學者抉擇，所見良是。首列書目，引用書目百餘種，所云阮志者，道光間阮元所修粵志，時所成。淳嘗與修，[illegible]其采輯之博，殆亦修志時考訪所及耶。

潁上風物紀三卷 道光六年刊本

清高澤生撰。澤生字孔霖，安徽潁上人。按潁上今屬鳳陽府。是書[illegible]紀地[illegible]卷，紀人十二卷。紀地并及名蹟，紀人上卷自周迄元，下卷自明迄清康熙間，後有酸社諸[illegible]傳、諸七友傳，則[illegible]澤生所及見[illegible]又同遊者也。惟上卷次第頗紊，管仲傳[illegible]及列宋人之後，殊不可解。卷首有康熙辛未[illegible]北平王源序，篇中間有源評語，又[illegible]序，鈔撮及名氏，皆原本也。別有劉耀椿、柳其珙所[illegible]地理，未盡精確，紀人亦有誤入，然未指出何條，作於道光乙年，即刊書時也。

江震人物續志十卷　道光庚子刊本

清趙蘭佩輯。蘭佩字國鄰，江蘇吳江人。按江震二縣志於舊志外，兼采周永年松陵別乘、潘檉章松陵文獻集、朱鶴齡松陵文徵及錢霽江震人物志，距道光庚子近百年矣。蘭佩里居考鄉村里志及詩文集、家譜、家傳及他記載之書，斷自乾隆以後，分卷為十，曰名臣、孝友、節義、文學、隱逸、藝能、已旌列女、未旌列女、釋道、名宦寓賢、別錄。已旌列女衹止載姓名，未旌列女者，具其事實[illegible]。肖有張後序，又有自序及例言[illegible]事必求其核，文不厭其詳，[illegible]又云視沈志稍覺其例，以俟後人論定，此其大旨也。

國朝天台耆舊傳八卷　光緒壬寅活字印本

清金文田輯。文田字性山，浙江天台人，光緒丁酉舉人。先是光緒乙未天台[illegible]設局修志，[illegible]文田與其事，旋以費絀中止。文田乃哀集所聞見而成是傳，分目八：曰高士，曰循吏，曰儒林，曰文苑，曰孝友，曰忠義，曰卓行，曰方伎。目各為卷，文苑分上下卷，目各有論。斷自清初者，以舊志纂於康熙以前，明以前人物已備也。高士止三人，首徐雄菴，節尤峻，傳[illegible]載其為本朝培植[illegible]材，遂不復授徒云云。視張楊園不授科舉文，更高一等矣。儒林中，齊息園傳最詳，據翟灝詩話稱息園未遇時，夢于忠肅言皇史宬中有其諫易儲疏，後息園修明史，至皇史宬，徧覓未得，而鄞署檢得明時通政使進本檔冊，載景泰某年某月日，子某一本為太子事，即是忠肅具疏力諫之明證云云。文田易稿台州外書，稱息園至史宬得其疏，因著易儲十論以白忠肅之冤云云。所記不同，可資異聞。文苑中朱蠑舫傳，全錄幽明辨八千餘言，窮極幽眇，奇作也。又文苑中陳賡廷傳，賡廷著春秋律令傳從[illegible]

春秋唐類全鑑錄、一以史解經、一以經解史、額其序

文亦異偉著宜入儒林、此列文苑、未當也、又齊周華

著有名山藏副本行世、為惠國往弟不宜收文苑[illegible]以

訴呂留良之冤[illegible]譴書以被禁、此更缺之、當由文網未

解之故、[illegible]人[illegible]

序[illegible]諸傳徵備繁

究、盡備傳志者之要、刪[illegible]有張邁稽傳諸康又有

矢田自序及凡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唐市[illegible]徵錄二卷續二卷 光緒己亥刊本

清倪賜輯、張璐續輯、賜字錫三、璐字保之、皆常熟

人、按常昭合志、唐市舊名尤涇、在雙鳳鄉、去[illegible]縣

東南三十里、又東南則崑山界、賜[illegible]嘗著

唐市小志、又為徵獻錄、未成、僅存二帙、無卷次目錄

序例、璐訪得其稿、編[illegible]二卷、[illegible]別加搜采、續成

二卷、所錄大都取之史乘文集、不加筆削、而[illegible]

人物藝文、因之而傳、而屬於區區一隅、尤難得也、原錄當

輯於[illegible]乾隆間、續錄成於道光壬寅、璐嘗為之序、續錄

又有朱琦序、[illegible]光緒己亥[illegible]刊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盩厔三義傳一卷 道光刊本

明李顒撰。顒有四書反身録，已著録四庫。三傳者，一貞婦侯氏，以餓死全節。一明經馬始復，與其弟大復友愛無間。一孝婦武氏，事姑盡孝。三人者，事皆庸行，而顒特表章之，其意欲以風世。卷首有門人王心敬序。侯氏婦傳後，又有論，謂史傳所載某某諸人者，始負文章之望，舉朝有國士之目，卒之背主事讎，醜詆偷生，甘心犬彘，為萬世唾罵云云。而馬始復以明經家居不仕者，則知作傳之意在可識矣。

瘦史一卷 咸豐年刊本

清梁清遠撰。清遠有雕丘雜録，四庫已著録。是書首有清遠自序，稱官閒無事，撰次里中先賢遺事，自醇儒節孝，以至女子小人，一端之行，皆可紀述云云。傳凡十二，雙烈傳紀一婦一女，真定三子傳紀三才士，凡十五人。趙登者，僕也；老姑娘者，婢也；郢真子，則其妻也；麈冠道人，則自寓也。史而名之曰瘦，義見是傳。傳後有論，或稱梁清遠，或稱梁子，或稱無垢氏，又或去名氏，單題讚字，文亦雅健。序署順治乙未，當刻於其時。是本咸豐六年史策先跋，蓋舊板重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香草校尚書四卷　光緒刊本

清于鬯撰。鬯有校周易，已著錄。其校尚書四卷，最要者，如證四岳為四人非一人，謂帝咨四岳者五事，其四事皆有僉曰字，蓋四人無疑，惟巽位之咨，下接[illegible]岳曰，否德忝帝位，無僉字，以為一人者，據此也。謂此實四咨四人，而四人四對，所對皆同也。又說烈風雷雨弗迷，謂弗迷即前知，即洛誥之[illegible]衡不迷。衡當璿璣玉衡之衡，大麓當星天文之府。說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謂師在百僚百工之間，[illegible]是官。益稷篇云州十有二師，鄭云師長也。師不一人，故曰師之即十有二師。說至于碣石，入于海，謂此言導山，非導水，碣石本在海中，不在海岸之上，故必著此三字以明之。此古文倒句法。說五子之歌，謂五[illegible][illegible]附會，[illegible]序云昆弟五人，明是五人非一人，俱有理。惟謂今之書序，非孔子之序，孔子[illegible]序，今佚久中。如多士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illegible]。按書有叙事，有叙言，此特由叙言叙事之又耳。古人為文，必列有序，漢人猶然，[illegible]道不然，如湯誓、微子、大誥、立政等篇，為為缺之。書中多引俞蔭甫說，且間有駁正之者，蓋與蔭甫蓋同時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香草校周書二卷　光緒刊本

清于鬯撰。鬯有校周易，已著錄。此校周書，謂缺佚，凡以大小名篇者，皆以簡編之多少為別，多者題大，少者題小，如大明武、小明武、大開武、小開武諸篇，可證。即大雅、小雅，亦如此。絶無意義，而大開篇之有缺佚，因此可知，以大開止百餘字，而下篇題小開者，反多至四百餘字也。說諡法篇尤詳晰，篇中兼舉帝皇王公侯君六者，皆號而非諡，其列之諡法中者，則篇首本云：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則論諡而兼論號，亦明矣。又謂堯舜禹當是名，而湯則號也，而湯曰殷湯，成則諡矣。又謂諡法篇為周人所作，非周公所作，所見俱是，其他訂正異字異義甚多，而未能盡也。

正學堂尚書說一卷　原稾本

清王仁俊撰。仁俊說於書，仍主偽古文說，而不全沒其善。丁晏尚書餘論，硬斷古文為王肅所造，此更謂鄭康成集於房，以書傳太史斷為真古文，證成之。其周內尤無理。解皇極王極，謂知皇與，以史記偶用王極字，斷為真古文，說不實遠物為讜論，未如閻惠輩絶之之甚也。他惟六宗，由秦漢以訖近今，備舉諸說，判其得失，而於惠棟、方明之說，謂與歐陽夏侯相表裏，所折衷者，不謬耳。

（即就卷一校之）

尚書古文注一卷　通德堂經解本

漢鄭玄注，清黃奭輯。按鄭注尚書，舊有孔廣林、袁鈞二輯本。黃氏此輯，亦惟據孔輯本爲之，而視袁本多[illegible]。按袁本雖[illegible]書在先，[illegible][illegible]十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爽未得見也。如一六有不同者，如乃命羲和條下，袁本多星辰二十八宿六字，日中星鳥條下，此[illegible]多星鳥星火五十八字，又夏不言曰十一字注，袁本注於申命羲叔宅南交下，此注於辯秩南訛下，而袁本於平秩南訛敬致條下，多司馬之職十四字注，又日永星火條下，此多星鳥鶉火之次七十字，又袁本多寅餞納日[illegible]、[illegible]十條注，[illegible]宵中星虛條下，多虛元武中虛宿六字，又日短星昴條下，多昴白虎中昴宿五十六字，又福于羣神條下，此多福以尊卑次秩祭之八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曰象以典刑條下，袁本多三苗[illegible]曰馬識十四字，又流[illegible]共工于幽州條下，陰幽州北裔曰字外，二字所引各[illegible]異，此闢四門條有注，[illegible]袁本無之，袁本四罪而天下咸服條，詢于四岳闢四門條各有注，此無之，又[illegible][illegible]不遷條下，袁本多舉八元十二字，又此有敎胄子[illegible]注，袁本無之，又[illegible]擊石拊石[illegible]注，此無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他卷之異同，視此，至如[illegible]尚書大傳、緯，三之不、鄭不同夏侯等書，爲論[illegible]今文者之要[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未之及，何耶。

尚書圖不分卷　　刊本無年月

清楊魁植輯，其子文源增訂。魁植字輝斗，文源字澤汪，里貫未詳。書無序例，亦不分卷。凡圖一百十四，有附說者，有不附說者。說亦簡略，中如書作衍，離合文體出處字例，冬夏風雨等，亦另立圖，殊無謂。不合闕錄圖，以渾天圖作璣衡圖，不合，闕錄圖……

名數圖，不盡確。前七廟圖本無其制，亦屬附會。其他屬於器物……

觀覽可也。

祖述衍義私纂一卷　原稿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書題名曰祖述，蓋惟錄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五篇，又復刪節文字，略為訓詁，而釋義頗不苟。謂堯典當即帝嚳帝堯之德盛化神，乃史臣之贊詞，近儒謂言帝堯之修身者非，釋大麓，是孔而非蔡；謂雷雨不迷……使四夫之勇，何得與五典百揆四門遂叙，雖蔡氏亦本之史記，然焉還當諸經尚未立傳之時，試久起義，讀者不必後為生解也，亦不以攻古文者為……

理之素昧難通者，有微亦屬傳疑，事理之切當不移者，無徵亦足取信，據此以為辨事理，辨真偽，規以文理，平順疑誤，辨真偽者，又進一籌。書有後序，言典謨所記，如命官分職，授時宗土，敷教明刑，工虞禮樂，六府三事之功，綏象瑞節，卑服律度量衡之制，禋祀巡覲考績之期，爛然大備，然略其目而不詳其事，殆所謂不可易與要旨所適云云，書蓋欲取中有祖述堯舜之意耳。

詩經通解三十卷　民國印本

林義光撰。卷首有義光自序、略例、詩音韻通說、每篇下、有篇義、有別義、有異文、篇義者、正解也、別義與經文參者曰異文、義光說詩、每出奇解、如說關雎寤寐、謂求匹偶而未得、可云寤寐思之、不得云寤寐求之、寤訓覺、不訓夢、求之不得者、謂寐始覺而察視夫人則既與而離房也、以此斷關雎為美夙興刺晏起之詩、說葛覃、謂歸甯父母、承上害否言、歸甯以後、既不宜澣衣於父母家、故於將歸之日而澣濯之、謂邶鄘兩柏舟為一人之詩、一為其母不諒而作、一為兄弟之怒群小之侮而作、說匏有苦葉、謂雝雝鳴雁、旭日始旦、言納采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親迎也、親迎必用昏、今則始旦而親迎、且不及請期、而與納采同日行之、蓋仲春為婚娶已盡之期、欲及冰之未泮、殺禮而行也、說雨無正、謂無正即正大夫離居之謂、而疑同字之誤、說雝、為武王享先祖之詩、皇考烈考、非分指二人、不得為兼祀文武之證、而不得為禘太祖之詩、俱有理。義光謂數近三代彝物、日顯於世、學者得見真古文、因之識文字傳寫改易之迹、故書中如朱情錯雜入古等義、皆取證金文、惟義光於近世治詩諸家、陸高郵王氏、德清俞氏外、未及博采、而於出土之文、亦未得徧觀、故其所得止於如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毛詩蒙求彙瑣二卷　嘉慶庚申刊本

清薛韶光撰。自題云：暇覽經籍，有概於心，輒疏記之，或旁推交通之云云。大旨補窺啟所未備，亦有與窺啟互參者。[illegible]所引[illegible]稍析衷之。引陳氏稽古編尤多。地理諸條證諸禹貢，較為審核。器服諸條采自禮疏，[illegible]訂正。若[illegible]鬼神諸條，[illegible]編者何關該總不出宋儒見解耳。

論邶鄘衛，據班志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謂康叔封衛，既盡有邶鄘之地，故衛詩可稱邶風鄘風。

毛詩蒙求窺啟十卷　嘉慶庚申刊本

清薛韶光撰。韶光字少文，江蘇上海人。是書首有自序，[illegible]以為詩中精義，經宋元諸大儒討論，如日再中，其名物訓詁，自爾雅外，諸子各有成書，茲集俱不多及，惟就諸說相持處畧標管見云云。大旨於小序、傳、箋、集傳以至諸儒之說，擇善而從，不主於一，於近人陳氏稽古編尤多採用，義要而語繁者，另為考辨專篇。論鄭風，據御纂詩義折中，謂二十一篇皆非淫詩。論豳雅豳頌，據大戴及杜夔傳，風可名雅，據節南山、崧高，雅可名風頌，謂七月一篇備有風雅頌。若其自具新解，如草蟲喓喓，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而鄭于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候，即此可證毛氏自季秋至孟春為昏期說之不謬。又據柏舟詩髧彼兩髦，孩髦者子事父母之飾，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今云髧彼兩髦，是共伯死時其親俱在，而武公殺共伯之說不辨而釋。論蒹葭，謂西土之人懷東周，故主[illegible]証。

謂脫稿後、始知陳子龍、李因篤已有此說、然無害其為冥思獨到也、然[illegible]亦有不當疑而疑者、如文王受命稱王之說、[illegible]往傳、史記皆有明證、後拘於宋儒迂見、以論三代以上之臣節、[illegible]
無妄見其可、[illegible]事作於乾隆三十七年、後三十年而刊行、曰[illegible]竊啟者、取莊子為竊啟之民意[illegible]也、

[illegible]詩識三卷 明刊本 排印叢書

明胡文煥編、卷首有莊汝敬序、及文煥自序、卷末有文煥姪孫光盛跋、蓋取朱子集傳[illegible]中語、為之分門別類、曰天文、時令、占候、地理、封建、風俗、宮室、人物、人倫、人事、身體、飲食、稱呼、姓氏、禮制、冠服、樂舞、官制、軍旅、制作、器物、農桑、五穀、花木、飛禽、走獸、鱗介、昆蟲、珍寶、聲色、數目、事實、引用、比喻、辨析、要句、訓詁、凡三十七目、題曰詩識者、取學詩多識意、所見甚陋、其區目之未善、又不必辨矣、

毛詩古音述一卷　光緒己亥排印本

清顧滈述。滈字震孟，江蘇金匱人，諸生。是書首有顧翃序，及滈自序，作於咸豐三四年。大旨就陳第毛詩古音攷、顧亭林詩本音、江慎修古韻標準、段懋堂詩經韻譜，取其確有據依者，刪成是卷，便里師之誦習。雖迷中存作而大端具，實古韻荅，藉為入門之徑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詩紗說四卷　光緒丁亥刊本

清張澍撰。澍字魯泉，四川華陽人，舉人，官教諭。是書為其再傳弟子劉永鎮所傳，曾恩於光緒丁亥刊行。中有高賡恩、黃雲鵠、崔吉道、伍肇齡諸序，及承鎮後跋。大抵多依集傳為說，序及傳箋不合集傳者，俱駁之。於鄭風雖不明主淫奔之說，而不以為非。諸所敷義，膚而不切，不惟未得詩人之意，恐朱子之意，亦未也。如其所揚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毛詩正本十二卷 乾隆甲子刊本

清陳梓纂。梓字桐友，浙江錢唐人。是書以序為主，又以序為子夏與毛公合作，[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序首一句屬古序，次句以下屬毛公，[illegible][illegible]而鄭京山則最信小序，據以為說者也，故於經文之下，[illegible][illegible]錄古序，次毛公，次鄭京山之說，而卷首則并以鄭京山讀詩諸則，附以毛大可韵一則，又於鄭風卷末附李穆堂釋淫字義一篇。但京山信序過甚，大可論[illegible]韵多偏見，穆堂釋淫援義雖博而不切，[illegible]鄭聲非鄭詩，淫奔是淫行，非淫聲，朱子之[illegible]誤解，固有不待辨者，其他[illegible]與序立異者，非盡無理，不得概[illegible][illegible]以為非也。

香草校[illegible]詩八卷 光緒刊本

清于鬯撰。鬯有校周易，已著錄。其[illegible]指詩[illegible]最要[illegible]序，分序與續序，又謂作序詩與作詩，其意不同，作詩者即一事而形諸歌詠，故意盡於篇中，序詩者，合衆作而備其推求，故事徼於篇外，說本胡承珙，棱此特因序與詩不[illegible][illegible]強而通之耳，他無可證，惟謂古序本為一篇，有異詩同序之例，如日月序云，衛莊[illegible]姜傷己也，終風序亦云，衛莊姜傷己也，在古序必本作日月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雄雉序云，刺衛宣公也，匏有苦葉序亦云，刺衛宣公也，在古序必本[illegible]作雄雉匏有苦葉刺衛宣[illegible]公也，[illegible][illegible]遭[illegible]固齋雅云，小星江有汜兩詩，亦必同序，曰美媵者，兼兩詩而言，其勤而無怨，專指小星，[illegible]嫡能悔過，專指江有汜，而小星序上，惠及下也，應并入標有梅，[illegible]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異於古序，宜無不當詩意，而不能無錯亂訛謬之處，毛公時已不免，[illegible]據此後甚有理，又謂南山猗為魯人作，而附於齊，如參風附於邶，許風附於鄘之例，並謂詩有不就卷而以他詩附足者，亦有不就卷而

附他風者、大率以十篇終、故衍行多則離爲三、曾樓
爲并爲一、說亦可通、其說諸篇多散見、於謂
漢廣係殷時付之人、蓋文王之化、欲濟江漢而南、
而又以爲不可者、燕燕篇謂仲氏任只、任爲仲氏之姓、非
戴嬀、又載馳篇謂歸唁者、許穆夫人使許大夫歸
唁、非夫人自歸唁、上文云載馳載驅、下文云驅馬悠悠、
言至于漕、皆指許大夫言、下章之曰大夫跋涉、我心
其義自明、又山有扶蘇篇謂子都是古美女之號、荀
子賦篇閭娵子奢莫之媒也、楊倞注引後語子奢
作子都、子都與閭娵并稱、且以媒言、尤明其爲女
子、凡此諸解、皆有證證之詩而皆切、其他新義
尚多、殆匡鼎之流也、

正學堂詩說一卷　原藁本

清王仁俊撰、所爲詩鄭箋釋例、於用三家申毛攻毛
之外、□□□□曰術傳、曰補傳、又有引他經例、與他
經違異例、箋與禮注異義例、與鄭自注論語異義例、
箋義同鄭志例、箋說未及而補于鄭志例、箋說前後
互異例、似易傳而非易傳例、各舉證以明之、可謂備
矣、他篇不甚闕要義、其駁陳氏毛詩稽古編二
□一解、駁西方美人說一條、駁鮮摘魚之器、有非
大覺緣果之文不能救物命、據陳氏謂西方美人似指
釋尊言、□□□已駁□、不始於陳氏、且□□□□
□□、大善緣果之文、因謂爲佛矣、雖非解詩之
體、而義可相參、且□□四庫提要已駁之、□須贅耶、□其
解實始爲商引宋儒□勤也之訓、亦是陳說、詩人推
原王業所由成、歸功太王、本無實事、爲完爲誣、更
不□值辨也、

毛詩譜一卷 通德堂經解本

漢鄭玄撰、清黃奭輯、王謨輯本鄶王風次邶鄘衛之後、鄭風之前、此則王風移王城、次豳譜之後、檜鄭分二譜、次邶鄘衛之後、又周頌譜、視王謨本多禮運曰以下一百九十四字、其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王城周頌諸譜下、各引正義以證之、又識語中群書所引異文諸字者、各注於下、又譜有附錄十一條、皆王謨本所無、也。歐陽永叔所補亡本、詳時代與篇什於後、此之及也、

五經講宗五卷 明刊本

明顏茂猷撰、茂猷字光表、福建漳州人、是書講易主卦爻、近穿鑿、講書詩以俗情意經旨、全是門外語、講禮記分孝弟之禮男女之禮等、講春秋但就經文敷衍、講春秋分十二公、但取左傳指點、總而觀之、除周易外大率以制藝家氣脈、參之市井口吻、以言經義、離題遠矣、

漢碑徵經補一卷　原稾本

清王仁俊輯。[illegible]題漢碑徵經補，而不言所補何人，亦無序例。凡書二十一條，易七十五條，禮記四條，周禮一條，春秋左氏傳十條，春秋公羊傳三條，論語三十條，又附錄，論語一條，孟子三條，爾雅一條，孝經一條，國語四條。所輯雖似甚略，而視于氏皮氏諸輯，略有異同，存以備考可也。

宋均孝經緯注、

漢鄭玄撰、

六藝論一卷　乾隆四十九年刊本

清陳鱣輯。隋志有六藝論一卷，唐志同，[illegible]，[illegible]佚，佚于何時，[illegible]集，[illegible]後，鄭氏[illegible]，謝氏[illegible]輯，經傳諸釋文諸經注疏，漢上易傳，[illegible]類聚，[illegible]唐會要，北堂書鈔，國學紀聞，類聚，困學紀聞諸書，輯得四十六條，卷首有鱣自序，[illegible]公羊疏[illegible]稱鄭康成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之非，引詩譜云，注詩宗毛為主，又春秋序經論並云，[illegible]又為之注，是作於注書之後，亦有明證。又孔穎達稱六藝論首方叔機注，未詳何時人。鍾經禮記正義引其一條，亦足珍也。

六藝論一卷　通德堂經解本

漢鄭玄撰。清黃奭輯。凡易論十五條、書論三條、詩論八條、禮論六條、春秋論三條、孝經論二條。所采除諸經注疏外，有北堂書鈔、文選、路史、世說新語、辨正論、山堂考索、瑞桂堂暇錄、事物紀原諸書，他未見陳鱣輯本。其所輯[illegible]易者陰陽之象，條此[illegible]人皇即遂皇也，六十[illegible]釋原文人皇二十[illegible]非原文也。又遂皇之後，伏羲[illegible]作十二言之教，二字是衍文。陳本無之。又陳本引辨正論五條，又太平御覽[illegible]其實也[illegible]陳本無之。[illegible]亦正義所增[illegible]正義[illegible]又易之[illegible]也條，末多[illegible]三十三字，係易贊，非原文。又春秋讚孔圖條，多百八字，是汎歷樞，非原文，惟易[illegible]五一條，禮其[illegible]起一條為陳本所無。[illegible]陳本分[illegible]條[illegible]此經之并為一條，故[illegible]陳本[illegible]而文實[illegible]於陳本也。

駁五經異義十卷　通德堂經解本

漢鄭玄撰。清黃奭輯。按後漢書許慎傳，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為五經異義。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治古學者即鄭氏賈逵之徒。禮記疏云：凡異義有同數異之義，許氏書可據者如此。隋志十卷，唐志同。鄭君駁，本傳及鄭志目錄，隋唐志皆連異義為書，不別載，是殆其書佚於唐以後。惟散見諸經義疏、史記注、北堂書鈔、初學記、通典、類聚、御覽等書所引，黃輯是本，補輯本之散佚，旁搜考為釋，然亦不免有[illegible]誤，所當參觀而得其是也。

柞翰吟庵經學闕譯一卷　活字印本

常贊春撰。所論漢以來儒學七變，謂其[illegible]實循[illegible]漢儒[illegible]拘執[illegible]雜[illegible]。宋以來，其流未決，其弊也雜。程朱繼起，獨研義理，擺脫漢唐，其弊也悍。宋末及明，偏於所主，驅除異己，其弊也肆。自明中葉後，材辯聰明，激而衝決，其弊也肆。清初諸儒，學務徵實[illegible]精核，太過其弊也瑣。中葉迄今，騖新棄舊，其弊也蕩。又謂乾嘉以來，[illegible]理學[illegible]經說多破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鑿。於是有倡[illegible]今文[illegible]點古文者，[illegible]且旁涉緯[illegible]及諸子，而經學之藩籬大決云云。所論[illegible]中[illegible]病[illegible]近[illegible]靡經疑經之風[illegible]

諸經書目，殊未備，未足供治經者之需也。

盡當而

讀大學記一卷　道光刊本

清范泰衡撰。泰衡有讀尚書記，已著錄。[illegible]漢儒、宋儒[illegible]參以己見，分節爲說，推陳出新，如[illegible]格致，謂木長爲格，則本末貫，貫觀其達；木各爲格，則本末分，分觀其到。君奭曰格於上帝，自下而上，無不達也；堯典曰格於上下，上上下下，無不到也。春秋曰致女，往致也；繫辭傳曰致天下之民，來致也；禮器曰有放而不致，極致也。[illegible]三義。說誠意，謂誠意非獨善惡之分，乃好善惡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善虛實真偽之分。說絜矩，謂凡物之平，皆其方者，矩者方之主，好惡之正如方然，人主好惡之正如矩然，民從君之好惡，如方視矩然；君推民之好惡，如矩成方然。[illegible]之而上下前後左右，無往不方，則無往不平。說德本財末，謂德之事先君而後民，由本逮末之道；財之事先民而後君，內本外末之道。[illegible]大學舊文，原無關誤，無補實，[illegible]而親民乃從[illegible]章句作新，則未免去取任意，致而不純矣。

讀中庸記一卷　道光刊本

清范泰衡撰。泰衡有讀尚書記，已著錄。是書[illegible]
之章句，而[illegible]以輯畧或問之旨，亦分節為說，而理較顯豁，[illegible]
駁語類[illegible]戒懼是由外以盡於內，慎獨是由內以及於
外，謂經文首言須臾不可離，而歸重於不睹聞與隱微，
末章又以不漏至屋漏潛伏孔昭一一相應，殆非第[illegible]
見彼全體偏言之常言，此當從源頭[illegible]用功夫，示人以最
得力處，而說不睹不聞，謂非目之不睹不聞，[illegible]見莫
非形色之莫見莫顯，乃意之莫見莫顯，亦遂深一層，
謂鄭註庸用也，又曰常也，證以經文庸德庸言，
則常義為當，[illegible]中則庸，和則庸，但舊稚
直釋和為庸，未盡庸義，[illegible]思不以中和名篇，[illegible]
意[illegible]亦是的論。又[illegible]是謂章鄭註，大經謂六
藝，而指春秋，大本謂孝經，朱子不從之，按孔子一生作
用，在[illegible]指而實之，不謀，朱子[illegible]
信孝經，故不從之，此乃謂章句有廓清之功，[illegible]
[illegible]至聖之誠無所與，斯[illegible]
[illegible]失言[illegible]矣。

香草校孟子一卷　光緒刊本

清于鬯撰。鬯有校周易，已著錄。是書止梁惠王、公
孫丑二篇，下缺。所校如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謂象人之
字，合為一字，即是像字，今有生人之形貌而為之者，謂
之像，引戰國策秦王言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
人為證，非但空似人形而已。又人皆謂我毀明堂，謂此
明堂蓋宣王自築，引呂氏春秋驕恣覽齊宣王為
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
未能成云云，其事[illegible]亦見劉向新序刺奢篇，惟明
堂有太室，此即宣王作明堂之據。又孟施舍似曾子，
北宮黝似子夏，謂兩似字皆師字之誤，又隘與不恭，
君子不由也，謂君子非注言[illegible]指孔子，又孟子自齊
葬於魯，謂葬[illegible]魯即葬鄒，魯之并鄒即在孟
孟子之世，或即篇中[illegible]於鄒與魯閧所舉有司死而
民莫救，年歲凶而君不聞，上慢殘下，老填溝壑，壯
散四方，亡國之滔[illegible]宜為鄒國所[illegible][illegible]稱公為亡國
之君而有讀者，則有宋康王之例在，[illegible]此偽傳[illegible]
而甚怪，惟謂文王之囿百里，囿是國字之誤，即指

百里之國

公孫丑篇文王方以百里起爲難，不知[illegible]公孫丑篇以文王初起時言，非所論於三分有二、受命稱王之時，豈[illegible]於傳有之。是明有其事，豈孟子而欺宣王乎。[illegible]難有他證，而[illegible]此章[illegible]明白無[illegible]疑義也。

於書[illegible]觀

竹書穆天子傳校本六卷　嘉慶刊本

清洪頤煊校。[illegible]有荀勖王漸等序，又有頤煊序，稱是書非周秦以下人所能作，[illegible]史記索隱引穆天子傳目錄云傳瓚爲校書郎，與荀勖同校定穆天子傳，今本載勖序云謹以二尺黃[illegible]紙寫上，藏之中經，副在三閣，今本六卷，當是勖等所寫，但晁氏武邵齋讀書志云書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今本僅六千六百二十二字，是又與晁氏所見不同云云。是本取何鏜本、程榮本、吳琯本、汪明際本，及同時趙坦[illegible]所校吳山道藏本，暨史漢諸注、唐宋諸類書所引參校異同，[illegible]訂正外譯，補正文及注若干字，刪若干字，改若干字，無可校證者闕之，[illegible]以爲千釋五六云。

孟子節文七卷 明洪武大字刊本

明劉三吾撰。三吾初名如孫，以字行，湖南茶陵人。元末官靜江路儒學副提舉。洪武十八年以茹瑺薦，奏對稱旨，擢左贊善，累遷翰林學士。後以罪戍邊，建文時召還，卒。是書首有三吾題辭，署翰林學士奉議大夫，時在洪武二十七年。據明太祖覽孟子至土芥寇讎之語，謂非人臣所宜言，詔去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其後悔，孟子甚矣，三吾之孟子節文所以作也。今觀其書，梁惠王篇節存六章，公孫丑篇節存十三章，滕文公篇節存八章，離婁篇節存四十一章，萬章篇節存七章，告子篇節存三十一章，盡心章節存六十七章。其書之旨，以為梁惠王首以禮聘孟子，一見即問何以利吾國，非財利之利也。孟子恐利源一開，非但有害仁義，且將有弒奪之禍，仁義正論也。所答非所問矣。及其欲為死者雪恥，非兵連禍結不可也，乃謂能行仁政，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則益迂且遠矣。留沼鳥獸之樂，引文王靈台之事矣，湯誓時日曷喪之辭，豈不太甚哉。雪宮之樂，謂賢者亦有此樂宜矣，謂人不得而有非其上之心，又豈不太甚哉。其他若將朝而聞命中止，或相待如草芥，而見報施以仇讎，或以諫大過不聽而易位，或以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君，或所就三所去三，而不輕去就於時君，而固其常，高節抗禮，而要之以心在當時列國諸侯可也。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人人同一尊君親上之心，學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當言不當施者，緊以言焉，緊以施焉，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云云。見於三吾所作題辭。于相史稱三吾博學善屬文，嘗教修省躬錄、書傳會選、寰宇通志、禮制集要諸書，惟此書獨不見傳，蓋以負違君之嫌，獲侮聖之罪，自知之而自諱之，故傳亦不之及耶。觀題辭[illegible]委婉，[illegible]寓其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大学古本一卷大学注一卷大学述问一卷 明刊本

明許孚遠撰。首有自序，言格物之義不明，而孔門之學晦[illegible]。[illegible]知此心不可着於一物，謹然無物，性体粹然，[illegible]其說殆近於禪。其釋致知格物，謂此所謂知，即明德之不昧者，意有真妄，知無不明，知至[illegible]之之無有欺蔽，是之謂致。即致即誠，無知行之別。格即格其非心，易曰閑邪，曰洗心，論語曰克己，其義一也。其釋慎獨，謂獨欺曰自欺，慊曰自慊，一念之微，炯然不昧，是名為獨，獨蓋[illegible]本然之旨，而又參以禪理者也。[illegible]末附著問一卷，以申其未盡之意，說多徵物，但非經旨。曾見他本多支言雜著二種，是本缺之，蓋初印本如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引經纂五卷 明刊本

明鄒[illegible]纂。[illegible]詩書易礼春秋各為一卷。[illegible]範經，書[illegible]壁經，易[illegible]稱庖經，禮稱戴經，春秋稱麟經，詞取新也。其書以四書中所引經文，多舉句或章，不在全文。周易一編，四書所引甚少，經文推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君子思不出其位，乃易大過之卦、恒卦全象，不已煩乎。[illegible]其他[illegible]篇首朱注諸於易義者，而亦[illegible]一例引經為證，例與所題四書白文引經者相乖矣。四書中惟與孔[illegible]春秋關係最多，但所引[illegible]孔[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創稿於孔封[illegible]之書，其說[illegible]所引者[illegible]。[illegible]懼作春秋，春秋無義戰，[illegible]微不勝微[illegible]，又鄭人侵子濯孺子，侵衛孟子所引與左氏傳[illegible]易，[illegible]正宜引之[illegible]者，乃不之及。撰[illegible]曰數量子[illegible]五經與四書並讀，故古人註書，凡涉於經者，皆不引經以人所共習，無俟[illegible]

引證也。然則是書誠贅疣矣。

中庸四記一卷　通志刊榕村全書本

清李光地撰。光地有中庸章段，已著錄。是書刊於道光乙酉，其玄孫維迪跋云：嘉慶戊辰春，鄂省書肆以是請售，檢視之，似是先公手書。其分章定段，又與章段符，復檢讀榕村全集，始知哀公問政章、仁義禮智說，已摘刻在二十四卷講義中。又有吳賀湘跋云：中庸餘論之成在庚寅歲，章段之成又在丙申，四記容出其後。按光地一生著書之目，具詳年譜，康熙丙申中庸章段成，是已七十五歲矣。以至丁酉七十六歲成論孟劄記、離騷九歌參同契注，又論韻。戊戌七十七歲成詩所，又注尚書，有戌七篇，遂化筆。[illegible]果為光地所作，[illegible]不應年譜不載。[illegible]中說[illegible]取其[illegible]。閱維迪、賀湘二跋，亦未敢確然斷定。蓋其分章定段及仁義禮智說之相同，含或有意采用，或不得[illegible]深求，可知再觀開篇釋天命之謂性、大學與中庸餘論首段同，但是書較略。道文徵實不足，程朱之舊，不如餘論之[illegible]無[illegible]，庸不知[illegible]是書為光地詳中庸之初藁，其[illegible][illegible]自章段[illegible]其後遂就是[illegible]之書[illegible]也。題曰四記者，當是草稿門書，改易四次，[illegible]前是最後定本刊

四記[illegible]何謂耶，惟其為未定之本，故能[illegible]論章段既成，則書矣，固之不[illegible]見於年譜耳。[illegible]其書說理[illegible]透，以階[illegible]論章段二書，[illegible]可[illegible]學課之漸進，未可以推輕而廢之也。

大學古本私記一卷 [illegible]抄本

清李光地撰。光地有大學古本說，已著錄。據年譜[illegible]康熙丙申光地七十五歲，大學古本私記成。又據光地孫子馥序四書解義言：戊戌還朝，乃手定其本，以貽子弟。所云四書解義者，其一即大學古本說也。年譜稱大學古本私記，刊本稱大學古本說，[illegible]刊本名已不同，是本仍題大學古本私記，取與刊本大學古本說相校，則刊本刪削甚多。私記備經傳之目，分朱子因言無所考據，直以其釋義之類貫而系之，況[illegible]章號備綱領條目，而尤反覆於格物知本，以起下章誠意之端，故不可以經傳都別，又以知本釋格致，謂自身心意至家國天下，皆物也，格之者將遇物[illegible]而格之，以資口耳乎，抑務其切於身心而可以舉而措之家國天下也。又以朱子之言格物者參之，則身心性情之德而經之身心意是也，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大、鳥獸草木之微，則經之家國天下是也。無一身心性情之理即人倫日用之理，是內與外之相為本末也。人倫日用之理即天地鬼神之理，是近與遠之相為本末也。天地鬼神之理即

鳥獸草木之理，是小而大之相為本末也。鳥獸草木之繫於天地矣，天地鬼神之理，統於人倫矣，人倫日用之理，統於身心矣。然則身心者，本也。按如此釋格致，雖未為無憾，然[illegible]就朱子之說而反詰之，將朱子[illegible]也。其他與朱異義者尚多。按清聖祖崇信朱子，嘗有御纂之四配之錄，儒(?)朱子全書，光地得其事焉。揣光地之意，背朱則實所不敢，宗朱又心所未安，乃私成此七書，自云藏之巾箱，不敢示人，其意可知矣。故此等語皆不見於刊本，當私記與刊本之所以異歟。

中庸餘論註一卷　道光刊學漢四種書註本

清李光地撰，宋鷙修註。鷙修，浙江歸安人，官山陰訓導。是書[illegible]光地族子[illegible]以[illegible]餘論[illegible]段光地所著四書解義刊于江寧，[illegible]四庫著錄本也。[illegible]其中庸餘論一卷，據光地自序，五五十二條，但文集載此序，五四十六條，而光地更有後定本，僅四十二條，蓋成書後屢經改訂，條數遞有分合增損，文字亦微有異同。即鷙修所據本也。鷙修好理學，尤服膺學漢，就其所著種中，取義理之可互相發者，參以己意，為疏通證明之。所采乃剖義自視，可謂細大不遺矣。按光地中庸條論說理本精，楊名時稱為根極天人，囊括性命，授闡無餘蘊。但楊氏[illegible]傳稿初本為言，不知後定本之尤勝。鷙修於學漢一家之學，實能融會[illegible]同之，故而不失其旨焉。

四書集說不分卷　乾隆乙酉刊本

清李道南撰。道南字静齋，江蘇甘泉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刑部主事。嘗以奉先養家居，授徒。是書即[illegible]其時所著也。[illegible]集[illegible]首有序，謂四子書之精微，盡發於朱子之大註、或問、語類，是本所集，上自程朱語錄之微言，下逮元明諸儒之名論，無不博採，慎擇[illegible]我朝[illegible]李厚菴、高西、精陸稼書，皆為醇不失朱子之旨。其除諸家，使雜合半，所擇較嚴云云。書中不錄大註，但錄朱子說，即或問、語類之屬也。朱子說後，又低一格，錄諸家之說，間有案語，亦附諸家之後，作雙行小[illegible]字。書中亦引呂留良說，而不敢名之，稱曰晚溪者是也。又多引時文語，蓋沿明人講義[illegible]習，亦以為課徒作文計，指示較切也。[illegible]所集[illegible]家說，雖多陳言，尚能簡淨。[illegible]其自出己見，如管仲[illegible]章，謂[illegible]器小一嘆，直從伊呂看出，遂以例仲，有多少慨惜意，在仲之偶[illegible]亦為三家異，景公章，謂景公見莊公為崔杼所弑，而景公得位，[illegible]杼猶為政，喪亂又兼國讒國而臥二事，亦有關照。如此之類，亦能發前人所未發，惜不多耳。雖

說孝弟為仁之本，謂性中孝弟遠于不仁，可謂仁為孝弟之本，殊可笑。蓋因集註引程子曰性中只有[illegible]仁義禮智四字，曷嘗有孝弟來，於是謂道題言孝弟非仁，陸子靜直斥有子之言為支離，王伯安言仁[illegible]只求於心，不必求於父兄事物，皆為宋明諸儒義學之先，道南於此不敢背註，又不欲違經，遂不得不多轉一語矣。[illegible]其誤[illegible]非[illegible]道南獨耳。

讀孟子劄記二卷　光緒刊羅氏遺書本

清羅澤南撰。澤南字仲嶽，湖南湘鄉人，諸生，以軍功保至布政使，殉難，諡忠節。是書專說大義，於宋儒中主程朱，而所得甚淺，尊濂洛關閩，至等之孔顏曾孟，斥陸王之空虛，等之佛老，不已甚乎。其最迂者，謂封建廢於郡縣行，則井田不可復，井田廢則學校不可興；最謬者謂理無定在，隨其勢之所在，勢之所寓，昧乎勢即昧乎理，無讀將辯章，謂古人或出或處，莫不有斯道之責，誰可以為不聞已事，置而不顧，此其一生得力處。主謂士當窮廬誦讀，惟揣摩利世之文，博取科第，一登仕籍，則奔競干謁，貪婪恐肆，朝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一無所顧，惜於其間論說弊，借州縣假手胥吏，差役亦有妻子父母，豈能蔽口枵腹，代公奔走，勢不能不舞法弄弊，以巧取民財，害官病民，禁不勝禁，則州衙內無事之人，為不禁其禁，附為害於蒼生，可謂痛切言之，詢有心於世道者矣。

大學補闕遺一卷　宣統二年鉛印本

清章鈞撰。鈞謂大學古本今本皆不全，古本於末之有也，下接以此謂知本二語，作結語意不貫，今本以末之有也作結語，意亦未完，應以中庸哀公問政章，次於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至末十五節補之，即其所闕之原文也。所以確知此七十五節為大學原文者，以有此十五節，則大學之道即達道，明德即達德，明明德之明即好學力行知恥，親民即子庶民來百工，止至善即九經第三節，誠責功末節是明善，誠身之實效，既使有節數言，句皆有著落，而故君子知斯三者兩節、九經三節皆言身，則於此皆以修身為本一說，亦殆釋盡致。若在問政章內則除去九經三節，餘皆學問中事，非政治中事，後人於孔子所生也之下指為重出，非無故也。以其子書中其理皆互相貫通，自宜取以參證。鈞謂彼書即此書之闕文，則論語堯曰何不可割截以補傳闕，且此書有闕文，尤彼書有錯簡，而哀公問政章與家語若合，斷無二書俱錯簡之理。[illegible]卷首有鈞自序，末又有自跋，鈞並謂首章以下諸章疑其仍

有脱誤，故據其不可解者置之云云。所解除朱注外，殊粗淺不足觀，姑存之以為異説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劉氏家塾四書解（不分卷） 光緒丙子刊本

清劉豫師撰。首有自序及凡例，又有其門人温懷璋、李文煥二序。自序稱讀李二曲四書反身錄，喜其反身二字切中時病，而所講書理又專以人生日用尋常之事為言，爰仿其意，與子弟門人輩講學，因就人眼前情事指點，使聖賢言語句句打入人心坎裏去，[illegible]云云。今觀其書，無論錄習者，徒以淺近之言達精深之理，使人易知易行，視反身錄又加切近焉。書中解弟子章，謂弟子當孩提之時，天性未漓，知識未開，心中本含得一團天理在內，此時教之入學，去聖賢之路為近，就此時教以孝弟仁愛等事，以培養之，天理可以漸充，聖功可以立至，正不必亟亟於文學，以開其識。行有餘力，自是推及學文，意不然，孝弟仁愛，徒自行之，不能盡之，豈有餘力。按如此解法，則讀四子書，勝於讀宋儒近思錄諸書之旨，亦自具見，亦可取矣。

大學札記一卷 雍正七年刊讀書小記本

清范爾梅撰。所記無甚深義，惟重訂格致傳，添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一句，接以物有本末四句、知止而後有定五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六句、[illegible]直是妄作，反斥姚江之取古本為[illegible]而以錯簡之功歸程子，[illegible]柳昇錯簡之說，本無考據，表章大學，非獨程子，[illegible]以為錯簡而移之者，又不止一程子。古本並載孔中，非姚江所擬，[illegible]則程子何功，姚江何罪耶。

中庸札記一卷 雍正刊讀書小記本

清范爾梅撰。是書著論甚簡，時饒妙諦。謂喜怒哀樂句為延平先生傳為要，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為姚江之學所本，謂子路問強章為孔門一卷金剛經，為鬼神章為太極動靜之機，俱領會在言語之外。又[illegible]說理之語每以至言小詩出之，如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時偶博賓禍，不偶千萬人，又正己真君子，忍尤真小人，擾陵非要願自得誰言身[illegible]。似於言亦似啟於，亦瑕見也。

孟子札記一卷 雍正刊讀書小記本

清范爾梅撰。首有讀孟子數則，謂孟子以戰國策士之口，而擴聖賢中正之蘊，讀之如壁立千仞，筆頭高踞百尺樓上，足以擴人心胸，拓人眼界，洗人訓詁，而擒廬山真面。故書中評文處多，解義處少。[illegible]謂孟子不見諸侯，引陳廬山詩「當年不嫁惜娉婷，傳粉施朱學後生，不[illegible]惜尋常通一顧，怕君看眼未分明」，意極貼合，[illegible]訓詁家所說不出也。

孝經啟蒙對解一卷 光緒刊本

清王澤孚撰。首有序，又有凡例，謂學有精粗，義有深淺，此特淺而言之，欲人易曉。又謂此解有與舊註同者，有與舊註異者，亦間有舊註所未及而及之者。今觀其書，語取通俗，順文敷衍，[illegible]與舊解異者，解口無擇言，[illegible]謂無擇其口之非而擇之也；身無擇行，解同。未免迂曲，不及舊註之有理。然天子雖係庶人，各有所處之位，即各有分盡之孝，易思孝盡其孝，則天子雖有所加，庶人非有不足，其貴賤一也。仍言成理，惟諸如此類者，[illegible]概略之，以為演人說法，不須如此也。

至德志十卷附錄一卷 乾隆三十一年刊本

清吳鼎科纂。鼎[illegible]按論語以至德稱泰伯，

[illegible]書[illegible]名本此。記泰伯也。首錄清聖祖御書

[illegible]至德無名[illegible]扁清高宗三讓高蹤二匾額，及乾隆

十六年、二十二年御製文二道，次漢桓帝敕賜吳泰伯

世家圖贊，又次彭啟豐序。書分十卷，一歷代褒崇

志，二儀部，後裔志，三與建祠廟志，四修葺林墓志，五

祖宗行實志，六古蹟遺像志，七聖賢論斷志，八古今

藝文志，九宗支象衍志，十雜事識餘志，附錄一卷，則

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

閩於至德廟地[illegible]基，葉約諸事也。[illegible]宗支象衍志內

自泰伯[illegible]傳至一百三世，[illegible]續不斷，[illegible]可

信。

字典校錄一卷 刊本

清英浩撰。英浩高佳氏，字恭佗，號巷梁，晚號人海抉

史、官神祇儀制日等帖式、[illegible]是什[illegible]序，康熙字典

經部 小學類

[illegible]

生於戊戌中所見之字、每其用處、次及今日所習之中字、類從全書、不類從不錄等字、日本中之辻込迚凧峠杣椊俤椛錺鰯蛯膵鑓籾籵粨粁等字、或謂滬瀆人士合英泰西人口音命名、譯造之字、一則謂日本人士杜撰之字、悉特標出、附識簡末、是乎信而足為一本、實非完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字典校錄外編四卷鈔本

清英浩撰。英浩姓字、已見字典校錄提要中。浩輯是書、首列清帝廟諱、敬避字樣、與字學界限相同、楷就正誤、楷就相似、摘謁言三節、[illegible]

辨似集、辨疑字就相似、[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經部小學類

[illegible]

所辨相似一編大同小異不甚上下有時合而他人
才勢有力利而傳之諸種族販賃為之序惟予小
子法一分定士善力利成亦不肯傳人指揚其異者
置多年今夏值朝廷裁撤家居賦閑始鈔錄之訂為
五次稿云辛亥七月人演抄史記今親此條或不印
字典所印行之切韻等訣及檢篇海部首捷訣配訣
諸篇是印陳處所編者歟書尾附奉而字母射法備
考與書[illegible]纂中之收入清文十二頭[illegible]
任相似者

恩恩太守年譜鈔序

清毅崇自撰，[illegible]咸豐五年乙卯，[illegible]

毅崇[illegible]氏字孔臣，別號鈍拙道人，滿洲鑲黃旗人，由兵部筆帖式官至廣西思恩府知府，是[illegible]起

後三年

[illegible]

祖若見執人[illegible]

作[illegible]

任西安將軍、襲封二等伯、[illegible]等伯、後加伯爵、毅
高祖善，原任四品散秩大臣、襲封二等伯、毅惠曾
祖[illegible]師，原任四品等侍衛、襲二等毅惠伯、祖
諱和文，原任頭等侍衛、襲封二等毅惠伯、父諱忠頤
等侍衛、承襲二等毅惠伯、胞兄承保、承襲二等毅惠
伯、咸豐十年，謹年六歲，八月英人犯京師，文宗北狩，
文承忠隨行，奉命往探信息，程王大營，已於何處，中
途遇搶者展，至京師東北，始遇大營，後至數日，收矣，
我等忙火不利，乃自出熱河，請代奉于一年，議奉

八歲、記七月十五夜、星隕如雨、十七日 文宗顯皇
帝崩於熱河、穆宗毅皇帝即位、明年改元同治、
命皇六子恭親王爲議政王、總理朝政、欽差大臣
都統勝保奏請 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鄭親王端
華怡親王載垣勒令自盡、大學士肅順棄市、
爲十除字恩貴新疆効力、府尹進侍郎等降革有差、
九月堂叔烏拉布舉於鄉、回記科場事甚詳、二年諱
年九歲、是年敦宗出繼爲嗣、因更今名、三年諱
子諱年十歲、記有忠襄以前因巷[illegible]是年八
月合璧、五星聯珠、四年諱年十一歲、記是年狀
元崇綺字文山、蒙古人、爲從來所未有、四月從忠親
王陛於山東曹州府、五年諱年十二歲、挑取國子
監官學生、五月從宗侍字侍郎取中文生員、即秀才、
回記小試規則、七年諱年十四歲、記堂叔烏拉布回
京告假烏拉喜崇阿爲鄉試同考官迴避、不得入
場、八年諱年十五歲、由官學生中式恩監生、十一年諱
年十八歲、記其二妹后選秀女之選、恭記 穆宗大婚
典禮、十二年諱年十九歲、八月應順天鄉試、中式第光

緒元年、諱年二十一歲、八月十九日、經媒聘定博爾
濟吉特氏、恭銓之長女爲室、十二月二十一日子時
迎娶、是日接室、五年諱年二十五歲、恭記 穆宗毅
皇帝永遠奉安、時主事吳可讀尸諫、附錄原摺、是年
捐納筆帖式、籤分兵部、十年、諱年三十歲、記 硃諭
恭親王大學士寶鋆等退出軍機、是爲政局一變、
孝欽皇太后、因事與恭親王有隙、爲講官盛昱之父
恆恩、請官志銳之伯父長善長叙降調、妨有此
諭、恆恩長叙皆參奏於恭親王之門、不見意、故
殊、出授姪女、記其先世烏齊裕文襄所列傳、十三
年諱年三十三歲、八月十三日、奉 硃筆圈出兵部
示 祐筆帖式著穆宗補授、引見於 養心殿、十
五年諱年三十五歲、恭記 德宗大婚典禮、十七年
諱年三十七歲、十月充武闈鄉試箭箸、記武闈事
例、二十一年諱年四十一歲、由神機營文案處保案、
管理步司同知銜、回記京旗冠服封諡、二十三年諱
年四十七歲、記是年京畿改寒、八月回廣東開言路、
請代奏封事、附錄原稿、二十六年諱年四十六歲、

和園居亂起、五月十七日駐閘拈結、七月二十一日、
兩宮出狩、記有答瑞洵書、另記郊門殉難諸人、
二十七年 譜年四十七歲、正月補授主事、另錄正月
初六日懲辦禍首 上諭、記九月各國撤退聯軍、十
一月二十八日 兩宮由保定回鑾、是日跪迎於
道左、二十八年 譜年四十八歲、保升員外郎、賞加
三品銜、三十年 譜年五十歲、記有兵部尚書、禄徐國
秀部飯銀司員有不宜不盡、又置買衔名款項未清、
兩事幾興大獄、九月二十八日、提升郎中、三十一
年 譜年五十一歲、六月派署兩午京察、錄有各稿
件、十一月充鳥槍營監督、記有譯章書有暫頓鳥鎗營
文稿、八月調充捷於處總辦、十月京察一等、記名
以道府用、 另見時記有奏對、三十四年 譜年五十
四歲、十月二十一二日、 皇太后 皇上駕崩、恭
記大喪典禮、 今上入繼大統、恭記 哀詔、 喜詔
全文、宣統元年二月三十日、補授廣西道監察御史、
次日謝 恩、記史五對摺以王諸、六月由廣西道以掌
陝鳴岐、奏請補授恩恩府秩、八月十八日、由東三省

總督錫良、奏調委用、八月初一日、李委營務處提調、
記有奉天營務、其間外社營在旺家河子、記有碑文、
奉天 皇宮 福陵 昭陵形勢、十二月
李委赴天津江寧等省、調查軍政、宣統二年 譜年五十
六歲、正月十一日、道聞其丞張家口、次至保定、而武
昌、再至江寧蘇杭上海、隨記軍政營壘外、所在大小
學堂、工廠、無不備記、山水名勝、多詠詩歌、洵壯游也、
五月回奉銷差、七月初五日、奉委呂圖税捐委員、是
月十五日接奏、三年 經錫良奏保以道員用、七月
以病請滿交卸、八月請假回京就醫、十九日武昌事
起、自此掛冠矣、譜在其孫女留卿處、款識云、不肯
輕以示人也、

燕京歲時記一卷 侍齋刊本

清敦崇撰。[illegible]敦崇是記[illegible]

於庚子[illegible]丙午[illegible]卷首有刑部主事李潤芳

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源流[illegible]

[illegible]自元旦起，除夕止[illegible]

[illegible]

多所採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事[illegible]霞之居廟、茶館、聖祖御製碑文、髮髻山玉

皇閣[illegible]節錄其略、端午引漢禮儀志及風俗通、內

廷賜王公葛紗及畫扇、初一日之城隍出巡、記過會、

附恩竹枝[illegible]侍郎詠高蹻秧歌詩、分龍兵引宋陸佃埤

雅謂四月廿日為小分龍、五月廿日為大分龍、異則

誤也。[illegible]欽天監所頒之時憲書，係夏至後是辰日為

分龍日，不必定在廿日也。[illegible]引吳[illegible]詩註其詳、

積水潭、附錄元宋本詩、又元許有壬江城詞、[illegible]中

節之盂蘭會、引釋氏要覽、謂盂蘭盆乃天竺國語、猶

華文之御倒懸也。是役敦沂帙，附錄崇宗接汲運河二閘詩、中秋拜月附錄觀之請詩、重九登高附錄頤依他福亦標記、紀桂星巡幸閱詩、釣魚臺紀事宗御製詩文錄於山壽詩、九花山子記中載有菊花名色一百三十三種、風箏、宮竹、琴壺、鷹、鴿附記之詩、美人風箏、附錄恩竹礎詩、太平鼓、附查慎行詩、李馬燈附元誠宗詩、栗子茶錄。高宗御製詩、附查慎行詩、孟嗣環詩、冰床、溜冰、拋球、茶錄高宗御製詩、藏冰、打冰、移花、消寒圖、附查……家國厥王使遣人索冰、賦冰之嬉、影戲、附錄明楊侶、及恩竹礎、兩人詩、門神、附錄張祁詩、香降又曰錄鼎上陞殿受賀、次及百官士民辭歲典禮、題附年事、附有香花、茶錄高宗御製詩、附錄查嗣環次間詩、卷尾茶錄高宗御製帝都篇、皇都篇、世宗御製帝京篇、附錄明吳國倫《燕京篇》、金記大略、無非風俗遊覽物產技藝四門而已。他如備能採作者風俗、其採擇是記可也。

南行詩 手文佐齋刊本

清敦崇撰

崇字……宣統二年春……往直隸江寧、調……

……蓮池書院，爲崇文山先生詩……

知天之否、公□□六述遵、印於庄子之說、案□□子孫

初全家均難、□□詩註 世謀、明□□

孫□諸商之詩履姓歸宗、得旨依議

□□宗統二年十月、施兆霖自叙爲□

有此人、他豈得顧酬贈之作、力有作者

哲川詩草一卷鈔本

清希濬撰。希濬字哲川、號□□、隸滿洲□紅旗

□□神烈親王後裔、□恭親王之孫、父□□

吳某序、□希濬以庄村宗室得蒙嘉慶□□

詩云、素古緣雲棲（自注□□）碧池閣雁呼、紫竿埋玉樹、

何處閒金鋪，幻出仍花動，才高光勝錢，士安頭白久，

揮淚序三部。[illegible] 試帖 [illegible]

[illegible] 早起云：花殘三月雨，茶

破一聲鐘。山寺口占云：戲水知魚樂，凌空羨鳥飛。寶

珠洞云：鳥飛煙島外，人在畫圖中。七律新霽詩云：山

因雨洗添新翠，泉為風來漾綠波。山居詩云：林中幽

鳥時來去，世外閒雲任卷舒。[illegible] 試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詩亦成 [illegible] 試帖亦不足而也。

集

紫藤館詩草 鉛字印本

清敦崇著。[illegible] 滿洲鑲

[illegible]

京師 [illegible] 鐵獅子胡同紫藤館，即宅中之書齋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館詩 [illegible] 起自光緒丙戌，訖宣統辛亥，

共詩一百三十三首，附錄詩三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詠隋煬帝詩云：東都方罷又江都，側從移川充

第夫門外六軍士，計返可憐宮殿將頸顱。[illegible] 初郡詠六

首，[illegible] 讀史四律 [illegible]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萊化福陵

之首 [illegible] 故所 [illegible]

甚可誦

天然如意齋詩存 鈔字印本 姓

清宗保著。宗保字蘖芳，伊爾根覺羅氏，滿洲人，

官至刑部尚書。是集所錄二百首，

……封朝鮮……吉林將軍……及盛京查辦事件，

[illegible]

[illegible]

……一統志，隋煬帝東征高麗，宇文述全軍覆沒於此，

……有石坡大院君詩一首，大院君即甲申……

……係全嗣，以世補子豐泰承征，

慈庭有豐泰謹識五言。

逸雅閣遺詩 刊本

清多祿撰。多祿字惠如，滿洲喜塔臘氏，適長白馬佳氏，夫名松椿，由部曹官至漕運總督，[illegible]遂往山西山東江南，名勝之區，歆有題詠，而集中所載寥寥，蓋其詩多在病中，蓋體弱多病之人也。其保水亭晚步詩云，返照銜暮山，景色何平遠，山眺愛幽林，歸禽爛歸晚。又有和庚吉棠吾日有感句云，自序織月影，病意小桃花。秋閨懷興詩云，天涼如水冷如冰，燈前影影對熟，無聊且蔗敷。早起自悼病骨瘦支秋，隨風落葉和離樹，待月疏簾怯上鈎，間道楞嚴能愈疾，細指貝葉寫經紋。寄慶四妹詩句云，空添殘病倍相憐，仙送聞愁水不如，微山湖夜泊詩句云，自憐病骨禁宵坐，寂指孤舟離高郵。道中句云，羌燈語病骨，任老慣愁心。[illegible]清宴中句云，遠病因寸心，偏多對[illegible]。[illegible]久病謝諸方藥餌，恃人偏溥祈十遐[illegible]

[illegible]人小印歎，已寥寥[illegible]古詩題鈎弋夫[illegible]沈琪[illegible]舊事非，疎影正如春影瘦，羽衣偏作雪花飛，我分別後李緣易，一線吟魂入夢微，拾恨深圍蕉謝[illegible]靈天涯芳草含思歸，頗近漁洋[illegible]滿洲[illegible]

[illegible]

酒性重詩鈔 都六卷 已刊本

清宗慶常撰。慶常字秀楨，錢塘人。嘉慶己卯舉人，[illegible]官貴州知府，後改官江南知州，蓋左遷也。[illegible]詩六卷，曰趨庭草，曰黔南侍對草，曰海天泛湘草，曰吳中重游草，曰詠花義，今草曰石阡竹枝草，道光間為其子泰康濟源所刊。吳嘉樹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歲不憶黔南第一樓，此詩蓋其父告休歸里時也。海天泛湘草，有己丑春奉檄黔南之作，即其初從版之時。居停一首注云，黔山路陡，輿行須顛，必絕引而上。苗闐怨、笑廣一首，可見苗人風俗。僅成示蘇壯福必詩六首，做似家訓。按之，甲午乙未兩入鄉闈，均有記事之作。吳中重游草其和王伯陽守松亿事序領詩、董即回稿片之役，聞鮮英人，與戈登戮于吳淞之時也。詠花義餘草，志為雜詩，讀史六首，右屬可觀。石阡竹枝詞，列敘苗疆人事土俗，紀録苗圖說、雜苗氏風土歲時，記之亦尤

四書圖說不分卷　乾隆乙卯刊本

清王道然撰。道然字桓坡，山東新城人，乾隆元年舉人。是書首有劉大紳、劉元錫、蘆嘉瓚序及道然自序。其所為圖，自出己意而說以明之。自序所云不無臆見創論是也。亦有無圖而僅著其說者。學庸二篇最詳，如大學篇謂敬統三綱領八條目，知止節以知止能得為主，定靜安慮即在知止中，慮與得相連，定靜安全不費事，慮則吃緊著力，淇澳節以道學自修恂慄威儀分配明德五條目。中庸篇以誠為全部樞紐，謂三大支表裏相貫，道之體即天命之性，性之未發為中，即是隱，即是天下之大本，即是敦化，道之用即率性，性之已發而中節為和，即天下之達道，即是費，即是川流。如此之類，皆表以圖而理自晰。劉大紳序所謂上士得圖忘說，下士由其說以求其圖，久之而圖說可盡亦可不存是也。論孟二篇，其圖都不甚關重要，而說間有可取者，如射不主皮節，謂儀禮云禮射不主皮，夫子刪去禮字，則以周衰禮廢，不尚禮射而尚武射，主皮不主皮，世之治亂為之也；孝節謂夫子答問政後，定有許多不安處，只承認一身錯過，則君臣政事而禮亦伸。然此之類，皆善會書旨。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謂著眼在唐字，使虞不際唐，唐不際虞，則周才曠千古而獨隆。所見亦是一說。

人，唐虞二代姑不具論，惟唐虞之際為無，以殷周之際亦然，此則能比較，皆在其列，安見不盛於唐虞，夫子於此言明征伐不若揖讓，而概棄禪讓，不可再見，情道無由見及此也。書中悉遵朱注，故所訓義即極詳切，不過為讀朱注及作時文者計其便，非復講求聖賢義蘊，若云精研聖賢義蘊，則固未之逮也。

論語發隱一卷孟子發隱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清楊文會撰。文會字仁山，江蘇石埭人，[illegible]曾參[illegible]氏幕，晚年究心佛[illegible]，設佛學研究會，刻佛經甚多，早治儒[illegible]學，嘗欲就論語孟子二書，詳加闡發，[illegible]有標識，[illegible]道屬稿，[illegible]未竟，其弟子[illegible]（間有批於原書上幅者）[illegible]而錄之，即是書也。書中頗有新解，[illegible]謂[illegible]默而識之章，謂下[illegible]文夫子自許為之不厭，誨人不倦[illegible]句，疑傳寫[illegible]誤，又[illegible]章[illegible]家註解皆誤，廄中本無馬，馬從朝中駕車而歸，見廄已焚，只[illegible]問傷人一語，絕無語責之辭，門人異而記之，[illegible]妄者添不問馬三字，意味便索然，說孟子，謂王曰何利吾國，是公利非私利，孟子曰上下交征利，則專指私斂，與問意不合，謂無人畔章，以弟兄二字為周公文過，不足以折人心，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illegible]專認後天，未達先天，故所談性善，不能透切本原，謂天命之言天而跡涉有為，為而教之根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謂告子與孟子[illegible]俱不識性，惟告子以仁義分內外，是大錯誤，孟子以非外辯之，頗有理[illegible]，其他說諸章，多[illegible]附[illegible]佛[illegible]，盡其本色，然亦有甚微妙[illegible]可參者。

周易大象應大學說一卷　光緒丁未刊本

清高賡恩撰。賡恩字曦亭，直隸甯河人，光緒進士，官至太常卿。是書首有傳世煒題辭、雷柱序，又有賡恩自序及序論。以大學八條目分類，以易八純卦為綱，而附五十六卦大象於下。每條下有賡恩釋其義，末復引大學為之證。序論稱格物主講習，為先致知，主常而習之，不在格物外。肯坎有目象知，有定而意無不誠，艮之思不出位象之。兌一陰在上，為乾之下體；艮一陽在上，為乾之上體，二卦合而為乾，猶知意合而為心。正心之功，以自彊為本，以不息為極。一陽動而生雷，震之恐懼，修身之則也。順德之行，自閨門始，坤別齊家之則也。申命於上下，則欲其巽以入，風之行常不偏於天下而各殊所向，以例治國。聖人治天下以大明，繫辭以嚮明而治，屬諸離。重離同宮，為兩儀之大用云。亦以知是書之蘊。賡恩稱讀易象如讀大學，逐條悉著力之端；讀大學如讀易象，隨在悟上達之理。不遠視乎易，引而即之於日用；不近視乎大學，推之而極之於性天。亦可以知是書之用。雖寥寥數紙，着語寥寥，殆亦研二經而有得者，非夫剽竊附會者所得而比也。

別無君子以字及一上以一大人以下二后以大先王以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書雜考六卷　明刊本

明薛寀纂。是書不分門類，依經次第，首大學一卷、中庸一卷、論語二卷、孟子二卷。所考以禮制為詳，惟止引經典，不加考核。至如江海山水等類，引不勝引；又如妖孽引尚書大傳、寶藏引爾雅、星名引[illegible]，凡無稽之談，咸嘗本無實據注引，尤無謂也。

高子講義一卷　嘉慶甲子刊本

清潘世璜撰。世璜字理齋，江蘇吳縣人。乾隆進士，以第三人及第，授職編修，後改工部主事。是書乃高子者，高攀龍也。世璜從其遺書中輯成此卷，凡論語三十一條，中庸二條，孟子十九條。世璜有序，言高子講居敬窮理之學，大旨以反求諸身為格物之要。所著講義，實能洞見聖賢心體，故其發明義理，精微親切，間有與朱子不合者，不必援為口實云云。書中所說，平常之中自有精微者，聖賢不難造到者，則所重者踐履也。其最透闢者，如講六十而耳順二節，謂聖人之學，全用逆法（人生只有理欲二途），何為逆法，只從矩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講我未見好仁章，謂人自有知覺以來，無息不逆於外物，惟好仁惡不仁，方能反情復性，好仁惡不仁，總是一箇仁，好之者從無以尚之，方無一念夾雜，惡之者至不使加身，方無一息間斷。講人之生也直章，謂人生何處有一毫不停當，何處有一毫不圓滿，但一直照他本色，便到聖賢地位，若迷失了，便喚做罔，罔者冥然罔覺，惕然不覺之謂。人若罔了，便似撲火之蛾，投網之魚，撞來撞去，至死後已，其未死者幸而免耳。如此之類，真足為學者棒喝。其顯與朱注異者，講顏淵喟然歎章，謂[illegible]見道體，謂喟然曰歎。夫子不是歎道體，若說道體是人人具足處處充滿，顏子[illegible]因乃云仰鑽瞻忽，是於道體全是恍惚想象，況竭才之後，上見卓立，卓立之後，又歎未由，是終身為道所累，豈若顏子[illegible]。[illegible]知及之章，謂聖學由知而入，知字最關係學術之大小偏正。惟聖人方有全知，此外便分兩路，一者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去，一者在靈明知覺默識默成去。此二者之分，孟子於大不數見朕兆，陸子於朱子，遂判異同。本朝乃清興文成，便是兩樣。宇內之學，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來是後一路，兩者遞傳之後，各有所弊，要貴實病易，清虛病難。按此論於古今理學派別，言之最晰，亦最允當。攀龍與顧憲成同居東林，領袖學[illegible]，亦相類。是書與憲成四書講義自持旨亦同，講義中所不多見也。

孝經集注一卷　光緒丁未家刻印本

清潘任輯。首有自序，稱經宜就唐以前本十八章為定，注宜以鄭氏為定。是書以鄭注為主，兼采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孝經義(所載古義從)及近人馬國翰玉函山房所輯洪注，始自魏文侯傳，至唐為止，不錄宋元以下。經文下首列鄭注，圈外則列古注，古注不標明出處，便誦讀也。嚴可均輯鄭注於釋文所載，闕文參差存其舊，下注校語，任亦捂之。惟嚴所未詳字不成句者，概為刪去，所輯釋文引其義而不採其音，亦以便誦讀也。……取賅備，與所著孝經津義相輔而行。任尚書有孝經鄭氏解疏十卷，未刊行。

孝經講義一卷

清潘任撰。是書分目四十，目各一篇。自第一篇至二十二篇，釋孝經名義，論孝經為孔子所作，孝經有今古文之別，歷代孝經學之傳授，古代以孝立教，歷朝尊重孝經，孝經緯有微言大義，孝經與春秋相表裏，孝經鄭注之真，御注邢疏之得失，孝經經文傳諸子相貫通，諸家孝經中古注之粹語，孝經引詩書之微義，孝經之與典章制度與三代相同，孝經有關於政治，孝經為身心性命之本，孔子作孝經有杜漸防微之意。自二十三篇以下，分釋各章，其有關重要，詳他注所未及詳者。如第二篇，定孝經為孔子自作，所舉八證中，引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孝道既是孔子所陳，則書應是孔子所作。又禮記經解云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孝經語，如為曾子所作，則師不當引弟子之書。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後儒據此以孝經為曾子所作，不知孔子以六藝教人，如子夏傳詩，子游傳禮，皆得之授業，……以孝經使曾子業之，史記……故授之業作孝經，乃古之倒文，倒正文為故作孝經授之業也。又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至誠指孔子，大經謂六藝

而指春秋大本孝經也、與第八九篇、既陸澄則郟氏之說、以證鄭
注之真、偶雖不可易、第十九篇、引孝經鉤命訣云、輔書詩以合
謀、謂有匡衡傳、衡上疏曰、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
子著之孝經首章、以證詩書治術後人所加、且[illegible]惟古尊有引
有不引、方見其真、以為後人偽羌難盡加、亦足解朱子刊誤
及毛奇齡孝經問之惑、他如第七篇、舉孝經緯之微言大義、
第一篇[illegible]發明邢疏之八善、是見諸[illegible]有得、其釋本經、如第
三十一篇、[illegible]所宋儒立[illegible]經分經傳之失、第三十三篇、正邢昺引
[illegible]晉人不孝之罪在三千條外之謬、俱[illegible]久隱、旁[illegible]檢括
諸、博、兼[illegible]而理正、洵孝經[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此書為南車可
[illegible]矣、

孝經集義二卷　同治十年刊本

清曾世儀撰、世儀字鴻陔、湖北黃岡人、道光進士、官至知府、是
書用古文本、而集經子成句注於經文之下、題曰集義、實集
語也、所集自易書詩三禮、左傳穀梁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爾雅鉤命決、以至國語家語孔叢子淮南子論衡搜神記、惟於
[illegible]經文引詩書之下、概引順治御注、即順治十三年、
清世祖御撰孝經註也、所集經子諸語、有甚切合可與本
經相發明者、亦有泛濫無着者、且所集經子中間有文
義深奧難識者、則註下不可無疏也、有同治十年江
夏彭崧毓序、末有其子錫齡跋、以孝經述言、[illegible]以經註孝經[illegible]
前無此例、[illegible]存之、以備一體[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孝經鄭注附音一卷 光緒丙申刊本

清孫季咸輯。原名葆成，以字行，山東榮成人。孫葆田之弟。同治癸酉選拔貢生。

是書兼輯鄭康成注及陸德明釋文音義，附經注之後。鄭注但載舊文，不標所出，以見自諸家輯本，不必贅也。於陸氏音義詳載靡遺，而刪去諸家校語，不欲使混淆大指也。亦取羣書治要同嚴可均而異於臧鏞。惟第六章注未之有也，善未之有也。釋文善一作難。治要作善。言此不從治要。第十五章又焉得為孝乎，釋文焉於虔反，注同。治要作豈得為孝乎。此不從治要。五刑注謂劓墨宮割大辟。治要作墨劓臏宮割大辟，蓋據呂刑易其次第。割字衍文，當為刵字之誤。陸氏亦誤釋，可據以訂正。經文有從治要者，第六章因天之道，與余蕭客所見影宋本同。嚴輯本第四章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二句，經注並脫，此不脫。他如第九章經文焉大焉，他本上焉作莫。此從釋文作焉。又經文則而象之，釋文出傚字，邢疏法則而象效之，正用鄭注，而諸家或以效為釋，則字蓋誤。其以意增入者，如公侯伯子男注公者正也四字，正義引作舊解，此斷為鄭注。其第十八章刪去章名，亦與諸本全異。書後有葆田之跋，言季咸歿年僅二十七，嘗欲為本經作義疏而未成云。

第十八章結文夫子四海嚴氏據石台本改子為於，此從治要及各本作子。第十七章進思盡忠，釋文進洋思反不出注同，下出死君之難四字，嚴氏據之注死君之難為盡忠，增二十字，此不增。

三案始末一卷　小方壺齋叢書本

清包世臣撰。三案者，一銅山段進幹[illegible]案、一泰安徐文誥案、一歸安陸名揚案。三案皆嘉慶間事。[illegible]貴、王亞鳳、段[illegible]兩案之官吏誣以殺人，[illegible]南河撫疑。王陸名揚乃鄉黨自好之人，絕無瑕隙，[illegible]徒為貪吏所忌，構殺者之冤。三人者皆上聞於朝，奉旨嚴勘，卒以[illegible]受相庇護，覆盆莫伸。[illegible]世臣[illegible]遊幕時所親見，特筆記之。一時官吏之貪不肖，[illegible]可藉以考見。[illegible]按察[illegible]溫承惠之[illegible]，亦[illegible]政，伊見札木系之義情，匿者不可沒者。他如[illegible]唐仲冕重桃之[illegible]朋比，陸文述之貪肆，三人皆有聲久著者，[illegible]亦不為之曲宥。三案之外，[illegible]述及嘉慶大化、楊天相兩案。此兩案在當時頗有以為冤者，據記則大化[illegible]觀念存者二萬，至世觀鐵民之死，大化行[illegible]，[illegible]金之[illegible]千因獲益之功，其伏法直不枉也。是篇載世臣小倦遊閣集[illegible]，王錫祺得此稿[illegible]刊之，並為之跋。

[illegible]文貞公年譜二卷　道光乙酉刊本

清李清植[illegible]纂。清植字立侯，福建安溪人，李光地孫也。光地諡文貞，是譜[illegible]編年，繫事於光地歷官始末、著書先後，紀述甚詳。按光地才識通人，學亦篤實，早年策耿精忠、平白頭賊，薦施琅為將，[illegible]定台灣，梅直隸，[illegible]堤治水，設學[illegible]保有成績。生平所最服膺者，顧炎武、梅文鼎，於同時學人臣僚所最論心者，魏象樞、湯斌，所為之人，以陸隴其、衛既齊[illegible]，徐元夢、楊名時諸[illegible]，李紱、[illegible]著世遠。

何焯以為[illegible]稜[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為徐元夢、[illegible]張伯行、[illegible]吳[illegible]張寀[illegible]甚所為，蓋正人也。徒以[illegible]雷流布，[illegible]書致[illegible]請議，又為徐乾學[illegible]所[illegible]，終身[illegible]危疑憂懼之中，不敢有所建白，是譜為其[illegible]所[illegible]，不免有[illegible]之辭。然[illegible]皆有事實[illegible]可[illegible]。光地於易書詩禮[illegible]秋皆有撰著，尤[illegible]宋[illegible]，[illegible]武尊朱，要旨晚年撰朱子全書，又成[illegible]，然觀[illegible]其所謂[illegible]朱者，張[illegible]屬於時[illegible]多有[illegible]。

而非心之所安耶。書首列李門下士徐天夢、楊名時、王蘭生、蔡世遠、梅瑴成、徐用錫、官獻瑤、陶人皆以理學著於時者，宜其書之猶存也。

榕村譜錄合考二卷 道光丙戌刊本

清李清馥輯。清馥字根侯，福建安溪人，光地孫也。光地有榕村語錄續編二十卷，卷九本朝人物，卷十一至卷十五本朝時事，以有忌諱，未刊入遺書中。清馥合年譜與語錄續編故事，實加詳考之文集及他記載，以成是書。故事實加詳，其尤致詳者，則與陳夢雷隙末一事。按光地以進蠟丸疏，聖祖嘉其忠貞，超擢內閣學士。同時編修陳夢雷以附耿逆被謫，乞救於光地，光地不能助，夢雷遂致書與光地絕交。書中言蠟丸疏實出夢雷，而光地掠為己功。果爾，則光地為欺君賣友，至今論者尚多為夢雷而恨光地。是書記兩人之關涉極悉。其實光地曾上，故夢雷疑其疏稍……夢雷與徐乾學合謀，絕不說蠟丸事。及夢雷發遣時，許及之……平情而論，夢雷果有蠟丸疏，何以不逕上，乃委託之光地，且光地上蠟丸疏時，意在免禍，不在邀功，何必削去夢雷之名。其時徐乾學等構陷光地，無所不用其極，夢雷之許未必出其本心。觀絕交書……達宮廷，夢雷一罪犯，何以更承聖祖垂詢，誰為之云。

可以推想而知矣。夢雷之誣光地、以觀望、謂光地使人到本朝也，自己到耿逆處也，通侶鄭某而本朝戎功，欲弃全節、忌省即捷以進。正中聖祖之忌，然翻不[illegible]免，故光地以[illegible]處諠畏楓，終其身。迹其一生，親近正人，篤守正學，要不失為君子，徒以陰夢雷不白之事，為青史之玷。細觀是考，事實自不可誣也。至於其時之謀，大臣傾黨翻（中節旅爭權黷貨）[illegible]

[illegible]

可於是考得其概焉。

清實錄有特完之渊，以情度之。

熊文端公年譜一卷　微波榭遺書本

清孔繼涵撰。繼涵[illegible]字體生，號葒谷，山東曲阜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戶部主事。[illegible]是譜為熊賜履作也。賜履以康熙戊戌進士改翰林院檢討，官至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殁謚文端。少講理學，著有閑道錄、學統諸書。繼涵於其行事多所漏略，即如賜履在康熙三十三年曾監修明史，乃譜中祗不一及。[illegible]譜載賜履於康熙十五年以內閣票事致仕，證之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則為內閣嚼簽子事也。時值三藩稱兵，人心惴惴，中堂閱本[illegible]錯批，賜履[illegible]日錯擬一[illegible]，[illegible]聖祖檢出，恐遭譴責，乃[illegible]乃將錯批換寫他人本上，而自嚼其原批以滅迹，為索額圖所[illegible]許奏下吏部，擬問得實，革職。譜[illegible]言之，又以革職為致仕，諱之也。按賜履[illegible]自請望，[illegible]中實根部，[illegible]與徐乾學、李光地，因索額圖而去職，晚節其起用，實[illegible]聯索額圖，與明珠分朋植黨，[illegible]但就譜觀之，儼然一理學名臣也。綜其生平，品不若魏象樞、湯斌，學不若李光地。自後[illegible]當[illegible]賜徐乾學、高士奇之貪[illegible]而已。譜後有賜履世系表，並及其弟賜瓚。又有女系表，載賜履所出六女，其第[illegible]女適曲阜孔傳鉦，即繼涵生母也。繼涵於賜履

為外孫□故作是譜以□□云、

喬氏載記二卷　同治壬申刊本

清喬松年撰、首有松年自序、仿傳山著傳史例、但著錄而不為譜、自周迄明、得二百餘人、後附神仙、婦人、及蓬萊真逸詩刻、喬姓受氏考、蓬萊真逸者喬屏、字君章、洪洞人、金正隆閒□蒲邑丞、□後官至大理丞、中州集錄其詩一首、是刻乃有二絕句、可補中州集之缺、松年是書搜採甚博、□但仍不免有漏、如所載喬懋、止敘其官沼庚戌進士、據咸豐邳州志、則懋曾官御史、正德三年、謫判邳州、歷陞苑馬寺卿、又所載喬中和、□□□□□□、不及其□□□□中和內邱人、崇禎中以拔貢官太原通判、其著述往放範經旁意、指今通行□躋新堂集有說易、□說嗜、圖書衍諸種、皆中和撰、朱彝尊經義考、載中和易私補四卷、□躋新堂集之外、□□□以□之、類是官階著述之漏也、載書孝友傳序、有喬紹俊、明史忠義傳有喬子昆、喬因阜、蕭縣志有洪武十九年任知縣喬俊、乾隆巴縣志有嘉靖間川東道喬應元、雅州府志有嘉靖中鹽城主簿喬棟、崇禎中清河訓導喬任、正德間貢生喬醇、嘉靖渭南知縣□□、天啟舉人知縣喬堯仁、□□等□之、

待備考也可、[illegible]也歟、又人之隨載也、[illegible]教其志趣，不負所識[illegible]樓
亦以信慢道、
輯之事[illegible]難乎其言偶也、

夏梅討年譜一卷　乾隆甲辰刊本、

清夏味堂輯，味堂江蘇高郵人，乾隆丁酉舉人，夏之蓉孫，是譜為之蓉作也，據譜，之蓉生於康熙丁丑年，於乾隆甲辰年八十八歲，乾隆己未選授鹽城教諭，癸丑成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壬戌考試翰林，名列三等，以原品休致，時年五十六，中間一為鄉試主考，兩為學政，羅山書院[illegible]，主講鍾山麗正兩書院，在鍾山至十一年，[illegible]著籍弟子最著者有黃祖[illegible]王念孫諸人，所著書有半舫齋詩古文、讀史提要，俱刊板行世，在翰林時曾上成均課士劄子，請[illegible]以課時文者改課[illegible]學，又上纂修通考劄子，謂其書缺河渠，而詳仙釋，宜加刪正，[illegible]持論具要，惟在史館建議，謂建文出亡，出於史仲彬所紀，必當日事定之後，燕王使其黨徒倡為游言，以稱[illegible]辛忠臣義士之氣，非其實也，又議纂獻大禮，力闢張璁、桂萼[二說俱疑]，建文出亡，燕王諱言之，故以后尸為帝尸，史仲彬實有其人，其致身錄出於[illegible]永樂後將二百年，豈皇燕王所能僞，今明史存疑一傳，並於姚廣孝、胡濙二傳，微著其事，[illegible]之說，不見采[illegible]、張桂議大禮，其[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其人則[illegible]非未可以人廢言也，又據味堂後跋，謂是譜[illegible]之蓉手自刪定，[illegible]玟其

詩氣殊不類，然亦有傳鈔也。後附戴祖啟送□□歸高郵序、姜□□鏡□時所作，味堂以為於窺見之其性情，故並錄之云。

鄭氏尚書注九卷　鄭氏佚書本

袁鈞輯。是書[illegible]孔廣林所輯為備，有注疏所引[illegible]為孔氏所未及輯者，有他書所[illegible]為袁氏所未及錄者，有偽書不言鄭注，而謹為[illegible]偽鄭注者。[illegible]如[illegible]宅嵎鐵倨，寅賓出日一條，申命義叔宅南交一條，平秩南訛敬致一條，帝曰咨汝時登庸一條，曰虞舜一條，協時月正日一條，惟明克允一條，教胄子一條，州十有二師一條，厥土惟白壤一條，厥貢惟金三品一條，[illegible]雲土夢作乂一條，[illegible]厥[illegible]土青黎一條，[illegible]予誓告汝一條，盤庚遷于殷一條，殷降大虐一條，初一日五行一條，巫咸乂王家一條，劉中尉尚王之使一條，惟[illegible]命一條，[illegible]複自作孽者，如九族既睦一條，[illegible]引國有[illegible]禮[illegible]引[illegible]協時月正日[illegible]引[illegible]顧之[illegible]十有二[illegible]陽孤桐[illegible]地理[illegible]山[illegible]十[illegible]顧之逕元誠信一條，[illegible]

每條引書下，鄭附考證，辨[illegible]諸說之同異而[illegible]是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一條

其中[illegible]帝文據孔氏者[illegible]

[illegible]所見橘柚一条、下土墳壚一条、沱
[illegible]里一北面[illegible]雍州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至于太岳一条、嶓冢導漾条[illegible]
[illegible]分為沱一条、初一曰五行一条、其用義而文
增於孔氏者尤多、皆搜自群書、[illegible]流共工于幽州一条、
（鈞[illegible]臆補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十二字[illegible]）
可徵者、推幽州北裔四字[illegible]鄭氏刑法觀頊[illegible]九黎之流
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為三苗[illegible]是以三危為西[illegible]裔、鄭
表著趙商云餘故居東裔、是以羽山為東裔、北西東皆
無所知南也、同馬故僧錄馬注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条、
謝疏引服明威訓而有空方十一格、據上文天之所謂聰明有
德者由民也、猶所謂明威有罪者亦由民也十一字、嶧陽孤桐
条、補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之桐中為琴瑟十五字、[illegible]
[illegible]以出夏官山師職、[illegible]青州岱畎並響、[illegible]定為
鄭注[illegible]其數、僞質陽磨条、臆補磨試也謂錫貢所
磨試九字、疏錄鄭賦[illegible]僞[illegible]引不稱鄭、但據王義云
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
腸、曰優賢揚、是鄭本不同也、明湖林氏引鄭本也、因鄭訓

[illegible]此諸条所[illegible]皆甚的、所謂得[illegible]數字[illegible]最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據太誓篇[illegible]大誥、搜狀、畢陳議貫而累条下、注謂度
其實密百一十条、此上義文[illegible]鄭注、與王孝禹周[illegible]別
有所見耶、[illegible]

鄭氏古文尚書十一卷　西海李

漢鄭玄注，宋王應麟輯，清李調元校補[illegible]。鄭[illegible]注尚書九卷，北史儒林傳敘南北章句，南北互有不同，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則鄭康成。而隋志一文，終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其書[illegible]佚於北宋。王應麟輯此書，援鄭[illegible]未見孔壁書。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云古文者，以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與伏書小異，雖時古文未殘，學者即以漆書為古文。但伏生二十八篇之外，舊而析為三十四篇，並序為三十五篇，杜林[illegible]非孔

安國所傳之古文尚書也。應麟所採鄭注不備，且多謬舛。調元自序，頗有[illegible]，於于方叢下所引，撮出大傳注，非尚書注，凡二十有二人[illegible]文斯伯典目錄，鄭[illegible]下，脫臏臣作臏股肱耳目，[illegible]作稷，作皆自臣也為句，[illegible]王而[illegible]下，脫[illegible]今文為罪人，言[illegible]雖兵恩取，故未敢十六字，臆為增入。其他字句瑣細，補其尚多[illegible]卷首有調元自序，卷一至三虞夏書，卷四商書，卷五至十周書，卷十一書序。調元以前未見他傳本，王鳴盛、孫星衍皆依據是本。惟王[illegible]采馬王孫[illegible]采馬，[illegible]鄭注[illegible]考校，仍以著錄焉。

西土亦不靜，經籍義不一[illegible]有孔氏駁鄭說非鄭注，皆以指斥文。

按孫星衍古文尚書馬鄭注序稱王應麟撰集古文尚書鄭注，李調元曾刊于蜀中，[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文以宋[illegible]，[illegible]不知何所見而言[illegible]也。

尚書鄭註十卷　鄭氏佚書本

廣林山東曲阜人官太常博士

清孔廣林輯。首有廣林自序，及有張海鵬序。自序言鄭註三禮皆每篇爲卷，故目錄云凡若三禮七十二篇，則此注亦當以篇分不以卷分。而史目志所云九卷，不知何人所定，亦不知如何析卷。輒以已意分之：典謨一卷、夏書一卷、商書一卷、大誓至鴻範爲一卷，武王書也。金縢至梓材爲一卷，周公初居攝書也。召誥至立政爲一卷，周公作洛後政書也。顧命、康王之誥自爲一卷，成康之際也。比棐誓已下爲一卷，書序爲一卷，[illegible]合九卷之數，別以書贊一卷附後，凡十卷。廣林是書[illegible]

[illegible]外，錄四條一條，師錫帝一條，又另爲讓[illegible]之水過三澨一條，禁條湯戮數一條，蒙族平[illegible]七條，至于龍門西河一條，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一條，東爲中江一條，王方[illegible]侯服[illegible]三條，予則奴戮汝一條，予若觀火一條，微子若曰父師少師一條，若王何其一條，犧牲牲用一條，商容一條，武王左杖黃鉞一條，古人有言曰一條，乃止齊焉一條，不過四伐五伐一條，次八曰念用庶徵一條，而畏高明一條，曰答微連二條，周公居東二年一條，[illegible]有斯明享一條，旁作穆穆之迓衡一條，猶不能知曰一條，開厥顧天一條，王乃洮頮水一條，太保受同祭嚌一條，[illegible]皇帝清問下民一條，其罰百鍰一條，簡恤爾都一條，至王氏所有各條，猶其缺文者矣。至王氏所輯者，[illegible]土亦哉，墳引[illegible]哉毅土也，[illegible]天帳五年須夏之子孫由下多引星須暇五年之事也八字，俱非鄭注。金縢序引見義秋書藏之于匱，遺必以金緘其表[illegible]于金縢之匱中注也，而[illegible]置於序，庶[illegible]誤。李調元所刻，亦[illegible]武前，廣林皆不錄其誤失，惟度西曰昧谷註下忽[illegible]以寅餞納日曰宋，乃下一條之題也，女子時下缺觀厥刑于二女六字，當是寫刊時偶誤，書前[illegible]張海鵬[illegible]詩原中[illegible]也，諸目題王秀麟撰誤也。

如內于大麓引[illegible]若，錄也三十一字，[illegible]貞[illegible]曰下引[illegible]謂秀[illegible]百一十九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繹一卷　　榕園叢書本

清廖翱撰。翺字羽皋，廣東南海人，道光丙戌進士，官山西定襄縣。是書專說大義，不[illegible]舊解，間有合者如[illegible]說禹貢導汧及岐以下十三節，[illegible]謂天下之水以江河淮濟為[illegible]，又[illegible]中之[illegible]禹治水先說其辨，以通[illegible]之逕次，說其支以[illegible]附之[illegible]支中之支，其名不可悉記，則以其所經之山[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詳支流所附者，以伏見無常也。弱水、黑水，在雍之邊徼之外，不經中國，為施功之所最後，而先言之者，先略而後詳[illegible]

於說水次第，仍律瞭如，最為得要云。惟謂泰誓三篇有附會之言，[illegible]說梓材謂有殘缺，[illegible]古文[illegible]出於孔壁，不盡為伏生所傳同，[illegible]是[illegible]於攷古文者[illegible]，但於微子之命，又深信之，則非闕疑[illegible]所可同語也。

古文尚書辨一卷　　懺花盦叢書本

清朱彝尊撰。是彝尊古文尚書辨，見所著曝書亭集，光緒丁亥山陰宋澤元懺花盦所刊，附以陸隴其古文尚書考，澤元又為之序。書中引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可知古文說[illegible]僅此數篇，而他篇則非也。何以又謂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夏本紀載禹貢、臯陶謨、益稷、甘誓，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周本紀載牧誓、甫刑，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泰誓，燕召公世家載君奭，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illegible]古文那？彝尊又謂安國增多二十四篇之書，史記未載片語，惟湯誥載其詞，是即康誥之真古文，又於泰誓載其辭，是即泰誓之真古文，[illegible]安國所傳之書，其文迥別，史記於古文不載片語，當是其時古文未出，故遷[illegible]程[illegible]故未[illegible]云[illegible]受書。若謂本紀所載為真湯誥文，何以書序明言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乃作湯誥，[illegible]與本紀所載雖三月王至自東郊，皆諸侯群后者不同。謂本紀所載泰誓為真古文，何以[illegible]

又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多同孔傳;而[illegible]亦有[illegible]乃[illegible]冲[illegible]〈鄭沖所授〉

子及馬融書敘所引李化[illegible]其一一[illegible]尋尊文謂孔安國

文尚書云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乃史氏追述之文,所

以不立學官之故耳,而偽作孔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

籍道息,竟出自孔安國口中。又荀悅漢紀於古文尚書條

謂孝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

官。知安國已逝,而家獻之。[illegible]此書錄本於[illegible]家尚書耳,

權司馬遷作史記,其自序有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等語,

可以孔安國不例。讀漢書云云苗見見序而知之[illegible]

尊引漢志獨删孔安國獻之四字,顯欲曲護其說。乃反

引漢紀為證,不知漢紀所云家獻之者,乃言孔安國自家獻之,而若

安國已逝,而書子孫獻之,必書其子孫之名,[illegible]文無疑也。梅鷟

尊又謂許氏說文序云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乃其採之偽

異義,說六宗並不引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義,豈叔

重書見古文也,[illegible]氏尚書釋文所引王肅注、皇甫謐帝王世紀

多與安國異說,是肅及謐未見古文。[illegible]〈沖所授[illegible]〉

[illegible]見古文[illegible]〈又鄭沖傳古文尚書[illegible]〉八家[illegible]

有時相合,故正義引之,而攻古文者反以為肅書之真,又非也。王

肅與鄭沖同時[illegible]

[illegible]鄭沖既傳之,賈肅安得不見之。其書與

古文異說者,[illegible]其人者述,不專主一書,乃心尋尊,是高當

在閻若璩疏證之先,其說多為疏證所采,而其識已甚至[illegible]

其于古文尚書考,亦舉所著二五十餘中,蓋[illegible]矣,子克

唐之言以[illegible]古文尚書之非偽,與梅鷟尊各異其趣,深文

併為一書,豈能客觀人於一言,使之精思相向耶。觀其

序言,[illegible]附於古文者,[illegible]乃謂清

獻篇中引證尤中肯綮,大可互相發明云云,所謂[illegible]有

兩端矣。

禹貢水道析疑二卷　道光刊本

清張鵬元撰。鵬元字蘇林，安徽涇縣人。是書有[illegible]石韞玉序及鵬元自序。大抵以孔傳、蔡傳為主，謂孔安國注，後人或以晚出而疑其偽，記並真偽雖不可知，而其傳已古。[illegible]蔡九峯之集傳，本諸朱子，世多宗之。胡氏[illegible]會先儒之說，較明甚多。鵬元釋義而往往同而已意，[illegible]其語有為之[illegible]正其是者，加以推明，皆有據。[illegible]其自序所云無臆說亦無勦說者，[illegible]之書中[illegible]入于河之非，[illegible]于[illegible]正[illegible]九河也[illegible]海之[illegible]漢考正[illegible]涇渭汭為三水名，而汭入于涇之非，[illegible]漢[illegible]考正[illegible]沫水入渭，在漳水之上之非，[illegible]不應[illegible]所疑甚是，[illegible]鵬元據朱子[illegible]九江辨駁之非也，乃又據明儒士元說，以為[illegible]在岳鄂之間，亦非也。偶觀全書，折衷[illegible]說多允當，惟[illegible]說偶誤，[illegible]重所依據，[illegible]因之亦[illegible]均見[illegible]則[illegible]繁[illegible]而得要，[illegible]其可取者固在也。[illegible]

禹貢九州今地考二卷　光緒湖南刊本

清曹廉撰。是書考禹貢水道

深[illegible]以今證古，州分爲篇，源流變遷，次列今地。書有

條理，其析衷異說，或自創見，皆有據依。

如冀州篇不采胡渭梁山龍門之說，而主蔡傳；碣石亦不采胡

渭淪海之說，別據通典言在盧龍，謂即今秦皇島。兗州

篇言濟漯皆可達河，亦胡渭禹時濟無出河之說。青州

胡渭以高麗當嵎夷，顧祖禹[illegible]遼東，廉以爲

在今登州之地，東秦時日主祠成山正當其地，經以海

爲限，無逾海而東之理。揚州篇[illegible]三江既入，[illegible]

釋者以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缺南江。廉據魏源說，謂南江即

自震澤分出，由今嘉興達杭州府海寧州入海。荊州

篇[illegible]九江皆在今文[illegible]在下雋西北，今文[illegible]在尋陽南康

則定爲下雋而尋陽之九江[illegible]亦包於東迤之中。又謂雲

土夢爲澤名，土與杜皆通。與國語雲連徒州、漢江夏

郡有雲杜縣爲證。梁州篇[illegible]據後漢書西羌傳謂

[illegible]謂其地數千里，當

有今安西及青海並前後藏、喀木以北。又謂黑水爲今[illegible]

江，南行至緬甸入海，所謂入于南海者也。諸條所考，具見

斟酌。惟揚[illegible]浙江出三

天子都，[illegible]都邑之都爲例，[illegible]覺牽強矣。

前有自序，據隋書以南海蒼梧鬱林交趾九真等

十九郡均隸揚，謂禹迹曾至南海，亦甚確。

禹貢通釋十三卷　陝西刊本

清童顏舒撰。顏舒字霽山，陝西澤縣人，道光舉人，官學博。是書有顏舒自作凡例，首禹貢總考，次山川總考，次九州分考，冀州考、兗州考、青州考、徐州考、揚州考、荊州考、豫州考、梁州考、雍州考，次賦貢總考，次山川附編，次理財附編，而終以闕考異存。採自近世近世諸明三危即今西藏衛，喻本三危地，黑水即今潞江，崑崙即今阿里之岡底斯山，河源出於葱嶺和闐，即崑崙之支麓。於是禹貢導黑水至三危入南海，與河源出崑崙之說相合。顏舒即本崑崙三危之解，以測禹貢之衆山，本黑水河源之解，以測禹貢之衆水，山分三界，水從而條係，使全書脈絡瞭然，依上試說禹貢者[illegible]一奇書也。其說大抵依傳而合傳之異，便諸子[illegible]史冊注疏融貫[illegible]自[illegible]解。如說四海謂[illegible]

[illegible]

九州謂禹自言外薄四海，使九州之地不外薄海，安得名之曰州。考禹貢東漸於海，嵎夷既略，其南暨聲教於海也。不言海者，蓋上文漸海之海而言，西被於流沙，西戎即敘也。言[illegible]三海，狀於雍州之內，西戎附於雍州之外。雍還流沙，言敘西戎而即海者，被於流沙而暨之也。說十二州備虞夏商周，雖有損益，而其中郡同其疆域同。並無十二州，此建之三州，不當據此并營之名亦之於九州中。當據禹貢九州之未，所謂冀為析支渠搜三國，別之於九州外。說陽鳥攸居，謂陽鳥乃地名[illegible]據大宮書，吳羣于陽，占於鳥樹，南為朱陽，可曰朱崖，可曰陽鳥，言曰鳥夷，即陽鳥之島。說三江既入，謂三江即浙閩粵三江，三江本三江口，任舉一江，皆可曰三江，猶之三危本三境，任舉一境皆三危。說具區，謂區瀆古有歐音，吳字與且形聲相近，王會有且甌國，當即其地。說敷淺原，謂敷自為敷，淺自為淺，原自為原，各為一境，敷與博通，即博山古瀨，今多作淺，晉同漸，即浙江[illegible]名雅三界之地。陽平原以外，咸阜陵陵，可食者皆曰原，此原之名即全陵也。說條蕩既敷，謂條條蕩地名，其云之上源其南派自其淡者，即條條也，其北派自長蕩，長蕩即條蕩也，以條條蕩名川，猶以醴泉名邑，豫章名郡，[illegible]

者也、說云土夢作乂、謂雲夢江漢之中、首起郢[illegible]尾
訖沔漢、其地係名土[illegible]沔九所作雲杜
故城、杜即土也、城名雲杜、即書之雲土名。漢北江南而言、則
曰雲夢、合漢北漢南而言、則曰雲[illegible]、杜[illegible]
三澨之名即三邦之名、潛陽九派、其第九之江曰菌江、江名菌
地也、名菌簬、一作菌路、至竹簬、路人大竹、路人邦也、大竹貢也
[illegible]楛當即方梁鄧氏之地、鄧者楛楛
之稱、善也、地以瀍水為衛、水以肥讀、以點中為務、又即之
殷時之鬼方[illegible]其[illegible]大
禹郊之邦[illegible]子淮泗清江之不誤、但[illegible]而確[illegible]以為書以
貢名、而諸侯所掌、畫井授田、制賦領[illegible]、諸多錯迕、同[illegible]於
貢賦一篇者之特詳、其山川理財二篇[illegible]後世說河渠運
水利之[illegible]錢糧、商稅[illegible]鹽[illegible]政[illegible]則非但說經矣
其為[illegible]者一篇[illegible]王錫[illegible]商[illegible]之說[illegible]以[illegible]
中[illegible]義也、又例[illegible]後[illegible]成[illegible]庚申、即[illegible]書之[illegible]至
民國癸亥、然[illegible]行、後有劉[illegible]定[illegible]踐述[illegible]起

尚書大傳注三卷　鄭氏佚書本

漢鄭玄注、清袁鈞輯、依隋志作三卷、書中所著今本四
卷、[illegible]即雅雨堂本、又[illegible]考異、別抱經堂本也、鈞[illegible]據二
本而補其譌漏、每條皆注出處、[illegible]附證、與所輯他
書同、條下多有觀案[illegible]
說[illegible]以[illegible]益鈞之族孫也、鈞所錄[illegible]悉觀案、又
振隨壽祺本為之補苴、其稱陳本增刪之要[illegible]有其義、
[illegible]稱[illegible]事[illegible]三字[illegible]詩曰衣錦
尚絅八字、彖八十車、軍為衣布帛九字[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之三[illegible]九年三十八字[illegible]伯[illegible]錢者[illegible]也四
字[illegible]八八[illegible]備[illegible]十五字[illegible]生[illegible]姚墟[illegible]
[illegible]四方[illegible]為貢篇無[illegible]成[illegible]服十[illegible]
篇未命為士者上無[illegible]傳二字[illegible]篇[illegible]人飲[illegible]上無[illegible]
傳[illegible]陽[illegible]西伯[illegible]篇[illegible]四友獻寶十四字[illegible]
與八家[illegible]鄭十六字[illegible]陳本[illegible]書[illegible]錄[illegible]傳文[illegible]不同者
[illegible]不憚[illegible]引[illegible]此[illegible]概[illegible]其互稱[illegible]
[illegible]為天子[illegible]此[illegible]陳本以[illegible]
傳[illegible]以[illegible]子入周傳、次[illegible]後[illegible]陳本以[illegible]梁[illegible]

入周傳、瓠毋逸篇、此[illegible]入殷傳、展說命篇、[illegible]以為本、誤推

五祀、定鍾石、至還遷虞夏事為也、（傳文）[illegible]諸亂、[illegible]為之更定、[illegible]（又據氏以唯說[illegible]出還大傳[illegible]為第三篇此陽出之、凡此皆累於除本篇、）

[illegible]以洪範五行傳次洪範後、此皆不誤、[illegible]

[illegible]書刊於光緒甲申、皮錫瑞[illegible]疏證

[illegible]十二年、錫瑞見皮氏未見[illegible]也、

至兹

尚書大傳疏證七卷　皮氏家刊本

清皮錫瑞撰、錫瑞為今文之學、（首有夏敘疏序及目自序、）[illegible]書中多申伏抑鄭、

雅用陳壽祺之本、而不盡遵其說、如度西曰柳穀、

鄭注云、柳之言聚、賈疏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

兼有餘色、故曰柳穀、錫瑞弟夏侯說昧谷為柳谷、穀乃谷

之假借字、在璇璣玉衡、鄭注云渾儀中[illegible]筩為璇璣、外規

為玉衡、錫瑞以為非大傳義、璇璣玉衡皆星名、古者諸侯之於

天子五年一朝、[illegible]鄭於尚書[illegible]與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

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

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錫瑞[illegible]以為不取[illegible]（[illegible]鄭說[illegible]四方諸侯[illegible]來朝）

（何休隱公年解詁）[illegible]以四方諸侯為五部、[illegible]鄭有四輩、輩主一時之說為長、

（[illegible]）大麓之野、鄭注云、[illegible]麓者錄也、錫瑞以為書之納麓不同、

鄭說[illegible]誤、四嶽八伯、鄭注云、堯始得羲和、命為六卿、其主春

夏秋冬者並掌方岳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伯、錫瑞以為

古者[illegible]天子三公九卿無六卿、羲和司天之官、即是四子、非羲

和兩為二人、鄭蓋傳會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羲近重、

和近黎、故以羲和為掌天地、四子掌四時、即周禮之六卿、然

周禮作於周公、不可以解唐虞之制、羲和司天之官、不得兼

掌方嶽。大傳明以四嶽八伯並列，是四嶽以外更有八伯，陳壽

大傳頗具不合。儀伯之樂，鄭注云：儀當為羲，羲仲之後。

錫瑞以為下文羲伯之樂，鄭注云：羲伯，羲叔之後。錫瑞以為鄭

何以知此儀為羲，又何以知此為仲後，下文羲叔後，皆出傅會。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鄭注云：周禮

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

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

兼二卿。錫瑞以為古者祇有三公九卿，無六卿，是周制；

若一公兼二卿，乃周大國三卿之制。鄭以周制為夏制，以

諸侯之官為天子之官，失之。百姓不親條，鄭注云：坐而論

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錫瑞以為鄭所云論道，

周官之三公，非大傳之三公。引[illegible]公羊傳注、白虎通，三公

各有所主，鄭蓋以古文解今文。武王[illegible]鼓，謂公子祿父，鄭注

云武庚之子祿父。錫瑞以為非大傳義，今文說以武庚祿

父為二人。星辰莫同，鄭注：莫，夜也，星辰之錯夜見，亦與書同。錫

瑞以為鄭義迂曲，[illegible]非傳旨，[illegible]鄭注訓為[illegible]。錫瑞

以為[illegible]名有也，不得同名，鄭所疑非[illegible]古之帝王者必立

大學小學，鄭注引禮志：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錫

瑞以為[illegible]記祀王制文，鄭注王制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此後

引以解周傳，則四代實文相襲之說非矣。其[illegible]防說者，如所暢

訓即略說，[illegible]天子必有四鄰一節為尚書傳古，八家尚

為鄭一節為洛誥傳，[illegible]為夏傳，又如

旋璣之考，引[illegible]上刑[illegible]之罰等，子皆以為誤。其自序

序云：西莊之作後案，阿鄭實多；樸園之攷今文，詆伏太

妄。[illegible]謂王鳴盛[illegible]此外於王引之[illegible]孫星衍、侯康之

說，咸有所駁。書中屢引王闓運與之文，則近時新出

由日本[illegible]入者，[illegible]他家所不及見也。[illegible]諸核為[illegible]大傳

者所必資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書正解十二卷 康熙刊本

清吳荃撰。荃字蓀右，江蘇丹陽人。諸家是書前有劉梅序、

又有荃自序及凡例。大旨同甲時行會編，而加以蕾生萃侗頫，各[illegible]自[illegible]解之外，別據全旨

[illegible]

[illegible]參析諸[illegible]名，蓋用舉業家

四書講義之體，究易有附禹貢正解於本，以便補讀，

[illegible]諸條圖天文諸圖，以備參考。又有所謂[illegible]題辨異者，

以尚書中[illegible]異[illegible]篇同句[illegible]或[illegible]句異一二字者，比

而列之，便作文者不致[illegible]誤，說經題而為舉業家計

也。[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書經解雕玉不分卷 舊抄本

清黃轅撰。是書無序例。[illegible]六篇

[illegible]以蔡傳為主，[illegible]譔[illegible]晉唐宋元明諸儒之說，有與蔡

傳兩歧者，[illegible]而比勘之。[illegible]其[illegible]若李什衡書謂「益離卻

蔡傳[illegible]單看經解，直是一派黑暗，既[illegible]會通

蔡傳，便看得經解是非，此如此」。後遂不須勞於求集

傳，而解經自然雪亮云云，可以知[illegible]旨矣。[illegible]

[illegible]引[illegible]禹貢[illegible]

氏雖指一手，於[illegible]毛二家[illegible]攻擊古文之說，亦[illegible]味矣。

[illegible]未見其書[illegible]那書中援證雜博，要斷甚少，[illegible]

或丞屛異說，[illegible]機泉[illegible]

[illegible]傳[illegible]書為[illegible]

刊本，未知有刊板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禹貢說一卷 乾隆刊本

清姚宗諸撰。宗諸字龔參，安徽桐城人，乾隆[illegible]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宗諸原著有禹貢增註二卷，已著錄。此書乃乾隆戊午春病中雜記，自為增註作也。書中論四瀆地勢水性，論九河，論江漢形勢，論三江、震澤相關，論河源及三黑水，並及讀經之要，舊註之誤，謂禹貢是親歷，不似屋裏人說紙上話，後儒釋經詁傳，聚訟益紛，漸離而遠，又謂九河難求，還云論海，三江費解，欲其又僅黑水、南海，竟闕蹈空，黃水遠源，漫言伏地，其言濟中說，禹貢者之[illegible]載書中所舉，多傳聞之親歷，且謂以後世地名取其易曉也，其論九河最詳，以為孟子言禹疏九河，為兗州之九河，禹貢言播為九河，為冀州上游之九河，播為九河者，大陸之九河自播，不言地勢不言人功，禹疏九河之全屬人功者不同，後儒將播字作分疏解，[illegible]通同為逆河，而費解，道既分為九，又合為一，但禹為此河，遂費幾許力分作九道，此後又費幾許力合為一道，[illegible]是姑闕[illegible]此當以整之言之，異乎[illegible]斷。

召誥日名考 元和李氏遺書本

清李銳撰。銳字尚之，江蘇元和人，諸生，長疇算術，嘗著召誥篇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鄭康成注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周之三月，當為一月二日，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見詩大雅文王序孔疏周禮地官大司徒疏 而孔傳則以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于望後六日二十一日，孔疏申之，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按鄭說實本于伏生大傳，大傳云周公居攝五年營成周，召誥正是營於周事，故鄭依之，而史記魯世家作七年，又為孔傳所本，復案劉歆三統歷依之，而王鳴盛、江聲於新注皆致疑，惟鄭君精於步算，此從二數推算，從二十九年戊午起至二十五甲申止，即作召誥月二月為一月二日，斷非漫然，銳是書因據緯傳，入廿部之第也，又則以一月二日比例，為表列一月十六日庚寅，為既望，越六日二十一日為乙未，二月則否，證明鄭注之稿[illegible]李氏遺書十種[illegible]

尚書大傳三卷補遺一卷　[illegible]晴川八種本

漢鄭玄注、清孫之騄輯。之騄[illegible]未見著本、仁和舉[illegible]書[illegible]鈔撮舊聞而成、[illegible]陽者尚書大傳三卷（[illegible]）三卷之體合其[illegible]引遂火為遂皇、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蔬，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所謂為三五傳，即不謬。盧文弨謂其鴻範五行傳不逮文獻通考所載之詳，其間反有以向歆之文闌入之者，自伏生書本不類。至若錢書首刑，仍作甫刑，[illegible]不知其故云云，其間之良[illegible]。然惟其是[illegible]大傳輯刊最早之本、[illegible]四年[illegible]所採杭州本是也。

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考異一卷續補遺一卷

清盧文弨輯校補，[illegible]有自序，[illegible]言孫之騄本取與盧雅雨本相校，以盧本為詳備，惟不免傳寫異同，因作考異若干條云云。[illegible]異及續補遺則文弨所增也。[illegible]將考異中差在璿璣玉衡傳，載鄭本有鄭注云「璿璣者為旋，持正者為衡」，乃鄭注尚書文，自[illegible]入于舜典中。傳載則本亦有鄭注云[illegible]以犧傲孔也，亦鄭注尚書文。四年[illegible]侯衛傳，載則本有鄭注亦是「侯衛異封，衛侯為」十四字，乃毛詩[illegible]風正義文。遂貉宦傳，載[illegible]詩正義引此三多方傳，鄭有注云「[illegible]在淮夷之[illegible]」三十字，[illegible]乃孔穎達引尚書及鄭注尚書文。[illegible]續補遺中，其傳者尤多，殊不足觀，[illegible]。

[illegible]刊本

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　嘉慶刊本

[illegible]書首題濟南伏生撰、北海鄭氏注、蕭載鄭氏序。其六

傳四卷、補遺一卷、[illegible]雅雨堂[illegible]

本無續補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所作辨語、輯之甚詳、並附入

此書中、[illegible]是書係[illegible]刊本[illegible]

[illegible]雅雨堂刊本後也。

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　嘉慶刊本

清[illegible]撰。[illegible]有樊廷緒二序、後有沈築跋。樊序[illegible]之

書有揚州本、杭州孫氏本、德州盧氏本、吳興董氏本、董本采

摭較富、而以己意離吹先後、并竊盧氏一遵鄭注、[illegible]節

次混淆、字句訛誤、亦所不免、因取董本晚為校正、又[illegible]

仁和盧氏本、蓋以孫氏本校德州本。若[illegible]其續補遺一卷

即採於孫本者而[illegible]與董氏本互參采擷、但滋疏。

德州本之舊於[illegible]董二家、皆不免偶有出者、輒加按字

以別之、五云[illegible]跋之董本引鴻範傳多非大傳本文、新

注亦不盡出鄭氏云云、今觀其書、所下案語、有云董本作某

書有無其本謂某某[illegible]不注明[illegible]據[illegible]

[illegible]所據、此本之稱用意何在、而不可曉[illegible]

[illegible]

卷一至二傳,卷三略說,未附序目

學濤討厚本

尚書大傳注三卷

清孔廣林輯。自序引傳及注,悉據[illegible]視雨
盧本,董氏惟[illegible]誤漏[illegible]
大誥篇,廣林入之於王政篇[illegible]為篇
序也,[illegible]御覽引作周傳,廣林入之略說[illegible]別二百一條,廣
林據初學記、玉海[illegible]等書[illegible]初學記,此出
北堂書鈔[illegible]其[illegible]者[illegible]以隸。廣林[illegible]
[illegible]即[illegible]柏鼓振而東之謂挾此
文柏字,孫淵如述鄭柏者因草而叢之以隸耳,書疏引鄭注
云搏柏以草為之,狀如小鼓,所以節樂也。一名
相。樂記云治亂以相,注:相即拊也,狀如鼓,以糠,糠一名相。
明堂位搏拊注:以韋為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周禮太
師擊拊,後鄭注: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賈疏
引此傳文並鄭注,以傳所云草者即鄭所云韋,改草為韋
則隸為糠,以東理矣。至其編屬更不勝舉,惟陳壽
祺輯校其義所輯大傳足多,[illegible]亦無可取者固有
在也。[illegible]

尚書大傳三卷序錄一卷辨譌一卷 古注解[illegible]

漢鄭玄注,清陳壽祺輯校。陳壽祺[illegible]已著錄。[illegible]
祺[illegible]校尚書大傳,最為詳[illegible],但序云三卷而刻本則
為五卷,又每卷內刻板多不連屬,蓋[illegible]大小而下仍不畫
一,今仍為三卷,[illegible]而重刻之,[illegible]辨譌即序
所謂訂誤。序又云[illegible]漢書[illegible]行,[illegible]大傳[illegible]
[illegible]有仁和孫晴川本、德州盧雅雨本、曲阜孔
叢伯本,惟[illegible]董氏本[illegible]可補入
者[illegible]有十條[illegible]論其書[illegible]未為[illegible]
之也[illegible]

尚書略說注一卷　鄭氏佚書本

[illegible]無一作者名氏，清袁鈞輯。[illegible]略說[illegible]卷，[illegible]尚書大傳[illegible]

[illegible]之後，鈞獨別出于後，引[illegible]異，注出處，又附由弦證於下

有袁[illegible]案：[illegible]實錄中白陳壽祺全同，惟文之前後略有

移易[illegible]耳。小注[illegible]有增多數處

無要義[illegible]志[illegible]訓三卷，伏勝注，鈞

以為即略說之[illegible]，鈞[illegible]陳壽祺[illegible]之不誤而定[illegible]

[illegible]引周禮[illegible]以略說即暢訓，[illegible]究嫌

無援，且略說止一卷，又與三卷不合，又按[illegible]路史後紀

有虞紀引周傳者[illegible]云之當是暢訓之文，

訓謂賞有功諸侯，與王制說同，未可混為一事也。[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中候三卷　尚書緯璇璣鈐一卷　尚書緯考靈曜一

一卷　尚書緯刑德放一卷　尚書緯帝命驗一卷

尚書緯運期授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鄭玄注，清馬國翰輯。[illegible]尚書中候[illegible]孔賈林本，

國翰所[illegible]未見孔本也。其[illegible]首握河紀，次考河命，次題期，次

立象，次運衡，卷中首勅省圖，次雒與，次稷起，次洛予

命，次稷起，次我應，卷下首雒師謀，次合符后，次擿雒戒，

次準讖哲，次義明，次霸免，次顓期，其諸書引無篇目

者，則歸之雜篇。闕卷[illegible]次載於有天下，龍馬負圖

出於河，遂法之以畫八卦，[illegible]作為緯文，此本

引作鄭[illegible]注，其實尚有又[illegible]書語出之也。七字，次考引

文武咸德，後文在任八字，御覽明[illegible]考河命，此乃係之握河

紀，未免失考。他條有類此，然亦間有為他本未及采輯者，如

尚[illegible]考文命咸德[illegible]上引堯[illegible]協和萬民和欣[illegible]

出握[illegible]是闕元占[illegible]不多[illegible]璇璣鈐[illegible]

靈[illegible]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illegible]

隋志有鄭注尚書中候五卷，外尚有尚書緯三卷，注

云鄭玄注，梁六卷七錄五六卷，今兩目皆中候為一卷，

他五篇各為卷耶。惟後漢樊英傳注備述五篇之名，有璇璣鈐。璇璣者帝王衍運之曆，觀天之符也。曆之理，非數無以驗，曆之數，非象無以明，故[illegible]為先，考靈曜次之。王者觀象設民，德為政本，政以衍教，斗華取象，恭撫哀矜，刑德微又次之。帝命驗[illegible]期授，明五行相代之期，易姓而興之理，故以終焉。特[illegible]以補圖籍之缺[illegible]書而已。

鄭氏注尚書中候同書天[illegible]而識起數之類[illegible]謂該其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十六

尚書中候鄭注五卷　乾隆刊本

漢鄭玄注，清孔廣林輯。按正義書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定可以為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七錄云八卷，無篇目。隋志尚書中候五卷，鄭玄注，梁有八卷，今殘缺。唐志載鄭玄注尚書緯三卷，中候五卷。蓋久佚矣。廣林輯本書得十八篇之目，惟[illegible]原所存，不標[illegible]題期立象一篇無注，據宋均云，堯得圖書，舜禪後謂以為考河命、題期立象三篇，乃緯書多引考河命，而題期立象無錄，疑題期立象乃考河命下篇，故他書所引者，概稱考河命。按他本有據御覽所引文命敬德[illegible]稱考河命者，疑是立象之文。文命禹名，堯舜湯文武並有文，不應禹獨無文，可為立篇之證。其無可附者，各從其類，另錄於後，又附錄之。篇生邠四字，他本有置於摘雒戒篇[illegible]下者，[illegible]長五尺三十五穆十字，他本有置於握河紀篇者，茲從未[illegible]改同類下者，似無不安，則無可附者僅五條耳。至握[illegible]起篇引負父以字為發，事之以年，年二句，又引詩云作正義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二句不相連屬，但皆說古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事、[illegible]正文置標題之二字、又九[illegible]貢、八狀、七[illegible]六[illegible]
謂之四海、[illegible]凡兩見、一在表、履篇、一在雜時諸篇、乃書
中標四海二字、一不標、[illegible]皆其誤也、[illegible]後有陳海鵬
識[illegible]附尚書鄭注後[illegible]

尚書中候注一卷 鄭氏[illegible]
漢鄭康成撰、清袁鈞輯、[illegible]十八篇之目次、同孔廣林本、
而篇中文句注之次、則稍異、[illegible]每條下間附考證、間所輯
尚書鄭注篇後、又有尚書中候序三條、則孔本所無也、
其[illegible]於孔本者、握河紀多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
於河、遂法之畫八卦、又龜書洛出之也、二十六字、又嘉禾莖
連䅵下、多嘉禾長五尺三十九穗十字、考河命[illegible]篇
莢孚䅵下、多莢星得則蓂莢生七字、[illegible]述訛
[illegible]子惠疏引但[illegible]注之、鈞定為[illegible]鄭注、
又握河紀篇鳳巢阿閣讙樹䅵下、[illegible]名上[illegible]鈞以
為[illegible]阿屋二字、于屋上[illegible]守、而出上五
[illegible]當有衛門二十字、並以定之考訖之、此例上下文義
而得之者也、又腸墟[illegible]止䅵下[illegible]墟為腸墟而止、此例
證以他書而得之者也、主豪篇下據御覽引文補[illegible]
[illegible]稽考河命者[illegible]五豪之文[illegible]
並有文不應偏[illegible]所見[illegible]
[illegible]要之[illegible]較孔廣林為善[illegible]
孫從也[illegible]

詩益二十卷 乾隆四年刊本

清劉始興撰。始興字子考，江蘇金壇人。是書首有始興[illegible]就正啟，及總序，又有其弟辰駿所述要旨，即凡例也。凡詩本傳八卷，詩次内二卷，詩次補言一卷，詩表二卷，總辨一卷，雜辨六卷，[illegible]傳詩次閒詩[illegible]一卷，[illegible]合卷首。又有序略[illegible]年傳[illegible]詩序毛鄭孔氏及朱子傳說[illegible]

[illegible]所未盡，謹以殆言。詩表者，推上述編次之[illegible]，兼[illegible]之為表，表分爲條，爲傳，[illegible]其本篇傳指，後來詩編次大端，而辨詩人孔子之意，其諸篇有次弘與升降，後例一依一類，雅者著其辨之本第，依時代及尊卑上下爲說，惟二雅雅歌，為周頌祀典，則別其類，樸則推校孔子編次所在升降次第，[illegible]表裏僞書，成倫焉。詩辨者，分列舊解，疑似不安，較遠人依附舊解，詆訐朱子者，[illegible]討論，尤詳。先[illegible]總辨者，先凡而後目也。[illegible]雅頌義[illegible]論古氏引詩餘以著他傳致難之論，使理全書義例明晰。書中辨衛風不分屬邶鄘，據左氏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歌邶鄘衛，傳稱衛風；又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百柏舟之爲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稱衛詩，不稱邶，依[illegible]確不可易。又[illegible]季札[illegible]稱觀周樂，[illegible]稱鄭衛於雅頌二南之間，與以爲[illegible]出左氏附會，以[illegible]朱子鄭衛不入雅樂之說，惟[illegible]觀樂，[illegible]稱鄭衛於雅頌二南之間者，係出附會，[illegible]究嫌牽强，惟他所考證[illegible]亦多允愜，其[illegible]而瞻斷少，[illegible]其見解[illegible]不為[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州考三卷 [illegible]

清張[illegible]華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是魯頌則三篇為魯公之頌、後一篇

乃僖公之頌、[illegible]駉為頌傳公作且云季孫行父請命

於周、而史克作頌[illegible]行父[illegible]

公五年卒、凡相三君五十餘年[illegible]僖公時[illegible]

里童子、春秋戰國出竟[illegible]書如閔[illegible]

無其事可知[illegible]

公及羣臣[illegible]

[illegible]

之子、[illegible]僖公[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illegible]

詩譯二卷　　樸園叢書本

清彦翱撰。是書專說義旨，[illegible]朱子集傳居多。惟鄭風不主朱子淫詩之說，謂遵大路為逐賢者之詩，野有蔓草為思遇時之作，褰裳為揚水論國勢之微弱，而諷其上下之同心，褰裳子我思大國之庇己而自勵，褰裳與蹇，扶蘇狡童刺任用之非人，有女同車賢輔佐之失助，子衿刺學校之廢，弛風雨思君子之風度，小序舊說皆有意義。又於子衿解詩七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鄭[illegible]風雅異體，黍離自是風詩，非降也。且平王之世，未嘗無雅，節南山正月雨無正諸篇，說其辭意皆為東遷後之作，則亦不盡遵朱子也。論出車六月諸詩於宣王平戎事，皆當時地最為精切。其自出新解者，說葛生詩在為婦人悼亡之作，謂思遠懷人何須從到塋域之間，百歲之後，張白居易燕子樓詩相[illegible]初而非聲。彦後有李光垣跋，蕭為樸園叢書俗也。張為樸園叢書本。

九州之浸惟揚曰五湖，其餘八州則皆川也。[illegible]文通因[illegible]集韵正韵讀讀[illegible]也，溯之[illegible]自[illegible]

禹貢圖彙考三卷　　道光刊本

清毛應觀撰。應觀字盥三，山西夏縣人。是書前有祁寯藻序、及應觀自序，後有王鍌跋。全書原十卷，梓成者止三卷：卷一天文弦異，卷二地理徵今，卷三井田計畝，地理徵今又分前後卷。書中於天文列恒星七政二道九行諸圖，並詳錄[illegible]差[illegible]里差等書其所推測之度數，而駁正天元曆理天文大成諸書之誤。於地理則禹貢職方之九州、春秋七國之疆域，以至秦漢以後郡縣之變更，而注今直省府州縣於其下。於井田用開方[illegible]法之合之，因度朝市廛里計畢大閱諸事，圖各有考。辨禮觀書天文多本徐光啓利瑪竇之說，獨以諸天離地若干里非目驗不肯信。言地理謂[illegible]孟子為疏九河河諸濟漯以後而汎，溢者九河諸海，決汝漢排淮泗以後而汎，溢之水皆注諸江，而字當上決九來[illegible]孟子不是論九通，[illegible]以為記與[illegible]淮泗皆注江也。祁序[illegible]謂淮水多由通江，排[illegible]也，與推同義，見說文[illegible]排淮非導淮，乃推[illegible]淮而注江耳。言井田謂五服[illegible]

方五千里，周之九服方萬里，[illegible]有外薄

四海咸建五長，是爲王服之外，無建其長以統轄之。夷

西國孔藩服，北極沙漠，東入東海，南濱南海，西逾流沙，五

長更遠於何地。又謂小國城方三里，三三九里，實有八千

一百畝之地，近城界民，行居國都，諸說保氏甚正允，惟其

春秋地理物，今諸而得要，尤便學者。

經解指要十八卷 嘉慶刊本

清陶大眉撰。大眉字又坡，湖北廣濟人，官安州教諭。

是書分周易八卷，書經二卷，詩經二卷，春秋二卷，

儀禮二卷，周禮二卷，禮記二卷，係就御纂周易折中、

書經傳說、詩經傳說、春秋傳說、三禮義疏，節纂

就約[illegible]錄而成。按御纂七經，惟鉅

文繁，按畢不易，大眉於此乘[illegible]閱讀而[illegible]載，尚

爲不苟，三禮尤簡，首有其子起聲序。

十三經心畬二十二卷　素齋刊本

清陶起庠纂。起庠字雅云，湖北廣濟人，大眉子。首有起庠自序，言學先治心，治心之道，獨畬此書。所采凡易六十七條，書七十一條，春秋七十五條，儀禮三十九條，周官三十條，禮記六十七條，論語四十六條，大學七條，中庸十五條，孟子四十四條，孝經十五條，爾雅二十條，後附析疑異，析疑外義、補遺諸目。大抵雜采書，困學紀聞、黃氏日抄，亦有不標書名者。卷一引孫宏齋讀書齋隨筆，乃不引容齋隨筆而引天祿識餘，張書見容齋隨筆耶？書中每題書名，間要義。如書之日月星辰山川，周官之孔宗兵刑禮土，論之天道、人道，中庸之義利諸條，亦何待於

尚書私說二卷　原稿本

清倪上述撰。上述直隸樂亭人。是書專信古文，惟不滿意於梅本，首有自序，以為篇章字句之間，尚待辨証。其要者，謂姚方興所得舜典二十八字，決為偽造，證於孔序但云舜典合於堯典，不云篇首有脫字，梅本執堯典之半為舜典，又失舜典發端之文，王柏所補殊屬孤謬。大禹謨宜分三章，首章陳謨，正文，次章受禪，三章征苗，皆附錄於陶謨，與益稷為一時所言，本自相類，而誤。與陶所陳，止於上篇，下篇乃帝與禹交儆者，末後有舜陶之賡歌，故史合錄為篇，猶附載之例，孔子特以篇秩之長而分之，此二篇俱無缺文，惟益稷篇萎曰二節，宜移附篇末，庶礙讀一節，宜移置象刑惟明之下。盤庚是四篇，各自有史臣之序，上篇征首至底綏四方是一篇，盤庚數于民下，又是一篇，惟中篇汝不謀長一節，當移之奉畜汝眾下。泰誓篇首有脫簡，中篇之末嗚呼乃一德一心之前，有曷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二十字，與上下文意絕不屬，而與孟子所引文，因依義殊繆，其為亂簡，有所修潤，疑必下篇首簡錯入前篇，開首我惟二月戊午，明武王曰壬戌，哉二十字，曰壬戌之似七次云至

于商郊。夫子周武至于商郊之似也。此下更當有商人迎師之文，如孟子所云其君子實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者，其下乃如孟子所云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再拜嗟厥明王乃大巡六師，則為武成所云發政施於商郊者合。武成篇生明二節[illegible]大定後錯簡。洪範篇[illegible]惟四月哉六十五字及名曰正直，皆洪範古經，皇極自斂時五福以下三德，自惟辟作福以下稽疑，自汝則有大疑以下庶徵，自曰王省惟歲以下，皆箕子紬繹其旨以告武王之辭，本文當考在古經之後。

自相首尾。大誥篇惟若兄考十五字宜在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下。多方篇宜在召誥前，即大誥後東歸之所作。立政篇有錯簡四。一[illegible]自進戒之語[illegible]虎賁綴衣至于克厥尹，錯在文武章中。一告孺子王語，文王罔攸兼至罔敢知于茲，錯在申說文王立政下。一亦告孺子王語，今文子文孫至武王之大烈，錯在戒後王章中。一告太史語，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錯在周公若曰上。召誥[illegible]有王雖小一節及其為王二節，宜移於惟曰其邁之下。若生子一節宜移於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下。洛誥

篇[illegible]誥首甚。定為九章。梓材篇宜移康誥之後，冠其首。其首句又酒誥之尾，[illegible]此[illegible]定經文之大略。[illegible]餘則無關緊要，及[illegible]雖改而不敢定為必無者。按語僅中[illegible]尚書殘簡大多[illegible]蔡氏金氏，已開其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但未若上述割裂之甚。顧割裂之餘，轉覺文從義[illegible]以侮聖言罪之。視般庚[illegible]盤庚古文者，亦當末減。存其說為尚書家備一案可也。

多方篇宜在召誥前，其[illegible]錯簡有本篇自錯者，有與多士互錯者。惟聖罔念作狂二十九字宜在尹爾多方下，乃惟爾辟十七字宜在[illegible]罔可念聽下，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illegible]在爾[illegible]伏于正下。爾乃惟逸惟頗二十九字宜在畋爾田下。此其自錯者也。惟帝降格于夏三十四字及[illegible]士于[illegible]八十字宜在多士篇惟天明畏下。而多士篇我聞曰三十[illegible]字宜在本篇[illegible]念于祀下。本篇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illegible]凡[illegible]字及[illegible]又曰時惟爾初十五字宜[illegible]多士篇末爾又曰時[illegible]予乃或言爾攸居，宜為本篇結語。此其互錯者也。

尚書古文攷實一卷 咸豐賢讀舍刊本

清皮錫瑞撰。是書多駁閻若璩說，其顯然謬誤者，謂安國但傳經文而無說義，其說義因今文家說，傳錫瑞引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諸篇多古文說，故所謂故，謂訓故，所謂古文說，非說義。而何錢字猶可謂為今文說，所本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各篇，有今文所有，則之為古文說，其有所不可通，則謂遷書多古文說，或是班氏鷙入用劉歆之竟，未足深信。果如則可以抹煞矣。又謂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孔安國為博士，當在建元五年之後，按縣國生韓生時為博士，史記本傳。董仲舒胡毋生皆於景時為博士，見史記本傳。賈生傳文帝時召為博士，漢書同。又漢書儒林傳達博士，皆武帝建元之前，斷安國當生於景帝初年，正當共王封魯之時。按漢書載安國為諫大夫而諫大夫係置於元狩五年，安國為諫大夫當在元狩五年後，殆無可疑，惟史元狩五年上溯景帝元年止三十九年，安國年僅六十，何以能為諫大夫，必在四十前。本錫瑞於此殊欠細考。錫瑞又謂安國蚤卒，不見巫蠱事，按武帝時巫蠱事凡二起，一在元光五年，一在征和二年，據漢書武帝本紀元光五年秋七月乙巳，皇后陳氏廢，為巫蠱者皆梟首，外戚傳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安國序所云蓋因有巫蠱指此時，考元狩五年為諫大夫時，尚先十一年，何得謂不得見，若征和元年之巫蠱獄則遲三十九年，安國卒久矣，誤元光巫蠱為征和巫蠱，皆自劉歆班固以下因之，錫瑞以班氏云遭巫蠱未立學官，乃沿劉歆謬說，夫劉歆之謬說不必諱，若以為作偽欺世則又非也，漢書亦不無一得，如陽班書所云武帝末乃景帝末之誤，其謂杜林古文非孔壁古文，謂鄭君書贊亡書科斗書非出晉人，是也以贖造孔傳，為王子雍，則又墾之說也。

自來攻古文與護古文者，多未見及此，蓋非僅

尚書古文疏證辨正一卷 思賢書局刊本

清皮錫瑞撰。錫瑞亦攻尚書古文者，同閻若璩同旨，惟[illegible]若璩所作疏證，[illegible]辨[illegible]正之非，護古文也。[illegible]

[illegible]書中所辨，謂若璩未瞭古今文家法，如以馬鄭所注古文為今文之類；謂若璩宋人臆說，斥古義，如信歐陽永叔說，而疑文王改元；信程伊川說，而疑武王觀兵；信邵康節經世書以推算年數之類。又謂孔本不謬，而若璩以為謬，如[illegible]孔傳解無逸三宗有太甲及多士多方[illegible]必[illegible]鄭而非孔之類。

[illegible]補[illegible]當，惟[illegible]不甚關緊要者。又有仲其所未盡者，則補[illegible]也。但其說亦不能無失，[illegible]謂[illegible]硬造西漢古今文一家之說，謂安國必以今文教授，如則兒寬既從今文於歐陽生矣，何以又學於安國。謂安國古文無訓解，又謂於古今文多寡異同處或[illegible]以說。此[illegible]古文說非訓解而何。[illegible]又謂其說古文與今文同，其訓解必同今文，已呈武斷。然則今文所無者何以說之？展轉牽纏，殊覺不能自圓。他如以帝王世紀有其中者一事，即坐衛宏以叛異說，而謂今文以[illegible]集解[illegible]等國語，即斷為鄭沖所纂入，不知鄭沖與王肅同時，未必[illegible]為王肅僞書所欺。以康叔之康[illegible]諡法[illegible]地名，無持其說[illegible]必堅斷為諡法，又礙於康叔康伯父子同諡，則援今猶林出身[illegible]例諡，文常有數代同諡之者[illegible]為比，不知今之例[illegible]同古。且諡文王下尚有一字，如文正文忠之例，獨[illegible]遺之乎。胡塗至此。若璩[illegible]謂安國未嘗遺及劉歆，錫瑞則[illegible]以劉歆矣。若璩[illegible]說[illegible]頗多[illegible]嘗疑及王肅，錫瑞則指定王肅矣。若璩[illegible]時漢宋學未甚分界，故[illegible]援宋儒為助，[illegible]錫瑞專漢學，則兼斥宋儒矣。若璩時漢學未有今古文之分，故[illegible]援馬鄭[illegible]

[illegible]助錫瑞[illegible]事治今文，[illegible]遂不滿馬鄭矣。惟錫瑞以為孔傳後於馬鄭，[illegible]後於[illegible]傳[illegible][illegible]周[illegible]不能採諸家之得失，[illegible]平情[illegible]也。

首有自序，比於若璩之駁朱注。

[illegible]地理，如[illegible]之類。

今古文尚書授受源流一卷　湖北存古學堂刊本

清馬貞榆撰。貞榆字貢立，廣東順德人，優貢生。是書就尚書攷今古文授受源流，今文首伏生，以次及張生、歐陽生、鼂錯等，并後漢治[illegible]歐陽尚書不知師承者等，後漢治大夏侯尚書不知師承張馴等。古文首伏生，次及都尉朝、兒寬、膠東庸生等，並後漢治古文尚書不知師承張楷、祖等，亦附辨經義考謂賈逵、許慎、馬融、鄭康成未見孔壁古文之非。按貞榆所攷，多有疏誤，[illegible]貞榆舉鼂錯傳[illegible]論衡正說篇，鼂錯傳於兒寬，而貞榆舉鼂錯之傳

止引何比干，不及兒寬，家語後序言安國受尚書於伏生，疑出附會。據史記文帝十五年鼂錯以太子家令對策，其受伏生尚書時，尚未為家令，當在其前。又漢書載安國為諫大夫，據孫諫大夫在元狩五年置，是安國為諫大夫當在其後，而安國從臨淮太守又在為諫大夫之後，元狩五年距文帝十五年將近五十年，家語又載安國卒年[illegible]十，計安國[illegible]時[illegible]十歲，安得從伏生受業，貞榆似知其誤，而不敢改。又據劉歆存[illegible]秘，雖得見古文尚書，未必傳古文尚書，後漢書鄭興傳云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李賢注曰左氏義也，蓋劉歆以左氏春秋名家而興傳父業，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是歆之傳於興者左氏傳也，且杜林傳云興常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諧矣，注無所指，貞榆乃据林傳為興傳古文尚書於歆之證，又謂歆得見古文尚書，即傳古文尚書，殊屬武斷。至經義攷謂賈逵、許慎、馬融、鄭康成未見孔壁古文，並不誤，後漢書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又許沖上說文表曰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是[illegible]逵慎之學傳於賈逵，四人之學皆出杜林，而杜林之古文尚書乃得之西州之漆書一卷[illegible]

云得之西州者，則無師承可知，云一卷者，則非[illegible]所載古文經四十六卷可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既傳[illegible]其父之古文尚書，何以又傳杜林之古文尚書，且既傳其父之古文尚書，何以兼以大夏侯尚書教授，[illegible]所傳之[illegible]，非儒林傳之[illegible]悖，益一則心旁作[illegible]，一則心旁作[illegible]，作明辰之[illegible]

或呈二人，否則悉傳父業，當[illegible]指戴氏春秋、周官、毛詩、國語等[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古文尚書要之，[illegible]賈馬鄭所注、許氏所引，[illegible]出

二十八篇之外者，顯然可證也。貞榆往以馬融嘗校書東觀，遂

[illegible]斷為親見孔安國所獻本，又硬斷馬鄭所注之尚書皆孔壁

本，非杜林本，更硬斷杜林之漆書古文亦從孔壁傳寫而得，但

無以解於儒林傳所載杜賈馬鄭傳授之[illegible]本末，反欲毀范

書以就其說，[illegible]蓋[illegible]思標新於閻惠孫王之外，而不自知

其無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書要旨一卷 湖北存古學堂刊本

清馬貞榆撰。是書分目細碎，大抵以聖治聖學為綱，屬

於治者，如知人、安民、天文、地利、農政、教官、刑官、工藝、山澤之

利、商務、祀典、樂官、納言之官、取士、擇相、巡守、學校類，屬於

學者，如[illegible]遜志、慎非幾、處人倫之變、執中之類。一一傳以

經義，所據引除本經傳註外，汎及群經諸史文集雜錄，所

稱東塾先生，即番禺陳澧，貞榆之師也。所說經[illegible]史事，而

因刑官而附論鍾繇陳羣等言肉刑之非，因擇相而附論後

世廢宰相之弊，皆所敷衍。大體尚平實，惟其中有絕

陋者，如克明峻德一節，司馬光謂即大學修身以下四條

目，蔡傳本之；洪範三德釋以中庸之九經，孔廣森則逢祿信

之[illegible]貞榆[illegible]馬光、

[illegible]孔則有意難蔡沈而壓於司馬光耶。又有絕謬者，貞

榆謂[illegible]有[illegible]王棣，[illegible]管叔[illegible]已[illegible]其[illegible]以清之多

贏，家比周公，[illegible]則以[illegible]為孔丘矣，[illegible]於書旨[illegible]

[illegible]耶。

黑水考一卷　原稿本

清徐養原撰。禹貢黑水[illegible]一見梁州，一見雍州，一見導水，[illegible]鄭注[illegible]皆不能指黑水所在，胡渭錐指引雍梁黑水為二[illegible]誤。養原是書据爾雅謂河所出為昆侖，河之源即識昆侖之所在，又据山海經謂河與黑水同出昆侖[illegible]水出張掖雞山南流過三危入南海[illegible]黑水[illegible]求之雍梁二州，得水道凡六，曰黑水河，曰淤水，曰布僕水，曰僕水，曰勞水，就此六水觀其會通，知雍州之水可至于梁，梁州之水可至于海，[illegible]黑水故道，雍梁二州同此黑水，亦即導川之黑水。所考極詳確。後有程同文跋，謂禹貢雍梁分域必在今察木多、洛隆宗之間，設三危既定，載在雍州，黑水出是南至三危，乃雍州西距之黑水，過三危迤下，乃梁州西距之黑水，今洛隆宗以西又二千餘里，乃至前藏，若察木多，則出川邊[illegible]亦僅二千餘里，為邊所至，雍之極界在[illegible]蔥嶺西，青之嵎夷在朝鮮[illegible]，貢道夾右碣石入于河，則遠及遼東，荊之邦底貢，其遠莫致，然交與南交，必在域內，安見梁州不得有今衛藏之地，又證黑水即今日瀾滄江，援据甚[illegible]，可補養原之說所未及。

三亳考一卷　先儒高刊本

楊守敬撰。書序湯[illegible]始居亳，從先王居。鄭注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立政篇三亳阪尹，鄭注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按鄭以湯舊都釋三亳，以成皋轘轅降谷三邑當三亳之民，不言以三邑為三亳，自孔穎達正義以三亳阪尹共為一事，云舊都之民分為三邑，其長居險[illegible]，其意殆以偃師為湯舊都，至此分為三邑為三[illegible]也。守敬是說，謂殷有三亳，[illegible]穀熟為南亳，即湯都，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illegible]之地，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illegible]徙，又引左[illegible]氏哀九年傳[illegible]馬馭注陽商即亳，以證讀說之確，引讀書地理志及臣瓚注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以釋鄭注之疑，來謂文王以成皋轘轅[illegible]降谷當三亳之民，正如後世之鮮卑四部之事，[illegible]阪[illegible]鄭解三亳阪尹並無不合，惟以醢引征為事，以為出仲虺之誥[illegible]又解阪尹義與鄭異[illegible]遂及[illegible]及近人攷古文尚書之訛說，則外生枝矣。

漆沮通考六卷　光緒乙未刻正誼堂刊本

清鄭士範撰。士範字治亭，陝西鳳翔人。禹貢言漆沮既從，是書備載前說，考二水之所在，分為六篇：首漆水，次洛水，次故城，次山属，次水属，次附録。書中据集傳引地志漆水出扶風縣，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以正孫星衍說之誤，而以為世宗所言耀州之漆沮入渭在灃涇之下者為是。又集傳謂漆沮從朝邑入渭，[illegible]誤於洛水，据王復齋自臨潼交口入渭之說以駁之，俱極確。他篇則以相涉而及之，故題曰通考也。惟雜引諸書，甚少斷制，又多無謂重出。書前有張世英序，張全閔者跋，茫然以資參攷則可也。[illegible]士範所撰舊有某集，而作，蓋二書并刊也。

禹貢水道便覽一卷　同治六年刊本

清張先振撰。先振字必華，湖北漢陽人。是書略於山而詳於水，於諸水之源流派別，言之了了，并及治之之法，使讀書中無字不晰。[illegible]惟解夾右碣石入于河，謂自海而南向，望碣石以辨河濱，由右而西轉，舟在左，石在右，轉屈之間，視之若在挾掖之石，故曰夾石，似屬望文生義。解涇屬渭汭，謂涇水出汧頭山，東入渭，渭水出南谷山，東入河，汭水出弦蒲藪，東入涇，涇上承汭，下達渭，故曰屬。又於會于渭汭條下，謂水內北皆曰汭，渭汭渭水之內也。不以汭為水名，未免兩歧。[illegible]按涇入河處謂之涇汭，渭入河處謂之渭汭，涇至雲陽而入渭，又至華陰之永豐倉而入河，其間涇與渭相連，故曰涇屬渭汭。此前後二說皆非也。解黑水謂出張掖闊山，而不言所據，[illegible]本漢書地理志注也。按黑水凡三見，一見梁州，一見雍州，一見導川，在張掖闊山者，異州之黑水耳，究竟是一是二，亦未分別。凡此皆其[illegible]諸隙，略欠精審。惟書中着語無多，删盡支蔓，甚便觀覽。書後有其子樂純跋，言先振所著尚有周易互卦圖說、周禮精義、儀禮考、律呂考諸種，俱散佚零落無存云。

禹貢註節讀一卷　乾隆五十四年[illegible]瑞溪書院刊本

清馬俊良纂。俊良，貴東石門人。是書[illegible]以胡渭禹貢錐指被取入欽定書經傳說中，因節其要語，以為讀本。其欽定傳說所未採者，則用地理今釋。首有自序，[illegible]以為由是編而進讀原本，綱領既得，辨說易明，亦為繹欽定傳說之一助。附案語於九河既道條下，謂河自大伾以西，利用合，尚流分行；箋下壅則上決。史記言廝為二渠，一從大伾山南下漯河而入海，一從大伾山西下漳河而入海，酮是至于大陸，則東方之地逾卑，入海之路逾近，[illegible]疏為九河，利用分，[illegible]云云。所見亦是。惟涇屬渭汭條，既引胡氏說，涇水至高陵縣入渭，水之隈曲曰汭，而會于渭汭條下，又引地理今釋，渭汭，渭水入河之處，在華陰縣，今韓城縣北龍門山南。據此則渭汭有二也，殊欠分曉。[illegible]書中引地理今釋止四條，與所引諸家之說，皆本之錐指，即題以錐指節本，無不可也。

禹貢集註一卷　咸豐十年刊本

清劉崇慶撰。崇慶，字德徵，以順天籍中咸豐乙卯舉人，官魯山教諭。是書首有自序，以為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必先疏其下流，而後濬其上流，使下流有所歸，上流有所殺。河始入於雍，而經於冀，冀當河之下流，兗又下流之入海處，故禹自冀而兗，疏河濟之下流；自青而徐，疏淮之下流；自揚而荊，疏江漢之下流。於是自荊而豫，濬伊洛之源；自豫而梁，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濬河渭之源。所言禹先後施功之序，與蔡傳略異，而理可相參。惟題曰集註，而所集何家，概未標明。於地理往往沿舊解之誤，未能訂正。如治梁及岐，三江既入，涇屬渭汭諸條，其誤之最顯者。恒衛既從，即恒衛為小水，謂恒水東入于滱，衛水東入于滹沱，[illegible]當之。恒即滱，衛即滹沱，[illegible]他如黑水三危西傾大別嶓冢等，俱不能實指其地，蓋所見之書本不甚博，又欠精思明辨，故不免於疏略也。卷首有九州總分二圖，又有九州田等九州賦等諸詩歌十五首。卷末有從陽呈撰崇慶行狀。

禹貢山水清音一卷　咸豐十年刊本

明劉椿撰。是書用注類回等套曲，分述經文，自冀州始，至導水止（凡例自導水止云云），共七齣，不及疆域田賦，以下有疆域歌、田賦訣也。其先詳自在導山導水，尤詳山脈方向，水記出入所歸屬州境。首有小引、凡例，自言審分平仄，字別陰陽，頗費推敲。先錄禹貢正文，後詠諸篇，則傳註之繁，瑩歸視之。又云厭咕嗶之勞神，託謳吟而書意，務點精心結撰之作，與書道括歌括便記誦者又不同。後有其[illegible]孫輝釗跋，書係輝釗所刊，附於洲崇慶禹貢集註之後。

稽古軒經解存藁八卷　道光十九年刊本

清趙逵儀撰。逵儀字衡齋，安徽涇縣人，嘉慶癸酉舉人。首有黃中模序，逵儀鄉試座師也。卷一易，卷二書，卷三四詩，卷五六春秋三傳，卷七三禮及大戴禮記，卷八四書爾雅孝經。其中周禮儀禮大戴禮大學中庸孟子爾雅孝經各止一篇，似以足十四經之數者。其文大率書院課試之作，故多抄撮前人成說，或談空議，每篇後皆有批語，尤為近俗。[illegible]亦不無可采者，如解六宗，主鄭康成說，禋是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illegible]解大夫孔父，[illegible]引鄭大夫公子嘉字子孔，謂孔父是字非名。解辟雍泮宮，據說文廦，廱也，廱天子饗飲辟廱也，[illegible]魯有泮水，泮宮乃泮水旁之宮，俱非學名。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謂愬告也，說文引此作訴，與讒迫別，[illegible]肆諸市朝，謂同鳴鼓而攻之，無害為仲尼弟子。如此之類，頗見精核，未可沒也。

鄂州堂經解　十二卷　　道光十九年刊本

清呂偉山[illegible]及其弟偉晴撰。偉山字松坡，諸生；偉晴字蓉塘，俱安徽旌德人。偉山兄弟俱學於趙遠儀，是書即遠儀所訂，又為之序。首錄呂培經解一篇[illegible]，[illegible]卷一至十為偉山撰，卷十一至十二[illegible]偉晴撰。諸篇[illegible]可取者，如平章百姓[illegible]鄭注[illegible]作辨，訓辨為別，與平字古文形聲易混，自孔傳誤為平，訓作和，自宋以來罕輔衛名皆誤。田之周頌實賴毛傳翦勤齊也，鄭箋翦斷也，孔疏謂

齊即斬斷之義，後人遂滋疑議，按爾雅釋詁翦勤也，翦商者謂勤勞于商，翦亦通踐，左氏文元年傳云踐修舊好，士相見禮云不足以踐禮，踐言勤也二條，援據最的[illegible]。陳太宰甄偽[illegible]徵春秋時同名之人[illegible]一滿[illegible]，蔚成巨篇，可[illegible]離本書而單傳也。

重校古經解鉤沉　三十卷　　道光二十年刊本

清余蕭客撰，柳榮宗校。榮宗穀梁大義述已著錄。按蕭客是書[illegible]著錄四庫，[illegible]刊板於乾隆六十年，其後板歸丹徒魯氏。至道光庚子[illegible]加補葺，屬榮宗校勘。榮宗因据所有書籍，檢蕭客原注出典，凡正誤字二百七十五，補脫字八十，又[illegible]例，於經文之[illegible]者以小字注於經文本字之旁，惟[illegible]刊本或有或無，榮宗依例悉為[illegible]補其書。傳原引舛錯者，如袁與王子兌字柴，公羊疏引鄭注云，柴者考績燎也，燎上當脫柴字，同傳度量衡，史記集解引

鄭注云同音律，音當作陰，左傳襄十九年傳諸子仲子、戎子，御覽引服注云諸子妾生子氏，生當作姓，又十一年，司慎司盟，儀禮疏引失名注，至訛不可讀，榮宗以為書闕有閒，不敢意為增改，[illegible]異見於[illegible]卷首列傳校陳維謙等四人，分校陳以琛等八人，[illegible]榮宗一人之力也[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考六卷　道光刊本

清李榮陛撰。榮陛不特攻古文，謂今文亦有錯誤，大傳亦是傷作。所考大都本經之要題，謂伏生書先金縢、大誥，而後康誥、酒誥，先召誥而後多方，先洛誥而後多士，皆失其次。後大誥乃周公命康叔城東都所作誥士而序誤，伐殷之大誥，則誥殆序亡篇名適同，伏生因係為誥之尾，而為伏學者更眺篇引冠康誥之首。儀丞以王臨孟侯，漢魏諸儒，因据為攝位稱王之證。[illegible]

[illegible] 其要者謂鄭□訓寡兄為寡有之兄，孟侯為太子之稱，但不可通者，傳稱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王之後，有所引□以為康叔不受封於武王，不知周公相王室兼武王、成王言之。所以述三國之封兼武王世。衛魯唐錫四國，得封非一時，故首舉武王，成以總之，□康叔之封在武王世。武庚誅，成王又分其地歸康叔，作雒解所謂俾康叔宇□於殷，代霍叔者也。康叔既受成王增封，故傳與四國並舉。其康誥之命，自承武王克商興，成王句無典，材以□極確。又辨文王受命，乃□受專征伐之命，□稱王改元之事，據紀年，文王之殘，稱西伯昌薨。記大傳武王追王文王昌，改天封於七國之際。紀年於周頡王三十四年丙戌下，記元魏喜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周初何嘗有是。[illegible] 天據紀年，帝辛四十二年，係武王元年，五十二年伐殷，自為武王十一年，並□□父年之事。[illegible] 極確。又解金縢罪人，謂武王崩，武庚叛，無根之言播聞，知武庚思紀殷叙，而議言轉為王計，若不相家者，主二年乃知其所出於管蔡，故並眾人斯得。亦視鄭注所謂以罪人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為優。然亦陛明曆算，□如正月上日、月正元日諸篇，能言其故。[illegible] 其閒訂則散之，雖□□鄭玄改經之文二月三月作一月二月為近也。赤者李銳所考之當鄭並不誤也。其改古文□不據閻若之□，謂書之□奇數變詞諸篇，[illegible] 不足以據古文也。[illegible] 主考武王年歲 [illegible] 跳史據紀年定為五十四歲，□本不誤，閻若璩引作雒解惟予不享於殷發之身也，主於今六十年，謂是六十係發，為為近之 [illegible] 文王世子書大傳，□謂武王七十六歲即位，八十六歲代殷，則以不誤為誤，誤為不誤矣。其為質與地諸篇，亦多弥有

人所未發，可與所著禹貢山川考、黑水攷證、[illegible]考證、[illegible]與閻惠諸人專攷古文者又不同也。

尚書篇第一卷　道光刊本

清李榮陛撰。首有黃河清序。[illegible]以今文為伏書，古文為晉人補書，二書不可相混，而伏書中之周書多錯誤，[illegible]一以武王之金縢、大誥列武王康誥前，二以周公後大誥序足成王大誥，三併武王召公兩闕篇為梓材，四列多方於多士無逸後，一一更定之，而經文中竄與誤衍，滔天二字，[illegible]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十二字，（立政誤衍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二十一字）甘誓脫衍予則孥戮汝五字，恆衛既從大陸既作[illegible]移在至于衡漳之下，岷嶓析文攝搜西戎即敘十字廢移至三苗丕敘之下，識皮二字廢移至球琳琅玕之下，其[illegible]方輿所上二十八字[illegible]二十四篇[illegible]歸之補篇，蓋沿元吳澄纂言別出古文之例，然以正義所稱張霸之徒增益二十四篇為孔壁真古文，[illegible]猶是閻惠之餘唾也。

尚書課程二卷 湖北存古學堂刊本

清馬貞榆撰。是書上卷論尚書學之源流，下卷論偽古文之破綻，及各家之得失。大抵摭拾宋元以來攻古文者之說，尤主閻百詩、[illegible]諸說，謂至閻百詩而其論大定。其最謬者，如謂古文為王肅爲偽，蓋本[illegible]。[illegible]因陸德明有肅注今文尚書，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私見孔傳而秘之云云之誣，而同時之鄭沖、皇甫謐亦引及之，較是貞榆謂為亂。戒鄭沖，分言皇甫謐則為所愚，不知所云戒者其謹何在，謐亦通儒，豈受人愚者。專據有云王肅注存於今者，按之皆與馬融偽孔合，何云偽孔出於馬融矣。[illegible]又謂古文尚書亡於永嘉之亂，蓋據隋書經籍志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據者所言，自分兩截，晉秘府本有古文尚書，梅賾止是孔傳，以傳合之秘府經文而不獨，故無人張異議。[illegible]無有傳者，謂無人傳授耳，非所亡者乃歐陽大小夏侯尚書，語意自明。謹之[illegible]晉書荀崧傳，天帝時已立尚書孔氏學，何嘗亡耶。又謂[illegible][illegible]鄭康成所述逸書[illegible]偽書[illegible]二十四篇，偽孔穎達撰被以張霸偽書之說，[illegible]並未細讀正義，[illegible]正義[illegible]云張霸之徒遂有[illegible]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並舉其目。按此二十四篇乃張霸之徒所造，何嘗為鄭氏所述。謹之鄭注書武成云建武之際亡，注緇衣引尹誥云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此自述之二十七篇即在二十四篇中，[illegible]遂則二十四篇豈鄭氏所述耶。且所云張霸之徒，猶言張霸之流。彼造百兩篇，所造二十四篇，自是二事。若張霸乃西漢成帝時人，豈能見鄭注之三十四篇而增益之耶。他如謂賈馬鄭所傳杜林古文尚書即孔安國古文尚書，[illegible]河內女子所獻泰誓為真泰誓，保[illegible]語謬之甚者，殊[illegible]見張霸[illegible]言，亦吳光耀諸家之書未[illegible]寓目，[illegible]致不能無之惑矣。

15

由文謂張霸所偽者乃百兩篇，非二十四篇

江声[illegible]以古文偽書之[illegible]者，[illegible]江声

尚書可解輯粹二卷　嘉慶乙未刊本

清潘相撰。相有周易尊翼，已著錄。是書所解止有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伊訓、武成、洪範、金縢、顧命、康王之誥十六篇，殆以可解者止此，其所輯諸說有標名氏者、有不標名氏者，又統於一篇，不為句解字釋，殆說體之又一體也。書中堯典言天文，禹貢攷地理最詳。次則洪範、堯典、舜典，徵及近世西人之說，並日躔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諸圖說。禹貢謂水道變遷，就後代地形水勢，以考禹時之水，必不可通，惟以禹

為解禹貢，北河主爾雅，分簡絜為二河，亦参傳皆師訓。三江主鄭注，謂北合漢為北江，右匯彭蠡為南江，岷江居中為中江。五湖主韋昭說，謂五湖當在今蘇州、嘉興、湖州、松江諸郡境內，混合為一，析支搜渠即河套，則誤矣。武成篇謂篇首有先讀本、較為本為順，惟兼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三句應上接其承厥志，下接底商之罪，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五句，應在血流漂杵之下，一戎衣而上別為考定，其說大禹謨謂謨言精粹淵醇，真非大聖人一堂授受不能

到，後儒果于疑古，誠同漢晉諸儒所傳者述甚多，誰能偽為此。又謂堯授舜，舜授禹，有堯典必有舜典，有二典必有二謨。堯典曰若稽古帝堯，若無舜典曰若稽古帝舜，又無禹謨，別之曰大禹，遂以二典為堯典，以曰若稽古皋陶接于堯典，亦何史體之所為攷古文者作及唐之稽也。

詩毛鄭異同辨二卷 嘉慶刊西域樓三種本

清曾釗撰。首有釗自序，以為毛鄭異同，大義有四，隨文易說者不與。一曰期，二出封加姜，三稷契之生，四周公辟居，皆毛長於鄭。至六天之說，毛鄭故同。昊天上帝，詩有明文，五天即五德之帝，五德布為五行，助天生物，王者禮宜尊事。周頌我將傳，將大也，是毛以我將我享為大享。大享明堂，五帝偏而正義乃誣毛不信六天之說，與鄭異。孔氏述毛不得其理，多類此。若夫故訓假借，傳例簡奧，箋所改讀，非盡易傳，正義亦有未達，互之書中。大旨主於申毛義，多精確。其辨正義我之

不辟，謂毛讀辟為辟，據史記魯世家，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據此則史記用古文說，讀辟為法之辟。說文書稱古文辟部，㢶引我之不㢶，法也。法當為去之誤。[illegible]辟[illegible]說文辟法也，父益反。㢶必益反，音[illegible]異，義亦異。易序卦傳云，井道不可不革，雜卦傳云，革去故也。故㢶从井，其義為去。後者作辟，法之辟，轉此義，愈素蒙昧。至此始見日月[illegible]

[illegible]

又猗嗟三章，舞則選兮，傳，選齊也。據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率，集解引徐廣，率音刷。司馬貞索隱，率亦作選。鄭司農周禮冶氏注，鋝讀為刷，率選鋝讀皆同刷，可通假。孟康云，垸亦垸垣也。史記索隱引徐廣曰，垸等也。等與齊同義，選即垸之假借。據此解書曲而切。又揚之水首章，王事靡盬，傳，盬不攻緻也。據天官鹽人，凡齊事，鬻盬。鬻即煉也。盬不練，謂之盬。引申之，故物不攻緻者亦謂之盬。[illegible]首章，碩大無朋，據爾雅釋詁，無閒也。[illegible]汝無念爾祖，傳，無念念也。碩大無朋，猶言碩

大又朋，椒二解，俱新而的。他所辨，[illegible]而孔異以為誤者，如鍾鍾之訓，[illegible]毛而[illegible]者，如南山雝狐之訓，蒹葭首章伊維之訓，小弁二章，怒心疾之訓，頍弁首章，庶弁之訓，[illegible]又鄭[illegible]首柳首章，君子樸之訓，杕杜首章湑湑之訓，車攻二章甫草之訓，菀柳首章瑙讀悼之訓，篤公劉首章居安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之訓，又辨傳寫之誤，[illegible]我思肥泉，正義引釋水泉歸異出同流肥。[illegible]汎乎水經注河水篇引呂忱云，爾雅異出同流為瀵，水鈕爾雅本又當[illegible]歸異同肥，異出同流瀵，後人誤涵流字入歸異出同下，而脫異出同流瀵句，[illegible]

山有苞棣。傳棣唐棣也。正義曰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為唐

棣未詳聞。按蔡明書引孔氏論修辭唐棣棣也，今本爾雅唐棣

棣常棣棣。盡以爾雅常棣華，傳常棣棣也，釋文云本或作

常棣棣非，吾陸氏據誤本爾雅以訂傳。其棗作棣者為是食

野之果。傳華溥也。據爾雅為郁李也。後人……

則為在野不知……

傳……當，惟隱有之駮，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鋸牙以

上句苞棣，下章苞棣皆木名，不宜此獨為獸，據陸璣疏駮

馬梓榆也，此傳以駮為釋駮木，似近事矣。傳明言倨牙食虎豹

曰非獸如何……不可謂非千慮之失也

毛詩興體說一卷　光緒刊本

清林國賡撰。賡字颺伯，廣東番禺人，光緒甲辰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興，隱按劉勰序云詩有六義，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惟比顯而興隱，故文心雕龍云毛公述傳獨標興體……其例……

言……指……有指首章而言者，有指二章而言者，有指首二三章而言者，有指通篇而言者，有指首章及四五六章者，及三章者，有指首章及三四章者，有指首二章及七章者，有指首二章及五六章者，有指首二章及五六章者，二字偶在章首，又有章首非興而置興也二字於二章三章者，……如桑之卷耳云……者……興也，而有就一章……的……賦也，第五句振振鷺，云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惟此偶見而已，又據翻志誤，登張還之義，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知毛傳所標百十有六篇之外，仍多興體，因為……疏之，有援前舉之文，整於毛公所言，往往引申之，陳奐之……

其例六事，次論鄭君注孔[illegible]解興字之非，興等詩[illegible]
不同，次論[illegible]
風[illegible]釋先鄭比方於物[illegible]而易混比體
於興，又次論集傳兼說比賦比興，所云比[illegible]賦[illegible]與興體無
甚明[illegible]（自序稱舉例者僅為治詩者開其面）又[illegible]書六見學海堂四
集中。

毛詩興體說一卷 傳抄本

清黃應嵩撰。應嵩，廣東梅縣人。是書大旨同林國賡，惟分例少異，其為林氏所未及者，如詩序言刺，毛傳獨標興體例，所舉雄雉、匏有苦葉二類，三十四條，孔疏著明毛意例，所舉匏有苦葉之類十四條，[illegible]其林氏有例而缺證者，如鄭箋自言興義例，所舉多[illegible]十一條，又鄭箋不言興義與毛同興例，所舉多草蟲、[illegible]、園有桃、山樞、綢繆、杕杜、葛生、晨風、伐木、[illegible]杕杜、黃鳥、小宛、頍弁、棫樸十八條，又毛傳言興而箋非興例，所舉多谷風、園有桃、綢繆、伐木、頍弁、車舝、采芑、桑扈、棫樸九條，又傳箋興同而義異例，所舉多[illegible]、蘭、東方之日、東門之楊、鴟鴞、九罭、狼跋、[illegible]、菀柳、白華、卷阿九條，又[illegible]中明毛傳未標興體例，所舉多南有嘉魚四章、我行其野三章、正月十三章、四月八章、北山六章、無將大車、小明、[illegible]六章、鳧鷖三章、蕩八章、蒸民八章、常武六章、瞻卬七章、召旻七章、泮水三章、[illegible]又用獨字為興例，所舉多草蟲、柏[illegible]、[illegible]弁、摽有梅、中谷有蓷、竹竿五條，用以言為興例，所舉小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八章，例八斯七章，[illegible]芄伯七章，二條，又鄭箋善明
毛意例，所舉多周南葛覃、召南摽有梅、江之汜、何彼襛
矣、鄘風柏舟、凱風、雄雉、北門、北風、衛風芄蘭、王風中谷
葛藟、采葛、鄭風山有扶蘇、蘀兮、風雨、有風、南山、甫田、
猗嗟、唐風鴇羽、有杕之杜、秦風晨風、蒹葭、終南、黃
鳥、陳風東門之楊、墓門、防有鵲巢、月出、澤陂、檜風
隰有萇楚、曹風蜉蝣、鳲鳩、下泉、豳風鴟鴞、九罭、狼跋、小
雅南山有臺、蓼蕭、湛露、采芑、沔水、鶴鳴、斯干、節南
山、小弁、巷伯、谷風、蓼莪、大東、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
扈、鴛鴦、青蠅、角弓、菀柳、黍苗、隰桑、白華、綿蠻、苕之
華、大雅綿、皇矣，所舉凡六十四條，惟[illegible]有林本所有二條
此獨缺之，[illegible]書中未提及林本，[illegible]見
而不言耶，而精審則過林氏矣。

蜉蝣即俗名蚱蜢、[illegible]
鶴即爾雅鶴天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詩商二十七卷　光緒刊本

清陳保真撰。保真字懷甫，湖南龍陽人。首有保真自序，大
旨[illegible]小序、毛、鄭、正義、集傳以至欽定詩經彙
收傳說，惟不及乾嘉後[illegible]說。詩諸家其自為說別之曰商，或抒
己見，或引他說而衷其是，所輯頗嫌駁雜，如[illegible]契闊既引
集傳契闊遠隔之意，又引毛傳契闊勤苦之義，又引韓詩
契闊約束也、漢書注久闊不相見，轉覺無所適從矣。其自為
說，如柏舟據小序共伯蚤卒以正史記衛世家和弒共[illegible]、
伯代立之非，定之方中謂史記先言文公立，後言輯桑，乃倒敘
語無兩適有之事，文王之什謂文王卒沒後追王，[illegible]載信易偉
諸書受命稱王之說，[illegible]正義又為箋譏，賓之初筵、抑戒謂非武
公悔過之作，乃衛悼當淫亂之除，而因以自警，素冠序[illegible]
刺不能三年，據禮一命縕韍，再命赤韍[illegible]，謂刺大夫
士非諸侯之人，所見俱是。書中於鄉先正王夫之詩稗
疏引之最多，如以雎鳩為魚鷹，委蛇本山海經之委維
[illegible]也，荼引古今註紫者，茶青為蓼，[illegible]
月令之苦菜，葑菲下體謂下體者蔓人種生食[illegible]、
根生草木逆生，根在下為上體，葉在上為下體，葑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時棋之辰，而書為人言，故曰流離據隨鐵續之鳥
流離也，梟夜則攫，晝為眾鳥所逐，竄伏莊昧，無所容
身，故曰瑣尾，似俱甚鑿，然亦間訂王說之誤，如王氏謂
木瓜木桃木李皆刻木為之，如今之摩供，又謂摘
卯山海經言其小者所生之樸，又謂瑪瑙，即此珠其形
以入工為之非必有誰貴所序之螭珠，其南有穢，琉於蠙
珠亦出琥為珠，於以三代南海未入版圖，無蚌珠，得集
一一駁之，亦甚足通觀全書，大抵拘牽於舊說所
未正者，僅通義理者，如小之者而已。

毛詩說習傳一卷　廣州刊本

簡朝亮撰，女弟子簡慕蕙簡慕持錄，民國庚午朝
亮[illegible]客南海忠義鄉，時年八十矣，為二慕女
士說詩，二慕同錄所聞，而朝亮為之刪定，即日呈書
也。書有朝亮自序，言五十時意欲為毛詩集注述疏，
旋以詩無達詁，義取斷章，遂錯前意，今既查畧之詩雅無達詁，
惟當有正義之歸，且以經考之，毛傳猶有失者，則宜為
說以明之，斯其始基云云。今按所說者僅國風八篇，小
雅十六篇，大雅四篇，周頌六篇，魯頌一篇，商頌一篇，大
旨取小序毛鄭正義集傳，旁參呂祖謙謝枋得陳
啟源諸家，兼較其得失，往往一章之中參用數家之
說，[illegible]雜引他經國語
莊子漢書白虎通諸書，以相[illegible]證，其類并詩死喪無
日四句，且引杜甫醉歌[illegible]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
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謂[illegible]以古人況今日，[illegible]
實近此詩，又其說則見所著尚書集注述疏論語集注
述疏讀書草堂明詩者[illegible]，此皆往略，宜互參云。

東遷後詩世次表一卷　[illegible]本

清郭志正撰。志正字體吾，湖南長沙人。康生星壽有有

說，以為

平王東遷後諸篇，說者紛如。召南何彼襛矣，

朱子疑為東遷後詩，注疏以詩次召南，遂誤解平王為平

正之王。小雅十月之交，鄭氏以為刺厲王，解者以詩言褒姒

試之，定為東遷後詩，朱子以為幽王時詩，江慎修謂十月辛

卯日食為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月辛卯日加辰時，正

入食限，其為幽王時詩無疑。又謂平王之孫，明是魯莊

公時王姬歸於齊之事，不入王風而入召南者，以此詩為有

王者之化，異於黍離諸篇。說同朱子，其謂東周以後有

風無雅，不知雨無正柳菀，朱子亦嘗疑之云云。所列世次表，

分平王之世、桓王之世、莊王之世、釐王之世、惠王之世、襄王

之世、定王之世，而以鄘鄁衛王鄭陳齊唐秦曹

分隸其下，並及魯頌、雅，大抵本之小序、鄭譜、孔疏，惟柳

菀據朱子以為衛武公作此自警，平王之世。何彼襛

矣，據鄭漁仲說，係之莊王之世。相是書皆本前人成說，無

所闡發，復彙諸篇於一表，不過便說詩者之

稽覽而已。

十三經獨斷一卷　光緒[illegible]排印本

清趙曾望撰。曾望字紹庭，江蘇丹徒人。自有自序，並[illegible]獨斷七凡：一自洗伐無穿鑿，二自援引無掎摭，三自識規無毀謗，四自畫界無門戶。其書自謂新解，說多可喜，亦自極精愜者。說論語最多，間及他經。說祝鮀宋朝章，謂免字當訓如孟子未免為鄉人之免，祝鮀宋朝自舉鮑之盟宋野之歌，聲名籍甚，後出奔而數之，舉世無非鮀朝之徒也，夫子慨言之，猶乃言今也一歎再歎之意。周公才美章，謂吝字當如周易往吝之吝，使字當如詩序衛莊公使驕上僭之使，截曰周公才美（驕吝才人通病）[illegible]，一經使驕，猶且獲吝，其餘不逮周公更不足觀[illegible]。子罕言利章，謂命仁與利相反，與字當如與女弗如之與，與許也，或如吾與點也之與，與從也也。色斯舉矣二節，謂鄉黨附載羈旅之義，齊景欺老而行，衛靈問陳而行，色斯舉也；於衛主顏讎由，於宋主司城貞子，翔而集也。雌雉一節，則章遇山梁，閑中評論之一章。才難二節，謂人才唐虞之際[illegible]，禹舜說，當日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事舜，[illegible]九人當九男也，婦人指二女。詩齊風雞鳴篇，謂月出之光，謂月字當是日誤。雞[illegible]唱[illegible]明蠅聲[illegible]隨起，賢妃告君曰：雞鳴[illegible]旋進之曰：非但雞鳴，已有蒼蠅之聲矣。再告君曰：東方明，旋進之曰：非但東方明，已有日出之光矣。大雅桑柔篇倉兄填兮一句，[illegible]謂兮乃分字，分者忿也，悼悅並[illegible]有心，此亦有心，填通塵。按此諸說，[illegible]竟視韓呂黎書，寢之[illegible]辟為勝[illegible]。不無[illegible]自前人闡合者，亦有求深而反失之者。金滕我之弗辟句，孔傳作辟治也，從井法也，鄭康讀為避，謂管蔡之罪，宜誅討而治之，[illegible]作避者誤[illegible]，又謂罪人斯得，實辟之之注脚。按[illegible]辟與辟不同義，辟从井，其義為去，曾剖雖之甚詳，鄭讀避不誤，罪人斯得，有辟罪人所造流言者是也，罪人者，得之前，尚不知流言出於何人，未何能討管蔡而治之乎。[illegible]書禹貢島夷二字，[illegible]謂古文島本作鳥，鳥從島訓，說文以海中山為島，禹時聲教至海而止，[illegible]義不可通。按以禹時聲教至海而止者，乃[illegible]之陋說，既言島夷，即可謂為不止於海之證矣。孟子則臣視君如寇讎句，謂臣不當視君如寇如讎，寇讎者，寇之讎也，[illegible]有為寇報讎者，寇乎必不報也。按[illegible]寇讎之解，可以上[illegible]句[illegible]路人推之，蓋視如草芥者比犬馬加甚，則視如寇讎者自當比路

人加甚，至類目如此曲解，祗可向明太祖輩開脫耳。要之訂誤證疑，言皆有物，與獵奇而謊者，固不同也。

十三經音義故例一卷　甲巳學齋刊本

清孫葆璜撰。葆璜字仲山，浙江歸安人。是書總例二十二條，凡例二十五條。故者詁也，由今言以通古義，故曰十三經音義故。總例大旨分字體、音義，字體主說文，經有而說文無者，从字林、玉篇、廣韻、集韻、類篇補，注疏用阮元十三經校勘記，輯以證異，均唐石經校文，若易之子夏傳、京荀鄭虞諸本，書之尚書大傳、逸周書，詩之齊魯韓三家詩、逸篇，禮之大戴記、周禮之故書，儀禮之古今文異字，三傳外之國語、漢魏唐宋石經之不同本，說文、字林、玉篇之引經異字，皆證之。音義主陸德明經典釋文，證本參以數影抄宋本、通志堂本，惟載每經舍注釋文，亦無須編列。惟陸氏所稱本或作某字，適與說文合，又為監本所不載者，必表而出之。羣經中又以爾雅為重，用邵晉涵正義本，兼制取小爾雅、廣雅、方言。五經疏除周禮、禮記、詩外，儀禮用張爾岐鄭注句讀，易宋李鼎祚集解，書引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孫星衍古今文注疏，廿九篇外所不尚，廿九篇外之字如羣經所無者刪，一例從之。曾是書序理百篇逸經之附見于序者並及焉。其凡例分目曰體、曰關、曰逸、曰刊、曰補、曰通、

曰別、曰辰、曰類、曰形、曰重、曰[illegible]、曰時、曰詳、曰畧、曰合、曰連、曰互、曰附、曰俗、曰約、曰條，條下各係以說。按是書依嘉慶間[illegible]正誤[illegible]而義尚未出，富勝張氏鄭注句讀，書之江標二注，[illegible]篇二十六篇而棄古文[illegible]大屬偏見。凡例所舉，徵撫瑣瑣，後起者鍼，按其星例，而[illegible]酌其間，不難成一巨著，勝於徒[illegible]供撏撦也。

留國人[illegible]野鄭也

毛學讀經記略一卷　光緒刊本

清楊澄鑒撰。澄鑒[illegible]字伯衡，安徽桐城人。是書多能闡經意於文字之外，如讀[illegible]傳韓宣子見[illegible]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因推張惠言易合周禮之義，因就易象以徵禮，見韓宣子言非空設。謂月令本呂氏春秋，多攙秦制入周制，其迎春迎秋迎諸侯，迎夏冬不言諸侯，當是戰國時代之制，非有闕文。據公羊桓十四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傳，古者鄭國處於留，後取檜公國而遷鄭，遂野留。此即武公取號檜事，詩言彼留子者，東遷之初，晉鄭焉依，是時武公猶國留，於周公美其功者，因桓公死綏，武公復仇，迎王平王，尚猶在喪，嗟者代悲留國之郎子者，其未踰年之稱，未施吾食，益謂入覲遊饗，貽我佩玖，亦本取美衛桓之意，謂楚茨詩所言神保，似是廟中木主，初言神保是饗，將迎主而先饗於本廟也，次言神保是格，已迎主至太廟合食也，終言神保聿歸，送主還聿廟遠廟也。楚詞君靈保兮賢姱，靈猶神也。凡此諸條，樹義甚新，又據彖傳獻書序，謂篇內稱朕，其弟及商先義，又論秋文王無一語及武王，皆為虞

叔之封在武王時，又謂依孟子王制[illegible]衛共一者，地何兼封，與三監並列無礙。但[illegible]保甚確，惟以為封於武王時，則[illegible]不可信也。[illegible]李紫陽[illegible]書篇第即以康誥列洪範之後、酒誥之前。得其序矣。又謂鄭箋平王作乎，定之王為侯作者一之侯，諸儒多以康成改爲王姬說爲疑。因據商頌殷武湯曰元王，曰武王，如後世加徽號之例。所見甚是。而平王二字，究嫌無出。晏據國語周太子晉曰，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子晉說必有所本，即是詩所本也。至商侯則不必有一解。[illegible]

[illegible]言深[illegible]而好深湛之思者，[illegible]着墨無多耳。

讀經志疑一卷　宣統元年刊本

清韓晉昌撰。晉昌字西侯，山東濰縣人。是書首有王大淳序，稱其篤嗜經學，博稽而能斷。今觀其書，如解血流漂杵，據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太公望家先涉。呂氏春秋云，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淮南子云，武王伐紂，當戰之時，風雨擊於中，而孔傳孔疏解上文俟天休命句，並據言雨畢而陳，[illegible]倒戈，[illegible]血入水而漂杵，故史臣目覩其事而直書之。說無衣詩，據左傳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與衛人為之賦碩人，鄭人為之賦清人，秦人為之賦黃鳥，[illegible]無別，斷此詩斷為秦哀公作。辨周公用天子禮樂，據呂氏春秋惠公請郊廟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證明堂位之誣。解五十以學易，謂五十乃卒衍之譌。見孔子繫辭，說子疾病，子路請禱，據儀禮既夕記有疾乃行禱于五祀，是古有其禮。書金縢，武王有疾，周公禱于三王，願以身代，是古有其事。子路之過，不在禱，而在請。[illegible]金縢周公不惟不請於武王，並令二公弗及知，[illegible]夫子不直拒，而但告以無所事禱，[illegible]解出服者，武

負服者、據鄭注儀禮、前有衰後有負版、負版乃衰服之最重者、夫式之、即見齊衰者雖狎必變之意、益以下句申上句、說管仲不死、謂先王之制、惟立嫡以長、桓與糾皆庶孽、長幼原不必論、說性近習遠、謂相遠指美惡言、乃習使之然、非性之異、故不曰性相遠而曰習相遠、集註以氣質之性當之、誤、說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據史記、漢書、紀年、謂湯崩、太丁已尚在、以居喪未及立而卒、時太甲尚幼、故立其弟太外丙、外丙即位二年崩、又立其季父仲壬、即位四年崩、按諸解俱確切、雖有為前人所已言及者、而擇精之詳、推闡之顯、則不可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欽定七經綱領一卷、 宣統元年學部圖書館刊本

清學部圖書館編、蓋就欽定七經中、割其卷首綱領而成是書、計易三篇、一論作易傳易源流、二論易道精蘊、經傳義例、三論讀易之法、及諸家醇疵、尚書三篇、一論刪書傳書源流、今文古文、二論尚書大旨體例、及書序、三論讀書之法、及諸家書解得失、詩三篇、一論作詩刪詩、及傳詩源流、二論四始六義、詩樂及篇次音韻、三論讀詩之法、及諸家說詩得失、周官二篇、儀禮三篇、一論本經源流、及本經精蘊、二論本經義例、及讀經方法、三論諸家醇疵、及後代禮儀、禮記三篇、一論本經源流、及本經精蘊、二論本經義例、及讀經方法、三論諸家醇疵、及後代禮儀、春秋三篇、一論春秋經傳源流、二論春秋大旨、經傳義例、三論讀傳諸得失、及讀春秋之法、採摭所集皆儒家成說、大體平正、編此者意在導學子通經之途徑、中多要論、未可以陳言視之也、

吳梅村年譜四卷　道光刊本

清顧思轂纂。思轂字景和，江蘇太倉人。[illegible]梅村吳偉業號也。[illegible]所著詩集，有程穆衡箋、靳榮藩集覽、吳翊鳳箋註，[illegible]偶有靳吳二本合作，惟程本編年，且與偉業較近，於偉業身世交游考證甚詳。[illegible]思轂是譜，以程本為主，參以靳吳二本，又得其家牒，故卷首錄世系。[illegible]又以閭里之故，偶羅雜記佚聞不少。按偉業於崇禎四年辛未舉會試第一，殿試以第二名及第。崇禎十六年[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illegible]庶子。而[illegible]吳宮夫二年，召拜少詹事。順治十年癸巳被徵入都，授秘書院侍講，尋升國子監祭酒。十四年丁酉[illegible]歸，不復出。[illegible]遺囑題詩人吳梅村墓。又作絕命詞，忍死偷生廿載，而今罪孽[illegible]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又病中有感詞云：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沈吟不決，草間偷活云云。蓋以老父在堂，隱忍受辱，其志可悲矣。譜中[illegible]事實，分年隸事，並及詩文，考例甚善，惟集中之詩，不[illegible]分配，不能藉作詩譜，其中[illegible]清涼山讚佛詩，為清世祖悼亡妃作，殆無疑義，乃偶之十七年庚子，恐有[illegible]不然也。又梅偉業之詩，多切時事，[illegible]註家不能盡考，幸此即其門下又阻侯門句，[illegible]陸沅目辟疆[illegible]防沅，見陸維松婦人集，時陸沅已歸吳三桂，故曰阻侯門也。又通玄老人龍腹竹歌，通玄老人謂若望，清世祖賜號通玄法師，故有山林[illegible]，偶不之及。[illegible]書中間附思義考證。思義字右仲，師轂之弟也。卷首有徐元潤、宋清壽二序，署光緒二年丙子相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重刊。又有師轂自跋，[illegible]距初刊時二十餘年矣。

因事以有於其久至二十餘而大都有證有用足以證其學恭惟(?)…不失小有[illegible]

鹿忠節公年譜二卷

明陳鋐[illegible]輯，梅庚、善繼，字伯順，直隸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觀政兵部，改戶部主事，以爭金花銀事，鐫級[illegible]歸。光廟御極，復官，與孫(?)飭旋改兵部職方，[illegible]參孫承宗軍事，承宗罷，乞歸。崇禎初，[illegible]起用，陞太常寺少卿，[illegible]未二年，又乞歸。崇禎九年丙子，北兵犯定興，入城守禦，城陷，殉節，贈大理寺卿，諡忠節。善繼以孝宗陽明，期於實踐，求事事不愧本心，[illegible]即以擬位為講學。其書日具視所著四書說約中。其服官於爭金

花銀，阻用廢弁張思忠等，其佐幕[illegible]恢復遼疆四百里凡五城七十二堡，多[illegible]參與擘畫，素節才識皆過人遠甚。[illegible]道合者孫啟泰，即世所稱夏峰先生也。受知最深者[illegible]有孫承宗，惟[illegible]嗣昌[illegible]忿甚，善[illegible]身後，嗣昌[illegible]其生平大節不當從以死事褒，由是得後卹，[illegible]可見其立朝不[illegible]於門戶，而嗣昌之[illegible]亦未如[illegible]之甚也。鋐[illegible]亦定興人，諸生，其父兄俱從於善繼，是錄據善[illegible]繼所著語記、真草十三歸，[illegible]而成[illegible]滿眸

據鹿府昇校善繼傳、[illegible]容城訂交，同拜楊忠愍祠，[illegible]為善繼、啟泰、趙大中、周順昌四人，講鐵順昌，殘[illegible]時失考，[illegible]卷首有鋐序，[illegible]啟泰[illegible]命[illegible]國，稱作誘出啟泰之命，時康熙丁未，[illegible]年[illegible]距善繼之卒三十二年矣，啟泰尚在，老而不忘故人也。此書道光間重刻，有[illegible]鄭獻甫序。

張忠烈公年譜一卷

清趙之謙纂。之謙字撝叔，浙江會稽人，咸豐舉人，官江西知縣。是譜為張煌言作也。煌言字元箸，號蒼水，浙江鄞縣人。崇禎十五年壬午舉於鄉。順治二年北兵下江南，煌言從錢肅樂等奉魯王監國，授[illegible]行人[illegible]。[illegible]元[illegible]。江上師潰，又從張名振奉監國入閩，[illegible]。[illegible]名振卒，代將其軍。順治十六年己亥，會鄭成功舟師陷瓜洲，趨蕪湖，成功兵敗，援絕，走歸臨疊，既而散軍居懸奥，為清提督張杰所執，不屈死之。乾隆中賜謚忠烈。之謙是書以全祖望所撰神道碑銘為主，[illegible]參以本集[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舊譜之誤者，如煌言以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六月初九日生，舊譜作十九日生者誤。順治二年乙酉監[illegible]賜[illegible]進士，加翰林院編修，[illegible]舊譜作翰林院檢討者誤。順治三年丙戌，煌言隨張名振奉監國入閩，拒討侯鄭成功不為用，還石浦，舊譜云張名振奪石浦邑，監生舟山黃斌卿不納，乃入閩，煌言留舟山者誤。順治五年戊子，煌言集義從於平岡，舊譜以煌言軍平岡係之己丑者誤。[illegible]又黃斌卿、馮京第再乞師日本，煌言以詩贈行，[illegible]諸係之丁亥者誤。康熙二年癸卯，島師盡散，本集有題行志賦之首，當作於[illegible]是年，舊譜誤指溫州事，又誤為鄭使者誤。其正神道碑銘之誤者，順治七年庚寅，煌言入衛舟山，超拜兵部左侍郎，碑[illegible]作加兵部右侍郎者誤。北征[illegible]言丁亥後三入長江，一在順治九年壬辰，二在順治十一年甲午之春及秋，碑[illegible]甲午未誤，而誤壬辰為癸巳。順治十五年戊戌，桂王遙授兵部尚書，碑作加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者誤。康熙元年壬寅秋九月，監國魯王卒於金門，碑作冬十一月者誤。[illegible]其正本集之誤者，魯春秋載張名振題詩金山寺，有十年橫海一孤臣之句，而本集誤收之，只易數字而已。其正魯春秋之誤者，煌言[illegible]於康熙三年甲辰七月十七日[illegible]被執，二十二日至郡，易春秋以至郡之日為被執之日者誤。凡此皆互相參稽，而得其實，[illegible]收之簡淨，又其餘事也。

又[illegible]

查東山年譜一卷　嘉業堂刊本

清沈起輯。起字仲方，浙江嘉興人，[illegible]布衣。國變後，為僧。東山者，查繼佐也。繼佐字伊璜，初字三秀，更字支三，號伊璜，外紀則云號興齋。中國變後，更名省，字不省，或隱姓名為左尹，別號非人氏。浙江海寧人。崇禎癸酉舉人。魯王監國，授兵部職方主事、司郎中，參張煌言軍事。兵敗，隱居不出，講學於杭州敬修堂，弟子從游者逾千人。[illegible]後獲見[illegible]浪跡東南。又罹南潯莊氏史獄，幸而得免，卒於康熙丙辰，年七十六。起即敬修堂入室弟子也。[illegible]東山[illegible]即富山，離龍山二里，繼佐世居[illegible]山之西，呼其山為東山，故云。起與繼佐相依四十年，所記事多與相涉，其詳且實，宜矣。世傳繼佐識吳將軍六奇事，諸書是語，而知其誤，據譜所識武林乞兒乃陸晋也。其後以史獄株連，相傳有人于滿人側為之白冤，當對簿時，有筆帖式下階問安且傳諭，三十年所失詩稿，藏曲巷，因憶及三十年詩稿為之免，陸晋所取也。晋後籍滿洲而居要地耶。是則[illegible]繼佐[illegible]免者亦陸晋也。王士禎香祖筆記、鈕琇觚賸皆屬之吳六奇，後來府

士銓且譜為雪中人傳奇。然繼佐所著偽記自云[illegible]傳葛如方布衣野史世傳余有一飯之德，懷之而思報，其實無是也云云。則當日誤傳[illegible]繼佐固已自闢之而自辨之矣。譜云繼佐於是非舊識，而傾倒如故，文令二子啟晋、啟豈員從往游，如是而已。即[illegible]編雲石亦得之江西，非吳將軍所贈。惟[illegible]請於[illegible]授官[illegible]參[illegible]事，[illegible]不之及，蓋有所諱，而諱於繼佐所著魯春秋中書者錄吳啟豐授東山七絕之言。啟豐即吳將軍之子，後以軍功鎮滇南，[illegible]著樂園集，是譜即其弟七卷。咸豐間，張濤得其藁，因[illegible]其[illegible]法[illegible]於京語外，有補，有附，有贊，為列傳引書目凡十一種，內繼佐自著書十一種，今多不傳，賴此得見其概。又有查世[illegible]澧序，及詩[illegible]讀自序，宗附[illegible]翁屬平撰書湖州莊氏史獄一篇，及劉承幹跋。濤字鐵菴，布衣，[illegible]業于蘭，穀字稻孫，繼佐族裔孫，俱海寧人。

然繼佐之免，實因[illegible]萬[illegible]抜[illegible]自[illegible]及花[illegible]陸[illegible]三人[illegible]則亦不盡関乎[illegible]者也。

東山外紀二卷　嘉業堂刊本

清屈騏、劉振麟同纂。騏字九逵，浙江鄞縣人。振麟字軒孫，江西安福人。是書記查繼佐之行事。[illegible]京備[illegible]與[illegible]二人俱繼佐門人也。前有振麟撰序、騏撰引言，又有男[illegible]同學較姓氏五十二人，後有馬驌題[illegible]。據年譜，[illegible]繼佐生[illegible]，外紀二卷刻於康熙己亥，時繼佐年七十六，[illegible]湖州，故所列皆[illegible]男[illegible]門人也。繼佐[illegible]盛名，曾附魯王[illegible]監國，受其官，為世指目。其時屢興文字獄，幾于不免，故以講學自晦。所識拔如沈陵、馬聖陸、晉杜小稹，多具非常之流。[illegible]生平好聲妓，好游俠，[illegible]元[illegible]兵，涉書律，又[illegible]養生，張有託而逃。晚歲浪游東南，結交豪要，在粵[illegible]交[illegible]璇，居陳[illegible]張[illegible]璇之張穆之薛劇等，皆遺民也，俱見於紀。惟所紀[illegible]有[illegible]異事者，如云夢登尼山之堂，孔子[illegible]後兩瑞木並拜[illegible]之類。有[illegible]獲者[illegible]陳姬[illegible]之類。又如偏學[illegible]居室為大論鬼神[illegible]投胎為真，[illegible]游戲[illegible]六不之名[illegible]意，如[illegible]通學[illegible]黃[illegible]以教[illegible]諸子[illegible]以氣而禍隨之，其中所載某處得某人而顯，是明[illegible]，以理[illegible]終，以[illegible]任爭勝，非教[illegible]之意也。[illegible]又謂學而言理，便非其至，至於代小人為君子，不主於[illegible]小子為君子，前輩之過。[illegible]於[illegible]為君子，至一塑以生[illegible]心[illegible]責君子之才，不逞小人，其數亦萬不能兩善。勢必大[illegible]其節明季講學之失。可謂切中。又謂人能閉戶一日，則享受不止一日，[illegible]閉戶一年，則享受不止一年，靜者可以制動。又謂人能閉口一日，則鬼神亦不能測，[illegible]繼佐平生好游，又[illegible]作詩[illegible]自[illegible]也。騏言微詞諧笑，書屬天機，表龍雖亂，頭每闌至要[illegible]尚有[illegible]表[illegible]近[illegible]異質[illegible]又據年譜[illegible][illegible]續外紀二卷，沈起[illegible]康熙甲寅，[illegible]未見傳[illegible]是本為劉承幹所刊，後有承幹跋。

錢警石年譜 一卷 同治刊本

清錢應溥撰。警石，錢泰吉號。浙江海鹽人。泰吉官海寧州學訓導，錢陳群曾孫，儀吉從弟。應溥，道光己酉拔貢生，官吏部文選司主事，軍機處行走。泰吉官海昌二十餘年，罷官後，又掌海昌安瀾書院。七十後遭粵逆之亂，流離轉徙，卒於安慶。時應溥方在曾國藩軍幕，在安慶故也。學不及其兄儀吉，而生平留意校讎，見書甚多，尤專書傳，錄名人校本，讎勘異同，後書如讀後史記、兩漢書、宋文鑑之文類及宋元人集，具見譜中。所與交如陳碩甫、胡竹邨、錢梅溪、吳仲倫、馮柳東、劉燕亭、朱述之、勞季言、蔣生沐及門人，其相投，具見師友淵源。久成海昌學職，考及海昌備志，頗詳。凡此皆詳載譜中。卷首有小像，並友朋作贊。卷末有泰吉外孫沈師蘭跋。

張尚書年譜 一卷 傳抄本

舊題全祖望撰。張尚書，謂煌言也。按祖望作張尚書集序，稱又為作詩話二卷、年譜一卷，以詳其集中所贈答之人與事。而祖望之門人董秉純序鮚埼亭集外編，稱祖望著述三十餘種，見在者亦及十餘種，是譜不與焉。其為作而未成，或成而早佚，俱不可知。此本流傳世間，宣統間，西泠張蒼水集入之附錄中。今取以與祖望所作張尚書神道碑銘相校，多有差歧，尤可怪者，卷首特書忠烈賜謚，指為明季殉節諸臣錫謚，事在乾隆四十一年，而祖望之卒在乾隆二十年，安得見之而書之？且不惟異於祖望，北征錄、奇零草、冰槎集，煌言所自著也，核其歲月與事實，亦多顛倒。其為祖望所編定者，何至不考若是？當是妄人掇拾野乘叢載，託祖望之名以傳。(?)不辨其為譌也，特存而辨之。

褒忠錄七卷　道光刊本

是書記明郝景春殉難房縣事。景春子明龍編，景春六世外孫姜朗一重編。按景春字和滿，江蘇江都人，萬曆壬子舉人，授鹽城教諭，陞房縣知縣。時張獻忠受撫已復叛，景春與賊戰，[illegible]被執，景春罵賊死，其子鳴儼同遇害，詔贈官，建祠，事蹟具明史忠傳。乾隆四十年賜勝朝殉節諸臣謚，景春謚忠烈。

[illegible]

錄[illegible]原本，乾隆[illegible]，[illegible]春傑序，縣獄[illegible]。是書以史乘事蹟著述郝勝記傳附錄，分六卷，首以乾隆重修時陳宏謀、姜忠基二序，又序縣藏瞪園說，別為卷首，卷二止公牘，卷三文詩（明永懷），之卷五雷士俊、王巖二傳最佳，卷六殉難入鄭二紀略，先君佚事可補傳所未及，卷末又有附乾隆[illegible]，[illegible]孫郃[illegible]梅二跋，並是[illegible]。錄初刊於明崇禎，不記歲月，次刊於郝梅，時為乾隆丁未年；又次刊於郝人，時為道光戊戌，有李璋煜序、尤璋煜跋文二篇，祀並錄乾隆諭謚專旨於其首。

蕭氏旌孝錄一卷 道光刊本

是錄記蕭孝子事。孝子名日曦，江蘇江都人，母朱病篤，日曦炷香告天，自刲肝二片，和藥進母，母瘳而日曦[illegible]隕，時康熙七年六月四日事也。里人感其孝，為立祠梅花嶺祀之。是錄有日曦遺書、黃文暘蕭孝子傳、李璋煜書蕭孝子傳後、姚鼐蕭孝子祠堂碑文，并附[illegible]其父廷[illegible]瑣[illegible]詩二首、續優張祖[illegible]謁祠詩一首，又有劉文淇跋，[illegible]即文淇所編，李璋煜刊，附郝氏旌忠錄後。

按割股事[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山會先賢錄一卷 道光十年刊本

清宗績辰輯。先是道光庚寅，山陰會稽二[illegible]紳[illegible]於京師建邑館，議設位以祀先賢，[illegible]以[illegible]中之學[illegible]由洙泗而越，吳會者始於言偃，漢[illegible]經師，如鍾離意、顧[illegible]、[illegible]、臺敬伯、顧奉，宋儒如周謨、陳祖永，元儒如韓性，明儒如胡[illegible]、王文轅、王守仁、徐愛、范瓘、朱節、蔡宗兗、錢德洪、王畿、季本、俞子良、劉墉、張元沖、元汴、胡純、陶望齡、章穎、董[illegible]、策、劉永基、王朝志、劉宗周、[illegible]、宗周從弟亮中、子汋、汋子茂林、王繇著論集，章正宸、沈[illegible]、傅[illegible]、[illegible]向璿、周之璿、李來[illegible]數等皆為位祀之，列大旨[illegible]理學忠孝為集，[illegible]績辰[illegible]行以傳，并為之序。

庚氏家傳一卷 道光刊本

是書■輯。庚久徵及其子正、孫義健、曾孫化麟碑誌家傳為一集。久徵（字子誠）號鏡軒，直隸定興人。萬曆庚辰進士。兩為邑令，擢御史，巡按蘇松，以申救鄒元標，謫言官，判澤州。正字成宇，久徵子，以諸生■授，故左觀周三君子，著義聲。義健正子，■靖邑■■，庚君以節年議。化麟字仁卿，崇禎辛酉舉人，義健子。義健殉節，以毀卒。庚氏父子祖孫正氣萃於一門，於史屬僅見。久徵神道碑銘為孫承宗撰，正傳為孫奇逢撰，義健傳一為盧象昇撰，一為方象瑛撰，化麟■為范化樟撰，■即柔善，亦足傳也。

古本大學釋論五卷 明萬曆刊本

明吳應賓撰。應賓字客卿，萬曆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書■有方大鎮、周汝登二序，■■■■古本■■、雜■與良知■說。首提綱，次釋篇名，次釋古本，以下分釋首章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附■■■■。辨石經新本■■■■■■以明明德為大學之宗，以親民止至善為明明德之實，而其要在於知。實其知止之知，則善止而明德之體不遷，其功在乎有定，以漸至于得；實其知本之知，則民親而明德之用不匱，其功在乎格物。格，來也；物，謂身民。修身親民之謂格物，身民歸一則物格而知至。于家國天下，■■■■，獨者明德至善之體，發于善而為好惡，好惡之餘曰自欺，知者■■誠意之■。■■■■孝弟慈者明德之大用，親民之大端，至善之大經，修身之大務，其大旨如此。分釋諸篇，則又細闡其理，大抵推演陽明良知之說。陽明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義本相悖，應賓為之辨曰：無善無惡者，言乎心之無我也。心之可以為善者，以其無善之我；心之可以為善者，以其無惡之我；心之可以止至善者，以其無善無惡之我，而兼無

為善去惡之我，於善惡之外添出一我，已近强詞。至所云明德者，靈知也；明之德者，真知也。靈知之謂性，真知之謂悟。靈知逐境而妄知生，妄知逐原而真知啟。又云如日銷夫光，照曰悟，真之明也；如水凝冰，冰還成水，破妄之明也，則真入於禪學矣。其釋治國而論學謙，釋平天下而論理財，然以經義時事，方序所謂陳說治平，疾人無可見之施行者也。釋古本，謂大學一總而不分，首章總也，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別也。釋篇名，謂鄭注讀大為太。至教士之法，朱子云大人之學，則併及教人之義，鄭說不謬，而朱誤為……辨新本，謂新本即古經大學也，不言古經者，以非真古經也，其說甚辭。核鄭曉至欲以……於本立學，首發其偽者，應賓忠。

按註家有……細領八條目，而過於……有音……刊不墜齊矣。

四書會要錄二十八卷　康熙庚子刊本

清黃瑞纂。瑞字韓，江蘇上元人，諸生。是書首有車鼎晉、談仕驊序，又有瑞自序及凡例。大旨宗朱注，章首有旨，節有解，有叙旨，有解，皆采先儒及時賢之說，而附以己見。敘則融會家說，為之推衍，又有致，以闡明……析理有頗精者，如謂心統性情，……以聲色臭味之欲，……耳目口鼻，理義屬心，讀書固攻良知家言，未免將心說壞。又謂恕者以愛己之心愛人，以治己之心治人，所以去其有我之私，全其天理之心。事父而存有我之私，必不孝；事君而存有我之私，必不忠。五常百行俱為此己私所隔，故以恕克治之……流弊，以忠厚和平為恕，非聖賢所謂恕……之顛……非……講章所能及也。

按……類大全，惟……注不合……注而後……

大學舊文考證一卷　道光刊本

清朱回佩撰。回佩字石民，江蘇嘉定人，道光甲申歲貢。縣志有傳，稱其苦志窮經，兼通音律、篆籀、金石。是書有周沐潤序，稱精博過翟教授，謂翟灝四書考異也。書中如[illegible]親民，引錢大昕說，謂宋儒改親為新，特因康誥作新民一語，不知如保赤子，亦康誥文，保民同於保赤，於親民意尤切。又親之義大於新，言親則物我無間，言新便有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氣象。又如格物，引車清臣脚氣集謂格，北方思量之謂。此為是，此為非，此為正，此為邪，此為輕，此為重。玉篇，格，量也，度也。廣韻亦然。[illegible]以此釋格最允。此二句往來紛紛，多異說，得此可作定解。他如顧諟天之明命，諟當作是；湯之盤銘曰，盤當作槃；如切如磋，切當作齺，磋當作瑳；如琢如磨，磨當作摩；赫兮喧兮，喧當作愃；終不可諠兮，諠當作諼；身有所忿懥，懥當作寘；一人貪戾，戾當作吝。如此之類，[illegible]考異所未及，[illegible]及之而未有斷制者也。大抵回佩深於許學，故每條多據說文，推明通假之例，[illegible][illegible]不使全經有一語字細碎。一人貪戾條下，据公羊傳登來，鄭注引作登戾，春秋隱十年經時來，公羊作祁黎，杜注以為郲城，詩亦作郲，劉向引作黎犁，亦聲同通假字。此又補日佩[illegible]未及、翟氏書[illegible]此。每條下間附趙翰（？）[illegible]說，亦[illegible]補直。翰字西原，亦嘉定人，諸生，為日佩門人

中庸舊文考證一卷 通志刻本

清朱日佩撰。是書大旨與大學舊文考證同，大抵摭拾文、及近儒錢大昕之說居多，有為考異所未及者，舉行怪、索隱引說文，字、和樂且耽，耽當作媅，期之喪達乎大夫，期當作稘。之者，與有考異雖不齋盛服。謂羞色声相似，故變文為色，又於一義，不變色，所謂無羞色也。君子之道費而隱，費道拂，道拂則身隱，即申言上文遯世無悔之義。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敏或為謀，謀音謀悲切，音近與敏字声相近，有糾正四考異之謬者，如施及蠻貊，羅氏引詩，貊其德音，毛傳靜也，蓋據別本非舊本，韓詩則作莫其德音，莫定也，誤以作貊，貊乃後起字，又謬以之異為考異所未舉者，如白帖引其心，或吳本戴作至，引之而佛長二句，兩佛字皆作不，引洋之字次在其上，如作為卷，惟一戎衣，鄭注衣讀如殷，正義云鄭以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滅紂，是再作戎衣，不得稱一戎衣，司馬光已駁之，而武成篇亦有一戎衣之文，正可為證，考異謂鄭未見古文尚書，是矣，日佩以為晚出，襲中庸語，未見梅鄭之嘔飾，杜子美詩亦云，社稷一戎衣，無怪楊升菴以護鄭揶之矣。

考正古本大學一卷　康熙刊本

清劉道明[illegible]訂。道明字仁寶，江蘇如皋人。是書大旨謂傳陽明古本無殘缺之闕，謂所薄者[illegible]朱子之有也。故有此謂知本句，大畏民志後又有此謂知本句，錯簡止此一處，但將古本前此謂知本句，依程子作衍文刪之，此謂知之至也上依朱子作別有闕文，[illegible]自所謂誠其意者起至故君子必誠其意止，改置在此謂知之至也後，[illegible]又經文三綱領在前，八條目在後，傳文應先釋綱領，後釋條目，誠意章自應[illegible]序在修身正心前，若先置誠意章於[illegible]經後，而將三綱領雜釋其下，則亦亂無次矣。又謂格物傳[illegible]或有或無，不必深[illegible]，而朱子所補，必當增入，因宋明以來禪教大行，深溺人心，[illegible]表章格致之旨，學修無從入門，天理必至蔽塞。又謂朱子分古本前文為右經一章，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但大學為曾氏之書，若前述孔子之言，後復為門人所記，則非曾氏之書矣。因斷為古經一章係曾子本古大學[illegible]立教之名以為書，其傳乃門人分釋經文，因著由兩見子曰子思經文傳曾子述孔子之言，何不以子曰冠之，至傳中後引曾子之言，則為出於門人無疑，按道明此所識，於諸改本外，別有見解，[illegible]而亦言之成理，考首題大中丞溪張夫子鑒定，謂蓋張伯行也，則道明殆張氏門人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書記悟十四卷　同治辛未刊本

清王汝謙撰。汝謙字六吉，河南武陟人。是書首有李棠階、毛昶熙序及自序。書題記悟者，記其所自得也。而其義多隨處、絕少新得。觀其所引止鹿忠節、孫夏峯等數家之說，蓋鄉曲陋儒，參證不廣，亦未見有傳世之意。卷首列門生及門晚生數十人。序之毛昶熙，嘗官工部尚書，爲其子之門生也。書之上方，有李棠階評語。棠階以理學名，而殊少闡發，且不多。自序作於咸豐二年、壬子，梓書則同治十年辛未也。

其子孫及門生輩爲之刊行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孟子讀本二卷　同治甲戌刊本

清王汝謙輯評。首有自序，稱協用本先生講孟子，不屑屑於字句，但指其握要處數語而畢。余生徒每日各批孟子數章，是曰是，非則非，言其非而不言其所以非，蓋引而不發，欲其人之自悟云云。是亦讀孟子之一法。是書大抵本之朱氏，有圈點，有旁註，有眉評，有總評，所言亦不外文章賓主、轉接、承應等語，蓋讀時文之故技也。自序作於咸豐二年壬子，別有毛昶熙、李民先二序，則同治間刻四書時所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陶淵明年譜一卷　排印本

梁啟超撰。是譜糾正諸譜淵明享年六十三之謬，據陶集與子儼等疏云吾年過五十，又挽歌云早終非命，促若六十三，不得言早終。[illegible]又顏延之誄云年在中身，此用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語，謂五十也。最為有識。惟斷作年五十六，據淵明詩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云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又據游斜川詩序云辛酉正月五日，謂由辛酉逆溯至辛丑正三十歲，推淵明為州祭酒參鎮軍事皆在[illegible]前，宋書本傳曰潛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宦不潔去職之迹，證之其詩，弱齡寄事外，弱年[illegible]即弱冠之年[illegible]也，[illegible]又首諸三十九年[illegible]之誤，右[illegible]自戊申[illegible]淵明[illegible]歸園田居詩又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此詩雖不紀甲子，然歸去來辭題義熙乙巳，此詩必作於去官之時，以乙巳為三十，則辛丑非三十矣。又淵明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首，中云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則自辛丑三十年至辛酉五十諸文相矛盾，硬改四十為四九，而譜乃係之三十七歲，則亦自[illegible]九三十七不符，如因辛丑三十不為定論，則辛酉五十亦動搖矣。

（已孤不更名，行於諸子，[illegible]通於今[illegible]於是代之義耶）

又據顏延之誄有州府三命不就之語，謂淵明未嘗就州職，並以閑居三十載有將也，不知昭明傳固云，[illegible]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顏誄所云，蓋指召主簿不就而言，[illegible]為州祭酒事而誄之[illegible]又為書隱從傳云陶潛字元亮，南史傳云陶潛字淵明，昭明傳州云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illegible]李公煥陶集注[illegible]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啟超引古者君子已孤不更名，謂晚年改名不近理，[illegible]淵明是名，潛是小名，所引本集祭程氏妹文孟府君傳[illegible]自稱小名，尚有顏延之誄稱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誄稱小名，有此例[illegible]近人又有謂潛是名而淵明是小名者，據昭明傳對檀道濟曰潛也何敢望賢，豈有對州刺史而自稱小名者，則公頗可引實不可易也。譜又以責子傳之二十歲[illegible]吳譜[illegible][illegible]三十歲事，詩中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弱冠始室是偶句[illegible]已[illegible]不誤，啟超反作為

杜撰，非也。惟以與父傳之十二歲以爲程氏妹文慈妣傳慈考之孫，當是著撰陸樞碑，其他則因顏氏荊楊耳。

又淵明詩悼吾家上京，朱子語錄云廬山有淵明古跡處曰上京，亦不誤。敘與引綱君亭本上京一作上荊，瑪郎江陵亦非也。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二卷　道光刊本

湖南安化人壽彥，進士，官至兩江總督，卒諡文毅。是書據王質、吳仁傑二譜而考以宋元以來諸家所說，爲之辨證，最爲詳博。其要者如淵明隸鎮軍參軍任曲阿一事，書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辟公參其軍事，是以淵明參劉裕軍也。謝考此詩之下一首爲庚子歲往都還，則此詩丈作於庚子前，題曰經曲阿，曲阿今丹陽縣，自隆安二年丁酉至元興元年壬寅，鎮京口者爲劉牢之，淵明爲鎮軍參軍當在己亥，其次年乃庚子也，鎮軍在京口，故曲阿爲必經之路，則淵明所參者乃劉牢之軍，非劉裕等。又義熙元年乙巳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他譜以建威將軍爲劉懷肅，謝據晉書劉牢之傳及宋書劉敬宣傳，敬宣爲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則此建威將軍乃劉敬宣，非劉懷肅。他若駁長沙公爲族孫，引楊時偉說長沙公於余爲族一句，祖同出大司馬一句，以經中族祖二字爲衍文，又引錢竹汀說駁閻百詩父子謂淵明不出於陶侃之譯，據是謂劉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傳[illegible]、又考顏參軍四言詩云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謂顏
參軍即顏延之、時宋文帝以宜都王以荊州刺史鎮
江陵、[illegible]大藩謂此也、參軍蓋[illegible]與南豐陽縣主
事、放詩有思以保顏躬之語、蓋爲是也、[illegible]
明傳云祖茂武昌太守、謝又引陶茂麟家譜[illegible]祖[illegible]名岱
官散騎[illegible]員外而不[illegible]斷其親是、按作岱者是也、岱
見晉書陶侃傳、家譜又稱可信、岱與茂形近易譌[illegible]作茂

者非也、又考程氏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illegible]他譜迺
據作年十二、丁[illegible]夫人孟氏憂、謝旗顏延之誄母孝子
幼穀、春勤匪匿、又淵明詩有凱風負我心句、謝以爲十二歲喪
母之執[illegible]、但以爲程氏之妹之生母即淵明之庶母、亦非其旁
妹文云、誰無兄弟、人亦同生、蓋因同母無親而兄弟年何幾、
豈何嘗見妣殁者之誄也、至據誄以淵明卒年六十三、
改聚事之年無一不固之而誤、此則謬[illegible]他譜、不
及訂正、爲是書一大憾事也、

陶靖節年譜一卷 鄭[illegible]刊本

清楊希閔撰、希閔有四書改錯[illegible]等已著錄、希閔未見王
吳二譜、[illegible]陶澍考異、參互校稽、間有附[illegible]引舊刻
數本、目錄上止題長沙公四字、謹詩題上[illegible]族祖二字[illegible]
爲衍文、此弦異所未及者、解已同路人、引禮五世親
盡、則爲途人、陶公至是[illegible]大司馬將及五世、又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長沙公正可方諸侯、故序
云昭穆既遠、已同路人、又詩云禮服遂悠也、據此益明安
成愍、其最誤者謂陶公[illegible]五子皆[illegible]夫人所出、[illegible]陶公

[illegible]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又云
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可[illegible]五子不同母之明證、希閔想未
之見也、據年爲鄭年之達成爲則敘宜、亦可改之、而以爲
宜刪疑、殆未[illegible]考也、[illegible]
[illegible]錢竹汀說謂宋書陶
傳止書所著文章、不云所著書、淵明之文稱有才數首、疑此數
首殆之楸義詩詩序、稱太元中、齊程氏妹文稱義熙三年、
此書晉氏年號疑之證、自檢易文、但稱丁卯、此永初以後書
甲子之證、據此說、已見吳仁傑年譜、[illegible]希閔未

見櫻竹汀亦未見也。[illegible]書成於咸豐丁巳，至宣統二年始刊，[illegible]附御詩[illegible]據跋後，壽岡亦江西人也。

[其以為生於興甯三年乙丑，則與[illegible]地誌園說]

陶詩附考一卷 道光刊本

清方東樹撰。是書所考為[illegible]淵明世系及不仕異代書甲子三事。世系主陶詠說，謂淵明不出於陶侃，[illegible]以贈長沙公序所稱大司馬為陶舍，非陶侃，但舍乃右司馬，非大司馬，[illegible]則妻之魏晉譜牒誣妄，至命子詩首章溯受姓之始於陶唐，以遠司徒之次，章及愍侯舍，三章及丞相青，四章五章言長沙公，六章言祖及父，一系相承，最為清晰。東樹必以為非本支，[illegible]錯竹汀所云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為也。[illegible]

[illegible]姚石甫[illegible]據爾雅儀禮禮族祖二字，無可駁，乃轉取詩中服稍疏遠，禮服遞降之疏字，遂字為說，尤[illegible]見。詢適諱不仕異代，[illegible]尤悖理者，[illegible]獨公之心，豈以司馬氏之篡為得天人之正，而必當為世長享天下，子孫不替云，不思得天人之正者，

[武王伐紂，可謂得天人之正者，而伯夷[illegible]不食其粟，[illegible]子房[illegible]為韓報仇，[illegible]之先代非篡晉者乎。淵明]

胄有為代之家，俱曾食其祿而戴其亡國，有茅土之封，祖父及身[illegible]祿[illegible]尚有人心乎。況[illegible]宋史本傳云，可著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大事多所不諱者也。辭不書甲子，引發易蔽遠久，但書年歲，尤謹不思[illegible]

[illegible]文章紀年

歲甲子，其常也。然不無偶然失紀者，淵明於義熙以前，非預決有易代之事，而故嚴其例，[illegible]

也。特永初以後，則有意為之耳。後來者往往後[illegible]湖前假定一限

以[illegible]示，故自發久之[illegible]年號，[illegible]可為從略，故遂文之無

年月，不[illegible]選也。[illegible]

於不便其說者，加以[illegible]

[illegible]狂悍之心，而其巧辯博證，實足[illegible]一時

與所著錄者亮同一鼻孔出氣也。

要之世系及不仕異代不書年號三事，見於沈蕭二傳，證之本集，俱無可疑。後人以好奇之心，持過高之論，如謂淵明不以出於仕為榮，不思出於仕而不與其仕正閒事實；淵明不以出仕為榮，又豈以幾祖為高；又謂淵明在晉已不仕，何待易代，不思宋祖之業漸隆之日，史治較前清明，故人願延之輩皆習無髮，皆為之開其帝為佐命者，又不必論；[illegible]本可以仕而淵明獨否，故史特異之，豈空言哉。

陶靖節年譜一卷 道光癸卯刊本

清丁晏撰。晏有周易解故，已著錄。晏所見止王質一譜，書中稱舊譜是也。所[illegible]舉二十[illegible]袁妄之誤，檀韶請周續之祖企謝景夷在城北講學，[illegible]於永初元年之誤。王宏為江州，係於元熙元年之誤。檀道濟為江州，繫於元嘉三年之誤。[illegible]皆為糾正。[illegible]如祭妹文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蓋[illegible]其母，而王[illegible]謂[illegible]失父，[illegible]晏[illegible]未及舉也。[illegible]張縯[illegible]淵明生於壬子之誤，不知舊譜依生于興寧三年乙丑者，亦誤也。[illegible]

[illegible]吳仁傑譜作三十[illegible]袁[illegible]，[illegible]晏知袁妄之誤，不知二十六誤也。[illegible]

[illegible]又桃花源記，標明太元中，[illegible]記[illegible]作於太元之時，[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劉裕廢安帝立恭帝時，亦[illegible]

[illegible]

於吳仁傑譜[illegible]謝致異，與[illegible]同

時，亦不[illegible]見其述酒詩「山陽歸下國」句，謂[illegible]某帝被

弒，與湯漢合，想亦未見湯注也。序言依據本集考[illegible]

史文、而鎮[illegible]軍建威之類、並未[illegible][illegible]詳考、故
所云史文奇䟽、指[illegible]諸史[illegible]中淵明傳耳、甚矣其陋
也、

陶靖節年譜一卷　陳氏靈峯草堂刊本

宋吳仁傑撰、仁傑字斗南、河南人、是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攷證
多當、如[illegible]集中[illegible]示龐主簿鄧治中云始室喪其偏、據
禮三十日壯有室、左傳、南蒯子生成及彊、而其曾娶東郭
氏、杜注偏喪曰喪、何以王謂二十喪妻之謀、又[illegible]中[illegible]作晉安帝隆安四年庚子年下係
鎮軍參軍經曲阿[illegible]詩五年辛丑歲下係[illegible]赴假還江陵夜
行塗口[illegible]詩、葉夢得[illegible]據為淵明仕於劉裕、桓[illegible]幸
仁傑考裕之興元于為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
與此先後歲月不合、[illegible]淵明以庚子歲作

鎮軍參軍、乙巳歲去彭澤、不復仕、其還舊京詩云、疇
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自庚子至乙巳、凡六年、故云、寄
上京、又有從都還阻風詩、是未曾居江陵、[illegible]
[illegible]其發程氏妹文、昔在
江陵、重罹天罰、當是女母居江陵、其母因視女而[illegible]於
[illegible]此[illegible]非仕去也、昭明傳載檀道濟為江州刺史、餽
淵明[illegible]粱肉、淵明麾而去之、而為鎮軍參軍之前、
仁傑據道濟傳、宋文帝元嘉三年為江州刺史、[illegible]於之
其[illegible]於後、又淵明辭彭澤令、昭明傳[illegible]稱不為五斗

未折腰而歸去來辭序則稱遭妹喪，仁傑以為淵明意別有在。是時寄奴不臣之迹漸顯，卒篡而後身又文選五臣注謂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核之本集多不合。仁傑據宋書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欲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攷之集中諸文，如桃花源詩序晉太元中，祭程氏妹文惟書義熙三年，是也。至游斜川詩序在宋永嘉二年作，則但稱辛酉歲，自祭文在元嘉四年作，則但稱歲惟丁卯，則史氏之言不誣。以上諸條俱極確當。惟謂淵明十二失母，顏延之誄所稱母老是繼母，孟因程妹又慈妣之謂，字其生母本誤，則因宋書淵明年六十三而錯推也。

仁傑是譜有蜀人張縯辨證，今不傳，惟元人李公煥注采入數條。又李公煥注引年譜云任晉名淵明，在宋名潛一條，是譜及王譜俱無之，則宋元間當又有一譜也。是書舊傳本及其子治跋，序跋書後序言是譜為子協疏，年過五十當在義熙十一年乙卯而誤列九年癸丑，登覲俚俊六九年，歲在十四年，六年而誤列十二年丙辰，而吳瞻泰凡例又以游斜川詩序辛丑改作辛酉為誤，指六九乃誤字，甚陽改□□，尚有癸卯始春懷古田舍，改癸卯為辛卯，為云□所未及舉者，以為彭澤令賦歸去辭屬之甲辰，改句書而改候誤，不足辨也。又吳瞻泰本□□□甲辰，蓋晚義熙元年乙巳六□□□上年也。

陶靖節年譜一卷　陸氏靈峯草堂刊本

清王質撰。首舉謝靈運為比，因稱淵明世地色言俱避，而靈運為武帝委任，最後乃欲說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還見漢，而卻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覺知云云。按為淵明作譜者，實始於質，前首書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即大謬。昔日傳陶潛惻因蓋本於沈約宋書隱逸傳。南昭明太子所作淵明傳及南史隱逸傳晉書隱傳俱因之。作陶譜者又因之。淵明質於他條亦間有證。如妹又蔣姚早世，我年二六，即定為十二失母，整稱祭程氏妹文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即定為二十失室；鎮軍建威俱未指出何人，義熙元年乙巳下星歲則將軍歸尚書，此則將軍亦不知何指，若指則稱則是年三月方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至四年錄尚書事，乃在四年正月，亦不合，又辛丑七月赴假假還江陵，臆斷為赴宣則桓玄，欲仕於桓玄說之所本也，其祭妹文所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以為喪父俱誤，至於年月錯誤不可勝舉。按是譜見質所作紹陶錄，又見陶宗儀輟耕錄，吳瞻泰陶詩彙注亦收之。此本為豐陽陳矩所校刊，皆附吳仁傑譜並行，以是譜雖不及吳譜之善，而筆路藍縷之功不可沒也。

海忠介年譜一卷 稿本

清王國憲輯。按海瑞字剛峯，廣東瓊山人。嘉靖二十八年舉人。三十二年選授福建南平教諭，三十七年以薦擢浙江淳安知縣，四十一年移江西興國。四十三年擢戶部主事。隆慶元年改兵部主事，尋擢尚寶司丞，又陞南京通政司。三年陞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應天五府。罷官回籍。十四年起用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五年卒，謚忠介。事蹟具明史本傳。是譜據明史本傳、行狀及各書所載，頗詳備。瑞以諸生著，其操守也，嚴立教條，不許諸生以一貨物進；其治縣也，均賦錄者賦，懲大戶，清田畝，以一縣令敢辱總督胡宗憲之子，拒都御史鄢懋卿入境，入都任京職，上世宗疏，歷數失，直聲震朝野。撫應天，開吳淞江、白茆、楊家濱、蒜河，懲豪右，犬歲所上平糴疏，尤切要。請開通十字路為瓊州，永絕黎患，尤為切要，惜不能行。至清光緒間張之洞、岑春煊先後至瓊州，而不盡用，陳璸所議者未見其利也。瑞在當時，有譏其矯激過甚者，又有疑其拙於才者，觀於是譜，愛民之心懇懇如見，所至興利除弊，功績昭然，乃知時論不足為瑞病也。譜中錄文太多，及贈壽諸序，似宜略汰。間亦頗有考訂，但不多耳。

丁中丞行略一卷　稿本

清丁惠衡輯。其父日昌之行略也。日昌字禹生，廣東豐順人。以廪貢生選授瓊州府學訓導，以在籍守府城功，授江西萬安縣知縣，[illegible]廬陵縣知縣，[illegible]隨曾國藩[illegible]安慶，[illegible]蘇州軍營，又[illegible]辦[illegible]，進署蘇松太兵備道，調兩淮鹽運使，署江蘇巡撫，補授福建巡撫，[illegible]後因病請假回籍，不復出。（卒年六十）

日昌幹濟才，尤致力洋務，同時言洋務者，群推李鴻章。上在廣州設礮局，鑄開花礮，[illegible]上海，智力製造。任上海道時，與英使巴夏禮折衝，如驅城洋兵出城。撤兆事輪船充公，索回吳淞口礮台地基，裁革會防局供應英法兵費萬餘金，甚洋商收洋涇濱賭規，拏英教士陸和尚正法，[illegible]資遣外洋流氓，遣回捕奸，備通事，桌置獄等事。中外翕然。又參定江海防水師章程，幫同北洋大臣[illegible]辦[illegible]日本秘魯換約事務，創辦福建船政。其撫蘇政績，則詳其所著[illegible]撫吳公牘及奏疏。[illegible]日昌好藏書，有持靜齋書目（五卷）行世。（中多未見本）惠衡其有[illegible]之事，摭[illegible]狀，則是時吳中

紳[illegible]家[illegible]撰傳日昌[illegible]節傳得之，益適逢其會也。日昌[illegible]撰不詳，亦欠潤色，備修史者之[illegible]參證可也。惠衡為日昌長子，[illegible]例貢生，江西補用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求可堂自記一卷

清唐冀亨撰。冀亨字瀛海，福建永定人。康熙庚午舉人，官江蘇吳縣知縣。是書為冀亨自記所歷，少時就學、婚娶事，皆瑣細。官吳縣日，賑荒、治獄，具見實心。其時江蘇巡撫為張伯行，蘇州知府為陳鵬年，方為總督噶禮所構，致興大獄。冀亨為鵬年所器，因亦牽及，被陷罷職，記於噶禮之橫，張陳之清正，及屬吏之句結承迎，一一備悉，[illegible]補[illegible]所記至噶禮被職，噶禮扎拿辦，張陳及已[illegible]同時復職而止。可補他記載所未及。惟文筆樸拙，又偏信堪輿家言，所載鬼哭燭滅事，近涉迷信，略之可也。記作於康熙間，而刊於[illegible]咸豐壬子，首有王猷、桂𤇢、張長齡、陶樑三序，末有孫男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庸閒老人自叙一卷　[illegible]刊本

清陳其元撰。其元字子莊，晚號庸閒老人，浙江海寧人。諸生，以軍功新叙選金華訓導，擢富陽教諭，在官十八年。以又以守城功叙知縣，歷官江蘇南匯、青浦、上海等縣。[illegible]是書自叙所歷。少日困場屋，應鄉試至十五次不得售。中歲官教職，值洪楊蹂躪江浙，助地方團練守禦，為左宗棠、李鴻章所知。[illegible]屢殄劇寇，[illegible]招撫[illegible]有[illegible]，以武事清之功，女旅其兄長於幹濟而性頗恬淡，[illegible]撰[illegible]，[illegible]壽逸策數千言，[illegible]所賞，[illegible]就教職，為左宗棠所重。書中所記[illegible]兵事，[illegible]目見所及，可補官書之遺漏。書後有自題七律一首，時年六十一。又十年丙申，是書前附左宗棠所撰墓誌銘及俞樾跋，後附其子陳濬等述。

蘇河督年譜一卷　稿本

無撰人名氏。柟蘇廷魁字宇賡，廣東高要人。道光十五年乙未進士，十七年戊戌授編修，二十二年壬寅補福建道御史，二十三年癸卯升刑科給事中，是後丁外內艱，多居家。同治二年以道員發往河南，未幾任布政使、東河總督。九年告歸，任頭品頂戴數年耳。告歸時七十一歲。七年重游泮水。不及卒年。是廷魁自記耶。廷魁官御史頗著直声，與福建陳慶鏞、廣西朱琦稱諫垣中三君子。辛亥奏參穆彰阿，尤有名。居粵時值紅巾諸匪起事，滿撫葉名琛用廷魁助當事籌防籌餉，任河南布政，裁陋規，請宿餉，譜有呈錄者。未附雜記數則，補譜所未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韓詩外傳校注十卷附拾遺一卷　鈔本

清周廷寀撰。廷寀字壽原，又字贊平，績溪人。乾隆己酉拔貢，嘉慶戊午順天舉人，出宰廣東攝龍川縣，揭治民十八條於座右，屢雪冤獄，嘗成韓詩外傳校注十卷。漢書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今故及內傳皆不傳，所傳者外傳十卷，蓋仍唐志目也，非韓傳之舊矣。廷寀從歙胡賡善心泉遊，於古今典籍備識塗徑，又與弟邦鎮兄子宗杭並治詩，考涉外傳，好其文辭，而請書焉，賡善謂此傳多與荀子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說苑所序諸書相出入，於是陳篋發書，考證同異，閒及他書，亦與校注，紙墨既多，為加詮次，書成，命宗杭正字校刻，既竣，宗杭以未及見浚儀王公詩考，心終闕然，繼從同門友汪子能謙所借觀，更加讎對，則詩考所舉外傳異文者，大半改從毛詩，諸刻略同，而毛氏汲古閣獨甚，蓋膚學習傳，未省齊魯韓毛之辨，率從今詩改易，自謂無誤，不知其誤乃適在於是，因就見聞所及，為之拾遺，別自為卷，附諸校注之末云。

毛詩學三十卷 家刻本

清馬其昶撰。其昶有周易費氏學，已見前。是書有民國第一丙辰自序，略謂：予讀毛詩序至詩者志之所之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曰：嗚呼盡之矣。而漢儒者說經曷嘗不務明大義，然詩書當焚禁之餘，去古久遠，訓詁制度莫明，明其粗者於其精者則引端躍如也。詁經之體固宜若是，惟毛氏為然。唐詔儒臣采集衆說，疏通證明，亦多其粗者。宋儒讀注疏乃益進而求其意旨之所在，久之人自為說，至廢序不用。今使讀同時人集，去其前題而以意測其詩旨云何，鮮有當者，況出於古人二千餘年以上之詩篇哉。古者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其觀風采詩，進於王朝，必記其詩所由作，故序為國史舊題，無可疑也。清代經師懲明季空疏高談之弊，崇尚樸實，於詩信小序，宗毛鄭，是已。宋後儒者之說，乃擯絀不與，其考訂訓詁過唐代遠甚，立漢學之名，自標異，然以校漢儒經注，則見其辭益煩，義益瑣，是特唐人注疏之精者耳。於孔子論詩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旨，稍違異矣。利祿之途開，士人讀經，卑者以資進取，高者妄希沒世之名，研精殫歲，益瑣益繁，無裨宏旨，然而大義微言之寓於中者，猶日習月誦，漸漬而不自覺也。陵夷至於今日，學校之中至以讀經為厲禁。嗚呼，今天下風俗教化為何如乎？所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猶有存焉者乎？言治而不本之性情，則其發見於事為者，無不暴戾恣睢，而卒歸於壞亂。廢經之說，近起自光宣一二十年來，而深入人心，其效如此，尚未知其所極也。予治詩一以毛傳為宗，多存周秦舊說，自唐宋到今，不區分門戶，義取其切，辭取其簡，其有異解，不加駁難，是在存之務，在審其辭氣，求其立言之法，以明經大義而已。饒君伯興初訂交，謂時事不可知，請任刪削，庶幾流佈人間，不至遂泯。以古昔志士仁人之所用心，吾聖人之所雅言，歷代由之而治，倍之而殃禍立見者，毀棄之曾莫之顧，而吾與伯興乃獨區區於是，其尤可慨也夫云云。於詩之為教，及其所以宗向毛氏詩學之旨趣，與夫晚近廢經不讀之流弊，言之至悉。其著書與憂世深

表，固昭然若揭矣。又有姚永概序、陳漢章序各一，皆深知其旨之所以為毛詩學者。

學詩堂經解二十卷 家刻本

清李宗棠撰。字蔭伯，潁州人，晚清官觀察。晚鄉新學之起，渡海而東，往返以數十計，外國語文，與其新發明之科學，咸涉其堂而嚌其胾，顧書有殷憂於中，而不能自已者，則以吾國學之日湮，而本計之日匱也。是編由關雎至殷武，條舉件繫，皆治詩之舊說，而斷以己意，參諸經說，酌諸小學，旁及諸史雜家者言，以自成一家之說。宣統二年丹徒茅謙序之，略謂吾[illegible]國古今之治術，原不外於經術，而吾為農國，未始不以兵力震鑠四裔。三代之治尚矣，自秦而後，由之則治，不由則亂。咸以觀東國均者，於經術之向背離合，苟其無序，不和，未有不敗且亡者。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反本於經，治理彰著，而惟詩義最詳備，然後數李君之治詩，即其所抉以出而從政也。茲者外觀諸世，內省諸身，不能行其志者多矣，憂從中來，曷其能已，亦豈止為童子句讀與餖飣考據，家爭一字一句之歧互，一解詁之從違哉。斯言其真知宗棠之心者矣。

說詩章義不分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有讀易筆記，已著錄。是書自序略云，詩有風雅頌比興賦六義，體裁雖殊，要非深明其章句訓詁，不能知其言之有叙，非善於諷詠涵濡，不能知其言之有物。吾師儀衛先生有昭昧詹言一書，詳論漢魏陶阮謝杜諸家詩法，余以爲當進而探源於四始六義。同治光緒之間，宰棗強，爲兒子培浚說詩一部，隨筆記之，言甚淺近，然於章句訓詁之中，諷詠涵濡之際，求其有物有序之旨，以養情性，謹言行，則庶幾有一得云。

詩集傳校勘記 字刻本

清夏炘撰。朱子集傳翻刻既多，譌脫不一。炘覆加勘校，於前人未及者，得經文譌異者二十四條，傳文譌異者三十九條，仿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例，編錄焉。

古邠詩義一卷 鈔本

清許宗寅撰。宗寅原名皖，字芳疇，號吾田，桐城人。道光二十三年舉人。是書大旨以邠之全詩爲周家先代所遺，謂公劉之世不獨七月一詩，其他多散見於雅頌，而鴟鴞四章爲全編關鍵，反覆尋求，以史證經，以書證詩，斷歸太王之世。東山以下，備具序而理之，旁疏曲引，定爲王季之世，一依篇次，不煩移易，而爲時爲事，均與之合。蓋數千年來，曾無一人言及，而宗寅始倡是說也。

詩樂存亡譜一卷 家刻本

清夏炘撰。古人祭射享燕有樂，則必有詩，奏肆諸詩，樂人職之，不煩在學官，學士不以時肄業，故樂亡而詩亦與之俱亡。炘考之三禮、左傳，凡曰歌、曰賦之詩，無一不存；曰奏、曰樂、曰肆、曰管之詩，無一不亡，因成此譜。

讀詩劄記八卷附詩章句考一卷 家刻本

清夏炘撰。炘字伯一，一字弢甫，當塗人，夏鑾子。道光五年舉人，以武英殿校錄議敘官吳江婺源教諭，擢潁州府教授。詩無達詁，自古已然，炘於毛鄭三家及宋朱呂各說，參互折衷，隨筆疏記，而尤以申明毛公及朱子之說為多。朱子去序言詩，後儒頗蓄疑未定，炘謂序出毛後，立八證以明之；又謂毛公之詩傳自荀卿，而祖述孔子、子思、孟子，及發明性善之旨，俱與荀子殊轍，皆前人所未及道者。又以詩之有章句，始見左氏傳，而鄭氏所定已殊毛公，朱子集傳又時有變易，乃普採諸儒之說，綜而錄之，為詩章句考一卷。

學詩識小錄十七卷 家刻本

清包世榮撰。世榮字季懷，涇縣人。道光辛巳舉人。深於漢學，嘗謂毛公恪遵雅訓，義最優，簡直難曉，故鄭氏時出別義以補之，非好學深思，莫能辨通。至於鳥獸草木之性質、體用，詩人所由託興，又古人習於禮故，舉地、舉器服，即以見得失、寓美惡，三者有一不明，則茫然不得其解。因成訓詁八卷，草木二卷，鳥獸一卷，蟲魚一卷，輿地一卷，吉凶典禮器服樂章四卷，名曰學詩識小錄。包世臣序云：此書都二十五萬餘言，於古書單辭片義，以及近人顧炎武、惠棟、戴震、錢大昕、邵晉涵、王念孫諸家之說，莫不悉心探討，以求其是。蓋閱古今書數千卷，積十五寒暑而後成，其擇術可謂勤矣。

讀詩經四卷 家刻本

清趙良霨撰。是書見續涇川叢書。姪紹祖跋云：吾叔用力於詩有年，是書最先成，但以意宗朱子，而不信小序，慮為好言博雅者所譏，不敢輕以問世。今讀之，既於一章一句中條晰其義，而又總一卷以發其大凡，雖大旨不肯與集傳牴牾，而時出新意，如新臺之蘧除戚施，為衛宣之有媿於仰事俯育；木瓜之投桃報玖，為不予衛人之以空言答齊桓，其說皆關於名教，而實有至理可尋，豈與夫篤守章句而為門戶之見者比哉。

毛鄭詩考正四卷 傳鈔本

清戴震撰。是書於毛傳鄭箋，無所專主，多自以己意考証，或兼摘傳箋考正之，或專摘一家考正之，或止摘經文考正之。大都俱本古訓古義，惟求其是，而仍以輔翼傳箋為主。首為鄭氏詩譜，不入卷數，震自識稱鄭氏譜亡，歐陽永叔得其殘本於絳州，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之，今其譜又復訛闕，聊加訂正，以存梗概云。

毛詩後箋三十卷 刊本

清胡承珙撰。承珙字景孟，號墨莊，涇縣人。嘉慶乙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累官福建邵延建道臺灣兵備道。珙究心經術，取道訓詁貫通，誼其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是編。既於毛詩本文前後會通其指歸，又從先秦古書中反覆尋求，貫徹詩旨，惟其是，不惟其同，一言之善，無不采。一字之疑，無不析。習而不察者抉之，訛而成固者糾之。凡所折衷，從容商推，以觀其會通。惟義之適，而不以己與，惟以鄭君後漢人，去毛公已遠，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未免不獲盡通，箋之於傳，遂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故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二三。此所由顏曰毛箋也。馬瑞辰謂此書於申述毛義，自注疏而外，於唐宋元以下諸家之說，有與毛傳相發明者，無不廣徵博引，而於名物訓詁及毛與三家經文有異同，類皆剖析精微，折衷至當。長洲陳奐謂其書進取先秦百氏之書，而深究之，所以知古訓之歸，廣採近者數十百家之解，而明辨之，所以絕後來之惑，準之經文參之傳義，必思曲折以求通，其引博，其情約，其事甚大，而其心甚小。說詩之家未有偶也。馬陳皆治詩名家，與承珙相鼎足，其論之相推重如此，洵古今說詩家之巨著已。撰稿屢易，手自寫定，至魯頌泮水屬而疾作，不能卒業，陳奐為補綴成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尚書故三卷 家刻本

清吳汝綸撰。汝綸有易說，已見前。其說書乃不滿於江孫段王諸人之說，因用近世漢學體製，考求訓詁，一以史記為主。史記所無，則郢書燕說，不敢蹈襲。蓋以西漢去古未遠，古音古義多有存者，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其取尚書以敘虞夏商周之事，能以意增損其文，則考尚書古訓，固舍史記無由也。但汝綸說書，雖亦以訓詁文字為主，其私立異說，尤多自漢至今無所不采，而亦無所不掃，則亦未嘗拘拘然固守太史公之藩籬矣。書在桐城吳先生全書中。

書傳補商十七卷 鈔本

清戴鈞衡撰。鈞衡字存莊，號蓉洲，桐城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鈞衡謂尚書伏生、歐陽、大小夏侯、馬、鄭、王、顧之說，其僅存者，類不能遠過今行孔傳。有宋蘇子瞻、陳少南、張子韶、林少穎、楊中立、葉少蘊、吳才老、呂伯恭之說出，而書之大旨以明。其間又得程子、朱子先後論訂，蔡氏本師意，折羣言以成集傳，而後二帝三王之心，修齊治平之道，天人興廢之故，禮樂刑政之原，燦然犂然，無幽不燭。其古文諸冊辨義晰理，如日中天，無可復議。獨於盤庚、微子、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諸篇故訓，乃頗多違失，因旁羅衆說而加折衷也。首列撰述義例二十五條，極為精密。

尚書偶記一卷 抄本

清汪德鉞撰。鉞有周易偶記，已見前。是編為其七經偶記之一種。其解盤庚起信險膚，謂信當讀為伸，通用。承上貼貼言，謂起而伸其險膚之論也。解洪範八曰念用庶徵，謂言慮之念與庶徵不屬，若作徵驗則貫通矣。疑古字甚少，可通用，義皆精確。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禹貢今釋二卷 鈔本

清尚曰松輯。曰松字次喬，當塗人。乾隆丙午舉人，官廣西宜山知縣。裁汰陋規，尤長折獄。罷歸，主講翠螺書院，闡明經義，著有禹貢今釋。門人潘錫恩序有云：先生以名孝廉潛心經術，所輯禹貢今釋，兼綜衆說，擇精語詳，於輿地之說之糾紛者，必折衷一是。因已撮胡東樵禹貢錐指之精英，而又取蔣南沙地理今釋，以現在之府州縣一一詳注焉。今因其名曰今釋。是書簡而能該，精核嚴謹，足以與胡氏之書相出入，且使治尚書禹貢者由是漸通，不致貽知古而不知今之誚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晚書訂疑三卷 家刊本

清程廷祚撰。晚出書二十五篇，宋吳才老、朱晦庵始疑之，明梅氏鷟著考異，清閻氏若璩著疏證，均目為偽。廷祚既著古文尚書寃寃詞，又為是書，推衍其說。既糾其謬，又為分疏其出處，與惠氏棟古文尚書考、如出一轍。

書經詮義十三卷 家刊本

清汪紱撰。紱嘗謂書之所難，不在羲和章及禹貢之言天象地輿，及殷盤周誥之難讀難解也。典謨洪範伊周微言，與大易中庸相表裏，天人之際，性命之源也。唐虞受禪，湯武征誅，非得聖人之心，何以論聖人之事。不察於性命本源之地，又安足語聖人之心。難矣哉。詩易皆有朱傳，而異語且復紛然。書傳成於九峯，畔蔡者自謂無罪，幾微近似，差矣天壤矣。因撰詮義以羽翼蔡傳，無徒謂難，亦非敢易，蓋皆自抒其所心得也。雍正癸丑書經詮義既有成編，門姪麗澮攜之入京，後麗南卒於京寓，本遂亡失。後此十餘年，復理舊緒，時有新得，自喜理義猶昔，而辨析益加詳矣。凡二期而書義再就，得十三卷。時為乾隆甲戌。大約較舊本損者三之一，益者亦三之一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書傳刪補不分卷 鈔本

明汪康瑤撰。康瑤字汝表，號鶴嶼，休甯人。萬曆癸丑進士，累官福甯兵憲。生平精研理學，以紫陽為宗，罷官後日講學天泉、還古兩書院，精治尚書。是書原本朱子之意而為之注者。

尚書作義要訣四卷 明刻本

元倪士毅撰。士毅字仲宏，休甯人，為定宇陳氏弟子。祖父三世以經學教授鄉里，毅世其學，以教授於黟二十三年，黟人化之，學者稱道川先生。生平事親至孝，接物以誠，與趙汸、汪克寬稱新安三有道。毅著有四書輯釋，趙汸稱其他經皆未就，故朱彝尊經義考疑是書為坊估偽托，蓋誤。

周易偶記一卷 家刻本

清汪德鉞撰。德鉞字崇義、改字銳齋、又字二槩（自言浮躁以學槩之蹶率以靜槩之假慢以敬槩之）、懷甯人。嘉慶丙辰進士、選庶常、官禮部員外郎、充會典館總纂。少從舅氏楊家洙受易學、又從潛山張必剛質問經史。生平篤好宋儒書、其於經也、辭義訓詁之小者、本嘗拘束程朱、而大義必宗竇、而信且好焉。是編為其七經偶記之一種、分上下二卷。如解後得主云、後得主宜從文言為絕句、固矣。今合彖傳觀之、又得一證。彖曰後順得常、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蓋有主為常、無主則為變矣。夫臣若無君、子若無父、妻若無夫、非變而何。解履之上九云、履者禮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曰視履考祥。又履者踐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謂周旋中禮、即傳所謂養之以福也、故曰其旋元吉。其旨趣皆深遠。按德鉞七經偶記凡十四卷、武進臧庸用中編次、其子時達印行、尚有周易集成未成。

周易費氏學八卷首末各一卷 家刻本

馬其昶撰。其昶字通伯、桐城人。清光緒間舉人、以薦授學部主事、入民國、任參政、及清史館纂修。著述宏富、是編屢經修飾、乃成定本。漢書藝文志謂費氏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近儒陳澧遂謂凡舉十篇解經、皆得費氏家法。其昶治易十餘年、其學以費氏為宗、然雖主一家、兼裒衆益、引用諸書、凡數百家、其勤勤致力者、亦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已。其自序略謂易有聖人之道四、象辭變占是也。象莫大於陰陽、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乃至近取遠取、皆象也、而人事為多、人事則體制尚焉、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合禮則吉、違禮則凶、悔吝隨之。易家言禮、惟鄭氏、惜其注佚、李鼎祚自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然其取舍失當、未能窺制禮之原、其他瑣屑以求象者、乃羞等諸兒戲、此易之一蔽也。象不明、則辭晦、凡注易者、皆釋其辭、然而有得有失、其得焉者、必其象之已明者也、反是則否、自輔嗣有忘象之論、世之求象而不得者、遂欲空之、此

易之又一蔽也、易之為言也變易、以利用、故君子有畜幾之學、後儒於爻不言變、失易之用矣、好古者反之、則又陽心變陰、陰必變陽、各執一畸、此易之又一蔽也、象也、辭也、變也、其蔽若此、吾慎之猶懼其不免、若夫占法之掌於太卜者、今不可見、余固未之學、然又頗疑象辭變既得、而占已舉其要矣、觀其自序云云、而是書之指趣可見、卷首有易例舉要、末附附叙錄、即其引用諸家書目名氏也、其初稿輯入集虛草堂叢書中刊行、至民國已未、又以重定本付刊、

周易學統不分卷 家刊本

清汪宗沂撰、宗沂既輯十翼逸文、又謂虞氏說易、用納甲出道家、取象多臆造、王弼矯之、而掃象數、均失也、乃於李氏直解所載漢說外、上溯韓嬰孟喜周生蔡景君諸說、旁及史記、淮南子、賈董揚劉之書、兼及唐宋以降、諸家易注、以己意抉擇、輯為經注、以成是書、而以十翼逸文綴其末、

讀易筆記二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字存之號柏堂桐城人世有行誼號清門少時家貧獨自有偉志始受學許鼎繼事族兄東樹偏精於學著述不輟嘗望益劭大吏爭羅致之曾文正公移督直隸奏薦爲棗强令以循吏著是編僅解上下經而不及十翼有同治三年自識略謂易者聖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時義也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節目也程子易傳專明義理朱子本義兼言象數皆得聖人作易之本心卓越千古予每體玩二書隨其所得記之以備遺忘非敢云能闡易義也姑以存觀象玩占之偶獲而已至朱子本義卦變之說予嘗疑之而未得其解後見湘鄉羅澤南所著周易附說深明其義已足破後世之疑今不復贅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讀易義例一卷 家刻本

清汪德鉞撰此篇乃綜全易卦辭爻辭而觀其義例如今科學家之有歸納法然但如言吉者幾爻言凶者幾爻言悔言厲言吝者幾爻亦僅及其統計之數而止尚未發見其每字公例之所在也亦附周易偶記後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周易通論月令二卷 家刻本

清姚配中撰。配中邃於易學，所著周易姚氏學，絕去依傍，獨探本源，注易之暇，復會通其義，為月令箋五卷，以鄭為宗，其有不同，取諸羣說，更採其微言大義統而論之，為周易通論月令二卷。配中以月令一編，實先王體天窮民之大經，其義一本於卦氣，嘗謂陰陽消息，卦氣從違之驗，莫近於月令，而明堂陰陽之說，其書久佚，無從考證。周易首乾，正月建子，歸藏首坤，正月建丑，連山首艮，正月建寅，而要皆以乾元為消息之宗。月令季秋為來歲受朔日法，乾元也。其論精密，多發前人所未發，大率類此。

周易姚氏學十六卷 家刻本

清姚配中撰。配中字仲虞，旌德人，道光時諸生。易自元和惠氏、武進張氏均主虞義，配中初得張惠言虞氏義，因研究李氏集解，以鄭為主，而參以漢魏經師之說，成周易參象，後復定為周易姚氏學凡十六卷。其書於倫理治化，是非得失之故，辯之早，辯合於作易憂患之旨。其說經之例，與惠大同。書成於道光二十四年。其言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何也？一也。一者元也，元者易之原也，是故不知一者，不足與言易。元藏於中，爻周其外，往來上下，而易道周。是故不知周者，不足與言易。日月為易，坎離相推，一陰一陽，窮理盡性，是故不知太極之始終者，不足與言易。爻畫進退，變化殊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是故不知四象之動靜者，不足與言易。以十翼為正鵠，以羣儒為弓矢，博學以厚其力，思索以通其神，審辨以明其旨，庶乎其不遠也。夫配中易學大旨，即此可見。其以乾元為在坤元中，乃本坤五蘊乾二之義，尤徵卓識。桐城馬其昶著周易費氏

學多采其說

卦本圖考一卷 金山錢氏刻本

清胡秉虔撰自序謂爻主動動則變但朱子謂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似乎說得太寬故本義於卦變歌十九卦之外又有云又自某卦某卦而來者東牽西曳茫無畔岸未免啟後人憑虛說經之漸今詳考諸儒之說彙之於經是者從之漢人解易多云此本某卦或曰此卦本某今亦依用遂命曰卦本圖考云是書金山錢氏刊入藝海珠塵續編吳縣潘氏刊入滂喜齋叢書中今尚存按易爻變動自江都焦氏理堂發見旁通相錯時行之三大公例而其所以變化之道乃明則所謂某卦本某卦而來者似尚非碻義也

周易雜卦反對互图一卷　家刻本

清汪德鉞撰。自爲識語云，此篇非漫爲顛倒者。顧自漢以後，終未明其旨。朱子本義曰，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以韻協之，又似非誤。余錄雜卦經文一篇，時時玩索，稍有窺測，即錄之於後，以質世之通易者。書附周易偶記後。

讀易經不分卷　涇川叢書本

清趙良霌撰。良霌字肅徵，一字肖嚴，涇縣人。乾隆乙卯進士，典試廣東，移疾歸，閉戶著書，不與世事。於羣經皆有撰述，惟易書則屬稿未就。此讀易經殘稿，僅存二十條。初欲取言易者數十家，存其是而去其非，甫成一卦，而遂絕筆。其姪紹祖爲之輯存，刊入續涇川叢書中。

周易考占十卷 家刻本

清金榜撰。榜字輔之，又字蕊中，自號檠齋，歙縣人，乾隆壬辰進士，廷對第一，授修撰。師江永，友戴震，治易宗虞氏，因周官占法掌之占人，其例不著於經，載在左氏春秋及國語者，惟六爻不變，六爻盡變，一爻變，五爻變凡四者有占耳，因類聚而詳考之。榜本欲為一家之言，屬稿未定，此雖卷帙無多，亦可窺見其易學之一斑矣。

易學管窺一卷 張氏刻本

清童鋐遠撰。鋐遠字方平，桐城人，諸生，自六經左國以逮莊騷，無不淹貫，嘗講易於張文端公五畝園，列坐而聽者數十人，咸相屈服，是書為其門人張廷璐刊行。

周易拾遺十四卷 乾隆丙子家刻本

清徐文靖撰。文靖字位山，當塗人。雍正癸卯舉人，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十七年又薦舉經學，特授翰林院檢討。是書說卦爻彖傳象傳繫辭各分上下兩卷，又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一卷，末附易學補遺一卷，又毛大鶴易學源流一卷，共十四卷。大致以宋程氏易傳朱子本義及清聖祖御纂周易折中為本，有乾隆丙子自序，謂家世學易，伯兄熙菴、仲兄冠山舊藏易傳凡數十種，後得通志堂經解易數十種，循環觀玩，不勝望洋之歎，茫無涯際，竊幸生右文盛世，經學修明，仰窺御纂折中奉為天極庶藉以考正，朝夕而不迷於方向云。

安甫遺學三卷 家刻本

清江承之撰。承之字安甫，歙縣人。乾隆四十八年生，嘉慶五年卒，年甫十八。是書上卷、中卷為虞氏易變表，下卷為周易爻義三事，讀易條記二十五事，讀禮記五十五事，讀儀禮七事，儀禮名物目錄一篇。承之為張惠言弟子，是書即惠言編定者也。易變表有惠言記，稱其義例屢變益審，自鼎以下未成，為校補之，以附所著周易虞氏義之後，蓋足以相輔而行也。其易爻義乃作錯綜卦爻以說虞義，甫屬稿而疾作，僅得三條。其讀易條記二十五事，則其研究虞氏易義時遇有所疑有所疑隨時條記，以俟質證者。惠言為分荅於下，並為之序，略謂安甫好鄭氏禮、虞氏易，非二家之說猶泥芥也。數十年來天下爭為漢學，而或以小辨相高，不務守大義，故其治鄭氏獨依江慎修氏全懸中氏，治虞氏則依余之易義，然皆貫穿經文以求其合，其有未合，雖余口授不敢信，爭之毋斷斷，盡悟乃已。其自期賈孔以下蔑如也。年甫十八遂歿於京師，豈非命哉。其言蓋深惜之。是書兼言易禮，而

言禮僅寥寥十餘頁，故仍列之易類，從所重也。

讀思辨錄記疑不分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思辨錄一書，原為太倉陸桴亭所著，以大學為規模，正大精博，為羅整菴、張楊園、陸清獻之亞。然其所論性理政治，亦間有可疑者。霍山吳竹如侍郎嘗辨正數十條，載於拙修集中。湘鄉劉霞仙中丞亦著一書，以記其所疑，皆至精粹。宗誠宰棗强時，適奉旨以桴亭從祀孔子廟庭，因假得其全書讀之，間亦竊附己意於所疑各條之後，以質後之君子。有宗誠自跋語，見柏堂集後編。

跋南雷文定不分卷 鈔本

清方東樹撰。清初黃宗羲梨洲、著有南雷文定、前後集。是編則取集中所作蕺山文集一序、而件繫條辨之。意謂梨洲學行炳然。惟學於山陰、明劉宗周字蕺山山陰人論學多與朱子異、而其意旨要歸尤莫著於所作蕺山文集一序。因揭其與朱子異趣者、一一加以辨論云

赤山會約會語不分卷 涇川叢書本

明蕭雍撰。趙紹祖曰、自姚江之學盛於水西、而吾涇各鄉、慕而興起、莫不各建書院、以為延納友朋、啓迪族黨之所。此赤山會約、副使蕭慕渠公所著、本以為地方風俗計、意不厭淺、而語益加詳。然率此而行焉、則古昔聖王端本善則之道、不越於是矣。又赤山會語、不分卷、此亦赤山語錄一編、先生以啓迪其族人及會中同志之語、隨筆之所紀耳。然論學有本末、雖宗尚餘姚、而不敢以窮理之說為非、讀三聖辨四先生論、窺豹一斑、亦可得其大概矣。二書並見涇川叢書。

大意尊聞三卷 家刻本

清方東樹撰。是編凡三卷，屢次校訂，以示學徒門人。從弟方宗誠序之，謂是書乃先生之家訓，自小學以至於大學之事，致格省察，克制存養，以至於成德之功，居身接物，齊家訓俗，教學以至於治平之業，無不有以探其原而窮其弊，篤實誠切，不閒不膚。蓋是時天下雖承平，而學之不講已久，人心風教日即於偷。先生遊歷四方五十年，覩習俗之日頹，人才之日衰，而深憂亂之將起，變之將至也，故時時推其本實，極失以教戒諸孫，蓋不啻大聲疾呼，垂涕泣而道之也。先生自序謂此編所述，皆實從中病後呻吟疢誨內省自訟，因明辨而集之，觸類而通之，以為不遠之復。曰生驗方，非剿說陳言，亦非憑虛杜撰，閱此須是咀味，方能浹心，真有得力處，可見是書蓋人之深，善學者自得之。

漢口紫陽書院學規一卷 抄本

清董桂敷輯。桂敷字宗紹，婺源人，嘉慶乙丑進士，官編修。與修國史，以汪紱學得朱子真傳，請立專傳，不果行，引疾歸。漢口之紫陽書院，肇建於康熙甲戌，蓋徽州人士之旅處於斯者，其心未嘗一日忘新安之教，思有所託，以行之永久，乃議創建書院，將待其成興父兄子弟朋友日相與講習於其中，本朱子之德行以為儀，述其所以教人者以為鄉之後進式。桂敷輯有漢口紫陽書院志略，是編為志略中之第五卷，卷內有白鹿洞書院教條，有玉山講義，有讀書之要，有童家須知，有讀書法，有諭條，有摘訓，皆朱子遺言，指導後學至為深切。志略已入史部，其學規有關教育，爰析出著錄焉。

教士邇言不分卷 鈔本

清胡培系輯。培系輯有皇朝經世文續鈔，已著錄。嘗官甯國府訓導，以教官有教士之責，爰舉平日所聞過庭之訓，及得於名師益友者，與諸同學共勉之。揖裏見汪龍莊先生學治臆說、學葥堂庸訓等書，語語切實，夙所服膺，是編略仿其意，名曰邇言。邇言者，淺近之言，期於易知易行云爾。

恆心集五卷 家刻本

清程烈撰。烈字既培，休甯人。乾隆丁卯舉於鄉。自少規言矩行，粹然有儒者風。嘗以小學一書，不獨有功蒙養，即終身亦當熟復。顧其內篇四卷，採取經史子傳已備，而外篇嘉言善行，朱子生當南宋，所蒐輯者北宋而止。因取南宋元明迄清代之魁儒傑士，其言其行，類小學所輯者，隨時紀錄。積久成帙，用續小學外篇，以動人欣喜願學之心，庶幾紫陽氏之功臣歟。書凡五卷，有乾隆庚戌錢塘梁同書及仁和金三吾序。

治臺必告錄不分卷 家刻本

清丁日健輯。日健字述安，懷甯人。同治初年以平臺功，補授臺澎兵備道。瀕行，徐中丞樹人以是書授之，意以凡有治臺之責者，皆當引為矩矱也。大意重在知人安民。日健因為編輯成書，校正付梓，並以在臺所上摺奏及自著平臺藥言附焉。

訏謨成竹一卷 家刻本

清夏炘撰。炘有述朱質疑已著錄。炘生平服膺朱子，以平湖陸氏之學為歸。以朱子嘗欲寫蕭何韓信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此三段加以王朴平邊策編為一卷，未有成書。遂本其成規，益以明陶安之見帝一段，清范文程之見攝政王一段，作為七篇，勒成是卷，題曰訏謨成竹。蓋言戡亂之朝，其經營伊始，胸中莫不早有成竹，以定大計，後艱難措置，卒不出其範圍云。

讀書偶記八卷 家刻本

清趙紹祖撰、紹祖字繩伯、號琴士、涇縣人、廩貢生、歷署滁州廣德州儒學訓導、主講池州秀山太平翠螺兩書院、道光辛亥舉孝廉方正、是書一二卷、皆商榷經義之作、三卷言禮、四卷以下則考訂諸子百家也、書中論喪服論古今韻諸條、最推翔實平允、

三餘偶筆十六卷續筆十二卷 家刻本

清左暄撰、暄有性道闡言已著錄、是書皆考訂經史之作、如說文夕部引易乾九三爻辭曰夕惕若夤、而骨部則曰若厲、惠定宇謂作夤者古文易、段若膺王伯申俱反之、然說文引經、今古文並採、非獨一處、暄斷為漢時經師之本各不同、又如史記引堯典昧谷、徐廣云一作柳谷、小司馬索隱謂史廣易文、不必皆依尚書、不知司馬遷雖多得古文說、而經文仍用歐陽夏侯氏本、作柳谷者、實史記舊本、今本作昧谷、當為後人所改、若於詩證棘革之字、同於周禮、辨犧尊之音、合於春秋公羊傳、定提月是月之本通、而又謂說文以偏旁諧聲可考古、因斥徐氏鉉反切盡依孫愐唐韻之非、凡此諸說、類多討尋源流、獨標新義、朱蘭坡珩稱其考訂精核、皆有益學者、

經史質疑錄二卷 鈔本

清張聰咸撰。聰咸字阮林，號傳巖，桐城人。嘉慶庚午舉人，得覺羅官學教習，留京師，與士大夫往還，講習經史，退而尋繹其義，論難商榷，以求得當，遂成是書，

有不為齋隨筆十卷 黃氏刻本

清光聰諧撰。聰諧字律元，一字栗園，號遂園，桐城人。嘉慶丁卯舉於鄉，己巳成進士，官刑部主事，遷郎中，外擢湖北荊宜施道，後由福建按察使遷甘肅布政，調直隸，以忤大府歸。歸而為此書，分為十卷，於經史百家，證以見聞所得，博綜詳考，以訂其譌漏，察其用意，蓋欲沿班志議官雜家之例，以自比於夢溪容齋兩家之書。光緒十四年，其孫進修，以稿本歸貴筑黃彭年，方伯彭年為刻於蘇州藩署，并為之序，稱其文章之美，考辨之精，可與援鶉惜抱並傳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柿葉軒筆記一卷 龍眠叢書本

清胡虔撰。虔字雒君，號楓原，桐城人。少勵於學，事姚郎中。生平勤於撰述。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謝不與試。朱文達、阮文達諸公皆貽書推薦。是編爲其考訂之作，凡四部中涉有疑義，苟見聞有得，足資考證者，必一一爲之釐正。其於史部、金石、地誌等論說，尤極有見地，實足發前人之所未發。書在龍眠叢書中。

讀諸子諸儒書雜記一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嘗云：讀史書及諸子百家文集，須先窮究聖賢經傳及程朱義理之書，理明義精，方能辨其是非眞僞，所謂有規矩準繩，始不可欺以方圓平直也。是編皆據此立論，故言言翔實，一以儒家爲本，可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矣。

讀書筆記不分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少時從許玉峯先生遊、先生命以讀書所得不可不記之、以待質問、因是凡讀經史子集及先儒傳注、皆有所記、卷帙既多、因將說經諸書、別為次第、其讀史鑑子集、以及論文章之本原、剖先儒之疑似、兼生平師友規過輔仁之語、以及所記師友言行、復編次之、以為讀書筆記云、有光緒四年自序、

志學錄八卷續錄三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是編為宗誠自少讀書、至五十以外所著日記、其編次與近思錄相仿、首論立志為學、次論存心謹言慎行處境、三論居敬致知讀書窮理、四論存養克治、五論反身體察、六論正倫理篤恩誼、七論治體治法、八論從祀賢儒學術事迹、綜是八論、蓋本大學正心誠意之旨、以歸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續編三卷為其歸田後讀書窮理所得、即壬午癸未甲申所為之筆記云、

輔仁錄一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少好親師取友，而又幸生文學君子之邦，得以親炙薰陶，開拓神智，遭逢世變，老成凋謝，朋遊中亦多中道而夭，其存者又離合靡常，恐終懈弛，至於荒落，則幽冥中負良師友多矣，乃以前所聞諸君子之言散諸筆記中者，彙為一卷，以當書紳云。

俟命錄十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咸豐初，宗誠避亂魯𨱔山中，因著是編，以究天時人事致亂之原，與夫士人行己立身所由弭變者，大要歸於植綱常，明正學，興起人才，以效用當世，其秉正嫉邪之氣，凜然不可以干犯。大學士倭文端公為師傳曾錄是書以進經筵，每卷皆有論學之語，而卷八卷九兩冊，則與朋友論學，諸生講經所得，亂中無事，因而記之，以共明聖賢之正脈焉。自始亂起，以至於出遊山東止，都為十卷。細讀一過，益信其學有根柢，無惑乎曾胡諸公為之推挹不置也。

周子通書講義一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字存之、號柏堂、桐城人、同治間曾國藩總督直隸、薦授棗强縣知縣、宗誠以周子通書、義理平正、辭旨深粹、氣象温純、近於聖人之言、論語大學中庸而外、未有如斯之平易而精縕者也、光緒壬午與諸生講學、授以是書、即於是書之前後各節、互相發明、使人讀之、有豁然貫通之趣、於布實布聖布天之業、庶幾得其所宗云、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省堂筆記一卷 鈔本

清歐陽泉撰、泉字省堂、來安人、道光戊申舉人、庚戌進士、官蘇州教授、主講泗州夏邱書院、是書皆泛論羣經及修身正心之道、讀書窮理之功、蓋儒家之支流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漢唐諸儒興聞錄六卷 家刻本

清夏炘撰。此為養疴三編之第一種。自序謂孟子以後，道統失傳，至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乃續鄒魯之傳。然莫謂宋以前遂無其人焉。竊觀自漢至唐千有餘載，若大毛公、董仲舒、鄭康成、諸葛孔明、文中子、韓昌黎諸君子，實與聞斯道之傳，允矣識大之賢人也。此六君子者，程朱已有定論，炘於是仿伊洛淵源錄之例，條其遺言逸事，萃為一編，以見斯道絕續之交，必有守先待後之人，緜緜延延，以引於勿替，而道之塞天地亘古今者，卒未嘗一日而亡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述朱質疑十六卷 家刻本

清夏炘撰。炘字心伯，一字弢甫，當塗人。嘉道間由舉人教錄官吳江婺源教諭，保升內閣中書。平生講學，服膺朱子，以平湖陸氏之學為歸。是書乃道光庚戌仕婺源時所著，於朱子之學術原原本本，精博詳明，可以辨正異派之詆誣，而於其出處仕止之時義，內任外仕之政績，尤詳著之。條分縷析，可為天下後世法。書已著錄史部，以有關學術，因互見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東遊記不分卷 明刻本

明方學漸撰。是時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東林。學漸久附神交，而未獲晤。萬曆辛亥，學漸年已七十有二，始放舟東下，抵東林，顧、高及諸名賢得以次第相見，幽討劇談，尋學脈之所在。蓋東林之學，以朱子為宗，而朱之要領，有超於傳注之外者，考之往聖，參之近儒，未嘗不會通也。後歸桐川，乃輯問答之語以成是編。

庸言一卷 明刻本

明方學漸撰。是編為言性理之書。編中各論，如崇實、明倫二篇，為其立學之方；虛無、華夷二篇，為其閑道之準。然後貫以善性論，是為入德之門。其名之曰庸言者，以為中材之人，皆能由是而明性善之說也。

讀近思錄一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是書無自序，其首一條略云，近思錄分十四卷，而以道體開其端，道體五十一條，而以太極圖說冠其首，此如子思子之作中庸，而首言天命之謂性也。性命，孔子所罕言，而子思孟子周程張朱皆汲汲乎先言之者，孔子既沒，異說橫行，於是乎人人各有性命，而不知自求。君子不特標其本原，而示之，則學者無由知性命之在己，而作聖非異人事也。曰性命之微深矣，遠矣，得非近思乎。曰知為吾之所固有，而自思得之焉，何近如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請問學錄一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紱與平湖陸清獻公稼書，皆真能為朱子之學者。是書自序略云，予讀陸稼書先生之問學錄，知其為人氣象和平，學問醇正，雖其氣質近於篤實，稍欠淵深，言其精微，或亦如有隔膜，然皆實踐理地，苟非身體力行，必不能道之親切而有味如斯也。而意有所觸，則亦以識之，名曰請問學錄。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讀困知記一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紱讀明儒羅欽順困知記，謂其以道德為性，人心為情，理氣不分為二，未免意見之偏。至其惓惓於格致之功，反覆於心性之辨，則固卓然有不惑者在。因閱困知記，而於心有不合者，則援筆識之，名曰讀困知記。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讀讀書錄二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讀書錄為明河津薛瑄所撰。紱謂有明儒者，惟河津薛子一人，仕止惟時，進退以義，殆所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夭者。及觀其書，則所見實通乎性命之源，而所言皆切己之學，初閱之似乎平無奇，細按之已高深而莫能外，非真知所擇篤信聖人，以實能身體力行者，其孰能及之。顧薛子私淑朱子而從之者寥寥，蓋舉世皆為陽明之學，而標致良知為宗旨者也。紱服膺是書，不勝感觸所見間有異同，援筆識之，且發明其說之或有未盡者，作為是編，俾以傳正學之一脉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儒先晤語二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同邑李承端水部序，是書云：先生之學無所不通，其言義理最精，大旨折衷於朱子。是書所訂正者，新安數子之作，又止十有九篇，不足以盡先生之底蘊，然發揮心得，確求真是，即此已見義理之精，實有裨於經術。

六禮或問六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自序略云：禮之為學，宰制群動，涵毓性情，既當執持其文，尤當深察其意，陳其儀而不知其意，一祝史之事耳。周旋度數，将何當哉。用敢取朱子之書，參之儀禮，合宋明諸儒所論異同之不一者，設為問答，以明禮意，期於揖讓周旋之末，而得先王立教之心，庶閱此者，得以知禮教之本，而曉然於禮之所以不可不循也。

樂經或問三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自序略云、思深哉樂之為教也。因人之所欲言而宣之。因人之所欲動而節之。因人之所欲視而飾之。因人之所欲聽而和之。其所以養人之視聽貌言而為肅乂哲謀之本也。慨自樂經無傳、學校無以養人。而後世之人才遂不古若。紱甚慨焉。因略蒐輯以成此書。用補樂經之闕。以俟世之採擇。

漢學商兌四卷刊誤一卷 光緒八年刊本

清方東樹撰。東樹字植之、桐城人。嘉道間增生。歷主廬州、亳州、宿松、廉州、韶州、祁門講席。是書大旨以當世為漢學考證者、著書以闢宋儒、攻朱子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為厲禁。其所以標宗旨、峻門戶、上援通儒、下讋流俗、衆口一舌、不出於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棄本貴末、違戾詆誣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一概抹摋。名為治經、實則亂經。名為衛道、實則畔道。東樹感憤在心、思有以彌縫其失。爰仿朱子雜學辨例、摘錄諸漢學家原書、加以辨正。首溯其畔道罔說之源。次辨其依附經義小學、似是而非者。次為總論、辨其詆誣唐宋儒先、而非事實者。推闡義理、持平審正、足為漢學家流弊痛下鍼砭焉。

論學俚言不分卷 家刻本

清蕭繼炳撰、繼炳字仲文、涇縣人、趙紹祖跋云、余得是書、中夜挑燈獨坐、反覆檢視、而見其用意之和以平也、立言之湛以清也、入義之密之又密、而析理之醇乎其醇也、其庶幾乎借階梯於程朱、而上窺孔孟之堂奧者也、見涇川叢書

庸言四卷補遺一卷 鈔本

清余元遴撰、元遴字秀書、一字樂齋、婺源人、少好學、家貧兼行楨、採補縣學生、屏辭章之習、用力於經義及宋儒書、切己體察、刻苦持行、是編所錄、皆其克治身心、考驗自得之語、其律己也嚴、其衛道也勇、其持論也正、而不苟、程子所謂立言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斯編近之矣、

星閣正論不分卷 家刻本

清趙青藜撰。青藜字然乙，涇縣人。乾隆丙辰會元，選庶常，授編修，改江西道監察御史，以艱歸，起補山東道，兩典浙江試，一典湖南試，稱得士。在臺中五年，章凡數十上。生平文宗昌黎，詩兼韓杜。涇前輩為學皆主姚江王氏，青藜獨誦法程朱，作正論八篇，大旨謂心所知者義理，至於愛敬之節，禮樂之度，名物象數之繁，雖聖人不能遽獲，其言甚明。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理學達原十二卷 家刻本

清汪紱撰。是書分內外二篇，內篇以明體，外篇以達用，各二類。內篇聖學類，言理之本然，與其所以用功之當然，物則類則言日用常行為用功之所依據。外篇王道類，言人君所以治天下之大法，道統類則著唐虞三代治統之傳，而後世所以失之之故，信乎自天人性命之微，以及夫日用倫常之著，自方寸隱微之地，以達之經綸斯世之猷，庶幾井井有條，通融貫澈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東林本末三卷（貴池劉氏刻本）

明吳應箕撰。是書與三大征本末同在國朝紀事本末中。紀事本末係未成之書，三大征本末無傳本，惟此書經夏燮刻入樓山堂全集，劉世珩又刻入貴池先哲遺書（僅下卷）。又有鈔校本，初名東林事略，荊駝逸史所收，即此書。逸史又收江陵紀事，亦即此書之中卷。應箕子孟堅編目時，本作六卷，前志作四卷，今存三卷。作六卷、四卷者，均非事實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款式

五子近思錄發明（不分卷，鈔本）

清施璜撰。璜字虹玉，號誠齋，休寧人。講程朱之學，日以存心、行事、讀書、接人、吐論五事自省。倡修紫陽、還古兩書院，會友講學。嘗以朱子所輯近思錄一書得星溪汪子采擇朱子自著各書及邱瓊山所輯朱子學的，與高梁溪所輯朱子節要中語，合編之以朱子續於周程張之後，於是近思為完備，即所謂五子近思錄是也。但近思錄在昔有平巖葉氏集解，闡發四先生精蘊，昭如星日。今五子合編尚少注解，因繼葉氏後，加以引申蒐補。又嘗讀薛子瑄讀書錄、胡氏居仁居業錄、羅氏欽順困知記、高氏攀龍遺書，喜其皆由近思以升入四書五經之堂室者，於是彙萃其精要，附於各卷之末，名曰五子近思錄發明，蓋參以明儒四先生之言，發明宋儒五先生之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款式

白水質問不分卷　涇川叢書本

明徐榜撰。榜字廌所，涇縣人。以萬歷壬午選貢入太學，廷試第一。神宗御批天下文章當以徐榜為式。通籍後，出守濟南，備兵長沅。耀定之間，吏治武功，播於天下。而尤拳拳以講學為務。既從事於水西，復與蕭方伯拙齋經營藍山書院。又與蕭副使慕渠謀徙於赤山之麓。或問邑故有水西會，今吾里有藍山、赤山會館，毋乃贅而期不幾煩乎。榜曰：離羣索居，前賢患之。事賢友仁，為仁之利器也。故夫館不越里，會不擇期，庶幾日漸月摩，入芝蘭之室，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也。著有白水質問，見涇川叢書。

惜陰書院緒言不分卷　涇川叢書本

明翟台撰。台字思平，號震川，涇縣人。嘉靖己未進士。司理長沙，建惜陰書院於其城南，萃十三庠之士子，而會講焉。緒言凡六條：一曰學莫先於辨志，二曰學莫大於識性，三曰學莫要於致知，四曰學莫貴於敦行，五曰學莫切於本業，六曰學莫急於會友。除第五條乃為當時講學者每令廢舉業而發，餘皆本儒先之精義，而暢其旨趣者。見涇川叢書中。

水西答問不分卷 涇川叢書本

明翟台撰趙紹祖曰水西書院之復建也先生與蕭穀齋實司其事一時同學諸君子推穀齋為主盟而先生翼之穀齋歿先生為之痛曰是天欲重吾之責也蓋至是遂獨肩水西之事集四方學者發明姚江之學此水西答問一書與穀齋水西會語真有淵源之不二者見涇川叢書

稽山會約一卷 涇川叢書本

明蕭良幹撰是書見涇川叢書趙紹祖跋云姚江之學倡於越越故有稽山書院江陵柄政廢之余鄉先輩拙齋方伯以部戶主事遷紹興府知府以建議晉文成從祀遂得主張復興此其申飭諸生之會約也約凡三事立真志用實功滌舊習大約與水西會條同

楚中會條不分卷水西會條不分卷水西會語不分卷

涇川叢書本

明查鐸撰。鐸有闡道集，是三編皆為闡道集中之書。皆示楚中諸生語。闡端有云：學莫先於立志，性命之學只是要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其大旨可以推知。趙紹祖云：先生初釋褐，補湖廣德安府推官，其所著闡道集中有濂溪書院會講紀錄後序，此當是其時其地之所作也。先生所至，士無賢愚皆仰為山斗，而先生亦自以親得龍溪之傳，私淑文成之學，不欲使傳失其真，故不憚諄諄為人訓迪如此。又水西會條不分卷，亦為闡道集中之一種，鐸在水西書院中開示數條，勗勵諸生，一立真志，一用實功，一銷舊習，一求益友，皆箴言也。趙紹祖云：水西書院之初建也，士儀張先生榮實首其事，一時名儒如鄒東廓守益、錢緒山德洪、王龍溪畿皆王文成高足弟子，迭主講席，而水西之學名天下。江陵柄國，惡講學，撤天下書院，水西鞠為茂草矣。江陵既敗，震川翟先生、毅齋查先生合而復之，而力以闡發文成之旨為己任，俾水西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學有所歸，則毅齋之功獨多。此水西會條乃書院復後之所作也。又水西會語不分卷，亦為闡道集中之一種，皆記水西當時問答之言，辨證之意。趙星閣惺惺朗朗，靈明不寐者，有謂平平淡淡，一毫不必用功者，謂學貴一悟，悟則無復可修者，偶有所見，詡為本來面目，入於狂怪，莫知其非。先生悉為辨正，舉良知之說，歸其功於實致，曰寸寸皆是小心，時時如臨上帝，凡以云格也。此其為功姚江不小，即其為功世道。是三編并見涇川叢書。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芻蕘小言一卷 鈔本

明方孔炤撰。孔炤有知生或問，已著錄。是書爲其所上之條陳，一京畿之計，二文武之用，三更代之法，四疆臣之苦，五法令之源，六中使之選，七兵將之橫，八刑罰之誤，九生財之數，十社稷之脈，十一富强之本。洋洋數千言，爲明季有數之文章。

些子會心不分卷 涇川趙氏刻本

明朱萖撰。萖字以九，涇縣人，承其父一麟家學，名宗復社。書謂唯知體千古常留，豈真有所見聞也，亦見聞吾心之真知而已。故子與氏說兩個無有，蓋不管聞見，只自任一個知，自覺道脈貫通，若向聞見上索，子輿則失乎輿矣。如今日我輩求孔孟道脈，抑在耳目上索聞見乎，還在吾心中求知乎。些子會心，真聖賢從來傳心之脈也，予私心竊嚮往焉，故以是名兹集云。全書卷帙浩繁，涇川叢書爲採而輯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性善釋一卷 明刻本

明方學漸撰。學漸字達卿，桐城人。萬曆間明經，不仕，年七十五卒。學者私謚明善先生。少即有志洛閩之學，後講學桐川、秋浦間，揭性善之旨，弟子常數百人。其為是書，以性之說發源於湯，導源於孔子，砥柱障瀾於孟子。性善一語，直溯本源，合符於降衷。繼善之旨，此孟子所以承先聖也。自孟子沒，而明此旨者不多。學漸乃內觀所存，外證所發，於孟子所言有默契焉，繹而紀之。紀其自明以質諸天下之同明者。

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梅峯語錄不分卷 鈔本

明趙仲全撰。梅峯其別號也。語錄中如云廢易得之仁義，以求不可必之富貴；決至大之性命，以徇至小之物欲，此之謂不知類。又云小怨不可絕大倫，小利不可廢大義，小忿不可害大事，皆名言也。趙紹祖云：公不甚主良知之學，特以所相與遊者皆此中之高儒碩行，雖小有牴牾，而不存彼此之見耳。故當時序公書者，或謂其有味於程朱薛，在善人有恒之間；或謂其人品當與胡敬齋、陳布衣相伯仲云。又撰有朱陸異同辨。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太極後圖說不分卷 涇川趙氏刻本

明左輔撰。輔字弼之，號沙園，涇縣人。宏治丙辰進士，累官知甯州。生平恬淡端慤，讀書探究性理，為涇縣理學之倡。輔以周子原圖太極之外，動靜五行男女萬物各為一圖，而於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之旨有所未盡，故復合為此圖以闡其義云。按太極後圖當用後天八卦，如坎水離火云，似未適合，而五行乃為適合。今後圖仍據先天八卦，有待商訂。書見涇川叢書中。所著尚有周易本義附說、南屏日講等書，今皆佚。

道範錄三十卷 明刻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字克勤，休甯人。十歲以神童薦，英宗召試悅之，詔讀書翰林院。成化丙戌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歷左諭德，直講東宮。孝宗嗣位，以宮僚推少詹事兼侍講學士，視學藉田儀注，皆命銓定。進講經筵，呼先生而不名。承詔議從祀孔廟諸賢，考據詳確。精於掌故之學，嘗輯新安文獻志，為世所稱。

周恭節公雜錄三卷 明刻本

明周怡撰。怡字順之，號訥溪，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監司業，卒贈南京太常寺少卿，天啓初追諡恭節。怡從學於王畿、鄒守益，為諸生時，嘗曰鼎鑊不避，溝壑不忘，可以稱士矣，不然皆偽也。歷事世穆兩朝，忠直聞天下，暨乎繫詔獄受榜掠，竟與楊椒山、沈青霞二先生同難，異死亦云幸矣。所著雜錄，多記其心得語，有讀易禮、讀論語所心得者，有讀史所心得者，亦有示學者、示家人及泛論時事者。生平為學宗旨以誠為主，嘗謂求誠之學，只求吾心精一而法天地之道，之為物不貳而已。蓋深有得於陽明致良知之學者也。書在周訥溪公全集中。

毅齋經說不分卷 光緒十六年刻本

明查鐸撰。是編凡說易十五則，說書一則，說通書一則，又有說大學一則，說中庸二則，說論語八則，說孟子三則，皆未標目。附太極圖贊一則。其說易大哉乾元一則，謂乾何以稱大哉，蓋此真陽無古今無邊際，凡宇宙之大無所不包，其大無外也。坤何以稱至哉，蓋此真陰凡氣之所包括處，坤無所不到，即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之至，與乾同其大也。乾坤何以皆言元，蓋乾坤雖各一，其體同出於太極，同是一元之大和，所謂同出而異名也。進德修業一則有云，進修亦自既失之後言之，非其至也。若吾人真性本自不已，無退也，何有於進；本自渾成無壞也，何有於修。又太極圖贊有云，這圈兒雖小，誰解他其中妙道，包括了六合以內，六合以外，無大無小，貫徹了無始以前，無終以後，沒頭沒腦，真個是赤灑灑洗之不淨，染之不垢，圓陀陀堯舜非加，途人非少，但看百姓日用，總只是這圈兒，指教只為世人醉夢場中，將這圈兒打破，胡行亂走，誰具隻明眼，一了百了，語皆至粹。書在闡道集中。

畿輔水利四案四卷附錄一卷 官刻本

清潘錫恩輯。錫恩字芸閣，涇縣人。嘉慶辛未進士，授編修，歷左副都御史、兵部吏部侍郎，官終南河河道總督，兼署漕運總督。是書分四案。初案為雍正三年至八年之治水成案，主其事者怡親王胤祥、大學士朱軾等。二案為乾隆四年至五年之治水成案，主其事者直隸總督孫嘉淦、河督顧琮等。三案為乾隆九年至十二年之治水成案，主其事者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劉於義、直隸總督高斌等。四案為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之治水成案，主其事者直隸總督方觀承等。每案之重要諭旨及名人章疏無不錄出。凡畿輔行水之川、導水之法，以及水與民生之關切，讀是案者靡不瞭如指掌。別為附錄一卷，載乾隆諭旨三道，附陳儀蘭雪齋集六則，又戈濤復唐河故道議一篇，又沈聯芳邦畿水利集說總論一篇，又沈夢蘭五省溝洫圖則四說一篇，又濬築事宜一篇。蓋皆前案所不及，雖列者有此，更覺無復遺蘊。錫恩云：成案具存，率循有自，信乎其然矣。

荒政輯要十卷 家刻本

清汪志伊撰。志伊撫吳時，因徐海苦旱，手輯是書，授屬吏，多所全濟。書中所注重者在三四兩卷，自報災查勘以至蠲緩、振撫、報銷及剔除弊竇，最關重要。其餘八卷則取古人良法美意，擇其宜古宜今者，分載成門，以供辦振者平時之採討。後志伊秉節兩湖，又逢大水，志伊審其要害，奏請治之，歲用大熟，則其蓄之有素可知也。

振記八卷　家刻本

清方觀承撰。是書係乾隆八年六月，觀承官清河道時，畿南二十七縣苦災，觀承奉命與天津道陶正中辦理振務，事後乃本所經歷著為是書。書中一案牘、二叢振、三散振、四展振、五安撫流移、六借糶蠲緩、七捐卹諭禁、八振需雜記，都為八卷。

澤宮序次舉要二卷附錄一卷　家刻本

清洪恩波撰。恩波字晴川，一字靜川，號澹谿，桐城人。光緒時官至貳尹。是書分上下兩卷，專考文廟內之四配、十哲、先賢及從祀兩廡諸儒之位次。其在漢前者，則據史記、家語；其後則博採羣籍，詳註名字、齒貫，以證其異同，名曰序次舉要，所以為一定之標準。末為附錄，凡既祀而改於鄉者、既祀而罷者、請從祀而未准者，將其姓氏一一錄入，蓋使後之人有所考鏡也。

皇朝諡法考五卷續編一卷 家刻本

清鮑康撰康字子年歙人道光舉人官至四川夔州知府忤上官歸里是書以潘世恩易名錄僅載文臣王貝勒及武臣之諡均不載而文臣又僅載至道光朝而止共得四百人爰增益其所未備於同治三年告成卷一載給諡之親王郡王卷二載貝勒以下至奉恩將軍以上卷三載一二品大臣而泰承業陸隴其唐鑑則為例外卷四載以死勤事之文臣卷五載死疆場之武臣而卷一及卷三之前則詳載會典諡王諡羣臣之諡法至同治四年以後之給諡者則概入續編其賅備實出諸家之上據康同治五年五月之跋語尚有不自滿足有志續修惜其僅終於是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明貢舉考略二卷 鈔本

清黃崇蘭撰崇蘭字學崇懷寧人乾隆時舉人官蒙城訓導改涇縣教諭是書據崇蘭自言取明史選舉志及陸子淵科場條貫王弇洲史料清河張氏貢舉考諸名家墨選以次彙編正嘉以前大略已具後至涇復得隆萬十八科進士履歷一書參互校訂遂成是本今按其書自洪武庚戌科始凡鄉會試之元及殿試之前三人皆載焉又載諸人之典鄉會試者官四品以上者得諡者年少者祖孫父子兄弟之得元及鼎甲者得兩元或由元而登傳臚以上者一展卷間而有明一代貢舉之盛況如指如掌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學制統述二卷 家刻本

清夏炘撰。自序謂今上文宗御極之三年二月上丁，天子臨雍講學，臣炘校書中秘，得與圜橋之觀。學徒帥宗楙、宗林昆季覩聖朝之鉅典，發思古之幽情，以成周學制為問，於是倣朱子儀禮釋宮、錢氏文子補漢兵制之例，刺取經注學制之言，條分縷析，又別為問答以發其意，成書二卷，名曰學制統述。述之云者，依經求例，依注求經，不敢自逞臆見也。統述云者，每解一經必融會全旨，每闡一注必貫串全經，不敢挂一漏十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課士亦政錄一卷 家刻本

清程瑤田撰。瑤田字易田，一字易疇，歙人。乾隆庚寅舉人，選嘉定教諭。嘉慶元年丙辰舉孝廉方正。是書係瑤田任教諭時所為。意謂教諭非治民之官，而有課士之責。孔子曰：是亦為政。家食且然，況有官守者乎。此所以定名為亦政也。按瑤田司教嘉定，以乾隆戊申十月到官，辛亥七月解組，凡任內二年餘之聯扁、告示、節烈看語、詳稟、尺牘、雜著、古今體詩，皆入是錄，頗資翻閱。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浙鹺紀事一卷 鈔本

明葉永盛撰。是書乃永盛督鹺兩浙時，與劉璠文涉搜括餘鹽之事。據卷中言，有奸弁高時充及羣棍數十輩，謂浙閩餘鹽變價可得三十萬，永盛殫一歲之力，窮日夜之思，前後疏凡五十，乃得安然寢議。此卷及疏所稱劉撫院者，乃浙江巡撫劉一焜。史云金學曾，蓋閩巡撫也。事後西湖之上商人祀之不衰，亦可謂厚食其報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繕目版式

江安縣志二卷 官鈔本

清高學濂修。學濂字希之，無爲人，嘉慶十二年舉人，官江安知縣。江安隋置，故城在今四川江安縣東，宋徙今治，明清皆屬四川瀘州。學濂是志成於道光九年十月望日。當乾隆間邑人雷伊纂輯志稿，未成書，嘉慶壬申前令趙模略加潤色刊而上之，至是學濂續加增損，更覺擇精語詳。其體例則專以康氏武功志及韓氏朝邑志為椎輪，舊志二十一門約為八門，凡載在會典、學正全書暨通志者俱不載，而各門小序亦以其為門面語而刪去，人物生存者不錄，詩文無關世道人心者亦不錄，似學濂以簡為貴矣。然如偶住亭、渡瀘亭、樂共城、白馬泉、湧泉、蘇公泉、金雞閣、麒麟渡、吏隱閣、大石橋、江陽兒祠、玉林寺、李子何賁大洲、水驛以及武寡砦、涇水、綿水皆徧加考證，俾不誤列，則學濂去取之間洵饒具苦心者矣。志首有蔣策序及學濂自序，又附載趙模、雷伊兩舊序。

仿欽定四庫全書繕目版式

鄜州志十八卷 官刻本

清吳鳴捷修。鳴捷號蔗鄉，歙人，嘉慶六年進士，官至鄜州知州。鄜即秦雕陰縣晉杏城鎮西魏直鄜州，清為直隸州，領縣三，屬陝西，今改縣。鳴捷是志係取本州舊乘考證而釐定之。舊志目錄分為綱領八款，節目六十三款，鳴捷則斟酌損益，刪繁就簡，綱領都為四款（輿地、建置、人物、藝文），節目四十三款。同者仍之，異者更之，缺者綴之，繁者節之，事必據實，語不嫌樸。所編纂以道光十三年為止。前有楊名颺、譚瑀、路德諸序（路序尤典雅）及鳴捷自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綿竹縣志四十六卷 官刻本

清劉慶遠撰。慶遠，懷甯人，官綿竹知縣。綿竹，隋置，清屬四川資州，漢置之縣竹，北周時已廢，故城在今四川德陽縣北。是志由慶遠捐廉為倡，一時人情踴躍，樂於捐資，不數日而經費足用，於是延聘當地名人分司纂校，慶遠復於公餘之暇，悉心搜討，考證羣書，偽者正，缺者補，始事於道光己酉（二十九年）仲春，告訖於是歲孟冬，共得十餘萬言，事取詳明，言歸質實。志成乃自為之序。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石首縣志八卷 官刻本

清朱榮實修。榮實號秋園，涇人，官石首知縣。清時石首屬湖北荊州府。榮實是志始事於同治五年季春，定稿於仲秋，付梓蕆事於仲冬。先是順治中知縣事王大年首敘丙申志，至榮實時已佚不傳。迨康熙十一年，衛允嘉乃因王志成書四卷，是為壬子志。其書僅有存者。乾隆元年張坦又成丙辰志，稍炳然可觀。乾隆六十年王維屏增纂為乙卯志，於是體製大備，家藏一集矣。至榮實輯志時，石首志已經五修。內稟為綱者八條，而為目者六十，不能列條目者，比而附之總綱之下。綴以序言，散目之下有自為一序者，有二條同序者，有專項不列序者。分為八卷，另立首末二卷（八卷一編年二方輿三營建四民政五秩官六選舉七人物八藝文卷首則為序文凡例及修姓氏卷末則改前志餘為雜志）。前有榮實自序，及教諭陸登林序。

遠安縣志十二卷 官刻本

清鄭燡林修。燡林字介眉，英山人，咸豐十年進士，官遠安。靖屬湖北荊門州。燡林是志成於同治五年，襄助者有周條恩（遠安訓導）、秦述先（遠安教諭）等。條恩讀遠安之遠為去聲，頗具創解。燡林則謂是志紀載得實，無妄不欺，得一真字訣。前有周條恩、秦述先、鄭燡林三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重修安福縣志三十四卷 官刻本

清姜大定主修。大定字可堂，懷甯人。官湖南安福知縣。安福，清置，今為臨澧縣，清屬湖南澧州。與江西吉安屬之安福同名。是志大定聘前任廣丈尹襲澍屬稿，自分延采訪，開局修輯，前後兩年成稿，蓋數月閒事而刊刷亦隨時告成。自星野以至外紀，門分三十有一，條凡百七十有九。有同治七年大定序、同治六年尹襲澍序各一。

鄖陽府志十四卷 官刻本

清吳葆儀主修，王嚴恭纂修。葆儀字覲臣，全椒人，廪貢生。官湖北鄖陽知府。嚴恭字畏甫，號寅齋，桐城人。同治三年舉人。時以公車士主講於鄖陽，葆儀乃以志事就而謀之，遂發凡起例，延訪耆舊，分門粹輯，三閱月而書成。計為綱者八，為目者三十有六，為言三十四萬有奇，行付梓矣，而長白慶裕適至，葆儀舉而授之，俾終役焉。按鄖陽清屬湖北，領縣六，輿衍崎嶇，宅幽勢阻，蓋非常閫域之所能比也。是志文約事賅，體嚴義廣，披圖按籍，六邑風物如在戶庭，而導民於禮義，納民於軌物者，尤三致意焉。志前有同治九年慶裕序及葆儀自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安福縣志二十卷 官刻本

清姚濬昌修。安福唐縣，明清屬江西吉安府。舊志昉於焦榮本之。叢錄福來後，劉學愉續修於康熙癸巳。至乾隆壬寅，張繡中又重修之。濬昌是志以劉張二志較近，因合而參定，間有增損，首之以綸音，次之以序圖，為類十，一天文二輿地三營建四食貨五學校六武備七秩官八選舉九人物十藝文而以遺事等項為卷末終焉細目九十，權輕重以標次，量多寡以分帙，無強附也。成於同治十一年，前有濬昌自序。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黃岡縣志二十四卷 官抄本

清戴昌言輯。昌言字禹卿，合肥人，同治六年舉人，官黃岡知縣。黃岡清屬湖北黃州府。昌言此志成於光緒七年，為綱八，為目五十有四，自山川風土田賦學校官職各門，悉取前志攷訂之，增損之，體例多仍其舊，昭慎重也。文藝各從其類，便省覽也。折衷去取，校定成編，則實應劉恭冕是屬焉。書既成，乃由英啓黃州知府為之序，昌言亦有自序。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階州直隸州續志三十三卷 官刻本

清葉恩沛修。恩沛，歙人，以觀察判甘肅階州，是志即在階州時所續。按階州乃唐時所置，在清為直隸州，領文成二縣，即古武都郡，故今仍名武都縣。先是州守葛時政、吳鵬翱等輯有舊志，至清光緒十一二年，恩沛又聘呂震南等成是續志，體例一遵葛志，其缺略處則採吳志及明一統志、甘肅通志、文成縣志補之，間亦採取盤子集雜書，每一卷成，既經震南改正，然後請恩沛校閱刪潤，故眉目清晰，較少亥豕之訛。志前有葛時政原序，及恩沛、震南各一序，又有陳勳及震南孫呂萬之跋。

浙西水利備考 家刻本

清王鳳生撰。鳳生號竹嶼，婺源人。嘉慶間援例以通判試用浙江，屢知縣事，所在有聲，累遷兩淮鹽運使。平生仕以為學，是書湖源於天目，竟委於吳淞，即遂次所見聞，證前賢之論說，不禁漫書成帙，并屬其鄉胡主簿德璐繪圖志之。蓋其所採係明沈啓吳江水考、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清金友理太湖備考、江南浙江通志、杭嘉湖三府松江府各郡誌及各縣誌所載，而杭嘉湖水道則繪其幹流及支河之通鄰郡者，以別要領。鳳生當時奉浙撫帥承瀛之命而成是書，後梅啓照撫浙，謂是書足補前人所未備，爰屬梁恭辰校正重梓，今是書前有梅序，後有梁跋。惟啓照謂鳳生指婁江、松江、東江即禹貢三江，此說始於楊都賦注、吳地記等書，雖尚書蔡傳從之，然大禹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為北江，江自彭蠡東為中江，則松婁諸江實非禹貢之三江，而為吳越春秋之三江口。近時解經大儒如德清胡氏、儀徵阮氏、歙縣程氏俱已辨析數萬言，而是書猶蹈此失，乃其一蔽。

萬成隄志十二卷 家刻本

清倪文蔚撰。文蔚字豹岑，望江人。咸豐二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歷官河南巡撫。初文蔚曾守荊州，在郡八年，百廢具舉。郡有萬成隄，實止兩段，各長三里有奇。乾隆以來，為二百餘里大隄之統名。下游十數州縣，皆倚是屏障。江流湍急，每遇盛漲，一塌輒數十丈。文蔚於濱江陡岸砌為坦坡，下列巨樁，上壘大石，層層收築。遇繁庶之處，則因肆之廣狹，分植石柱，橫施牆版。自是隄無傾陷，民亦得安其居。既已成功，乃著是志。為綱十二，分目三十六。凡全隄險要之所在，及其積弊之所由除，悉予覼縷，蓋俾後之守斯土者，循覽是志，有所鑒戒法守。光緒二年成書。前有李鴻章、翁同爵、孫家穀三序，又文蔚自序，又有謝朝徵、施山題詞。

絕域紀略一卷 鈔本

清方拱乾撰。拱乾字肅之，號坦菴，又號甦老人，桐城人。崇禎時官少詹事，入清又除少詹。是書為其晚年謫甯古塔時所作，首流傳，即沿革也；次天時；次土地；次宮室；次樹畜；次風俗；終之以飲食。且謂俗雖榛狉，有為中土所不及者五：道不拾遺，一也；行百里者不裹糧，二也；以粟米交易，三也；蹦田罰直，雖章京不免，四也；有所受必有所酬，五也。淳厚如是，以臻無為之治，夫何難焉。相傳斯地為金天會府，而拱乾謂為無稽。今則既屬異國矣，讀是略者，其將興風景不殊之慨乎。

東槎紀略五卷 家刻本

清姚瑩撰。是編為其官臺灣後所作。據瑩自序略云：臺灣糖米之貨，利天下。帆檣所至，旬月之間，達地亘千里。然其人易動難靜，歸化百數十年，亂者十數起。械鬥劫掠，比比有之。嘉慶己卯，余從政臺邑，今上道光元年權判噶瑪蘭，稍識全臺大略，嘗有所言，上官弗善也。未幾罷去。癸未春，方君往守，卒能戢弭禍亂，余以羈憂棲遲海外，目睹論議區畫之詳，實能明切事情，洞中機要，乃採其要略著於篇，附及平素論著涉及臺政者。蓋瑩此書，多採臺守方傳穟治臺要略，於臺灣政治制度情形，紀載特詳。末有陳周全叛變一案。

康輶紀行十六卷 家刻本

清姚瑩撰。瑩以同知發往四川，會西藏兩呼圖克圖相爭殺，總督檄瑩治之，出打箭鑪，經山谷冰雪中，往復六七千里，事竣，復責令再往，乃就所經歷綴為是書。以所抵察木多，即唐時之康國，瑩之使車僅止於此，故以名書。書中所紀，約分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剌麻及諸異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勢風土，四入藏諸路道里遠近，五泛論古今學術事實，六沿革雜撰。蓋親蒞其地之作，故其考證自更詳明焉。

黑龍江述略六卷 家刻本

清徐宗亮撰。宗亮字晦甫，號椒岑，桐城人，以廕生官部曹。發為文章，議論顯名公卿間。歷參中興諸將帥幕府。是書據所見聞，述為六卷。卷一述疆域，卷二述建置，卷三述職官，卷四述貢賦，卷五述兵防，卷六以叢錄終焉。前有李鴻章序，謂是書於分界之得失，兵屯之緩急，財政之實耗，以及設官初制之未善，分旗積習之難移，不憚反覆推論，以究其利病。書成於光緒十五年，其時邊衅不過稍有萌芽，據宗亮自識，已謂中俄重訂界約，邊防日以重要，憂世之心，惻然滿抱。

長江圖說十二册 鈔本

清馬徵慶撰。徵慶見前。按江形之凹凸廣狹，汊港洲渚，一一實測，精審先之以圖，後附以說，凡十二册。誠古今絶學，曾文正稱其朗若聚米，存心幹濟，洵為確論。

泰山志二十卷 刻本

清金棨撰、棨字素中、休寧人、官至山東泰安濟南等府知府、陳情後即不復出、泰山在泰安境内、棨守郡時、屢造其巔、既乃廣徵典禮、博釆貞珉、作紀三卷、圖一卷、志十卷、記五卷、敍錄一卷、總為二十卷、經始於乾隆乙卯、告成於嘉慶戊午、序述賅備、體例謹嚴、有阮元、孫星衍、魯鷁吉等序、考志泰山之前乎棨而存在者、明有汪子卿之泰山志、查志隆之岱史、宋燾之泰山紀事、蕭協中之泰山小史、清有林抗學之泰山輯瑞集、聶鈫之泰山道里記、朱孝純之泰山圖志、宋思仁之泰山述記、其未刊刻者、又有乾隆時唐仲冕之岱覽三十卷、至棨是志出、而諸書皆不競矣、蓋棨能正諸書之闕誤、踳駁、遇典籍之關於泰山掌故而可引證者、又無不搜討薈萃也、志板共四百三十三片、當時歸岱廟承領收貯、今未知存否、

水經注釋地四十卷水道直指一卷補遺二卷 家刻本

清張匡學撰、匡學字未能、號三悅、歙人、是書以水經暨注所載郡縣不通於今、乃取清一統志為準、悉將當時府州縣名逐加詮釋、藉便觀者、又以水道通塞黃河遷移今昔不同、因別撰水道直指、俾得尋源知委、

平山攬勝四卷 揚州鹺署刻本

清汪應庚撰應庚字上章皖人乾隆時官至光祿寺卿平山堂在今江蘇江都縣西之蜀岡上宋歐陽修所建輿地紀勝謂堂在大明寺側負堂而望江南諸山拱列簷下至應庚時堂已與棲靈舊剎寥闃相並應庚不惟葺而新之并於堂之左右啓宇增勝規制聿新閒以其暇輯成是志凡山之勝景堂之點綴以鉅公名卿才人學士紀事銘石之詩文無不畢載前有何玉梁汪應銓兩序及應庚自序覽斯志者恍如置身於層軒梵宇間也

齊山巖洞志二十六卷 貴池劉氏刻本

清陳蔚撰蔚字豹章號梅緣青陽人乾嘉間明經齊山以巖洞勝蔚以李素因郎遂底稿加修之志詳略失宜難稱善本乃於嘉慶十年下榻僧寮星霜兩易導墼批巖無幽不入以磨崖為證據以遊記為先資東西以針定遠近以步度又復博採羣書旁參史傳以成是編為二十六卷首列圖七次分總紀分紀藝文雜記補編五門而齊山面目無不畢露其采輯宏富編纂詳慎數山志者以此為最今為貴池劉世珩刻入貴池先哲遺書之後以為附錄云

增訂漢口紫陽書院志八卷 官刻本

清董桂敷輯。考漢口紫陽書院肇建於康熙甲戌，為旅漢鄉人崇祀朱子之地。是志成於嘉慶十一年，距始有書院已百餘年矣。内分圖說、道統、建置、崇祀、學規、檉㕔、藝文、雜志八門，體例頗為嚴謹。蓋桂敷篤信紫陽，當日編述之意，固欲令朱子之學方興未艾，如日中天，故着筆不苟也。

大觀亭志六卷 鈔本

清李國楧撰。國楧字筱崖，合肥人，仕履未詳。大觀亭在懷甯縣正觀門外，下有余闕墓，為元末忠臣，而亭則省垣勝境也。是志於大觀亭名作及忠宣往事，博采旁搜，既詳且贍。有圖、有文、有詩詞、有楹聯。首有李德星、桂彥彬兩序，末有余、吳、蔡、李、劉等後序及跋語。大觀比附余墓，已相得益彰。是志既出，更助登臨家之逸興矣。

潁上風物紀三卷 家刻本

清高澤生撰。澤生字孔霖，潁上人。康熙時諸生。數奇不偶，以著述自娛。是編凡三卷，卷上紀地，卷中卷下紀人。自謂吾鄉自來少顯達，著述才亦寡，然風物有難沒者，故為是編以傳之。前有北平王源序。原板久佚，民國十二年，邑人余成炳求得原本付印，以廣流傳，蓋俾愛鄉者有考焉。

滇海虞衡志十三卷 家刻本

清檀萃撰。是書仿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例，而加以翔實，共分十三卷：一志巖洞，二志金石，三志香，四志酒，五志器，六志禽，七志獸，八志蟲魚，九志花，十志果，十一志草木，十二志雜志，十三志蠻。書成，萃旋卒。師範為作序，言述二人之交誼，而盛推其文辭，并為刊行

泛槎錄二卷 鈔本

清黃鉞撰。鉞字左君，一字左田，當塗人。乾隆庚戌進士，嘉慶時官至禮部尚書，卒謚勤敏。是書係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大興朱珪視學兩浙，召鉞入幕，累閱卷牘，鉞乃將兩年中之遊記，錄入是書，詳述山川風景，間及人物，至五十三年十二月止。鉞蓋朱珪門下士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河海崑崙錄四卷 鈔本

清裴景福撰。景福字伯謙，霍邱人，光緒進士，由戶部主事出任廣東知縣，是書為景福在南海縣任，因事獲譴，戍新疆時所作。自光緒乙巳三月二十日由廣州首途，迨次年四月初八日至新疆迪化府止，起訖一年，行一萬一千七百餘里。凡道塗之所經歷，耳目之所遭逢，心思之所按觸，排日而記之。記訖，悉納於隨行之二青布囊中，其長言之不足者，更綴之以詩，以道其志事之所寄。其卷四論新疆形勢，謂以一身譬之，蔥嶺額顱也，伊犁喀什噶爾面目也，于闐和闐為右臂，塔城阿爾泰山為左臂，天山為脊，脊右手伸於西寧，左手伸於寧夏，而以涇州平涼蘭州涼州為腑臟，尾閭全體畢具，儀觀偉然，云洵屬描摹盡致。至書名崑崙者，蓋舉其地最大之山而言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稷山縣志十五卷 官刻本

清沈鳳翔修。鳳翔皖南人，官稷山。清時屬山西絳州。是志同治四年四月所成。舊志共列二十六門，小目附見各門之下。兹則有去節物户口二門。舊志不載祀典，兹則詳其典禮，特為增入。舊志止載八景，兹則增加二景。前有自序，舊序之佳者亦併載焉。又有小序二十四。

重修膠州志十卷 官刻本

清張同聲修。同聲桐城人。道光時官山東膠州知州。清時膠州為直隸州，即今膠縣也。同聲修是志時，延掖縣李少白主纂，閱十月而稿竣。自為序，述其本末。同聲之言曰：為志考其所可信，尤當考其所不可信，著其所由是，尤不可不著其所由誤。是故殫精於志中者十之二三，勞心於志外者十之七八，皆名言也。又謂舊志或以小冒大，（如入魏膠州）或執今以概古，（如入漢膠西）或記顯而遺隱，（如遺晋高密都黔陬）亦中其失。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漳水圖經一卷 鈔本

清姚東之撰。東之見前。其臨漳時，漳衛洹蕩並漲，漳水東徙，抵內黃入衛，縣大庚戴均元奉命勘漳河，或議復故道。東之考臨漳全邑皆漳河故道，不可復，因著漳水圖經一卷。

重修義甯州志二十卷 官刻本

清王維新修。維新，皖江人，署江西義甯州事。甯州為古侯國，至嘉慶六年始賜名義甯，屬南昌府，即今修水縣也。維新在州時，奉命修志，越歲成書。以是州之志始於宋甯宗嘉泰時，迨後一修於明成化，再修於嘉靖，三修於萬曆，清康熙庚申、乾隆丁已，又迭經修輯，至志以義名，則又自道光甲申始，維新所修已為最後，故加以重修二字，不欲居首功也。同治辛未付梓時，維新有序，識其緣起。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湖州府志五十二卷 官刻本

清胡承謀修。承謀字貽仲，涇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由知陽江縣官至湖州府知府。湖州，清時屬浙江，領縣七。承謀是志因舊志之譌漏，乃集官私之書，復采而綴輯之。經始於乾隆三年之四月，逾期而蕆成。總為例以發其凡，而先之以圖，以便觀覽。於是一府之事迹班班著矣。至供廚餼給筆札，則承謀與屬邑同官縮俸佽馬。時承謀年已七十，逾二十年後，任李堂又略採近聞增刊少許，如鄭元慶之湖錄與夫徐獻忠吳興掌故集、董斯張吳興備志、張睿卿茗記、宋雷西吳里語、王道隆菰城文獻，皆仍其舊。至餼給筆札以及開雕，李堂與屬邑同官捐俸竣功，不勞當地紳士，猶承謀故志也。是以志首有乾隆四年承謀一序，又有乾隆二十三年李堂一序。

歷陽典錄三十四卷補編六卷 家刻本

清陳廷桂撰。廷桂字子犀，和州人。進士，由庶吉士官至奉天府府丞。是書以唐時之歷陽圖經及宋時之歷陽志並少流傳，而自明以來邑志凡經四修，歷年既久，舊板又復無存。清有楊繼芳、夏瑋二書，號為存在，而體例未善，謬誤亦多。廷桂自幼留心於鄉邦文獻，誦讀之際，遇有關於本邑者，輒簽注於舊志前後，亘二十年之久。其所采摭之籍多至五百八十餘種，上自春秋，下迄當代，凡所聞見，罔弗甄總。既於嘉慶戊寅成書三十四卷，梓而行之，後至道光己丑，復以十年中續所采獲者，輯為補編云。

交城縣志十八卷 官刻本

清趙吉士復修、洪璟三修。吉士見前。璟字崑霞，號秋山，歙人，由拔貢教習官交城縣，捐俸築卧虹隄長八十餘丈，邑無水患，後升大同知府。交城明清皆屬山西太原府，吉士與璟先後宰是邑，志書一再增修，漸臻完善。趙因萬曆舊志而修成於康熙己酉，統以八綱十二目。洪修成於康熙己丑，務爲簡括，共十有八卷，各因其類而附之。洪有自序，又屬趙鳳詔、李若泌各爲之序。

重修鳳凰廳志二十卷 官刻本

清黃凝道初修、黃應培重修。凝道字愼齋，休甯人，官湖南長永沅靖兵備道。應培字竹菴，凝道之從姪也，官湖南鳳凰直隸廳同知。廳地僻處楚邊，舊屬苗疆土司世據其地，康熙四十六年始請歸附。凝道初志修成爲乾隆二十二年，與其事者有楊盛芳、潘曙諸人。應培重修是志，告成於道光四年，爲卷二十，爲目二十有六，閱七月而告竣，與其事者有周雲湖、孫秋崖諸人。凝道之志作於峒苗初附之時，多所未備，應培適知是廳，乃得續其伯之所未及，補其伯之所未全，而於屯防、苗防諸要政尤詳愼有加，苗荒之地有是成書，洵乎後先濟美，極一時之盛矣。舊志有鄭虎文、張弘、黃凝道、潘曙、楊盛芳諸序，重修志有張應蛟、黃應培兩序。

遂平縣志十六卷　官刊本

清金忠濟撰。忠濟字石屋，休甯人。以名進士知遂平縣。遂平明清皆屬河南汝甯府。是志敘修於乾隆二十四年，歷春夏秋三時而成。舊志本分十五卷，茲則并附倉廒、鋪遞等成為十六卷。前有胡寶瑔（歙人）北城兩序，及忠濟自序，而舊序仍列於卷，所以不沒前勞也。

高要縣志二十二卷　官刊本

清葉承基修。承基，歙人，官廣東高要縣知縣。高要本以高峽山得名。秦漢以來，或屬南海，或屬蒼梧。至梁天監六年置高要郡，為都督府治。隋平陳，改置端州。至宋升為肇慶府屬縣。明清皆為廣東肇慶府治。縣志自康熙十二年修後，至承基時已百五十年，舊志之板已磨滅無存。承基乃延邑人士創修纂輯，始事於道光三年十一月，蕆事於五年十二月，歷三載而告成。舊志二十九卷，擇其無取者要删焉。曰表，曰略，曰錄，共二十二卷（沿革一、職官二、輿地二、山川一、水利一、建置一、經政二、前事一、金石四、古蹟一、選舉二、宦績一、列傳二、雜錄一）。承基謂志與史異，史可騁才，而志欲斂；史眩博學，而志反約；史有卓識，而志無刊識。故作志不徒恃才學識也。其論頗具特見。志首載夏修恕、屠英諸序，及承基自序。

臨桂縣志三十二卷 鈔本

清胡虔總纂、業臨桂唐置、明清皆爲桂林府治、廣西舊省會也、今爲桂林縣、是志別爲三十五類、圖恤星分讖祥氣候疆域沿革山川溝洫坊巷村墟戶口風俗物產城池廨署學校壇廟田賦積貯鹽法兵制驛站關梁古蹟藝文秩官選舉宦績遷謫人物列女流寓仙釋兵事雜記始終閱定爲蔡全二令、體裁筆削則出於虔、朱依真任編輯、周肯之、蔡方城諸人則任蒐羅采訪、序目成之、以四言、層次井然、蓋虔手筆也、虔固以方志專家有聲於時者也、前有嘉慶七年朱依真一序、及知臨桂縣事蔡呈詔一序、

天津府志五十四卷 官刻本

清徐宗亮刱稿、蔡啓盛踵成、宗亮見上、啓盛浙江諸暨人也、天津府清屬直隸、當五代以前、天津固無所表見、宋遼之際猶爲甌脫、元人舉行海運、乃於其地設官接運、然猶未有天津之名、明永樂間始置天津衛、清雍正四年改衛爲州、隸於河間、九年升州爲府、附郭設天津縣、而以滄州暨所屬南皮鹽山慶雲及河間之靜海青縣移屬焉、府志刱於乾隆四年、至宗亮時已越百數十年、沈家本倡議增修、宗亮刱稿未竟、啓盛踵而成之、凡爲紀七、爲表二、爲考二十九、爲傳十六、都五十四卷、始事於光緒二十一年、剞劂既竟、長白裕祿爲之序、啓盛亦加識語、時已光緒二十五年矣、

沔陽州志十八卷 官刻本

清葛振元修。振元字羲乾，懷甯人。光緒十二年進士，以翰林院庶吉士改授保康縣知縣，攝沔陽州事。沔陽元置府，明改州，清因之，屬湖北漢陽府，今改縣。振元是志成於光緒二十年，時有楊鉅者，應山舉人，多才宏藝，熟於體例，讎校之事，一以任之。時舊志皆不可復得，鉅乃稟承振元，事取摭實，辭尚體要。首錄聖訓，次列天文、地輿、建置、食貨、學校、武備、秩官、人物、列女、藝文為十志，目各麗於其綱，又捃其餘為類記，用資考訂。振元與鉅各有一序冠於前。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秀山志十八卷 貴池劉氏刻本

清陳竑原纂，僧方略重輯。竑字如亭，一字立宏，號壽崖，康熙時貴池人。方略字常安，乾隆時秀山之住持也。秀山在池州城西七十里，山下為古秋浦治，瘦石鄰鄰，千頃一碧，為梁昭明太子所賞玩，士民因立廟祀之，建於梁大同三年。是編初為竑與其弟之漢同同纂，方略因而輯之，凡十八卷。卷一圖，卷二古蹟，卷三寶錄，卷四封典，卷五興修，卷六傳紀，卷七藝文，卷八至卷十四詩，卷十五詩餘，卷十六賦，卷十七、十八補遺。前有棣州李本樟、山陽胡一鴻、山右趙滂、福舒崑山徐懷德、彭城張清露諸序，多作於乾隆戊子至壬辰五年間，殆即刻於是時。邑人劉世珩復刻入貴池先哲遺書中。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楚庭稗珠錄不分卷 鈔本

清檀萃撰。萃罷官後，歷主雲南五華、成材兩書院講席。其初客嶺南，以詩道行於南服，士之好六義者，多從萃問學，乃為是錄，鈎摘嶺南鄉先輩隱文奧旨，而品論其高下。

巴陵縣志四十二卷 官刻本

清潘兆奎主修。兆奎，涇人，官巴陵知縣。巴陵，晉置，清為湖南岳州府治，今改岳陽縣。是志題主修嚴鴻瑛、潘兆奎，皆知縣也。編纂則吳敏樹等六人，參訂則古維新等五人。實則嚴任以志事屬吳敏樹，敏樹舉人，以代後，敏樹因所舉者去，乃時志局商榷及草具局撤，復揭歸篋。比同治十一年十一月，遂得付刊。其時任巴陵知縣者，已為兆奎矣。兆奎幸是志之成，癸酉乃親為一序，以冠其首。敏樹亦有序。

汾州府志三十四卷 官刻本

清戴震撰。震見上。汾州後魏置，明升為府，屬山西，今山西之汾陽、孝義、平遙、介休、石樓、臨陽、離石等縣，皆其地也。乾隆己丑，大興朱珪為山西布政使，震客其幕，為汾州太守孫和相所聘，修汾志。是志考校古今，如辨元和志沿革一條，考子夏設教西河乃龍門西河，不在汾州，從晁以道說，以汾州之呂梁非岐，釋禹貢治梁及岐，辨書說及蘇子瞻、曹彥和、閻百詩、胡朏明之穿鑿，并斥蔡仲默引書耳食之病，能詳晁以道之所不能詳，使學者曉然知經文梁岐以下，係治冀州之汾、沁、澤、潞及其間諸山澗，諸山澗谿谷不當牽合治河，惟壺口為治河耳。此雖僅言地志，而已闌涉經義，匪瑣聞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奉化縣志十四卷 官刻本

清唐宇霖校。宇霖，合山人。乾隆時署浙江奉化縣。奉化清時屬寧波府，居郡之西南，地勢瀕海，延袤二百七十有五里。是志本中都曹膏所編，未成而去任，宇霖因復取而讎校之，以付梓。志事經始於乾隆戊子，剞劂告竣於癸巳，凡閱六年而後成。有潘恂、徐崑欽人、曹膏、唐宇霖、楊鑣五序。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建甯府志四十二卷 官刻本

清張琦修。琦字佩玉，潁州人。康熙九年進士，知陵川縣，擢戶部主事、歷郎中，遷福建建甯府知府。建甯為七閩故地，始見於周職方。秦建閩中郡，建甯隸之。自漢以來，或稱軍，或稱州，沿革不一。迨宋孝宗潛藩，建甯始升為府，元改為路，明復為建甯府，清因之，轄縣八。府志自宋守韓元吉始輯成書，至明弘治間，知府劉璵繼修之，是為弘治志。嗣是而嘉靖、而萬曆俱有續志。清康熙丙午，署府事同知程應熊、推官姚文燮纂修未成，而遷官去，琦兹所編，參合前稿，併舉舊志之義例，變通而酌定之，閱歲而成，時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也。琦自序及凡例已略道之。

費縣志十六卷 官刻本

清黄學愍修。學愍字敏若，南陵人。康熙十一年舉人，秉鐸蒙城，遷費縣知縣，以卓異升泗陽知州。費本春秋魯費邑，漢置縣，清屬山東沂州府。學愍是志捐俸刊修，不費民間絲毫。志局既開，偕邑人士考證舊聞，蒐羅軼事，條分縷析，各極其詳，一縣闗典，燦然大備。剞劂適竣，以循良報最，行牧泗陽，時正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也。志前有李煒序及王玉跋。

蔚州志二十卷 官刻本

清慶之金修。之金含山人，官蔚州知州。蔚州清屬直隸宣化府，今改縣。是志前有自序，成於光緒二年。之金延楊廣文秋湄司其事，閱五月書成。曰輿地，曰歷代封爵，曰歷代職官，曰本朝職官，為表四；曰地理，曰建置，曰祠祀，曰賦役，曰學校，曰選舉，曰兵，曰金石，曰藝文，為志九；曰史傳，曰集傳，曰列傳，曰列女，為傳四；曰大事，曰風土，曰名宦，曰寓賢，曰雜，為記五。冠以十圖。自謂於古則擇之惟審，於今則語焉必詳，蓋斟酌三舊蔚志而為之也。

縉雲縣志十六卷 官鈔本

清何乃容撰。乃容字雅堂，歙人，官縉雲縣知縣。清時縉雲屬浙江處州府。是志成於光緒二年，刊刻甫竣，乃容即引疾歸。後任東冶葛華於光緒六年又加校讎，訛者正之，闕者補之，於是益為完備，絕非湯成烈之舊志所能及矣。乃容所論湯志篇次條列之未的，謂水利為田賦之本，宜次山水下、田賦上；耆壽宜入正志，不宜入雜記，此篇次之未的者也。營建宜以萬壽宮列文武署之前，寺觀宜附營建之末，即超度亦宜列冢墓後；至良吏傳宜與職官為一類，不宜與人物傳並列；方伎不宜雜仙釋，宜別仙釋以處之，如寺觀例。又若記序詩章，宜繫於山水橋梁古蹟寺觀各條，而有關風教與其人藉以傳者，不宜刪而不載；列女宜併入列傳，不宜重見於祠祀，此條列之未的者也。乃容見解悉稟先型，使成烈生與同時，聞其言自當首肯。志前有潘紹詒、蕭書、何乃容、葛華四序，後有潘樹棠、丁易等兩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蓬州志十卷 宮刻本

清方旭撰、旭桐城人、光緒時知蓬州事、州縱橫二百里、明清皆屬四川順慶府、今改為蓬安縣、是志分建置紀、山紀、川紀、邑聚、利用、惠鮮、學校、職役、民獻、孝友、忠義、武備、列女、瑞異、藝文共十五篇、末又有序記十七則、往者蓬無圖、旭始為之、自繪圖說刊志、凡三閱寒暑、而未嘗設專局、鳩文人以從事、觀志首光緒二十三年旭自序、蓋得力於陽湖張禮杰者為多云、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棗強縣志補正五卷 宮刻本

清方宗誠撰、棗強為漢廣川地、董子實生是邦、今屬直隸、有同治十年李鴻章總督直隸、疏陳重修畿輔通志、檄府州縣各修地志、並先以舊志獻通志局、備參考、宗誠時令棗強、乃訪求舊志上之、舊志有三本、一為胡夢龍本、一為單作哲本、一為任衔蕙本、胡志已無有、宗誠僅得一單志朽蠹之本、惟任志校本具存、體例詳贍、校勘亦復精好、上之通志局、稱為直隸州縣志之最、然宗誠終以世變滋多、若不及今搜討、文獻無徵、何以示後、乃取單任二志、互相校閱、成補正五卷、其中如辨関帝之稱、泰山之祀、固足申陸隴其顧炎武之議、而文昌之辨、則兼足證朱軾之誤、其衡文之精、見道之大、為舊志生色不少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陵川縣志不分卷 官刻本

清程德炯修。德炯字素涵，歙人。乾隆三十一年舉人，由知縣官至南甯同知。此志係德炯官陵川令時所修。陵川在萬山深處，四塞爲固，隋開皇時置縣，清時屬山西澤州府。當其盛時，以一邑而舉七狀元，爲居其地者所矜詡。德炯涖陵川八載，乃因雷氏舊志，加以精詳之考核，以補前志所未逮。門類有新增者，有依舊者。先天文，次地理，中列戶口，乃詳官師、人物等，隱然寓天地三才、由庶而富、既富力穀之意。而以藝文殿其後，祥異、叢譚閏其餘，皆較前志有層次。至關隘七圖，爲設險而新增，尤是志之傑作。他若謂石勒遺冢當在前代之列，特表武學士之母遼武白及郝文忠之母元郝瓊，以爲列女之冠，亦別美惡垂勸懲之法也。志成於乾隆四十四年，首有百齡、胡紹南、費淳、劉開燾諸序，及德炯自序。

屏山縣志八卷 官刻本

清張曾敏修。曾敏字遜求，桐城人，由訓導官屏山等縣知縣。屏山爲古僰國，漢屬犍爲郡，自唐宋迄元爲馬湖部，皆蠻人長之。明初安氏內附，授爲馬湖守，世其職。弘治間改土爲流，官添設屏沿，清因之。雍正五年始省馬湖府，以縣屬四川叙州府。是志成於乾隆四十三年，首輿地，次建置，次賦役，次學校，次秩官，次選舉，次人物，次藝文，次邊防，次木政，以雜志終焉。編中所云出舊志者，則康熙丙寅知馬湖府事何源濬所輯之馬湖府志也，僅有抄本六十餘頁。曾敏修志時，值清廷纂修四庫全書，檄下郡徵志乘，以備採輯。叙屬十一皆有志，屏獨缺，無以報命。其時叙州知府爲浮山段玠，乃亟促曾敏爲之，積二年餘而成。玠與曾敏各繫以序。

臨晉志上下篇 官刻本

清王正茂修。正茂廬江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至都察院都事。是志爲正茂官臨晉時所作。臨晉名於唐。清屬山西蒲州府。正茂既至臨晉。乃與李詰杜昌炎等商榷體例。搜討遺逸。繼前令張霽臣高惟崗樓崗齊以治之後。成爲上下篇。上篇數十六。下篇數十四。另著志議一篇。則撰志時與李杜二生問答之辭也。志成於乾隆三十八年。命意頗新。前有正茂自序。

桐鄉縣志不分卷 官刻本

清李廷輝修。廷輝字立山。合肥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官浙江桐鄉縣知縣。唐以前桐鄉屬嘉興縣。竟石晉時。析嘉興西竟置崇德縣。至明宣德時。又析崇德東半六鄉置邑治於梧桐鄉。因以爲名。而崇德入清。改名石門。與桐鄉皆屬浙江嘉興府。廷輝是志成於嘉慶四年。因桐鄉康熙戊午舊志。汰其濫。補其遺。延分水徐進士春田東華彙爲全書。前有馮浩李枝昌兩序及廷輝自序。

濬縣志二十二卷金石上下二卷 官刻本

清熊象階修。象階字子升，一字松樵，潛山人。乾隆時拔貢，由河南知縣歷衛輝府知府。是志爲象階官濬令時所修。濬縣即漢黎陽縣，宋爲濬州，明降爲縣，清屬河南衛輝府。是志成於嘉慶六年。象階有題詞一首五言六十四韻，幷附志原一卷。凡舊志存佚俱詳載其中，所以不沒前人之勞也。末有武穆淳跋、象階自亦有序跋。

濟源縣志不分卷 官刻本

清蕭應植撰。應植皖江人，乾隆中官濟源縣知縣。濟源清時屬河南懷慶府。是志乾隆二十六年所成，前有應植駢文自序一篇。全書有較舊志加詳者，亦有較舊志而稍加潤色者。應植自謂缺者補之，疑者存之，誤者正之，亦紀實之辭也。惟仿歐陽氏新五代史附錄一行，與他志稍殊。

赤城縣志八卷 官刻本

清孟思誼撰。思誼，和州人。以名進士官赤城縣知縣。清時赤城屬直隸宣化府。是志蓋以北中三路志、宣化府志為粉本，而證之諸史，參之名集，通之旁邑志，進之又久，僅而成書。書分八門，冠以論言，告竣於乾隆十三年。前有思誼自序，及吳轂、吳煒、諸錦等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橙陽散志十五卷 官刻本

清江登雲[illegible]字舒青，號愛山，初名嘉詠，歙人。性孝友，剛正。少補國學生，舉乾隆丁卯武鄉試，戊辰成進士，授御前侍衛，歷署均川參將、勛陽副將，奏調乾州遊擊，題署長州副將，擢南安參將，并袁臨副將，三署南贛總兵。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讀通鑑綱目劄記二十卷 家刻本

清章邦元撰。邦元字午峰，銅陵人，咸豐諸生，同治初以條陳時務策見知曾文正，委釆訪忠義局事，踰年李文忠開府滬上，檄辦劉河釐務，光緒壬午貴池劉瑞芬陳臬江右，延入幕府，公暇手通鑑一編，丹黃其上，後以疾歸里，重為點定，自唐虞以迄元代，上探經義，下按時勢，正而不腐，奇而不誕，以求當於論世之義。其大指謂善降祥，不善降殃，此常道也，至於世變愈幻，報施或爽，乃適然之事，未可執變以概常，要在強為善，而於歷代治亂興衰，人事臧否，品類忠邪，與夫典章沿革之由，軍國利病之大，靡不燭照數計，如身入其中，曲盡其規畫措置之方，而可為萬世龜鑑者，洵足補紫陽之所未逮，而有合於春秋勸戒之旨。書於光緒壬寅印行，有貴池劉瑞芬、上海張煥綸序，吳縣沈恩孚、子家祚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讀宋鑑論三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是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所論為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之事，中卷所論為神宗、哲宗兩朝之事，下卷所論則為徽宗、欽宗兩朝之事，皆北宋也。宗誠以理學之識見，作持平之判斷，事事皆衡情酌理以出之，以較王夫之之偏於激宕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史案二十卷 家刻本

清吳裕垂撰。裕垂字以燕，涇人，詩人吳位之子。是書斷自唐虞，下迄明季，取古今史事，加以評斷。前十八卷皆論史，後二卷為詠史詩。持論通暢，有劉知幾疑古之風。洪亮吉序稱其「是瞻」，允為定評。

星閣史論一卷 家刻本

清趙青藜撰。青藜字然乙，涇縣人。乾隆元年舉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改御史，有直聲。是編起項羽本紀書法論，終于諫論，凡十四篇，乃嘉慶間其姪孫紹祖輯涇川叢書時，於文集中剌取者。論斷處殊多卓識。

讀書論世十六卷 家刻本

清吳肅公撰。肅公已見前。是編取孟子之語以名書。自五帝迄於有明。上下數千年間。衡以時勢平情論斷。新安張潮謂不失之苛亦不失之恕。殆所謂兼識與學而全之者歟。亂後板燬。民國癸酉。其裔孫海澄等出家藏抄本重為刊行。前有周君南序。

三峯史論不分卷 鈔本

明萬應隆撰。應隆見前。是論共十四篇。一魯仲連。二田橫。三霍光。四桓譚郅惲。五魯肅。六徐庶勝荀彧。七趙雲霍去病。八陸遜劉曄。九李漢二篇。十漢繫人心之久。十一李勝。十二曹髦。十三蘇洵。十四司馬光。借史發之。或分或併。或言之繁重。或出之簡易。不立間架。不求新異。期於意盡而止。不以文章論也。

史疑不分卷 涇川趙氏刻本

明張應泰撰。應泰字大來，涇人。萬歷壬辰進士，授江西泰和令，累官至泉州守。是書共三十四篇，皆有為而作。如歷代論牛隸稅、裴延齡三篇，則刺神宗之利析秋毫；漢儒論一篇，則傷士氣之不振；宋分吏部一篇，則歎銓政之多拘。他若興懷孔奮、寄慨張彪，亦俱箴對當時之為官為將者，而言固無一篇涉於浮談也。此書趙紹祖已刻入涇川叢書。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續史疑二卷 涇川趙氏刻本

明張一卿撰。一卿字次公，涇人。七歲能文，淹貫經史。連中副車，入南監，後居南郊杜門著述。是書蓋續其季父大來之史疑而作，自謂或證之易，或證之春秋。而當時評二書者，謂如太華少室并峙寰區，莫能軒輊。顧一卿筆鋒銳利，或有大來所不到處。趙紹祖刻入涇川叢書中。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古墨齋金石跋六卷 家刻本

清趙紹祖撰。是跋為紹祖弟繩祖所彙刻。先是紹祖刻金石文鈔、續刻續鈔，凡金薤琳琅所已刻者，僅附其目，不復再刻，蓋以資力不及也。繩祖是刻，則舉其凡各金石跋語，無論已見及未見，悉為付梓。跋中自夏迄唐，比次其年月，詳記其篆隸八分行草，并書撰者之姓氏，以便探古之士之觀覽，洵藝林之盛舉也。

安徽金石略十卷 家刻本

清趙紹祖撰。道光元年，陶澍為安徽布政使，延紹祖纂輯安徽通志。紹祖修志之暇，因先撰此書，輯全皖各府州縣之金石，至元而止。先之以標題，次之以所自出，間或殿之以識語，并分存、佚、未見三項，以著其真，殊足為後來方志家編目錄者之先導焉。

涇川金石記一卷 家刻本

清趙紹祖撰、紹祖既撰安徽金石略、復取其邑自漢唐迄元代之金石、亦分存佚未見三項、最為可法附以考證、成為是記、內金僅得三種、書成又得二種、自南唐以上金石並詳其存佚、記其梗概、宋元則記石之見存者、金則以其絕少佚者、亦附著之、

續金石粹編不分卷 鈔本

清沈魏皆撰、魏皆字舜卿、六安人、力學成進士、由編修官御史、左遷刑部員外郎、歷主山東樂源六安賡颺山西晉陽書院、是編搜集多至二千餘條、蓋補青浦王氏之書、故曰續、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枕經堂金石題跋三卷 同治甲子刻本

清方朔撰。朔字小東，懷寧人，道咸間官至知州。是書首卷二十七篇，次卷二十三篇，末卷二十六篇。諸卷考訂金石，詳於商周秦漢間及六朝唐宋，其精密處頗足正諸家之誤。蓋其涉獵者廣博，而雄勁生辣之文筆又足以達之也（薩湘林語）。卷端有宋祖駿、潘祖蔭、宗稷辰、沈兆澐序，皆金石家也，於朔所跋極致推崇，而證明八瀫紀功銘為唐人手筆，尤為伯寅尚書所心契，其內容精審概可見矣。同治甲子刊於濟南。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江上雲林閣書目不分卷 鈔本

清倪模撰。模字迂村，號韭瓶，望江人，嘉慶進士，官終鳳陽教授。收藏甚富，為安徽藏書之冠，其藏書處曰江上雲林閣。是目即述其閣中所藏也。敘次以四庫全書為主，首總目，次存目，餘俱附後。既分經史子集四部，每部仍各分種類，各架分度則照周興嗣千字文編號，各號又標籤識別。模費數十年之購求，加以同時名師友之佽助，乃得依類比有是美富之儲藏。老年與人在、人仕兩孫及外孫金綸繕一清目，棄養後人世攜赴洪都授之梓人，而模好聚之精神遂永不磨滅。目後有人仕跋語，謂他日本支子孫克承先緒，如范氏天一閣藏書世守勿替，豈不幸甚。即或人事滄桑，萬軸牙籤風流雲散，而留遺是目，庶幾吾子孫見之愁然而悲，奮然而起也。藏書家見之，想有同慨矣。

胡少師年譜二卷 家刻本

清胡培翬輯、胡培系補。培翬字載屏，號竹邨，績溪人。幼受學於其祖匡衷及從叔秉虔。嘉慶己卯成進士，授內閣中書，官戶部主事，歷主鍾山、惜陰、雲間、婁東、廬州、涇川各書院。培系字子繼，培翬族弟也，廩貢生，官寧國府學訓導。胡少師者，宋名臣胡舜陟也。培翬、培系皆其裔孫。嘉慶間，培翬輯此譜，載入家乘，是時南宋雜史或多未見，故采摭未備。嗣後蒐訪遺文及詩、道光乙亥，編為總集刊行，而年譜亦多增補，未及付刻。咸豐初，遭寇難，稿本亡佚。培系因據建康要錄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等書重加排纂，補其缺略。其體例一依原譜，惟原譜有前後失次者，略為移易。所依據各書一一注明於下；又見宋史本傳及新安文獻志本傳者，前譜止注云見某傳，茲則詳載其文，原委畢具。有德清俞樾序、裔孫廷楨跋。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元遺山年譜二卷 鈔本

清凌廷堪撰。是譜與施譜並行，漢陽葉氏有鈔本，最善。按遺山名好問，字裕之，秀容人。金天興初，官至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浪迹於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其舊都之感，故君之思，未嘗一日忘也。才雄學贍，屹然為文章大宗。晚年尤以著作自任，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撰野史至百餘萬言，為後來金史所本。凌氏搜輯遺事，雜采金史、元史、中州集、歸潛志、元文類、洎金元人文集撰著，鉤稽校勘，成年譜二卷。以仕金時事為上卷，北渡後事為下卷。其可考者錄之，不可考者闕之。後人議論之誣、考證之疏者，則為辨之。其於元氏甲午以前及自乙未至丁巳之出處本末，殆可包舉無遺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孔子年譜一卷 家刻本

清江永撰。永字慎修，一字慎齋，婺源人。年二十一入縣學，三十四補廩膳生。用力於十三經注疏，而於三禮尤深，凡古今制度與夫步算鐘律聲韻方輿，一一得其本始。乾隆壬午卒，年八十有二。是書引諸經及史記所紀孔子之事，按年排次，加以考訂。後龍州黃定宜為之輯注。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施愚山先生年譜四卷 家刻本

清施念曾撰。念曾字得城（城前志作仍）號蘗齋，宣城人。愚山之曾孫也。愚山見前。念曾乾隆丙辰薦舉鴻博，官至河南禹州知州。愚山嘗自編年譜，散佚不可復得，念曾乃因其父瑮所編詩文目錄，益以誌狀碑版之文，編為是譜，以繼先志云。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啖蔗軒自訂年譜附東歸日記　鈔本

清方士淦撰。士淦字蓮舫，定遠人，方濬頤之父。嘉慶十三年召試賞給舉人，官至浙江湖州府知府。是編始自乾隆五十二年丁未，訖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士淦弟鍾彥、鍾元、鍾琇有跋語，士淦殁於己酉閏月十二日，是春有自爲楹帖，亦錄譜後（時至即行再休息身外浮雲天邊明月知足不辱間誰似殷前作賦塞上從軍）。當士淦在湖州知府任內，曾因事遣戍伊犁，及還，將沿途經過情形，書成一小冊，即譜末所附日記也。道光戊子三月十五日始，六月三十日止。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思補齋自訂年譜一卷　鈔本

清徐廣縉撰。廣縉見前。是譜廣縉自撰，自嘉慶二年至同治六年止，距廣縉逝世，尚有兩年。當時於廣縉之事，往往傳聞異詞，茲譜所言，自較他說爲可信。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四洪年譜四卷 家刻本

清洪汝奎撰。汝奎字琴西，涇縣道光舉人，官至兩淮鹽運使。是書爲其表彰宋代先德所作。四洪者，一爲洪忠宣公晧，（宋史作晧，又有訛作浩作灝作皓者，茲從宗譜。）二爲洪文惠公适，三爲洪文安公遵，四爲洪文敏公邁，父子兄弟相承，以勳績名烈世其家。經汝奎廣搜博采，積數十年之辛勤，成茲四譜，其憂時追遠之深心，非率爾操觚者可比。當未成書時，曾與儀徵劉毓崧商榷體例，往復討論而不厭，亦有非他人所可及者。書於宣統二年刊行，（梅映作蜜序）末附有涇舟老人年譜。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陶主敬先生年譜一卷 家刻本

清夏炘撰。炘見前。主敬名安，元明間當塗人，從耆儒李習游。元順帝至正初，舉鄉試，授明道書院山長。及明太祖渡江，安與習率父老出迎。太祖留參幕府，授左司員外郎。洪武初，命知制誥，兼修國史，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卒。安學尤長於易，筮驗若神明。初議諸禮，宋濂以外艱家居，其儀率安裁定。福王時追謚文憲。炘生於其鄉，慨然慕其爲人，乃於四百年後比次全集，參考元明二史，追溯而成是譜，以存其景仰之思。始於元仁宗皇慶元年，終於明太祖洪武元年。末附太祖祭文，具時功臣中得太祖親爲文祭者，僅安及李文忠、章溢二人而已。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楊園年譜二卷　家刻本

清蘇惇元撰。惇元字厚子，號欽齋，桐城人。道光庚戌以諸生舉孝廉方正。生平服膺張楊園之學。楊園名履祥，字考夫，桐鄉人。明諸生。從劉宗周聞慎獨之學，晚乃專意程朱。有楊園全書。惇元以為宋以來得朱子正傳，惟西山、魯齋、敬軒、敬齋、整菴、當湖六人。楊園純實，介乎諸儒，而精切殆又過之。欲乞禮臣奏請從祀孔廟，不果。因纂訂楊園年譜二卷。其後楊園卒得從祀，先是為楊園年譜者，有楊園門人姚夏、而硤川陳梓增訂於後。惇元病其漫冗，難見要領。是編仿通鑑例編述，而以文目及諸家評論之語附錄於後。其於楊園言行事實，以及進學之序，教人之方，論學著述之旨，於此得見其概略焉。

望溪年譜二卷　家刻本

清蘇惇元撰。惇元見上。嘗謂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為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為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為虛偽之文。有行而無學，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無以載道而行遠。故於同邑既師事方東樹，復以為宋朱子後文之純正者，惟方苞。於是更私淑望溪，因又纂訂望溪年譜二卷。白諸大吏，奏請祀望溪於鄉賢。

姚惜抱先生年譜一卷 鈔本

清鄭福照撰。福照字容甫，道咸間桐城人。為惜抱同邑後進。惜抱以文章鳴海內，其學行多為文章所掩。福照因徧覽諸家文集及惜抱手稿，取其徵而足信者，次為此書。於惜抱出處之概，取舍之宜，論學論文之旨，要尤博考而詳載之。俾讀惜抱書者，藉知其本原之所在焉。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款式

汪雙池先生年譜四卷 汪氏刻本

清余龍光撰。雙池名紱，初名烜，字燦人，別號雙池，婺源人。明汪應蛟紱之四世祖也。少貧，為景德鎮畫盌傭。五十後始就試補邑庠生。門人惟沱川余元遴得其為學要領，而龍光則元遴之孫也。雙池生於康熙壬申，卒於乾隆己卯，年六十有八。生平為學，確宗朱子。先是當塗夏炘，以清代耆儒崇朱學者，惟桐鄉張楊園、平湖陸清獻與雙池鼎足而三。惟張陸皆有年譜，而雙池獨無，乃屬龍光為之。龍光遂追溯前聞，折衷祖訓，編為斯譜，實與夏氏多所商榷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款式

吳竹如年譜一卷 家刻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字存之，號柏堂，桐城人，歷參大府幕，後官直隸棗強令。竹如名廷棟，又字彥甫，晚號拙修老人，霍山人，道光乙酉拔貢，投七品小京官，同治間累遷刑部右侍郎。在京師日與蒙古倭仁、湘鄉曾國藩講學，一以程朱為依歸。宗誠執贄廷棟之門，居其幕府最早，凡廷棟之主敬格物躬行實踐之學，宗誠皆經目覩，及廷棟歿，遂編為是譜，冀其垂久遠云。

洪廬江祀典徵實二卷 同治十年刻本

清章世溶撰。世溶，太湖人，官涇縣教諭。洪廬江者，名矩，涇縣人，三國吳時之循吏，罷會稽太守，為廬江太守。有清穆同治四年奉旨崇祀寧國府及涇縣之鄉賢祠。世溶是書凡分上下兩卷，上卷具錄奏章公牘，下卷則附故實並綴案語，其間援據詳瞻，辨析精嚴，足補從前方志所未備，不特矩之清操遺惠可藉是考見，即洪氏在涇之氏族亦肯為訂正之一助。卷首有同治八年三月朱亞僕序一篇。

章午峰先生年譜一卷 家刻本

清章家祚撰。家祚字錫卿，銅陵人。光緒諸生。午峰名邦元，一字伯善，晚號悔生，家祚之父也。邦元少為邑諸生，連試於省不遇，曾國藩駐節皖江，邦元陳策，為曾嗟賞，委以忠義局事，繼又為李鴻章所知，委以松滬榷務，後乃援例為太學生，並加國子監典籍銜。四十後家居授徒，以著述自娛。邦元生於道光六年，歿於光緒十二年。是譜詳載邦元出處及其生平行事，末有日記，為家祚所追述，皆所以攄其罔極之悲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左忠毅公年譜定本二卷 家刻本

清馬其昶撰。其昶字通伯，桐城人。清末舉碩學通儒，民國初任參議長，清史館纂修官。左宰所編忠毅年譜在乾隆己未，傳聞已不無疏舛，是編特為之審正義例，博考遺文，證之明史及諸家碑傳志表紀載，以為論世知人之具，仍分上下兩卷，名為年譜定本云。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施氏家風述略一卷續編一卷 家刻本

清施閏章撰。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康熙己未召試鴻博，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續編為其子彥恪撰。彥恪字孝虔。宣城施氏世有隱德，已歷四禩，至閏章而大昌。因輯高祖以下遺言瑣事六十則。彥恪復錄其祖若父兩代言行，又得四十六則，以續其後。

新安女史徵二卷 家刻本

清汪洪度撰。洪度字于鼎，號息廬，康熙間歙人。時有吳東巖、吳漪堂伯仲徵刻新安列女傳，洪度乃摭拾閨郡婦德之可傳者，筆之於篇，名之曰徵，蓋以備瞽筆者之采擇也。前有汪繹序，謂其所錄人不相師，事不相襲，咸足維九鼎，扶三光，與黃山爭奇。全編三十餘人，人取一事，文各一體，無相同者，是則洪度之能成傑構，亦其人其事足以張之矣。

前明忠義列傳三十二卷 家刻本

清汪有典撰。有典字起謨，一字訂頑，無爲人，諸生。是書舉所見聞書之於冊，至授梓時始排次朝代，然間有不及排正者。本名史外，排印本乃易今名。其書成於乾隆初，尚在明史未頒之前。共三十二卷。卷一卷二爲方孝孺至程濟等，卷三爲劉球至海瑞等，卷四爲張振德至王三善等，卷五卷六爲萬燝至劉鐸等，卷七爲劉之綸至孫承宗等，卷八卷九卷十爲衛景瑗至何燮等，卷十一爲盧象昇至范淑太等，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爲范景文至鞏永固等，卷十五爲張令至李昌齡等，卷十六爲廬州忠義合傳，卷十七爲焦源溥至雷縯祚等，卷十八至卷二十七爲福唐桂魯死事諸臣史可法至薛大觀等，卷二十八爲文學許琰理邕和邕和秘典李闖同姓遂改姓理氏等十九人合傳及劉孔暉至許文岐等，此卷標題稱布衣諸公合傳，然所列許琰等十九人皆諸生，故其傳敘作文學諸公傳，至劉孔暉等六人皆職官，而王漢則河南巡撫也，標題似誤。卷二十九爲許布衣畫網巾先生合傳、鄭歐石三布衣合傳，卷三十爲遺臣婁垛等，卷三十一爲史八夫人沈雲英劉淑英，卷三十二爲國變難臣鈔記，據沙偉叢先世恩鈔甲申三月燕京之變被難諸臣，凡分七目：一曰死難姓名，二曰刑辱姓名，三曰囚辱姓名，四曰潛身姓名，五曰叛逆奸臣姓名，六曰受職官職姓名，七曰誅戮姓名。采薇子一壺先生合傳。卷前有全沙王斌序，門人朱辨賢識。斌謂是書積數十寒暑始成，筆意簡潔明淨，而又風神宕逸，慷慨淋漓，殆善學龍門而入廬陵之室者歟。

漢儒傳經記一卷 鈔本

清趙繼序撰、繼序字之生、號易門、休甯人、乾隆辛酉舉人、為學不分漢宋、嘗云訓詁、制度、義理、皆儒者所當研究、學者不知其方、遂相剌謬、因先著是記、

凌氏宗譜不分卷 鈔本

清凌世厚撰、世厚甯國人、是譜即其本族之譜也、考凌氏之先、顯於唐代、有名安字元一者、於高宗顯慶二年官歙州長史、遂家於歙、凡居休甯、宣城、松江及江北之定遠、懷遠之凌氏族姓、皆由歙所分、此譜所載為甯國一支、乃元一二十一世孫號大德者之裔、其族姓亦繁、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姚氏先德錄六卷 鈔本

清姚瑩撰。瑩見前。姚世自元季由浙江餘姚遷至桐城之麻溪，明季以來，仕宦人物著稱於世。是編敘姚氏一門，首卷行義，二三兩卷為仕蹟，四卷為儒術，五卷為文藝，六卷為隱逸，都七十餘人，而以貞節及列女附焉。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廣列女傳二十卷 家刻本

清劉開撰。開字明東，號孟塗，桐城人，縣學生。幼孤，牧牛，塾師誦書，盡記其句，塾師留之學，妻以女。年十四，上書鄉先輩姚鼐，鼐奇之，謂他日當以古文名家。卒年僅四十。是書以秦漢學衰，女教寖微，然巾幗之彥，往往後先接出，行義不愧古人。上者全德，其次全貞，其次變而不失乎正，外此則有雄略異能、奇功偉節。自劉向、皇甫謐以下，間有傳記，（列女傳向始為之，謐亦有列女傳六卷。）而采取不備，乃為補其闕遺，別其體例，而名之曰廣列女傳云。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桐城書舊傳十二卷 家刻本

清馬其昶撰。先是，蕭穆嘗擬作桐城書舊傳，嘗寫目示其昶，謂異日志富，歸予其昶，因廣徵載籍，會粹舊聞，初稿成，志注所出，以示吳汝綸，汝綸曰，此百衲衣也，甯復有佳文乎，自是遂翻然改圖，事皆有徵，必詞己出。積二十載之辛勤，遂成今本，共十二卷，前十一卷共一百二十三篇，卷十二附列女十三篇。馬氏見於傳者十餘，見於列女傳者二，屬其昶直系，親則由合肥張文運填諱，豐城毛慶蕃謂其敘事贍雅，有法度，論贊神致淵永，往往勝絕，網羅放佚，都為一編，又無不各肖其人之生平以出，可謂有良史才矣，洵知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七家後漢書輯本二十一卷 刻本

清汪文臺輯。文臺字南士，黟人，道光時廩生，與同邑俞正燮齊名。七家者，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沉、袁山松、張璠也。七家外又附失名一家。七家皆見隋唐諸志，自唐章懷為范曄後漢書作注，於是蔚宗書存，而諸家遂微。然諸家同異，俱載注中，零章斷句，散見他書，猶可捃拾。文臺抽尋古籍，重為綴緝，計存謝承後漢書八卷（隋志一百三十卷，唐志一百三十三卷），薛瑩後漢紀一卷（本一百卷，隋志六十五卷，新舊唐志仍作一百卷），司馬彪續漢書五卷（隋志八十三卷，新唐志八十三卷，又錄一卷），華嶠後漢書二卷（本九十七卷，隋志十七卷，新舊唐志均作三十一卷），謝沉後漢書一卷（本一百二十二卷，隋志八十五卷，新舊唐志均作一百二卷），袁山松後漢書二卷（本一百卷，隋志九十五卷，舊唐志一百二卷，新唐志一百一卷，又錄一卷），張璠後漢紀一卷（隋志三十卷，唐志同），又失名後漢書一卷，共二十一卷。文臺沒後，展轉為趙之謙所[illegible]，同時崔國榜為謀付刊，林粲英任校讎，即今南昌刻本也。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讀廿一史綱十卷讀明史綱五卷 家刻本

清左昊撰字白存號米一康熙間桐城人昊平生精力尤瘁於史自溫國通鑑紫陽綱目及劉恕外編李燾長編其他稗官野乘莫不搜采上自三皇下迄元代成讀廿一史綱十卷其時明史未定又掇拾野史記聞成讀明史綱五卷前列歷代統紀世系國都地域改元年號諸圖考據其序例是書實起於昊祖德瑋德瑋於魏晉十六國南北朝之始終最為通貫故所編亦最核漢唐宋三朝則編自昊父幼錞宋以後抉馬兵火耗盡無完帙昊劭學析薪負荷用集厥成鬻田宅剞劂是書竟落其家

史鑑摘要便讀二卷 鈔本

清鮑東里撰東里見前是書取史鑑興亡之迹治亂之源編為四言韻語以詔童蒙其事蹟則以細字列於兩旁如各經旁訓之例使讀之者於上下五千年間大事一展卷而心目瞭然取便初學用意尤深源深於同治年間穆宗典學時曾以進呈得邀鑒賞當時謂極稽古之榮云

兩家晉陽秋五卷 家刻本

清湯球輯。球字伯玕，黟人。少從同邑俞正燮、汪文臺游，宣歙問學者多宗之。同治六年舉孝廉方正，不就，以著述終其身。球熟於晉事，生平所作屬於晉之一代爲多。晉孫盛字安國之晉陽秋，詞直理正，咸稱良史。紀載枋頭之敗，觸怒桓溫，亦不肯刪改，遂有俗本與兩定本之不同。至劉宋檀道鸞永嘉太守又撰續晉陽秋以繼盛後，歷千餘年，兩書俱不行世。球乃慨然增輯，計得孫盛晉陽秋三卷盛原著隋志有三十二卷，舊唐志二十卷，新唐志二十二卷、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卷道鸞原著隋志有二十卷，舊唐志作注陽秋，注當作續，新唐志作晉陽秋，脫續字，卷同隋志。兩書之本末面目雖不能完全恢復，然亦可闚夫大略，不可謂非球之功矣。

十六國春秋纂錄十卷附校勘記 家刻本

清湯球錄。是書即宋崇文總目之所謂十六國春秋略，通鑑考異之所謂十六國春秋鈔，而四庫簡明目錄之所謂別本十六國春秋也。其書編纂簡潔，與百卷之本並行。自百卷本散佚，此本獨流傳未廢。但傳鈔屢經，不無刪節及脫誤難讀之處。既將百卷本輯補後，又據何鏜漢魏叢書所刋及北齊修文殿御覽所刋，將此書互相校讎，錄爲定本。小有異同，則加考訂，以求其是，或注一作某，或注某節去，或云依某加，以便檢閱。末有校勘記，爲光緒甲午陽湖吳翊寅所附。翊寅因修文殿御覽已佚，宋太平御覽即據修文殿御覽增訂而成，然鮑刻御覽與此本多有異同，即通行之王謨漢魏叢書亦非何鏜本之舊，爰將二書詳加校勘，使讀者知定本足貴，并可正鮑刻、王刻之誤。

三峯傳稿一卷 鈔本

明萬應隆撰。應隆字道吉，澄人，崇禎己卯舉人，入清不仕。是書凡六傳：曰周儀部傳（周泰峙）；曰金黃萬楊合傳（金聲、黃道周、黃庚、楊廷樞）；曰吳麻沈合傳（吳應箕、麻三衡、沈士柱）；曰梁解元傳（梁以梓）；曰方翰林傳（方以智）；曰萬氏五君子傳（江西萬元吉、萬發祥、湖廣萬曰吉、徐州萬壽祺、澄縣萬錤）。諸傳隱約其詞，蓋有不敢盡言之意，而萬元吉、萬發祥二人既存其名，又缺其錄，蓋其慎也。然亦有軼事為史所未及者，固足供後來之采擇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增輯列女傳十六卷 刊本

明汪某撰。某歙人，佚其名。先是洪武時，高皇后以劉向列女傳宜加討論，各儒臣乃承詔輯為三卷，其書世罕得見。汪氏因增輯為是編，其紀年至萬歷癸酉為止。其述事則注重徽郡，尤以汪氏、程氏為獨多。全書自有虞二妃以迄明之熊烈女，凡三百十二則，不分門目，惟以時代為次，每卷有太倉仇十洲（名英，字實文）補圖，剞劂已竣，迄未付印。清嘉慶間，歙鮑廷博始購得其板，印以行世。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漢賈誼政事疏考補一卷 家刻本

清夏炘撰、炘字心伯、一字弢甫、當塗人、夏鑾長子、道光乙酉舉人、歷任吳江婺源教諭、保升內閣中書、漢文帝時、賈誼有陳政事疏、班固節取之、以入漢書本傳、其全篇沈淪隱晦者、二千餘年、炘以為可為流涕者二、今僅存其一、姚鼐謂後人因論匈奴有兩流涕句、遂譌一為二、其說甚是、至可為長太息者六、實闕其一、乃取大戴禮禮察保傅諸篇、分別補入、於傲膳之宰下、進善之旌上、加入太子有過至於是有四十六字、又於且明有仁也下、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上、加入食以禮至而舉無過事一百九十五字、又於此時務也下、加入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至王左右不可不練也一千零七十字、炘并定此疏自夏為天子起、訖於王左右不可不練也、為六太息之三、此下又加昔者禹以夏王至其不失可知也八百二十九字、定為六太息之四、又加孔子曰、至而倍死忘生之徒衆矣一百三十七字、與凡人之智相接、自此至末、皆從漢書、惟詳注異同於下、并定自孔子曰至後人主何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為六太息之五、炘此等考證、皆由讀書得間、與妄事穿鑿者不同、自有此補、遂使二千年來殘缺不全之鉅製、一旦復其故物、豈非快事、後之治古文者、亦由是得一康衢矣、此卷前有程烈光序、及炘自序、

龔端毅公奏疏八卷 家刻本

清龔鼎孳撰。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合肥人。明崇禎七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入清與吳偉業、錢謙益齊名。官至禮部尚書，卒諡端毅。所著有定山堂集。此奏疏八卷，係單刻別行者。

東溟奏稿四卷 家刻本

清姚瑩撰。瑩字石甫，一字明叔，號展和（和一作如），一號晚幸翁，桐城人。嘉慶戊辰進士，由縣令累官廣西按察使。是編為其道光戊戌官臺灣兵備道時奏稿。臺灣矗立海中，為閩省屏蔽。自乾隆中罷御史巡臺，惟鎮道聯銜奏事，頗與他省不同。然鎮先道後，往往受其掣。及福康安請加臺道按察使銜，始有專摺之權。未幾復由道主稿，與鎮會奏。故是編所奏，均與總兵達洪阿會銜。瑩自序謂總兵猜忌，一稿往復商改，至於三四，恐臺道見長或掩之也。余悉如其意。其設施自道不能牽及總兵者，則不以聞云云。足徵名臣偉略，政前寬後，此稿實未盡所長。全編凡四卷，都三十餘首，於剿捕匪逆、控馭英酋、通籌經費、撤留兵勇諸大端，叙述至為詳明，亦海疆得失之林也。乃甲午一役，舉茲要地，拱手讓人。讀斯稿者，當不勝今昔之喟矣。

徐制軍奏疏六卷 家刻本

清徐廣縉撰。廣縉字仲升，先世遷太和，後占籍河南鹿邑，至廣縉已數世矣。嘉慶二十五年，廣縉成進士，散館授職編修。道光末，官兩廣總督，給一等子爵。咸豐初，詔赴湘會剿太平軍，又加太子太保，轉兩湖總督，以無功奪職，旋以四品卿銜辦理軍務，中風回籍，里居十餘年卒。宣統紀元，開復總督原官。此編前四卷為督粵時之奏，後二卷則出境督剿之奏也。前奏正值外患，廣縉重在不失之操切，亦不過于俯從，故他族卒就範圍。後奏又值內憂，其時提餉調兵，百無一應，然猶能搴旗斬將，迭奏膚功，則廣縉之志事不終，亦大非獲已。觀諸奏陳報情形，蹇蹇王臣，苦心如見，固與一味畏葸者有殊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王侍御奏議十卷 家刻本

清王茂蔭撰。茂蔭字椿年，一字子懷，歙人。道光進士，同治間官至吏部右侍郎。是書卷一二三為臺稿，任御史時所作；卷四五為寺稿，初列九卿時所作；卷六七八九為省稿；卷十為續稿，皆任侍郎時所作。茂蔭直言敢諫，居官數十年，未嘗挈妻子自奉。與霍山吳廷棟並以清直著，故其奏議不畏強禦，字挾風霜，足與古直臣媲美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內閣撰擬文字二卷 家刻本

清鮑康撰。康字子年，歙人。道光舉人，官至四川夔州府知府。是書係康於儤直之暇，手自編次，每一編出，輒錄稿本藏之，蓋以平日所鈔錄者，得如干篇，成上下二卷。先是康輯漢槧簽中書舍人題名，已有屬其輯內閣撰擬者，至是康預撰擬之役，乃得於同治六年八月如願以成。雖存什一於千百，亦慰情聊勝無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李勤恪公政書十卷 家刻本

清李瀚章撰。瀚章字筱荃，合肥人，李鴻章之伯兄也。由拔貢官湖南知縣。洪楊軍起，從曾國藩主饟事，累官兩廣總督，引疾歸，卒謚勤恪。是書皆其仕督撫時之奏疏也。始於同治四年任湖南巡撫時，終於光緒二十一年任兩廣總督時。凡軍國大計及疆寄例行之奏達摺片，具見於是。瀚章平生以理財著稱，湘鄉東征倚之如左右手，凡江西牙釐、廣東榷餉，一以畀之，軍儲無缺，瀚章之力為多。今觀是編，其涉於理財者，類皆統籌全局，力避拘迂之習，如浙省新漕海運，擬定規則十四條，及息借商款，助餉章程，於國計民生雙方兼顧，與損下益上者迥然不同。瀚章故後，子經畬等將各稿悉心編次，名曰政書。卷首則列飾終典禮之文，及其弟鴻章所為墓志云。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劉壯肅公奏議十卷 陳氏刊本

清劉銘傳撰。銘傳字省三，合肥人，由軍功起家，勳平東西捻，官至臺灣巡撫，卒謚壯肅。是書分爲十略，一曰出處略，二曰謨議略，三曰保臺略，四曰撫番略，五曰設防略，六曰建省略，七曰清賦略，八曰理財略，九曰獎賢略，十曰懲暴略。銘傳歿後，其孫瑩莊屬桐城陳澹然爲之編次，集資刊行。

呂文節公奏疏一卷 鈔本

清呂賢基撰。賢基字鶴田，旌德人，道光十五年進士，由編修累擢給事中，咸豐間官工部左侍郎，管錢法堂事務，出爲安徽團練大臣，舒城陷死之，謚文節。賢基在朝以侃直敢言稱，此奏議一卷，皆其在諫垣任御史時彈參封駁之疏稿也。賢基歿後，其家屬彙而刻之，封面題惇德堂三字。惇德蓋賢基堂名也。

泉實子存稿一卷

清崔國因撰。國因字惠人，太平人。同治辛未進士，由編修洊升侍講，充出使美日秘大臣。是編為其奏稿十餘篇，暨庚子上李文忠書一首。國因在清季官僚中識解尚新穎，懷抱亦可語遠大，雖其貪畜未充，為人所鄙，惟以文字論究，自有不容沒者。

張靖達公奏議八卷 家刻本

清張樹聲撰。樹聲字振軒，合肥人。咸豐初粵寇入皖，樹聲由廩生倡練鄉團，轉戰有功。同治四年任江蘇徐海道，累官至兩廣總督，謚靖達。是卷都一百四十三篇，為其幕僚武進何嗣焜所編次。卷一曰吳中稿，則任江蘇巡撫時之奏議也。卷二卷三曰桂海稿，則調撫廣西時之奏議也。卷四卷五曰嶺南前稿，則升任兩廣總督時之奏議也。卷七卷八曰嶺南後稿，則回任兩廣後之奏議也。其尋常奏牘，可假手吏胥者，悉屏不錄，故是編所載，頗可窺見樹聲經國之大猷，與生平之抱負，而沖默澹遠之思，欿然不足之意，往往溢於言外，洵大臣而有風節者矣。

金正希先生年譜一册 刻本

明程錫類撰、錫類字不匱、休甯人、少為諸生、國變後棄去、彊記博覽、凡律歷經史以及詞曲百家、莫不纂輯手鈔、是譜係就耳濡目染者據實以述、蓋錫類曾受業於正希先生之門也、正希先生名聲、字正希、一字子駿、初字成先、號赤壁、休甯甌山人、卒謚文毅、清又賜謚忠節、其先為汉口程氏、後出贅於甌山金氏、遂從金姓、正希十一歲、從父愛山翁往嘉魚、十四歲入嘉魚籍、自是往來休甯嘉魚間、至就義前、猶然、譜始於萬歷二十六年戊戌十月二十八日、訖於弘光元年乙酉十月八日、共四十八年、末有錫類和詩四章、並附錄敕命及公子沙入閩繳印請謚奏疏各一、

職方舊草二卷 鈔本

明方孔炤撰、孔炤字潛夫、號仁植、桐城人、方大鎮子、萬歷四十四年進士、知江蘇嘉定縣、旋入為職方郎、以忤崔呈秀削籍、崇禎間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後督大名軍務、京師陷、歸隱白鹿山、是書為其任職方時所上之奏草也、有明一代、兵部之權特重、而職方一司事務殷繁、與武選相埒、是編皆其本司之事、明事權、詰戎行、規畫防守事宜、每能為扼要之論、枋國者讀之、大可作整軍經武之一助也、

撫楚公牘一卷 鈔本

明方孔炤撰。是編所錄皆孔炤撫楚時與楊閣部書。所謂楊閣部者，即武陵之楊嗣昌也。武陵為楚之屬邑，故閣部回書稱孔炤為老公祖臺。是時嗣昌以閣部居督師之職，孔炤書中與論戰守事宜，極有條理，且指畫形勢，洞若觀火。使督師而用其計議，則當日之流寇不難草薙禽獮，一鼓而蕩平。惜乎優柔寡斷，坐違其言，致成封豕長蛇，不可復遏，亦可嘅矣。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西臺摘疏一卷 鈔本

明吳尚默撰。尚默字元垣，涇人。萬歷丙辰進士，知浙江義烏縣，以楊漣、左光斗薦，擢御史，官終本省右布政。是卷共十一疏，內籌蜀、防海、悉心規畫，動中機宜。至定罪案、佐新政、起廢籍三疏，尤所謂字挾風霜、凜凜有生氣者。雖寥寥摘錄，已足為西臺生色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忠毅奏疏三卷 鈔本

明左光斗撰、光斗字共之、一字莒嶼、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由中書選授浙江道御史、歷官僉都御史、以清直敢言、負重望、後因論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可斬、為忠賢矯詔殺之於獄、時天啟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思宗立、贈右副都御史、謚忠毅、是疏卷帙雖不多、而忠義耿耿、百世之下、猶將令人起敬、

馬太僕奏略四卷 鈔本

明馬孟禎撰、孟禎字泰符、號六初、桐城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官終太僕、是編皆其奏疏之文也、考孟禎在萬曆朝、請顯斥姚文蔚陳治則、王永光、罷免朱賡、李廷機、復上疏陳要務、一曰通壅蔽、一曰錄直臣、一曰決用舍、一曰惜民窮、一曰急邊餉、又請寬羅織、停羨餘、抑諸藩横暴、定其承詞前後章百數十上、直聲震朝野、蓋孟禎志略偉異、有忠孝大節、固不徒以能文稱也、

太常遺草不分卷 寫刻本

明洪文衡撰。文衡字平仲，號桂渚，歙縣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太常卿，卒贈工部右侍郎。文衡初任主事時，即諫冊封三王，力請建儲，其後所上各疏，如撙節財用，裁抑內監，所以正君心而謀國本者，皆爲國計長久，剴切直陳，說者謂有陸宣公之遺風。清嘉慶中，六世孫錫謙爲復刻之。凡疏五首，高攀龍撰傳，鄒元標撰神道碑，葉向高撰墓志銘，亦附於其末云。

方大理奏議六卷 家刻本

明方大鎮撰。大鎮字君靜，號魯嶽，桐城人，方學漸子。萬曆十七年進士，累遷大理寺少卿，爲鄒元標、馮從吾所推重。奏議六卷中，如爲陳白沙、胡敬齋請謚，陳因得謚文恭，胡因得謚文敬，明代布衣之得謚，自此始。又如請召用鄒元標、蔡悉、周汝登等，又如奉使往蜀之際，力陳經筵四事，皆有關繫之文。其後裔孫昌輪輯方氏七代遺書，選刻一卷曰甯澹居奏議，非完帙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伯仲疏草二卷 趙氏刊本

明鄭欽、鄭銳撰。欽字克卿，銳字遜卿，涇縣人，兄弟也。欽登嘉靖壬戌進士，由給事中官至順天府尹。銳登隆慶辛未進士，擢疏史官，終湖廣副使。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載欽疏兩篇，下卷載銳疏四篇。欽之條陳六事疏及銳之植綱常疏，一則志在澄清，一則善全忠孝，在諸疏中尤為崇論閎議。今兩人疏草已為趙紹祖刻入涇川叢書。

毅齋奏疏一卷 鈔本

明查鐸撰。鐸字子警，號毅齋，涇人。嘉靖進士。隆慶時為刑科左給事中，忤大學士高拱，出為山西參議。萬歷初，官西副使，移疾歸，繕水西書院，講王畿、錢德洪之學，後進多歸之。是疏共八篇。鐸之言曰：邇來時世勢難直遂，徒言塞責，既所恥為，抗言招尤，亦所不敢。然全卷八篇，皆關軍國大計，中如劾欺妄、肅漕政、振法紀諸疏，尤見鋒稜。鐸在諫垣，僅踰年耳，章奏已炳炳如是，不敢招尤一語，其諸自謙之辭乎。

五城奏疏一卷 鈔本

明董傑撰、傑字萬英、號五城、涇人、登成化丁未進士、會李宗威署毀講、傑繼湯鼐爭之、由是知名、授沔陽知州、後遷河南布政使、終右副都御史、是卷共兩疏、一為勸經筵講學、所以彈劾王恕、蓋毀講由恕進言也、一為重名器慎予奪、以從公議、所以彈劾王欽梁宏、因欽宏是時正署都督僉事、提督禁兵也、厥後傑為宦豎所嫉、僨身國事、亦於此兩疏見之矣、

記方戴兩家書案一卷 鈔本

不詳何人所輯、據自序稱吾鄉方戴、當是桐城人、觀其匿名之意、當在清社未屋以前、恐賈禍也、方戴者方孝標戴名世也、均桐城人、孝標著有滇黔紀聞、名世著有南山集、康熙五十年御史趙申喬奏劾狂妄成獄、二書已分別著錄、惟外間流傳失實、非誣則疏、作者因據兩家原書大旨、參以先輩傳聞、暨趙申喬參摺、聖祖諭旨及記載所有、為詮次之、而方氏順治丁酉江南科場之案亦牽連紀焉、

中西紀事二十四卷 家刻本

清夏燮撰。是書恐遭時禍，乃託名江上蹇叟以為之。凡庚子英人入寇後之邸抄文報，旁及新聞紙之可據者，皆加以聞見，悉心詮次。同治四年書成，因書中頗詆外人，果為所干涉，禁出售焉。書共二十四卷，一曰通番之始，二曰猾夏之漸，三曰互市檔案，四曰漏卮本末，蓋以紀事本末之體裁，掇拾魏源海國圖志載各檔案所以著禍始也。五曰英人窺邊請撫，六曰粵東要撫，七曰閩浙再犯，八曰江上議款，九曰白門原約，十曰臺灣之役，十一曰五口畔端，十二曰四國合從，十三曰粵民義師，十四曰大沽前後之役，則據邸抄及奏咨各稾，更參以西人紀載，以昭其信。十五曰庚申換約之役，十六曰天津新議續議，十七曰長江設關，十八曰洋藥上稅，十九曰小國換約，二十曰外夷助勦撫異同，管蠡一得殿焉。卷末記海疆殉難諸臣，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後為斷，有則詳而核，無則略而存，蓋仿綏寇紀略補遺之例云。

國語補注一卷 家刻本

清姚鼐撰。鼐字姬傳，一字夢穀，號惜抱，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選庶常，改兵部主事，官終刑部郎中，告歸主講鍾山書院，卒年八十有五。是書為其讀國語時所劄記，計其所補周語一條，魯語六條，齊語十二條，晉語五條，吳語一條，共合為一卷，皆精碻不刊。

甲申保定城守紀略一卷 鈔本

清戴名世撰。是編叙郡人故光祿寺卿張羅彦、及其兄進士張羅俊、弟諸生張羅喜、佐守土官拒賊保定事。按崇禎十六年因賊勢披猖，自京畿以達山海關及山東、河南等處，凡設十三節鎮，而保定則專置巡撫，獨成一軍，尤為近畿重鎮。十七年城破之時，在保定者有知府何復、同知邵宗元、御史金毓峒及中官方正化，與羅彦兄弟等，皆以不屈死。而自請督師劉賊之李建泰，竟以降賊聞。事皆具於此略。

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略一卷 鈔本

清戴名世撰。是編述崇禎十六年榆林被攻事。明時榆林屬延綏，為延綏四衛之一，而延綏又為九邊之一，與甯夏、甘肅同屬陝西。李自成既陷西安，遣其將李過、劉芳亮攻榆林，兵備副使都任、督餉員外郎王家祿、里居總兵官汪世欽、尤世威、世祿等集衆城守，血戰七晝夜，婦人孺子皆發屋瓦擊賊。城陷，無一降者，忠烈為天下最。榆林既破，賊更長驅無阻，而明事益不可為矣。

弘光朝偽東宮偽后及黨禍紀略一卷 鈔本

清戴名世撰、是編將偽太子偽后及黨禍始末條析縷舉、得其肯綮、於弘光一朝禍敗興亡之故、亦言之綦詳、先是福王時有妖僧大悲從北來、自稱先帝、又稱齊王潞王、阮大鋮欲藉以起大獄、幸大悲所言無所牽累、其獄遂止、未幾而有高陽男子王之明偽稱太子北來、當時諸臣疑信參半、而大鋮又欲藉此起釁、以陷清流、及太子幽置於獄、而清兵渡江、國亦不守、是時復有偽后童氏、亦幽置獄中、又有偽太后偽皇姑之說、偽太后者、當南京不守、馬士英奉其母偽稱太后以出、綜南都之立、不及一年、駭人聽聞之事、不一而足、皆如此類、

弘光乙酉揚州城守記一卷 鈔本

清戴名世撰、名世見上、是編記史可法調處諸鎮之事、據此可知當日調處之苦衷、而可法之性格、亦可於此略見、至述可法之死、大節凜然、不取諸家傳聞之說、尤見史識、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寸遺錄一卷 刻本

清戴名世撰名世字田有號褐夫南山其別號也桐城人年五十三始舉順天試逾四年為康熙四十八年中式第一名進士殿試授一甲第二名後以南山集為趙申喬所劾獲罪業市書被禁燬有藏之者改題曰宋潛虛先生集是編在南山集中蓋紀其邑明末被兵始末而旁及江淮豫楚秦晉大勢上自文武大臣賢不肖用舍廟算得失下逮匹夫節烈一介之士莫不觸緒引類錯綜貫穿以著其詳有北平王源休甯汪灝同里方正玉序末附災異記起崇禎元年戊辰迄十七年甲申凡天災地變物怪人妖靡不備載惟聞是書遇事之近俗而為文之累者皆從刪削又生較晚多得之傳聞攷其實容有待商榷者要之名世留心明季史事嘗引司馬遷以自況其文近似其遇蓋不遠也

楚漢帝月表一卷 貴池劉氏刻本

清吳非撰非以史公不為義帝立本紀因本春秋之法以補史公之闕略為楚漢帝月表一卷楚漢帝者楚義帝漢高帝也蓋以漢繼楚耳起於二世元年七月陳涉之稱楚訖於漢高帝五年後九月凡九十二歲次八并作義帝本紀附於末非有自序及凡例朋徒序跋共十七首邑人劉世珩刻入貴池先哲遺書中世珩之言曰非時之永歷一義帝也平西一項籍也籍不弒義帝可以與漢分王天下平西不弒永歷一成之旅猶有望也永歷死索然盡矣此非泣涕灑血著此表之微意也

三唐傳國編年五卷 貴池劉氏刊本

清吳非撰、是編為其生平精心結撰之作、蓋濟陰既封曹州、行弒、唐祚之滅久矣、獨深惡痛絕於朱梁、因編次圖譜為第一卷、其起丁卯訖壬午、則以克用父子之奉唐正朔者、存唐為第二卷、起癸未訖丙申、則以莊宗之改元立廟稱後唐者、存唐為第三卷、起丁酉訖丙子、則以烈祖之受吳禪稱南唐者、存唐為第四五卷、觀非之志在存唐、即可知其不能忘懷於故國也、邑人劉世珩刻入貴池先哲遺書中、

建文遜國之際月表二卷 貴池劉氏刊本

清劉廷鑾字德輿、一字輿父、號梅根、貴池人、少師事吳應箕、盡得其學、康熙二年、以恩貢考授州同知、未仕卒、是編起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後五月、建文即位迄正統五年庚申十月、建文入內自洪武至正統、六朝大政、書於上方、凡燕王藩邸、洪獻、建文出亡之行在、書於下方、諸臣以遜國死及聞變而隱遁者、書於上方、其從亡而死及殉難家屬法當死而幸全其胤者、書於下方、條列明晰、綱舉目張、書成於崇禎十六年、與正史稍有異同、自序略謂建文之遜國也、非有虐戾之致災、逸欲之賈禍、徒以難作於內、逃之荊蠻、以天下讓畀、此與周之太伯何以異、而出亡三十餘年、文身斷髮、以善其齡、比於浮屠老子、迎入大內、事在隱微、史臣妄生忌諱、因捃摭牒記舊文、次其年月、綜其終始、摭拾稗官、擇其言尤雅而春秋可錄者、作建文遜國之際月表、以俟後之史臣采焉、此可見其不忍建文之遺意矣、今為劉世珩刻入貴池先哲遺書中、

禦寇詳文一冊 鈔本

不知撰人名氏，為明直隸鳳陽府潁州太和縣稟輯戰守之詳文。起崇禎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訖崇禎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蓋記流寇張獻忠等犯鳳陽之事也。

方侍御守壽春錄不分卷 鈔本

清劉鍾英撰。鍾英未詳。是編記方侍御守壽春事，附錄於侍御集後。鍾英蓋亦與於城守之役者也。侍御名震孺，字孩未，原籍桐城，後移壽州。萬歷癸丑進士，初授福建沙縣令，兩舉卓異，入為侍御史。以經濟自許，尤長於奏議，每一疏出，人爭傳誦。旋巡按遼東，畧魏之禍，幾遭大辟。崇禎嗣位，釋還。當甲戌乙亥間，流寇攻壽州時，侍御方家居，父老子弟，環伺而泣，遂毅然獨任城守事。侍御輸財助餉，躬臨矢石，卒殪巨魁，得解重圍。巡撫史可法上其功，用為廣西參議，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福王立，為馬士英阮大鋮所抑，憂憤而死。此錄於侍御守城方略言之綦詳。

嗒史一卷 鈔本

明王煒撰。煒字不菴，歙人。煒自謂宇宙俯仰，無一可當其心者，于是不菴之號，從而立焉。是書多敘明末隱逸游俠事，而其中有內江一篇，敘明末流寇之事，頗詳。是時流賊之禍半天下，所攻無不立破，而知縣鄒君沆守內江甚力，乃不為當事者所重，而更抑之，煒於此蓋為鳴不平焉。

流賊張獻忠陷廬州紀一卷 鈔本

明余瑞紫撰。瑞紫字聖友，合肥人。明亡隱遁不仕。是書本二卷，今合為一卷。有鄭達、姚永樸序，及徐曦後序。所載皆崇禎十五年瑞紫陷賊後隨筆所錄，耳聞目見，絕無虛造，文雖樸質，事咸真實，全紀倍蓰於綏寇紀略、孑遺錄諸書。而與明史及方志往往不同，然較可信。瑞紫自云大約壬午以前，皆予親聞八大王所述者；壬午五月初七日至九月二十五日，皆予親見八賊張獻忠所行者，毫不爽也。以如此兇殘之賊，瑞紫被留數月，竟晨夕共處，未受一日之苦，亦可謂適逢天幸矣。

五石瓠六卷 鈔本

明劉鑾撰。鑾字輿夫，貴池人。是書所載多明末瑣事，皆他書所未及。閱之令人耳目一新。楊復吉識云：卷首祇標風人劉鑾著，余於書中懷素字條下得其里居，又於姜鐵夫余淡心贈詩中得其字，餘則未能詳也。

留都見聞錄二卷 貴池劉氏刻本

明吳應箕撰。是書原目十有三，曰山川，曰人物，曰園亭，曰官政，曰科舉，曰書畫，曰器用，曰交遊，曰服色，曰寺觀，曰時事，曰宴飲，曰音樂。亂後稿佚，應箕子孟堅錄藏者僅存山川園亭科舉三門。時在康熙庚申後，孟堅之子銘道於舊家得一鈔本，三門外又得六門，曰河房，曰公署，曰官政，曰寺觀，曰服色，曰時事，彙而梓之。以前三門為上卷，後六門為下卷。銘道跋於後，時在雍正庚戌，去上卷刻已五十年，較原目尚少人物書畫器用交遊宴飲音樂六門，而多出河房公署二門。全錄皆記留都瑣聞，備具家國興亡之感。如述留都依冠之製，由峨冠大袖一變為小袖短衣，米價一石，貴至白金三兩六錢，餘若金陵茶寮酒肆之沿革，園林第宅之隆替，一代之興廢，民俗之狀況，皆可於此略見。

南都應試記一卷 青池劉氏刻本

明吳應箕撰。是書見聞錄科舉小序作一冊，書祇一卷。吳孟堅編目作二卷。撰書中若司寇堂皇御史臺題名、常開平墓道、牛首山數事，頗助見聞。而所謂得偽陳友諒當日偶隱其名，亦似微意有在焉。

從亡隨筆不分卷 鈔本

明程濟撰。濟字君揖，績溪人。建文時官編修，精鄗子先天之學。是書載靖難兵入，帝落髮從水關出，濟易服為道人，隨帝入滇。未幾遍遊蜀粵吳楚，而往來常住武定獅山。濟委曲翼衛，歷四十載，供給使令，聽順無忤。嘗奉命述從亡傳，藏之山巖，名從亡隨筆。正統間從帝還京，入大內，乃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復還滇，焚菴散徒，莫知所終。（明史無建文還京之事，惟正統五年有一河南僧楊行祥詐稱建文帝耳）今獅山有建文祠，與像並祀從亡諸人。

滇雲歷年傳十二卷 鈔本

清倪蛻撰。蛻晚號契庵老人，新安人，仕履未詳。是書博綜羣編，正文之後，加以蛻按。始自唐堯戊申五年，終於清雍正十三年。中間秦始皇三十七年至漢武帝元朔六年，則付闕如，蓋無可紀載，不欲徒侈篇幅也。而明清兩朝之事特詳，明佔四卷，清僅九十三年，亦佔三卷。前有駢文自序，頗具唐音。據序所言，蛻久寓昆池，成書時年已七十，故是書不失於後先，不述於亥豕，洵畢生精心結撰之作也。

明通鑑百一卷 家刻本

清夏燮撰。是書無序目錄之後，次以與朱蓮洋書，又次以卷首之義例，再次乃前紀四卷，始于元至正十二年明太祖歸郭子興，終于至正二十七年，以次年正月太祖即稱帝改元也。以後始入明紀，自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至莊烈帝崇禎十七年甲申夏四月止，共九十卷。又自順治元年甲申至康熙三年甲辰止，為附記六卷，則皆唐福桂三王時之事實也。此一百卷中，本正史者十八九，采野史者不過十中之一二。去取之間，折衷至當，而異為世所傳，而實未敢信者，俱入之攷異中。其正史有未敢信而刪之者，亦入之攷異中。此例乃涑水通鑑所特創，以明其去取之故。較之三國志裴注，又加擇焉。惟司馬氏之攷異，原與通鑑別行，至胡三省作音注，方散入正文之下。燮之攷異，則不復別行，聞燮尚有攷證十二卷，未見傳本

通鑑注商十八卷 家刻本

清趙紹祖撰。先是胡三省作通鑑注，與其所著釋文辨誤相輔，本極賅洽。是書將其可商之處抉發至七百三十一事，於原注間有未晰，為加疏導，即通鑑小過牴牾，亦推闡其所由致，視顧炎武日知錄所列及陳景雲之舉正，蓋已增多倍蓰。且其意惟在實事求是，一一皆有成處可覈，絕不為鑿空之談，輕訾前哲。

三國郡縣表八卷 家刻本

清吳增僅撰。增僅字可園，盱眙人。陳壽三國志無志表，陽湖洪亮吉補疆域志，大抵上續漢志，下接晉志，往往以意揣度，於本書紀傳諸多不符。厥後謝鍾英為之補注，多所糾正，然沿譌者尚不少。是書稽合史文，改志為表，託始於獻帝初平，溯源於後漢郡國，三主世系，以次相承，凡州郡離合之故，縣邑沿革之由，各因其時著之於表。其有增立郡邑，如地志之泛言蜀立、魏立、吳立者，無年可考，則立於劉、曹、孫三姓稱帝之初。有漢志舊縣，晉志所無，而諸家地書以無可考者，則依郡國錄於上方，而闕疑於其下。其自漢至晉諸郡屬縣無改移者，則不復贅注。其意所未盡，尚待加詳者，則別為考證，附於本州表末。書成後數年，宜都楊守敬復為之補正云。

漢書八表刊誤八卷 家刊本

清夏燮撰。燮字謙甫，晚號江上蹇叟，當塗人。道光辛巳舉人，由青陽訓導歷官江西永新、永甯、宜黃等縣知縣。是書以班書八表與傳記頗有異同，因參校各書，擇善而從，取班氏全書鈎稽貫串，曲證旁通，於原表多所糾正焉。

南北史補志十四卷 光緒四年刊本

清汪士鐸撰。士鐸字振庵，別號梅村，婺源人，一云江甯人。道光舉人，曾入胡林翼幕府，旋歸隱居以終。是書因江夏童濂權鹺政時，延儀徵劉文淇等注南北史，設局邗城福園巷，士鐸分任補兩史志表，而屬草於里門。初成志三十卷、表一卷，後乃從姚瑩言，多所刪定，復經兵燹，僅餘天文、地理、五行、禮儀四志，共成十四卷，而輿服、樂律、刑法、職官、食貨、氏族、釋老、藝文諸志、明閏表亦不存，惟諸志之背尚在，光緒四年由淮南書局刊行。

G
2833
6.1(15)
ZW 21101000024071

史記注補正一卷 家刻本

清方苞撰。苞初名鳳九，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寄籍上元。康熙丙戌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以事落職者再。論學以宋儒為宗，尤致力於春秋三禮，文學韓歐，嚴於義法，為桐城派之初祖。是書以記文中句法有不甚可解，而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俱未發明，或發明而失其指者，所在書多，因摘舉其文，重為之注，以補正之，凡三百四十餘條。

小爾雅義證十三卷 家刻本

清胡承珙撰。承珙有毛詩後箋，已見前。小爾雅一書，漢書藝文志入孝經家，今在孔叢子中，後人以孔叢子之偽，遂併偽之，實則漢儒詁經，如毛公傳詩，鄭仲師馬季長注禮，亦有與小爾雅合者，至說文所引小爾雅之文，其中如金烏之解，公孫之稱，請命之禮，屬婣之名，合符詩書，深裨經誼。承珙援引古義，一一辨釋，又采輯經疏、選注等所引，別附佚文，疏通證明，原原本本，可謂有功雅訓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０１５
作者＝
页数＝８００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